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四十四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儒林碑傳

儒藏·史部

第八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録

遼金儒林碑傳集

楊世文 選輯　李文澤 校點

《遼金儒林碑傳集》十二卷，楊世文選輯，李文澤校點。

遼、金是公元九至十三世紀存在於中國北方的兩個民族政權。遼朝由契丹族建立，自公元九一六年立國至公元一一二八年西遼滅亡，前後存在了三百多年。金是女真人建立的王朝，自公元一一一五年完顔阿骨打立國至公元一二三四年蒙古滅金，共存在了一百多年。

契丹統治者雖然信奉佛、道二教，但儒學仍然佔據統治地位，并採用了多種政令措施來加速儒學的發展：遼朝統治實行雙軌制，以契丹法治契丹人，又以漢法治南人，對漢族地區採取中原的制度進行治理。契丹貴族向往儒學，尊崇孔子，深受漢族思想文化熏陶。遼景宗時實行科舉取士，採用中原典章制度。遼聖宗以後，儒學得到進一步的重視，許多儒家經典被譯成契丹文字爲契丹貴族通悉儒家經典提供了物質條件。道宗時下詔「設學養士，頒布（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遼史・道宗紀》），於是各地紛紛興建學校，立孔子廟。道宗還親自聽侍臣講經義，使儒學地位進一步得到尊崇。

女真人遷都燕京後，迅速接受了漢文化，將儒學視爲進行統治的有效工具。金熙宗、海陵王、金世宗、金章宗都深通經史，擅長詩文，漢文化修養非常高。金初行科舉，即以「經義」取士，其後興學校、建孔廟、優待士人，更是力崇儒學的舉措。以女真字翻譯儒家經書，學校以《論語》和《孝經》爲必讀課本。隨着金朝社會經濟的發展，宋代的理學開始在金朝的統治區域内流行，像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朱熹等人的學説，在北方金朝的統治區域都有傳習之人。澤州李俊民得二程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教授鄉曲。霸州杜時升在嵩洛山中講授程顥、程頤的理學。易州麻九疇傳授邵雍之學，研治《易經》和《春秋》。麻九疇的弟子在金末元初多爲名儒。真定王若虚講授理學，對二程和朱熹之學，多有褒貶。磁州人趙秉文，號爲金末的文宗，也研治理學，標榜繼承程朱。王若虚、趙秉文皆金朝後期名儒。王若虚著《五經辨惑》等十餘種，對漢、宋學者解經之謬，以及史書、古文字句疵病，多有批評。趙秉文著《易叢説》十卷，《中庸説》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説》一卷等書，并删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資暇録》一十五卷。對儒學經籍的闡發均有建樹。元好問爲有金一代詩文大家，著述之富，罕有其匹。

遼代留傳下來的碑傳不多，本書所收，多爲考古發現的資料。金人文集存世頗豐，如王寂《拙軒集》、王庭筠《黄華集》、趙秉文《滏水集》、王若虚《滹南遺老集》、元好問《遺山集》、李俊民《莊靖集》等，在這些文集中都有許多儒學人物碑傳。本書即據上述資料採輯，并補充了考古方面的資料。凡得三十八名儒者之碑傳文字四十餘篇。

遼金儒林碑傳集目錄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一

張儉　張思忠

張儉墓誌銘并序

楊佶

箕尾淪精、渤碣儲靈、挺生人英、作爲國楨。惟太師、尚父、政事令、陳王佐佑兩君、經綸二紀。聖宗朝更踐臺閣、秉持鈞樞。三爲將、臨戎梱而推轂之□備。再入相、揔公府而當軸之功在。今皇帝纘嗣丕搆、眷求元宰、官陞師傅、爵進公王。德重位尊、名遂身遜、全五福以嚮用、荷百禄而永終。重熙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啓手足於聖宗皇帝所賜之第、享年九十有一。尋具聞奏、特蒙聖恩、詔遣昭文舘直學士、諸宫制置使李輌充勑祭發引使、以其年五月十日歸全於析津府宛平縣仁壽鄉陳王里、從先太傅之塋、禮也。王諱儉、字仲寶。其先清河人、後徙薊北、遂占籍焉。自良爲漢丞相、華爲晉司空、賢傑間出、錫羡昌大。以至曾王父諱禮、皇左散騎常侍。王父諱正、皇太中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守太僕卿、贈太子少師。夫人李氏贈趙國太夫人。父諱雍、皇左贊善大夫、累贈至太子太傅。母劉氏累贈至燕國太夫人、故歸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贈侍中敏之女。皆鄉稱孝廉、代肆儒墨。孔父庭訓、始聞詩而聞禮、陳君世德、竟慚卿而慚長。王即太傅元子也。性植清淳、文成郁彬、學切劘於天人、志蹈厲於風雲。赤誦有開、應王佐之康務、玄圖用出、昭帝師之樹勳。統和中、一舉冠進士甲科、一命試順州從事。署棘寺丞、以讞獄調范陽令、以字民遷監察御史、供職行在、簪筆以肅朝憲、補司門外郎、贊畫留幕、履珠以觀民風。鵬翼張以彌天、摶扶搖而直上、牛刃傳之餘地、投肯綮以皆虚。二十七年、丁先太傅憂、七日絶漿、三年泣血。服闋之翌日、授禮部郎中、知制誥、直樞密院、加賜金紫、柱國、特封開國男、食賦三百室。紫掖發揮、訓

詁復於古道、黃樞寓直競業慎於日機。屬踐睦於國鄰。用交修於邦聘。詔充賀南朝皇帝生辰國信副使、展幣成儀、拭珪復命。開泰元年遷政事舍人知樞密直學士。二年、正授樞密直學士、同修國史。三年、加尚書工部侍郎、知制誥。仍疏本郡之封、兼進徽侯之秩。和嶠之松有節、欝爲棟梁材、顧雍之玉無瑕、良作禮樂器。四年春遷樞密副使。夏六月、授宣政殿學士、守刑部尚書、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論思秘殿、參預中堂、朝廷能之、遂掌軍國。冬十月、授樞密使、加崇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特賜翊聖佐理功臣。□□[1]萬樞師長、百辟持重、顧大體、循舊釐庶務、四氣玉燭、九瀛鏡清。五年秋、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加賜竭節功臣。七年冬、加政事令、太平元年、以左丞相之秩、昇中書令之上。先聖特制、王實居之。兼進封魯國公、增加邑户、改賜推忠匡時守節功臣。綢繆樞極、皆仍其便。王端方正色、精潔□□[2]。上□□□[3]、功允治而勿壞、獄市爲寄、謂寧一而不撓。伯禹成功而不代[4]、公綽寡欲而則優。朝議均勞、帝命惟允。五年春、以武定旌節兼相印以授之、賜佐時全節功臣。□□[5]、遵路藹上相之光儀、金鉞登壇、赫元戎之威望。廉袴之謡將洽、謝襦之惠方行。夏六月、復詔假節於彰國。冬十二月、又詔鎮節於大同。雖屢換戎麾、□□□相□[6]、□琁歷之周度、降綈書以急徵、梱外偃藩、爲蒼生而再起、門下開閤、有正人之相賀。六年春三月、再授樞密使、左丞相、兼政事令、監修國史、魯國□[7]、□□推忠翊聖保義守節功臣、仍於南京賜之北第。廟朝全其舊物、禁省存其故事、席寵若辱、愼終如初。耿純之鳳載翔、方堅附翼、軒帝之龍永去、遽泣攀髯。王□□事居匡内制外、奉同瑁以由作、藏冠劍以因山。皇帝承先王之休、受上帝之寄、順考古道、圖任舊人、眷逌三

公之官、寔爲四維之輔、與王□職代天理官。景福元年夏六月以翼亮之功册命爲太傅、加賜同德功臣。重熙元年冬十一月、以訓導之力進位爲太師、增實賦五百室。臨大節以不□、敦至誠以無欺、居上位以不驕、莅難事以能斷。盡瘁事國、施功在人。垣峻紫微、方優賢於西省、堂開緑野、爰卜勝於東都。遽乞忭以抗羣⑧、□退老而歸里、温詔敦諭、固辭不迴。四年春致仕、授洛京留守、尚父、行河南尹、進封秦國公、增食賦七千室、改賜貞亮弘靖耆德功臣、守太師、兼政事令如故。四方是則、任□□偘之督八州、詎開龜洛、蘇秦之懸六印、不綰麟符。一人所尊寵、先師尚遠、則汾陽王勳高唐室、以守令兼其秩、近則文獻王力贊我朝、以太保□□□⑨。弘景乃山中宰相、宣聖乃天下素王、蜀棧西焚、尚陳謀於帷幄、稽山東入、別得趣於琴樽。抗國老以訓恭、詔省郎以更直。門施行馬、寵楊彪以光禄勳、

□□□⑩、牛享平當以丞相禄。人惟求舊、帝其念功。六年冬、召以蒲輪、朝於棘陛、特封韓王。十一年冬、進封陳王、旌前烈也、白茅苴□⑪、對家廟以生榮、金璽在鞶、入國門而增耀。王仁不忘本、孝以奉先、服幽都負郭之田、免永慶陪陵之葬。密邇先壠、別開吉塋、太公之封營丘、返其葬者五□⑫、趙岐之爲壽藏、圖其像者四。□墳土寢乾、墓木方拱、遽坐殷楹之奠、即封滕室之銘。鄉出漢嬰、始冥符於白鷰、澤逢海母、竟遐逝於緑鴻。王歷官三十一、□⑬、作相二十一、考功臣至□⑭、十字、食邑户至二萬五千。階官勳憲、事任職秩、亢極人臣、敻越今昔。夫人齊國夫人淮南于氏、武清縣令于澄之長女。出其高門、歸於著族、一封美郡、三易大邦、藹□⑮則於閨房、挺母儀於京國。俄嬰美疹、遽失藏舟。重熙十八年五月十六日薨逝、享年八十有二。至當年八月十三日、葬於玄堂、祔先太傅之塋、禮也。有子三人、長曰禹

稱、未仕而卒。次曰嗣甫、未冠而卒。王家慶集、方並秀於瑶林、謝氏痛深、遽雙凋於玉樹。次曰嗣宗、前進士、朝議大夫、守衛尉少卿、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若考作室、既幹裕於肯堂、其父析薪、殆擅名於克荷。女二人、長適故前進士、起居郎、知制誥、東京户部副使王景運。次適故前進士、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鄭弘節、並先王而逝。王鍾灝素之神、萃中和之氣、沉毅多大略、宏廓有茂才。挺剛簡以秉彝、持謙和而迪哲、謀出人鬼、識通耆龜。德必有鄰、以治人事天之道、學不爲己、濟體國經民之具。不事家食、亟揚王庭、漸鴻鷺之仕階、登龍鳳之仙署。遇主則魚縱大壑、戴君則鼇冠靈山。聖宗皇帝信納衡言、寵專柄用、體貌尤異、腹心是推。便殿詢謀、必前於純席、公宴報爵、每離於黼座。從幸則同乘翠輦、賜衣則偏襲赭袍、唱和協於塤篪、賡載溢於囊褏。其所化裁形器、施發號令、丹青帝載、金玉王度、燮三時而不害、撫百姓以用康。歲旅貢輸、率庶邦而述職、世脩□[16]。契約諸夏以敦和。凡所仰成、皆由協贊。洎僊游奄促、神器傳歸、萬邦貞於元良、百官聽於冢宰。權綱在手、造化生身、護龍輴以頃材、戒雀弁而衛殯。審棺執紼、躬襄事於□□、□□□□、摭辭於惘册。顯皇王之能事、表臣子之至懷。于時遵玉几以聽朝、闢琁宮而稱制。言旋帝邑、議展皇儀、稽盛典於百王、上徽稱於兩殿。□揚□聖[17]、□章分日月之輝、蕩滌寰瀛、雷雨極乾坤之施。與國作式、時王之勤、昔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始可同年而語矣。夫建萬世之功、還七年之政、□□蕙路、招隱桂山。女[18]不知疲、西園之冠蓋相望、客常滿座、北海之樽罍不空。乃知迹遁心遐、外榮中素、富與貴視之如浮雲、名與身棄之若大患。允所謂達人大觀、知進退存亡、有如此者。初下帷讀書、棲毫假寐、髣髴見人謂曰、天上一枝桂、

人間三品官。王自決策辭場、持衡相府、于公治獄、但肆陰功、叔敖惠人、詎求陽報。論者曰官踰一品、爵首五珪、得非生平積德累行之所昭致耶。不然、又安得震疊恩榮、便蕃慶賜、上殿則授之靈杖、趨朝則乘以小車、尚齒國庠、祖割而奉、燕禮畫像□[19]寢、配座而饗廟食哉。而復出扶像運、現宰官身、生享耆年、有壽者相。諦崇佛寶、力轉法輪、深窮諸行之源、妙達無生之理。至於尊儒重道、移孝資忠、宗九流百氏之指歸、達三綱五常之要道。正氣襲物、直躬律人、清白爲基、門無悖入之貨。公是成隧、朝有穆如之風。茲寔爲常、曷足勝道。佶蒙以國士之遇、謬以詞人見知、手書載詒、識名爲請。但以久從大夫之後、獲侍君子之儀、扈從殷輿、恒陪閒宴、贊襄舜麓、時奉訏謨。徒景行於高山、竟難窺於□□[20]。託以銘實爲請[21]。霍莽一時、既備黃腸之禮、玄都億載、長存蒼賢之文。謹爲銘曰、

三辰宣精、五山飛英。靈氣交感、忠賢間生。風雲協會、金石輸誠。衮職斯補、天步惟清。其一。

顯允我王、命世作輔。學綜天人、才兼文武。鈞國得璜、干君負俎。内秉鴻樞、中□□睹[22]。其二。

赤符肇應、緑綬載紆。桓珪申命、史筆專書。行作師表、言成典謨。忠將義立、化與仁孚。其三。

熙務鼎司、優賢玉帳。礪山帶河、出將入相。寄重藩宣、功歸寅亮。簡在帝心、係我人望。其四。

獻納百揆、弼諧兩朝。平勃佐漢、夔龍致堯。烟閣圖像、雲臺議勞。政還藻扆、身退林皋。其五。

秩峻三師、封疏一字。逆旅遐年、浮雲貴位。考終致期、月制襄事。百身莫贖[23]、天不慭遺[24]。魯聖有開、天資多才。佩象環而德邁、振木鐸以功偕。王道方盛、儒風誕恢。時不之利、泰山則頽。晉相有赫、世載博識。洞象緯以察時、炳文章而華國。二陸從風、五荀承式。年不之與、臺階云坼。

天子悼兮國人傷、宇無棟兮川無梁。塗芻列兮祖庭張、簫鼓咽兮銘旌揚。燕臺薊門兮對峙、其處在兮其人亡。桐山西兮桑水東、龍耳嶠兮馬鬣封。夜舟藏兮泉隧通、夕烏飛兮壠樹空。天長地久兮不泯、王之名兮王之功。

《全遼文》卷六

張思忠墓誌銘

柴德基

夫以人之生世也吸天[25]之粹、鍾父母之靈、有以貴賤亞其身、有以長短受其命。身受其貴者、或文相而武將。身受其賤者、或男臧而女獲。命享其長者、或期頤之歲、未爲終天命。折其短者、或齠齡亡[26]年、忽隨逝水。自昔迄今、無均一者、豈虚也哉。其有禀性孤奇、爲人絶出、秩峻侯伯、力勤公家、歲華誤保於悠長、神魄遽聞於夭閼者、悲惜我故清河公太保耶。公諱思忠、其先自軒轅氏、因爲氏焉。□[27]即故朔州節度使上將軍諱諫之嫡孫、父諱正嵩之第五子也。芳標外秀、淳粹中含。自童丱之年、慕儒釁之業、衆推博雅、獨藹英聰。用□揀詔於彤庭、誤捷登於上第。始授東西頭供奉官、權閤門通事舍人。後任職諸司、力者[28]勤劬、旋□於勳績、思[29]流渙汗。幸被於奬酬、超授黄龍府節度副使、又以光膺主綍、遠奉使華、軺御始還、滂澤載被、疊□□□黔義等州刺史。分竹符而炫貴、駕熊軾以飛榮。公才既最、仕路寖昇、改授濟州刺史、知上京南中作使。將任赴於往欽、忽災纏於毁瘠、無何、於重熙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薨於崇義軍南雙山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四。以明年二月壬戌朔十七日、陪葬於亡父之塋次、禮也。公先娶故隴西李太尉之女、所生二男一女。長男可舉、上京省倉兼車子院都監。次曰可從、王府文學。女一、適進士郝正辭。其隴西氏誤攫偕老、早痛云亡。後繼娶故大將軍太原王延玉之女、所生五男、一女。一曰可奂、乾州内庫都監。次

曰可巽、在閑。次曰吳哥、出家。次曰公獻、內供奉班祗候。次曰公謹、習進士業。女一、將適上京前大盈庫副使王息。男婦四人、一故彭城節院劉守訓女、一前錦州倉庫都監于延泰女、一殿直李壽廣女、一金州防禦使太守節女。孫兒四、孫女三、並幼。今太原氏夫人、貞含玉質、馨藹蘭儀、自成授室之歡、淑有睦親之孝。本望命夫命婦、永諧齊體之榮、何期哀子哀孫、皆失藐孤之望。雖遊魂不在、杳歸玄壤之間、而茂實欲旌、宜刊貞珉之上。德基名標桂籍、職倅芸香、難違致請之言、强軋若抽之思。愧才華之不贍、莫著好辭、恧論撰之非宜、直書褒字。專介立俟、勉爲銘言[30]云、

奎纏[31]炳靈、峒□儲精。文武兼備、熙朝挺生。角飛榮路、寘其令名。家有餘慶、高其閈閎[32]。貴屢擁於二豎、藏舟發歎於莊生、壞木興歌於尼父。正室悲其未亡、諸孤痛其何怙。玄局寂寞兮不開、長夜漫漫兮安覩。礱貞礎兮載徽音、億萬齡兮居此墓。

《全遼文》卷七

校記

①缺字《遼代石刻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作「密勿」。

②缺字右引書作「小心」。

③缺字右引書作「穀惟修」。

④代：疑當作「伐」。

⑤缺字右引書作「黑幡」。

⑥此句右引書作「而皆帶相印」，下句缺字右引書作「俯」。

⑦缺字右引書作「公」，下句缺字作「改賜」。

⑧忭：右引書作「忓」，下句缺字作「懇」。

⑨缺字右引書作「踐厥位」。

⑩缺字右引書作「庖列養」。

⑪缺字右引書作「社」。

⑫缺字右引書作「世」。

⑬缺字右引書作「次」。

⑭缺字右引書作「一」。

⑮缺字右引書作「嬪」。

⑯缺字右引書作「歡」。

⑰□聖：右引書作「至駕」，下句缺字作「采」。

⑱女：右引書作「宴」。

⑲缺字右引書作「先」。

⑳缺字右引書作「數仞」。

㉑爲請：右引書作「固當爲詞」。

㉒此句右引書作「中藏驚渚」。

㉓瀆：疑當作「贖」。

㉔「遺」下右引書有「其六」二字。

㉕「天」下疑脫「地」字。

㉖齡亡：右引書作「齕之」。

㉗缺字右引書作「曾」。

㉘者：疑當作「著」。

㉙思：右引書作「恩」。

㉚言：右引書無。

㉛纏：右引書作「躔」。

㉜閔：右引書作「閔」。其下疑脱一六字句。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二

王澤　史洵直　王師儒　宋匡世

王澤墓誌銘并序

王綱

綱恭聞學富乎盛文、志惇乎盛德、器成乎盛業、身享乎盛名。其來也、際熙宸、攄偉量、步驟華塗、贊襄丕御、昭然焕然。君善偁而臣功著。其往也、貽懿範、藹清芬、曄煜良史、綿聯景彝。廣矣大矣、勳閥高而慶嗣長、蓋知乎世挺其人、時推厥美者哉、則見之於我亡考太師矣。謹案家譜、其先瑯琊人也。弈葉居燕、號爲著族。輪菌建□[1]、本大枝繁、告永洪河、流長派遠。父之曾祖諱嗣、不仕而殁。祖諱讓、燕京染院使。烈考諱英、燕京染院使、爵秩庸行、銘碣俱存、廟衆宗騈、更不復録。父公諱澤、霑新聖宗皇帝之賜字也。體貌傑秀、襟靈坦夷、履行可以律時、文章可以華國、好於爲善、樂在知書。馬氏五常、指最良之□[2]、□堂十哲、有覩奥之偁。性生禀於純慈、志幼聞於奇間。以開泰七年登進士第、釋褐、授秘書省校書郎。次除營州軍事判官、□□評理、宥地試難、宣充樞密院令史。太平五年、遷吏房令史、權主事。進士隸院職、自父之始也。七年、出爲武定軍節度判官。當年宣召、授都官員外郎、充史館修撰、與故翰林學士丞[3]旨陳公邈同典是職。左言右動、直筆而記。使聖代圖□□□同風、或衎讌高張、宸題頒諭、承命摛藻、多中旨焉。兼權大理少卿、次改除析津判官。時幽薊民饉、寇盗繁滋、獄就□[4]詳、□觸極憲、寬恤爲念、士人推之。次授彰國軍節度副使、玉帳參謀、金城流頌。前後兩督鹺務、膏奮無潤、常調之外、□緡二萬。重熙五禩、今主上睠燕民之係望、法馭親幸、父以勳藴饒羡、求賞來覲、屬以綱御簾唱第、非常遭遇、幾微之務、久難乎□。宣授父公樞密副都丞旨、加衛尉少卿。未踰旬浹、渥霈稠重、超授都丞旨、夏州觀察使。妣夫人冠帔、邑號併而授

之。噫、父子□[5]榮室家咸慶、鄉閭改觀、朝野欽風。公比歲之間、揔斯劇要、以忠貞爲己任、以慎密含天憲。私庭休沐、顧温樹以寧論、敵□□修奉使華而惟謹。六年、充賀南朝正旦副使、勞旋復職。數月、以本官知順州軍州事。下車求瘼、來暮興謳、解印合符、去□□望□國朝念析津之壤邇在浚之郊[6]、兵戎冠天下之雄、與[7]賦當域中之半、跨浩穰於三輔、據會要於萬邦。形勝之方、非□[8]□處、乃命□儲兩尹綰留權、脊棟全能、俾膺簉蒞、加給事中、知副留守事。瑣闈夕拜、錦里晝行、棠訟贊清、芝恩薦被。改授□□行宫都部署司事、知詳覆院事。□堯旌采善、唐彀收賢、當選儒宗、付以文柄。奉詔與故散騎常侍張公湜考試析津□[9]□。門無私請、路闢至公、鏡静而妍醜分、衡正而低昂絶。方膺朝奬、俄遘家艱、丁母憂。公之先母李氏、盛年蚤逝。繼親仇氏、慕崇覺行、落髮爲尼。公伏臘給供、既豐且腆。痛其淪謝、哀至乎慟齋[10]繚被體、金革奪情、起復前職。又以失儷纏悲、悼亡軫念。夫人李氏、貞柔迪喆、慈順凝猷、善積有餘、年曷不永。父願違偕老、恨匪同塗、顧鸞影以雖孤、喜螽羽而且盛。十四年、知涿州軍州事。一襦五袴、變督亢之民、熙十乘雙旌、董醫巫之戎。肅超授廣德軍節度使。父公素重佛乘、淡於權利、嘗曰、徒以翰墨□茲節鉞、顧器名之頗重、念齡算之已高。服廪兼充、子孫俱顯、政之不致、事復何求。私懇然[11]深□朝論未允。朞載移鎮、奉陵軍節度使。方新視理、遽遂及瓜。邇[12]後於金臺私第、終日燕居、其心晏如也。自夫人疾殁、迨越十稔、繼室無從、杜門不仕、惟與僧侶定爲善交、研達性相之宗、薰練戒慧之體。間年看法華經千三百餘部、每日持陁羅尼數十本、全藏教部讀覽未竟。□□□財則歡喜布施、聞勝利則精進修行。由至辛劬、恙生膜理、胡上池而無驗、倐藏壑以興嗟。無何、於重熙二

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初夜、禮誦云畢、更衣定枕、肖常寤寐。少頃視之、風眩微作、如眠如酩、無苦無惱。姻屬省視之際、聖梵咒護之間、神色不渝、奄然而謝。次夕、薨於本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五。嗚呼哀哉。仕裾聞之而揮涕、鄰杵感之而輟舂。龜筮涓咸、歲月書吉、遣車□具[13]、豐約中規、卽以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辛卯乙時、啓故夫人之塋域、從合祔焉、禮也。父昆季五人、父卽長也。次惟善、在班祇候、早逝。次清、西頭供奉官。次滋、登進士第、右司郎中、史館修撰。次潤、析津府文學。恭睦咸敦、廉能互著。有子二人、皆進士登第。長曰紀、上京留守推官。次曰綱、前任翰林學士、見任尚書兵部侍郎、兼秘書監。或政事忝賓筵之畫、或辭筆塵翰苑之榮、且非韋氏雙珠、俱昧特達之價。敢類荀家二玉、素微溫潤之偁。閈閎夙繼於友和、器宇終圖於遠大。自聞凶訃、益竭孝誠、見星而行、望鄉而哭。仰昊天之無答、棘痛何深、傷遠日之有期、荼毒是切。有女三人、長法微、講大小乘經律。次適度支判官鄭濤。次崇辯、亦講大小乘經律、更有一兒一女、俱幼亡不齒。孫男三人、長曰齊荀、次曰順孫、綱之子。次曰麟哥、紀子孫女七人、遇哥、眷哥、詔哥、綱女。次曰都哥、紀女。次曰計相、貢哥、綱女。次曰上哥、紀女。重孫一人、小名曾孫。長孫齊荀子。此皆緊父公之餘祐、承父公之陰德。王氏高門之貴、咸孫有後之徵、莫之與京、于斯爲盛。於戲。父公之德行、父公之文學、父公之政事、父公之識度、咸臻其妙、人疇敢倫。臨事而至直至平、行己而無玷無咎、誠爲長者、其實吉人。才逾耳順之年、遽達身退之道、宜膺福善、奚謂殲良。子產云亡、遺愛動宣尼之泣、陳寔既歿、高行見蔡邕之銘。今諸孤等方在哀迷、思求論譔、謂綱曰、若以編修行狀、請託詞人。況摭□□難周、慮加浮而取議。汝雖居喪制、不合文言。奈庭訓久親、家猷備悉、宜恭誌

於盛烈、俾垂信於大年。可謂孝乎、寔爲□矣。□難遵禮讓、少抒哀情、搦筆揮涕、强寫岵瞻之思、攻珉鏤德、庶過陵易之期。銘曰：

□□□□、受天正氣。度量恢弘、機神淵邃。才大擬科、德高履位。芳揚閥閱、輝映圖史。一門遭遇、兩朝任使、□□□□⑭。里居節制、子孫永昌。功名已遂、盡孝盡忠。知足知止、諦重釋閟。燕居私第、戒肅劬心、保順虧理。□□□□、人生到此。靈龜告慼、青鳥兆利。鹵簿紛襲、笳簫鼓吹。遠日增懷、號天幾悴。曰兒曰女、或兄或弟。□□□□□□感疾終兮、問何辰。重熙年兮癸巳歲。啓祔葬兮在何原。太平鄉兮萬合里。□□□□□□□□⑮聲哽咽兮桑乾水。玄堂一閉兮松檟蕭蕭、亘代縣齡兮芳猷不墜。

大契丹國重熙貳拾貳年歲次癸巳四月庚午朔貳拾貳日辛卯乙時記。

《全遼金文》上冊頁二六九，山西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點校本。

史洵直墓誌銘　天慶四年

文行言政、士之善也。摽於魯語。富貴壽康、人之福也。載在周書。有一於茲、猶爲美矣、兼而備者、果何人哉。故左諫議史公得之矣。公諱洵直、字知命、儒州縉山人也。世爲右族、高祖繼隆、嘗爲本郡刺史。曾祖旻、祖延贇、父翊、肥遯不仕。母曰戰氏、追贈至洛陽郡太君。昆弟八人、公處其長。鍾岳瀆之粹、稟奎昴之靈。爰自幼學、卓立不羣。文章敏巧、出于自然。甫及弱冠、聲華籍甚。清寧八年、登進士第。釋褐授著佐、尋差充西京管内都商税判官。遷後復歷一十八任、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乾統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午時、獲疾右脅而逝、終於昌平縣之私第、春秋八十三。其年九月五日、權窆於縣東之別墅。公立身行道、盡善盡美、難具紀述。至於聰睿儉固、仕信剛毅、以忠貞奉上、以嚴明御下、居職則吏

畏民愛、齊家則妻賢、子孝。甘貧守道、拙於謀進。內典、醫方、音律、星緯、書數、射御無不精妙。輕財好施、疾惡敬善。孝事繼母弘農郡太君楊氏以禄榮養三紀如一。而又賦性寡寐、退食之餘、安坐靜室、則唯羣籍擁榻而已。娶安州防禦使邢英女、即吏部尚書邢古之妹也。在室有淑善之名、既笄適公。質性仁、和、德履純厚。敬愛內外姻族、咸致雍睦。人雖順忤、喜怒不形於色、首飾無珠玉之美。大安元年封河間縣君。十年秋七月十有二日、嬰疾而逝、享壽六十二。乾統元年冬、遇恩追贈郡號。生三子、孟曰琛、故御容殿祗候。仲曰觀音奴、蚤亡。季曰鎰、舉進士。女一、適將作少監牛温教。孫男三、長曰天倪、西頭供奉官、前三河縣商、麴、鐵都監。次曰天剛、舉進士。次曰禄孫、出家、法名行敷、禮西京石佛院詮正大師。孤子鎰其未窀穸、若負芒刺。以天慶四年歲次甲午六月甲辰朔二十三日丙寅乙時、遷葬於昌平縣仁和鄉東道里、以河間郡君邢氏祔焉、禮也。銘曰、

爰自幼齡、卓犖敏慧。賦性不羣、多才多藝。孝敬二親、友愛諸弟。奉國忘家、高名孰繼。爲政公方、不畏權勢。庇善禁姦、興利除弊。清白自持、終始無替。未嘗越思、爲子孫計。壽踰三限、聰明審諦。視死如歸、右脅而逝。河間縣君、昔爲淑儷。內助成家、先公去世。靈骨英魂、坐此祔瘞。千萬斯年、時饗其祭。

《全遼文》卷一二

王師儒墓誌銘并序

南抃

王氏、王者之後、在太原者本出于周。春秋時王子成父有功、因賜爲氏。後自秦、漢、涉魏、晉、隋、唐已來、族多名人。□⑯世其范陽人也。曾王父諱惟忠、天成軍節度掌書記。王父諱詰、養高不仕。父諱祁、重和七年、二十一歲舉進士狀元第、□□□中、少監、樞密副都承旨。公諱師儒、字通夫、生而其性孝謹、少

以種學績文業其家。及冠、病時輩拘於童子彫□⑰、□亻健其筆爲之辭，故其謦藹鬱自鄉黨達于輦轂間、大爲作者所推，皆期公以上第。年二十有六舉進士、屈于丙科、特授將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執政者惜公徒勞于州縣、擢充樞密院令史。六年夏、加太子洗馬、朝廷□⑱委以掾局、猶謂未盡其才。是歲冬、遽遷儒林郎、直史館、仍易勳銜、服章同列榮之。間一歲、授秘書丞、應奉閣下文字。十年冬、加尚書比部員外郎、□□⑲史館修撰、故吏材儒術爲□□□□後、侍從行闕、未始。其後大康三年秋、加朝散大夫、尚書□□⑳郎中、賜紫金魚袋。次歲夏、遷將作少監、知尚書吏部銓。未幾、改授堂後官、仍充史館修撰。是歷試公以職業、蓋將以□㉑□□□□㉒、授秘書少監、充南宋正旦國信接伴。九年冬、道宗孝文皇帝以今上始出閤、封梁王、而于卿士門□㉓□□□□□、□以太常少卿乾文

閣待制、命爲伴讀。初、公接伴宋使錢勰者、南國之聞人也、在驛塗相與論六經子史及□□㉔□□山南異物醫卜之書、公無不知者。聞其講貫、一皆輸伏。到闕、館宴次、故相國竇公景庸時任樞密直學士。方在舘□、□□□□□□㉕公以博洽、且言於本朝。兩制間求之、亦不多得。時屬上微行、親耳之。自是恩禮眷待絕異等倫、旋授知制誥。以公善辭令、可與賓客言、俾復充南宋賀生辰國信接伴。甫及大安歲、出爲南宋祭奠副使。三年、加諫議大夫。明年、遷給事中、權翰林侍讀學士。又明年、正授前職、仍加大中大夫。又明年、即拜翰林學士、簽諸行宮都部署。未周歲、兼樞密直學士。八年、加尚書刑部侍郎、知樞密副使。是冬、正授樞密副使、階升崇祿大夫、爵封開國公。十年、改授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仍加散騎常侍、特賜佐理功臣。壽昌初、超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知樞密副使、簽中書省事。嚮

未十數年、清資要職、連至九遷、是上意方圖柄用。六年夏、會南宋謝登位人使至。無何宥㉖、曹書吏誤以實字加之、由是累及公與門下鄭相顯、中書韓相資讓、同日削平章事、仍罷樞密中書省職。上尋知公非罪、密詔令冬赴廣平甸之行在。及其至也、改授宣政殿大學士、判史館事、上柱國、食邑五百户、依前伴讀燕國王。七年春正月、道宗宫車晚出、今上以公充攢塗都提點、所至事無不辦。其年二月改元乾統、夏六月、改授諸行宫都部署、加尚書左僕射、兼判太常□□□十一月十日感疾、薨於廣平甸之公府、時年六十二。上以公四時左右誨正之、十有八年、一日未曾違離、□悼□□㉗、□贈太子太師。遣公之長婿諸行宫都部署司主事、起居舍人賈煇充勑祭發引使、賻贈賜物若干、特異等輩。□㉘年四月五日、歸全于析津府宛平縣房仙鄉池水里之西北原。後以恩贈武定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贈侍中、功臣、户封並進其數。

公任樞密副使時、適知燕民歉乏、力奏賑之、而主計者過悋官粟、以狀上聞、謂粟價騰踊、不可賤出。以是未允其奏、餘無肯言者。公再三爲請、上悟之、深所嘉納、燕民賴之濟活者數百萬。及任宣政殿大學士、判史館事、編修所申國史已絶筆。宰相耶律儼奏國史非經大手筆刊定、不能信後、擬公再加筆削、上從之。每豫遊間、逢宴會、入宿閣、夜飲、召親信者侍坐、則公必與焉。上方洽、命公進酒及索歌以佐之。公止賦詩代唱、御覽無不稱善。夫真道、純德、懿文、樸學、士人之於四者而長於一焉猶難、公獨兼而有之、信可字爲通夫矣。故宜發身入仕、遇知見器、上爲天子輔、次爲王者師、不四十年歷儒官、遊政府。然而不能正鴻鈞之任、副蒼生之□□□惜哉。夫人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使事、兼贈中書令韓造之女、以公累封豊國夫人、

天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終于燕京齊禮坊之第。其功容言德、有誌石在此不復書。有子四人二男、長曰元孫、始冠而卒。次曰德孫、承恩膺授率府副率、閤門祇候、應進士舉。二女、一曰春宮、適宣徽判官崇禄少卿賈煇。二曰芝香、適樞密都承旨時立愛、蚤卒。德孫至性純孝、事歿如存。自公之亡、克繼先志、以母夫人徂逝未卒哭、卜得四月二十有五日、將祔葬于公墓。以書走僕持公行狀來、且言先侍中舊誌闕追崇之事、是因啓壙、思得新文易之。幸矜此懷、無以牢讓。以忭嘗在公史席之末、故有是託。既屬勤請、可不誌而銘諸。銘曰、

王氏之先、發源于周。慶浹來裔、有公有侯。汗瀾不絶、積累之由。維公之生、益大其流。孝文始君、鋭意儒術。宮邸既王、賴師承弼。俊乂盈庭、紛紛比比。維公之來、應召而出。布之臺閣、鬱有古風。委以樞近、寘凝治功。宜正三事、紀綱百工。惜乎其位、不與德充。上方念舊、又將器使。時哉命夫、而□□㉙此。□贈常伯、哀榮終始。其誰志公、公實有子。

《全遼文》卷一〇

宋匡世墓誌

王景運

夫千里駿馬、絆有奇蹤、市不貴則蹋影於廄下。十朋寶龜、鬱爲神用、卜不襲則□尾於泥中。長鳴徒號於騏驑、至異尚羣於魚鼈。物既有矣、人豈不然。粵若我故廣平提轄府君、志欲展而時未至、年方盛而命已終之謂歟。府君諱匡世、字成績、則故榆州刺史太傅之子、今長慶軍節度使太尉之弟、前宜州弘政縣令員外之兄。其宗祖詒謀、世家迭盛、先誌具載、今不復道。府君性本恬和、行惟端謹。者學則融玄讓奧、屬詞則舒向。稱奇奉親族以孝聞、與朋友以信著。慕吉人而爲善、善不可嘉、體君子以好、恭恭而有禮。靜圖㉚欺於暗室、動靡託於權門。殊非觀國之賓、實曰保家之主。統和十六年、故樞

密使魏王聞其器業、降以恩榮、起家署爲都孔目官。洎專呈對、尤見幹能。謂左右而任得其人、顧出人而可使爲□㉛、特奏授將仕郎、北安州興化縣令。一同布政、疲民受賜於三年、九市開鄽、賢相選才於百里。秩滿、授大定府都市令。日中播美、帝里傳聲、果達宸聽、擢居要職。未幾、授北面都孔目官、仍加階級、超試官資、扈隨漸列於近司、敷奏咸推於幹局。俄屬今主上堯階受册、舜曆改元、攝毛詩博士、押鹵簿道駕。禮畢、會中宮之受弟、開外館以親迎。户民既益於賦租、錢穀復資於主轄。改授晉國公主中京提轄使、頗霑厚賜、尚帶前銜。衣錦而歸、方動吴人之慶、逝川不已、遽傷曾㉜聖之懷。無何、太平五年五月十八日遘疾、啓手足於提轄公署之正寢、春秋四十有八。權厝於京府義井院精舍、以太平六年三月七日、歸窆於榆州南和鄉餘慶里鹿鳴山先塋之左、舉二夫人祔焉、禮也。府君前娶吴氏、建雄軍節度使渥之女。後娶李氏。今夫人馬氏、前東京轉運使澤之女。柔嘉叶□㉝、貞順成風、奄違偕老之期、恒抱未亡之恨。二男、孟曰福先奴、仲曰福聖奴。丹穴鳳鶵、羽儀猶留㉞、洼泉驥子、骨力本奇、伫俟成人、俱爲令器。二女、長適進士王景錫。次許適劉可升、待年而未行。而皆處閨闈、以禀姆儀、事舅姑而遵婦道、□鍾慈愛、寧踰痛傷。府君初以哀送之日、冠蓋傾都、緇黄塞路、踵拜於馬□㉟市、閭巷爲之不歌。非夫平生善行、何感人之如是。加以慎静寡言、臨事能斷。友於兄弟、信重佛僧。疏財盱㊱物而若閑、憮貧弱而以惠。虞世南之五絶、筆翰尤精、劉道民之百□㊲、書□□妙。然而名不逮器、用匪稱材。樂天知命、以是圖□、素全真、而無問追□達者□㊳不尤人。所恨二男成童、空留餘訓、一女在室、靡遂送□。嗚呼哀哉。渭陽□□㊴、□同氣之情㊵、舉飾終之禮、同訪遺美、思刊貞珉。以景運西掖司旨、

早曾弄翰南曹，應宿近又，爲□[41]、□修泉壤之文，用備陵谷之變。矧叨外戚，寂拾孰芳[42]。獻[43]承嘉命，以不遑□[44]，直書而無□。謹爲銘曰：

世於[45]靈長，時由陰騭。載誕英奇，咸推貞吉。王府薦名，君門委質。擢近駕行，輟隨鳳蹕。晝錦方衣，夜舟遽□。兒女哀號，兄弟黯鬱。月遲遲兮春秋，□靈轜發兮適牛眠。啓厚穹兮歸故里，祔先塋兮閈新阡。爰勒名[46]於翠琰，庶万祀而千年。

《全遼文》卷六

校記

①缺字《遼代石刻文编》作「釆」。

②此句右引書作「嬗最良之譽」。

③丞：疑當作「承」。

④缺字右引書作「讞」。

⑤缺字右引書作「同」。

⑥此句疑脱一字。

⑦與：疑當作「輿」。

⑧上一缺字右引書作「親」。

⑨上缺字右引書作「舉」。

⑩齋：疑當作「齊」。

⑪然：疑誤。

⑫邇：疑誤。

⑬□具：右引書作「哈貝」。

⑭此句右引書作「篴□留曜」。

⑮「聲」上三缺字，右引書作「燕山□」。

⑯缺字右引書作「公」。

⑰缺字右引書作「篆」，下句首二字右引書作「遂侈」。

⑱缺字右引書作「雖」。

⑲缺字右引書作「充」。

⑳缺字右引書作「職才」。

㉑「以」下第一個缺字右引書作「公」。

㉒缺字右引書作「超」。

㉓第一個缺字右引書作「選」，末一缺字右引書作「公」。

㉔首二缺字右引書作「天文」。

㉕缺字右引書作「聞錢緦大許」。

㉖宥：疑誤。

㉗此句右引書作「深悼□之」，下句缺字作「詔」。

㉘缺字右引書作「次」。

㉙缺字右引書作「止於」。

㉚圖：右引書作「罔」，是。

㉛缺字右引書作「宰」。

㉜曾：右引書作「魯」，是。

㉝缺字右引書作「咏」。

㉞留：右引書作「俎」。

㉟缺字右引書作「罷」。

㊱盱：右引書無，當衍。下句「憮」疑當作「嫵」。

㊲缺字右引書作「函」，下句缺字右引書作「敷兼」。

㊳兩缺字，右引書作「慕」、「而」。

㊴缺字右引書作「天劍」。

㊵此句右引書作「壽同氣之精」。

㊶缺字右引書作「邱」，下句缺字作「俾」。

㊷此句右引書作「冣孰芳猷」。疑「孰」當作「拾」。

㊸獻：當衍，右引書無。

㊹句首缺字右引書作「效」。

㊺於：右引書作「祚」。

㊻名：疑當作「銘」。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三

呂豫　王澗　党懷英　孔摠
李楫

南峯先生墓表

先生諱豫，字彥先，姓呂氏，懷州脩武人。祖道，父琰，皆力田為業。先生自成童知讀書，既冠，游學東州，以易為專門，經明行脩，高出倫輩。醇德先生王廣道特器重焉。一時名士如秀容折安上、濟陽王善、長安陽苗景落、館陶段彥昌、冠氏孫希賢、田子發，從之學者甚衆。故家近太行五峯山，因以為號，示不忘本也。有易說若干卷傳于時。宗室援興鎮大名，聞先生之名，延致門下，以師禮禮之。初娶館陶汲氏，繼室清平丁氏。先生往來兩縣之間，為人廉介沈默，為里人所尊。貞祐之兵，謂所親言：吾年八十有四，天數當盡，癸酉唯有坐待歸盡而已。是冬在所殘破，吾民老幼相與逃亡。先生喟然嘆曰：癸酉之期至矣。明日，有乘白馬衣皂衣挾弓矢馳逐於杜原桑林之下者，吾死此人手矣。詰旦，果有還騎到，物色悉如所言，先生欣然就戮，實十二月之二十三日也。兵退，孫子天民收葬於館陶大張里之東原。壬子之冬，距先生之歿四十年矣。天民與好問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見屬。余亦惜先生之潛德將隨世而磨滅也，乃為之銘。天民嘗任冠氏主簿。孫二人，長曰長慶，次曰公孫。其銘曰：

被髮銜刀、榻執與還。彈琴視景、命何可延。誠使之禽息為視而終白首、固已無貴於期頤之年。老聃玄虛、莊周氏之自然。死以為真、亢以為全。寧薪火之可續、直土梗之自捐。者夫鴻毛權重輕所宜，熊掌定從違之先。有巖墻之疾趨、有白刃之徑前，惟其知命而安於命，此深於易者之所以賢。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二四

遺安先生言行碣

先生姓王氏，諱僩，字逸賓。其先臨洺人，先生寔生於汴梁，嘗以洺川自稱，不忘本也。自幼穎悟絶群，外粗如也。初學詩於伯父震，落筆驚人，震自以為不及。未幾詩名大振，加之孝於親，友於弟，誠於人，篤於己，遠近論大行，必曰王逸賓矣。初，孟公宗獻友之，馮公璧叔獻、趙公渢文孺皆師尊之。先生天性謙至，侍之反若居已上。及數公相繼魁天下，直玉堂，然後先生之道益尊，名益重，朝賢兩薦。明德先生以書抵故人之位清要者，告以親老為辭，議遂止。明昌末，聖天子詔舉德行才能之士，鄉人耆德諸生五百餘人薦先生孝義忠信，文章為世師表，朝廷以素知名，特賜同進士，授亳州康邑主簿，先生年幾七十矣，以目苦昏暗，即日移文有司，以老疾乞致仕，朝廷猶以半俸優之，首葺先塋，次以分惠親舊，計月而盡。泰和三年八月二十有七日，以疾終於家，臨終神色不變，戒其子棺周於身足矣，語畢而逝。葬於祥符縣魏陵鄉蕭氏之園。先生教人先行後文，與人交終始不易。居喪齋蔬衰服不去身三年，與二弟同居，終身無間言。平居循循醇謹，視若無能為，至不義矯如也。其詩沖淡簡潔，似韋蘇，嘲戲風月，一言不及也。所與游皆世知名士，若文商伯起、張公藥元石及其子觀彦國、王琢景文、師拓無忌、鄭權元輿、高公振特夫、王世賞彦功、王伯温和父、左容無擇、游道人宗之、路鐸宣叔、右丞唐括文正公鎮南都，以禮致之，不能屈。及與貧士談，饑坐終日，不知誰為主誰為客也。嘗冬日詣一親知家，會坐客滿，主人貧窶，為代給所須，坐客疑其寒色，物色所得，乃典錦衣以贈也。喪其母，鄉鄰或賻以布帛，拜而受之，異日復歸其人曰：吾親安吾貧，義不可受也。其廉介類此。其真純之德，卓絶之才，淵深之學，鯁正之操，黄叔度、陶淵明、元紫芝、司空表聖之徒歟。以秉文明昌間轉河南轉運幕，過相謁坡軒居士鄭元輿，居士曰：君知王逸賓乎？斯人當今顔子也，君不可不掃門求見之。既見曰：鄭公知

人矣。自是之後、虚往實歸。及其重來、墓木已拱。嗚呼、使子云見之、不當絶嘆於李仲元、蘇元明見之、不當見稱於元子、不意千古之下復有斯人。乃伐石樹碣、用旌不朽。於是爲之銘、銘曰、

居令而行古，身晦而名章，不獨以詩昌。

趙秉文撰《閑閑老人滏水集》卷一一

翰林學士承旨文獻黨公碑

先秦古文篆籀淳古簡嚴、後世邈乎不可及已。漢之文章、温醇深厚、如折枯縣以爲明堂之極、駕騄駬以遵五達之衢、不憂傾覆、使人曉然知治道之歸。韓文公之文汪洋大肆、如長江大河、渾浩運轉、不見涯涘、使人愕然不敢睨視。歐陽公之文、如春風和氣皷舞動盪、了無痕迹、使讀之亹亹不厭。凡此皆文章之正也。至於書亦然、秦相李監之篆、漢魏之八分、虞褚魯公之楷、見者莫不斂衽而敬。其下作者如零珠片玉、非無可喜、要非書法之正也。

本朝百餘年間、以文章見稱者、皇統間宇文公、大定間無可蔡公、明昌間則党公。於時趙黄山、王黄華俱以詩翰名世、至論得古文之正脈者、獨以公爲稱首。公諱懷英、字世傑、泰安州奉符人。十一世祖宋太尉進。公少穎悟、日誦千餘言。及壯、以文名天下、取東府魁。大定十年中進士優等、調城陽軍事判官、遷汝陰令。十八年、充史館編修、應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翰林待制。明昌元年、遷直學士。六年、預修

世宗實録及遼史、改翰林學士。承安二年、出知兖州、泰定軍節度使。爲政寬簡不嚴、而人自服化。三年、入爲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安二年九月、以壽終、享年七十有八。是夕有大星隕於家居之階上、衆視之、公已逝矣。官至中大夫。公性寬和容衆、犯而不校。未第時、樂山水、不以世務嬰懷、簞瓢屢空、晏如也。夫人石氏、徂徠先生之後、亦能安貧守分。

母始娠，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既而公始生。及長，儀觀偉異，若仙然。其文章字畫蓋天性，儒道釋諸子百家之説，乃至圖緯篆籀之學，無不淹貫。文似歐陽公，不為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軋鍾蔡，其下不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為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為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公獨兼之，可謂全矣。銘曰：

文章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非要之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為奇也。譬如山水之狀，烟雲之姿，風鼓石激，然後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詩也。至於篆籀之妙，後數百歲復有一陽冰，則不可知；後數百歲無復一陽冰，則書止於斯。噫。

趙秉文撰《閑閑老人滏水集》卷一一

故贈正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

翰林李士覺懷貞撰

至聖文宣王五十代孫諱摠，字元會。曾祖諱若蒙，襲封奉聖公，贈朝奉郎。伯祖諱端友，朝奉郎、直秘閣，襲封衍聖公。宋建炎二年冬，祀大禮赴揚州陪位，值兵火隔絶，其弟端操之子璠，已襲封訖。長子拯，皇統二年三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死嗣。其弟摠，大定三年七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管勾

先聖祀事。公三歲而孤，幼穎警悟。及長，力學自強，通春秋左氏，尤喜韓愈詩文，談論簡尺，多引二書。先輩多稱譽之。公職在嚴承林廟草木，諸人無敢輒犯。宗族之間，少長有禮，人咸予君嚴畏且愛。一日，顧瞻鄆國夫人殿，私自言曰：吾為人子孫，而髹當其職，使之隘陋如此，寧不媿於心乎。乃親率佃力，攜斧斤之具，入東之衆山，躬親指畫，採伐中椽桷者，旬有餘日，連車接軫以歸。起曲廟、尼山廟兩處鄆國夫人殿及大中門、

家廟、齋廳、祭祀庫，計五十餘楹，彩飾畫繪畢備。朝廷聞公名，召赴闕，欲留隨朝任用，公力辭。職專祠事，不宜妨職，任之不專。則特授曲阜縣令。未到任，歲大旱。既到任，甘雨三日而止，稼穡益茂，歲仍大熟。公精勤吏事，縣署至所居，往返十餘里，及蒞治縣，無一日稍闕。差料甚均，訴訟無滯。親族有訟，即移佐官，無少長皆向意。諸村當首人，舊驗物力差當，公頗令定奪相次，明以公文告示。比至，其人已自承認交替，不復更至庭下。每歲夏稍足丈尺，小户舊合併全足輸納，隨村首目，皆自斂掠。公止令依市價積算和買，使併起納，蓋革舊弊。縣城摧壞，官計工修築，公戒董役者曰：慎勿拆廬舍、壞塚墓。若廬舍有礙，當隨地築之，塚墓有壞，當以己俸完之。二者既安，吾心以安矣。其有不成葬，元無主、暴露枯骨，當遣使厚葬之，有碑曰叢塚，邑人春冬祀之。其畢，是夜夢衆人來謁，内一人稍前云：嗟我暴露之弗及。既瘞，遣人搜求，又得十餘副，復夢來謝。公年四十得數子，皆不育。一日，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五年庚月丁日所生，則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公儉於奉己，尊於賓客，周惠困窮，不問家之有無。娶泗水孫氏，宋副樞密孫傅之女孫，後封曾郡大夫人。又娶泗水侯氏。二子，長即元措，今襲封衍聖公；次元紘，業進士。女一人，適兗州宣武韓易公。公享年五十三，終奉直大夫，以子貴，贈正奉大夫。嗚呼，孔子之澤及於無窮，國家褒崇之恩方自此始，又豈止此而已哉。是歲月日，孤子元措同弟元紘立石。

趙秉文撰《閑閑老人滏水集》卷一一

沁州剌史李君神道碑

君諱楫、字濟川、姓李氏。系出隴西、唐末其遠祖官汴梁石晉之亂、流寓遼之北京、是爲大定府。金朝取遼、有昭信校尉諱福者、避乱雲中、生子孝直、爲汴京行臺令史、仕至明威將軍、兗丘令、即君之考也。兗丘嘗尉淄川、樂其風土、遂爲淄川人。路孟州宣叔撰墓碑述先世之德備矣。君年十六、以蔭補轉運司押遞官。時正隆南征、在所冦盗充斥、及戢終受代、間關還侍下、人以其年甫成童、而能自樹立、甚嗟惜之。九三歷酒官、遷忠武校尉。君幼學穎悟、雖已在仕籍、所以爲舉子計者不少輟。三赴省試、皆入優等、嘗以所業見鄭內翰景純、景純大爲奬異、謂君言、吾子必名世、吾鄉爲不乏人矣。俄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換承務郎、調歷城主簿、改積石州軍事判官。積石邊郡、羌渾雜居、君撫治有方、人甚安之。遷范陽令、召補尚書省令史。章宗以原王領省事、愛君占對詳明審當、每啓事退、目送者久之。終更、留再考。未幾、除吏部主事。陝右旱甚、詔君乘傳問民所疾苦。君至關輔、馳奏百姓苦饑、當議有以賑貸之、未報、即開倉賑貧、所全活不勝

計。朝廷以爲知權不罪也。改太府監丞、兼職常四五、朝擧既著、蓋將大用矣。明昌三年、以歲歉流之者多、故田野不闢、詔君充山東東西路勸農副使。君遍歷郡縣、勸課備至、世官有隱寙者、率真決之、徭役害農務者、以便宜罷之。是歲山東爲之有秋。使還、授中都路轉運副使。京都承平日久、經費寖大、定間、一時府庫充實、君有力焉。丞相軍北行、轉運司例以正負督餽饟同列方以從軍爲憂、而君自請焉、宰相重君之行、爲改檄他員。五年、召換沁州剌史兼知軍事、陛見之日、有詔、朕比欲以郡守命卿、有司以卿資淺、未當得郡。朕識卿舊、故有此授。卿宜悉力爲民、以稱朕意。政成、即召卿矣。朝貴重君材其行也、祖道都門、冠盖塞路。是夕太夫人張氏無疾而殁、乃扶護還鄉里。君天性純至、初赴積石、太夫人以六盤路險、登頓殊甚、山外高寒、非老人所堪、故留居鄉里。君在官一年、即以長告歸侍、年過五十、每遥違庭闈、惻然有孺子之慕。至是哀戚過甚、殆無以自存、食飲淡薄、且不以時進、比葬、柴毁骨立、竟用是得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服次。隨以某日奉君之柩祔于某原之

先塋、執紼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悽愴、其誠孝之所感如此。君自就學、即以和雅自將、宛丘栓官剛嚴、君從容諫止、以故多從寬厚。歷中外餘十五年、廉正敬慎、超出倫等、又其行己之所以移於官者也。其登科時、御題易無體、同年生六十人、自甲選張行簡至黃士表、賦學家謂人人可以魁天下、程卷皆鋟木以傳、凡仕宰相數人、刺史節度殆過其半、人以此前世龍虎榜。至論孝弟忠敬、尚以君爲稱首云。先娶沂州蒲氏、再娶錦州張氏武安軍節度使臨海老人子雲之女、再娶宛平王氏忻州刺史子正之女、皆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國瑞、試補禮部令史、再仕南陽縣令、以惠愛見稱、次子國維、興定五年進士、歷符離、葉令、淳正古雅、爲時聞人。女二人、長適山東東路總管判官徒單喜僧、次適南京廣盈倉副使趙思。孫男女皆尚幼。銘曰、

處爲儒先、出曰吏師、明昌名臣、道陵所咨。至性薰然、既孚其質、於濟事也、權於及民也慈。求錫爾類、從古有辭。人于養親、易失者時。含飴弄孫、爲樂不貲。聖善所宜、神豈我私。謂爲隙駒、忽其崦嵫。碩膚玄堂、泣涕漣洏。及母下泉、尚慰我思。孰物之尸、孰命之司。曷畀之者全、而不以究施。伐石西山、勒我銘詩。是惟純孝李君之墓、過者式之。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一六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四

王庭筠　姬端修　張行簡

王黃華墓碑

泰和壬戌冬、內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雅知公家無餘財、將無以爲葬也、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襄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未幾、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愴然、而其詩有天材超邁、無怨斑琰之句。蓋公門閥人品、器識文藝、一時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上意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百未一試也、故殷重嗟惜之如此。公諱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譜載其三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東。曹公特徵不應、隱居終身。其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東夷。十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爲西部將、歿於王事。又八世曰樂德、居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其子爲東丹王、徙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爲翰林學士、附遼家遼陽。繼遠孫中作使咸飭避大林延之難、遷漁陽。咸飭孫六宅使恩州刺史叔寧遷白霫。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中、遷蓋州之熊岳縣、遂占籍焉。永壽之長子政、事金朝、官至金吾衛上將軍、建州保靜軍節度使。保靜之中子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爲中大夫、翰林直學士。文行爲儒、潛心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詔、有昔人君子之目。子孫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君子名其泉、所爲志也。中大夫四子、庭玉、庭堅、次即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生未朞、視書識十七字。六歲聞父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歲學詩。十一歲賦金題、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泳郡王公脩然、風岸孤峻、少所許可、一見公、以國士許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釋褐承事郎、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能官之譽。郡民鄒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者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與公治其獄。公以計獲鄒四、分別詿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公蚤有重名、天下士夫想聞風采、謂當一日九遷、乃今碌碌常選、限於賢愚同滯之域、簿書期會、隨俗俯仰、殊不自聊。秋甫滿、單車徑去、卜居隆慮、

周覽山川、以謂西山横截千里、隱然如臥龍、起碶硲、天平、黄華、至魯般門、龍之首吾助尾皆具、而黄華蔚然涵瀼秀之氣。山有慈明、覺仁二寺、上下相去不半里所、西抵鏡臺、直鷄翅洪之懸流、幽林穹谷、萬景岔集、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顧視塵世、殆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冢桐下、買田隆慮、借二寺爲栖息之地、時往嘯詠、若將終身焉。晉人庾衮隱居義陽、僅見於傳記、黄華雖勝絶、而近代無所知名、至於高賢題詠、亦罕及之。自公來居、以黄華山主自號、兹山因之槩出太行之上、人境俱勝於公見之。山居前後十年、得悉力經史、務爲無所不閲、旁及釋老家、尤所精詣、學益博、志節益高、而名益重。明昌初、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召、俄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遷翰林修撰。坐爲言事者所累、出爲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初、繼丁内外艱、哀毁骨立、幾至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三十餘首。寵眷優異、蓋將大用。暮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實二年十月之十日也。官止丞務郎、緋衣銀魚。夫人張氏、亦太師女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早卒。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爲女官、公没後以能詩召見、特加敬異。次曰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既無子、以弟庭淡之次子萬慶爲之後、以蔭補官、至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畫能世其家。孫某、曾孫某、尚幼。公儀觀秀偉、善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顔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之、亦不恨也。從之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晉卿、李公度、所引見者如閑閑趙公、内翰馮公、屏山李公、皆爲文章鉅公、下者猶不失爲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斷琴、飛來積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臺閣體裁。墓①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爲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可爲知者道也。有叢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傳於世。世之書法皆師二王、魯直、元章号爲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韻、氣之勝者失之奮迅、韻之勝者流爲柔媚、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以來、公與黄山、閑閑兩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畫鑒既高、又嘗被旨與舅氏宣徽公汝霖品第秘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

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號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游戲、則山水有入品之妙、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爲號、不肯輕以予人。閑閑有上公詩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絶畫詩書。馮內翰挽章云、詩名摩詰畫絶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爲實錄云。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萬慶爲言先公之殁四十餘年矣、南北喪亂、初無歸顧之望、衰年乃得灑掃墳墓、丘木已老、而旌紀寂寞、棄死不得瞑目矣。令爲筆於子、幸有以惠顧之。某不敏、自初學語、先夫人教誦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慕公名德、蓋嘗夢寐見之。雖不逮捐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丐得之、已嘗不自揆度、爲先正壽國文貞張公、閑閑趙公、內相文獻楊公碑矣、有如我公、乃不得著金石、傳永久、顧安所逃責乎。乃勉爲論次之、而係以銘。銘曰、

山立兮楊休、元精兮當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隱隱兮隆隆。明昌天開、文治昭融。婉孌龍姿、軏雲之從。望公脩門、翺珮從容。行人會盟、常伯秩宗。閒燕論思、衮職弥縫。顧以任弗勝、而鉛槧是供。生林實難、間氣所鍾。有物妬之、隨以禍攻。白駒忽其過隙、乃歘歷九關而上通。詩至夔州而僊文、以潮陽而雄。假公歲千寧阨以窮。研摩於韓杜之後、宜愈困而愈工。養吾棟而先代、果奚貴乎補私。謂公不遇耶、獨簡在乎淵衷。謂公爲遇耶、方積累之爲功。昇鼎墓而奪之、而無庸計夫乘逢。馬鬣兮蒿蓬、摧熊嶽兮天之東。望倒景兮不及、抱明月兮長終。澤畔行吟、俯氷伯之幽宮。裴回故都而不忍訣、竊孤憤於迴風。適傳長沙、蟲賊內訌。邈前席之不再、俄占書之告凶。貴大患若身兮、羌今昔之攸同。我作銘詩、并以慰公。使不幸而爲屈賈、其何以釋玄壤之遺恫。

元好問撰 《遺山先生文集》卷一六

姬平叔墓表

泰和八年冬十有一月丙辰，鹽安軍節度副使姬公平叔以疾卒於泰州官署之正寢。何以書，皇朝忠清行義之臣也，盡瘁王事，故書爵曰字，貴之也。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卒於寢正也。今天子嗣位，首詔公赴闕，將用矣，而公已歿，隱之深，故謹而日之也。退而哭，哭而誄曰，梁木其摧乎，正人其萎乎。微夫子，吾誰歸乎。自孔孟之歿，幾二千年，士大夫以種學績文為進取之計，幹辦者稱良吏，趨時者為通賢，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間有明仁義之寔，以通經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者，必悻怒罵笑，以為狂愚。世之知平叔者，見其卓絕之行，忠義之節，臨窮達禍福，無愧於古君子，或以為勉強自苦，或以為蔽窒不通。孰知平叔之賢，凡以知道故也。世人之所以不食酖毒者，以其殺人，孰知酒色之害烈於酖毒，而不知避，知之不審耳。生固吾所欲，有甚於生者，理義是也。死固吾所惡，有重於死者，喪其本心也。大哉心乎。脩之可以為賢哲，養之可以塞天地。人知養其身而不知養其心，亦惑矣。公嘗語人曰，凡聲色勢利之屬，皆客氣也。人能無以客氣害其良心，斯幾矣。故余以為知道。公之粤祖因官受氏，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戰國齊大夫檀，漢南陽太守資，唐宰相楚客之耳孫，宋諫議度，大理丞若谷之雲來，處士尚賢之玄孫，臣之曾，公壽之仍，傑之子也。避簡肅皇帝廟諱，改氏曰姬。汝陽人，諱端脩，字伯正，一字正叔[2]。與人交怡聲下氣，恂恂若無能，至臨大事，遇大患，雖賴嵩岱不吾鑿也。此一反。生平不喜讀佛道書，拳拳如奉戒律，寡言笑，不飲酒，屏絕聲色。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終身不蓄媵妾。此二反。家素殷羨，未嘗有綺繡之奉，鐘鼎之食，視一物若靳惜。至田宅之券，盡推以與其姪輩而弗子，曰吾先兄之所積也。此三反。嘗語人曰，吾有三反，一第不足道。既第，必樹名節，年六十必致仕。人始未之信，既而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唐州司候，太守子不法，攝置於獄，守怒不為屈。改莘州通西會[3]，以薦外同州

判官、遷洪洞令、補尚書省掾。以稱職擢監察御史、首彈張復亨、于勝德小人也、朝廷以小人居諫職、可乎。又與拾遺張嘉貞奔走權貴、皆不宜進用。又言樞密大軍至盧車河、敵勢窮蹙、不即勦絕、至有臨潢之敗、其餘將帥　非其人、因薦同判樞密完顏老、同知臨潢紇石烈桉出、帀等沉勇有謀、可任方面。知濟南府張萬公、北京留守完顏承暉、戶部尚書范楫秉志公方、可任廊廟。其後凡三上書、皆言善善必當用、惡惡必當去、在斷之不疑耳。

上問其狀、曰、臺官近日言復亨、承暉尚未行也。

上亮其直、然奸人自是側目矣。竟為有司傅致其罪。

上特宥之、改太學博士。未幾、黜為彰德府判官。秩滿、除大理司直、轉寺丞。

上名見、宣諭偹至、會命省讀應詔陳言文字、得唐括合達一書上之、曰、時政得失、盡於此矣。其造次不忘悟君如此。是時犛轂不雨、久係冤獄、議坐主者罪、反為所擠、奪一官。歲餘授知盤安軍節度副使、俄規措東北路軍儲。臨終嘆曰、天不假我數月壽、以畢幅巾之願耶。享年五十有九。配陳氏。二子、惡應。公仕

章宗朝、不為不知遇、賴聖恩全宥亦衆矣。其卒葬月日、攀龍髯以遊箕尾、似非偶然者、而道終不克大施於天下。既而身愈斥、志愈不衰、名愈重、天下識與不識、言正人必曰平甫。公常奏對、以君子小人為言、

上遣近侍局使李仁惠問小人為誰、以仁惠對、

上聞之愕然。及公歿而仁惠敗、天下哀其忠云。復繫之詞曰、

剛為天德、　無是餒焉。　物或蔽之、
人而不天。　復情於性、　守動以靜。
不戒而剛、　無欲以正。　惟伯正父、
學先致知。　非苟知之、　亦信蹈之。
公村小試、　于憲于丞。　犛瘠側耳、
丹丘鳳鳴。　投膠于河、　幾何能清。
砥柱砅然、　頹波不驚。　公命不延、

不登柱石。公在廊廟、孰爲蠹賊。
公能柢之、不能已之。嗚呼九原、
愛莫起之。交交黄鳥、爰止于棘。
天不憖遺、哀何有極。老聃言壽、
死而不亡。一時之促、萬古之長。
汝山蒼蒼、汝水逶迤。公令不死、
公墓有碑。

趙秉文撰《閑閑老人滏水集》卷一一

張文正公碑

貞祐三年冬十二月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張公以疾薨於正寢。訃聞、上爲輟朝、命勑祭勑葬、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正。前代謚文正者不過三數人、本朝惟唐括丞相與公二人而已。嗚呼、亦可謂榮矣。初明昌泰和間、明天子勵精政事、脩飾治具、典章文物、高出近古。公之父清獻公任奉常春官、朝廷典憲皆其討定、修國朝儀禮、完然爲一代法。其後公繼之、前後垂三十年、凡朝廷有大制度、大典冊、大號令、至於紀世宗、顯宗、章宗三朝之宏休偉烈、未嘗不經公之手。初、宋人寇邊、南鄙用兵、書詔旁午、公獨任其責、沛然有餘。朝廷以平章政事僕散揆軍回、右副元帥完顔匡等圍襄陽、又賊帥丘崈遣人告和、或議乞以恩旨許將士回俘掠、公言、君人者與爲將帥不同、君道以仁義爲主、弔民伐罪而已。將在閫外、權其事宜可也。借如軍士應須俘略、與出其自上、不若出於帥臣之爲愈也。其論襄陽可攻圖與否、及欲分淮南之半爲界、公言、向者大舉、本朝平蕩江漢、令平章軍回、竊意在彼事勢或有未得如吾意者。但隨所得郡縣撫而有之、彼必以我圖久駐之計、方事進取、震懾畏亡、求成不暇矣。不必以淮南遠近爲斷。其後張巖書來以朝廷所須五事、但欲量增歲幣、歸泗洲俘略、朝議以面奉聖旨、必以割地稱臣使得贖罪爲辭。公又言、有司之事、可擬議、至於聖訓、理難中止。大定初、蓋度偽宋必能遵稟、故令帥府開示、聖訓報諭。今既聖度臣

荒，竊恐宋人以要約重難，怠於求請，不若使其易從，然後示之聖訓，重以生靈之故，曲從來請，庶幾兵革早息。其後以叔易伯，重增歲幣，函賊臣之首，獻犒軍之賞。公在翰苑，籌畫爲多，南邊底定，固賴明天子與大臣協謀，蓋亦有內相之助焉。初，清獻公由禮部郎中出守林棣，代爲郎中，及以尚書還亞相，公復爲侍郎。及清獻公致政之後，公又有御史之拜，衣冠傳爲榮事。故其誥命有鄭之桓公，代爲周司徒，韋之賢成，繼作漢丞相之語。公之　朝廷以公家傳禮學，復命其弟行信爲禮部尚書。自非學問該博，議論篤正，而濟之以深醇之行，勤敏之操，何以有此。公諱行簡，字敬甫，莒州日照人。祖華卿以醇儒碩學，顯名當世，仕至鎮西軍節度副使，父暐，經明行修，嘗任御史大夫。公大定十九年擢詞賦進士第一，時年二十四云云。公性純厚端慤，謹慎周密，口無擇言，而爲善不近名，修道不求容，惟以公勤忠直，自結人主之知。是以歷仕累朝，俱蒙寵遇。平生少交遊，寡言笑，嘗以謙敬自持，待人以誠，而與物無忤。故薨之日，朝士大夫哭之哀焉，曰：吾不復有斯人也云云。其家風醇謹，則似萬石君；通達典故，似虞祕書；經學論議，似陸宣公；誥詔典冊，似李贊皇。人得其一，已獨擅餘，不啻於全乎。銘曰：

天地元醇，降爲仁人。含和醖真，
不淄不磷。行爲世表，文演帝綸。
家傳禮樂，載筆終身。敢有二事，
墜其清芬。歷事四朝，寵數益新。
何以致之，惟敬與勤。緇衣美鄭，
德星聚陳。顧後絕配，聽前無隣。
惟清獻公，如萬石君。歲時問勞，
寢膳以聞。慶建白首，朝服事親。
明星忽逝，孤月獨晨。永懷道陵，
粵湖上賓。金鑾奪夢，玉樓斯文。
忠厚之氣，歿爲明神。公薨汴陽，
而葬南原。過者必式，惟文正之
墳。

趙秉文撰　《閑閑老人滏水集》卷一一

校記

①墓年：當作「暮年」。蓋形近而誤。

②正叔：當作「平叔」，見文題及《金史》卷一〇〇《宗端修傳》。

③會：當作「令」，見四庫本《滏水集》。

④與出其：當作「與其出」，見四庫本《滏水集》。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五

趙雄飛　趙秉文　郝天挺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①

公諱雄飛、字真卿、姓趙氏。世爲傳之高唐人。曾大父某、大父極、皆潛德不耀、鄉里以善人稱之。父忠信、資稟通悟、喜接近儒士。及公生、愛其風骨、有起家之望。正隆末、寇盜蠭起、公方在襁褓、舉家藏匿林莽間、懼爲盜所迹、祝兒勿啼、啼則累我、竟以不啼免難。宗黨異焉。童丱入學、記誦出侘兒上、稍從鄉先生受賦業。未②三十四赴殿廷、擢承安二年乙科、釋褐長垣主簿。縣瀕大河、時新被水害、奎令漂沒、城壁頹圮、公日以救災爲事。公廨已毀、僑寓編民家、上漏下濕、若不可一日居者、公泰然安之、而不以煩民也。初水壞廟學、先聖十哲塑像遷開封縣之青岡。安集稍定、首建新學、躬率吏民迎奉以歸。其審於先後緩急類如此。縣民佃鎮防軍田、既淤墊、有未嘗投種者、營卒恃勢、徵租不少貸、民無所於訴、任其凌轢、有奪之牛者。公捕繫之、白按察司、嚴督主兵者、視實種畝如干、收入幾何、輸之、詭租者不得逞、佃户以安。流散來歸者十倍其初。士子即廟學植碑頌之。再任南樂簿、適令闕、公攝縣務。南樂劇邑、民頑事繁、号爲難理。署事之初、有惡子号舍五十者、以公書生易之、詣縣廷自陳云、民以受杖自拚、敢以献。公諭之曰、國法加有罪者、汝無罪、杖之何名。惡子又謂公爲儒也、乃公爲橫恣、無所顧籍、不數日以故毆被訟、公械之市三日、切責之、科決無所增、而其受痛至移晷之久、惡子懺恨自斂。迄終更、境内兇狡無復犯者。躬教諸子學、不聽外出、每患經史不備、艻於拮据。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富、假借用之、宜無不從。公曰、夏卿藏書、我寧不知、然渠家闔縣首户、予雖曾同場屋、今部民矣、與之交通可乎。是後邑子有來請益者、亦謝遣之。識者以爲洽官有業、與農功亡異。農夫嘑牛睇背、寒耕熱耘、知有盡地利而已、終不以逢年爲幸也。惟其治田不鹵莽、故田亦不鹵莽報之。公早有時譽、閭老師宿學論議爲多、緣佐二縣、仕之初塗、乃能以仕重道遠自力、若將死而後已者。其弘毅爲可見矣。卒之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良吏之風、猶之於農、其不以逢年爲幸者歟。秩滿、遷懿州順安令、挈家北赴、過廣寧、愛其山水清美、且

去亟時尚早也、姑留寓焉。不幸遘疾、以泰和四年十二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寓舍、積官至某部。娶鮮氏、習於儒素之訓、二女姪恩過所生、撫孤者以爲難能、後公二年卒。子男四人、長曰安上、初應進士舉、晚乃學道。次安常、早卒。次安世、貞祐二年詞賦進士、無愧先達、而能謙嘿自將。正大中、臺省交薦、拜監察御史、時論以剛柔適中歸之。北渡後、被③召授參議京兆宣撫使司事、改佐河平軍幕。次安國、以蔭補監涇陽稅司、卒。女三人、長適鄜陵酤務監馮鵬舉、次未笄而夭。男孫四人、曰通、餘早卒。安世既通貴、得贈公中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伯。夫人天水郡太君。初、廣寧受兵、安上等崎嶇百死中扶護東還、藁葬於縣北大李莊之某原。是後伯仲季偕沒、獨安世流寓河南汴梁既下、獨復旅食異縣、蓋四十年後、始用今年七月日改卜舉公洎夫人之柩、祔於先塋之次、禮也。安世既襄事、訪某於鎮陽、涕泗百拜請曰、先大夫之葬、棺槨衣衾不能無悔、顧已無及矣。今墓已樹木、嶷然碑紀、其河④以贖有而不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世不夭、既銘誌石矣。聞之諸公、謂吾子紀述國來名卿賢大夫言行以傳不朽、不勝區區之情、敢以墓碑爲託。某再拜曰、固所願也。乃爲之銘曰、

受質堅白無磷緇、持心權衡平設施。古難其人
公如斯、行可士矩政吏師。百末一試遽奪之、彼
罯臺光誰所資。碑石有銘無媿辭、罔羅放失會
有。時幽光發越兮神匪私。

元好問撰 《遺山先生文集》卷二〇

閑閑公墓銘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柳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牵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争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字文濟陽、吳深

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党承旨世傑、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顔、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汩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号也。世為磁州滏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鄲邯⑤令、再遷唐山。丁郡侯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句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詩⑥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為可、大臣以為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幾起為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

上顧謂萬公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其外、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迨秋敵至、我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敗聞。十月、出為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掊殺之、聞赦將至、先掊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公為政每從寬厚、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饑、出俸粟為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送號慟、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為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時事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略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

燕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且有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于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稍脩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虜禍、而有不及其之禍、猶如秦銷鋒鏑、令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城、令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尚書、兼前職、同脩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御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御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御春秋雖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御。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効、願爲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即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脩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北兵由漢中道襲荊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持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侍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

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衛州行部郎中石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張偰。三婿皆名進士也。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删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徵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大槩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絶、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它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魏晋以來風調、而草書尤警絶、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未遑銘。因考公平生而竊有所冀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弘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于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絶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銘曰、

道統中絶、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屨。公起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頹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饜飫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旦、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關物成務。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恃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弥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元好問撰　《遺山先生文集》卷一七

郝先生墓銘

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間、皆曰、漢澤風士完厚、人質直而尚義、在宋有國時、俊造輩出、見於黃魯直序、李父廉行縣之詩。風俗既成、益久益盛、迄今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曉文理。爲子求師、莫此州爲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縣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且嘗以太學生游公卿間、閭人敬多、應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爲不及也。某既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爲庸人、况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爲文藝選官、不爲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貪墨敗官、皆若於飢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飢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况名節乎。汝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今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爲舉子耳。蓋先生惠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既罷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先生歿於咸平、其子思溫歸葬鄉里、以書抵某言、吾子往年赴予咸平、曾以墓銘爲請。今卒事矣、願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不敏、當六七年之間、思溫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爲其外兄牛元備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爵、歿無十金之產、貴志下泉、有識興羨。授業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辭以見於後世、其命之矣。某再拜曰、僕有罪。乃叙而銘之。先生諱天挺、字晉卿。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宋末又遷陵川、遂爲陵川人。曾祖諱元、祖諱璋、考諱昇、以選擇爲縣功曹。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始官、學者蔚爲聞人。先生少日舉進士、預春官氏薦書、便能出諸公之右。多疾早衰、厭於名場、遂不就選。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淇衛之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薄而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無料理者。以某年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臨終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爲意者。其平生自處爲可見矣。前輩同

縣張氏、繼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即思溫也。女一人、嫁進士侯公佐。男孫三人、曰經、曰恒、曰彝。經最知名。女孫一人。弟天禔、從弟天祐、猶子思忠、皆有聲場屋間。銘曰、

篤於其資、誠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師。奉璋我我、其誰曰我私。畀鎡基而奪之時、操剞劂而莫施。穹卷抱書、在埋而不緇。或侵商謳、長與世辭。寧以一寒暑往來之蹔、縣細人而恁者。良璞含光、平價不貲。棄擲泥塗、識者涕洏。執物之尸、執命之司。吾欲問之、有如先生者而至於斯、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二三

校記

①傳：當作「博」。按，高唐在金代爲博州屬縣，見《金史》卷二五《地理志》。

②未：當作「年」。

③破：當作「被」。

④河：當作「何」。

⑤鄲邯：當作「邯鄲」，見《金史》卷一一〇《趙秉文傳》。

⑥胥詩國：當作「胥持國」，見右引書。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六

張公著　馮璧　趙思文

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墓表

泰和初、元妃李氏干預時政、兄弟同在禁近、聲勢焰焰、鼓動海內。臺諫多以為言、公時為監察御史、上書切諫、至有妾上僭后、夫人失位之語、引援古今、陳說成敗、皆君臣之間所難言者。朝議韙之。佗御史有與公齊名者、其後長禍不終、名節掃地、而公守河間、得所以死而死、身殲而名益著。至今言泰和名臣者、推公可以當之。公諱公著、字庭俊、姓張氏。初名宁、以夢兆改焉。世為太原陽曲人。曾大父某、知宋將亂、隱居不仕。大父祐、好讀書、尤長於術數、卜塋東山之大石谷、自言卻後三十年、吾宗當有文達者。已而果然。考諱某、資禀寬緩、輕財好施、以詩書棊酒自適、後用公貴、封朝列大夫。生三子、公其季也。初自童丱、朝列君教之學、長游府庠、即有能賦聲。尋擢明昌二年進士第、釋褐平遙丞、歷洛、郊、雲川二縣令。補尚書省令史、考滿、留知管差除。以親老不就、授都轉運司戶籍判官。無幾何

拜監察御史。元妃兄黃門喜兒嘗以水田事私請於公、公以正義責之、喜兒惶懼而退。虎賊尹大興、固寵負恃、恣為不法、朝臣無敢言者、公倡諸御史發其姦、章十餘上。章宗言、胡沙虎定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乃如此耶。公同中丞孟鑄言、聖明之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上為之動容。張仲淹以趨附宰相起家、不十年至大興尹、公薄其為人、數辱之。明日而仲淹死、時人以為慚憤致卒云。扈從秋山、車駕所經、居民為近侍所擾、無所於訴、公屏騎從、著大席帽行圍中、杖大奴十數人、權貴為之斂手、或相警云、大席帽者至矣。其威望如此。泰和四年、以稱職遷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丁太夫人郭氏憂、起復都轉運副使。改簽南京路按察司事、持擊豪右、發擿姦伏、威惠並舉、天下想聞風采、遂有公輔之望。衞紹王大安初、授管州刺史。朞年、改景州兼漕運使。丁朝列君憂、起復陝西西路按察轉運副使。宣宗貞祐二年、改同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兼河間府事。特詔馳驛赴鎮、不踰月、河間受攻、總管不能軍、城遂陷。公方在應辦局、聞之、大駭、率城中壯士進千人督戰、殁於陣中。實十一月

二十六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夫人李氏、再娶曹氏、俱封清河縣君。子男一人、緯、以廕補官。女四人、皆嫁士族。男孫三人、曰羣、曰貴、曰恒。公天性孝友、為宗族鄉黨所知、歷三縣兩州、當官剛果、明於剖析、吏畏民愛、有古能吏之風。太原民羅小七夜殺數人、而考驗無迹、三推不能决、朝命委公鞫之、一問得情、人以為神明之政。在所敦奬儒學、留意風教、舊俗為之一變。起文廟于所居安生里杜、延致名儒、課子弟授業。二姪經、綸、皆有聲場屋間、繼擢上第、張氏遂為河東文章宗、鄉人至今榮之。[illegible]緒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之先塋、禮也。歲癸卯秋九月、某客燕中、緯以世舊之故、徵銘於某曰、自衣冠南渡、二十年之間、無復歸顧之望。叔父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不肖負釁蒙累、死無以自贖。誠得吾子譔述、以著金石傳永久、則瞑目無恨矣。敢百拜以請。某復之曰、先大夫簽正奉公、惟義所在、死生禍福、無所顧藉。天下大夫士飽聞而厭道之、累得挂名表誌、自託不腐、鄉里晚生預有榮焉。敢不惟命是聽。乃退而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平易而仁、卓魯之近民。發姦擊強、趙張三王之所以神。此在公為一節、固已無望於時之人。若夫確固而不移、質直而無文、直前徑行、唯義所存。有言責則致其忠、有官守則致其身。名節凜然、獨為不二心之臣。閑公之風、盍知鄙夫之不可以事君。

元好問撰　《遺山先生文集》卷一七

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所貴於君子者三、曰氣、曰量、曰品。有所充之謂氣、有所受之謂量、氣與量備、材行不與存焉。本乎材行、氣量而絕出乎材行氣量之上之謂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耆艾而尊。是故為天地之義器、造物者斬固之、不輕以予人。閱百千萬人之衆、歷數十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同乎其時、非無孤傷佛儀之士、從容於禮文之域、角逐乎功名之會。惟其俗不可以為雅、而劣不可以為勝、故自視缺然。陳太丘事業無聞而名重天下、房次律坐鎮邪俗而舉世以王佐許之、施之當時、未必適用、然千載而下、有為之斂衽者、非品何以得之。元光正大以來、天下大夫士論公平生者、蓋如此。公姓馮氏、諱璧、字叔獻、別字天粹。其

先定州中山人也。曾大父居泗、贈承務郎。大父仲尹、天眷初以進士起家、仕爲中議大夫、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考子翼、正隆初進士、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歿葬真定縣三橋里之南原、子孫遂爲縣人。鄭内翰景純、路孟州宣叔述世德之舊備矣。公幼穎悟不凡、始解語、中議君置之膝上、戲問未嘗見之物、而能以近似者名之。中議君喜曰、吾孫文性見之於此矣。弱冠補太學生、賦聲籍甚、諸人無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經義乙科、制策復入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以公學問該洽、奏留校秘書。丁繼母張夫人憂去官、服闋、再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之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而以富戶掌之、中有腐敗者、則責償於民。歲既久、官吏囊橐爲姦、民殊以爲苦。公白於漕司、即日還之民、一境稱快。丁臨海君憂。四年、調鄭州錄事。明年、王師伐蜀、刑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廟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公檄蜀、既以上意諭之矣。蜀人守散關不下、我軍得奇道突出關背、敵獲甚衆。公爲參佐言、彼軍拒守、而幷禍其民、無乃與詔書相戾乎。主帥

關而城之、擠公招兩當潰卒。公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淺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之其家、軍則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舞迎勞、公以朝旨慰遣之。其還也、帥始以公爲賢、奏遷一官。五年、借①注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宰相宗室承暉薦、擢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以大學博士兼前職。至寧初、賊臣弑逆、隨以子渭婚假去官。貞祐初、宣宗幸汴梁、公時避兵東方、從罕父渡河詣行在所、宰相奏復前職、被樞密院檄行視河防、條上津渡屯戍之策。二年、同知貢舉事竟、詔公兼侍講究陝西守禦方略。三年、遷翰林修撰。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率不逞輩冒名其間、詔公攝監察御史汰逐之。公與同官立式、軍戶僑寓民家者、主人具丁口上之官、胥增僞代、主客同坐。總領撒各門胥券四百餘口、劾寘以聞、詔杖殺之。故使節所至、爭自首、減幾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溫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謀爲變、本溫懼、不知所爲。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果叛入太行。本溫盖懼宿留孟州、

樞密院奏公代本温竟其事。公至衛、召四將喻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公還奏之、公責以大義、辭直氣壯、將士慴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詔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姦贓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諫議大夫石者而下十數人。陝西行臺以夏寇之警奏、事定理問、詔公還、朝貴自是側目矣。興定初、京畿春旱、詔禮部尚書楊雲翼暨公審理在京刑獄、事竟而雨、人以為無冤民之應。七月、遷南京路轉運副使。三年春、上以宋人利吾北難、歲幣不入者累年、假公安遠大將軍、兵部侍郎、充國信副使、副吕子羽詳問、宋人拒於淮上、使者不得行。明年、行臺兵南伐、當由壽春涉淮、抵滁揚、詔京東總帥紇石烈志攻盱眙、仍繫浮梁以備臺兵之還、志小字牙古太、強臣之尤難制者也。臺兵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領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故臺兵所至、悉為志軍所殘、原野蕭條、無復人迹、宋人堅壁不戰、遂進還而東、擬取道泗州、宋復屯重兵盱眙、沿淮戰艦如櫛。我軍乃泝淮西上、僅由壽春而歸、行臺奏志故違元授節度、以故無功、詔公佩金符鞫之。公馳入志軍、奪金符易以他帥、攝志入獄、獄之外軍士譁譟、以吾帥無罪為言。公怒責志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耶。帥臣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當還奏之、獄不必竟也。志伏地請死。公言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用所擬聞、時議壯之。再授翰林修撰。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公上六事、大率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言山東地方數千里、齊魏燕趙皆在其中、士馬強富、豪傑輩出、耕墾足以衣食、天下形勢足以控制四方。彼彊此界、且在所必爭、況本吾版圖中物、迺置之度外乎。國家所以無東意者、不過謂財力單屈、有所不暇。或謂前日已嘗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論耳。臣以為不然。兵出無功、固不可因噎而廢食、生聚教育、蓋有馴致之道、必先富強而後進取。陛下亦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又論賢不肖渾殽曰、崇慶初、西南路招討使九斤請先事用兵、仍乞詔夏人為掎角計、執政者沮撓之、策為不行、不旋踵而有

緋敵之禍。大丞相承暉正色立朝、凜然社稷之鎮、而姦人忌之、擠守都城、人臣而死社稷、在承暉爲無恨、然宗室賢相、安危之所繫焉者、而以姦人之謀、使之無益而死、天下爲國家惜之耳。臣嘗謂賢不肖之不分久矣。夫惡惡著則賢、不肖別、賢不肖別則天下可運之掌。於倏後乎何有。詔以東方饑饉、盜賊竝起、以御史中丞百家爲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贓賕、百家與令有違、付令有司、而釋簿不之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官、公皆劾之、百家竟得罪去。初、諜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知府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輦易其言、不爲備。一日紅衲數百、聯筏逕渡、殘下邑而去。朝廷命公鞫之、公以二將託疾營私、閑冠而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爲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公徒結怨權貴、果何益耶。公嘆曰、睢陽行闕、東藩重兵所宿、門庭之寇旦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有法而已、吾不知其他。即以所擬者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公與吏部侍郎畏忻審理冤獄。時河中

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承望風旨、問公何以處之、公爲言、故相貢公益謙判河中、聞絳陽受兵、悉軍救之、鉦鼓旗幟連延數十里、敵聞救至、解圍去。僚屬請於公、公不守河中而救絳陽、試兵至城下、何以待之。公言諸君未之思耳。吾救絳陽、所以守河中也。諸人皆謝諸人不及。河中在今日尤爲重地、朝議猶爲駐驛處也、本根不固、則河南陝右有脣亡之憂。以渠宗室勳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以預備爲言、竭民膏血爲浚築計。劉騎梯及解梁、乃以金城之險爲不足守、遂焚蕩而去、驅迫老幼、塡塞枕藉、爭舟而上者千百而一、哭聲竟天、流尸蔽川而下、傾寃之民、無所於訴、此而不誅、三尺法無所用矣。吾常恨南渡倉卒、貫公之功不蒙顯異。然則不經之失、可使後見於今乎。竟以無寃上之。冬十月、出爲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於是公之年甲子周矣。自衛紹王專尚吏道、繼以高琪當國、朝士鮮有不被其折辱者。公豪畏敬愼、不忽遺細微、故自釋褐至今將三十年、而公私無筈贖之玷。緒其撫四方者

亦倦矣、到官不踰月、即上章請老。遂通議大夫一官致仕。徑歸崧山龍潭、山水有終焉之志。結茅竝玉峯下、旁有長松十餘、名之曰松菴、因以爲號。自少日當意攜生、俛仰詘信、通昔不少倦、是以神明不衰、飲食起居、魏豈儉之間。臺閣舊游、門生故吏、問遺山中者不絕、非若一節之士遂匿林空塵之境、以憔悴枯槁而爲高也。明窓棐几、危坐終日、琴尊硯席、翦然無塵埃。客至、摩書清談、雅論俗事不挂口。或與之徜徉泉石間、飲酒賦詩、悠然自得。嘗畫管幼安濯足圖以寄意、其趣尚略可見也。所釀酒名松醪、東坡所謂歎幽姿之獨高者、惟公能畫之。容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校者、味殊不可近。正如與深山草衣木食人語、覺儒兒厭夫塵土氣爲不可嚮也。山多蘭、每中春作、華山僧野客人持數本詣公、以香韻高絕者爲勝、少劣則有罰、謂之鬪蘭。鬪蘭松醪、遂爲山中故事。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歸。以庚子七月十有四日終於家、春秋七十有九。某日、孤子渭奉公之柩祔於館海君墓之側若干步。夫人趙氏、汝州刺史周卿之孫、兵亂中暨三女俱失之。渭、南京右廂機察。孫運安、尙幼。公

資高朗、儀觀峻整、燕居未嘗有惰容、子弟化之、童幼皆以孝謹稱。母李氏、爲臨海所絕、公奉之於外家、而事張夫人惟謹、嫌疑之地、能使內外無間言。公歿、悉以圖書第宅讓諸弟、獨護養小弱弟翼與同甘苦。族弟理七歲失怙恃、而貲產殊厚、公慮爲奴輩所侵、籍於有司、勞理之官下。及長、乃付之。理迄於有成。其與人交也、先難而後圖、似疎而實親。雖幼同硯席者、亦皆嚴憚之。左丞董公紹祖奉使江左、得公詩餞行、喜見顏間、詩四韻、每誦一句、輒爲一舉觴。李右司之純、談笑此世、爲不足玩、見公必爲之慢然。王延州從之、公於鑒裁、爲海內稱首、歎公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數之。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似其爲人。字畫楚楚有魏晉間風氣、雅爲禮部閑閑公所激賞。制誥典贍、當代少見其比。尺牘又其專門之學、風流醞藉、不減前世宋景文。往在京師、渾源雷淵、太原王渥、河中李獻能、龍山冀禹錫從公問學、其人皆天下之選、而好問與焉。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吾五人惟不肖在耳。故渭以課述墓碑莫好問爲宜。尙憶公還鎮陽、過好問冠氏、時方爲中暍所苦、然語及舊事、則往往

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時校之、其神情故未減也。意天錫公難老、使後生望見眉宇、以知百年以來文章鉅公、教履耆艾、故家遺俗蓋如此。私竊慨嘆、使公得時行道、褒衣大冠、坐于廟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何必減古人。朝廷用違其長、顧每以賊旦書見役、卒使之不過而去。雖淮陽非公所薄、孫劉筆有不得不任其責者耳。嗚呼、公已矣、渭所以爲筆者、其可辭哉。乃爲論次之。銘曰、

維公之生厚有基、　陽剛在中覷自持。
巖巖青峙峻以奇、　臺表朗出莫可梯。
白筆一奮雷風馳、　眈眈虎虎如毛髮威。
奔走魍魎號狐狸、　元精降材匪一機。
三光九象絕等夷、　大君裁成相所宜。
望公廟堂佩安危、　聲氣不動山四維。
冠之惠文其敢平、　九鼎大呂棄若遺。
負而趨者先所窺、　鳳兮德衰天實爲。
王有來者吾何追、　並王之藏草木腓。
雨崖出泉懸素霓、　朝猿與吟暮鶴飛。
不飲不食玉雪飢、　幼安東還人代非。
館流濯足尚庶幾。　滹河北原公所歸。
基形馬鬣大茂齊、　龜石有銘告無期。
公名萬年我前知。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一九

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貞祐甲戌、車駕遷南都、武元立國至是百年矣。自中州被兵、朝廷大政雖以戰守爲急、而大綱小紀、典則具在、武備文事、不容偏廢。若禮樂、若祠祭、若曆象、若宴饗、若學校、若選舉、凡隸於春官氏者、率奉行如故事、故太宗伯之任尤難其人。時則有若太子太保張公敬甫、洎其仲尚書右丞信甫、內翰閑閑趙公周臣、內相楊公之美、迭膺是選。四賢之後而公繼之、二十年之間、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繫數公是賴。竊謂養士之効、猶種樹猶作室、培植厚則庇蔭之利博、堂構勤則維持之功固。周家之作新民、漢氏之旁求儒雅、數世之後、人有士子之行、家食名氏之舊。王室下衰、而喬木故在、儒札爲時棟。陳許坐鎮雅俗、名德相望、視金盛爲無媿、是知列國大夫流風善政、固已發源於菁莪樂育之日。三國人物高出近古者、猶與廉舉孝餘波之所

及也。語有之、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故以是論公。公諱思文、字庭玉、姓趙氏、世爲未平人。曾大父諱遇、潛德弗耀。妣李氏。大父諱傑、贈正議大夫、天水郡伯。妣張氏、封天水郡君。考蕃、明法決科、仕至乾州奉天縣令、官奉直大夫。用公貴、超贈通奉大夫、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初公名璵、第去非名珩。奉天君夜夢道士書令名、且云二南有不次之喜、寤而解之曰、二南云者、吾兩男子之謂乎、乃命改焉。公天資穎悟、弱冠有賦聲。未幾偕去非擢明昌五年進士第、鄉里榮之、號爲飛躍家。釋褐德順州軍事判官。俄丁外艱、服除、調鳳翔府錄事判官、權虢略縣事。縣近邊、歲饑、果數萬斛、農人轉輸、苦於傳潛、公區處有方、號旬月而畢。再調鎭州司候、轉萊州觀察判官。泰和八年、召補尚書省令史、留再考、陞安化軍節度副使、兼寧州觀察副使。爲中夏秋兵、河朔州郡相次陷沒、危疑之際、新節度到、軍士閧傳敵人遣間者來、白公欲殺之。公訶之曰、信如所疑、殺之亦無益、儻出於朝命、他日公輩何以自解耶。衆悟、皆惶遽而退。既而兵及城下、公率壯士數千赴之、力盡而陷。公自謂徒死無益、乃易衣服變姓名、挈二子贊虎剛北走、時縣都受圍、唯順州堅守。公冒險入焉、順州守王晦爲於朝、詔授禮部員外郎、兼大理司直、仍進官兩階。朝廷知公始於此矣。二年、都城不守、公潛跡陋巷、以課童子學爲業。明年冬、路稍通、徒步還鄉里。西山經略使苗道潤、永平主將李琛同受恢復之寄、而內實相圖。琛一日請公言、公朝臣、能爲我持表奏辨曲直乎。公適罹喪亂、心在宗國、恨無路可達、聞琛言欣然諾之。以三年二月達汴梁。丞相高琪當國、素不喜文士、循常例擬公實昌軍節度副使、宣宗不悅曰、思文舍歸國、忠孝可尚、例授之何以示勸。特授太府監丞。興定二年三月、陞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兼行六部郎中。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以公知登聞鼓院、充經歷官。適安北堡陷、經略使石虎罪應死、公以事在赦前、不宜失信爲請。皇太子曰、已遣人救之矣。已而悔之、用是待公加厚。四年三月、除右司諫兼治書侍御史。公在樞府久、熟知時弊、乃拜章言四事、大槩謂當豐委積、汰冗兵、減軍士家口之妄費者。樞密副使駙馬都尉阿海怒公言兵事、公不卹也。無幾被誣下吏。天子知其

究、有詔勿問。五年正月、出知毓州軍州事。毓州刺史毓屯戍所在、刺史領軍馬、例不注文資。上知公材、特命焉。及赴官、父老郊迎、歡呼動地。公賦詩、有昔日參軍今刺史、當時徒卒亦衰翁之句。州人刻石州宅。值歲旱、公禱山神祠、應期而雨、歲以大熟。陝右兵交、州近關、有訛言關失守者、居民不知所謂、狼狽散走。公止之曰、關至陝、敵越之則必有先聲、何得遽至於此。乃械言者於市、果如公言、民賴以安。六年五月、召為吏部郎中、用薦者兼翰林修撰。陝西旱甚、詔公審理冤獄、布宣上意、多所平反、尌雨為之霑浹。初、河朔擾攘之際、餽餉不給、官募人出粟佐軍、補監當官。彰德民孫其姓者、嘗輸白米三千斛、以路梗未經赴選、南遷之後、執文書訴於吏曹、法家例以日月曠久、無從考按報罷。公獨曰、國家用兵之時、以調度不足、業已許人進納、特從權耳。乃今吝一官不之畀、是誣人也。他日或有需爵之命、誰當信之。孫竟用公言得補。朝議稱焉。元光改元、遷同知南京路都轉運使事。十二月、宣廟升遐、以公為鹵簿儀仗使。正大元年、移同知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開封府事。甲戌以來、河禁嚴密、遂有彼疆此界之限。郡人王義者家貧無以自養、嘗往林州耕稼、林州陷久矣、義書與家人、比舍竊見之、遂以義家謀叛告、義家人被繫。知府麻斤出至以化內外識刑罪當死、公持不可、乃上奏云、大河南北皆吾境也、民吾民也、車駕南渡、爰為巡幸之計、廟堂日圖興復、初無疆界之分、南北之限。此人果以不幸滅族、是使南遷之民舉無歸顧之望矣。臣竊以為不可。上省奏大悅、即命赦之、且以義為定例。有醉人倡言歸十八誅及歸京師富民。麻斤出資苛刻、胥吏輩承其意、諷使鞫之。公曰、醉者語於何不有、此必為富家厭其丐貸、先被魔斥、因酒以泄其憤耳。明日詰之、果然。止以非所宜言杖醉者、時人以明恕稱之。五年八月、改汝州防禦使、同僚趙王貪冒無厭、百姓苦之。公繫之獄、郡人狀其罪者日以十數、例是枉法、罪應死、以官故、仍減為庶人、闔境稱快。狂子李生不知何從來、去州西南十許里、擅自立祠、鑿大池祠前、給云濟瀆清源王行廟。惑衆售利、愚民齎香紙供土木者、擔負塞路、城中為之罷市。公衆其姦、檄祭縣令張節往問之、李伏罪、廟未舉而毀之。七年正月、

擢授金安軍節度使、未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亳州管内觀察使。亳大郡、重兵所宿、軍士陵轢居民、前政不能制。公以靜鎮之、軍中私相謂言、節度今上控制樞府時首領官也、我曹不可輕犯。迄赴召、無一人咨横者。公凡三領郡、在所以寬厚為化、裁決訴訟、不事苛細、理有不可耐者、時亦窮治之、然終不以得情而為喜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古良民吏之風。報政之後、庭宇清閑、日延賓客論文、把酒、與相娛樂。間作詩樂府傳達京師、群公為之屬和、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至有神仙官府之目。前世江西道院蓋不足道也。八年三月、入拜禮部尚書。十月、懿聖皇太后上仙、公復充園陵使、一時儀禮多所刊定。天興改元、京師戒嚴、兼攝戶部尚書。夏四月、望隆德殿起居。秋八月、上下舍菜皆公發之。不幸遘疾、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十有八、薨於某里第。越三日、權殯某所。官通奉大夫、勳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賈氏、尚書左丞亨甫之女姪。再娶王氏、行六部尚書充之之女弟。再娶李氏、中京推官華國之女弟。皆追封天水郡侯夫人。再娶孫氏、太子太師振之孫女、封如三夫人。子男三人、賁所出、贊、尚書省令史。克剛、奉職。克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女一人、孫出也、適監察御史劉公雲卿之子郁、早以文筆知名。男孫四人、贊之子繼祖、克剛之子適祖、顯祖、克基之子紹祖、皆未仕。女孫三人、克剛一、適戶部曹公景蕭之孫懷諒、二幼在室。公孝弟忠信、出於天性、推其餘以及宗族交朋、無不得其懽心。揚歷中外將三十年、屢以課最聞、而未嘗有咎牘之玷。宰相進除目及公名、宣宗必曰、趙思文君子人也。其見知如此。屢與貢舉、所得多名士、被黜者亦無怨言。為文不事彫飾、詩律精深、而氣質渾厚、讀者謂其宜至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二十卷、傳於時。後公歿十有二年、孫子贊偕夫人孫氏扶護比歸、以二月丙申祔於永平縣某鄉里先塋之次、禮也。諸孫以王內翰百一所譔誌銘見示、且以神道碑銘為請。好問甫從官學、即聞高誼、南宮獻賦、誤為揚淺所賞、樞府參軍、重辱褚褒之問、輒敘東國人倫之舊、以寓西州華屋之感、恨知之者未盡、推之者未至、何媿辭之有焉。其銘曰、

高門之仁、舞雩之春。儒雅以飾吏事、奕智敷之

足云。貞松後彫，良玉不焚。忠信而祐，主知弘矣。貞良之匠。君子端謙，恭人溫溫。完名始終，世所見聞。異代而得良吏，尚有攷於金石之遺文。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一八

校記

①援：當作「授」，見《金史》卷二〇〇《馮璧傳》。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七

李邁　楊雲翼

寄庵先生墓碑

道陵承安中、賊臣胡沙虎尹大興、先生為府推官。虎方諂事中貴、竊弄威柄、內則以姦佞固主恩、外則鼓動聲勢以劫制天下。同列有一事不相叶、一語不相入者、不陷之死地則排諸遠方、故時人視之猶蛇虎鬼魅、疾走遠避之不暇。先生直前徑行、初不為死生禍福計。每以公事相可否、至絲髮不少貸、又摘其陰事數十條將發之、私謂所親言、此人口無所不能言、手無所不能為、政恐寧我負人、終成噬主之狗。虎纂者也、平居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乃今為一書生所軒輊、積不能平。乃先以非罪誣染之、凡可以中傷者無不至、先生守之益堅、坑之者愈力。如是二年、既無可摭拾、乃奏之上前、謂先生於種人有奴視之傲、賴上雅見知、諸為不得行。蓋自承安迄至寧之弒、前後二十年、朝臣非無剛棱疾惡不畏強禦之士、然敢與此賊角者、唯先生與尚書左丞張公行中二人而已。先生諱某、字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歷五季宋末之亂、譜諜散失、無可攷案。靖康初、先生之祖玘自濟南脅河避亂鎮州、僑寓一名醫家、遂傳其學。生子拯、徙居稾城、仍食先業、資樂易多伎能、所居置病寮、過客及貧無以為資者來謁醫、湯劑糜粥必躬親之、病既平、又量為道塗之費以給之。賦詩飲酒、談玄講道、優游以壽終。後用先生貴、贈奉訓大夫。先生即奉訓君之第二子也。年十五、奉訓君仍以家學授之、學既成、一日診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吾寧當以人命試吾術耶。於是改讀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與前療病無異也、即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為文章。二十得解、住府庠、移籍太學、試補河北東路提刑司書史。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稾城丞、吏畏民愛、雖老於從政者莫與為比。縣舊多盜、先生治之有方、皆相率為平民。以政迹陞遼東宜風令、改薊州盧龍。丁太夫人張氏憂、起復潞州涉縣令。縣久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澗泉以供飲、雖浣濯之餘、不敢遺棄、人用是多病。先生行視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將引致之、先以便宜白於州、然後籍丁為渠、民樂於赴功、不兩旬而成、

近郭數千家坐獲膏潤之利。鄉大夫洎其父老相與立石、用詑於他邦。入為尚書省令史、終更宰相議留、再考、先生力以疾辭、授大興府推官、轉河北東路轉運司都句判官。不一歲、遷遼東路塩使、舊例、使副判官分辦歲額、而通比增虧、考滿、坐為同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祕書省校書郎。至寧元年春、遷同知靜難軍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動、先生以邠城頹圮為憂、請之州、將為浚築計、不合、欲間之朝。識毀同知許昌軍節度使事、比到許下、聞夏人入寇、邠已陷、官屬虜而西矣。秋八月、攻山東西路兵馬副都總管、東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賊兵獻逆、自署太師尚書令澤王、專制除拜。先生即日以疾告、徑歸陽翟、築屋潁水之上、名之曰寄庵、因以為號。先生通悟多智、學有原本、明於析理而勇於赴義。中值大變、知世事無可為、故一切以蒙晦自居、浮湛里社將二十年。興定元光之間、先生益已老矣。某歲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隱所。先生喜作詩、律切精嚴、似其為人。雅為王內翰子端、周負外德卿、趙禮部周臣、李右司之純之所激賞。字畫得於蘇黃之間、盡入神品、賞識至到、當世推為第一。所在求謁者繼素填積、隨日月先後償之、謂之畫債。至於星歷占卜、釋部道流、稗官雜家、無不臻妙。弦歌棊槊、在它人以一技自名者、皆其餘事也。臨終、預剋死期、戒家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訖復瞑、其明了又如此。先娶里中郝氏、再娶秦城劉氏。三娶河間王氏、有道敏修之女。未娶大興崔氏、集州倅夏卿之妹。子男三人、澈、方山抽分窯冶官、劉出也。次曰洽、自幼有文章、重名正大中收世科、徵事郎、長陵主簿、王出也。次曰滋、崔出也。女二人、皆嫁士族。壬寅某月、孫子洽自陽翟護先生之柩歸葬於欒城某原之先塋。塋有日、再拜涕泗、謂門下士元某言、先人諸孫唯洽僅存、兵革流離、不得以時歸祔、獲罪神明無所於死。唯先人不大用於世、故事業無聞、若夫才德之懿、問學之博、志節之堅、鑒裁之公、則不可不白見於後。今表墓有石、吾子盍以所聞見者為我書之。某竊自念言、自南渡以來、登先生之門者十年、先生不鄙其愚、切不肖、與之考論文藝、商略古昔人物之流品、世務之終至、間無不言、言無不盡、開示期許、皆非愚幼

不肖所當得者。今得屬辭比事、以相終役、顧以不獲為恨、其何敢辭。惟是篤劣、老矣無聞、其何以究闡精微、信示久遠。雖義不可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因起拜謝不敢當、治重以大諡要責、以為得先人所知者多矣、孰若吾子之深、與先人相從者多矣、孰與吾子之厚。治不讓若、實治之尤、謀之或違、尤將誰在。於是不得終辭、謹論次其事如右。又系之以銘。銘曰、

君子時中、立不倚偏。經綸萬方、以心為權。嗟維先生、中學之傳。得之無息之久、守以不磨之堅。承安玩歲、魚脫於淵。虎守天門、四顧審延②。擊伏主臣、且百且千。曾是下僚、敢相周旋。虎奮其須、赤手往編。恃義與存、豈樂自捐。禍違至寧、初服歸田。憤請討之無所、寧與賊而同天。人卻也而我前、人安也而我獨遷。行無理進、止不義棄。嗟維先生、其畀也全。材不一能、我則百焉。量測則闊、籌計則賢。藥石可以活國、舟楫可以濟川。挹利器而莫之試、竟匡坐而窮年。一室圖書、我歌我絃。應順安常、無憾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阡。孰能為世底柱、如是之卓然。

元好問撰　《遺山先生文集》卷一七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王通氏於樂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亦不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也。維金朝大定已還、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彥、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迨貞祐南渡、名御材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甫之朴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玉、馮鹿州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充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諫道真、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祿、雷御史希顏之剛稜疾惡、累業得人、於茲為盛。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內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為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岳炳靈、實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

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允、商略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而絕出。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為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為未盡歟。公諱雲翼、字之美、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曾祖慶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它、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已則忠、加諸人則恕、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愧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真吾子孫也。祖郁、用公貴、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弘農郡大君。考恒、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弘農郡太夫人。公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殆能記他生之習者。八歲知属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③郎、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再任。承安四年、出為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寬平、大為總管賢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為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從左丞揆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即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陛辭諭之曰、卿至官下、有所發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脩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宗覽之、記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宋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鄜延內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為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里不孫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士、同脩國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到、故特留之、以便諮訪。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章、推貨提舉王三錫奏請榷油、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權戶部尚書崇頻、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戩等

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爲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竊爲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爲異、竟以事譴公、公不之卹也。與定二年、擢拜禮部尚書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万、夏秋之交、病者相枕籍。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尚書、且有後命、卿之間望舊矣。今以選曹授卿、宜振肅綱紀、盡革前弊。朕之待卿、當不止此耳。公從政裁畫有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有定之後、有司苛爲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駁去。公奏從寛收録。旬月政成、不動聲氣而姦吏爲之縮手、朝春歸焉。九月、上召戶部尚書高夔及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内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俯首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説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有④、則社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爲言、詔公鞫之、獄成、逹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聞之、向西北二鄙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擁強兵、觀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者以孤城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以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達遂總樞務。五年、以疾求解、復爲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元光二年、復申前請、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即位、圖任舊人、首命公攝太常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某月、詔舉百官識所以省費者、公以爲省費事小、一戶部若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議。樞密院專制軍政、幾視尚書省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總其綱領付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或不得預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應詔。二月、復爲禮部尚書兼侍讀。明年、設益政院於内廷、取老成宿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爲選首、名爲經進、實内相也。每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也。初命講尚書、公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舉子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

於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寖以成俗。一日經進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區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蓋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軔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療之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至于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嬰然、知其為醫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玄⑤市及振危急者數事、數往返

不能決。弁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遘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弘農郡侯、謚曰文獻。娶某郡呂氏、封弘農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撲、前公卒。次曰愬、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人、適其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之女。以事姑嘗有後言、即日弃去、不以相家子為難。待二第仲翼、叔翼備極友愛、家貲悉推與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語人言、昆弟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為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既寡、挈孫幼來歸、公處之官下。在律疎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為名士。其長甥簡者登上第。公天資雅重、自律為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為天官、為春官、為翰長、為奉常、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号揚趙。高文大冊、多出其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奬借後進

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蓋其所未盡而勉其所可致。苦言至戒、或寓於款曲周密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明出天外。又一被接納、則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然無所營。及當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見之。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為地、則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公為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患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為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為屯、潛師於淮以斷饟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辭、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強有弱、今但言強而不言弱。兵家有勝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

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圖。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遠、且有巴蜀為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西北有警而綴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且我以騎當步、理可万全、臣尚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蓋泰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脉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脉盛而汜濘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糺軍亦驅之為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勍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虜其守臣、敗吾軍而禽其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哉。顧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其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是秋、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為度命題以諷焉。時全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

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何辜等十有一人為遊騎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偽也。今平民為敵所迫、奔入於河、為避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爾後唯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兩省詔公審理冤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地人通為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為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冤陝西。公之重人命、慎于兵刑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注⑥列國各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破約、衆無異辭。有以太一新曆上進者、尚書省檄公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曆家稱焉。德陵以庚寅日啓土、司天生陳舜擧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為絶、宜用乙酉、金王日吉。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為金王、終與行年相戾。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且五行之說在漢人猶以為不經、前世如呂才一行皆神於術數、尚辨以為不可用。本朝部姓馬、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公議。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句股機要、象數雜說、積年雜說、皆藏於秘府。孤子恕奉公之柩將葬於某原之先塋、濟泗百拜、謁門下士元好問言、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兼善天下者、翰林修撰王鶚事狀具在、墓當有碑、敢質之以為請。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曰、先公平生以國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為件右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

天稟之厚百可施、曾門之傳儀若思。菁莪樂育併以資、大器備具無磷緇。山甫吉甫其庶而、會無君子焉取斯。貞祐南渡傾朝支、恣兵攙出紛僵尸。丁男役苦輸膏脂、公偶上前陳苦辭。同仁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私。兩淮民命我所司、忍令矛端舞嬰兒。崑崙神泉後木逆、危國可活民不疵。如公豈無臣僂婁、天啓商父實為之。孺子可教猶帝師、惜哉不遺陰準時。東隅之日今崦嵫、碩賠喬木為齎咨。峴山墮淚方在茲、零落何必西州詩。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一八

校記

①即：當作「耶」。

②延：當作「涎」。

③丞：當作「承」，見《金史》卷一一〇本傳。按，即承務郎。

④有：當作「肩」，見右引書。

⑤玄：當作「互」，見右引書。

⑥注：當作「莊」，見右引書。按，即莊子。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八

王若虛　曹珏　馮延登

內翰王公墓表

歲癸卯夏四月辛未，內翰王公遷化於泰山。初，公以汴梁破，歸鎮陽，閒居無事，每欲一登泰山，爲神明之觀，然因循未暇也。今年春，渾源劉郁文季當以事如東平，乃言於公之子恕，請御公而東。公始命駕焉。東平嚴侯榮公之來，率賓客參佐置酒高會，公亦喜此州衣冠禮樂，有齊魯之舊，爲留十餘日，乃至奉符。府從事上谷劉翊子忠以嚴侯命從公游，偕郡諸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雖高，而濟勝之具故在，及迴馬嶺，褰裳就道，顧揖岩岫，欣然忘倦。進還至黃峴峰，憩於萃美亭之左，顧謂同游言：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約子忠先歸，而遣其子恕前行視其險，因據大石上垂足而坐，良久瞑目若假寐然。從者怪其移時不寤，迫視之，而公已逝矣。支體柔輭，顏色不少變。子忠諸人且悲且駭，以爲黃冠羽子終世修靜業，其坐脫立化，未必能爾，謂公非仙去可乎。即馳報州將，扶舁而還，安置於郡北之岱嶽觀。又明日，孤子恕奉喪西歸。嚴侯特以參議張澄仲經護送焉。議者謂泰山爲天壤間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誣者。齊景公伐宋，夢有隨而詰之者，嘗特以爲師過山下不祭而然。秦始皇帝鞭笞六合，志得而意滿，欲以封禪夸萬世，乃爲大風雨之所匽薄。萬乘且然，況其下者乎。若夫天門日觀，邈若世外，霞景靈異，水木清潤，宜有閎衍傳大之真人，往來乎其間。前人謂草堂之靈，迴俗駕而謝逋客者，非寓言也。惟公名德雅望，爲天下大老，版蕩之後，大夫士求活草間，往往倚公以爲重。至於鄙朴固陋，挾兎園策而授童子學者，亦皆想聞風采，爭先睹之爲快。謂不爲山之靈所貪慕，吾不信也。夫人以境適，境亦用人勝，故古今以人境相值爲難。謝安之海道東還，李白之匡山歸老，雅志未遂，零落中塗，杜陵見於感詠，而羊曇爲之慟哭。以今較之，公可以無恨矣。恕既還鄉里，以六月辛未舉公之柩，葬於新興里之某原，祔先塋也。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恕持門生恭人撰公行事之狀，以銘爲請，乃泣下而銘之。公諱若虛，字從之，姓王氏，藁城人。自先世以農爲業，考諱靖，質直尚

義、崇於周急、鄉人有訟、多就決之。後用公貴、贈朝散大夫。妣石氏、太原縣太君。考妣俱以上壽終。公即朝散君之第二子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公舅行。自鄙亂間、識公為儒器、教督周至、盡傳所學。及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王甫、使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儀丁朝散君憂。服除、調鄜州錄事。治化清靜、有老成之風。歷管城、門山二縣令。門山之政、尤為縣民所安。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者入為國史院編修官、稍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為著作佐郎。哀宗正大初、章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為左司諫。正大末、以資歷轉延州刺史、不拜、超翰林侍制、遂為直學士。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群小獻諂、請為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為文。喋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橫遭讒搆、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

不若死之為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為後人所信者。問答之次、辨情閒暇、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為之。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京城大掠之後、微服北歸、以至游泰山、浮港里社者十餘年。得壽七十。娶某郡趙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一人、即恕也。女一人、嫁為士人妻。所著文編號慵夫者若干卷、滹南遺老者若干卷、傳於世。公資稟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於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為章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為夸、而史學以探賾幽隱為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即足、何必呶呶如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黄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餘、世以劉子玄史通比

之。爲人強記默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文以歐蘇爲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秉史筆十五年、新進入館日、有記錄之課、書吏以呈、宰相必問王學士曾點竄否。又善持論、李右司之純以辨傳名天下、杯酒淋漓、談辨鋒起、公能三數語塞之、誰有嘆服而已。高琪當國、崇奬吏道、從政者承望風旨、以榜掠立威。門人張仲傑爲縣、公書諭之曰、民之憔悴久矣、既不能撫、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寧得罪於人、無獲罪於天可也。此書傳世、多有慙公者。朝臣論列、所見不能一。公從容決之、最宜穩愜、至揚吏部之異、楊大參叔玉亦推服焉。雅負人倫之學、黑白善惡、皆了然於胸中。値眞識者、始一二言之、朝議以公於中外繁劇、至於坐廟堂、進退百官者、無不堪任、特以投閑置散、不自銜鬻、故百不一試耳。典貢舉二十年、門生半天下、而不立崖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敬重之。滑稽無窮、談笑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間春風和氣、周浹四坐、使人愛之而不忘也。自公歿、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人哭之者云、郝後幾何時、當復有如公者乎。嗚呼哀哉。其銘曰、

其象心也、廓而不磷、其及民也、靜而無譁。慕樂天之高而不釋造、挾東方之雄而不辨李。老儒便便、留書五車。我知天下之至理、寧當責其多。小廉拘拘、規以匿瑕、而不知用其和。會集群賢、從我嘯歌、春風時雨之沾洽、枯朽爲華。嗟惟公乎、孰當測其涯。飄然而來、其必於渤澥而赫波。況然而遊、亦何計乎東觀之與蓬萊、太山天門、有物禁訶。蓋仙聖之所廬、而今得以爲家。然則爲瑞人神士者、其會龜變化、固如是耶。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一九

曾徵君墓表

歲丙午秋九月日、曾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嗚呼哀哉、世豈復有敦龐耆艾之士如君者乎。始予在京師、登君卿先生、禮部閑閑公之門、公每論人物、及君姓名、必搖口稱道、謂今人少見其比。其後見君於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君長予十七歲、予以兄事之。壬辰之兵、君流寓弘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燕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闊、始一見顏色、握手而語、恍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予閒居鄉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妄人有傳予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至問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推予祿命、以自開釋。已而知其妄也、又爲之喜見顏間。居未幾、聞君九月之訃、予爲位而哭、且爲文以表之。孤子汝弼徒步至雲州、求予銘先人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孫孝待於鎮州者、又三數月矣。追念平生之言、乃泣而銘之。君諱珏、姓曾氏、子玉其字也。世爲磁州滏陽人。曾大父圓、大父華、父瀚、皆潛德弗耀。君生數月而孤、養於祖母史氏。少長教之讀書、學性頗悟、有成人之量。及就舉選、即有聲場屋間、以兩赴廷試、後籍大學、待舉僉然推重之。君資稟厚重、接物誠實、世俗機械舉不知有之。居方城二十年、教授爲業、僅有中人之產。長子圖畢力於幹蠱、故君得優游自便、賓客過門、厚相接納、爲具豐潔、不類寒士家。不獨公卿達官愛敬之、至於軍府悍卒、閭巷細民、望君褒衣博帶、言笑和雅、亦皆訢訢焉。嘗再娶、未幾婦卒、其父哀悼成疾、君往候之、問之所親、云公初不病、痛女嫁未幾而徒損奩具耳。君盡其所得者直百金、并兩女使爲歸之。方城人有倉猝避吏、留一篋而去者。君招家人毋敢竊視、事定、其人復來、發篋驗之、貯金滿中而封識宛然、如手未嘗觸者。君之廉類如此。正大末、京南大司農楊公叔玉、丞康公伯祿薦君及簡氏薛曼卿、武陟宋子之、武清張仲升、汴梁高振之、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厲風俗。事聞、徵聘有期、會兵動而罷。里中郡提控者、喪亂中聚老幼數千守一砦自保、人有誣郡帥豪爲亂者、州將捕繫之、將至不測。時立州治大乘山、君就爲申理之、郡以無罪、而君幾爲道梗不得還。避兵之民無所逃死、君擇貧病之尤者留養之、類以

全活者甚衆。群不逞乘亂欲以兵相加、父老有曉之者、云、而曹鹿暴如此、獨不愧曹先生父子耶。君襄陰又十年、依尚書寺仲臣、仲臣為之起廟學、以師席奉君。州人化君之德、文風為之一變。君既老、自號罍罍老人、有卷瀾集三卷、藏於家。君凡六娶、曰陳氏、徐氏、張氏、陳氏、顧氏、前君卒、曰姑氏、今無恙。子男二人、曰國器、字大用、陳出也、端愨而信、有君之風、不幸沒於京師之兵、士論惜之。汝弼、顧出。孫一人、即孝也。曾孫二人、幼未名。女孫一人、尚幼。

銘曰、

仁信而篤誠寬博而和平。以儒行槩之、衆善具并、何須於人、而不能百齡。豈無百齡、孰愈君之名。城郭千年、貞石有銘、曰是維子曹子之墓、尚可以為鄉人之榮。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二三

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君神道碑銘

歲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避難倉猝、遂與家人相失。明日事定、君之子渥、吉輩求訪百至、卒其微服而北也、乃渡河物色之於大名、於東平、於平陽、於太原、大興、大定。間三數年之久、歷萬餘里之遠、間關險阻、飢寒困踣、瀕於死者屢矣、然亦竟無所見。乙巳冬、好問過大名、始以所聞告君之孝子渥、蓋君既為騎兵所得、欲挾而北行、人有見之者、謂君辭情慷慨、義不受辱、竟自投城旁近井中。渥乃發喪行服、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某所。以好問嘗得幸於君、涕泗百拜、以碑銘見請。謹為次第之。君諱延登、字子駿、姓馮氏、世為吉州吉鄉人。曾大父世安、以醫名河東、鄉里推其陰德及物、謂子孫當有起其家者。大父成、易醫而農。父晧、頗知讀書、且好與羽人禪客游、後用君貴、贈資善大夫、始平郡侯、妣柳氏、始平郡太夫人。生二子、君其仲也。幼穎悟不凡、初入小學、輒云吾家生我、將不復耕鉏矣。少長、從鄉先生作舉子、即有聲場屋間。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詞賦進士第、解

褐臨真主簿，再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知懷寧寨事。部使者舉廉能，轉寧邊縣令。衛紹王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無所於糴，官為發粟賑貸，君躬自區處，全活不勝計。刺史滏陽趙公周臣慨然以良民吏許之。三年，丁內艱。宣宗貞祐二年，起復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充國史院編修官，考試閣封進士，改太常博士。未幾，出為平涼路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元光初，遷華昌軍節度副使，員外郎如故。明年十月，召為吏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以知登聞鼓院兼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即位，正大元年，超翰林待制，同修國史，兼鼓院事。三年，考試宏詞科，尋被詔審理冤滯。七月，出為京兆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五年，授睢州刺史，兼行大名府治中。尋改京兆府路司農少卿。七年，復翰林待制，充御前讀卷官，仍試宏詞。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借注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見於蛻縣之御營，有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若人？曰：能辦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貰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者事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之為愈也。明日，復問昨所問，汝曾思之否？對如前。問至再三，君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耳。君須髯甚偉，乃薙去，遷之豐州。壬辰，河南破，車駕駐鄭州，有旨發還。三月入京，哀宗撫慰久之。復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遭變，得年五十有八。積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封始平郡侯，食邑千户，食實封一百户。娶同郡樊氏，同官縣令邦憲之女，封始平郡侯夫人。後君兩月卒。子男三人，皆用蔭補：從，廣威將軍，嵩州軍資庫監；吉，廣威將軍，睢州軍事判官；亨，忠顯校尉，追授靈寶縣尉。二女，長嫁盱貽元帥府經歷官張德，次嫁監湖城稅藺公輔。男孫三人，曰魏孫、家奴、千奴。女孫二人，長適進士徐升，其幼在室。君資謹厚，寡於言笑，外若平易，而臨事有執持，死生禍福不少變。初入官，遂有能名。懷寧先無廟學，君為伐縣中長生柳，取以為材，廟用成，有芝十八莖生大成殿梁間，時人異焉。在寧邊日，學詩於閑閑公，從是詩律大進，纖密工巧，切時輩少見其比。及入翰苑，一

日直宮省、欲上急召草官誥三篇、君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壽國高公大加賞異曰、學士才藻如此、而汝輩不能盡知、慙負多矣。因命錄所業以獻、君謝之而不之奉也。或以爲言、丞相求君文甚急、何自閉之深也。君曰、仕宦窮達、在我而已、何至假人耶。吉鄉別業有漢水當其門、故君以横溪爲自號、有横溪集若干卷行於世。平生以易爲業、及安置豐州、止以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既歸、集前人章句爲一書、目曰學易記、藏於家。竊謂君於生死之際明決如此、殆有得於易之所謂知命者非耶。系之以銘曰、

日吉兮時良、嘗佳城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決以剛、身已殲兮名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強。天厚之報兮猿且昌、世侯伯兮蔵基嘗。横溪兮洋洋、摛豐碑兮墓旁。魂歸來兮安故鄉、滯淵淦壚兮亦何望。

元好問撰 《遺山先生文集》卷一九

校記

①有有：當衍一「有」字。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九

李仝　劉鼎臣　彭悅　張正倫

李仲和墓碣銘

若虛有心契曰李君、諱仝、字仲和、博州高唐人。孝於親、順於長、仁於僕妾。其待朋友、尤推誠尚氣節、確乎可託以死也。然性介少諧合、素不爲鄉曲所重、徑行直視、傍不睨太山、輕薄子戲侮其後、而不之覺、人以爲癡而笑。而目嚴冷、疎於禮貌、箕踞袒跣、不能一作詭媚狀向人、人復以爲傲而怒。志大論高、以匹夫憂天下、每欲危言嘷闔、以取時名、而不計其利害、人又以爲妄而哀。然仲和俱不省也。明昌間、予以從師客縣中、閉門索居、不妄應接、而恩與跌宕不羈之士遊、既得仲和、語合意愜、然大適、爲忘形交。久之益親、一日不見、相見如求亡。仲和好古文、而尤喜論詩、識鑒微賞、中其美疵、睥睨儕流、鮮能滿其意者。始以詞賦干有司、屢不合。既易經學、迺克取高捷、驚人、尋復齟齬、然志愈厲、氣不少衰、謂富貴終可致。後去家游京師、徧謁一時鉅公顯人閒、投之以所業、冀幸臧動、借聲勢因有所諧、卒不售也。予與仲和別十年、閱人益多、觀文態益熟、而思仲和益深。日在縣陰、嘗得其手書并雜著盈秩、覽之太息、悵然有懷、以爲昔人相憶、或千里命駕、東垣去齊西非甚遠、平居多暇、獨不能一徑往、握臂道胸臆何耶。秩滿東還、當必道此心。若復不獲、益則有歎。歸及相臺、或告仲和卒矣、且曰、渠比從事浮屠學、參究孜孜、自以有得。既又習辟穀法、因不食死、仍說偈言以辭世云。嗚呼、仲和素嗜雜學、聞輒欣慕、予嘗力排之、能折其口而不能奪其心也、其竟以是終乎。予愧仲和見遇之厚而無以報、憐其有大志而卒窮不偶、悵其思之十年、欲一復見而弗果。乃書其行已之槩而爲之銘、將寄其家、俾刻諸其墓、以寫吾心、以傳諸後世、以慰仲和之靈焉。仲和無子、取其兄子爲後。春秋若干、卒於某年某月日、而葬以某月日。銘曰、

維世之交、其道以市、權弁利合、否焉則止。面而不心、

滔滔皆是。有不其然、如吾李子、不幸短命死矣。

王若虚撰《滹南遺老集》卷四一

故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

東垣劉君諱某、字舜臣、予之執友也。高才博學、以詞賦爲名進士、興定五年舉天下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時關右擾攘、御時被兵、帥臣紇石烈承詔往援、表君從事、執政難之、不得已乃遣。至則城陷、遂不知所終。今二十年矣、其家以歲月既深、理窮望絶、懼夫魂爽之無依也、於是招之、以葬于先塋、而請予銘其墓。義不可辭、則爲叙次而銘之。君資可愛、幼而老成、接物溫溫、笑談有味、見者皆悦而親。初、自以所業過人、意氣鋭甚、謂當立取榮名、而數奇不偶、累舉未從。一時儕輩收羅殆盡、至於後生新進、亦往往先登、而君轉滯如故。繼遭喪亂、生理日艱、晚達汴梁、纔試充史院書寫、不勝落寞。日者推其命、咸謂無科第分、君畧通其說、亦以爲然。一旦雄捷、喜出望外。方將馳騁快意、以償平生、而遽有是遺、所謂命者果何如哉、斯可哀而亦可怪也。先娶董氏、再娶李氏。子四人、董所出、長曰燧、以廕補官。次曰焯、次曰炤、次曰煥。孫男三人、長曰坦、次尚幼。君累遷朝列大夫。其從政之歲、蓋四十有七云。銘曰、

其得也遲而墓之速、其榮也不足而哀有餘。孰主張者、有衡不怯。雖然、名占甲科、亦既成其志。沒于王事、抑又得其死。有子有孫、足以奉其祀。憂樂同盡、竟何校哉。新宮孔固、魂兮歸來。

王若虚撰《滹南遺老集》卷四一

進士彭子升墓誌

君諱悦、字子升。世爲真定人。父椿、將仕郎、大興安次主簿。子升幼明悟過人、倜儻有立志、讀書爲文、悉得其妙處。承安五年、擢經義進士第、調冀州録事判官。仁政溫溫、民到于今不忘。秩滿、注濱州塩管句、徙知鄧州穰縣事。其政如其冀、而風聲氣焰有加。居無何、忽得狂疾喪

心、若物憑者、言動可怪、自謂冥司有所拘、竟赴井死、蓋年三十四矣。嗚呼異哉。子升金玉氏德、心地坦夷、和氣溢于眉睫、見者無賢不肖皆悅而親、君子謂其必獲善報。言論慷慨、儀度不凡、剛大之氣、困而不折。及其得志、果若固有之。君子謂其宜享大任、如何不淑、至斯極也。初、將仕君亦以吉人稱鄉里、好學而貧甚、辛苦憔悴、人不堪其病、晚登一第、則到官未滿而亡。僅予隨奪、得不償喪、君子謂天之于彭氏也已薄。及子升復振而復釋然大慰、以謂嗇乎彼者、固將豐乎此也。乃大不然、則夫幽明之說、禍福之徵、其可以理詰歟。子升之在蔡也、予為鄭之管城、嘗以官事會汴梁。既畢且散、予歸意甚急、子升曰、人生行止無常、而吾徒會合為尤難、顧不能更少從容乎。予欣然為一日留、痛飲極歡、夜艾而罷。翌日、相別于馬上、反顧戀戀、彼此有可憐色、初豈知其遂為永訣也。抑予心又有所感焉、追惟曩昔同居于里中、與今恩州司判王君士衡、淇水主簿周君晦之忘形莫逆、

為兄弟交、年壯氣銳、馳騁于一時。雖方以功名相勉、而既嘗有暮年林下之期、仍見于文字、以傳諸好事者、夫豈徒戲語而已哉。實庶幾行其志、而踐乎此也。一旦飄零、南北相望如晨星、固已嘆舊游之莫繼、而後約之無涯、孰謂堂堂如子升者、而遽云長逝乎。世事違人、不如意者十八九、榮衰聚散、未始有極、則生者雖存、又可保其所終耶。故予于此不獨悼吾良友之不幸、而撫事興懷、無非可以太息而流涕也。子升之歿、以大安己巳八月之二十四日、而其家用明年八月葬于西城之先塋、俾予書而銘之。子升娶武氏、子一人、曰興祖云。銘曰、

既秀而枯、有　不祿。命也奈何、已矣悲夫。

王若虛撰《滹南遺老集》卷四三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并引

歲乙巳二月十有九日甲申、葬我吏部尚書張公於輔岩縣將相鄉新安里東南原之新塋、禮也。孤子知剛湶泗謂某言、先公之葬、永年王磐狀其行、東明王鶚誌其墓、既卒事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州里大夫士屬筆於子、敢百拜以請。其以爲自貞祐南駕、初設大司農、分領地官之政、而假之以部使者之任、以勸耕稼、以平賦役、以督堕窳、以糾姦慝、內振外肅、百廢具舉、傾朝復支。公以碩材雅望、首膺是選。始貳其長、終攄其務、剛稜之所摧折、深識之所獎拔、材量之所興造、利澤之所惠養、閭閻細民亦皆飽聞而默道之。至於論列上前、謂國家兵力非前日之比、以守則有餘、以戰則不足、大敵在此、何暇遠事江淮。又五代以來都汴梁、非用武之國、特恃大河爲固耳。然唐取梁、遼取晉、國朝取宋、河其果足恃乎。關中有金城天府之險、按秦之舊、進可以圖恢復、而退不失其爲自彊、不都關中、則猶當駐蹕河朔、繫海內之心、故莫若都河中。河中中夏腹心、負背全秦、揔制三鎮、屯軍中條之麓、建行臺河南、根本既彊、國勢乃張。今不都關中而又弃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爲國家守者。凡此三者、我天下大計、繫於危急存亡者爲甚切。公發先事之機、篤諍辭之義、故雖同列或不得與知。史筆散亡、故老旨盡、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後世、徵廢興論成敗、殆將有秦無人之嘆、竊爲宗國羞之。是以慨然論次之而不敢辭。公諱某、字公理、世爲蕩陰陽邑里人。曾大父某、妣石氏。大父某、贈正奉大夫、清河郡伯。妣尚氏、追封清河郡太君。考某、累贈資善大夫、清河郡侯。妣李氏、清河郡太夫人。公幼穎悟、六歲知讀書、十二能背誦五經。二十八、登泰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徐州錄事判官。丁資善君憂、服除、調許州郾城主簿。縣有逋賦二十万、配之平民、公白按察司、悉除之、民力以紓。再調壽張主簿。將北、鄙用兵科役無適從、公差次物力、爲鼠尾簿、按而用之、保社有号引、散户有由帖、揭榜於通衢、俞民以所當出、交舉互見、同出一手、吏不得因緣爲姦。自是爲縣者皆取法焉。縣境多營屯、世襲官主、兵挾勢橫恣、令佐莫敢與之抗。兵人歐縣民、民訴之縣、縣不决、申送軍中、謂之就被論官司、民

大苦之。一日、關者告百夫長夜破門鑰扶兩使以出、公謂夜破門鑰盜也、遣吏捕還榜掠至百數、且械繫之、明日千夫長與其屬哀請不已、繇此後不復犯平民、乃釋之。訖公任終、更無一人敢横者。調林慮令。貞祐初辟舉法行、除鞍熱令、未換改丞、豪右欲逐。御史行縣、吏抱官文書候捨覆、御史先知公、慮吏去曰、張君治縣、尚有未盡耶。召爲尚書省令史、鞍熱民千數詣闕乞留。平章政事濮王以聞、德陵欲賜可、宰相高琪以朝省尤須得人爲奏、詔以告諭民、民乃歸。轉知管差除房、俄提控吏部銓選。選法積弊、公爲之更定、周密備具、迄正大來仍遵用之。興定三年、超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宰相華公行臺關中、辟公爲左右司郎中。時臺務填委、日不暇給、公所以處之者常若有餘、朝譽歸焉。汾晉陷沒、公建言河東郡縣業已爲敵有、誠能就所存官屬選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張開之等、略依古制封建之、使自爲戰守計、亦國家禦敵之大計也。是後益封九公、蓋自公發之。尋以母老丐歸養、卜居渭南。五年、關中受兵、公避地華州之南山、行臺檄公爲沿山軍馬都提控、不給一卒、聽自招

募。公移檄諸縣、得民兵五千、他州盜賊徧野、惟公號令所及、帖然如平時、路有遺物亦無敢拾也。明年、敵退、辟軍務京兆、取公所練卒隸帳下、皆倚爲選鋒。是秋兵復至、行臺檄公以前職保箭谷、暫兵仗器用、取具倉卒、敵人來攻、公獎厲士衆、親當矢石。比歲終、潼關迄鳳翔山六十餘柵、相繼陷沒、獨箭谷保完、老幼賴公以全者三十万人。元光二年、詔復河中行臺、驛召公詣軍前、行尚書省六部事。兵亂之後、百姓逃匿山谷、無以供餽餉、公躬歷山谷、延見父老、諭以朝廷用兵之意、勸出所有以佐軍、辭情感激、人樂爲用。迄河中之復、軍食不乏、公之力爲多。行臺以樊澤籍阿外、留屯阿外、土人取城日嘗爲內應、恃其功輕客軍、軍分兩黨、故二帥亦不相能。行臺憂之、奏公爲帥府經歷官。公至曉樊籍以大義、且告之廉藺之事、二帥佩服②。公言、更爲輯睦。城又陷而復、帥府以威刑劫之、用法殊慘、新民重足而立。公爲言國有常憲、何至如此。凡科禁過甚者悉除去之、民大感悅、如受更生之賜。正大元年、公被召、兵民惜公之去、戀戀不忍訣、老幼遮道、馬爲之不前、至流涕相嗜云、張使君去、吾屬

能乂於此乎。及入見，授京東路司農少卿，總二路事。都水使者昌河禁貿易，曹單間，致貲鉅万，且盈增兵籍，盜取縣官錢米，賂遺權貴，公爲不道，逮韋發其姦，卒廢爲民，士論快之。伊陽民楊鐸、郾城猾吏韓祖謙、舞陽捕盜提控劉汝揖，以殺人繫獄，法官納賂，宿留不爲决，以俟末减。公廉得之，嘆曰：若輩漏網，則千金之子果不死於市矣。乃奏其罪，竟致法。右司郎中平陽公府騎兵十餘人以事至葛伯砦，兇李高欽輩利其鞍馬衣伏，掩殺之，誑招撫使高倫，謂是敵兵之偵伺者。倫不知其詐，以救聞官。後事敗，指倫爲首謀，倫迫於箠楚，自誣伏。家人訟其冤，尚書省付有司諦審之，倫無異辭。家人復挹登聞院鼓以訴，有司再評，倫自伏如初，獄將决，公終以爲疑，及奏上聞公，公奏言：倫雖自款伏，而其家訴欽輩殺人之日，倫適飲酒河南，追報至始比歸，以次第推，倫何得爲首惡。罪疑惟輕，忠厚之至。且歲旱已久，願緩倫死，以察天意。上亦以爲然，遣中使赦倫，省中械破，而雨大作。中使還奏，咨服霑湿，上爲之喜見顏間。同判睦親府事殿前都點檢撒合輦，上所倚信，聲勢焰焰，權過將相，其娣妙淵爲女官，依託營建，挾勢斂財，以侵愁州縣，至役衛士爲前導，而以皇姑自名，爲有司所劾。上以弟故，欲勿問，公力辨以爲不可，竟勤妙淵返初服，出撒合輦中京。貞祐以後，武臣以戰功往往至將帥，置負既多，而不相統攝，公建言乞以都尉易將帥之號，上從其計，爲置建威、折衝、寧遠、安平等十都尉，各以勝兵万人配之。超户部侍郎，提控軍前行六部事。四年，丁太夫人憂，甫卒哭，特旨起復，宰相奏擬公京南路司農卿。上曰：吾欲得張某朝夕相見，勿令外補。宰相以三路調度京南當什六，司農寄託尤重，欲暫輟之以往耳。上從之，故有此授。及陛辭，上諭之曰：久知卿可大用，所以授此者，以卿能鎮靜故耳。公爲政內寬而外嚴，雖急於督責，官吏有犯未嘗輕肆斥逐，如上意焉。五年，暨同官朝京師，上奬諭良厚，且詔劉大有輩當以張某矜式。尋授户部侍郎，踰月改刑部侍郎，不十日又改陝西西路司農卿。七年，上念公久外，疊遣中使驛召之，仍詔邠州帥護送，諭以道路所從出。六月至京師，授以右諫議大夫，兼户部侍郎，遂赴潼關軍。明年正月，軍潰於陽翟，公間関至闕下，爲上言

平章政事百撤奸邪誤國雖已遣逐而典刑未正
無以服中外心樞密副使合喜將軍中牟蒲與恒
山軍合而瞻望不進恒山用是失利合喜狼狽中
盡失軍士乞斬之以謝天下上悟旋發合喜爲
民十二月扙吏部尚書車駕東狩慷慨請從行不
許未幾汴京逃歎公柴車北歸結廬洹水之上不
以世務縈懷左右圖書以亂思遣老而已癸卯正
月十有九日春秋六十有八終於所居累官資善
大夫勳上護軍爵清河郡開國侯食邑千户實封
百户娶同郡齊氏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五月卒
子男二人長知剛舉進士次知柔早卒孫一人延
祖尚幼公臨事有幹局自歷州縣即能敦風化立
公道定契券以睦兵民布恩信以息寇斂發奸贓
以械府吏搴彊悍以擬丁男此他人之所難能在
公特小者耳既爲朝廷所知爲郎官爲大農當官
而行無毫末顧望義之所在必至而後已其於
憂國愛君蓋不食息頃忘也君農司十年事以苟
且爲恥所立條畫力省功倍無有能變易者在京
南日課民區種栽地桑嵗視成否若父兄之於子
弟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公上之奉軍興之際簿

領塡委米鹽之鱗雜朱墨之糾紛先後緩急亦心
計而手授之方其培植國本經度邦賦丞掾細務
宜不屑爲之然其克勤小物乃如此人謂公有不
可曉者廉介自持而器量閎博風岸峻整似不可
梯接而應於物者粹以溫少長鄉校而有素宦之
風從容儒雅而有應敵之略此言論事業之所以
出人意表歟平生事親孝事長敬與人交死生禍
福不少變冀禹錫李大節受知於公年少入仕蹤
於自撿坐爲文吏所陷幷不復用人知其寃而莫
有爲辨之者公獨曰駿不以一眚而棄千里況爲
士乎言之宰相乞爲昭雪不報乃上書申理之二
子竟得復叙後爲中朝名勝士論以公爲知人所
著詩文箋奏簡重典雅稱其爲人爲集若干卷藏
於家嘗論公大夫士仕於中國全盛時立功立事易於取
稱故太定明昌間多名臣天下士固不可盡誣設
使易全盛而爲季末起坐嘯而應急遽是猶拯溺
以規行之雅而料敵以淸談之誤吾恐黃相國之
功名減於潁川治家之日矣古有之亂則智士馳
騖而不足治則中材高枕而有餘信斯言也蓋世
之士其無幸歟銘曰

農政名卿、臺務望郎。職思其憂、公極所長。南駕而都、百壘爲防。乃積乃倉、暨彼暴糧。百冗垒來、倚公設張。嗷嗷創罷、望我小康。捄寒榜儒、療飢膏粱。愛育本基、繫公慈祥。孰求豫章、公材明堂。孰濟巨川、公任舟航。盜販顆䝨、龍起雲驤、何儷景同、翻而不於興王。相古先民、繫於苞桑。豈無興邦之言、天久矣其廢商。屹頹波之砥柱、又安得遡橫潰而獨障。文武備具之謂成、夙夜匪懈之謂莊、克勤小物之謂敏、不畏彊禦之謂剛。公是所存、奚必太常。欝欝佳城、維公之藏。勒我銘詩、發其幽光。千秋兮万古、耿故國兮難忘。

元好問撰　《遺山先生文集》卷二〇

校記

①蕩：當作「湯」。按，即湯陰。

②佩眼：當作「佩服」。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十

李俊民　常用晦　趙端卿

劉伯熙　雷淵

李狀元諱俊民、字用章、澤州晉城人。資醇謹、重然諾、不妄交遊。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釋褐應奉翰林文字。南遷、隱嵩州鳴皐山。北渡客覃懷、未幾入西山、既而變起倉卒、識與不識、皆以知幾許之。居鄉閭、終日環堵不出、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而往、隨問隨答、曾無倦色。會皇弟經理西南夷、聞其賢、安車馳名、不得已起而應之、延訪無虛日。遂乞還山、王重違所請、遣中貴護送之。年八十而卒、世之知數者無出子聰右、而子聰猶讓之。名臣事略

楊奐撰《還山遺稿》卷上

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元光癸未、予過鄗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者、知幾以鎮人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館客、因得接杯酒之驩、然未款也。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予首以知幾存沒訪之、仲明言、辛卯秋、邊報已急、以內鄉深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議南下、知幾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幾病因中、尚以前日猶豫不行為恨也。予初謂知幾少許可、而獨予仲明有端人之取、固已慕嚮之。及知幾將遷內鄉、託於予者為甚專。仲明之先世又出于代鴈門、用是交遂款。如是六七年、歲辛亥九月晦、自太原東來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十許日矣。孫子德雅知予敬其先人、涕泗以墓銘為請、予後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請為。乃作銘并論次之。君諱用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上世家崞縣大木張家里、而墓於象禍鄉之石皺原者、不知其幾①昭穆矣。見於元祐中進士趙子良所撰墓銘云、常氏世豪於財、以孝弟力田見稱。宋初世有諱秦者、娶里甯氏、生子夔。夔娶康氏、生子玘。玘娶種氏、生子五人、長曰俊、次曰善。俊材幹宏博、殖產益

豐、取予之際、已澹而孚於人。家近雲朔塞、群從率以武藝相尚、有提虎常氏之目。娶王氏、生四子、二子起家。善以膽勇推擇[2]為鄉兵指揮使。俊之長子曰宗先、慷慨多氣節、中武舉、官修武郎、鄜延路第四將、仕至知文水縣事。宗孝以騎射應募、官保義郎、河東路第四部將。文水即君之曾祖也。金朝初避漢陽貨子之役、族屬散居、有從建炎南渡而貴官者、有留居東門盧利者、有析居福仁坊塵者、文水君遷河朔、寓君平山、遂占籍焉。生九子、其一為比丘、餘八子娶兩族、先後無間言。時人為之語曰、三劉五李、和義無比。是則文水之家政可見矣。君之祖諱大安、初東來時道卒於黎城。父諱振、孝悌忠信、不學而能、好交結文士。自以不習儒業為愧、一意課二子學。君之弟鼎、字仲華、府城[3]童能為文、鄉長者以儒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益學自立、以成父志、自少日有聲場屋間。遭遼之後、交文士益殷、賦業外它書亦能研究、國醫宛丘張子和推明岐黃之學、為說累數十萬言、求知幾為之潤文、君頗能探微旨、親識間有謁醫者、助為發藥、多所全濟、病家賴焉。資稟淳質、言行有法、遭值亂離、知時命不偶、安貧守分、不為風俗所移、族食僅足、而繼固之義無廢、年德俱茂、而早牧之心愈篤。評者謂先世之義俠、閭門之姻睦、傳至于君、故家遺俗、有自來矣。真定幕府以君承平學舍舊人、文行兼備、仕師賓之位、辟本路府學教授。在職數年、士論歸之。不幸遘疾、臨終二三日、執筆紀先世事迹、書示來裔、飲酒談笑、與家人訣、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四、實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夫人劉氏、前君二十七年卒。繼室李氏。子德、彰德府宣課使。男孫小字舉孫、尚幼。德以某年月舉君之柩祔於滹河西岸班家里之先塋、禮也。銘亡

元好問撰 《遺山先生文集》卷二四

奉直趙君墓碣銘

予嘗與予同年進士通許趙君、仕不近名、隱不違俗、竊然有古人之風。故嘗求其淵源、得汴人之賢者四人焉、曰王礀逸賓王世賞彥功、游抱宗之學易高先生仲震正之。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逸賓、彥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薦於朝。逸賓鹿邑簿、就請致仕、彥功以親老調鄭州教官、宗之讓不受、三人者趣嚮不同、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高出於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死心於六藝之學、隱居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為神仙、蓋逸賓則君之所師尊、而高則其交久而敬者也。惟汴梁聖賢所宅、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風善政之所從出、興廉舉孝、養士太學、薰釀涵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雖其細民溺於宣政侈靡之習、而不能返、至於學士大夫通經學古、安貧樂道、懷先王之澤而不為風俗之所奪移者、故未能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殆君之謂歟。君諱端卿、字正之。其先浙人。遠祖某、以商販留東京、因而家焉、嘗仕漢鐵騎營指揮使、與宋宣祖有里巷之舊。及太祖取柴氏、有旨訪求、隱居不為出、故終宋之世為民家。其居通許以教讀為業者、君之曾大父諱彌者也。大父諱丞、父諱渥、居通許者四世矣。君幼孤、長於叔父、澤實鞠重、薄於世味。少曰父教以科舉之業、而於經學有所得、雖有聲場屋間、非其好也。興定五年春、省試魁多士、遂登乙科、釋褐徵事郎、守解州安邑丞。即閉戶讀書、無復仕進意。教諭子弟以孝弟忠信為根本、身自表率、使知踐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辟舉法行、當路有知君之賢、欲以一縣相歷者、君為書以絕之。正大初、脩宣宗實錄、揚禮部之美、趙內翰周臣連章奏君為編脩官、召至史館、力辭而去。執政聞君名、有欲求見之者、君深自閉匿、不使見也。天興壬辰、避亂京居、車駕東狩、崔立劫殺宰相、鄰人聞變、求死無所。君方與正之對食、顏色不少變、投筯而起、歎曰、知有今日久矣、尚何言哉。其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終於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覃恩積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縣李氏。子男二人、長曰晉、次曰益。女一人、適許州倉副使穆鑑。男孫一人、六九、尚幼。晉等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歸葬於縣東原之先塋、禮也。自利祿之學盛、且百年間有以經術自抹者、私欲既勝、強為揉治之、往往齟

齬而不相入。君天資既高、且恬於進取、其學也優柔饜飫、久與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知其為善人君子、力省而功倍、蓋有不可誣者。晉來速藝、用所以知君者著于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銘曰、

聲如其充、渙如其融。六經之春、見服與容。彼合也人、我天之通。求人而得之、何計幸逢。還堵蕭然、薇藿不供。商歌之聲、天地滿中。萬物並流、至君而止。司南聖涂、發軔伊始。黃裳元吉、無膚清柴。華髮元龜、望君百年。君遊不留、道將就傳。松栢之丘、石表其前。是惟子趙子之墓、過者式焉。

元好問撰　《遺山先生文集》卷二二

房山先生墓銘

先生諱伯熙、字善甫、漢中山靖王之後。唐盧龍節度使伻之裔孫也。自伻有幽州、傳姓授節數世、入契丹為王公數十人、如劉六符等、尤其貴顯者也。終始契丹二百餘年、入金源氏為燕四大族、號劉韓馬趙氏、其宗黨在仕塗者嘗數十百人。先生年十六七入國學、喜為詩文、卓犖有聲、與雷御史希顏齊名、號曰雷劉。崇慶之變、遂不就舉。游公卿間、躃(音扎)弛自肆、吟諷為樂、視世事若不足為者。貞祐初、從乘輿入汴。金亡而復歸燕、往來燕趙之間二十餘年。歲丙辰、復如汴、卒于旅次、年七十四。富殯于燕門。丁巳春、其子某改葬于燕京科園頭劉氏先塋。房山其自號也。先生資度瑰偉、面若頳玉、鬚髯奮張、貴氣郁郁。每花朝月夕、浩歌縱唱、音節豪宕、聲滿天地、觀者傾側、以為異人。出於官族、而交一時鉅公、故王綱國體、大禮經制、無不洞練。每言唐宋五季遼金以來廢興因革、亹亹有條、若所親見。如性理象數、經學文章、皆

能道其祇要。其書法出於二王、尤善真行小楷、嘗謂經言篆至於李斯、隸至於鍾繇、真行草楷至於王羲之、此書法之本也。張長史、顔真卿、柳誠懸、蘇子瞻、黄魯直、米元章能盡其變者也。然祇當以二王爲法、學二王不至、不失爲顔柳坡谷、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不本二王便學顔坡、不至則遂無正筆、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僕初學書、先大夫令臨真武樓黄庭者近千紙、又令臨樂毅論者數百紙、其大字則令臨魯公畫贊磨崖離堆、吏不許他學。數年之間、始令臨定武蘭亭、魯公座位帖、其草書則令臨張芝索靖二王而已。今五十年矣、不敢廢也。子今有書、其以是求之。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學道廢缺、如先生者寧可復得耶。銘曰、

涿郡古廟桑蓋倚、幽州大墳近十里。龍文虎氣尚未已、笑傲一世還葬此。突兀又見筆家起、玉骨清峻有驥子。蘭亭已臨數百紙、嗚呼先生乃不死。

郝經撰《陵川集》卷三五

希顔墓銘

南渡以来、天下称豪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顔。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蓟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嗟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歲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娱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也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顔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大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顔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

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蒲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④。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朔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絶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季子也。崇慶二年，中黄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録事，不赴，換東平府録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考滿再任，儀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遷應奉，終于翰林脩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嘩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户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鋭，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廷行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遁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万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

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魁偉、鬚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賢醟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諧間作、辭氣縱横、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抹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孼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布顏仍爲餘事耳。布顏年四十六、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縣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声。倫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廷、前有趙張耻自名。目中之敵無遁情、太息泣涕請遊兵。拼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綱四面闊鯢鯨、砥柱不拔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僨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澒洞賦子形。遽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媒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二一

校記

①機：當作「幾」。

②澤：當作「擇」。

③城：當作「成」。

④迨：當作「追」，見四庫本《遺山集》。

⑤翰：當作「幹」，見右引書。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十一

張景賢① 劉昂霄 商衡 劉汝翼

中順大夫鎮南君節度副使張君墓碑

癸巳之兵、既破河南、景賢微服逐鄉里。予每過寧晉、景賢必以杯酒相勞苦、予問君閑居何以自娛、景賢爲言、吾平生嗜讀書。喪亂以來、典籍散落、獨有通鑑及柯山書解、日得專志如此、隨寫隨讀、頗若有所得。異時汩沒科舉、歎掌簿書、殆於學業無②。尚書省令史考滿、擢黃河漕運副使、提舉。丁外艱、服除、辟涓川令。前政有籍惡子姓名揭之通衢者、景賢到官、遽命撤去、使渠輩知自新之路、迄於更累無一犯者。有司以稱職聞。壬辰二月、遷南京左警巡院副使。屬歲飢、縣官作糜粥以食餓者、曰貴寂米數拾斛、景賢區處有法、鼠雀無敢耗、人受實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涓川課最陞一階、改開封令。九月、復以左警巡院副使借注之。大率景賢爲人有幹局、而以學術濟之、爲政不務表襮、人久而信、故所去見思。其年積前後勞、進領鎮南軍節度副使、兼蔡州管內觀察副使、官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清河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户。以丁未九月之七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於家。越四日、葬於縣西北唐城鄉內王里之先塋、禮也。配清河郡君王氏、同縣康士成之女、後景賢十年卒。子男一人、即世英也。女二人、長適平晉進士李鉞、次適安肅進士陳惟良。男孫四人、女孫二人、皆幼。銘曰、

近民慈祥、其馭吏也靜以莊。惆惆無華、念又不忘。晚節而邑、幅巾故鄉、神理昭然、飲食壽康。聖謨洋洋、詠歌賡唐。殆天鍔之、以爲善之樂歸老③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二三

劉景玄墓銘

景玄年十六七許時、其先人朝請君官四方、景玄留學陵川、已能自樹立如成人。老師宿學多稱道之、而朝請君獨未知也。及罷官歸、行視景玄所舍、見其架上書散亂無部帙、意不擇因閒讀書有後先、汝等亂讀耶。漫取一書試之、則隨問隨答、無所忘失。朝請君始大驚、拊其背曰、及吾未老、當見汝聳壑昂霄時耳。乃名之昂霄、字景玄、別字季房。泰和中予初識景玄於太原、人有爲予言、是家讀廣

記半月而初無所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杯酒間戲取市人日曆、鱗雜米鹽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然。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闚、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地理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爲家譜。作爲文章、淵綿致密、視之若平易、而態度橫生、自有奇趣。他人極力追之、有不能到者。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書袖、談辭如雲。人有發其端者、徵難開示、初不置慮、窮探源委、解折脈絡。漫者知所以統、窒者知所以通、旁貫徑出、不可窺測、要之不出天下之至理。四座聾聽、噤不得語。故評者以爲承安泰和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玄談、號爲獨步、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愈叩而愈無窮。詩與文則或有之、其辨博則不知去古談士爲近遠、餘者不論也。其與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見心肺、世間機械、皆不知有之。河東衆仲經、渾源雷希顏、王官麻信之、皆海內名士、交久而無間言。人以此多之。至其善惡太明、黑白太分、則亦坐是而窮也。初舉進士不中、以蔭補官、調監慶陽軍器庫、非其好也。諸公期以明年篤誠辭科、而景元病不起矣。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師來哭其墓、太夫人謂好問言、吾兄有當世志、今鬱鬱以死矣、子與之游最爲知己、當爲作銘、無使埋沒也。好問泣且拜曰、銘吾兄者、莫好問爲宜。乃作銘。景玄陵川人、自言系出楚元王交。祖諱溥、不仕。朝請君諱俞、第進士、官至管勾承發司。太夫人上黨宋氏、封彭城縣君。妻永寧李氏。子男一人、名肅。女一人、尚幼。以元光二年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于永寧之寓居。權殯郭西南一里所。肅將以某年月日舉二世之柩、歸葬陵川之先塋。銘曰、

源心而文、淺人天和。聲光一流、有物禁訶。君起太行、學自爲家。元精當中、散爲要華。有發其談、瀉江傾河。埋其正途、不決誕夸。有喙三尺、有書五車。業不得（一本作特）施、萬古長嗟。望君天門、奉瑋我我達萬一丘、寄此溯阿。天如天如、命也奈何。

元好問撰 《遺山先生文集》卷二三

平叔墓銘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道真赴都堂問孰可爲相道真以尚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即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即命驛召之落致仕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乃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陳紲遷鄆七世祖南華府君諱懷欽官于曹遂占籍焉曾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祖諱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諱錫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妣王氏濮陽縣大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初從鄉先生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爲資方平愛其才每賙恤之使得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洛郊簿以廉能換鄢縣尋辟威戎令時歲飢民無所於糴公白之行臺得開倉賑貸賴以全活者甚衆縣民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爲尚書省令史歷兼草邊關知管差除三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充右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遷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爲行充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上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時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間道之商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公爲北軍所得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刭時年四十七積官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初娶鄧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挺次曰雖安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愁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未嘗有惰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高者闊略而無統紀下者或屑屑於

簿書米鹽之間。公資雅重，遇事不磊磊，人所不能措手，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評者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世所惜也。孤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某原。好問辱公知爲厚，敢述梗槩而爲之銘，以寄招魂之詞。詞曰：

唐虞之世麟鳳游，出非其時聖爲憂。黄琮禮天帝所休，毀之櫝中孰汝仇。海内茂異君上流，坐之廟堂衆職脩。天路阻長徃莫由，維兕有角不我牧。人以死諱我則求，衣冠孛衛汙褐裘。氣息奄奄藏晃幽，禽息烏視天爲囚。枯龜千年一蜉蝣，畀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河濟之水無千秋。若孫若子公且侯，豆籩奔走物粢羞。魂兮歸君安此丘，北陰莾塷不可留。

元好問撰　《遺山先生文集》卷二一

太中大夫劉公墓碑

公諱汝翼，字舜卿，姓劉氏，世爲淄州鄒平人。曾大父諱昇，政和末擢進士第，釋褐隆平主簿。時西山剽賊千餘人據險爲柵，旁近多被劫掠。朝廷責州將擒捕之，州將謀于官屬，諸人惟怯不敢應，公毅然曰：兵力單弱，恐不能勝賊，獨當以氣懾之耳。乃常服詣賊柵，自通姓名，且言所以來，辭情慷慨，群盜慹服，相與宴飲。明日與其酋把臂俱下，而無亡鏃之費。詔遷白馬令，以賞其功。大父諱伸，不樂仕進，以財雄鄉里，周急繼困爲多。父諱時昌，太定初律學出身，歷孟州軍事判官，終於左三部檢法，用法詳慎，多所平反。後用公貴，累贈太中大夫。公其第四子也。幼穎悟，日誦數百言，師事鄉先生單雄飛、張元造，初治書，改授易，卒業於詩。山東諸儒間聲名籍甚。貞祐四年，經義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郎，賜緋衣銀魚，調兖州録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君邵氏憂。服除，借注盧氏主簿，入爲尚書省掾，辭更，遷同知嵩州軍州事，兼楊翟縣令。縣戶籍餘三萬，豪猾所聚，令丞畏不自撿，爲所把持，莫有得善代者。公下車，差次貧富，一一籍記之，一夫之役，斗

衆之欲、均賦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私見、欲相誣染公、發其奸、并以所賄者暁于衆。至於宗室大家、聲勢焰焰、人莫敢與之抗、一為平民所訴、必深治而痛繩之。黠賊褚二養丐者為子、羅富民鬭毆、有勸解者、即遣巡而退、乃於隱處以大棓繫兒胷背腫青、隨以藥殺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奸計、械褚送獄、褚包哮不即承、公召尉司宿賊與褚同繫、以計覘之、數日言意相得、乃肯吐露。事既白、竟償丐者命、一縣稱為神明。考滿、換洛陽令。陽翟父老百餘人詣都堂請留、不聽、縣中為立生祠以致去思之心焉。洛陽政成、召為戶部主事。正大八年超同知汝州防禦使事、留為戶部員外郎官。太中大夫、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河南受兵、中令君聞公名、以　朝旨理索北歸、僑居鎮陽、辟萬戶史侯幕府行部郎中。歲庚子、辟尚書省叅佐。癸卯、　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廉訪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高、力求引退、往來燕齊之間。以壬子冬遘疾、春秋六十有六、終於燕京開陽坊私第之正寢、實十一月之六日也。娶袁氏、封彭城郡君。子男五人、長曰衍、奏差清滄鹽司都提舉。次曰衎、真定河間路都提舉。次曰衛、清鹽司提舉。次曰復、次曰元。諸子皆傳家學。女二人、一適進士謝之、一適士族張簡。男孫四人、尚幼。女孫七人、二及笄者適士族、餘幼在室。諸孤等以年月日奉公之柩歸葬於邳手梁鄉鄉孫鎮東原之先塋、禮也。公幼有至性、生六歲、太中公下世、藁葬燕城南僧舍。既冠、問知旅櫬所在、持性迎之、大夫人鍾愛于公、不欲使之遠去膝下、公因東平鄉賦、徑至燕城。歲月既久、立壠荒沒、衰暮訪求十數日乃獲、刻甓為識、官殯宛然、扶護東還、州里嘉嘆。公之立志已見于此矣。百年以來、御題魁選、以趙內翰承元賦周德莫若文王超出倫等、有司目為金字品。及公經義第一、詩傳三題、絕去科舉蹊徑、以古文取之、亦當在優等、故繼有金字之褒。連寧二大縣、以經術飾吏事、雖擊伏強梗、人不能欺、至于仁心為質、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南渡以來、士子潛心文律、視師弟子之傳為重、從公講學者如羅鼎臣、賈庭揚、李浩輩、往往甲一擢第、其有功後進蓋如此。其早以詩文撥④知于公、千慮一得、極口稱道。諸孤以碑銘為請、輒為銘詩、以表公墓而不敢一言私

焉。其銘曰：

風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無邪。詁訓瑣細春官科、莅政弗達奚取多。公昔治詩始萌芽、眞積力久無復加。石磨玉琢絶纇瑕、内爰信孚外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銅墨甲品責望奢。是時軍聲振三河、星火餽饟供荷戈。筋疲力凋方薦瘥、獨以砥柱當頹波。劉歸記籍列等差、守以安靜無敢譁。癈疲剛癉公叢訶、疵雜顛頓公拊摩。三月報政民氣和、昔也殿屎今笑歌。望公長劍冠鵕鸃、我百未一試老磨阿。不能不蛇賢人嗟、人言公材如命何。公家嘉樹蓊以華、會與毛鄭俱名家。墓碑有銘豈浮夸、劉宗淄川其未涯。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二二

校記

①張景賢：爲墓主之字，其名不詳。

②此句與下句文意不合，其間當有脱文。

③銘文不全，當有脱文。

④授：當作「受」。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十二

王天鐸

金故忠顯校尉尚書户部主事先考府君墓誌銘

先府君諱天鐸，字振之，族王氏。其先陳留郡陽武縣七圈里農家，避靖康亂，徙居衛汲縣長樂鄉。遠祖有積勞官杞縣尉者。曾祖府君諱仲英，特有威望，終河平軍節度府都目官。祖經諱①，不仕，天性孝愛，鄉黨化其德。顯考府君諱宇，衛州刑曹孔目官，精文法，表表為吏學師，官至敦武校尉。先君少聰敏，嗜李，不為蠹兒嬉，讀書通大義。先祖授以律學，即能下笔論斷，推原情法，閭閻如老成人，衆謂父良為教，子能世其家矣。正大初，自州户曹辟權行部令史。時哀宗以御馬賜行省英公，國曹取芻粟，欲内廐例同。先君曰：在閑則路馬，既賜則公乘，内駟之例，非所敢知。公聞之喜曰：王掾愛人以德矣。上黨公聞璧馬武京，為河朔聲援，以餽餉不繼，閻羸卒四千，假食於胙，適公儲亦無，部議以省闈方風雪寒沍，衆待哺聞井間。先君進説曰：公府糾合兵力，皆河北遺黎，今飢若是，不權宜以濟，殆非從便副上官意也。侍郎梁享道為肯首，然當君何？曰：今官義兩軍，温飫有素，若以月給權輟半，以應彼急，河南漕粟計不時至，如此則客主兩不失所。可其請，屠戍賴以安活。自是為省椽康瑭、郎中屬之所器識，曰：會見駿足騰驤，一日千里也。正大四年，用元帥完顏公薦，授所能試京師，權吏負甲首，時年廿有六。方軍國多故，經費一仰大農調度，即選充運司案長。時李乾州丟、[illegible]、[illegible]扶二辦。進　移剌吳和領漕計，擬精吏務。先君夙夜盡公，審會明當，二公稱其能。入作司吏。以計盜官物，使高世英受贓，初不知所從來。事覺，吏跳②失所在，及科罪，從事師肅執監主為首，抵並英死。先君爭之不下，至詣憲部詰辯曰：原世英情本非同謀，第行盜後受贓耳。據法議罪，與元謀共犯不同，高止合坐贓論。且法者國當公共，師舍焉以即汝心，是置法為虛器。上官韙之，高竟減死論。后懷金來謝，先君怒斥去，曰：毋汚墨我，所爭者法，非私汝也。東豐衍使進士劉濬以沿代不審，陷良紙三十萬，是用退解。先君為伸理，復官如初。五年，補睦親府掾屬。皇兄荆王判府事，愛其德度，深加禮遇。明年秋，皇太后崩，制祖免親奔仆，有遠近限，違者從府科罪。時有後期者，先君請曰：南渡來，宗室播弱，宜從寬宥。王然之，以為知体。園陵禮畢，卒無有被劾者。六年，轉補户部令史。時簿書財賦委積[illegible]紛，至先君精力過人，故務會繁志愈明，氣愈厲，事愈詳，不煩書佐，裁決如流。於是風動臺省，有快吏元康之譽。開興初，用入粟補若③授户部主事。壬辰，天興東狩，京城下，將士爭入俘掠，尋有令約束。先君偕同志者突冒兵威，援救百餘口於南薰門下。既而北還鄉里。乙未歲，朝廷遣斷事官耶律公括諸道户口，柄用顓決，得人為急。前省掾

李楨已佐幕府、薦先君於公曰、王某、予弗如也。遂署行臺從事。戶制以籍為定、互占他縣者以死論。有愛[4]民馬醫常氏避役匿河內王帥家、（仲名資叅）事覺。公抵常以死、意在籍沒州將、用聳動隣道。先君辯之曰、常罪止於逋、論死非制書本意。公怒曰、脫有誤、並汝坐之。反復辯明、常竟獲免。明年秋、買奴公薨雲中、南歸。讀書養晦、以厚所待。或勸治生、曰、非予初心也。勸仕州郡、曰、一丘之木、安足棲集。日以經史自娛、尤嗜春秋左氏傳、西漢書、其天文、術數等學、皆通習之。年既加、一洗心於易、嘗質問於王華子、（先生名元礼、華隴人、擢第進士。）大有所得。一日先生發問曰、自昔治少亂多、君子[5]人衆、何也。先君曰、豈非天一而地二、乾陽方始、而陰已為之倍歟。王華子曰、子得之矣。集歷代易說為一書、題曰王氏纂玄、且見吾遯世無悶也。歲戊戌、詔試儒士、時恩制寬、或以殛嗣長可從師取應。先生曰、以[6]為利、非敢聞命。嘗庭訓惲、恍曰、吾已錯、斷不吝[7]殍死、無掾君、能儒素起家、其業多矣。然學貴[8]不見鑑、瑩則乃能別物、學苟不精、如治鑑不[9]用為不孝。易脉涉世之道、不讀轉經、無以見[10]正、吾平昔行已得乎此而已。年四十六、既葬先妣、或勸之娶。曰、其如不可何。老者繼室、又先余死、是轉余於恤。少者後予、是吾遺累于後。竟不復娶[11]。淵老人。邦君游宦、咸尊德樂道、問政質疑、無[12]已、卒如教。丙辰春、平章趙公璧以書來聘、時已[13]

克往。明年丁巳秋八月十有八日、考終牖下、享年[14]十有六、官至忠顯校尉。夫人靳氏、相州永和人、[15]子玄之孫、安陽丞顯思之次女、貞靜淑善、先備[16]生二子、惲、恍。先卒、用戊午春三月、葬汲縣親仁[17]新任、先妣祔焉。先君資剛明簡密、議論長慮患[18]深、以大用自期、人亦以此與之、握瑜懷瑾、群而不矜[19]、當官宰務、人莫能措手者、率優為之、不聲色少動。外事幾急、不一言及家人、至於吏筆縱橫、緣以儒術、乃其末耳。又善尺一、簡而盡、書勁韻有風格、作楷字日滿萬、聞一異書、佔畢如不及、多積至千餘卷。友人劉冲見之曰、何自苦如是。先君曰、素無長物、非此何以遺子孫。其遠大如此。所交皆一時名士、以取容阿匿為恥。生平非疾病、未嘗晁日而作。三十寒暑、兩易裘褐。居家寡言笑、以身為律度、人望而畏愛、若一官府然。嗚呼、先君以刀筆起身、垂聲當世、於先業為光大、惟其秉彝粹懿、思欲克其所未至、進進焉不容自已、絕不齒故習、一肆於學、根極群經、務明大本、複旁通天人之術、以濟厥用、其悠已應時、開物成務之志、是[20]可涯際邪。然時與命揆、壽止於斯、不獲卓犖大見於[21]

等聆風樹而含悽、履霜露而興感、抱昊穹明之氣也、慨想平生、鏤茲墳石、庶幾慰安神靈、求閟窀穸之藏。銘曰、

緊邑王氏世業[22]、　高曾而下[23]、豫習同。

大風泱泱動南鄘、　於爍先子德。

一日奮起虵化龍、樹立先業何光融。
嶽唯平反匪厥躬、要以明恕剛而中。
延平釋之唐有功、漢二千石世業公。
剖裁錯節輸神鋒、庶幾凜凜德讓風。
靈淵日入不可瞳、布衣歸來默而容。
春秋大易羅心胷、跡蟠於泥氣則虹。
冀北一顧凡馬空、道雖人弘繫其逢。
維弗卒施爲世恫、兒能讀書亢吾宗。
白首孰計達與通、閉門蔬水卄長終。
翠微之居窮以重、一債不起砥㉔凶。
悠悠大鈞問無從、太行西峙泉流東。
九原盤盤佳氣葱、寃兮歸安此新宮。

南鄉王氏家傳

王氏昔王者之後。春秋時、王子成父者、敗敵有功、因賜氏。厥後子孫散落中國、在晋者靈王太子後、齊則畢公高後。其在陳留者、齊王和之裔。以郡王氏、其先陳留陽武縣七圍里人、起家隴畝、耕稼河陂間。宋靖康初、避地徙家衛及縣長樂鄉之白楊里。遠祖金天會間、積勞至杞縣尉、高祖見弟㉕五人、二翁㉖是爲皂王氏。初、妣父皂索長者聞高祖賢、舍而甥焉。生子男五、曰三翁、四翁、五翁、十五翁、十六翁。人見其本支蕃衍、稱皂王氏、以別因之、蓋不忘本也。三翁贅譜、叡爲二代祖、生二子。曰元用、資穎異、是爲惲高祖。自田舍郎改肄士業、嘗語人曰、終當以筆代耕。叡異其言、及長、補郡掾。爲人英特、棣棣有威儀、主治曹務、辟吻角厲風發。明昌初、節鎮參佐例辟授、用爲者言、迁河平軍都目官、上官倚重有累、王毅直立節度之目、尋得暴疾、卒。魚行里舍、時年三十有八。人惜其年不稱德。生經、紀、紳三子。紀爲決曹、紳潛德不耀、曾祖經、字伯常、天稟孝愛、垂髫已知事母、容止如成人、體氣方嚴、內長厚、喜施與、志不樂禄仕、雍容鄉閭、以德度竊一時。昆仲七人同居、內外無間言、以累業不分、家用饒足。其賑貧施乏、不掩爲偏惠。人有貸弗忍徵、久不克償、輒折其劵、或來謝、就復惠濟、曰、周急素所樂、何謝爲。一四家子要恭大條來取所附㉗與。恰誠之曰、農當務實、士君子悌㉘、非送其家。女弟嫁陵氏壻卞以俠犯㉙女妹先君所鍾愛、若婿置於畔、婦㉚容匿、會赦、嘗出郭門、遇里農易㉛也重焉、取諸市、可乎。其人謝而去。黨㉜官府來求剖正、爲諭之曰、遠親莫㉝世所未免、親仁和鄰、古之善道、初無㉞君子要人、以德曲直非所辯。曰、吾儕小人㉟不易應至、相戒曰、今而後、不可使長若㊱其爲一邦聽直、欽服如此。王氏比㊲者尚十餘房、其親疎遠所萬權晋、曾之㊳晋村之南阜、曾應歷年久、斧封馬鼠㊵漫不可㊴、曰。吾大宗子、合食族墓、責實在我。遂起新任、大葬於長

樂鄉第四疃祖業之北原、及舉祀絕者廿餘柩、賵㊶率有加。允內外男女孫悍無藉賴者、爲娶嫁之、姻禮踰已出。曾祖妣系出新中臨清關宋汲郡公呂氏之裔、壺儀母德、宗屬仰法焉。生與曾祖歲月日同、北兵破衛、亦同時怖没於家、春秋七十有六、實貞祐二年甲戌春正月十一日也。百年來、里中宿耆談孝愛而內有則者、必曾爲稱首。生祖宇、字彥宇、身長七尺二寸、儀觀清淑、少傳家學、尤明習文法、至帖問條對、儀精理、當筆洒洒無滯辭、行輩無居其右者。甫冠、遭羅板蕩㊷、一業爲一空、奮身從事、卒不失舊物、雅爲節度公完顏從坦所知遇、由郡掾辟刑曹孔目官、祖盡心庶獄、要本情與法應、未嘗用察爲明、情得爲喜也、故郡中稱平、至有哀矜折獄之譽。類注刑綂進祿等書。既而嘆曰、後世知我罪我、其此書乎。生平樂誨人、怡頹和氣、不以已長格物、雖童孺質問諄諄然無倦色、有弗知、未始不盡也。今梁衛間由吏業而上達者、半爲門生。遂以吏學授先君曰。吾治獄平、後當有顯者、然前賢有言吏以法令爲師。問而可知其能與否、自有資才、非學而可此。汝取當默識、第完之子鈞、早失怙恃、鞠育與先君等、至一豆羹、一裘褐必加顧恤。正大改元四月十六日、以末疾終新衛州橫堤里之寓館、壽五十有、官至敦武校尉。祖妣孟氏、女縣南草市榆林坊富家、姿貞順、配祖德良稱、既誕先考、以貞祐二年癸酉四月十六日、卒於郡之故家。再娶韓氏、韓

朱已來世顯族有累階至司空龍圖者。二十九處寡、以健烈聞、流寓勤苦、保持門户甚力、俾先君早國達、祖妣資藉之方爲多。晚嗜道家、教號妙清。大元中統庚申重九日、以疾終安仁里、享年七十有六、越三日、祔葬玄堂祖柩之左。先君諱天驛、字振之、姿精敏、幼知嗜學、諸弟出遊嬉、獨把書不置。既通大義、先祖以律學授之、即能下筆條對、明究情法、日斬然露頭角、衆謂能大其先業。元光初、温國胥公自泰移鎮新衛、尚書李特立聞其才、由州户曹掾辟權行部令史、時上以御馬賜國公、圉曹取芻粟比內廄例、先君曰、不可、在閑則路馬、既賜則公乘、內廄之例、容得同乎。公聞之曰、王掾愛人以禮。二年、上黨公開壁馬武、出爲河朔藩扞、分羸兵四千人、假食於胙、適公儲亦無幾、方風雪寒沍、衆待哺閭井間、公府議以聞。先君進說曰、張糾合義兵、皆河北遺黎、今飢若是、不權宜以濟、殆非從便副上官意也。侍郎梁亨道爲肯首、然當若何。曰、今官義兩軍温飽有日、若以月給權輟半、以應彼急、河南漕粟計不時亦至、如此則客主兩不失所。行臺可其請、厚存兵賴以安活、自是大爲省參康璩、郎中盧芝（璩字良輔、芝字延端、二人號精吏事。）所賞識、曰、會見騏足騰驤、一日千里也。正大四年、用元帥完顏公（公諱訛可、得賊、以火燎之、號火燎。）薦拔所能、試京師、擢吏員甲首、時年二十有六。方軍國多故、財賦一仰都運司經度、寔擇才掾集事、即選充運司掾長。先君夙夜在公、游刃餘裕。都漕

李公若，字執剛、承安二年進士、號精政勝。同漕務，剌吳和，深加器重。吳和中公字景先、亦禁晉。作司藏吏，以計盜官物使高世英受職，初不知從來，事覺，吏逃失所在，及科罪，挺事師肅執，以監主為罪首，抵世英死。先君爭之不下，至諸憲部詰辯曰：原世英情本非同謀，第行盜後受賕耳，據法議罪，與元謀共犯不同，高止合坐贓論，且法者固當公共，師含焉，以即汝心，是置法為虛器。上官韙之，高竟減死論。后懷金來謁，先君怒斥去，曰：毋污墨我，所爭者法，非汝私也。豐衍庫使劉濬字德源、愛民勝進士、先君嘗從問學、以卒初業。以泌代不審，陷名紙三十萬用，是追解先君為中理，復官如初。五年，補睦親府掾屬，皇兄荊王判府事，愛其德度，深加禮遇。明年秋，皇太右崩，制袒免親奔卜，有遠邇之限，違者從府科罪，時有後期者，先君請曰：南渡來，宗室播弱，宜從寬宥。王然之，以為知體。園陵禮畢，辛無有被劾者。六年，轉補戶部令史，時簿書財賦，委積賾音紛至，先君精力過人，故務愈繁，志愈明，氣愈厲，事愈詳，不煩書佐，裁決如流。於是風動臺省，有快吏元之東譽。開興初，用入粟例補授戶部主事。壬辰，天興東狩，崔黨往往入宮禁竊取金貝，或堅約同往，以懇辭免，乃切嘆曰：端門不忍過，其忍闖此。京城下，將士爭入俘掠，尋有令禁止，先君偕同志者突冒兵威，援救百餘口於南薰門下。乙未歲，北還淇上。尋

朝廷命斷事官耶律買奴公括諸道戶口，柄用顓決，

得人為急，用薦者署行臺從事。制以籍為定，互占它縣以死論。有潞民馬醫常氏避役匿河內王帥家。事露，[13]抵常以死，意在籍沒州將，且用聳動群道。先君辯之曰：常罪止於逋，論死則非制書本意。公怒曰：脫有誤，並汝坐之。反復辯明，常竟獲免。又王鳳翔者，言崔帥立弟益佩匿金國珍寶，適萬戶喊失納國[14]人受誅，公抵益等以喊失罪罪之，先君曰：初謀[15]崔立，今已死，況罪不相及，國有常憲。公遂平反[16]益等至有圖像奉報之語。明年秋，耶律公薨，曰[17]南歸，或勸為州縣，曰：一丘之木，安足棲集。[18]來辭於齋壁，以見意，因號思淵老人。[19]尤者春秋左氏傳、西漢書，晚年一洗心於[51]於華陰王先生名元禮、天德進士、號玉華子。曰：子學[51]汝問自昔治少亂多，君子寡小人眾，何也？[52]非天一而地二，乾陽方始而陰已為之倍[53]子得之矣。集歷代諸儒易說為一書，題曰[54]遇朔例一占，玩辭明變，其應如響。下至天[55]極等學，皆通習之。聞一異書，輒自手錄，多[56]卷。交人劉冲曰：何矻矻如是？曰：吾老矣，為[57]歲戊戌，詔試儒士，時思制寬，或以乃嗣長可[58]試，先君曰：吾思以義方為訓，若以幸竊非常[59]敢聞。嵩誠憚忱曰：吾已諧斷不容再寒，歿死無[60]能一志於道，以儒書起家，吾歿則瞑目矣。然學貴專精，泛不見鑑，瑩則乃能別物，學苟不精，如治鑑不明，

將安用爲。不學易昧涉世之道、不讀麟經、無以見筆削之王、吾平昔行已得乎此而已。丁巳秋八月、以疾終牖下。先君資剛明簡重、善持論、慮患深、雅以大用自期。人亦以此與之。握瑜懷瑾、群而不矜、事莫可措手者、卒優爲之、不聲色少動。故官守游宦、莫不尊德樂道、問政質疑、取決而去。事已卒如教。至吏筆縱橫、緣以儒術、乃餘事耳。又善尺牘、作真行書、勁韻有風格。與人交、以取容阿匿爲恥。居家寡言、笑以身爲律度、人望而畏若一官府、然外事緩急、不一言及家人。非疾卧、未嘗見日而作。三十年兩易衰裼。年四十六旣奪先妣、或勸再娶、曰、其如不可何。老者繼室又先余死、是轉余於恤、少者後子、是吾遺累於後。竟不娶。初試京師時、宿院夜夢人奉一首加冑曰、持此若名也。及榜出、擢甲首云。歲丙辰秋、惲亦夢人馳報曰、汝父領朝拜且至。遽出顧、見先君朝服席帽乘而隶簡一卒、跳梁馬首唱云、翠微君節度使。后三日、先君遘疾、乃以所夢上聞、翠微者、太虛之氣、夫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死生者晝夜之道、吾固安之、復何憂。(51)與朔年捐館。吁、亦異哉。

先妣靳氏、相州永和鎭人、進士子玄之孫、安陽丞顥思之女。性淑善、於婦道良謹。生二子、曰惲、曰怓。孫振孫、宜孫、重孫、鞬郎。贊曰、

謹按家譜、惲

六代祖昆弟五人、五代祖行一十三、高祖行一十五、曾祖行一十九、王父行二十四、禰伯叔行六人、由是而觀、金百年間本支不爲微耶、然自喪亂來、或四三世五六世而已者、凡二十有四房、哀哉。唯吾王氏暨相之醫傳家、歷八世而傳祀、是豈偶然者哉。惲觀西漢名臣、往往决曹獄史致位槐棘、雖云明習文法、練達故實、至論身名烜赫、餘裔延昌、必曰陰積所至。王氏自

河平府君而下、累葉以刀筆承家、職司獄旦、逮先考而業有光、子孫迄綿綿于今、視履考祥、其亦有足致然者邪。

王惲撰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四九

校記

①經諱：當作「諱經」，見四庫本《秋澗集》。

②跳：右引書作「逃」。

③補若：當作「補官」。右引書作「補滿」。

④愛：當作「谿」，見右引書。

⑤「君子」原闕二字，右引書作「寡小」。

⑥「以」下闕二字，右引書作「幸爲」。

⑦「不容」下闕二字，右引書作「再寒」。

⑧「學貴」下闕三字，右引書作「顓精汝」。

⑨「不」下闕三字，右引書作「明將安」。

⑩「見」下闕三字，右引書作「筆削之」。

⑪「娶」下闕四字，右引書作「晚節號思」。

⑫「無」下闕三字，右引書作「巨細事」。

⑬「已」下闕二字，右引書作「疾不」。

⑭「年」下闕一字，右引書作「五」。

⑮「進」下闕一字，右引書作「進」。

⑯「婦」下闕一字，右引書作「道」。

⑰「鄉」下闕一字，右引書作「之」。又，新任：當作「新阡」，見右引書。

⑱「深」下闕一字，右引書作「雅」。

⑲「矜」下闕一字，右引書作「其」。

⑳「見於」下闕三字，右引書作「世今惲」。

㉑「明」下闕一字，右引書作「極」。

㉒「世業」下闕一字，右引書作「農」。

㉓「德」下闕二字，右引書作「所鍾」。

㉔「胡」下闕一字，右引書作「遘」。

㉕見弟：當作「昆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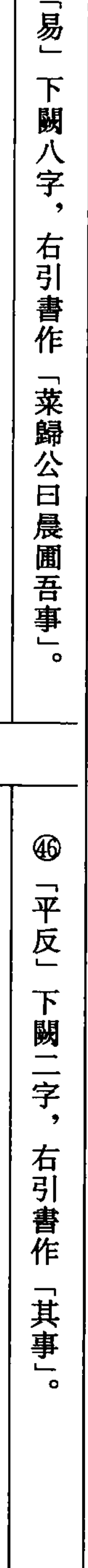
㉖「二翁」下闕一字，四庫本《秋澗集》作「者」。

㉗「所附」下闕七字，右引書作「縉紳以疇繫直弗」。

㉘「非」下闕六字，右引書作「汝當繫悉所有」。

㉙「犯」下闕六字，右引書作「法公曰王氏鮮」。

㉚「婦」下闕七字，右引書作「能免累吏捕急竟」。



(31)「易」下闕八字，右引書作「莱歸公曰晨圃吾事」。

(32)「黨」上闕一字，下闕五字。右引書作「鄉黨有訟者不之」。

(33)「莫」下闕七字，右引書作「若邇鄰同居雜處」。

(34)「初無」下闕六字，右引書作「大故何至是哉」。

(35)「小人」下闕四字，右引書作「聞公言敢」。

(36)長若：當作「長者」。又，下闕五字，右引書作「長者復靦吾面顔」。

(37)「王氏北」下闕七字，右引書作「渡後可支分派别」。

(38)「曾之」下闕五字，右引書作「上世亦殯是」。

(39)「不可」下闕二字，右引書作「識嘆」。

(40)新任：當作「新阡」，見右引書。

(41)「贈」下闕一字，右引書作「賻」。

(42)「板蕩」下闕一字，右引書作「世」。從下句。

(43)「露」下闕一字，右引書作「公」。

(44)「納國」下闕一字，右引書作「夫」。

(45)「初謀」下闕二字，右引書作「匿者」。

(46)「平反」下闕二字，右引書作「其事」。

(47)曰：當作「自」。又下闕二字，右引書作「自雲中」。

(48)「棲集」下闕四字，右引書作「遂書歸去」。

(49)「老人」下闕六字，右引書作「日以經史自娱」。

(50)「洗心於」下闕四字，右引書作「易嘗質問」。

(51)「子學」下闕五字，右引書作「有素吾試先」。

(52)「何也」闕四字，右引書作「先君曰豈」。

(53)「爲之倍」下闕四字，右引書作「歟玉華曰」。

(54)「題曰」下闕四字，右引書作「王氏易纂」。

(55)「下至天」下闕四字，右引書作「文陰陽皇」。

(56)「手録多」下闕四字，右引書作「積至千餘」。

(57)「老矣爲」下闕四字，右引書作「子孫計耳」。

(58)「長可」下闕三字，右引書作「從師往」。

(59)「非常」下闕三字，右引書作「恩非所」。

(60)「無」下闕二字，右引書作「吏習」。

(61)奥：當作「粤」。

㊵「無」下闕二字，右引書作「吏習」。

㊶奥：當作「粤」。

元儒碑傳集

舒大剛 張尚英 選輯

李文澤 校點

《元儒碑傳集》一百五十六卷，舒大剛、張尚英選輯，李文澤校點。

元朝是由興起於漠北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建立的一個王朝，如果從公元一二〇六年興國算起，至公元一三六八年滅亡，共歷一百六十多年。

元朝依靠軍事力量征服了中原，但建立不久，統治者便不得不籠絡漢族以及漢化的契丹、女真士人，借鑒中國傳統的統治方法和意識形態，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像耶律楚材、元好問、郝經、姚樞等，都受到禮遇。蒙古貴族通過他們接觸了儒學，從而有助於蒙古族的漢化。但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時，儒家學説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視，儘管趙復、姚樞、劉因、許衡等人大力倡導程朱理學，忽必烈本人對儒學大師也尊禮有加，但儒學并未立即被官方認可。直至元仁宗延祐年間恢復科舉取士之法，以經義策問出題，程朱理學才終於上升到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

元政府在中央立國子監，各路府州縣也普遍設立了學校。元朝的書院也很活躍。書院以講授儒家思想爲中心，或以儒學講學相標榜。當時一些著名的理學家如吴澄、金履祥、許衡等都曾在這類書院中傳道授業。南方的理學家在宋亡之後不願出仕元朝，也大都退居書院，以講學授徒爲尚。

隨着儒學在蒙古貴族中的傳播，儒學經典開始大量的被譯成蒙古文字，由朝廷頒佈於天下，像《貞觀政要》、《資治通鑑》、《大學衍義》等，當時都有蒙古文譯本。元蒙統治者對儒學的推崇，主要表現爲對孔孟和宋明理學的崇奉。從當時科舉考試的主要内容看，基本是從《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中設問，而標準答案只能是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詩經》用朱熹的注釋本，《周易》兼用程注及朱注。科舉考試明文規定使用朱熹的注釋，實自元朝始。程朱理學上升爲官方學術，理學的獨尊地位進一步確立。

元初儒者大多來自遼、金及南宋。如耶律楚材、元好問、趙復、馬端臨、許衡、劉因、吴澄。元末儒者又多入明，如朱升、宋濂、王禕等。可謂前承宋金，後啓有明。儒學在元朝得到發展，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儒學人物。許謙、胡一桂、保八、趙采、胡炳文、陳櫟、王申子、熊良輔、李簡、董真卿、趙汸、黄鎮成、劉瑾、陳友仁、陳澔、俞臯、程端學、鄭玉、齊履謙、虞集、袁桷、楊維楨等，都是這一時代的名儒。元人留下了不少文集，其中有大量儒學人物的碑傳，是研究元代儒學史的寶貴資料。

本書即從上述文集（也包括了明、清兩代的一些文集）蒐集元儒碑傳，彙編成帙，凡録五百七十餘人，釐爲一百五十六卷。

元儒碑傳集目錄



元儒碑傳集卷一

楊奐　徐之綱　元好問

故河南路課税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

君諱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鄭國公之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叙、載之先大夫基銘。玆得而畧之。曾大父擀、大父超道、父振、是爲蕭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爲文明之象、就爲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語、知之不能答也。未冠、夢游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飯食、誦孝經爲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承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案牘相煩、聞若有佳兒、姑徵試之。即檄君爲倉與書。時調度方殷、君掌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之、請他日當有望、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迥出倫輩。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①不三十三赴庭試、與定辛已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用兄李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荅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爲諱、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朝廷一新、澈政求所以改絃更張者。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諳其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爲講議、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廉州經歷、皆辭不就。再以參乾恒二州軍事、觀書爲言世議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來之。庚寅京師春試、拔舘左丞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主善、老夫沾丐抑多矣。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朱極自京師齎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藏爲問、而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爲二三乎。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税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

雲燕。識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書省耶律公。一見
大蒙實異才、奏薦之、
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
陛辭之日、言於中令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
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
黎無幾、忠鮮之餘、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
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爲
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莅政、
招致名勝如蕭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
禮、下邽薛微之、澠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之等、日
與商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内、親問
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爲
言者、君詞之曰、剥下罔上、若欲我爲之耶。即減元
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餘、卒有餽餉、君一切
拒絶、亦有被刑責、沒財物于官者。不踰月政成、官
民以爲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
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以猶子孔嘏襲職。壬
子九月、　王府驛召入關、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
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卿郡、築堂曰歸來、爲佚
老之所。雖在病卧、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

吾鄉寥邇豐鎬、民俗敦朴、兒輩皆當孝弟力田、以
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屬
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
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釂、望東南注香、命門生員
擇執筆、留詩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
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里小
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三娶、
吳氏子男四人、保烜、萬駒、嵩山、嶽山、皆早夭。駒郎
者在孕有異、風骨不凡、齠齔知讀書。八九歲閒君
講授、即通大義、尋爲人講説。十二以羸疾至于不
幸。君喪之、盡然有童烏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
覺、次華陰王享、二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間、入仕
者惟舉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經文之外、
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
律尤甚。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六七
公而已。君投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既成、
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即有可觀。嘗撰扶風福
嚴院碑、宋内翰飛卿時宰高陵、見之、奇其才、期君
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禀如此、宜有以自變。得
于彼而失于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特

達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與定末、関中地震、乾守呂君子成編禱祠廟、請為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鄠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欲觀詩者畢還、欲和以次唱韻。意氣閑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為鄠郊即席倡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為無所不闚。眞積力久、循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目力差減、猶能燈下閲蠅頭細字、夜分不寐。作文刻削藻繪、創為裁製、以踏襲剽竊為恥。其持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為可見矣。禮部閑閑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屛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公光輔、編脩張公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又被三接、文衡有在、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為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縣言十卷、紀正大以來朝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自叙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僻王、乃復賴前哲、欲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絶、曰歸。始皇十年貶絶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啓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比書往往人間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為辨。後世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病疾、助喪祭、習以為常。力雖不贍、猶強勉為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為言、有片善則委曲奬藉、惟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學、②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

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為酸鼻。丙辰冬十月、予閒居西山之鹿泉、貞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為請。且道君臨終念念不相置、留語殷重、以誤述為硬。惟不朽之文、易足為君重。竊念風俗之壞久矣、求靈迴寒、往後四千里、為其師為不朽計、門弟子風誼如生者幾人。此已不可辭、況於平生之言。乃勉為論次之、而系以銘。其銘曰、

有文者蟠、於趺者龜、是為關西夫子楊君之碑。碩瞻佳城、泫焉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擅名場、深藏孤羆。迨乎駢儷而變古雅、快潛蛟之雲飛。謂君不逢歟、奮回谿而滉池、一命而佩金紫、何若若兮纍纍。鄰賓于唐、世久衰微。河潤九里、蔚松擴兮增輝。謂君為達歟、徒以文窮而自嬉、斬伐俗學、力涸筋疲。世無玄聖久矣、望伯起其孱幾。白首太玄、坐為悠悠者之所譏。緊正統之無適從、職予奪之非宜。君排諸儒、斥備執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暴是而今非。豈有一定罪功之名、而槩終世之成虧。我黜我升、我招我麾、不主故常、不貸毫釐。自我作古、奚竊取焉。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維鼎之為器也、雖小而重、比神寶而弗移。孰謂漢唐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彼歸。我車司南、爾輒背馳、傳者差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出、幾千載兮求知。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二三

滕縣尉徐君墓誌銘

君諱之綱，字漢臣。金以詞賦舉進士，君為詞賦有能名。會金將亡，不得試，作賦說以示學者，窮幽闡微，合金宋體，指摘昔人鉅作，截然不少讓。工論隋唐，曲盡幽眇。久而曰：是果為學邪？益探道理，以河南二程、江南朱張胡蔡為根柢，窮春秋易二經。其言春秋失始三傳，左氏誣為甚。常事不書，聖人之旨也。易更三聖，麻衣誠偽書，夫子十翼功並日月。其言與朱文公合。當是時，南北盖未混也，意識卓絕，尚友於千載。其言論金士疑之。宋號以儒立國，論亦如君言。其所為書，東齋默志三卷，皆經說也。通融賦說三卷，舉子學也。麟臺雜著七卷，其所為詩文也。皇元畧中原定地，戊戌歲始招輯儒士，君以明經選益都。于時李璮以諸侯兵分省，君以府學教授佐省事。璮喜儒，間問攻戰成敗，陰蓄甲士，習勞苦。君講經，曰：使民以時，相君不知也。璮默然。又曰：平王威烈，周之衰也；戰國之士知諸侯而不尊周，唐世河北將士尊藩鎮而不知有唐。其言簡直，遂黜為滕州滕縣尉，識者復以默誌羅君禍。後璮果就誅，而君亦已下世，中統四年八月某日也，年七十有五。配李氏、郭氏。嗚呼！崎嶇兵壓，士忠以童習自守，磅礴河漢，橫流塞而天源深，非君其誰邪？淄川楊公序其文矣。君世家單州，後徙濟州。祖鐸，父革，俱金進士。配翟氏。子敬，至元十三年中明經，無祿，即世。孫天麟，十七年亦中明經。次鳳，以積勞為益都路臨朐縣尹，今承務郎，慶元路總管府經歷。次士龍，代州儒學正。曾孫若干人。鳳靖共寅宮，愀然言曰：祖父節行經學，先哲推重，子嘗為文字官，願誌墓道。遂讀其所為書以敘，述為銘。銘曰：

魯聖絕學，蕪穢管、曲說恣臆紛翩翩。浮聲急響曼以繁，青紫決拾靡靦顏。夫子勇志開冥頑，手持寸膠清渾瀾。雲陰駁霽白日還，佐鎮陳誼數斥奸，拂衣避席彼構讒。寥寥道統孰異分，正轍前趨南北貫。厥功茂著儒碩先，遺文傳信銘永刊。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二九）

遺山先生墓銘

郝經（見陵川集）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已馬昇歸葬。文酹酒、哭于画像之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當叙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其後纖靡淫艷、怪誕癖澀、淺呂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黃、振起衰踣、益爲瑰奇、復于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祿、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羣聚詘吠、大以爲異、委墜廢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沉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馨而絕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發、雕弄金璧、糅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謠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正、出奇于長句雜言、至五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者又百餘篇。用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趣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暉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脉、繫而不絕、其有功于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已所當爲。而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闢館、爲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定襄人、係出拓拔魏、姓元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于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屬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正不欲渠爲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　肆意經傳、貫穿百

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登興定三年進士第、不就選、往來箕潁者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累其什、人誦其句、洋溢于里巷、吟諷于道塗、巍然坡谷復出也。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府、甚有威惠。以太夫人衰疾、辭劇致養、轉內鄉令。丁艱憂、終喪、詔爲尚書都省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十有八。卒之某月日、葬于定襄之先塋。前配太原張氏、再配臨清毛氏。子男三人、曰某、某某。女三人、長適進士程端甫、次爲女冠、次適張某。銘曰、

士子賈技爭綴緝、僥倖寸祿奔走急。以爲詩文作無益、糞壤擲棄明月璧。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入羲黃室。開關文滌蕩荊棘、大敵復完金玉璧。爛熳長辭思盈溢、瑞錦秋花亂堆積。險婬護前喘肝膽、群犬狺狺共說嫉。塵埃野馬爲鬼蜮、遺山岩岩倚天壁。國史興衰是吾職、義烈不孫董狐筆。定襄高寒拓拔國、鳥羿歸來反玄宅。有書有傳俱未卒、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郝經撰　《遺山先生文集》附錄

校記

①不：疑當作「年」。據楊奐生年推算，其赴廷試爲金興定己卯，與下文辛巳被黜相吻合。

②掌：當作「常」，見四庫本《遺山集》。

元儒碑傳集卷二

耶律楚材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宋子貞

國家之興、肇基於朔方。惟太祖皇帝以聖德受命、恭行天罰、馬首所向、蔑有能國。太宗承之、既懷八荒、遂定中原、潟海內外、罔不臣妾。於是立大政而建皇極、作新宮以朝諸侯、益將樹不拔之基、垂可繼之統者也。而公以命世之才、值興王之運、本之以廊廟之器、輔之以天人之學、纏綿二紀、開濟兩朝、贊經綸於草昧之初、一制度於安寧之後、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濟生靈、視千古為無愧者也。公諱楚材、字晉卿、姓耶律氏、遼東丹王托雲之八世孫。王生燕京留守政事令隆科、留守生將軍國隱、將軍生太師赫嚕、赫嚕生太師呼圖克、呼圖克生定遠將軍納喇、定遠生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始歸金朝。其弟裕嚕生履、興平鞠以為子、遂為之後。以文章行義受知於世宗、擢翰林待制、再遷禮部侍郎。章宗即位、有定策功、進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終於尚書右丞、謚曰文獻、即公之考也。妣楊氏、封漆水國夫人。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為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為名字。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年十七、書無所不讀、為文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得試補省掾、公不就。章宗特賜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為左右司員外郎。越明年、京城不守、遂屬國朝。太祖素有并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徵詣行在。入見、上謂公曰、遼與金為世讎、吾與汝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貳心、讎君父耶。上雅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咨訪。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

辰冬大雷、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里檀、回鶻王稱也。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乃詑於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公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知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甚、自是用公日密。初、國朝未有歷學、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食。公言不食。及期果不食。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食、回鶻人言不食。其夜月食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況人間事乎。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上亦燒羊髀骨以符之。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君宜早還。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上即日下詔班師。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其後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劫、有司不能禁。時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治。既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之、欲為覆奏。公執以為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皆得安枕矣。己丑、太宗即位、公定冊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公言、陛下新登寶位、願無汚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時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刃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此郡、動輒兵興相攻。公首以為言、皆禁絕之。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

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為然。國朝之用文臣、益自公發之。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往恃其富强、肆為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為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叔、但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粘合重山實為同列、為之股慄曰、何必强為更張、計必有今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為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必不相累。上察見其誣、怒逐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得不者、上知與公不協、特命鞫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於南方、他日治之、亦未為晚。上頗不悅。已而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當效之。辛卯秋八月、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米穀簿籍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笑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留於燕。上親酌大觴以賜之。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宣德路長官太傅拉哈失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勳舊、密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取鳴鏑欲射者再、良久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勅今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聞奏。中貴衮穆蘇布哈奏撥戶一萬以為采鍊金銀、栽種蒲萄等戶。公言、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疲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壬辰、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

㦸。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其活不可勝數。國制、凡敵人拒命、矢口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陷、首將速不解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盡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地土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為給贍。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為定例。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禮樂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時河南初破、被俘虜者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弟兄、一經俘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踣死道路者踵相躡也。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金國既亡、唯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吾人之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益懼死耳。若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開門出降。期月之間、山外悉平。甲午、詔括戶口、以大臣忽覩虎領之。國初方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為戶、公獨以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舍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戶口、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戶口、皆籍為編民。乙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為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

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為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為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丙申、上會諸王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也、非卿則天下亦無今日。朕之所以得高枕而卧者、卿之力也。蓋太祖晚年屢屬於上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悉委之。其秋七月、忽覩虎以戶口來上、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上曰、業已許之。復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恆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矣。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等、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三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廷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正賊、令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

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為質、然終不能償。公為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千六十定。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為定制。侍臣托歡奏選室女、勑中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後宮使令。而托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言、漢地所有蠶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為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之。始、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倒乏、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道路所至騷動。及其到館、則要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仍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因陳時

務十策、一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三曰給俸祿、四曰封功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土貢、十曰置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回鶻阿薩爾阿默色告公私用官銀一千定、上召問公。公曰、陛下試詳思之、曾有旨用銀否。上曰、朕亦憶得、嘗令修蓋宮殿用銀一千定。公曰、是也。後數日、上坐萬安殿、召阿薩爾阿默色詰之、遂服其誣。太原路課稅使副以贓罪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善人、何故亦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陷之於不義、而不義者亦時有之。三綱五常之教、有國有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之有過、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于我朝乎。上意乃解。戊戌、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乞權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許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戶三十五萬、民賴以安。燕京呼圖克瑪勒

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豬雞、劉庭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姦人欺下罔上、爲害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爲班超之言蓋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上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鐵爲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悅、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時四方無虞、上頗怠於政事、姦邪得以乘間而入。初、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定、及河南既下、戶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而回鶻譯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倒身事公、以求進用。公雖加獎借、終不能滿望、即奔諳鎮海、百計行間、首引回鶻溫都爾哈瑪爾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

奪民利耳。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為所陷、上亦頗惑衆議、欲令試行之。公反復爭論、聲色俱厲。上曰、汝欲關搏耶。公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蹦跡而甚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於是政出多門矣。公正色立朝、不為少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上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然待公加重。公當國日久、每以所得祿賜分散宗族、未嘗私以官爵。或勸以乘時廣布枝葉、固本之術也。公曰、金幣資給足以樂生、若假之官守、設有不肖者干違常憲、吾不能廢公法而徇私情、且狡兔三穴、吾不為也。辛丑春二月、上疾篤、脈絕、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變屢見、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熒惑退舍之事以為證。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蘇、后以為奏、上不能言、頷之而已。赦發、脈復生。冬十一月、上勿藥已久、公以太一數推之、奏不宜畋獵。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為樂。獵五日而崩。癸卯、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當議、自有先帝遺詔在、遵之則社稷幸甚。溫都爾哈瑪爾方以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唯憚公沮其事、則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輒中止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溫都爾哈瑪爾、令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溫都爾哈瑪爾奏准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因厲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固不負于國家、皇后亦不能以無罪殺臣。后雖怨其忤己、亦以先朝勳舊、曲加敬憚焉。公以其年五月十有四日、以疾薨於位、享年五十五。蒙古諸人哭之如喪其親戚、和林為之罷市、絕音樂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不如泣相弔。以中統二年十月二十日葬於玉泉東甕山之陽、從遺命也。以漆水國夫人蘇氏祔、先娶梁氏、以

兵亂隔絕、歿於河南之方城。生子鉉、監開平倉、卒。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咸州刺史公弼之女。生子鑄、今為中書左丞相。孫男十一人、曰希徵、曰希勃、曰希亮、曰希寬、曰希素、曰希周、曰希光、曰希逸、曰希闕、曰希闕、曰希闕、女孫五人、適貴族。公天姿英邁、迥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又能以忠勤自將、嘗會計天下九年之賦、毫釐有差、則通宵不寐。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簡傲。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平生不治生產、家財未嘗問其出入。及其薨也、人有譖之者曰、公為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之、唯名琴數張、金石遺文數百卷而已。篤於好學、不舍晝夜。嘗識諸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其學務為該洽、凡星歷、醫卜、雜筭、內筭、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歷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肥歷、蓋回鶻歷名也。又以日食躔度與中國不同、以大明歷浸差故也、乃定文獻公所著乙未元歷行于世。既葬公

七年、左丞相持進士趙衍狀以銘見屬。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趣向之不同。當是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于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戛戛乎其難哉。幸賴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于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鈞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銘曰、

帝王之興、輔弼是賴。誰其尸之、不約而會。阿衡返商、尚父歸周。風雲一旦、竹帛千秋。赤氣告祥、龍飛朔野。義師長驅、削平天下。儒服從容、左右彌縫。克誠厥功、惟中令公。令公維何、代掌燮理。太師之孫、文獻之子。白璧堂堂、維國之華。帝曰斯人、天賜我家。重明耀離、大命既革。乾旋坤轉、如再開闢。內外疇咨、付之鈞司。吾國吾民、汝翼汝為。公拜稽首、曰敢不力。權輿帝墳、草創人極。郡國相

師、以殺為嬉。陰盜赤子、弄兵潢池。渙號一布、捷于風雨。指麾羣雄、圉豹檻虎。賢哲深藏、固拒牢關。胥行公卿、求活草間。隨材擇用、鬱為榱棟。網羅四方、得麟鳧鳳。府庫填充、粟帛流通。公于是時、蕭何關中。臺閣討議、典章燦煥。公于是時、玄齡貞觀。通俘纍纍、敵野僵屍。我燠而寒、我飽而飢。圍城惴惴、假息寸晷。我解其縛、我生其死。生息長養、教誨飲食。民到于今、家受其賜。惟天雖高、其監則明。乃祚元子、再秉樞衡。勲在盟府、名昭國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其薨新阡、浩浩流泉。不朽載傳、尚千萬年。

四庫本《元文類》卷五七

校記

①但：當作「俾」，見四部叢刊本《國朝文類》卷五七。

元儒碑傳集卷三

段直　郝思溫　賈輔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公諱直，字正卿，姓段氏，世爲澤州晉城人。少英偉有識慮。甲戌之秋，南北分裂，兩河山東郡縣盡廢，兵凶相仍，寇賊充斥。公乃奮然興起，率鄉黨族屬爲約束，相聚以自守。及天子命太師以王爵領諸將兵來略地，兩河山東豪傑並應，公遂以衆歸之。事定，論功行賞，分土傳世，一如古封建法。公起澤、潞，得澤，遂佩黄金符，爲州長官，凡廿餘年。方天下初定，國家以澤衛監刷，置守兵主將不善制御，恣其侵暴，久之，山民不勝其橫，往往自棄爲寇盜。公上言，願罷守兵，請身任諸監，保其無虞。朝廷從之，寇盜遂息。公見澤民避兵者多未復，乃籍其舍業於其親戚鄰人，戶來約曰：俟主還，與之戶。如故分出賦，如業。是以民多還集。但戶額少而丁業優，故賦輕而易足。兵後屢饑，其還民無産者復不能自生，公爲出粟食之，不使流散。時新法藏亡甚嚴，鄉民不一一曉知，澤當諸軍往來之衝，病俘多亡匿民家者，若以藏論，籍沒從坐，保伍爲空。公乃錄爲符券，爲官使收養，以俟諸軍物色者。後凡留俘家皆得以不藏釋。州民被俘他郡者，公多爲購得之。兵死暴露者，公必爲收瘞之。當大變之餘，兵氣未已，生意未復，而澤風翕然已爲樂土矣。公又大修廟學，堂庭、齋廡、庖廚惟脩。仍割負郭良田千畝，購書萬卷以給之。州人李俊民在金時以明經爲舉首，後國朝亦被累徵，賜號莊靜先生，蓋有道之士也。是時方避地河南，隱約自處，公迎而師之。凡澤之名士散在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後已。故不五六年，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廿有二人。時今上在潛邸，有以公興學禮士聞者，嘉之，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公卒，年六十五。子紹隆嗣。後三十■年，紹隆遣其子倪從事李黄持公行狀及莊靜所作州學記造某所，賫贄倪代紹隆拜曰：請先生銘先公。予按傳記，初澤俗淳朴，民不知學。

聖宋治平中，明道程先生為晉城三年，諸鄉皆立校，暇時親至，為正兒童所讀書句讀，擇其秀異者，為置學舍糧具而親教之。去邑經十餘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與金，澤恒號稱多士。故公雖不學，起行間，然其生長見聞，必有起其趨向者，故當用武之際，獨能以立學為教，勤修奉使，前賢數百年之遺風不遂廢墜。謂倪乃祖用是當銘。倪應曰：諾。謹拜銘之賜。公考諱順，妣趙氏；夫人衛氏，勤儉有禮，公既一意公事，凡其所以成家教子者，咸內助之力也。張氏、馬氏、李氏亦皆賢淑。子男四：紹隆，令以遷轉法行加武略將軍，移知葭州。國初，凡守親王分地者，一子當備宿衛，紹先宿衛王府。紹相早卒，紹宗未仕。女一，適裴氏。孫男六：倪、儀、信、傑、佐、仁。女四，長早卒，次適何氏、郭氏、李氏。卒於甲寅六月三日，而葬，葬建興鄉涉城里先塋。公平生朝京師一，朝王二，王寵賜甚渥。初，太師承制封拜，時授洛州元帥府右監軍云。銘曰：

天荒。澤方廣試，程氏邦家執時春風百世生。為俊民為章已多，竊嗣守土。公如章何，以富以教，循序無盡。公焉取斯，承此餘潤。公生閒勞，謂樂斯驕。閱其堂中，唯然蓋公。公生用武，謂如貔虎。跡其嬉遊，泮水優柔，晉城絃歌，不以兵壞。既安既寧，宜爾多類。不遠公阡，大刻銘詩，於乎澤人，勿替爾思。

先父行狀

劉因撰《靜修集》卷八

郝氏本貫澤州陵川縣。曾祖章，祖昇，父天挺，先父諱思溫，字和之。資剛潔，迥迥不倚，不為蘧篨戚施，疾故與世不偶。然而人亦不敢以非義屈撓，逆加儀，矜不及中材，而凜凜莫敢犯，以虎直自處，不億不信，中心充實無所虧欠。初成童，與河東元好問從先大父學，依洛六年，洞達涯其所得者，有所自，其所作者，有所徵。天端理倪，首尾貫究，晦而善之，漸漸不妄。發年二十許，奉先大父下太行，往來淇衛間。時河朔已受兵，有金驅理日處慨

然有志於功名居無何得腰股疾志趣抑不信遂不就舉貞祐初南渡館而師之者甚衆誠法理言說精騐播所至席不煖先大父辛于舞陽既免（音問）與謂諸父兄曰先君子卒於流寓不克歸葬安用子為子而委父何面目天下諸父兄以河朔兵亂不許乃與先妣夜啟殯而負之去渡河至長垣資用皆為盜殺從行者因是亦散去獨與先妣扶杖負骸步登太行中路賊二人呵止之曰背負與我不然則死乃啟之賊愕異問故曰是先君之靈將歸葬鄉里賊慘然曰擾擾如此而欲辦是是癡子不足道置火餅數枚而去遂葬先大父於陵川之先塋興定四年也元光元年復渡河河南亡攜經北渡居于保聚俊秀而教之者十餘年經年十有六命治六經先傳注疏釋而後唐宋諸儒論議必一經通然後易業焉壬子館于萬戶張公府教授諸子丙辰經被徵北上及還誠歸鄉里拜謁松楸夏四月十有七日得風疾不起在牀簀者三年戊午冬十有一月二十六日增劇二十七日夜忽命經等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人惟恒久乃有前程天下事何嘗不因不恒壞了整衣冠強為之起咄嗟曰勞志氣遂瞑不復語二十八日終于寢年六十有八門生苟宗道趙秦尚文等相與謀曰先生不苟祿仕困而不撓臨終而猶以志氣為言不亦卓乎可謚曰靜直其未嘗祿仕可稱處士十有二月一日與先妣神宮同權厝于保城之西吳翁灣之北原三男經彝庸一女適清苑陳洛男孫二女孫二皆幼先父生平喜為歌詩倘徉跌宕以自樂而多散逸得遺藁一百二十篇晚年尤邃性理學手書西銘畀經曰是入德之幾造道之門也教人以小學為本以為灑掃應對進退即性與天道之端致身行道樹立事業性與天道之功用究實而大大而能化性與天道之成終者人之始生其蔀未醨其樸未散其見解未出其物欲未雜先入者而為之主終身由之而不能去古之人至於胎教況髫齔之間乎語言啞咤肝膈絪固神出入而未合識竅昧而未

明、容妥婀而未莊、氣閑爍而未完、證其所習、政在於是。乃為言坐行立揖拜俯仰之節、誦記熟復、執筆為書之。制搴青笑親踈數疾徐之儀、一之以數而不使之情。少長、則為解說義理、綴緝章句、簡直切律、力少而功倍之。成童則以性理經學為本、決科詩文為末、而深致之大學。嘗語人曰、人見吾之規規子子、必以為是區區致力於小者而小之也、吾不病也。夫事有小大、理無小大也。本末先後、吾不敢躐而撅之也。彼所見者以為小吾所見者以為大、是吾所以積德而遺吾子孫者。世之人好高慕遠以撥、世盜名、未能灑掃應對、而便說性與天道、忝理蹈分、枉採速成、戕本根、斁倫類、示不以常而重為之訌、敗德孰甚焉。吾不為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其為大人、保是心而已。繇赤子之心、即為大人、可乎哉。歐陽子謂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殆亦為是耶。其設心如此、故所到輒見稱學者、往往然為成人。方臥疾也、一日語經曰、汝祖父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汝曹毋以淺功近利、有速售之心也。蓋利則敗義、欲速則不達。汝能勤則功自至、汝能儉則利自來。故立身行已、在夫堅忍而已。能堅忍、則能忍事、應大患難、處大富貴、決若長河而不回、屹若泰山而不移、然後可謂大丈夫。凡為亂賊姦宄、不終其身者、皆不能忍耳。染指垂涎之氣不除、貢鼎謟天之心常在、一旦肆欲憤、不顧義殞身喪元、而及其宗、盜侈一時、遺臭千載。汝曹可戒也。過庭之訓類如此。嗚呼。先父身無一命之爵、史無一字之書、其於改葬先塋、擴無一辭之文、是大泯泯也。立言君子苟為稱述銘佩之意、死且不朽。孤子經等謹狀。

鄭經撰（陂川集）卷三六

左副元帥祁陽賈侯神道碑銘 并序

昔李廣、數奇不侯、及其卒、識與不識、皆為流涕。太史公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及傳大將軍青、則以為有天幸而功烈不與。蓋論人者不以成敗、顧材品之何如。其將失之輕重、成敗之淺深、特係夫用與不用而已。近世河朔豪傑、跨州連郡、分民專土、莫不自以為雄奇。至論長材偉人、必以祁陽賈侯為稱首。聞其覺、噫嗚咄唶、痛惜不已。蓋侯以布衣崛起、而為一方之侯伯、不為不偶、位侯伯者四十年、不為不榮。但其有戡定禍亂之畧、而未賜以鈇鉞、有弼成至治之器、而不被以公袞、有度劇弭煩之智、而不吏於輦轂、有裕國阜民之術、而不踐於會府、有斡旋造化之手、而不與於機密、可以表則一世、冠冕當代、而不羽儀於朝廷之上。所以有識之士重嘆、恨於其賢也。侯諱輔、字元德、中山之祁人。曾祖某、皇祖某、皇考某、皇妣李氏。侯生六歲而孤、養於舅氏佟之家。自知讀書、卓犖山立、沈鷙善射、魁出輩行。貞祐初、將鄉兵萬、以功授祁之蒲陰尉、尋遷為令。主豪王知以賂領州、大為民害、州人逐之、推侯為守、聞諸行臺、遂授宣武將軍、祁州刺史。時諸方州皆事屠并、爭地殺人、不恤其民、且薦饑、更相啖噬。侯獨保境、教之耕戰、招徠四方賢士、制事約法、故民得安堵、兵食足餘、而戰有功。遷鎮國上將軍、遙領濬州防禦使、仍知祁。恒山公武仙時鎮真定、而挾智事詐、跳梁跋扈。悍侯膽畧、密令所親取侯、侯挺身逸、州人從之、遂歸國朝。招副萬戶張公領州如故。居無何、仙窮蹙、亦降。時金源既棄河朔、在所寇敓、首鼠反側。侯將本兵畧地、所向克捷、取慶都、攻蠡吾、還振安平、取深州、近右諸縣鼓城、束鹿等望風降附。於是踰滹沱、取冀州、兵勢大振、武義、寧晉、衡水、饒陽皆下、遂逼鎮定。而仙復叛去、侯遂有鎮定東南諸郡。萬戶張公開都元帥府于滿城、侯行元帥事於祁、號南府、祁南皆隸焉。已而從定山東、屢立戰功、遷左副元帥、副張公開府于保州、築壘以合南北軍、兩府諸城并為一道。張公將兵在

外、侯常居守、哉無巨細、一決于侯。乃撫遺民、寬賦租、拔
稍稷、剔蠹盧、資糧日富、士馬日盛。春施秋斂、恩威並著、
郡守豪帥、帖沮懾服。於是有城數十、地方千餘里、節度
之州二、刺史之州五、勝兵數萬、而戶不啻十餘萬。西盡
常山之尾、繞出鎮、定、左轉盤狐之口、東包河間、出九河、
南入冀野、北盡涿易、橫絡上谷、盧龍之塞、而跨有燕趙
恒嶽之鎮、有滹沱淶易之浸、有桑麻魚鹽之利、棗栗
五穀之饒、金鐵織纊之產。河朔諸道、車轍馬足、皆出其
間。四方之珍充羨、而貨泉川流、遂為一大都會。汴梁亡、
朝省名士五十餘人會于保下、侯皆厚為資給、盡禮延
待、擢其英俊而加任使、其耆德則事之。由是四方賢士
翕然來歸、冠佩藹然、有平原稷下之盛。故好賢之譽日
隆、事之利病日益聞、政化修明、人有生賴、既富而教、駸
駸乎治平之世。朝廷嘉之、璽書褒賞、賜以金符、升州為府、
錫名曰順天。丞相耶律公致書、稱述政績之美、仍以詩
詠歌焉。官制行、宣授行軍千戶、權順天河南等道軍民
萬戶。自是聞望益重、每國家有大號令及大更革、諸侯
大會同、必推侯為首、俾應變焉。侯思致周給、嫻於辭令、
條析開闔、聳動觀聽、故所言無不允諧。至於籍戶之式
頒之諸道、子錢之害一本息止、貸逋租、薄貢賦、陰賜及
天下、不可枚數。朝廷欲使自諸侯入為卿士、侯輒辭罷。
燕京道最為擾劇、號稱難治、且與順天境土相呀、大行
臺以詔旨命侯兼治之。侯力辭不從、遂聞諸朝、以所佩
金符授其子文備、今襲爵為行軍千戶。復授侯金符、與
之商度行臺事、領順天等道如故。歲甲寅、諸侯會于朔
庭上、必欲相侯、而侯得疾不起、內醫中使問視相望。冬
十月戊戌、薨于會寧、年六十有三。上聞震悼、曰、朕方用
之而奪去速耶。乃賻廄馬五、俾與歸以葬。乙卯春正月
庚辰、葬于祁之東原先塋。夫人安氏、王氏、祔焉。子男六
人、文備襲侯爵。文蔚、襲祁州刺史行軍千戶。文達、文進
蚤卒。文慶、文亮尚幼。女五人、長適行軍千戶劉克剛、次
適參知政事王楫、餘皆適名族。男孫曰壽孫、嗣侯之嫡

子也。侯資現碩長八尺餘、精偏老事、志畧深長、望之儼然、而其中甚仁。初籍戶、詔驅掠者私其主。侯之所有殆數千人、語之曰、普天之下皆天民也、吾可奴爾而獨良吾乎。吾若不德、子孫覆亡不暇、其能久有若屬乎。悉籍之為民。其餘奇孤僮女數十、侯一日謂其夫人曰、是皆良家子、彼無父母、則吾其父母也。可辨其族姓、比其年質、使各為伉儷。乃為築室庀器具、妝奩衣物、置大會而命之、且為訓戒之辭。聞者皆惻然感泣。及疾革、又親書畧、并其子息與故僕御十餘家、皆使為良。其仁隱如此。生平喜為學、聚書數萬卷、每令諸讀、必焚香北向而聽之、踊躍甚恭、或勸之少安、曰、彼老佛者凡出一言則謂之說法、令人亟拜不已。今聞聖人之道、敢不致敬乎。尤喜獎拔後進、歲時諸生即賀侯、輒先拜、或止之、曰、天下賤士久矣、士不知自重亦久矣、吾所以若是者、示不敢以位為貴、使為士者知道之在己、亦當自貴也。常置金帛於座右、曰、令河南新破、衣冠狼狽、吾必有以待遇。每

戒門吏、有來謁者、雖當寢食、少報、則必倒屣出迎、厚為燕勞、而重為資給。其好賢如此。晚年惟讀語孟、曰、是聖賢傳心之要典、而世謂之小經。吾欲使與六經並為大、可乎。又能重自克治、嘗曰、凡今諸侯馮藉兵亂、殺戮之餘、以有今日、曾作何等事業。既享諸身、又欲貽厥子孫、斯民何辜、使汝世肆于上乎。吾叨玷仕祿五十年矣、刑戮之間、豈無過濫。沒身而已、敢望其後哉。其存心如此。當是之時、諸鎮侯伯往往為黷吏朋民、牙角嚙衡、使長貳侵官、父子奪位、而兄弟相吞偪、刲剝黎庶、行賂傾軋、至於破家赤族而不已。故其兵民因以逃散困弊。侯雖嘗蒙讒間、弟為隱忍、至死不起訟、則其惠齊州人甚厚幸也。嗚呼。侯在州里、則庇護惟謹、而為良將帥。收斥土宇、所當穿徹、則為雄方伯。撫存遺黎、濟之以德、則為循良吏。應變處劇、創法立制、則為材大夫。樂賢下士、為善不倦、則為賢諸侯。說義棄利、不貪寵榮、忠於所事、致死不易、則有古之遺直。德澤在人、益久益深、死而不亡、則

有古之遺愛。方海宇横潰、不資於人、挺然自致、恢宏正大、傳淵博、非豪傑之資有大過人者、能若是乎。惜乎未盡其用而止於是也。歲庚申、經宣撫江淮、至自武昌、嗣後某請碑諸神游之道。某處之曰、向在許洛、聞諸父師曰、河朔兵亂、而愛民好士者有祁陽賈帥焉。則知侯於童齔之時。及其北渡、館于侯門、侯一見待以國士、盡以所藏書見付、使之誦讀。日夕周旋、聞其論議、見其施設、則知侯於問學之日。侯之喪至自朔庭、闔境士庶、奔走以迎、自涿易抵深冀、旁午五百餘里、黎老扶杖全土、衝雪塵壓豎棗、氷淚滿面崩塌號慟若喪所親、嗟隱之聲道路不絕。比葬事凡十有五日、莫祭者倚壘而哭之、無不盡哀。某為誌文、環視而泣者日數十百人、有所謂罷市而往弔、寓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則又知侯德澤之深也。故叙其事而為之銘曰、

三光五嶽之氣分、天下無全材。三綱五常之教廢、天下無實德。嗟嗟賢侯、元化之一。閒世炳靈、萬夫之特。精金百鍊、天下之利器。良玉不琢、天下之美質。巍巍堂堂、為時而出。乾坤破碎、元氣湮塞。溟涬茫昧、渭泥沫漆。盜販兇黠、蹀血吞食。嗟嗟賢侯、毅然而立。虎龍騰驤、排天闢閶。激水轉背、垂雲翻翼。廓清氛祲、剗除荒棘。連燕跨趙、大啟封域。挈民置爐、置之涼寂。我戰我守、闢稼蘭織。瘡殘痡餘、始得蘇息。如焦斯濡、如槁斯植。髮櫛苗薅、去其螟螣。濯之以泱旬之雨、膏之以三春之露、動之以凱樂之風、晞之以陽和之日。尋以富教、歌謠盈溢。桑麻垂蔭、山河改色。不有君子、其何以國。曹子臧之守節、孔文舉之好士、卓侯清淨之化、寇君愛利之實。嗟嗟賢侯、乃見古昔。而止於斯、莫不痛惜。及門慟哭、行道隕泣。大木斯久、中生蠹賊。磊落瑰岸、長材偉器、不害其為明堂太室。剡夫斷金之義、寧肯棄於鬼蜮。伊和之南、滹沱之北、邱山巖巖、豐碑抑抑。大書特書、萬代是式。不朽惟德、不在兹石。

郝經撰　《陵川集》卷三五

元儒碑傳集卷四

陳庚 史天澤

故平陽路提舉學校官陳先生墓碑

迺代名臣之後、有世東純白、恪勤先訓、綿數百禩而弗墜者、惟河東陳氏乎。陳氏自宋太常少卿、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太子太保諱希亮起巴蜀、以忠正剛直策大名。嘉祐中、七世至平陽提學公不少貶。方是時、中原祖兵且百餘歲、師道久廢。我元建國、覃懷許文正公衡、進而師於上、保定劉徵君因退而師於下、名賢遺老、並列周行、而公亦起為河東儒師、學者始有所向方矣。公諱庚、字子京。其先眉之青神人。自太保居洛、太保之孫慈州士曾揮遷臨晉。士曾之孫少中大夫國子監丞克基復徙猗頓、公官平陽、又家焉、遂為河東人。曾祖諱灝、贈儒林郎。祖即克基。考諱仲謙、昭勇大將軍、三白

規措使、驍騎尉、潁川郡伯。公少與趙定、劉繪、張澄同學、號為四秀。又與兄河東兩路宣慰司參議賡、弟來平勸農使肩、齊名、號為三鳳。隨親官青州。崇慶壬申、四方兵起、携家還猗頓。河東破、乃西渉河、客華陰二載。河東平、出關、居洛西十餘歲。貞祐丙子、兵大入、轉徙無常。興定庚辰、隱盧氏山中。元光、正大、再與貢、再試春官不利、去、省親于陝。丁父艱、北移解梁。復有母之憂、服除、辟聘交至。乃應平陽高雄飛之招、著郡教授日與高第弟子窮源委、號之徒講習問辯、來學日衆。會中書令耶律鑄奏置經籍所、平陽命公校讎、領所事。世祖徵至六盤山、與語大悅。中統初、以宣撫張德輝薦、授平陽路提舉學校官、進德義、樹教化、勉學戒惰、風俗為之一變。明年、年六十八卒。嗚乎。惟公之學沉潛貫穿、先行後言。其事親也、旦暮必盛服與兄弟婦姒序拜堂下、問起居、受訓敕。歲後退居洛西日、每佳辰令節、具琴尊、約親友、奉昭勇公升監輿、登女几山、歷白馬、烏啄諸峯、上龍門、臨八節灘、

徘徊嵩少訪裴司空、邵先生遺迹、然後歸。及遭亂離、父母繼沒、猶執喪盡禮。至兵寇相戒、無犯其境。其與人交、必盡其道。陵川劉昂霄、太原元好問、河中李獻卿、洛陽李微、奉天楊奐、虞鄉麻革、濟南杜仁傑、曹南商挺諸賢、咸相友善。而仁傑豪宕、滑稽善罵、獨與公莫逆。每謁弁堂拜母、或攜丘嫂索酒、與客飲、終始無戲言。吏部尚書賈損之嘗稱為端雅君子。早居汴、翰林學士趙秉文、楊雲翼、參知政事楊慥、監察御史雷淵、劉祖謙爭相薦引、莫能屈。太原李汾者、負材使氣、一日會相國寺、語侵公。公正色曰、漢有董賈、唐有韓柳、宋有歐蘇、皆能上為國家重、下為儒林表。我輩幸遭盛明、不能以道義相尚、追蹤前輩、徒以文墨小技陵人、將安用之。李沮而退、坐客大服。故其教人也、一本諸道德仁義。或問政、曰、以禮。曰、何謂禮。曰、臨事以敬、律身以義、用人惟賢、養民惟惠、體風俗而施教、察過失而立防、行之以寬柔簡易之道、輔之以中正裁制之宜、謹之以進退賞罰之節。故曰有禮政事得其施、無禮政事失其施也。或問政之大者、曰、政莫大於守法愛民、任廉去蠹。曰、刑可用乎。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且民不見德、惟刑是聞、公之政殆矣。或問寡過、曰、行不歸義、皆過也。反求諸義、其庶乎。問寡欲、曰、無過則欲自寡。臨終、手書為學之要凡九篇、以遺子孫。公嘗有馬病腰、醫小愈、或欲售之。公不肯、曰、安用誤人為。後鄉里見人儉薄、輒曰、君是不鬻馬陳先生耶。嘗暮歸、得金釵玉璫道旁、求主名三日不得、潛發其所過樂安、誤碎逆旅主人器、償不受、密藏白金臥所而去。及還、主人曰、是封銀償我者。鄉里傳聞、聚觀歎息。平居見貧乏不能自存、孤子不能昏嫁者、必賫給之。一日語兄歷曰、吾聞財多害身、今喪亂若此、而吾廩有餘粟、藏有餘布、不散不止、與為他人守、孰若分諸鄰里鄉黨乎。兄大喜、立散之。公之制行又如此。人皆謂有太保之風。信夫。嗚呼。豈惟當世之師、百世之師也。其所著書有經史要論三十卷、三代治本五卷、唐編年二

十卷、澹軒文集三十卷。方為春秋解、未成、會卒。娶王氏、某州節度副使棣之女。再娶楊氏、盧氏、令起之妹。子男二、元義、解鹽司判官。元忠、以學行聞。孫男二、造、早世。觀、令翰林脩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為學有家法。女一、適麻懷祖。曾孫男二、仁壽、同祖、仁壽為參議。後女一。公以中統二年秋八月六日卒、以至元二十有五年秋七月二十有五日歸葬臨晉北原疑山先塋、以楊夫人祔。延祐二年春二月、觀以予相知翰林久、請文刻墓。銘曰、

陳基姚虞、爰居于眉。太保振蹟、遷膺邦畿。擢旋秉鈞、世濟弗墜。聯輝竹帛、堅貞並持。藹藹平陽、古學是師。剛簡易直、孝友具宜。河水之東、洛水之西。餘風可想、遺教足稽。懷哉諸老、邈矣當時。五十五年、追載此碑。孝孫之思、邦人之貽。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二一

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忠武史公家傳

丞相史公天澤、其先燕之永清人、世以族茂財雄、號冀里著姓。曾祖倫、祖成珪、繼有純德、百年來潤涵淵蓄、匯而不發。逮父尚書府君秉直、讀書尚氣義、為一方儁脈。生三子、天倪、天安、公其季也。

國朝癸酉歲冬十月、①[illegible]太師木花里以王爵帥天兵南略中夏、雷碾霆激、震蕩無前。府君審興運之會、歸一群疑之去就、倡率義從、迎降軍門。[illegible]王炤其誠、數千人賴以生、仍令府君統降主漕。繼從[illegible]王攻北京、下之、以勞授行部尚書。淵流騰潤、千載之會、實開於此。及金將武仙以真定降、[illegible]王命公兄天倪克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即鎮守、俾仙貳焉。時公年二十有三、身長八尺、音吐鐘鏜然、善騎射、拳勇絕人。屬櫜鞬、署帳前總校。明年乙酉春、護母夫人北歸、仙尋叛、都帥遇害。府僚王縉、王守道追公及燕、曰、變起倉猝、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即回帥、當不招自至。公毅然曰、不聚國之讎、死亦當往。遂傾橐易仗、南還以圖報復。行次蒲城、得士馬甚衆、餘兵四集、牙將毛[illegible]等即推公攝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祐言狀於王、就請兵濟討。即命公紹兄職、仍以國將咲乃台統精兵三千為援、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八主簿擁萬衆來拒、公撤圍逆之、奮先將士、灑血馳戰、呼聲殷地、無不一當十。葛氣撓、會日暮、退依泒水為阻。公料其墮歸、敵必

胥遁。果然。乘之。衆大潰。主[2]擒鐵槍。資其器仗儲偫。軍
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駐野頭。仙懼。奔
西山之抱犢寨。其年夏六月。復眞定。無幾。宋將彭義
斌陰與仙合。又圖竊取。公同國將禦。諸督皇扼仙軍
不得進。義斌勢蹙。燬炎山自固。主帥問計於公。曰。
賊衆山扼。自隘圮地。此易破也。遂令監軍孫　提鋭
卒五[3]十。公略其後。繼以鐵騎蹂之。斬義斌戲下。自是
義勇之名。軒禓燕趙間。後數月。仙潛納諜者。匿大曆
寺。夜斬關爲内應。遂反其城。公跳走藁。守帥董俊以
全軍授公。復與笑乃㝵破走仙。主帥忿民之返覆。驅
萬人出將勦焉。以示威。公曰。是皆吾軍民。我力不能及。
一旦委去。不幸爲賊脅。脅殺之何罪。弗聽。復力爭。良
久。乃悟而全釋。公乃繕城壁。除武備。明號令。守禦以
方。爲不可犯之計。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衆共之。於
是招流散。拊瘡痍。披荊榛。撥瓦礫。數年間。官府民聚。
以次完治。然高公抱犢諸柵。仙之巢穴也。不即揃覆。
則終遺後患。隨攻下之。仙鼠竄而去。繼又取相衛。
太宗即位。公入覲。朝議方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
上素聞公賢。
詔爲五路萬戶。以眞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隸焉。庚
寅冬。圍武仙於汲。小大九十餘壁。金將合達以衆十
萬來援。鋒始交不利。諸將乘虛一時奔北。公獨以千
人繞出敵後。挺刃橫擊。敗一都尉軍。既而復與大軍
合攻仙。逸去。後取衛州。明年壬辰。
太宗由白波渡河。
詔公以兵由盟津會河南。至則
睿宗皇帝已破合達軍於三峯山。乃命公略地京東。
遂招降太康柘縣尾崗睢州。追殺守帥慶山奴於陽
邑。金主東猶。後自黃龍岡來襲我新衛。公聞之。輕騎
馳赴。比至。已合圍。奮戈突抵城下。呼守者韓帥曰。汝
等勉力。援兵繼來。復躍出。敵愕眂爲披靡。明日大軍
至。內外夾擊。敗走蒲城。公尾其後。金將伯撒所將兵
尚八萬。我殺掠殆盡。金主以單舸東保歸德。公與諸
軍會睢陽。同僚撒吉思欲薄城背水而營。公曰。若敵
來犯。我進退失據。此豈駐兵地耶。公爭不下。以其事
赴汴。比還。全軍皆沒。其圍蔡也。當懸瓠北面潛涉汝
險。出入壘中。血戰者連日。蔡兵大衂。汝水爲不流。金
亡。公還趙。視師。自乙未版籍後。政煩賦重。急於星火。
以民蕭條。倅[4]不易辦。有司貸賈胡子錢代輸。積累倍
稱。謂之羊羔利。歲月稍集。驗籍來徵。民至賣田業。鬻
妻子。有不能給者。時兵民未分。賦役互重。復遇征戍。
則趨辦一時。中外騷屑。殆不聊生。公憫焉。詣
闕併奏其事。民債官爲代償。一本息而止。軍則中戶
充籍。其征賦差貧富爲定額。
覽從之。布告諸路。永爲定制。迨戊戌己亥間。仍歲蝗
旱。復假貸以足貢數。積銀至萬三千餘錠。公度民不
可重困。乃先出其家貲。次及族屬官吏。均配以償。遂
折其券。監郡忙哥撒兒以國兵奥魯數萬口散處州

鄧間營帳所在、大致驛騷、伐桑棗、稼生意悴然。公騰

奏

太后、悉徙居嶺北、由是軍民有息、田里遂有生之樂。

迄今真定兵甲民數勝於他郡、由公牧養其根本故

也。

國朝自金亡已來、歲有事於宋、公未嘗不在戎行。棗

陽之役、城小而堅、主帥忿其攻久不拔、命徑乘其城。

公率焉、程二拔都（猛士國語曰拔都）、先諸將登、

太子闊出壯其勇、惜其材、傳呼止之。公戰愈力、克焉。

其攻襄陽也、宋以舟師數千陳峭石灘、犄角以綴我

肘。

太子以城不易拔、可趣利舟楫、命公往、以陳翟二校

自翼、驅猛士兩舸直前擣之。彼氣飢奪、奮擊盪决、覆

溺者萬計、獲焉。及取光化、復引絙首上、立陷其城。復

州之役、敵艦以闘艦三千艘鎖湖面為栅。公進說曰、

栅破則復當自潰。遂募勇敢士四十輩觀敵而前、壞

蕩無遺、復懼而降。其攻壽春也、公獨當一面。宋人以

我圍遠、勢分緩急、首尾莫應、賊乘夜果來斫營、公單

騎逆戰、手格殺數人。麾下繼至、悉驅賊入淮水、至於

歟滁州、踩盱眙、擬實應、瀕江諸、且破且降者二十餘

所。雖會諸道兵共事其伐、謀制勝、懷敵樹功、未嘗不

在群帥之右。及東歟盟府推讓行閒、雖寸長不掩。故

諸將屈盡其智能、士卒樂出死力。論者謂公智信仁

勇、堂堂有古良將風。壬子歲、公入覲、

憲宗察其忠勤、特加顯異、遂以衛王城封公為分邑。

方今

聖上[5]■眷、極知河南困弊、請分治培植、為異日包舉

殘■之本、許焉。遂奏公充經略使。公以河外虛耗日

久、封豕存食於內、邊寇日侵於外、非大興休濯[6]、則不

可去之。舉賢能、汰冗濫、抑豪強、均賦役、信賞明罰、訓

農勸兵、列堡戍以絕寇衝、實屯廩以給邊餉。凡政之

不便及民所欲而未得者、率更張而立行之。睢州長

楊興、封丘簿董■極橫恣不法、暴其惡、肆諸市、萬口

稱快。明日、閭閻間有畫公像者。不二三年、方數千里

之間、行於野、民安其樂、如出于涂、商免其露處、觀善

俗、■既廢而有教、察軍志則又知夫怯私鬬■勇公

戰。威行惠布、陽開陰肅、內外修治、略無遺策。河流遠

潤、衛亦復承平之舊。宋人為禁其北門矣。丁巳春、■

詔左丞相阿監哥兒勾較諸路財賦、性苛刻、鍛鍊羅

織、轉功為罪、上下側遭凌辱。公以勲舊獨見容假。公

請曰、經略事我寔主治、是非功過、理當我責。今舍焉

而罪餘人、心何能安。怒叱去、公不為動、堅請者數四、

用是翼蔽賴釋者甚衆。戊午秋、

憲宗西征、明年夏駐合州之釣魚山。秋、疾作、方議■

回鑾。宋將呂文德帥艨艟千餘、蔽嘉陵江來犯。逆戰

不利、

上命公禦之。乃分軍為兩翼、跨江[7]

流縱擊、斂鉅艦數百艘。追至重慶、三戰三捷、遂班師

而還。又明年庚申夏六月，是為中統元年，
皇帝御極，首問公治國安民之道，遂具疏以聞，皆時
所急務，
上嘉納之。旋命公撤江上軍，還授河南等路宣撫使，
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制辭有史天澤自
太祖皇帝命木花里國王開拓漢地，卿兄
有佐命殊勳。又扈從
朕之
父兄，勤勞王事，文經武略，於國有功。綏撫河南，民懷
惠愛，有功高心小、夷險不移之言。明年夏五月，由江
淮經略使進拜中書右丞相。公既秉鈞衡，細大之務，
知無不為。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不強時
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於是清
中書以正紀綱，分六部以綜名實，設撫司以肅州郡，
退貪殘以簡賢能，霈恩澤以安反側，頒祿秩以養廉
節，禁賄賂以絕倖門。又定省規十條，董正其機務。
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強半，悉奏
還為民籍，以紓疲瘵。論思之際，處國相儒臣間，調諧
彌縫，必使情通理得，期於事集功成，澤被生民而已。
自是上下交孚，
帝載熙緝，中書無留務矣。故中統初元，文物休明，偕
太平之治者，公之力為居多。秋九月，扈從
北征，次昔木土，與阿里不哥遇，命線真為右軍，公為
左軍，仍合大勢蹙之北，兵潰遁。三年春，璮賊陰結宋
人，以益都叛，
上命親王合必赤總兵討之。賊勢張甚，
詔公往視。聞璮入據濟南，公曰：豕突入笠，無能為也。
至則進說於王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
月斃之。遂深溝高壘，奔軼應援之計略不能肆。
四月，軍潰出降，生擒璮。公力主斬於軍門，誅同惡者
數十餘人，悉縱歸。傳檄東下，為璮守者皆降。及陛見，
悉歸功諸將，乃以擅殺自劾。
上察公忠誠，亦不之罪。初，
臨軒授鉞，付公顓征，諸將皆聽節制。迨卒事，未嘗以
詔旨示人。三齊平，首奏兵民之權不可併居一門，行
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綬而退。初，公既
相，即辭其封邑，九三請，乃許。其謙遜寄勿顯如此。至
元改元，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
皇太子燕王領中書，兼判樞密院，以公為左丞相、樞
密副使。遂議建三衛及留兵寓農之策。不二三年，國
容軍實，蔚然可觀。六年，
朝廷營取襄漢，
詔公與駙馬忽剌出往經畫之，賜金幣甚渥。至則相
要害，起一字城，聯亘諸堡，峙兵儲，絕聲援，示以久駐
必取之基。既而以疾還。明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
軍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童諭旨曰：中書省、尚書省、
樞密院、御史臺，或一月，或浹旬，大事卿可商議，小事
不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

聖天子赫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明年秋、與
右丞相伯顏總大軍行臺荆湖、自襄州水陸並進、趣
鄂渚渡江。中道病不能進、
上聞、遣使賜葡萄酒勞公、仍慰諭曰、卿自
朕
祖宗以來、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宣力者多矣。又卿首
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便爲憂
勞。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公還真定、
上又遣其子杠與尚醫馳視、及賜蔘糖等物。因附奏
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請天兵渡江、以殺掠爲
戒。言訖而薨、略不及其家事、年七十有四。訃聞、
上深震悼、遣近侍致奠、賻白金若干、贈太尉、謚曰忠
武。仍勑辭臣製碑表其勳德。公忠亮有大節、出入將
相近五十年、其元勳碩德、柱石
四朝、師表百辟、殆古社稷臣。而氣貌循循、若無所爲
者。及臨大事、論大政、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
要以竭忠徇國、尊主庇民爲心、一以至誠將之。其視
富貴權勢、歛然畏遠、若將有浼於己者。其善始令終、
世擬之郭汾陽、而器量涵弘、識慮明哲、又根於天性
粹然。故
累朝眷賞公忠勤、
龍光稠疊、前後賜賚不可殫紀。公初進大拜、
制下之日、
朝野交慶。公門閣蕭然若無所事。有面說公以威權
自張者、公因舉唐周墀爲相、問於韋澳曰、力小任重、
何以能濟。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
爵祿刑賞與天下共之、何權之有。又曰、某緣汗馬、頗
著微勞、餘將何有。今
眷倚如此、正以軍國事體、猥多歷練、老夫有通譯其
間爲諸公調達耳、相則吾何敢當。言者悚服而退。至
於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用人齊家、訓[illegible]子
姪、又有大過人者。嘗歸德城潰、脫李大節於白刃、俾
叅幕謀。留務無巨細、一以委之。叅卿主昌齡代公治
衛、亦以聽其注措。其裨贊籌畫則王守道納合松年
四人。推誠委寄、雖骨肉莫能間。故真定治效高視他
郡。四方爲之訓。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
樂善、偕來遊依。若王滹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判、曹
南湖、劉房山、段繼昌、徒單顒軒爲料其生理、賓禮甚
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其張顧齋、陳之綱、
楊西菴、張條山、孫議事、擢府薦達至光顯云。初、武仙
既害都帥公、紹其職。及兄子楫長、即奏請於
朝曰、臣始遭家難、黽勉承乏、以雪讎恥。今姪楫等皆
可勝任、願以職歸之、畢臣宿志。
太宗曰、但聞爭官者多、讓職者鮮。卿之此舉、殊可嘉
尚。
朕自有官俾之。即詔楫爲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後又
奏以姪權充唐鄧軍萬戶。公因以疾乞退曰、臣無大
功報國、一家兒三要職、

恩寵喻等。敢昧死固請。

上曰、卿奕世忠勤、有勞於國、一門三職、何愧何嫌、竟不允。

憲宗駐六盤也、

詔發民爲兵、

勅使擇公子爲帥。公曰、吾昆弟三人、大兄之子俱顯、仲之子未也、幸先之。使者嘆服、竟以姪子樞充新軍萬户。初總衛釣魚也、有邊將蒲察琚者隸焉、日有言、偃蹇不爲下。公含容之。明年、渾都海平、行臺上功相府、獨琚名闕。公問焉、或以前事對。公曰、聞平夷隴右、若功寔多、其可後哉。即命具完文以進、遂均賞賚。其忘過記功又如此。嘗集子姪、申戒之曰、史氏起龍軨、際風雲、德涼效薄、今身名顯赫、宗族昌熾、如是、何以答乾坤大造、

累朝之恩私乎。若以王事歿邊、裹馬革歸葬、吾素願也。汝等異時策名委質、盡忠所事、以圖報

國。又曰、惟孝與義可有立於代、汝等謹服此訓。苟違吾言、與棄吾丘墓等爾。公年四十、始折節讀書、酷嗜資治通鑑、真積力久、義精理貫、諷誦略皆上口。至成敗是非、往往立論出人意表。雖老師宿儒、有不加詳者。至矢謀廟堂、運籌戎幄、良法美意、契合融會、見諸行事者、誠無愧於古人云。八子、格、中書右丞。樟、前新軍萬户。棣、中山知府。杠、提刑按察使。杞、前衛輝路總管。梈、澧州路同知。楷、終南陽府同知。彬、御史中丞。孫男一十六人。不肖惲摻登公門者有年、及與諸子游、故聞公言行頗詳。以家傳屬筆、故勉爲譔述。異時太史氏勒元勳、於帝籍、贊畫像於淩煙、庶幾有所考焉。

贊曰、

忠武公當草昧患難之際、憤發義勇、收合散亡、卒之芟群雄、定河朔、開國承家、光昭父兄遺業、其功烈已不世出。然一時佐命、儷景同勳者有多矣。唯公歷事四朝、恩遇眷倚、始終不少衰、復能斂百戰之威、雍容廊廟、以道事君、爲時賢相、高名完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慶流後裔、豈偶然致哉。蓋由勳德兼備、忠智兩全、君臣之間、有以感召故也。若秖以遭際期運、依乘風雲論之、是豈真知公者哉。故推其生平行已大節、爲後來之法云。

王惲撰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

校記

①碑：當作「砰」，見四庫本《秋澗集》。

②主：當作「生」，見右引書。

③十：當作「千」，見右引書。

④倅：當作「卒」，見右引書。

⑤「聖上」下闕一字，四庫本《秋澗集》作「龍」。

⑥休：右引書作「祓」。

⑦「跨江」下脱七字，右引書作「列陣，文德軍至，截」。

⑧「訓」下闕一字，右引書作「教」。

元儒碑傳集卷五

寇靖　寶繼祖　杜瑛

處士寇君墓表

君寇氏、諱靖、字唐臣。祖禹、父曾、耕於中山安喜陘、既貲行家。君始力學為士。當金遷國汴梁、河朔内附、一軍分戍鎮定間、開府歷君為掾。時約法未定、刑賞惟意、君所論一如平世。師出、將吏頗士卒輸攜獲為常、君獨不取、惟受田慕十户為宅、以食。汴梁既破、衣冠内從者大為數所苦、君見之、必盡力以恤。天下既定、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疏遣使分諸道設科選士、中者復其家終身、擇頭通者補郡縣詳議。君既中選、仍署之縣。君曰、向從事紛紛中、思濟人、且自全耳。今兵已戢、叢奉先人遺體、守墳墓足矣、尚復仕耶。乃謝去、隱居教授、安肋樂儉、日為琴數弄、讀易一編。即所居自號松溪翁。其子三、為關洛州郡、恒得以食山水悅親。暨與孫擁琴身使隨、徜徉嘯詠、超然物外自樂也。君安重善下、澹然無緣飾。重以經涉世故、學易見消長理、故一意事内、於凡得喪欣戚、不久留中。嘗偶為浮薄輩所陵侮、觀者猶啟前爭、君止之曰、彼智不及相知、誠然、是宜哀矜、家有私口二三、君數曰、物理有代謝、是既服勤我久、子孫宜不忘、更錄之也。慮毀券釋去。年八十、以至元甲戌九月三日無疾而終、塋先塋東北、以其配蒲水魏氏祔。子男二、長元亨、幼失明、精於術數、次元德、早以文學名天下、相國康希憲薦事今上潛邸、從征江南。自真定宣撫司諮議、歷掾王京兆判官、遷知陝州、尋加同知岳州總管、轉同知京畿都漕運使。改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副使、今擢為兩浙都轉運使。為政廉易、姚左丞樞、楊參政果、王承旨鶚皆作詩以美之。女一、嫁同里著姓趙氏。孫男六、曰某、某。女三、皆嫁仕族。因及拜君床下、嘗與聞其平生。重以其子請、宜銘以表君曰、

閱衰盛興衰消息也。處彼更迭、無終極也。等閒寓生、為

樂國也。早勤耋散、時所翫也。其輩沖天、伸此屈也。有素謀枝、本作一之。謹若所學、銘以易之。

劉因撰（靜修集）卷九

寶周臣先生行狀

先生姓寶氏、諱繼祖、字周臣、世家京兆。高王父興、曾王父公明、皆藏跡藏用。王父璋、金明昌間自進士登高第、調主邠州新平簿、遷蘭州龕谷令、鄜州節度判官。入爲尚書戶部管勾、加奉直大夫。德氣粹然、鄉邦畏慕。皇考王、力學有聞。娶李氏、生二子、先生其伯也。以泰和三年二月十六日生、幼時讀書即知向嚮。少長、從鄉先生張國寶學、堅苦自勵。既猶以爲未至、於是歷走當代名公之門、如浩然王先生、郎中蘇先生、東事彌謹。二公嘉其篤實、樂爲啟廸、故先生之學問、視他人爲有得也。正大末、京兆浩穰、廸從洛陽。居歲餘、京城不守、先生乃徇衆出降、渠帥盡驅以北。過太行、先生紿以採拾、遂脫身南走、至平陽、隱居教授者且數年。癸卯春、太傅耶律公行省陝右、道過先生、以儒者見。與語悅之、遂拉西還、仍授館、請教諸子、以故復得名於鄉邑。先生資禀純直、寡言笑、諸經靡所不讀、尤潛心於書。雖家事叢脞、未嘗一日去手。教諸子嚴而有法、盛寒大暑、諸子夜誦、必身涖之、率至三鼓。平生居處服用、聞者苦之、而先生終身坦夷、略不介意。嘗曰、顧吾子孫勤力經史、悉心孝弟、天之福我也亦厚矣。富貴貧賤、蓋有命焉、豈智力之可移哉。其安分寡欲、落落如此。不幸感風疾且病、時召諸子具衣冠、戒以雍睦。末曰、吾家世爲儒、異端之學、絕所不道。汝等誠有愛親之心、大事其一從禮。良久乃卒、年七十有六、至元戊寅正月十有四日也。娶朱氏、先亡。再娶尹氏、亦亡。俱無子。今處室者爲達氏、生六子、汝賢、汝良、汝舟、汝楫、汝霖、汝礪。良、舟皆先卒。孫男十人、女三人。汝賢等將以三月五日窆先生於長安縣七家里先塋之北、泣謂友人同某曰、汝賢與子所謂世契者、先君行事之實、子其悉知、盍爲汝賢狀之、以旬銘於當世賢者。非故爲

張大以求知於人、姑以識汝賢等追思之情耳。某竊惟先生與大人居同里閈、學同硯席、相愛之心、老而彌篤。某之朴魯、亦嘗蒙提耳之誨、其何敢辭。姑次第其修己之大經、惟高明擇焉。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狀。

同恕撰《榘庵集》卷五

元故徵士贈翰林學士謚文獻杜公行狀

公諱瑛、字文玉、霸州信安人也。金之季年、河朔俶擾、公辟地河南、居緱氏山、讀書講學、博覽無所不見。時金將亡、儒者猶習文辭為進取計、公爵祿不入於心、刻苦自勵、獨深六經百家之旨、古今治亂之原、晝誦夜思、仰觀俯察、優游自適。金亡、轉居汾晉之間、授徒為業、聲聞漸著。故中書粘合珪開府彰德、以書幣延公、至則待以賓禮而師問焉。當國家草昧之初、法制寬簡、凡賦役刑罰、除授官吏、州郡得專之。公從容為中書言、兵荒之餘、生民窮困日甚、宜緩刑薄賦、以遂民生、修學養士、以興治化。中書從其言、民獲陰受其賜、士子受業者恒以百數、至今相衛俗尚文雅、公之化也。歲己未、世祖皇帝奉命南伐、所至郡邑訪求人材、諮謀方略。道過彰德、名公入見、問以取宋之策。公對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向者天兵既已滅金、又欲平宋、誕敷聲教、然惟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矧今宋主闇弱、姦臣擅國、習俗婚靡、將卒恇怯、所恃者長江之險。國家應天順人、興兵致討、選將任能、禁暴戢亂、據有上游、戈船東下、一舉而可定也。上曰善。世祖入繼大統、肇新制度、詳延海內方聞之士、咸登諸朝。使者至彰德、公聞王文統已居相位、專言功利以固權寵、輒引避不見。會中書左丞張公文謙宣撫大名諸路、復奏起公為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亦辭不拜、曰、風化至是、尚欲仕乎。即杜門謝客、以修學著書為事。所著多明經術之意、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歷禮樂雜說三十卷、文集十卷。公儀觀秀偉、美鬚髯、望之儼然。既居彰德、因留家焉。和中書慕其賢、與田

千畝，不受。術者言公寓居地下當有黃金。家人欲發地視之。公曰：「金汝所藏耶？怪誕之言，吾弗信也。」公去後，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公之廉正類此。享年七十，以至元十年九月十六日終於家，葬安陽縣王裕村。將終，命諸子曰：「我死，棺中第置杜甫詩集一編，題其誌石云處士杜緱山墓。」公曾祖信，祖植，父時叔，母張氏。娶孫氏，後公九年卒，祔葬公墓。子男三人：處恩，十歲能詩，號稱奇童，年二十餘而夭，君子惜之；處立，睢州儒學教授；處愿，初以臺薦為按察司書吏，累遷濟寧、大名路經歷，與橋縣尹，終東昌路推官，皆有惠政。女適李某。孫男三人：曰思，為郡文學，累封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安陽縣子；曰堅；曰欽。曾孫男七人：秉彝、秉鈞、秉直、秉讓、秉憲、秉一、秉中。玄孫二人：逈、漳。公既葬之六十有六年，是為天曆己巳，文宗皇帝開奎章閣，詔修經世大典。凡國初勳臣故老行事，悉登載之。秉彝方為丞相東曹掾，錄公遺事進官。天子覽而嘉之，制贈公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謚文獻。尋擢秉彝奎章典籤，與修大典。書成，遷藝文監書博士。今上皇帝御極，命儒臣進說經訓，又兼經筵譯文官。未幾，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人皆美公文字之澤，蓋未艾也。秉彝將之官關中，過家上塚，念公墓碑未刻，無以昭朝廷褒恤之典，于是近臣以其事聞，勅臺臣撰書銘文以賜。嗚呼！昔者國初承金兵絕學之後，文物凋弊殆盡，賴一二儒者掇拾修補於壞爛亡滅之餘，俾斯文不絕如綫，其功詎淺淺哉！天之報施，宜在後人也。天爵向官奎章，與秉彝同時，雅相好也。謹撰次公學行論著之大槩，以備采擇。謹狀。元統二年四月甲子，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狀。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二二

緱山先生杜君墓誌銘

先生諱瑛，字文玉，姓杜氏，世居霸州信安。曾祖信，祖植，妣張氏，考時昇，字進之，場屋有聲。金走汴，先生扶奉渡河，寓緱山，養親讀書。金亡，徙寄絳州、洛陽，取友溪南

詩老辛敳之、李欽止、楊紫陽、涵肆六經百家書。兵餘典籍厌燼、每假一書、手自抄錄。由是羲農唐虞以迄於今、聖賢之謨訓功業、歷代之治亂得失、歷歷成誦。中書鈕祜祿公開府、招聘為幕賓、遂家彰德。傳經授業、後學滿門。中統建元、立十道宣撫司、左丞張公首奏先生提舉大名六郡學校事。傳道餘暇、著皇極疑事、皇極引用、極學等書、春秋地理源委二卷、經子說一卷、律歷律呂禮樂雜志七卷、典故三卷、史說一卷、語孟旁通二卷。晚年知道之不行、凡詠物寫懷、一寓於詩。每對花臨水、持盃自適曰、風俗教化至此、吾欲何為耶。獨詩集行於世、餘書未脫藁。至元十年某月日、以壽終、享年七十、葬安陽王裕村。夫人孫氏、謹約端靜。先生閒居、終身奉養不失節。後先生九年歿、享年七十有八。子男三人、長曰處思、警頴才學未冠、元遺山賞其詩文、許以大器。不幸年十有八而夭。次處立、能世其業、今以文學為鄉校師。季處愿、濟寧總管府經歷官。女娥、適李氏。孫男三人、曰堅、早卒。曰愚、曰齊奴、皆幼。先生將終、命二子曰、吾櫬中置杜詩一部、餘無所用。書封石曰維山杜處士墓。先生儀觀秀偉、身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於書無所不讀、不精、老釋醫藥亦皆洞究。二十九年秋、處立乞監察御史祝撻狀先生德業、以墓銘來請。且以不肖拜識先生里閈、往來近四十年、知先生為深故也。嗚呼。唐孟東野老於軍參謀、宋蘇老泉僅得一文安簿、天爵人爵、造物者固不並耶。抑天理固然、而不能全耶。人乖天耶。天悖人耶。以先生之才學、老於衡門、不得掌帝制、潤皇猷、謀王體、斷國論、賫志以歿、窮理者不能無憾。銘曰、

於穆先生、命世高志。樂道唐虞、洗心洙泗。仲舒下帷、子雲識字。天降大任、不勞以事。明道傳經、福澤千祀。閑適從容、遊戲文字。短詠長章、遠懷遐視。擾擾羣愚、慕三朝四。百年高風、清明純粹。若堂新封、有銘有誌。表墓貞珉、揭立昭示。過者下車、維山貞士。

胡祗遹撰　《紫山大全集》卷一八

皇元勅贈翰林學士杜文獻公神道碑

相之安陽縣王裕里有處士杜緱山之墓既葬之六十六年當大歷己巳皇贈處士官翰林學士階資德大夫勳上護軍爵魏國公謚文獻越六年元統甲戌皇又詔臣祖常製其墓之碑臣奐書其碑之字以賜其曾孫臣秉彝使刻臣受詔按監察御史臣蘇天爵序公言行之狀爲文曰公諱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人金將亡士少識時變猶以業文辭規進取而公獨自霸州之信安辟地河南緱氏山中於天下書靡不讀讀靡不記亦靡不見其旨趣上下今古於得失否臧之悉靡有不究其心皆無（一作無）衆人之存而若有待於世金亡顛頓暴罹故仕者麃兔走血氣不得寧而公獨間關轉徙以詩書從容授徒汾晉間故中書鈕祜祿珪開府于相以書幣聘公至獨教以緩刑薄斂廣學內士興利補弊以脩扞其民而卒以基平宋之業會國朝歲己未世祖觀政江南至相召公問計公對以謂漢唐以還天下之趨舍安危願法與食與兵三者而已國無法不紀人無食不命亂無兵不守三者君之恃也今宋賤之殆將亡矣以宋之將亡而與之在聖主天命必得今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游以擣其背而無縮於銳是縣車束馬而大業定矣更勸上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上內之心賢公謂可屬以大用既皆如所云江南平即使使至相徵公聞王文統當國亂引避使索不見近臣奏起公爲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辭不就或諭使仕則曰後之世雖去古之世遠而先王之所以設施制度其本末先後未嘗有異也今不能因天下之衰若以變更後世之弊政以趨合先王之意棼焉而已其勢豈易易（下易一作爲）復古哉吾又不能窺時俯仰以赴機榮之會仕奚從益於是杜門謝客著書窮學於世之貴富賤貧一無所動其心以優游厭飫於道藝以終其身以歿嗚呼公之言若此其尤可以窺公之志也其所著有春秋地里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

卷、律呂禮樂雜說三十卷。其大畧不以一身之窮而忘
天下之憂、以為不見其志於行事、則將文以發其意。文
不克用於時、則將以垂諸後、後之人用吾言焉、吾固不
窮也。公所為作之意若此、公之志可知矣。始公之學也
有所待而進、不得一施、以止、蓋亦遯世而不悔者歟。其
志若此、其仕不至于躭祿而與時寗矣、惜公之去而不
試于事也。公氣貌魁偉、奐蘋儀望之儼然爵祿器也。既
家於相、中書畀以相之良田千畝、不受、術者言公居屋
下當有黃金、家人欲發視、公斥止之。公去、居者果得金
百斤。觀公之存於二事之廉、若不足數然。公之殁也既
久、其大者漸以無傳、則其小者亦不得而畧也。公以至
元十年九月十六日終於家、壽七十。終之日、命諸子曰、
既死、當題我曰處士杜緱山墓、今首之碑、從公志也。公
曾王父信、王父植、父時升、母某氏。配孫氏、後公九年卒、
祔公墓。子男三人、處恩、甫冠卒。處立、郡文學。處願、終東
昌路推官、有惠政。女適李某。孫男又三人、曰愚、以子秉
彝貴封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安陽縣子。曰堅、
曰欽、皆為士。曾孫七人、秉彝、秉鈞、秉直、秉讓、秉容、秉一、
秉德。曾孫女二人、洹、滹。嗚呼、公之事遠矣、故雖詳公之
言而所次止此。然即此、而公之為人可見、則亦豈得為
畧哉。秉彝由丞相掾為奎章閣典籤、時與脩大典、嘗錄
公之事以送太史。今拜陝西行臺御史、而天子又賜公
之碑、以侈焉。相人見秉彝之來、必曰是魏公厚積之貽。
有曾孫賢、其將大來乂（一作施）、則不寗公有榮也、秉彝亦
賢後嗣哉。我國家褒卹寵嘉之意、蓋亦有徵矣。故臣取
其尤可以傳後世者序之、而為銘。銘曰、
明明世后、皇閒于天。我征徂南、捷捷其陳。建我千旄、于洹
之濱。遑脂我車、執蒲殷殷。魏公在野、誰適與謀。學以待
世、靡恫靡雅。維世后聖、聘公于遺。后曰公賢、庶幾其來。
南國之痛、我恭天紀。風嗚在雲、魚泳于氾。億億臣同、童
弁以仕。刧是蕘哲、寧不我有。公拜稽首、匪臣有辭。降極
瘼矣民、殫脊瘵。誰啚臣者、而出位思。大德受命、昭假靡


遐。在昔帝者、監觀萬國。法與食兵、燕民孔極。宋啻蔑矣、孰其可適。帝御六師、以匡不獲。同我髦士、簡我戎行。鉤援戰鈒、以臨樊襄。勿遲而持、勿惡于揚。饒其餱俘、涉自漢陽。轟行騎翼、成與之位。一作立后納公言、試靡有忒。大命甫集、俾我千華。東帝指公、謂公來即。彼何人斯、公胡罔懌。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考槃朝詎、碩言輕匱。雖則輕匱、懋熱有儆。完歸壽考、以綏後祿。公在亂離、人知書詩。公發偉畫、乃合天時。有炳其云、有鬱其聞。機緘辟露、後公之文。公生靡崇、歿有多祉。兆相之交、從以孫子。既六十年、樹石墓趾。天子之賜、曾孫之美。曾孫之美、追榮孔多。有列庠獻、公延爾邪。哀如之何、矢詩不磨。

馬祖常撰　《石田文集》卷一一

元儒碑傳集卷六

姚樞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敢恥當時、明哲保身以甕。帝爲震悼、賻楮泉爲千百千五百。閔惟子燉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贖。明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既沒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講裕宗、言之成宗、贈諡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號嘉猷程世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諡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騎、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爲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勍。勍生金吾將軍漢英。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事世景聖三①宋、加安時制節宏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祥。景祥生太子洗馬去華。去華生金東上閤門使、吾州團練使玢。玢生閤門祗候武德將軍佺。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錡。錡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名仲宏。生公及弟楨、格。公自稚弱、一力于學、書則經紀其家、獨晦則讀書、夜分不寐。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聰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遷闕中、康懿公錄事判官于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于樹、宿止于郵、夜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閒居許、撝折行位與之遊。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器、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被圍、州判、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廳外嘆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遣兵河朔、鬼物

云然、宜拯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侯印、若赴州討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褻像欄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遂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邱眞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拯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酒工、樂人。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坑之。大將幕竹林間、公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纔數人逃入竹中、濳歸其營、匿嚴侯軍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傳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爲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訣斬死、公留宿帳中。既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裔、脫屨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吾保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玆始。歲辛丑、賜衣金符、以郎中伊魯斡齊行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以掊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置氈廉間、遣人追及與之。遂攜家來輝、墾荒蘇門、糞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遯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版尚書、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脫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于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

嘗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畫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托克托、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恐公避、托克托留、璧獨至輝、以邀客見。審其爲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伊魯斡齊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衞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爲、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馳驅宣力、盡其平生學、敷心瀝膽、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于朝而變于夕。辟才行、舉逸遺、愼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臧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窳可得而舉刺。閤徵斂、則部族不橫于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于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于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于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興置之、恤鰥寡、使顚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買胡不得以子爲母、如牸生牸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諸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源、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異迷。上奇其才、出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故丞相圖們格爾、故右丞巴哈濟達、今司徒瑪努勒爲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爲衰宴、羣下罷酒、將遣人正②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

天子何爲。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持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地，拔棗陽、光化，留軍成遂。襄樊、壽泗、漣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于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絶。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于汴，西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閫犄角，東連陳、亳、淸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汪義武公成利川，劉忠惠公黑馬于城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種輿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達蜀沔地，轉粟入利。其年大封同姓，敕上于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舄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

遂兼有河內。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兒，夜宴羣下，公爲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戮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爲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朞月之間，民大和浹，道不拾遺。師行，留務宗後，聞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竇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降，許不殺掠。大軍經土番，刊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被以爲誑，磔其尸于樹。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噤不收。飭公盡裂素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也。俾公爲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與。及歸，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穄數數升，時播木盂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爲冰梯，惟拖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

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始免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藍達爾大爲勾考、置局關中、推究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主以行之、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闊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二百乘傳、棄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數罷關西鈎考、廢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帝規自將南伐、與上圖地圖、俾公跽指瀕江州郡津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己未秋、及江而憲廟崩。淪問至、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架以皋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開公諸謀軍中、比爲王猛。城

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王將爲非覬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上即大位、以王文統爲平章、盡止藩府舊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強橫難制、乃以公爲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即南。或勸無行、當入覲陛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爲奪其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后留燕、遣使召公曰、皇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斷們格爾爲丞相、惟專從衛、宮闈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到中書、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爲[3]、訟及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成輩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當閱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販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盡與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

鏞亦普士、隸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輔王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修內治外、教本抑末。于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且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濟。仰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復詔中書右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翰林學士承旨哈喇哈遜、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攷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錄以聞。李璮召其賓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衰、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壓抑者伏闕羣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爲反逆。帝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爲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忌、訟商公爲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良弼爲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爲文統流亞、械繫于獄。會遣鄂托克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阼之初、非良弼調事關中、恐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畜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

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降大臣、罪有
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
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
聖典、訪老成、日講治理。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
者、爲置安撫、經畧、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
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
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巳、如赤子求母。先帝陟遐、國
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卽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
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
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
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
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于基業爲守成、于治
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
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
以防虞、畜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
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
以陛下才畧、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
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旣架之屋、起而復毀、

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
之役憂、國家之重患。帝志爲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
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
學士、詳定禮儀使。其年襄陽下、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
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券軍縱還、熟券徙之河北、
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
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不可。七月、左丞相巴延陛辭、付
敕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
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旣濟江下鄂、使至、夜
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
存之、令久帝制南國耶。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
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巴延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
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
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
闔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
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
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若有此
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

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丘虛、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實、詐其來耳、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轉巳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帖手腰刀、必倡爲亂、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栅水、辛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酤榷始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征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榷酤役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詳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糜穀之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

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巳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寢事得疾、忽瘖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耶。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爲位祭其家。終喪。時孤姪燧仕陝西提刑、燁獨舉其柩藁塟京城東南分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燁從塟卜于西洛金門山祖塋、别兆于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巳、有預其慮、亦不留怨胷中。憂患之來、不見言色。魏國公每稱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屢報謙、雖率朝請假貰券劑盈束、視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干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即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告公獨遺門墻故人。公曰、用人咸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才、烏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恩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爲先。

雖甚悲文、身爲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奮求厲士列者、往往多然。故左丞之側辭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自國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土士夫不知爲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員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國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圖、同知宥密巴延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諸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燼撲滅、而公始養。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于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于祜。今焉不效于公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煒、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妹完顏出。姊卒、妹繼、皆嫁爲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皆卒、孫尚孩。嗚呼。煒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開、教督而急其成、俾祖有聞、示之翰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至俚、而撫其實焉耳矣。銘曰、

惟天聰明、觀聽自民。沃天子心、啓莫非臣。舜察邇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粤若世祖、方龍躍淵、載命徵車、遐蒐逸賢。即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雖不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數悃誠。稽首八事、修身以始。實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州條、救弊之方。施治所宜、知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遏劉。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于時已兆。發兵戍邊、首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亦置經略、泰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于之是。一出爲獻、不無贊焉。又從濟江、內難方殷。帝遣其歸、大統入繼。務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袞用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爲太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既平、諸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從聖相承、言行

其生。沒爲法程。謚以諱名。旣又進加。功臣開府。其尊太師。其尊圖繪。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姚燧撰：《牧庵集》卷一五

校記

①三宋：當作「三宗」。按，三宗爲遼世宗、景宗、聖宗。

②遣人正公：《元史》卷一五八《姚樞傳》作「遣人止樞，問曰」。

③詞爲：當作「嗣爲」。右引書作「襲爵」。

④誅：當作「無」，見四庫本《牧庵集》。

元儒碑傳集卷七

游子賢　許衡

游縣丞墓志銘

君諱子賢，字俊伯，游氏。其先世居建之長平，歷漢魏隋唐，官緒不絕，詳具族祖文清公佀所爲譜。建亂徙信，令爲信上饒人。大觀中舉八行，有以長子中其科，官升朝，積封至中大夫者，君七世祖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隐不仕。妣張氏。君幼爽敏，讀書一目輒成誦。十三，作詩賦驚人。尋喪父，孤苦樹立，卒以成學。教授鄉里，養寡母，嫁二妹，雖環堵之室囷庖屢空，而時節設施展敘曲合禮度。嘗領鄉貢進士舉，洎上禮部試，成均，同業及所受教者滔滔先登，獨坎軻不售。年未衰，遂用累舉恩授容州文學，改廸功郎，轉循職郎，調贛州興國主學。會文丞相帥贛，一見奇君，檄主贛縣簿。贛令倚君辦其縣事。俗好訟，有墓獄積年不能決，一黠胥一譁儒。君承牒詣墓所，徵訊得實，傳以經律，具情上府，決之，聞者相戒毋犯。主簿教贛，苦淮鹽遠，不能致，帥委君度嶺運南鹽，至則爲鄉人徐經略留攝新會丞，司其征賦。蓋當是時，兵事新起，官府奔播，人無寧懐。君佐新會，廉恪慈恕如平時。公帑之羡不歸私裝，商権苛比，減從其寬。邑有譚氏林亭，爲登臨佳處，休暇則與寄公儒士觀風訪政。其間廣破，鄉民爭迎致蔵免，君如慈父，君亦以耄辭，不復出矣。並海買田宅，婚男嫁女，若將爲新會民而終焉。初，君之由贛入廣也，屬長子應梅居守，而次子斯道從，迨棄官新會，斯道以崖山廵檢前死，越一年，君亦死，女子嫁新會者與壻相繼皆死。十七年，應梅始自上饒間關數千里跋涉，物色問歷，得君殯於新會瀧水里之㘭頭村，於是發土撤泆，奉餘骨歸葬上饒某山之原，以廵檢衣冠祔兆域焉。人嘗疑科舉士無實材，子奪得喪若有鬼神焉戲之。君起衡茅，用文墨得一邑佐吏，不爲通顯，然所就落落，出人意表。上饒人能言布衣時淳祐間徐侯爲

禮行經界、景定初黄侯蜕招義勇、皆君畫策建議。臨大事慷慨、有馬周、張齊賢之風。晚歲流離倉卒、身羈家散、竟以客死。禍福果何如耶。將事出適然、而鬼神亦有所不能盡知其情耶。聞義而行、知難而退、孤老窮感、僅免兵革、天又遺之賢息、使游魂寓魄歸妥塋廟。然則君之於此自可無憾、世不必皆知君也。君嘗種梅於所居南榮、稱君者有梅谷之目。年七十五、生嘉泰甲子十月、卒至元戊寅正月、葬以大德某歲月日。配趙氏、繼王氏。子男二、應梅、兩請鄉貢進士。斯道。女二、長壻將仕郎濟南辛衡、次故廸功郎新會尉昭平周可翁。孫男二、長肖龍、次肖鵠、爲巡檢。後曾孫女一。銘曰：生爲勞儒、死羈客。腥風瘴霾、魂馬滯。不如鄉邱安可樂。嗣續展省延遺澤、綿百千祀鎮玆宅。

戴表元撰《剡源文集》卷一五

神道碑

祭酒歐陽玄撰

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傳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數聖人之道統、而爲不世出之君。河内許先生以天挺之才、得聖賢不傳之學、上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軻以來數君子之道統、而爲不世出之臣。君臣遇合之缺① 都俞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絶學、開太平者、缺② 一日也、猗歟盛哉。先生既没之三十三年、爲皇慶二年、仁宗皇帝詔興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庭、明斯道之所自傳實。又二十三年、爲元統三年、今上皇帝勅制臣玄文其神道之碑、缺③ 敬使刻之、於是臣玄再拜缺④

論世祖之爲君、而稱述許先生之爲臣、則見缺 朝廷之間有缺 良之氣象。論許先生之爲臣、而推世祖之爲君、則見缺⑤ 國家之初、當真元會合之氣運、故善缺⑥ 生必以道統爲先、而後及功業、則上可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意、下可以厭服天下

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家乘及嘗私淑於父師者，序而銘之。先生以金太和九年己巳九月丙寅生於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頗章句儒非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門，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苟非命世大賢，即當神超八表，人間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饑渴，而精彊絕人。世亂家貧，無從得書，聞有善本，冒險數百里，就而抄之，讀之有疑，即能有所折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為游騎所得，其萬夫長酗酒殺人為嬉。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蓍龜，人賴全活者無筭。萬夫長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之東館鎮，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為儒。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內。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弟衍，得之。自洛適魏，聞河內政虐，還自蘇門。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介取予，必揆於義。人與之居，雖有忮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誠至，始留館下。既留，誘掖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道日立，友道日親。在魏友竇默、蘇門友姚樞，相與論辨，探幽析微，諸者慴伏。既得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朱子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名向所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甲寅，世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教授。先生避之魏，使者物色偕行。廉希憲宣撫陝右，傳教令授以京兆提學。卜居鴈塔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買圃為義倉。會得請還。世祖即祚，建元中統，召先生於家，既至謁歸，既歸，復召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留上所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召，數有數對。時相王文統用事，而先生及姚樞、竇默日被顧問，默在上前屢斥其學術不正，樞亦以才見嫉。蓋實言本出於先生，文

統亦頗疑之、乃奏姚為太子太師、竇為太子太傅、先生為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內欲擯使疏遠。姚、竇拜命將入謝、先生獨毅然辭、謂二公曰、禮、師傅見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今能遽復此禮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二公懷刺閤下辭。文統聞斯言、遂寢其命、改授先生為國子祭酒、竇為翰林侍讀學士、姚為大司農。先生亟辭以疾、父乃予告、還河內。既而上京使狎至、應命至燕、病弗能往。至元元年、自燕復還。先是有詔、即家為校、以業來學。乃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至是召入省議事、旋踵求去。丞相安童來謁、欲勉留之、退謂人曰、時流皆欲革行許先生、吾見相去千百。尋有詔趣赴省、遂北行、見上檀州。諭之曰、安童少不更事、卿無負所學、悉以傳之。有嘉謀嘉猷、語使入告。對曰、聖人道極高遠、學者所得有淺深、然當發所知、如聖諭。其所不知、不敢強也。安童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往往領悟。第恐有間之者、則難行耳。自是預國大議、時至都堂、扈行上京、咨訪日密。宿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慶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上疏陳五事、曰立國規摹、曰中書大要、曰為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微、累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上久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斂奏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削其藁、世罕得聞。有頃、辭疾、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域名藥善酒、餞許其還繼名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詳定。阿哈瑪特請建尚書省、總六部、與中書角立、上特用先生為中書左丞。先生求面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所議事畢、自陳曰、臣有三宜辭、一非勳舊、二蔑才德、三所學迂、恐於聖謨神筭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無事多讓。先生辭不已、上命從官掖之起、有旨曰出。既出及闕、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省耶。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日又辭、近臣合剌合孫先諭止之。強出視事。至上京、奏論阿哈瑪特罔上不道事、不報、因移疾謝機務。丞相難之、御史中丞博囉為之請、上惻然名子師可、諭使舉代對

曰、用人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開市恩覬覦之漸。尋有旨、以國人世冑子弟就學、遂篤意教事。奏門生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被旨咸驛致之、以先生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為教、精粗有序、張弛有宜、而必本諸聖賢啟迪後學之方、踰年、諸生涵養薰陶、周旋中禮、講貫適用。上喜其業成、⑦自成之越三歲、以改葬親喪謁歸、屬名赴行在、遂請朝辭以行。上命諸老議其去留、姚樞謂先生出處有關世運、宜成其志。更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元十四年、名議改歷法、仍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時歷成、以疾屢告。上禮貌隆至、路朝賜杖、內殿賜⑧　在東宮聞之、為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宮請也。且使宮臣諭曰、先生近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為憂。十八年三月戊戌、薨於私第之正寢、易簀不變、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商喧於塗、衆弔於野、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嘆。四月乙酉、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來會、為位哭墓次而去。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霆起前、泰宇凝定、不喪執守。其為學也、以明體達用為主。其脩己也、以存心養性為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也、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時尚枘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名輒往、進輒思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己、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祿、人以為高、則喟然嘆曰、甚矣、予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君祿者哉、食求無忝而已。代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售攻取之畧、先生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計為慊、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臣嘗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以道統繫之者、當世儒宗、或智足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濂

洛數公、克緒斯道、然未聞有得君者。世祖龍潛、諸儒請上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創業之主、烏得而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屬之世祖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堯舜爲心、學以孔孟爲學、中外如出一喙、號公魯齋先生。嗚呼、魯者曾子傳道之器、歷代佐命之臣雖欲爲此號、豈可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譬之工師受命作室、既得大木、不肯斲而小之。是以寧不受工師之命、而必使學爲後臣之道無愧於伊尹。寧不預乎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於孟軻。故中統至元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繼述往聖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贊襄其君、憲章往聖之心。於是我元之宏規、有非三代以下有國家者之可及矣。及夫元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爲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參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訓、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內之士非程朱子之書不讀、又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已試者歟。

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斯則周衰以來文勝之弊、猶將有以正救於其間、是豈淺之爲志者乎。先生諱衡、字仲平。其先河內人、父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今贈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惠和。妣李氏、追封魏國公夫人。子男四、師可、師遜、師孚、追封魏國公夫人敬氏子。師敬、封魏國公夫人賀氏子。先生閨門有禮、中饋皆賢、事公甚敬。師可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路總管、終通議大夫、廣平路總管、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志趣端正、惜未究用、有文集遺後。師遜、師孚未仕卒。師敬由監察御史踐歷中外、歷治書侍御史、吏部尚書、中書參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左右丞。兩爲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今由西臺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禄大夫、明經務誠學上節縣、肖父風。女三、長適子章、儒者、餘早逝。孫男六、長從憲、以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致仕。次東孫、天次從宸、積官山南憲僉、監察御史、終河東憲副、廼先

生之嫡宗孫也。次從宜，太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令翰林國史院經歷。次從宣，太保府長史，中書左三部照磨官。次從宗，章珮監異珍庫提點。孫女五，長適廣東宣慰使都元帥甯居仁，封寧懷郡夫人。次適太禧院管勾章傚，次適翰林應奉蕭璋，次適寧陵簿張構，次適阜城尉張恕。曾孫六，長崇祖，次紹祖，秘書著作，從宸之嫡子也。次喜童、文童、禮童、武童。曾孫女四，皆幼。先生有魯齋集及中庸語意，門人記載語錄，行於世。昔王文忠公磐論先生曰：吾年八十，閱人多矣。平生力學，不知聖道之所在，非缺　幸幾失此人。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謚文正，制詞有曰：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謀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大三年，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興王道以比隆，肆用爲丞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祠堂記，則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蓋太祖皇帝建國丙寅，而先生生於己巳，上距宗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世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取祖訓示之。玄生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嘗誦諸儒之說，而想望其餘光焉。先生之於道統，非徒託諸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蓋自慎篤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唯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是以啟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然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親，近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胷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行也。又嘗竊論之，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經。然純篤似司馬君實，剛

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撞四海之名而行無毀。近代元豐之異論、淳熙之分争、先生處之寧有是哉。臣玄再拜稽首、銘曰、世降還古、大樸日雕。天吏不作、治教寂寥、帝憫我民、眷求有德。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許公、身任斯道、爲仁肫肫、制行健健。昔公在野、世難荐臻、精義致用、屈蠖之伸、心樂則顏、志任則伊、朝夕思惟。天將啟之、朋來遠方、以辯以問、會歸一貫、冰釋理順。世祖居潛、特號儒宗、多士既歸、功德曰崇。名公起家、斯世將泰、灼知俊心、天地正大。既握乾符、尊履五位、利見大人、乃在九二。覃懷之居、軺車十來、廣進丕退、求福不回、論議上所、德容休休、獻可替否、言直以道。上曰仲平、汝左朕丞、其悉爾學、資朕股肱、惟誠惟一、以結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聞伐國、對不以兵、上遠公歎、不在宋平。官盛既康、公恥素餐、敬事後食、匪爲苟難。近臣貴胄、世荷國寵、我淑以道、國收其用。小學功褒、大學陵節。我教多術、循循無越。惟聖有謨、載範其驅、以步以趨、疇敢侮予。自古在昔、氣化推移、仁人之（缺）、爲世盛衰。凡今有生、孰司榮悴、惟道爲大、與天罔墜。世祖繼天、惟天生賢、道統有在、民彝賴焉。有德有言、有子有孫、皇命作銘、詒厥永存。至元元年歲次乙亥、冬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六日甲辰、第四子光祿大夫御史中丞師敬立於石。

歐陽玄撰《魯齋遺書》卷一三

行實

祭酒耶律公撰

公名衡、字仲平、懷慶河内人。金太和己巳生於河南新鄭寓舍。壬辰北渡、隱居大名、遷居於衛。甲寅、京兆宣撫使廉公奉潛藩命來徵。乙卯、授京兆提學、辭不受。中統元年五月、應召北上。二年五月、授太子太保、力辭不受、改國子祭酒。九月、以疾辭歸。三年九月、應召北上。至元元年正月、辭歸。二年十月、應召北上、詔入省議事。四年正

月、辭歸。十一月、應召北上。六年、奉詔定官制。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力辭、不允。八年四月、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十年七月、以遷葬辭歸。十三年七月、應召北上、脩撰時歷。十五年三月、授集賢大學士、兼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春、歷成。八月辭歸。十八年三月、薨、年七十三。皇慶二年、詔與宋儒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九人從祀夫子廟庭。先生幼有異稟、賦性端慤、與羣兒嬉、即盡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後學於鄉師。時金末國家多事、學校廢弛、惟農隙之際、下第老儒會閭里、正句讀以糊口耳。先生凡三易師焉、所授書輒不忘。嘗問其師曰、誦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每從質句讀訓解、必問其旨義、師辭於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流離之際、吾聊以遣日、豈能為之師乎。父母固請、而師卒遁去。亂後、先生知三師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

校記

①缺字爲「契堂陛」，見四部叢刊本《圭齋文集》卷九。

②缺字爲「萬世猶」，見右引書。

③缺字爲「以賜其子師」，見右引書。

④缺字爲「稽首以復明詔曰」，見右引書。以下兩處缺字右引書亦缺。

⑤缺字爲「我元」，見右引書。

⑥缺字爲「言先」，見右引書。

⑦自成之：當作「時自程之」，見右引書。

⑧缺字爲「坐疾劇裕宗」，見右引書。

劉德淵、申屠義 薛玄 硯彌堅

故卓行劉先生墓表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中丘人。性癖直，有操守，好學，能自刻厲。及游濟南王先生門，思索辨惑等說，自是饜飫史學，爲專門之業。古心古貌，非禮義不妄言動，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覩前賢奇蹟偉行，擊節嘆賞而不能自已。至椎耕牛以饗賓，王毅乘馬而祭昭烈，其或憫時之艱急，人之難，切於己私而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爲異，既而疑焉，終廼嘆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北渡後，赴戊戌試，魁河北西路。逮中統建元，三府辟其行能，授翰林待制。晚節知圓鑿方枘不能與時阿匼，乃以所得成就學者，立言傳後，著三爲書數萬言。其說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本，爲聖賢立法，教析溫公通鑑數百條，枝翊章武，俾承正統。及見考亭綱目，書多所脗合，沾沾而喜曰：吾天地間可謂不孤矣。又通古文奇字，士多傳習之。凡經指授者，類節目磥砢，表表有所立。或惜其獨善，不顯諸用，然振衰善俗，激厲後人多矣。太保劉公、左轄張公以鄉曲義來周卹，皆卻之曰：吾非踽踽涼涼，闇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願交而弗之允者。許魯齋每道邢，必式閭致恭而去。壬子秋，不肖始覲先生於胙，對榻學館。夜參半，欻起撼予曰：吾於漢丞相亮論議際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說云云。至元壬午，予按部夷儀，謁先生於天睨齋樓，遲蓬蓽，心融一天，自樂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問先生近何述，曰：適作四凶辨、天府七星挽章，予以張皇幽渺，振濯精靈，一何壯也。臨訣，握予手曰：吾耄矣，斯文未喪，子其自勗。行有以畀之。既而聞卧疾，慮乏調養，詢諸友生，始知先生有子撲，早世。女孫一，適康氏子，新婦、女孫皆不聽侍疾。卒年七秩有八，時至元丙戌九月廿二日也。葬逢山

之西丘。後十五年，晚進王寧合鄉國議，來請曰：先生學貫三才，養素丘園，行娩於古人，望高乎一世，沒當易名用垂先範。予謂寧曰：士風之不振也久矣，道義之斲喪也微矣，安得高風苦節如先生者哉。昔孟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謚曰貞曜。程伯淳以道自任，潞公揭之曰明道。今扳二例，如以卓行加之，則名與行爲顯允矣。門生民部尚書戎益將礱石表墓，以圖不朽。大德三年龍集己亥仲冬吉日，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秋澗王惲爲之表。

王惲撰《秋澗集》卷六一

故善人申屠君墓表

君諱義，字順之，前翰林待制、承德郎、僉江北淮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致遠之父也。待制爲監察御史時，風采振揚。余往歲客江淮間，聞其名籍籍。後二十餘年，始識待制之子駉於京師。既而駉從事江西，余亦歸自桀林。泰定丁卯，駉以文一帙來曰：此駉大父之行實也，葬已三十九年矣，而墓石未建，敢蘄一言表于墓，以示子孫。余閲其文，知君之爲善人也，有是父固宜有御史君爲之子。申屠氏世居于汴，宋靖康之亂，避禍難者圖南，守墳墓者留北，君留北者之後也。考諱信仁，金爲考城令。君幼好書，務實踐，從趙禮部秉文游，效其字法。金季遷祀，河南被兵，重以饑饉，人相食且盡，君幸而存，亦遭俘掠。將同羣衆就戮，以次及君，無懼色。軍中梁吾僧奇其狀貌，呼之與語，留寘左右，獨免受刃。梁以君歸，憐愛若兄弟。未幾，人誣告梁陷以重辟，君爲畫計辯析，事竟得解。隨梁遷鄆，占籍壽良。致遠既生，才氣殊特，梁妻以女，俾

弟效貞隸集東平郡庠。課試中選，官後其家，始與梁異居。梁、汝州州長也。君隱於賈，衡量必公忠，不取贏。儲米以備歉，歉則平糶，廣貸饑者，饋之食，貧不能償所負，焚券勿責。② 田宅相隣，偶有侵斥，輒遜其畔。素貯秘方，療常下疾，捐貲製藥，給施救活甚夥。宋平，家畜奴虜餘二百指，或以直贖，弗許，悉縱爲氏，思復故鄉者給以行橐。嘗有人遺一囊在道上，又有一人遺一斗在門内，莫知誰何，多方訪覓，還昇其主。勤儉治生，中年交方外友，恬澹寡欲。致遠兒時問何事可立身，君首爲以學，内師金進士解器之，外師鄆牧嚴侯所聘梁布衣，遂成大器。後任御史，辭於君曰：御史言職也，婞訐則瘝官，忠直則累親。願大人勿掛懷抱。君曰：汝其勉哉，吾不憂也。及聞折姦明誣，聲譽四達，則喜曰：吾有子矣。至元戊子冬，致遠來侍。明年己丑四月三日，君卒，③ 其生當金承安庚午之十月，享年八十。先墓在汴，圮於河流，别葬壽良鄭順鄉之閻村。配張氏，後四年壬辰二月十三日卒，其生當金明昌甲子之八月，享年八十九，祔葬于君之兆。子男二：致遠，仕至廉訪僉事；致貞，安豐縣丞。女二：適宋、孫。男八：伯騏、騏、駒、駉、駰、驊、騶、騄。其一湖南道廉訪司知事，其二真州學録，其四江西省掾，餘未仕。女五：適李、適馮、適傅、適劉、李④ 未行而亡。李者，翰林侍講學士之孫也。曾孫男五：鑄、鑑、某、鈞、鉦。女七：適吳、適毋、適成，餘在室。噫！此皆善人之子之孫之曾玄也。夫觀木者必尋其本，觀水者必遡其原。申屠君生值亂離，其艱其劬，而若子、若孫、若子之孫孫之子，顯聞于世，蕃衍于家，豈非前人一念之善爲之本原也哉。余既與君之孫厚，又嘗與君之孫壻李之紹共談，故不讓而表君之墓，俾君之子子孫孫世增其善，以光于前，以聞于後。善愈積則慶愈豐，慶愈豐則傳愈永。苟至於是，申屠氏積善之報，又奚啻如今所觀而已。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六八

許魯齋先生墓碑

聖天子思以二帝三王之道致太平、是故表章六經、尊寵儒生、所以風厲天下者、意甚深也。國初、河南許元徹之制行立言、藹然當世、搢紳尊之曰魯齋先生。先生之子友諒、今直翰林為學士、天子知之。延祐三年夏四月、有詔為先生樹碑、而俾臣某壽其事于石。臣與友諒同寅、習知先生名德、固願有述也、況又奉詔、謹按許氏自漢晉為汾陰大姓、有東西南三族之別。從下邽者、西族胄也。先生家本下邽、世有顯者。大父珪、讀書力田、不躡世好。父沂、明春秋經傳、再與計偕、廷策輒見卻。歸而聚書窮理、不復出、衆仰其高。以友諒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河南郡伯。配郭氏、追封河南郡君。先生生而不羣、幼而有詩聲、冠而載書入少華、晝夜誦習、不以辟地廢。東枯蓀學書泉上、石為之窪、其勤類是。又從明理學者游、遂一以聖賢為宗。國初遊大同、過應州、高韓二師善而薦之中令耶律公、得應州教授、俾子弟學焉。公與閒語、輒擊節賞會。沙門萬松問先生以孔子之教何者為要、荅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松默服。時進兵襄鄧、中令薦閒授檢察使、督衛輝河南餽。未幾、改軍儲轉運使、軍以無乏。明年召還、賞白金百兩、貂裘一。楊奐秦中名士也、廉訪河南、慕欲與游、辟居幕府。先生從之、始定居洛西。甫閱歲、謂寮寀曰、進不能行其道、徒羈塵網、無為也。即棄去。一時英俊、若中山楊果、緡雲李微、廣鄉麻革、雲中孟攀鱗、蒲城郭鎬、李廷、河中害獻卿、洛陽宰沂皆友也。王文統柄國、嘗羅致沂為真定勸農使、不得已而受、陽為不事事、至亡其告身及金符於酒家。文統知而迹得之、沂因自免歸。文統聚歷代奇謀詭計為一書、先生見而責之曰、士君子如欲平治、自有聖賢格言、此何為者。遂絕勿與通。中統初、召為平陽太原宣撫、不起。授提舉河南學校、亦不起、日與女几辛愿、柳城姚樞、稷山張德直、太原元好問、南陽吳傑、洛西劉繪、緇川李國維、濟南杜仁傑、解梁劉好謙講貫古學、且以淑人、

伊洛之間復蔚然矣。洛西山川明麗，先生卜築其要會，重以花竹池臺之觀，良時勝友，觴詠遊衍，浩如也。自中令公以下，咸謂洛西神仙。先生高明樂易，誘掖不倦，及門者後皆知名。官洛師者多名卿材大夫，昕夕造廬請益。過者以獲識為幸。遇異時瞻遺貌，過故居，慨然贊詠而不能忘。二子，友直終於龍陽州判官。友諒，蚤以文學記室事安西王。王薨，官州縣三十年，勝殘伸枉，興利去害，皆有實狀。最其大，則武陵、涔陽活饑莩餘三十萬。晚構精舍於洛西，招徠教育，延續先生之盛心、義方之明。堂構之美，蓋兩盡焉。先生臨終不茹藥，具湯沐授治命，為書別親知，又題七言詩四句，投筆而沒。時至元八年秋九月。冬十一月，葬北邙山之陽。今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謚文靖。配徐氏，追封河南郡夫人。生友諒及王郝、楊三婦。次王氏，生友直。次任氏。女八，壻曰太常博士王顯，曰陝西漢中提刑按察使郝繼祖，曰孟州知州劉適，曰永寧張經，洛陽焦厚。孫惟德，揚師孟，永寧張成。孫男九，曰濟，終山陽尉。曰貽孫，蚤世。曰恭，曰鼎，安蚤世。曰寬，國子生。曰裕，曰信，曰敏，曰惠孫。女十有四。先生為文辭，得於心。有易解、中庸註、聖賢心學編、皇極經世圖說、道德經解、陰符經論說。有詩三百篇，曰適意集。嗚呼！若先生者，可謂生有以樂，死有以歸，俯仰天地，不愧不怍者矣。恩加烝嘗，延及奕禩，不亦宜乎！碑宜有銘。銘曰：

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元聖所志，有紀有經。未墜在人，或措或舉。顯允薛公，其適惟魯。吾師吾友，莫或稱之，匪以旦暮，與千古期。野有玄黃，吾有緗素。飲水曲肱，夢與天過。維伊之左，維洛之西。昔程今薛，室豈遠而。湛露及泉，道隆時泰。夫豈公榮，百世永賴。邙山之陽，林深石蒼。嗚呼遠矣，其存者長。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九

元故國子司業硯公墓碑并序

世祖皇帝既一函夏，大興文治，迺命相臣典教胄子，次則分教天下之士。至元二十四年，始置國子監學，設官以司教載。特召真定府學教授硯公為國子司業，超遷七階，賜五品服，士論翕然推重。於時朝廷憲度初立，治平方臻，其於材能，往往不拘常格而擢用之，故百職得人，政教脩舉。此則中統至元一時號稱盛治者，非偶然也。國初，歲在乙未，王師徇北漢上，公與江漢先生趙公復俱以名士為大將招致而北。久之，周流河朔，不獲寧居。歲戊戌，詔試儒士，公試西京中選。歲壬子，詔實戶口，公家真定，著儒籍，自是尚以授徒為業。公通諸經，善講說，士執經從而問疑者日盛。公告以聖賢之旨，諄切明白，不繳繞於章句。中原碩儒若容城劉公因、中山滕公安上，亦皆從公授經。時來官燕南宣閫及部使者多名公卿，聞公之名，咸造見焉。已而嘉其行義，又共薦之，擢為本郡教授。凡十餘年，循循為教，始終不倦，作成後進居多。聲聞中朝，遂有徵召之命。其在成均，律身嚴以有禮，得師之道，屢以陽城忠孝之說訓迪諸生，盡皆化服。是時風俗敦厚，人皆尚行，而文辭浮華之習，士鮮好焉，故治化人材於是為盛。居歲餘，公移疾辭歸，朝士及諸生祖餞於國都門外，觀者以為榮。公姓硯氏，莫究其始所出，每見儒者，輒詢問之。其師初命公名曰彌堅，字之曰伯固；其父止命名堅，故公在官稱彌堅，自稱曰堅，蓋不忘父師之訓也。晚年嘗自為誌，言其先世穎州人。宋靖康丙午，燕雲兵興，高祖汝翌挈家南徙，僑居於郢，再徙德安之應城。曾祖諱震，祖諱珍，生理祖完，師德安，買田家焉。父諱端禮，妣黃氏，進士直卿之女。直卿有孫曰中，穎悟善學。公生七年，學於黃氏家塾。年十四，始習詞賦，補府學生。十六，從鄉先生王景宋學。景宋名登，以進士起家，仕至京西路提刑、京湖制置大司使叅謀，為人卓犖可偉⑤。公學得其梗概，慨然有志於事功。年十八，又從袁州劉仁卿學議論。年二十四，來歸聖朝。公問學淳

正、文章質實、務期道術、以數世教。其為人亦然、自少至老、清苦嚴重。士咸服其學、推其行、曰老成君子云。有郎城集十卷、藏於家。公之卒也、家徒四壁立、非士友賻之、幾不能喪。臺閣名流周公砥、閻公復、李公謙、焦公養直為誄以哀之。公以至元二十六年九月癸卯卒、春秋七十有八。易簀之際、了然不亂。葬真定縣新市鄉臨濟村之原。娶曾氏、生三子⑥、禹功、冀州儒學教授。次禹謨、皆明經學、早逝、士論惜之。孫男曰續、禹功子也。初以公蔭為鼓城尉、再尉平山、歷惠民場管勾、監永濟倉、交納汴梁行用庫使、上都宜興縣尹。天曆元年、縣陞為州、就命知宜興州事、進階承務郎。至順三年某月卒、年四十九。曾孫男二、惟仁、進義校尉、黄陂縣主簿。惟義、治進士業。女一、適党某。玄孫一、德。後公葬五十餘年、惟仁始請述公墓碑。追思先朝故老、聲采日遠、後生幾無知者、故謹摭其遺事而為之銘。銘曰、

昔宋之季、士習衰苶。江漢之間、獨有材傑。天方混一、羣賢並興。無間邇遐、共登治平。有美硯公、來自南服。言論雍雍、衣冠肅肅。周流河朔、弗獲寧居。學徒從之、誦詩讀書。分教外邦、十年如始。名聞天庭、徵車至止。曰此老成、汝官於費。士有矜式、國有典型。曾無百年、故老孰在。興文善俗、君子攸慨。尚述遺行、勒辭刻銘。匪貽孫子、垂憲後生。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七

校記

①取：當作「敢」。

②貴：當作「責」。

③某：當作「其」。

④李：當作「季」。

⑤可：疑當作「奇」。

⑥三子：下文僅述二子，疑有誤。

元儒碑傳集卷九

劉巨川　王義山　俞君選

故教諭劉君墓碣

沅江路儒學教諭劉某之父教諭君既卒既葬且二十年、某能世父業、以儒學起家、慨然以生事死葬之孝為未足、思欲揚父之名於不朽。今江西等處行中書省郎中楊君於劉為鄉人、乃因楊君屬行省理問所知事趙君書來請銘、以碣諸墓。嗚呼。孝子之心至是可嘉矣夫。可悲矣夫。謹按教諭君行實狀、君諱某、字巨川、關西延安人。金季罹兵禍、轉徙至博、寄寓莘縣、就段輔之學。歲壬子、官閱實户口、得隸儒籍、遂家於莘。年耆學富、公論推舉充縣學教諭。喪亂之餘、文事廢弛、春秋釋奠無從取辦。君擇後進十數、上名於官、復其身、人始知勸。由是學徒嚮方、廟祀如禮。君孝友慈厚、歲時薦羞、追慕二親、痛不獲歸省塋壠、引領西望、未嘗不泫然流涕。初、延安既陷、族屬散亡、君惟一兄早世、兄子亦被俘掠。事甫定、百計搜訪、垂三十年、莫測存否。一旦、家之人走報曰、有客及門、音類西人。亟出諦視、見其顏貌肖兄、即呼小字、果兄子也。相向而哭。既而輟哭歎且喜曰、吾宗有傳矣。貲之白金、俾之服賈以自贍給、彼耽湎不檢、悉蕩其貲、君愛之如初。家有女使或詈罵之、君輒戒止曰、吾曹身經戎馬、免為囚奴、受役於人。今得役人以代汝薪水之勞、可善御之、無若此也。君達於死生、言人當修身以俟命。年七十有八、無疾而逝、至元辛卯二月廿四日也。娶張氏、生二男一女、先二十六年卒。再娶莫氏、靜默淑惠、撫兒女如己出。相君理家三十年、黨閭稱繼母之賢、必指以為法則。教授某、君之長子、某其次。女適聊城王氏。孫男四、某、某、某、某。女五、長適縣令宋某、餘幼。劉氏先塋在延安、自君夫婦始葬莘縣之西北。嗚呼。中原兵禍之慘、往往家無噍類。君奔走流離、依託善地、以蕃育其子孫、為人所尊敬、得考終、又得壽、子不墜家聲、思孝於其親無有窮也。君之所以致此者、豈偶然哉。銘曰、

猗嗟巨川、維身之全、維名之傳、胡然而然。維行靡忒、有鑑在天。維子象賢、有燿在泉。有溥斯原、有肇斯阡。永永歲年於昭巨川。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四

稼村自墓誌銘

余姓王氏、生於宋嘉定甲戌八月之戊午。先君名余曰義山、字余曰元高。世居隆興府豐城縣長豐鄉之槎溪、今爲龍興路富州。曾祖諱幡然、祖諱德秀、以詩書世其家。先君諱道昌、贈奉議郎、妣聶氏、贈安人。妻李氏、封孺人。男惟肖、女仁靜、適從政郎惠州録參趙孟柔。孫男同老。尚幼。先君師主一張先生、力行一敬字、爲一生受用。屢試成均弗績、髙揖謝同輩曰、吾歸教吾子矣。創家塾、扁以麗澤、聚鄉子弟教之。洎長、俾師吉州司户雲林先生楊公攀龍、學賦兼易。先生擢第後、試博學宏詞、因習焉。自淳祐己酉至景定辛酉、與弟義端以賦四上春官。壬戌、某廑叅廷對、覆考祕書文公天祥批第一等、上擬擢在首選。時給事侍郎徐公經孫爲詳定、同邑人也、他有所主、先得某所獻策、以極言時事抑之乙科。初筮永州司户、再調南安軍司理、闕陞從政郎。連丁家難。服除問選、得光山軍節度推官兼書記、未赴。辟浙西鹽場、贅漕府幕、權京學教授、京削五、溢其三。陞朝、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權主管官告院、除國子正、以考學及格、特旨改合入官宣教郎、添差通判瑞安軍府事。奉使台州、催發義米、慶元措置海船、就之任甫交事、朝旨以提舉浙東市舶兼隸馬、先是宋度宗山陵、以覆按使幹官總護使禮儀官該恩、轉兩官。乙亥春、江上報至、丞相杭山先生章公鑑議國事不合、有睨揆席者嫉公、嗾其徒攻之。公抗章三上、不報、遂去。某以門下客爲監察御史潘希聖所劾、鐫兩官、罷見任。未幾、江西按撫司辟充參議官、未上。丙子春、宋太皇[1]詔下郡縣、令民相率歸附。某惟宋末舉朝奔遁、而某以奉使出。及章公去國、而某以坐黨罷。希聖謂章公之議國事、某實誤之。嗚呼、千萬世

而下、誰實任其咎耶。嗚呼。奉命督鍾、而某之上關明被劾投閒、而某之歸心白。古人謂蓋棺事定、某終身之事已定於此時矣。余薄宦所至、無足稱述、惟以苦硬自將、鮮與世偶。至於抑權勢、雪寃抑、苟職分所當爲、無所顧忌。生平無他好、獨於文字刻苦、扁一所曰稼村、讀書其間。惟肖頗能繼吾學、余意有得處、劾横渠疾書法、俾録之。初、宋乙卯、臺諫奏科舉後增試小詞科、環海内亡應令者。余起而爲之倡、所擬九百餘篇。左帑容齋先生劉公元剛、丞相文山先生文公天祥爲之序、兵後散失亡幾。又嘗取宋一經、撮其要而書之曰提綱、析其目而編之曰類纂、幾數十萬言。質之煥學後村先生劉公克莊、先生以爲某之書法中間有與孟子意合者、陳平甫備要壁角裏文字。嗟乎。後村豈輕許人者。拙藁詩銘記序、賛頌跋説書傳策問、講義箋表、啓狀誄誌凡三十卷、讀書管見十卷。惟肖類成、又以質之杭山先生。先生寵之以序曰、文者貫道之器、非知道之君子、孰能與於斯。嗟乎。杭山豈輕許人者。雖然、余何足以當之。余辛巳歲卜居東湖、或曰、子棄鄉井何居。余應之曰、濂溪家舂陵而居溢浦、康節衛人、温公陜人、皆居於洛。洪吾父母國、庸何傷。胡文定建之崇安人、晚年於衡山買地結廬終焉、録言行者謂公終於正寢。余其老於東湖矣。丙戌夏歸省松楸、葺先君弊廬、裴徊顧瞻、如見先君。語惟肖曰、槎溪吾童子時所釣遊也、不二里爲西陵村、吾將窀穸。他日返葬於彼、與汝母同穴、有合葬于防之故事在。夫有生必有死、吾老矣、死已晚矣。苟獲體其受而歸全、幸也。獨不幸而讀書、又不幸而竊科第、又不幸而立乎人之朝。向使不讀書、不竊科第、不立乎人之朝、豈不陶陶然天地間一民。既讀書、既竊科第矣、既立乎人之朝矣、而謂一民之不如。嗚呼。必有不如者矣。余最愛杜樊川諸君子自誌其墓、彼直以死生爲晝夜耳。斯人不作、而余竊慕之。如陶淵明、秦少遊輩、自爲挽歌、往往悲悽憤惋、不脱兒女態、壯夫不爲也。雖然、余之誌、余之心也。誌作

於丙戌之八月。書誌日併死葬日、余不得而書。銘曰、東坡死於常、葬於汝之陽。潁濱囑其子、歸而祔於眉山之傍。嗚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義山撰《稼村類稿》卷二九

艮軒先生俞公君選墓誌銘　江霝

鄉先生艮軒俞公卒二十年、其孤若思譜公宦歷出處大槩、韓以賦永之歲月、屬為墓銘。父之執、不得以不詳公行為解。公諱君選、字憲可、世家徽之婺源。有緣六館前序典教鄉邦者、擬正科終淮郡倅者、在公皆為伯仲。公曾祖雱、祖天瑞。父元弼、從江閫奏辟幕屬。幼授公易、家學也。少長為文、跬步規矩。景定壬戌、第進士三甲、選主隆興府武寧簿。自陳母高年乞便迎養、改尉饒州餘干。垂滿、以憂去。服除、授揚州司理。為應山李公客、入淮東制幕。已而沿檄徑歸。徽守三聘不就、遂終老焉。公襟度粹夷、其接人和氣溢於顏面、詩多似太白。而自律之嚴、臨事剛果、直有峨立千仞者。初攝宰安仁、議新邑學、或以公儲空乏沮之。公首輟俸、稍捐家帑、人乃欣佐其役、不日而成。維揚將校婁忠者殺人、事覺、制閫憐其才、欲置末減。公爭曰、人才可復得、國法不可暫偏。卒正典刑。他日、閫帥謂機幕程應常曰、吾未見剛者、今於俞掾見之。癸酉、維揚真泰俱歉、公建議發府廩賑饑、真泰皆襁負而至。或議格之、公曰、率土皆王民、奈何以隣州為限。白使者均給、活三州人凡數十萬。他如立江都漁湖之租、民遂免陷於罪。撥安仁衣糧就邑給贍、宗室子兵皆實受賜。其歉為卓然可紀者類如此。而急義篤交有古道、蕭閒醞藉、不受俗塵。用是丞相文忠公、丞相番易公以暨東澗蛟峯諸大老稱許如出一口。歸隱艮軒、常曰、時止時行、艮之義也。在我法當止耳、吾何為不樂哉。所為詩文若干卷、曰艮軒小藁、藏於家。至元丙戌九月日卒、生於嘉定八年八月、至是七十二矣。娶江氏、繼戴氏、皆貴族。子男二、若愚、先公卒。若思、優於學行、有職府庠。孫男五人、越翁、惠翁、鶴翁、同翁、慶翁。女孫一。元貞乙

未、始得地永川之南曰西館。大德癸卯、筮葬壙之日吉、時則有戴君某哀而賫之厚葬。明年十二月日、江氏、戴氏之根實衍。銘曰、

寬而秉、行有德。時行止、辨乎易。猗歟先生後世則。宜爾子孫慶無斁。

《新安文獻志》卷九五上

校記

① 「太皇」下當脱「太后」二字，見《宋史》卷二四三《理宗謝皇后》。

元儒碑傳集卷十

劉秉忠

故光禄大夫太保贈太傅儀同三司謚文真劉公行狀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張文謙奉勅撰

公諱侃、更名秉忠、字仲晦、自號曰藏春。其先仕遼爲當時大族。世居瑞州之劉李村、一門之内、居顯列者甚衆。金初、公之曾祖襲世業、累遷邢州節度副使。丁母憂、乃還瑞州、留一子於邢、名澤、即公之祖也、因而家焉。爲人倜儻有大志、鄉里甚畏重之。娶邢臺張氏女、生一子、名潤、即公之父也。通音律、慈祥長者、與物無忤。庚辰歲、天兵南下、太師國王經略河朔、邢遂舉以降、留官鎮守。以草昧之際、聽便宜行事、遂立都元帥府。衆推潤爲副都統、尋陞都統。事定之後、署本郡録事、爲政寬簡、不立威嚴。凡民有關訟者、既伏其罪、則必以善言教戒而遣之、終不忍鞭扑也。時西山諸堡寨未附、寇盜充斥、録事公時或暮夜醉歸、雖兇惡輩必相與扶送至家而去。累任鉅鹿、内丘提領、又以寬仁得衆心。年甫六旬、村居不仕。生二子、長即太保公也、次曰秉恕。公生而秀異、丰骨不凡。在嬉戲中、便爲羣兒所推長、或舉之爲帥、或拜之爲師、居然受之不疑、隨即教令揮斥之。性剛而有斷、非理不屈於人。母馬氏、嚴整有法度、凡起居飲食、必責公以正理、不爲姑息之愛。八歲入學、誦書爲諸生稱首。年十三、以父爲録事、爲質於元帥府。元帥一見、即云此兒骨格非常、他日必貴、命僚佐教之文藝、不使列質子班、置之冢司。公遂立志爲學、詩文字書、與日俱進、同輩生莫得窺其涯際也。年十七、節使趙公引置幕下、甚愛重之。時方在貧之中、一介不以取諸人、好賢樂善、而居常裕如也。丙申歲、丁母憂、毁瘠骨立、疏食水飲、哀思無窮、恒衣一綿裘、晝夜不解帶者三年、見之者無不感歎也。戊戌春、遂決意逃避世事、遊居於武安之清化、還滴水淵、苦形骸、甘澹泊、宅心物外、與全真道者居、復欲西遊關

陝、天寧虛照老師聞之、愛其才而不能舍、遣弟子輩詣清化就爲披剃、與之俱來。秋七月大蝗、居人乏食者十八九、虛照老因妹婿之請就熟雲中、挈公同往。己亥秋、虛照老還邢、公因留住南堂講習天文陰陽三式諸書。會海雲大士至、一見奇其才。時上在藩邸、遣使召海雲老北上、因攜公偕行。既至、見公洒落不凡、及通陰陽天文之書、甚喜。海雲老南歸、公遂見留。自是禮遇漸隆、因其顧問之際、遂闢用人之路。暇中則讀書窮易講明聖人學。丙午冬、其父錄事公之哀聞至、上聞之、召入温言慰諭。丁未春、賻以黃金百兩、遣使送還。六月至邢州、依通禮行喪志。冬十月、葬祖父母及父母于邢臺之賈村。戊申冬十二月、上遣使召公。己酉春、至王府。庚戌夏、上萬言策、所陳數十餘條、皆尊主庇民之事。首言正朝廷、振紀綱、選相任賢、安民固本。執牘以奏、上皆嘉納之。甲寅秋、上征雲南、以神武不殺之心、所向克捷、算無遺策、其所全活者不可勝數。公夙夜勤勞、以副上意、未嘗少怠。己未秋、六軍渡江、公潛贊神機、孜孜匪懈、一如雲南之行。庚申春、上正位宸極、召公命之曰、凡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卿其議擬以奏。公即上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深稱上意。詔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先是、上命有司擇上都南山之勝地營建庵舍而居公焉、公號其山曰南屏。中統五年秋八月、改元至元、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公當正衣冠、且曰、鶚嘗勸焉、亦嘗見許、乞賜特旨、以遂衆望。詔從之、以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更名秉忠。公既大拜、報國之心益切。上命公議建國號、定都邑、頒章服、舉朝儀、事無巨細、有關時政之得失者、公知無不言。七年庚午、上從諸臣之請、遣禮部侍郎趙秉温禮擇翰林侍講學士竇默之次女以配公、竇氏賢而有文。御下以寬、車駕歲時行幸兩都、公必隨之。十一年夏、齋戒沐浴於南屏之靜舍。秋八月壬戌夜、謂侍者、我欲靜坐、不名勿來。侍者皆退。長歌至鷄鳴乃止。遲明、

侍者入御、端坐而薨、如假寐然、顏色累日不變。識者知公坐脫也。享年五十有九。猶子蘭璋嗣焉。上遣禮部侍郎知侍儀司事兼秘書少監趙秉温、擇以冬十月壬申葬于大都之西南。凡所營葬之資、一出於內帑。十二年春正月、詔贈太傅、儀同三司、文真公。帝曰：朕惟秉忠始終逾三十年、隨行跋涉、雖祁寒暑雨、未嘗有倦意、而又言無隱避、一皆出於忠誠。其天文卜筮之精、朕未嘗求於他人也。此朕之所自知、人皆莫得與聞。今其亡也、了無遺恨。特命學士王磐撰碑銘。公博學無方、明通而溥。其勳業之著見於世、昭昭然不可掩也。論藝業則字畫出魯公筆法、草書二王三昧。發邵氏皇極之奥旨、改前代已差之歷法、得琴阮徽外之遺音、至天文卜筮算數、皆有成書、無一不極其至。詩章樂府又皆膾炙人口。公之弟秉恕、累任禮部侍郎、順德安撫使、彰德、懷孟、淄萊、順天路總管。其母張氏、賦性勤儉、篤於謹嚴。公平生之嘉言善行播在天下者甚多、姑錄已之所知者、以道出處之大槩云。至元乙亥春正月、張文謙拭淚書。

四庫本《長春集》卷六附錄

故光禄大夫太保贈太傅儀同三司文真劉公神道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磐奉勅撰
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姚樞奉勅書
國信使所參議官高鵬篆額

耕莘非求進之地、而伊尹阿衡；釣渭非巧宦之途、而太公同載。漢張良志從赤松、而高祖得之、以輔成帝業。唐李泌幼好仙術、而肅宗用之、以佐定中興。蓋天下之士惟自重者可與有為、而輕進者必非令器。是以古之明王取士、不以悅媚易親者為可佳、而以閑遠高潔難致者為可貴。聖天子之用太保劉公、其審是道歟。公以高潔之資、慕空寂之教、輕富貴如浮雲、等功名於夢幻。曷嘗有一毫榮利之念動於心乎。聖天子邂逅一見、即挽而留之、待以心腹、契如魚水、深謀密畫、雖耆宿貴近不得與聞者、悉與公參決焉。此其精誠脅會、志意交孚、與

夫渭濱之同載、商邑之阿衡、蓋異世而同符矣。公諱秉忠、字仲晦、瑞州劉李村人。先世仕遼、多顯貴。金初、曾大父嘗任邢州節度副使、秩滿、身還鄉里、留其家於邢、故自公大父以下、遂為邢人焉。大父諱澤、資性倜儻、為鄉閭所重。父諱潤、仕本朝、歷邢州錄事、鉅鹿內丘兩縣提領、俱有惠愛。公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家貧、年十七為邢臺節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幹敏條潔、諸老吏咸服其能。一日、因案牘事有不愜意者、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吾乃汩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得志於世間、當求出世間事耳。即棄去、隱於武安山岩谷間、草衣木食以求所志。天寧寺虛照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與披剃為僧。仍以公知經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遊雲中、住南堂寺。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覲、過雲中、聞公博學多藝能、求相見。既見、約公俱行。公不可、海雲固要之、不得已遂行。既至、謁今上於潛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及海雲南還、公遂見留。居數年、錄事公卒、訃音至、公懇求奔喪。上賜之黃金百兩、仍遣使送邢州。公持服營葬事、起墳於賈村、葬其祖父母父母。服闋、被召、復還和林。公獻書陳時事所宜者數十條、凡萬餘言、率皆尊主庇民之事。上嘉納之。甲寅歲、從上征雲南。己未歲、從上伐宋、由楊羅渡濟江、圍鄂州。上神武英斷、每臨戰陣、前無堅敵、而中心仁愛、公常贊之以天地好生為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為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庚申歲春、上正位宸極、創定朝儀、立官制、改元建號、一切所當施設時物之宜、皆公所草定。中統五年秋八月、改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書記劉秉忠效忠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榮。今聖明御極、萬物惟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蕭條閒寂、守其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實遂衆望。上覽奏、欣然嘉納、即日命有司備禮冊授公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事。選聘侍講學士竇默次女為夫人、賜第於奉先坊、給少府宮籍監戶人口甚衆。

公齋居蔬食、終日澹然、與平昔略不少異。至元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居南屏之精舍。秋八月壬戌之夜、儼然端坐、無疾而薨、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嗟悼不已、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險難、事有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與聞也。遣禮部侍郎趙秉温護其喪還大都、以冬十月壬申葬大都西南二十里崇福鄉之原。棺斂營葬一切所須、皆出内帑。十二年春正月、詔贈太傅、儀同三司、下太常議謚曰文貞。仍命翰林學士王磐定譔碑石文字。臣磐欽惟國家列聖相承、咸以武功戡定禍亂、龍韜豹略、鷹揚虎視、豐功偉績之臣、其當紀名汗簡、畫像凌烟者不為不多。若夫輔佐聖天子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者、實惟太傅劉公為稱首。聖天子方在潛邸、士之所以涉遠道、冒風霜而至者、往往有所陳訴祈請、干慕進用。惟公獨無所求、閒燕之歸、每承顧問、輒推薦南州人物可備器使者、宜見録用。由是弓旌之所招、蒲輪之所迓、耆儒碩德、奇才異能之士、茅拔茹連、至無虚月。逮今三十年間、揚歷朝省、班布郡縣、贊維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昔推薦之餘也。其識度之宏遠、推此一節而論、亦可見其髣髴矣。又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初丁太夫人憂、毁瘠骨立、衣一弊褧、三歲不易。及録事公卒、雖身從天竺之教、而服食貶損、容貌衰戚、與循禮典而執通喪者蓋無少異也。晚娶無子、以猶子蘭璋為嗣。弟秉恕、今為順天路總管。臣磐謹按中書左丞張文謙所作行狀、次第其行事、實而系以銘辭。銘曰、

大元五葉、聖運隆昌。爰有異人、出佐時康。不坐官府、不趨朝行。褐衣蔬食、禪寂徜徉。謀謨帷幄、罄竭忠良。指陳成敗、開闔陰陽。淵慮規畫、鬼神莫量。扶日上天、照臨萬方。萬方仰德、百靈效祥。庭陳玉帛、路走梯航。朝儀整肅、濟濟蹌蹌。羣賢未集、庶政允藏。大綱一舉、衆目畢張。治

定功成、聖眷彌彰、崇資峻秩、師表侯王。肇造皇家、元勳是當。良平佐漢、房杜興唐。公不自多、愈隆謙光。見善必舉、有能必揚。陸行滯阻、與爲橋梁。川濟艱危、與爲帆槳。寒而求衣、燠之裘裳。饑而求食、飫之腴肪。門庭桃李、爛漫芬芳。人感公德、銘刻肝腸。公施於人、過即遺忘。公之仁賢、宜享遐年。胡爲一朝、蟬蛻而仙。燕都南原、盧溝北暵。佳城鬱鬱、有墳歸然。地錮重泉、松栢參天。石爛松枯、芳名永全。

四庫本《藏春集》卷六附錄

墓誌銘

故光禄大夫太保劉公墓誌銘　翰林侍講學士少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徒單公履撰

公姓劉氏、諱侃、更名秉忠、仲晦其字也。號曰藏春。世居瑞州之劉李村。其先仕遼。多貴顯。經亂譜諜散亡、不能考據。獨公之曾祖、金初以世族累遷邢州節度副使。秩滿、愛其風土、因而家焉。繼丁母憂、還瑞州。留一子、二女、長適邢臺李氏、次適陳氏。子名澤、即公之祖父也。爲人倜儻有志節、鄉里多愛重之。娶張氏、生男名潤、公之父也。幼通音律、性慈祥、居家接物之際、終日無忤色、號稱長者。庚辰歲、天兵南下、邢遂舉郡降。太師國王喜之、聽立都元帥府、衆推公爲副都統、尋陞都統。事稍定、改署本郡録事。爲政寬而不苛、民有爭訟者、必以理諭之。人皆服其忠恕、相讓而罷、蓋庶幾古之不忍欺者。時草昧之際、未有定制、州長數易無常、每易則各樹親黨以代其先至者。公獨不爲所忌、累任鉅鹿、內丘提領、所至皆有遺愛。年甫六旬、以老得告。二子、曰秉忠、即公也。次曰秉恕。公天資穎悟、卓犖不凡。兒時與羣兒戲、皆推以爲長、發蹤指使、莫不奔走服事、無有違者、識者奇之。母馬氏、治家有法、簡而不嚴、教子踵三遷之訓、尤不爲姑息、鄉人稱賢焉。公八歲入學、日誦數百言。甫十三、爲質於元帥府。元帥一見、謂同僚曰、此兒甚貴、他日不可量也。命師教以文藝、不使隸質子班。公遂致力於學、道藝文章、同輩莫能及。年十七、節使趙公以爲才、引置幕下。丙

申歲丁母憂、毀瘠骨立、恒衣一綿裘、晝夜不解帶三年。人以爲難能、公優爲之、可謂盡子道矣。戊戌春、公忽有所感、謂人曰、人生有限、世事寧有極耶。吾其息乎。乃適居武安之清化、作文數篇以寓意。又還滴水澗、雖疏食飲水、裕如也。天寧虛照老師聞之、奇其行高而節苦、遣弟子顔仲復輩以禮諭公、遂備弟子禮。是歲秋、大蝗、師遂挈公就熱雲中。己亥歲大熱、師乃還邢、公因留住南堂、講習天文陰陽三式諸書。時海雲大士赴上召、一見、即攜公偕行。既至、上以公博學多能、遂留之、自是禮日隆。暇中讀四書、窮易道、講明聖人心學之妙、無不該貫。丙午冬、其父録事公卒。衰聞至、公乞奔喪、上許之、贈以黄金百兩。既至邢、依通禮服斬衰、不以出世故而虧世法也、父子之倫正矣。明年冬十月、葬祖及父②於邢臺之賈村、禮也。戊申十二月、上遣使召公還、乃上策萬餘言、正朝廷、振紀綱、選相任賢、安民固本、若是者數十條。上曰、誠如汝言、天下可不勞而治。公曰、臣所言不敢不忠、

在聖上從之與否耳。既而復言於上曰、今天下困弊、邢爲尤甚、郡數乞官以治。儻從其請、邢民受賜多矣。上遣本朝宿望之臣同劉肅才卿、李簡子敬行專以存恤爲務。舊邢之版籍户不過二千、月餘、流民歸者二萬、邢遂大治。甲寅秋、從上征雲南、首以神武不殺爲請、以故所全活者甚衆。公決機制勝、多與上合。雲南之平、此固廟謨英識、算無遺策、亦公贊成之力也。己未秋、六軍渡江、以雲南之所請者復於上。民皆壺簞以迎、莫不有徯后來蘇之望。以全聖上好生惡殺之德者類如此。庚申春、上正位宸極、命公議立中書省、分一路宣撫司、内而藩邸舊臣、外而草茅遺逸、皆得進用。故官無曠員、時無滯才。於是除煩苛、定官制、頒俸秩、輕徭薄賦、制禮作樂、聲明文物、粲然一新、號稱盛時焉。五年八月、改中統爲至元、詔公以光禄大夫進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更今名。公既大拜、以天下之重爲己任、以身徇國、知無不爲、奏建國號、定都邑、頒章服、立朝儀、事無巨細、有關於國家

大體者枚舉而縷陳之、無有遺者。十一年夏、齋居於上都南屏之靜舍。秋八月壬戌夜、謂侍者曰、汝輩皆退、不召且勿來也。長歌至鷄鳴乃止。遲明、侍者入、見其端坐不動、即之、乃瞑目輟息、始知其已薨矣。莫不大駭。蓋其平日洗心無累、故其歸也安。所以長歌者、其猶古之所謂翫世者乎。享年五十有九。猶子蘭璋爲嗣。上遣禮部郎知侍儀司事兼秘書少監趙秉温擇以十月晦日葬於大都西南之崇福原、凡所營葬之資、一出於特恩也。弟秉恕、累任禮部侍郎、順德安撫使、彰德懷孟淄萊順天路總管、皆著能聲。其母張氏、性勤儉、内助謹嚴、視公猶所生。公之夫人竇氏、乃今翰林侍講學士竇默之女。七年庚午、詔遣禮部侍郎趙秉温禮擇而配者焉。夫人賢而且文、御僕妾有恩、内外宜之。公之勳勞卓然著於世者、固不可掩也。論藝槩字畫、楷書雖多、惟以魯公筆法爲正、草書又獨取二王、以爲專門之學、餘則不暇論也。其用心之正可見矣。探邵氏皇極之奥旨、正前代積差之歷法、得琴阮徽外之遺音、槩③乎天文、星緯、卜筮、算數皆有成書。詩章樂府、又皆膾炙人口。其多能又如此。至於嘉言正論、達之於啓沃之際者、未能盡録、俟後之紀于神道云。銘曰、緊公之初、稟元精氣、奪玄化生、而靈始從大覺正法、秉萬緣一掃鴻毛輕。超然遠引拋塵纓、成己成物乃自成。聖哲有訓垂丁寧。晨門荷蓧真狂生、絶世而往恐未能、歸來讀書志益凝。旁達技數搜玄冥、學通而晦穿與徵。政可絜世躋昇平、天開地闢旭日升。聲教溥洽昭皇明、提封所暨窮四溟。面内不啻葵心傾、公時佐命居保衡。斟酌時措恢邦經、天官上宰董六卿。百師庶尹咸師承、一時憲度明章程。叔孫綿蕝鏘珮珩、宮懸九奏何鏗鈜。曠時墜典今儀刑、鋪張若是誰倚憑。拔擢俊秀推髦英、于飛振鷺來充庭。謀主斷國裨益弘、事在宸慮人無稱。功成不居寧智名、天聰一日音訃聆。尚冀假寐聊遐征、神遊不返慘聖情。始終寵眄全哀榮、天不慭遺一鑑零。九原可作瞻模形、麒麟有像傳丹青。無

山西來盧水縈，𡎖科馬鬣幽泉扃。岸深為谷乃陵、禁，公不朽存吾銘。

四庫本《藏春集》卷六附録

校記

①條：當作「精」，見《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一。

②「父」下當脱「母」字，見前《行狀》及《神道碑銘》。

③槩：當作「暨」。

元儒碑傳集卷十一

鄭天麟　張文謙　項良才

學賓菊存鄭公天麟墓誌銘　陳宜孫

公諱天麟，字德甫，自號菊存，志隱也。昔周宣王母弟友封於鄭，子孫氏以國。至漢高密有鄭公鄉通德門，史冊尚之。振吾郡英濟王傳，王少育舅鄭家，則歙有鄭自隋唐始，而長齡有鄭自友山始。公曾大父拱辰曰：此兒與吾同命，之曰同。公頎然魁碩，事親以孝聞，平居履正葆醇，恂恂然里閈有寬厚長者風，不特同友山翁而已。凡扶藻含章，皆自洽博貫穿百氏出，人曰：此同鄭廣文也。凡剖疑論事，所諏定如契龜，好客過門，翔棲浹日無倦。容人曰：此同鄭當時也。凡勸隄防、精禱祀、序長幼、有儀賑貧之有㥿人，曰：此同鄭次公也。歲乙亥，人詠兵戎，農犇耒耜，民色若菜，公匍匐救助，遐邇畢聚，以故人無搖心。德之者萬喙，郡侯寺丞王公積翁以其事聞，累授職本路鈐階至武節。謝曰：吾安用此。會本道提刑察使竹庵鄱通先生希魯初行部，淬勉多士，於者俊尤重。于時分教鄉校，亟奉命禮公作賓。公曰：乃吾志矣。益屏冀務，覽名勝，義方之外，與騷人課以詩。有小稾曰梅竹拾遺。方將繼處士於松庭，尋子真於谷口，俄嬰寒疾，以果熟辭木自遣，翛然而逝，時年六十有七。公以丁丑十二月四日生，以癸未四月二十七日沒，以己丑正月五日卜窆，益歙縣中鵠鄉醴泉里穎源也。公娶汪氏，男孟孫，世儒雅，益大其家聲，嘗蹱書學預一選，充永盈庫官。娶汪氏，女三人，次男可孫，娶鮑氏。三男岳，出繼。孫男二人，弘銘、暨孫女五人。其孤以其先人之善于也，願銘焉。于思芹泮舊遊，歎菊存一生劬學，而奮藝場，僅三亞鄉書，器其才而不柄於用，其所安者天也。銘曰：

醴泉之里，津泓渟兮。同穎之源，實茀芬兮。巖突峻夷，龍連蜷兮。松蒼菊晚，蒐遲遲兮。是惟德甫之宅，孔成孔安，裕來昆兮。

《新安文獻志》卷八八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李謙

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合輻輳、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為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公諱文謙、字仲謙、姓張氏。世為邢州沙河人。曾祖珪、祖宇、皆潛德不仕。考英、邢州軍資庫使。曾祖妣秦氏、祖妣常氏、妣劉氏。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秉忠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為僧、先侍世祖于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占對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牋奏、日見信任。邢初分隸勳臣一千户為食邑、歲遣人更迭監牧、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傳衝要、徵需百出、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愬王府、公與太保實為先容、合辭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為甚。揀其拯溺、宜不可緩。盍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于我、則天下均受賜矣。世祖從之、命近臣托克烏拔、劉尚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為治、黜貪暴、剗除宿敝、不期月、流亡者復、益户十倍。于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益自公發之。辛亥、憲宗皇帝踐祚、世祖以太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賜俞允。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為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漢鄂、公皆扈行。世祖皇帝即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王文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疚、以安國便民為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忌克、謀謨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詔御。比行、謂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為世祖新即大位、

國家經費為數不貲、且素無積儲、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明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畢舉、公之力居多。三年、阿哈瑪特領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每事欲專輒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議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若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蒞之乎。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哈瑪特語遂塞。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士為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吏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請書、土俗為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萬餘頃、民迄今賴之。三年還朝、諸勢家告有戶數千、當役屬為私奴、朝議久不決。公言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為斷、若已籍為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無為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為法。五年春、淄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衆、逮繫百餘人、事聞、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為所詿誤、殺首惡三數人足矣。右丞相安圖是其言、命公與斷事官巴哈蒞決于濟南。既至、尸三人于市、餘並釋去、人以為死而復生。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籍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子學、以魯齋許公衡為祭酒、選貴冑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材為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為時望。達于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阿哈瑪特當國、榷民鐵為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叙立宣慰司、行戶部于東平、大名、不與民事、惟印楮幣是務、諸路轉運司怙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于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怒其沮己、數欲中傷、賴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阿哈瑪特威權日熾、恣為不法、慮

臺憲忿其奸、奏罷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內臺。居數日、公奏復之。自知為奸臣所忌、不辭去未已也、亟請避位。明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寖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王恂、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既有是拜、曆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薨于京師私第之正寢、實二十年三月壬申也、享年六十有七、階至資政大夫。今上皇帝御極、追念舊德、特勑有司議頒恤典、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謚忠宣。公夫人劉氏、封冀國夫人。夫人前邢州節度使劉侯之女、姿淑善、事姑至孝、衣製必躬親之。公既貴顯、夫人常服不過練素、子女雖其鍾愛、每飯疏食、服補綴之衣、常語人曰、童心易以驕縱、當預之以儉。克宋之初、詔頒廷臣白金器皿、輒遣分遺親族、尤喜周䘏孤貧、恭勤逮下、僮僕皆感恩惠。迨公之薨、家無餘貲、曰、吾家素尚清白、有書數匱、傳之子孫、萬金不博也。其治家教子之賢類此。襄國生二子、長曰晏、初侍裕宗于東宮、為府正司丞。世祖思功臣子孫、選充刑部郎中、遷吏部郎中、大司農丞。元貞改元、今上時時召見、命講經史、特授集賢侍讀學士、參議樞密院事、陞集賢學士、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次曰杲、武備寺丞。女五人、長適知深州事許善慶、次適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董士亨、次適秘書少監劉庚、次適集賢照磨李吉、次適典瑞大監董士恭。公先娶李氏、早卒、生一女、適主簿喬淵。側室一子曰昇、一女適劉槃。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夕遁去。世祖怒、欲屠之。公入言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非民之罪。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筭。漢鄂之役、王師方啓行、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保為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諸將分道並進、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于不可嗜殺等數

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公為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于天性，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為己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失當，得無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己，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且人臣以薦賢為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善。一時聞人數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厓岸，及當官論事，守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于為善，一事可行，一善可舉，如梗茹在胸，必欲快吐而後已。若農事，若刑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己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歡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吝。晚歲篤于義理之學，抱衣嘗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寵貴，自奉若寒士，門無閽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謙晚至京師，朝廷時有會議，嘗叅從先生長者後，及見直言正色，不畏強御。今已矣，若公者，豈可復得哉。銘曰：

泰道方隆，萬物棣通。乾龍將翔，渹其雲從。維我皇元，肇開五葉，庶賢彙征，翼其扶大業。公由廷掖，徵詣公車。平昔所聞，達時樂攄。大理之行，武昌之役，賴公一言，民免鋒鏑。中統之治，至元之隆，公居政府，匡輔有功。孰參擅權，害民蠹國，奮義直前，發其姦慝。如炭與冰，則不可同。退居散地，不忘公忠。見善必聞，有謀斯告。聖恩天大，愧無以報。舉賢達能，初非市恩，一時桃李，盡在公門。農桑學校，相繼具舉，富庶而教，先後有序。導民風化，經國遠圖。天不假年，有銜莫袪。公今已矣，公猶不死，事業卓然，載之信史。

《元文類》卷五八

鄉貢進士項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年秋九月庚申、宋台州鄉貢進士項君良才卒、葬以二十六年春三月丙申。後二十一年、君之子鼎亦卒。又二十一年、是爲至順二年、鼎之子炯始以狀徵銘于金華黄某。銘曰、

台之項氏、所祖莫詳。丹徒尉斯、肇見有唐。斯仙居人、會昌進士。其鳴以詩、著稱史氏。斯後曰勝、實七葉孫。勝之子佑、當宋寶元、復自永嘉徙於臨海、卜居章安、幾三百載。佑後三葉曰處士璣、爲君曾祖、不耀於時。負土葬親廬墓三紀、商公飛卿傳於私史。祖惠、父駰、克謹其承。惠本胡氏、處士之甥。君初名珪、易以諱曰公望者、始冠之字。君少學詩、事胡公良惠之從子、作守莆陽、晩所執業、時之師表、白雲先生金氏安道。君善説詩、不務苟同、曰以二南、始乎國風。中以王風、錯於鄭衛。著周興衰、厥有微意。檜曹之末、至幽而終。否泰剥復、循環不窮。繼是有作、斯爲雅頌。孔子之衰、周公不夢。維彼黍離、我心之憂。

如醉如噎、曷能興周。小戎駟鐵、風槩雄偉。周之爲秦、噫乎悕矣。君性寬厚、而無脂韋、亦不面斥人之是非。握手屏處、懇言所以。聞者謝服、去非求是。鄉鄰有訟、必質於君。忿閲之銷、由君片言。郡二千石、王公華甫、洎楊公棟、咸加推許。王公在郡、政多便宜。經界義倉、以給餉饋。枵鼓甫息、瘡痍未瘳、家無圭撮、積負山丘。移符趣辦、吏卒旁午。君爲代輸、竭其貲聚。舍北一里、大山崇崇、火光如射、洪發其中。陷者百家、死者數百。或陷不死、身交木石。君捐私橐、以募壯夫、排木抉石、活者千餘。祭其死者、用浮屠法。謠言不驚、人鬼帖帖。君處親舊、有施予恩。下逮輿隸、莫不訢訢。堂有雙桂、處士手植。王公卿尹、扁字經尺。君弟英才、與君齊名。並薦于鄉、雙桂之徵。君既預薦、而不及禄。終於布衣、壽六十六。墓在縣東、保樂西鄉、安仁鳳山、先塋之旁。君娶于霍、子泰發世、繼室以張。有子男二、其長即鼎、以孝友聞。對策鄉校、力詆權臣、胡公在朝、博士著作、教授王宮。時君舊學、鼎以公故、補官廸功。

準遣臬臺浙水之東。次曰大有、幼居侍側。從君避兵、爲游卒得。卒欲刲君、以身蔽焉。卒駭而止、竟獲兩全。其女有三、壻曰王牧、程苹、貢愷、率皆士族。孫男六人、炯以文稱。次則道唯、道中、道成。成歸釋氏、不列于次。已次道心、士寧、其季。女則有五、壻亦名門。曾孫男十、其女七人。炯曰六歲、吾祖以沒、豈覩楚容、猶記髣髴。坐南窗下、大樹如山。授炯古詩、置炯膝閒。母曰小兒、勿勤長者。吾祖曰嘻。兹吾孫也、言已哽塞。炯瞻莫知。先人以告、乃知其悲。嗚呼吾祖、望炯非淺。沒五十年、不有論譔。杜甫之沒、餘四十年、賴孫嗣業、求銘以傳。炯實闒茸、不自砥勵、挈挈道路、與嗣業類。輒援前比、乞爲銘章。尚俾吾祖、沒而不亡。銘杜甫者、丞相元稹。某何人斯、敢告不敏。炯拜且泣、曰無固辭。庸掇其語、播此聲詩。爲言則俚、而近於質。刻諸方珉、永賁幽室。

黃溍撰　《文獻集》卷八下

元儒碑傳集卷十二

譚澄　董珪

譚公神道碑

譚在周千七百國之一、子爵。幽王之譚大夫、衛碩人之私譚公、皆其遺苗。後世子孫、遂以國姓、史代有人。其居德興之懷來、高祖而上、不得其世。曾祖信、金鎮防壽州千夫長。祖伯全、家累千金。父資榮、以御北功、皇元帥左都監。虎符寄治交城、遂令其縣、削平盜賊、賢士逃亂者、多往爲依。公生以歲戊寅、髫年入學、穎慧彊敏、拔異羣兒、成人兆緒、嶷嶷則見。十五、綜經緯史、講貫精熟。會課朔望、每魁諸生。爲交收盧帥所奇、以女妻焉。軍中得書、則馳送之、故其家多積至萬卷。國初爲制、皆世其官、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或父兄存、將傳子弟者、亦惟命。故考府君以元帥左都監交城令、推其弟資用。卒、公以嫡長嗣爲十九年矣。太宗之八年丙申、州縣守令、上皆置監。動惟國言。公不能也、而受成說譯人。慮其見欺、乃私與國言者遊、日兼而月聒之、滿歲而悉能精曉。他日郡議、不資用譯、應務無滯。人悉異其不學而至。朝廷置斷事官于燕、曰司瓊林園之臺人、人則曰行臺。府檄公往計事、歸、請省諸工料費、横取民者、府僚便之。舊文谷水分溉交城、爲平牧郭帥所遏、專利。其縣民累訟之、終不見直。躬造大府爭之。郭帥少公、恃爲父執、至或肆詬。公不爲報、惟理讋折、彼遂噤屈。至今其水縣蒙其利。杖部民持吏短長、恣爲非法者幾死、民惠且威。俄入覲、因中書耶律公面陳、初、乙未料民、州縣率以無産僑客入籍、用示其庶。及賦下、悉避逃徙、責徵實存、官無所取、稱貸買胡。困不能償、追民立約、以子爲母、讐以牸生牸、牛十年千頭、滋息日增。帝爲哀之、制許貰其逋懸、無餉見民。公私之負、三年勿徵。子母對止、亡民能歸。其復三年、縣境大甦。而鄰民曰、吾獨不居交城。耶州縣守令益害其能、請皆一府遠輸之糧于平陽。及至、又移輸京兆、仍守其出、比盡而返。數年、由是縣民困劇鄰矣。憲宗壬子、復大料民。公削其逃徙、兼其貧弱、雖捐戶數、故是縣差不艱窘。歲甲寅、世祖潛龍、平大理還、始入見、嘉其舉趾凝重、出話愼詳、留居藩府、官而不名、以其弟山卑代爲縣。遣

邇臣出使、必以公偕。先是、分封世祖、以京兆田戶寡、益以懷孟。且詔總天下之兵、遂置經略司于河南、宣慰司從宜所于關西、行部于秦州、漕運司于衞、安撫司于邢。盡遣諸軍屯田戍邊、首淮尾蜀、以休秋冬士馬往來之勞。東西數千里、道不拾遺。中侯屯庶、翕然歸心。歲丁巳、宗親間之、遂解兵柄。他王遣阿勒達爾至京兆、大集汴蜀兵民之官、下及管庫征商之吏、皆入計局、爲條百四十二、文致多方。且曉衆曰、惟劉萬戶、史萬戶兩人罪請于朝、蓋謂忠順公、丞相忠武兩公也。自餘我到專殺。虐焰熏天、多迫人于死。世祖遣庫濟青左丞與公來臨、無與鈎考、而彌縫其闕、時通動息藩府。會明年世皇身至帝所、命下而事始緩、猶仗兵民諸官、凡昔所置諸司皆廢。公歸、丁妣郝太夫人艱。藩府奪哀起之。世祖始分兵南征、俾公治懷。歲旱、復鑿唐溫渠、引沁水河內諸縣。中統建元、制褒其賦性寬和、練習政事、以爲懷孟路總管。明年入覲、賜金符。四年、換虎符。訟隨日決、曾不留獄。教民植桑棗、疇麥陂稻、塍芡湖果、圃芋匽、水輪步船、無有遺利、或用致饒。民其臧獲侯克寬、孫宥等家男女數十入。引蕭讓爲府史、升知事、積官運使、按察使。至元二年、罷世侯、省懷孟衞輝兩總管入彰德、以公爲同知。無幾時官嘉議、遷河南路總管兼府尹。明年、奔元帥府君喪交城。中書不聽終制、迫懷涖職。瀍水疊石爲岸、架木其上、歲易腐敗。規爲樓十二、極覆之慮。其財擅取給、力輕用民、得請戶曹、而始究工。上下列肆月收傭值、資府公須。參政楊公紀績于碑。官少中、平灤路總管。旣至疾歸。七年、散階例降二等、與職上下、官奉議、司農少卿。尋進嘉議、京兆總管、兼府尹者一年。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嘗按行四川、以邊方軍政多所闕略、未可以內地文法遽繩、修舉大綱而止。州胥府史坐贓汙者、以始犯、罪皆輕平。下令治事之餘、使學官聚爲講解、期通一經、庶少變其筐篋刀筆之習、漸摩禮義、則恥貪兇而不或蹈。時詔禁有妻娶妾、乃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世德下衰、婦人以悍妬成俗、已旣無子、又以是訐制其夫、將過絶苗嗣、曾不省恤。請自今男子四十無子、聽其娶妾。中書是之、遍示天下。十年、中書左丞昝順時爲宋帥嘉定、入寇、大敗僉省嚴忠範于成都沙坎、入其郛、我師退

保子城。上械忠範至都、俾公代爲僉省。至則瘞其暴骸、完其焚屋、賑其飢貧、集其流亡。撫定一年、西南夷羅羅斯內附。上以文武兼資、可使鎮撫新國、以爲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使、還京兆治裝。或說蠻夷無親、不常叛服、宜以老疾辭行。公曰、受國厚恩、圖報無所。以皇上之威德、遠被、何往不可。何私自幸其安乎。就死、其所、懷人德我、馬革裹骨、歸瘞是焉、志願畢矣。遂行。未至、行秦蠢爲河西所刧。事聞、上慰安之、再爲降制、及軍中所須。至其境、方諭皇元同仁、不間遠邇、特置大帥、安集招懷、以捍外侮、非利徵求朘削汝也。國人大悅、而公以不能風土、竟疾卒、至元乙亥九月二十有七日也、年五十八。門壻李某護其喪歸。子克脩迎之中塗、號慟屢絶。懷路之民、哭柩致奠者、將三百里。以明年某月日、葬河內某地。後踰三紀、公之孫質拜而言曰、君及知先祖、且與先人同事許文正公、求可銘先祖碑者、舍君焉將誰託筆。燧曰、嗚呼。公奉命始至秦、于時識之。其後尹洛、燧時家洛、遊處必見召。常謂忘年友、雖辭而不敢居、抑不可不謂之知已。于其平生、若可概焉。子之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先師以初入見睿藩之年、驛召至秦。後四年、公使至、見其道德之容、聞其仁義之言、考其卓絶之行、憂世之志、樂天之心、出謂人曰、今顏子也。先師還懷、公爲之牧、以求言焉、則謂之曰、學者或滯于形迹而不適用中理。合而一之、始可謂善學者。獨導公以用世之方、身親接久而始示以性理之妙而操修之。又使克脩盡弃其學而事之。其能好人也如何。默兩吉爲監于懷、以暴戾跋扈、名聞一時、同列少逆其意、或詬詈侵辱、不異僕隸。公與處八年、細故則讓、事或害政、則誠意馴導以理、使孚信之、能改而止、惟遠以不惡而嚴。又游顯代張左丞宣撫大名、爲諸路總管、求金符。奏已上、公言之中書、辭不受命、曰、聖上不識譚澄耶。爲顯所舉、省爲去之。其能惡人比類、亦庶幾其仁者歟。太師趙國劉文正公論天下人牧得邢之張芸夫、懷之譚彥清、何憂不治哉。先師亦言、譚侯辭氣溫雅、雍容樂易、達時識治、足畏服人。其爲兩公推與、華袞之褒、何以尙之。夫人盧氏、勤儉惠和、不後旣貴、能以身率、不輟婦功。故婢數千指、約束如一、壼範之嚴、所至化之。克脩事裕皇、出爲江南湖北河南

北陜西漢中三道提刑按察使。秉受鎔美、得之天、問學儒爲、受之師、忠信愷弟、臨政與人、皆踐其父武。女九人、適淮東宣慰使傅爽、延川令李某、湖南書史石某、江南榷稅使買時益、汾州萬戶子杜某、杭州總管子楊某、澧州總管子鄂屯某、參政子盧某、交城以次官子王某。男孫三人、忠、尹大名之南樂。賈宿衛成廟、已銓未除。文庶未仕。女孫七人、適湖廣省員外郎袁景韓、知陵州杜明、耶律太傅濮國公孫某、東昌總管之孫宿衛成廟許謚、宣慰使子傳斐、閔某、竇某。銘曰、

有翼其恭、有溢其雍。有訒其言、有裕其容。人有其一、足曰善士。矧公兼之、宜克用世。曾昭十九、猶有童心。公于其府、帥政已臨。視民之傷、猶已致者。奔走不遑、說上教下。事大定憲、由邈皇居。與率土臣、衆以覲諸。入侍大帝、潛府帷幄。而日週與、俊義遴擢。凡厥大猷、亦與有聞。權臣肆虐、侍解其紛。大帝南征、歸正天統。于懷于洛、于濼于雍、于是有衆、迭司牧之。惠績寵嘉、虎節陸離。追之風紀、詰姦泰蜀。惟政以仁、不一文律。嘉帥縱兵、入寇成都。劉吾人民、災其外郛。奪厥諸侯、于彼僉省。以公代往、責使撫定。安鎮一年、移師西戎。皇威甫張、而遽告凶。最公之仕、歷年四十。其二十年、爲帝賓識。矧其有子、官風紀三。其取于天、而得已食。走賦是詩、鑱石墳道。期爾後昆、百世是保。

姚燧撰　《牧庵集》卷二四

靈山先生董君墳道碑

嘉議大夫、臨江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董章、將勒石甄表其考府君靈山之墓、持太平郡文學姚和中事狀、丐銘于燧。因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稽漢金石、惟祖始不可推采者、則不本之。苟可推采、無泯泯而不本者。故祝睦緒高辛火正祝融、度尚與顓頊世掌位統國法度。衛方書扶之冑堯、陳球袁良之苗舜、孔耽殷烈蔡湛文葉諸君、是後神明者、可殫紀耶。然是推采、雖精博之士、遺據爲說、猶啟後人辜傳之惑。若春秋傳蔡墨對魏獻子龍問曰、飂叔安裔子董甚好龍、能求其嗜欲飲食、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錫姓曰董。春秋外傳以蘇顧溫董爲已姓之族、蓋黃帝二十五子、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佶、嬛、伊、惟青陽與夷鼓同已姓。則董父非止

裔于匽叔安、爲黃帝裔孫者、又較著也。在夏殷世、文獻無徵。周則晉民史狐安于、秦將騶。漢江都王相仲舒實生廣川、其地則今眞定屬郡冀之棗強、故是姓在趙者、多宗之。或曰、今居眞定天祿坊者、猶其遺苗。君諱珪、字君寶。曾祖明善。祖好義。考信、家眞定屬縣靈壽。其離析天祿、固未大遠。至君業儒、以江都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有統、爲羣儒首。嘗著玉杯繁露、發春秋微、曰、吾家學也。遂專經春秋。嘗授室、鄉先生宗訥奇其願、立女爲。事考府君妣夫人色養無違、有純孝譽。味道自腴、恬忽勢利、不苟上交、所親與者纔兩張公安撫芸、大夫①參鵬擧、殊爲其敬、使則過其廬、達遠則書候其安。又善植產、積則散周其鄉。歲荒、爲糜以全餓人、加備瘞老以肉。逮三子章、奇、彥奇②生、曰、古以三人爲衆、吾家四世、惟一其傳。積德在余、有是家子。延師私塾、務知修已治人之要、以篤其成才。不事記覽爲詞章、誇逐時好。旣其入官、惟飭三事、曰忠以事上、清以約已、仁以裕民。古之人未有捨是而名昭于時者。晚愛靈山、暇與親友纔遊、曰、是荀卿子所謂秦剝趙有岑及松柏之塞者。後與封龍、無極、三公、白石、其一則余忘之、爲六名山、皆吾郡之望。太常給珪幣、祠其得法食者。今其文曠墜、吾與二三子屬觴乎此、亦可爲千古一慨者。故人號之靈山先生。以至元二十有三年丙戌春三月十有一日卒、年至六十九。其月十有六日葬某地。以前卒宗夫人祔。繼娶孫氏。章由舉官積至太平路總管、遷總管平江。戶甲天下、賦重而役繁、民頑弗率、前政往往以不職罪去。及章來、爲出令化之、不專威詹而政以成、績最浙西、爲良二千石、斯克佩先訓之效也。後移臨江、至未再月、以首疾去。奇太原路交鈔庫使。彥提領蘄州路稅課。二女、適百戶王某、鄉人趙某。自章而下、皆宗出。男孫五、汝霖、主岳之臨湘簿。汝枇、提舉大益山屯田。汝梅、同知信州路事。女孫五、一適燕山劉氏。男曾孫十二人、仲玉、仲珍、餘未名。玄孫二人。嗚呼。後靈山者四世、已二十有四人。入官、不家食者四之一。其遠而益蕃盛光大淸顯者、可知也已。銘曰、

維天于士、不全其畀。或阨窮家、或顯庸世。其顯庸世、無澤民加。雖烜其時、淸議弗華。其阨窮家、肥遯自遂。道集其躬、令譽日致。嗟之有荼、伊爾廣川。江都之宗、實蔓以

紬。其存遺編、玉杯繁露。千載茫茫、誰究其緒。君曰家學、吾舍焉師。孝親之餘、力振起之。天爵篤修、紛華若遺。遑子之仕、提耳三事。曰忠事上、清以自治、仁能裕民、則古良吏。章也持循、恪慎其身。官二千石、歷郡必聞。有後如斯、亦既克遂。其來其思、無替爾績。

姚燧撰《牧庵集》卷二五

校記

①夫：當删，見四庫本《牧庵集》。

②奇：當删，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十二

李德輝　劉景石　鄒敏中

徐元得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縣。曾祖某、祖全、再世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英、次德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慘鷙刻削、人蒙吾力脫罪暨皆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菽、夫人舂蓬稗爲糧、毛縈覓爲菹、活之荒歲。既就外傅、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先足、旨甘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爲滅燭止之。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澤民、醫不足以歎親善身、兩間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絕少年戲、不游召、其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貞公秉忠薦、徵至潛藩、俾侍今皇太子講讀。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參議智迂、賈、皆就徵。癸丑、先朝封屬親、割京兆隸潛藩、擇庭臣可理賦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辟、故眞州總管高逸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公乃募民入粟綿竹、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蓬、閬、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爲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丁巳、深峻用事臣大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中營爲潛藩用者、交致多方。於公獨無纖長得。己未、從南征、至鄂、留後行營。庚申、以爲南京經略使。再月、又以爲北京宣慰使。其年皇帝即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私幣、雜眞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譴去位。從北征、還守北山諸關。三年、惡己相反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籍民爲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

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繼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還朝山西河東、世襲守令、卽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一職、俾爲令臣、烏乎可擇。況以千里寄治非材、大懼任使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勤厲、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敦①風俗、逐姦贓以別民賊、裁婚葬俾節簡儉、敎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廣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絶欺詐之擾、嚴鼓柝以警奇衺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冗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左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選、惟草竊盜不獲一人。五年、徵入爲右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公者、莫不請求、保爲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爲應。懸己俸爲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歎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尚書、事無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指爲之畫。七年、會上以歲旱爲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餉皆具、自以爲不冤。公竊其誣、召鞫其妾、搒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殺之也。卽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死罪。觀者聯之、或咨嘆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行中書省事。京南水歲泛溢、至城下爲患。公築堤捍去。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已、以故官毗安西王相。至則視灝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渠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槀束百萬。公是來也、貧不能從妻子、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明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旣亡、重慶以巨擘之地不降、何歸。正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借中使奉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爲僞得罪、懷之入降②、永陸之師雷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

宼疆埸、必迹之著白者。況復軍政不一、相背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為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為謝曰、我捷與人、法令所不禁也。公謝不受。出未至叙、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巴哈與公代為西川副帥、公兼王相大軍。既發、公留成都供億。食總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曰夜商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卽下。紹興③、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嚮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歸、以為重慶帥閫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合州。宜虛誠使諜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卽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布、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頌聖量含宏、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又為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為均為臣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為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

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兩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其說累數千百言。又約書言為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珏未及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郃十二人者詣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為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復興等導帥幹楊獬獲檄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騎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為書招珏誠亦極矣、竟不見答、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公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覷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君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拒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為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怨為餒。卽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輿金玉飾少艾為謝。公曰、若以吾為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之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主相還邸。是年王

魏、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乘國之蚤也、哭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即其地聽思播、湖南所訟。鎮遠王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爲俗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誅、旁諸小夷洶懼、相擅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歲月平也。吾賴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徠、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思諭鬼國降。其酋阿齊懟公名、問曰、是活台李公耶。其人明信可恃。即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非公惠活、寧關死不降。事畢、驛聞、上爲之開可、改鬼國爲順元路、以其弟阿哩爲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日、始至黄平、是夜也星如斗隕館垣外。公弗善也、歎曰、他日嘗夢主烏江。今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賞武惠爲將不殺。得令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十七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之命下。蠻夷望轜車、爲位祭且哭者動百千人。塗所經、男女空家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衰經率吏民迎哭、傾振山谷、爲發百人護喪。逮興元、上聞而悼之、贈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諡忠宣公、賜錢二千緡具葬。先妃嗣王遣前僉書王相府事博囉賻錢五百緡與奠。明年、僉播州安撫司事何彥抗章請即州治之東爲廟、制曰可。壽年六十二。夫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敖拉頻也。女二人、長適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劉秉恕、幼在室。嘗槩公平居以先夫人剛嚴、其弟宗亨有小過、對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何而歡奉、使未嘗有厲色遽言、其亦能子哉。二兄既位不大耀於時、每分吾有、不至以寡之見告。其盡禮姊氏、不以語人、人知爲姑若從母、不以爲兄弟也。與人交誠易炳白、不張城市機穽、不面爲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累其人所長而韜其不及。至羅檢姦慝、奮發忿急、不能容其過。然亦不能留怨惡於胸中、雖讎欲擠已入不測淵者、事已輒忘之、略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不爲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嘗賜以玉帶錦衣、錢二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客、一日而盡。

人問之、則曰、巽吾家多責務、縣官憐而賜償之無負矣。吾嘗而薄功、又可高而厚享耶。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人、幸以⑤是人、曰我貧吾利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往來、有相答報者、未嘗恃形勢取一錢直餽。再爲尚書、權臣力能生殺人、恥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薄祿用奢爲言、願奉母錢百金交歡、令取子自益。御之、亦不爲謝。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閉斯行、以絕事、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匱民力者、中外所厭諷。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薦汲之王、匪秩留之。故歸輔得士爲多。皆視爲己職當然、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事謹敏、好謀善問、多不自用。及其末路、生人之心愈切、取信齎夷、聞其論招椎牿犒旃、竭厥慕義。三道之兵爲之抑首、思徼利於萬里、釐成功於一介。實星烏江、馬革包柩、斬木通道、舁歸要荒。抑嘗觀今中號以來、將相臣死卒於其家。天下之情、稱其平生所爲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過如是而極。然未有若公逢掖死事、爲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嘗觀古君臣莫難于合、尤莫難于信。盡合或可伺所欲以中、而信則必不可襲取于一時。自公始侍潛聖皇、非遠貴之地、亦嘗身接之面訓之、指受之、親以細微觀其敏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警以雷霆、察其變常、納之汙濁、驗其潔白。既久而後知遇也。其後三十三年之中、或使或牧、或從或留、或相或傅、諸侯王或將、凡賞勲勞儀書御、可以勸人臣者、公皆與爲之。至商論羣臣能否于公、不曰清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于聖訓。用未盡、年未耆、人猶未足其悲、受任于己試知遇于既久、可與疇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頫襲進遣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又與頫嘗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爲讓。姑爲論次如此。

姚燧撰　《牧庵集》卷三十

彭城郡劉文靖公神道碑銘

有元碩儒濟南劉公，抱器懷寶，不及大施於天下以死。旻有家嫡，誕襲厥慶，克洊其道，以學行為天子大臣，從容進退，作世模準。皇慶元年，推恩二代，公贈正奉大夫、參知政事，追封彭城郡公，謚文靖；配魏氏，追封彭城郡夫人。明年，公之子與余同官，未幾移疾去，示康譯行狀，請為文碑諸墓道，以肆上恩。謹按：公諱景石，字文瑞，章丘人。曾大父諱照，好學樂施。大父諱珂，以孝友聞，金長清縣豐齊稅監。父諱鼎，有王佐才，國朝為廣武將軍、益都總判，兼安撫濟南淄德軍民勸農使，行左右司郎中事，今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彭城郡侯，謚獻穆。母馮氏，繼趙氏，並追封彭城郡夫人。公生而卓茂，十歲通五經，能詞章。尚書公與客語，公侍，有持火鎌過庭下者，客命賦詩，公應聲曰：「金惟主斷剛，茲鍊復何謂。出火濟窮途，本以剛為貴。」一座大驚，由是知名。年十四，丁父艱，居喪哀毀。或勸從刀筆吏可速達，公曰：「學儒，先志也，可舍而他乎？」學益篤。後稍從仕，以廉直自立。淄、萊二州，新城、蒲臺、長山三縣咸統于淄，吏治驕軼，公私交弊，行省檄公監治，期月之間，政化大行，上下悅服。歷濟南總府、山東轉運經歷，奉職不回。久之，自以剛潔不能低昂，以疾免歸。日與長山某參議、清陽張郎中、益津高提學、大定郭處士、邢州智處士、中山王詳議為忘年交，商校經義，評論古今，以夜繼日。或見其貧，厚相賂遺，雖故人弗受也。嘗曰：「世味不可深，深則難返；私惠不可受，受則難報。」晚讀釋老書，曰：「此可以治心，不可以治世。可治心而治世者，舍聖人之道何以哉？」其子多疾，手書戒之曰：「曾子有言：『吾日三省吾身。』汝亦當日三省汝身：飲食起居中節乎？視聽言動合禮乎？進德脩業及時乎？毋以荒恣敗身，毋以自信敗德，毋以因循廢學。」至元更化，憲府交辟，不起。俄授濱學教授，曰：「上命也，不可辭。」到官再宿而去，濱人止之，不可留，詩為別，末云：「篤言隣泰臺，放目豁憂煎。跂足望東海，大聲嘖魯連。蓬萊如可到，隨此謝世緣。涼

風吹客衣、日暮生蒼烟。徘徊不能去、心思空茫然。還濟南、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卒、殯歷城東之七里原。大德九年六月七日、葬章丘明秀鄉祖塋西南之新塋、魏夫人祔。初、尚書公擇婦、曰莫若魏員外之女。魏君正人、女必賢。遂求婚。夫人貞靜孝儉、範于中外。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七。子男二、長敏中、由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為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次早世。孫男四、燕孫、燕駒皆下殤、從禮、從道、方力學。女二、長適承事郎、利用監提控案照磨魏誼。次適士人常文孫。嗚呼。日月不居、典型彫謝、余與公之子上下三十年、慨想公之風流、渺長往而不待、膚辭謏學、乃得備載記於無窮、不亦幸乎。惟公之志、誦其詩可知已。公之道、觀其嗣可見已。所以封名邦、錫美號、流耀金石、與國同其休、豈非天哉。銘曰、

孰生哲人、伊濟之南。有鏘其音、如玉如金。哲人維何、其碩伊劉。志與時仇、身與道周。桓桓劉公、人憂我樂。孔孟不遭、後世誰若。父昔王佐、子今國器。維公之樂、雖死弗貳。膴膴彭城、厥土千里。茫茫新封、如帶如礪。相古哲人、罔屈匪信。維哲且明、以覺後人。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二〇

故龍興學録鄒君墓誌銘

大德辛丑夏、英德倅熊侯謂澄曰、吾弟之子妻劍池鄉河湖里鄒公遂。公遂將以某月某日葬其父學録君於青坑之原、靳一言光泉壤、以晴昔之未獲見也、敬介某以請。嗚呼。予弗及識鄒君、而於侯舊矣。禮辭、弗許、固辭、又弗許、則弗復辭、為叙其槩。君諱敏中、字時甫、世居古豫章郡豐城縣、今為富州。其文叢進士、通戴氏記。淳祐乙卯幾預貢、既復黜、試大學。平居耽𢹂偁、耆賦詠、有雜詩雜著、名靜樂堂藁、藏於家。其行事父孝、母聶夫人終、雖孩、執喪不失禮。貲產悉委伯兄、季年分異、惟命所畀、漫弗討贏寀。兄歿、哀痛切至。事伯姊猶兄。埋爽軒豁、好賓客、日以棋酒相娛、捐貲恤鄰無靳色。其先曾大父堯

甫、大父元廣、父輝、俱隱德弗耀。其後公遂男二、女一、蕃衍未艾。其配彭澤薄黃喆飛女、聶氏繼。其壻楊守道。其游、少從清江歐陽居宜習經。暨長、南康江丞相、建昌包樞密、廬陵王梓國用、同郡萬一鶚章甫皆以客禮待、友道交。狀其行者、前鄱陽尉趙用信。其年嘉定庚辰季秋五日生、至元丁亥季冬望日卒。嗚呼。鄒君非古所謂一鄉善士歟。生而有文有行、死而有子有孫。家日肥、得吉兆以窆而銘以昭之、其可無恨已。銘曰、天畜其試、而豐其嗣。雖亡不亡、用闡斯閟。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二

徐耕道遷葬碣

歲甲戌乙亥、余客金陵、四幕文武掾佐浮沉去來以千計、徐君耕道在數中、余接之不及稔也。爾後三十年來上饒、於君爲鄉、始獲知君之家世出處、及誦君詞賦。蓋上饒之徐自衢徙、而居世黃塘。諱元得、字耕道。曾祖賜迪功郎、祖楨禮部進士。父華甫、自號橘隱翁、世以儒素科級自重。至君從兄忠愍公、遂爲壬辰進士第一人、仕終於大司成、冬官二卿。當忠愍公時、四方官學之士無不願登其門。君擕超穎之質、入則與二季端友龍圖、立大侍郎、綢理書疏、出則與趙茂實尚書、徐景說秘書、章商略義理。及既不得志場屋、而遊、則與揚州李制置、江州趙安撫之徒、講畫籌策。游倦而歸、則與蜀郡楊泰預、天台葉集賢諸公、攷問故實、聲漸氣摩、意喻色授、不勞而成良器。江淮舊稱功名馳騁之地、嘗奉檄築懷遠軍城、補進勇副尉、升授滁州散祇候、移淮陰文家峰巡檢、淮陰尉、進保重慶、轉進義副尉。又劉廣益盜湘南、轉進武校尉。又五轉、自承信郎至忠翊、皆身犯矢石得之、非他書生用空言寄功幕府之比。然盤旋曲折、亦不足盡其才、而歲年老矣。於是歸傍鄉井、既而避地于饒德興之宗儒村。宗儒有王氏、故大家、能以禮館穀君、學徒爲之塡委。會李制置弟寧和門、於德興鄉邑也、復招游和門、爲刊所爲詩詞、曰橫塘小草一筆、二筆者若干篇。君平生輕財、有俸餽即散、以周人之急、故晚而益貧。三年、不得已遂歸黃塘、課子讀書、督奴灌畦、殊不爲前時意度。閒暇惟去宗族鄉黨相倡和、命詩社曰明遠、并主隣社香林。社友又爲刊小草十六筆者若干篇。癸巳夏感疾、至秋加劇、

索紙作書、別所嘗交往、有此行遥指柯山云云數十字、若寫升遊洞天之意。書畢而逝、十月某日也。生庚辰十一月某日、年七十四。葬之新卜、在祖塋白土山側。子男四、長某、次某、皆早世。次某、出爲衢官堂宗人後。次直謙。銘曰、不局於趣、亦不失吾儒。不急於營、亦不害吾生。大袖長紳、魁顏豪膺、閟此佳城。

戴表元撰《剡源文集》卷一七

校記

①敢：當誤，疑作「敦」。

②懷之入降：《元史》卷一六三本傳作「使懼而叛去」。

③紹興：當作「紹慶」，見右引書。

④此句《元名臣事略》卷一一作「使興等導帥幹楊獬懷蠟書」，《元文類》卷四九「復」下有「遣」字。

⑤幸以：《元文類》作「于」。

元儒碑傳集卷十四

王義端　黃從龍　趙秉溫
陳堯龍　王幼孫

故綏寧令王君墓表

豐城王氏居槎溪上者八世、至綏寧君諱義端、字元則、受易於廬陵歐陽先生守道、與兄義山俱有名。義山字元高、擢宋淳祐壬戌第、官于朝。君以叔祖泉澤入仕、試進士、四與計偕、不第、以恩監江陵白水鎮。辟江州武平令、攝吉州吉水令、佐江西提倉幙、遷武岡綏寧令、眾陪文林郎。天兵渡江、江上諸郡不守。德祐元年、文丞相起兵江西、熟知君智略、辟與幙議。君仰天嘆曰、天乎事已至此、去將安歸。涕泣而謝之、自是終其身不出。其在吉也、富民葉殺人、賄吏以緩閱。君當聚檢、致錢三百萬、拒之、抵葉死。豪商奪民地事歷臺部、連歲不決、還死者數人。下君治、得白、黥商而還民地。有趙鋹者與弟有隙、嗾家僮七十餘人焚弟廬。憲怒、欲盡殺之。君詣府力爭、乃論如律。大兵且至、同辟地于贛者四十餘家、艤舟城下。夜半叛卒內外起、黎明操戈逼舟、衆惶恐。君奮入賊中、執其渠手、諭以禍福、率錢帛分勞之、衆賴以安。誘其渠詣憲府謝、密語憲曰、能斬即斬之、不能、亟安反側。憲慰而遣之。同里鄢氏女未嫁而侍婢痛死、仇訐于吏、吏詰以姦殺婢滅口求賂。君白守、事以辨。周三者殺人委涂而自為證、言之令、周伏辜。其康直好義類如此。晚歲杜門、窮經教子。郡守部使者時從訪問、亹亹竟日、惟以忠孝為言。人或勸君仕、曰、我不能死、可復仕乎。論著有經疑十五篇、史論四十八篇、經邦讜論二十四卷、雜著若干卷。大德丙午九月一日卒、年八十七、自為之誌。十二月丙辰、葬里之東穰嘉之原。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聶氏。娶趙、無子、先三十三年卒。子男三、胡出也。希文蚤世。揆令為潮州路儒學教授。揆吉安路黃茅鎮巡檢、女五。皇慶二年、余承乏禁林、揆來謁、泣且拜曰、先子力學守貞、不幸棄諸孫、葬已八載、而墓上之碑未立。先伯父

與公季父侍讀公為同年進士、接又辱游公門、幸哀而賜之言。余觀綏寧之才之學、不如何人。其知己又皆賢公卿、而卒不得一第、蓋有不幸焉者矣。然嗜仁如膾炙、赴義如骨肉、以明哲而保其身、獨非幸也耶。即使君為狀元、為宰相、棲遲末路、為士者恥之、其幸不幸又何如也。於乎、文信公亦知人哉。銘曰：

嗟嗟綏寧、才豈不足以決科、智豈不足以立功、而竟然耶。不賢而達、余孰少多。賢而不達、命也奈何。有德有年、有子承家。若綏寧者、我又何嗟。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一九

黃伯雲墓誌

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無不幸者、豈獨無患禍乎。非也。彼之所為、固有以召之、非偶然忽然而遭之之謂也。君子之為行也、兢兢是故善作祥降、若夫應溢於情涯、事生於意表、吾亦末如之何。而以身殉道、亦又何不幸之有。且夫高門縣簿無不走者、固矣。至於專養其內者、亦庸詎知異日膏猛虎之口哉。余聞廬陵黃伯雲之事、喟然悲之。伯雲儒先生、專門毛詩學、深於六義、著書盈匱。其所獨悟、出毛鄭遠甚。江丞相搢紳大儒、獨推伯雲善學。至元中、吳會雖平、寇盜竊出。伯雲一日携所著有所詣、賊妄意袖中之藏、斃以一矢、即之書也。先是丙子初、妻戴與其大女子不屈於兵以死。夫又復然。其長子定哀父母之若是也、不食肉者三十年、余尤悲之。余留京師、定輯其家世、瞿瞿然請曰：父將攺封、願矜而榮之一言。按伯雲名從龍、世衣冠、曾大父萬頃、大父欽、父秀實、母劉、會孟之姑也。二子、伯雲長、仁厚

孝友、貧而好振。定之弟曰通。其大女子之壻曰沈、次二壻皆曰歐陽。孫男五。今封地曰儒行鄉毛竹原、祔于祖也。死時年五十有三。余既悲其不幸、復爲推其然、以袪世惑、且慰其子之心、而使刻其石曰、

解衣佐剌、濟曲逆、薏苡連車、躓新息、銜袖丈書、大人感。夫禍福之不常、疑似之易成、蓋自昔記之矣。嗟夫、學以成身、豈顧累之哉。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八》

故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侍儀事趙

文昭公行狀

趙氏世爲蔚州飛狐人。公大父昆、金元帥府訴事、以材勇聞。父璚、始附國朝、從太師國王平中夏、積有功烈、官至昭毅大將軍、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由監中山家馬。妣定國夫人楊氏、有子十一人、多知名、而公最長。諱秉溫、字行直、資端重、不苟戲笑。稍長、從金進士馮巽亨學。當是時、世祿之家以侈靡相高、獨公能敬讓以禮、侃侃自持、滋久愈謹、華聞彌著。世祖皇帝方居潛藩、收名一時聞望之臣、咨諏治道。歲己酉、帝在和林西、公入見、儀觀修整、應對詳明。帝異之、命侍左右。癸丑征大理、甲寅征雲南、己未濟江伐宋、公皆從行。中統元年、帝即位、命公與參知政事李某行右三部事、稽考諸道工程、稱旨。三年、詔擇吉土建兩都、命公與太保劉公同相宅。公因圖上山川形勢、城郭經緯、與夫祖社朝市之位、經營制作之方。帝命有司稽圖赴功。至元五年、兩都成、賜名曰大都、帝定都焉、曰上都、巡狩居焉。于時國家以干戈平定海內五十餘年矣、而公卿多武力有功之臣、未遑文治。四方來朝貢者禮尤簡易。太保奏起朝儀、詔公及史公杠等十人共討論之、又選近侍二百人肄習之。公頗采古禮、雜就金制度、時所能行者習之。月餘、帝臨觀焉、大悅、命立侍儀司、拜公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兼知侍儀事、杠以下授官有差。八年秋八月、帝以生日爲天壽節、諸侯羣臣咸朝、公請行新禮。先平明、設儀仗於崇天

門內外、東西鄉。虎賁羽林、弧弓擐矢、陛戟左右、教坊陳樂廷中。於是皇帝輦出房、升御座、謁者傳蹕、雞人報時、諸王后妃皇子公主以次奉賀。通事舍人引百官班入、丞相進酒、教坊作樂、成禮而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有罰。三品以上官宴饗殿上、大作樂、日晡、皇帝御輦還寢閤。自是每元旦受朝賀、冬至、進曆日、冊立皇后、皇太子、建國號、上徽號、宣大詔令、諸國來朝、合行典禮、皆公所論著也。十年、詔收天下圖籍、立秘書監、進公少中大夫、兼少監事。十九年、拜嘉議大夫、昭文館學士、知太史院侍儀事。未幾、加大學士、進階中奉大夫。授時曆既行、公奏以太子諭德李公謙、校書郎楊公桓撰曆經、曆議。公以年老屢上章丐免。宰相不可、曰、公天子近臣、其去就非有司所敢議。公入侍、承間為帝言、帝良久曰、卿視朕孰老。公不敢復言。二十九年、公有疾、始集侍儀司所行儀禮、合為一書獻之。帝覽而稱善、命藏史館。三十年夏四月某日、公薨於京師賜第、享年七十有二。訃聞、帝震悼、即以子慧為侍儀、引進使。是月某日、葬中山安喜縣堯坊原。夫人李氏、張氏祔。公凡三娶、李氏、五路都勸農使壽之女、張氏、順天路達魯花赤老寧之女、俱追封定國夫人。邸氏、行軍都元帥信之女、封定國夫人。子男三人、敏、忠顯校尉、管軍千戶、佩金符、贈承直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皆先卒。慧累遷集賢直學士、安豐路總管。女適陝西都轉運鹽使李汝明。孫男四人、時勉、承務郎、右八作司同提舉。時中、時學、時可、未仕。曾孫壽、侍儀舍人。公事親孝、待諸弟極友愛。凡田廬奴僕在易鎮、邢諸州者、悉推以與諸弟。恒懼諸房子孫或蹈非義、謹述昭毅公遺言以訓敕之。大抵謂奉親以孝、臨喪以哀、居官以廉、律身以正。凡吾子孫、當服膺勿失。苟或不然、則告於家廟、共擯斥之、不以兄弟數。至今海內稱家法者言趙氏。公左右世祖四十餘年、帝愛之、不名、嘗遣使祭於山川。使者陛辭、帝曰、交格神明、殊非易事、能若趙侍郎恭謹、朕實汝嘉。仁宗在位、追念至元舊臣、俾圖厥像、置

禁中各詢其行事。至公則曰、是非起朝儀趙某耶。詔贈 公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謚文昭。而昭毅公亦贈太保、 儀同三司、上柱國、謚襄穆、俱追封定國公。復名慧入朝、 特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侍儀使。于是藝承昭文 公命、將列公行事、求銘墓碑。謹撰次如右。謹狀。泰定二 年二月丁卯、文林郎、翰林國史院典籍官蘇天爵狀。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二二

五山陳公墓表

嗚呼、是爲信上饒五山陳先生之墓。公之世本籍玉山、 後稍徙上饒沙溪之旁、有五山、公晚居其間、學者因尊 稱之爲五山先生焉。方公少年、上饒多名士大夫、徐祭 酒父子、韓直院兄弟諸賢爲領袖、疊山謝氏、城山林氏、 藍山張氏之徒爲羽翼、風釆扇動東南、而公生世家、能 以義氣招致衣冠、俎豆不徹於門、篇章贊翰日積其席。 乙卯秋、舉用詩賦充鄉貢、州人謂一蹴且躡通衢雲逵 矣。春官失之、恬不以介意、益廣問學、葺室聚書、闢館聘 客、笑談步趨皆有法度。久之、名成行孚、鄉鄰有爭、則聽 之決、官府有急、則倚之助、蓋古之善人君子。布衣韋帶 而尊於王公、重於專城者、其道類如此也。丙子兵起、始 避孔道、入深谷、茇舍相依者至數百家、藥病飯饑、全活 甚衆。事定、起領邑校、掃蕪地、立講廬。於是大會民數郡 博士以儒籍爲憂、託公扶之。聞命不辭、殫勞罄資、凡詔 連省戶下、踰年、迄脫同袍於編氓而歸。會廣信闕長、④長 廣信州將部使者聞其名、方議薦擢、而公竟還五山、遂 終身焉。喜爲詩、有古近體并雜著若干卷、藏於家。性篤 直、好義重然諾、見人善稱誦如已出。及聞其惡、一不掛 口。待交游能始終、犯不較、施不伐、由是無絲粟怨嫉於 人。美鬚眉、耆年華皓、意行郊壓間、識與不識、望之知爲 吉德。諱允龍、字繼臣。曾祖伯運、祖德寧、父良才、世爲儒。 娶鄭、繼張、皆先公卒、又繼施氏。子男三、公美、舜懋、早世、 次舜清、婺州永康教授。女二、適徽州婺源學正祝應、次 適趙詒、皆鄭出。孫男六、禹疇、禹錫、禹遠、禹範、禹謨、可宗。

女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年八十、生壬午正月八日、卒大德五年九月十日。葬五山西十里雙峰、以其年十二月庚寅。公事親以孝聞、居父喪、治葬極盡力。至是雙峰亦自卜。余之來、後公死纔一年、每臨事接物、興扳援不及之歎、嘗作詩哀傷之。又以事嘗至五山、亦及拜雙峰阡、婆娑松檜、撫問泉石、遺風猶存、顧安得復有斯人乎。而其子孫多善文雅、喜從余游。爰采家乘、訂以鄉邦公言、揭辭植表雙峰之下、使後來爲④者知勸慕云。

戴表元撰《剡源文集》卷一七

自觀先生王君墓碣

唐之季、太原王該奉母黄避地江南、至廬陵家焉、好善急義、世稱長者王家。宋紹興中、有盧溪先生庭珪與胡忠簡公銓友、皆以剛直名、王益顯。繇該十五世、至迪功郎次魚、次魚生鄉貢進士巘、巘生如莞、如莞生宜孫、仍孫、幼孫。宜孫善爲文、好奇古。幼孫字季稚、是爲自觀先生、性篤孝。母劉疾苦瘵、醫莫之治。一日、夢讀南陽活人書、或指甘桔湯良、覺如夢、立愈。寶祐丙辰、赴闕上書、言國事餘萬言、不報。歸教授于鄉。宋之亡、其友文丞相兵敗執、以歸。過廬陵、謁于驛舍、爲文祭之、期以必死、辭氣忼慨、左右嗚咽、莫能仰視。自是日與賓客過從、守經執禮、浩然以終也。數詣府陳救荒弭盜之術、民賴焉。有妖僧惑衆自利、日就禱以千數、白于邑屛之。⑤某與鄉人處諄諄然、且教且諫。有鬬者輒自解曰、獨不愧王先生乎。嘗宿友人胡斗南萊萸亭、食有奠曰、古人食必祭。即唱四句曰、惟神生也、何神逝也、何處。飄然乘風、尚或余顧。食已、危坐至旦、曰、予逝矣、予逝矣。未幾卒于家、年七十六。娶劉氏、勤儉孝慈、先三年卒。子男七、福德、吉長、觀真、東福、德長、蚤世。女適彭嘉龍。孫男二、留、禄。卒以大德二年正月十有一日、葬以二月三日、墓在邑之里田大山之原。有中庸大學章句二卷、太極圖說擬答朱陸辨、深衣圖辨、經籍論、易通貫三爲一圖、家傳譜系、簡便經驗二方各一卷、雜著若干卷。歐陽先生守道謂其學從陸

氏，文自蘇氏云。烏乎。亦尚德博雅君子哉。延祐改元閏三月，其子眞以狀來京師乞銘。眞又賢，宜銘。銘曰：死可生，生可亡。孝且忠，窮何傷。埭之山，下有江。江洋洋，王氏昌。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二〇

校記

①論：當作「諭」。

②人：當衍。

③長：疑衍。

④爲：疑衍。

⑤某：當作「其」。

元儒碑傳集卷十五

郝經

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　苟宗道

公諱經、字伯常、姓郝氏。系出有殷帝乙之支子、封太原郝鄉、子孫爲氏。八世祖祚、自潞州徙澤之陵川縣、故世爲陵川人。曾大父諱昇、字子進。母某氏。大父諱天挺、字晉卿。母某氏。父諱思溫、字和之。既歿、門人謚曰靜直處士。母許氏。自八世祖以下、皆同居業儒、匿德不仕、教授鄉里、爲一郡望族。靜直君生三子、長即公也。次曰彝、曰庸。公幼不好弄、沉厚寡言。始知讀書、能强記不忘。歲辛卯、靜直君與夫人許氏攜公避亂於河南魯山、與衆數百皆匿於窟室。居無何、敵人索知、氣薰穴而死者殆盡、太夫人亦因咽塞而絕。時公甫九歲、匍匐摸索得黃蘗一瓶、又得蜜一器、遂用太夫人所佩剪刀抉其齒、以蜜和蘗汁飲。少頃而蘇。靜直君異之、雖奔走頓死者數變、公不忍棄也。歲壬辰、河南亂、徙居順天府。亂後生理狼狽、靜直君欲令次子讀書、俾公專治家事、以紓目前之急。太夫人曰、吾觀是兒志貌不凡、他日必大吾門、忍令廢學以墜家聲。不過我輩忍窮數年耳。靜直君以爲然、命公就學。公亦自振勵、鷄鳴而起、執薪水之役、晝則幹營家事。少隙、執書讀之而不輟也。會鐵佛寺張仲安者識公茂異、以寺之南堂居公、聚童子而教之。公遂刻苦力學、肆意窮討、衣不解帶、忘寢與食、坐徹明者五年。每遇疑難、沉思良久、反覆諷誦、期於必得必悟而後已。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已之娛。賢則顏孟、聖則孔周。詎如脂如韋、爲碌碌之徒而已耶。故慨然以興復斯文、道濟天下爲己任。讀書則專治六經、潛心伊洛之學、涉獵諸史子集、一以窮理盡性、修己治人爲本。其餘則厭視不屑也。故世之爲決科干祿、纂組詞章之學者、始則羣聚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矣。既冠、順天路左

副元帥賈侯一見、待以國士、辟公教授諸子、以書萬卷俾公讀之。數年、公聲名日盛、萬戶蔡國張公聞之、禮請公館于帥府、授諸公子學。張公復有書萬卷、付之管鑰、恣其搜覽。公乃大足平生之願、卒成偉世之器。厥後張、賈子孫皆爲將相名臣、以顯於世。初、遺山元先生學于公之大父、亂後往來燕趙間、一見公、奇之、曰、吾子狀類先生、才識間出、家世淵源有所積而然也。遂相與論作詩作文法、復勉公以百世遠大之業。江漢趙先生愛公文筆雄贍、練達性理、謂之曰、江左爲學讀書如伯常者甚多、然視吾伯常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間者、蓋亦鮮矣。自是而名益重焉。諸鎮侯伯馳書交幣、各欲聘爲己用、皆拒而不荅。歲壬子、上以皇太弟開府於金蓮川、徵天下名士而用之、故府下諸公累薦公于上。乙卯秋九月、上遣使召公、不起。十月、召使復至、公乃嘆曰、讀書爲學、本以致用也。今王好賢思治如此、吾學其有用矣。歲丙辰正月、見于沙陀。上問以帝王當行之事、公援引二帝三王治道以對、且告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義。自朝至晡、上喜溢不倦。自後連日引對論事、甚器重之、且命條奏所欲言者。公乃上立國規模二十餘條、以爲創法立制、必有一定規模、然後可行、故有一國規模、有天下規模、有萬世規模、當今依倣前代建萬世規模、皆當時天下國家大事。上復問當今急務、公舉天下盡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條上之、切中時弊、上皆以爲善。雖不能即用、至中統後、凡更張制度、用公之言十六七。歲己未、憲宗皇帝帥天下兵大舉伐宋、自西川入。令上總兵直趨荆鄂、遣使召從行。上駐蹕於濮、會軍師有以宋臣植裔奏議呈獻者、言宋邊防衝要忌吾者凡七處。上召諸公共議、公乃具奏、以爲古之一天下者、必己之德澤深厚、紀綱完具、彼之荒淫亂虐、敗亡有兆、天命人歸、一舉而取之。其地醜德齊、驕肆妄動、輕則見沮而還、重則費亡之不暇。我國家開創以來、彎弓躍馬、窮征遠討、四十餘年、紀綱未立、民不聊生。彼之君臣輯睦、政事修

明、無釁可乘、我乃空國而來、僥倖一舉、諸侯窺伺于内、小民彫弊于下。故人之攻吾者不啻數十百道、而不備乃利人久備之道而攻之、臣見其危矣。願王整兵修武、以俟西師、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修帝德以應天心、明王道以慰人望、簡賢良以尊將相、親宗室以壯基圖、撫諸國以消潛慝、制諸道以防窺竊、實屯戍以嚴武備、結盟好以弭兵鋒、興學校以育英才、恤瘡痍以養元氣。如是則禍變可弭、社稷無虞、我無釁而宋可圖矣。上見公儒生談論兵事剴切、愕然曰、是女與張叔都共議耶。公曰、臣少遊於張侯之門、亦嘗聞其議論、此特臣臆說、張侯初不與知也。公退而著書、義名之曰七道、凡七千餘言。會以前中書令楊公惟忠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命公爲副使、以歸德路一軍聽二公節制。行至棗陽、楊公以私故欲還汴梁。公曰、嚮者奉命、令我輩布宣恩信、以先啓行。傳聞王師已踰淮蔡、我若背馳還汴、是大不可。楊公弗聽、公反覆辨爭、楊怒而起曰、事當從長。遂不與公會面者三日。公乃率麾下擬建旆而南。楊公悔懼、抵暮詣門而謝曰、某誤矣。公之執守、讀書之力也、敢不惟命是聽。翼日、遂與之俱會王師於江上。此又足以見公之不爲阿諛詭隨有如此者。公等存恤遺黎、聽納降附、所至民皆聚拜馬首、故遠近降者如歸、所活不可勝計。繼而聞西師果以萬乘之威、綴於一寨、數月不拔、死傷甚重。公急上奏曰、東師議大畧以爲且當按兵觀釁、以全東師、所以防禍於未然者周至懇到。上稱善者久之。然與帝業已定約、不獲中止、遂渡江圍鄂。未幾、憲宗凶問至自合州、鄂人乃據城堅守不下、師竟無功而還。明年庚申三月、上即皇帝位於開平。四月、遣使召公、欲令使宋。公適自江上回、或勸公稱疾勿行、公曰、吾讀書學道三十餘年、竟無大益於世。今天下困弊已極、幸而天誘其衷、主上有意息兵、是社稷之福也。倘乘機絜會、得解兩國之鬭、活億萬生靈、吾學爲有用矣。遂赴召。夏四月、見于開平、以公爲翰林侍讀學士、賜佩金虎符、

充國信大使，齎書入宋，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仍詔沿邊諸將毋得出境侵抄。及陛辭，公請與二三蒙古偕行，帝不許，曰：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書生也，且賈似道在鄂時已甘請和於我矣。將出，帝賜蒲萄酒三爵，且命公曰：朕初即位，凡事草創，卿今遠行，所當言者可急上之。公乃具草言帝臨御之初，當大有為，以定萬世之業，皆佐王經世之畧，凡十六條，其言備禦西王、罷諸道世襲，尤為切至，帝皆節次行之。初，朝廷將遣公等，命益都路行省李璮先差人達知亡宋。夏五月，公至濟南，璮以書來止公，云：近遣劉仙等二人至淮安，已為知州襲再遇所殺，宋人意殊叵測，公等可無行也。璮意實不喜和議，故因此以止公。公曰：吾受命朝廷，持節而出，若以邊將之言而遽回，罪也；遷延顧望而不進，亦罪也。乃以璮言聞諸朝而行。六月，至宿州，以信使一行到邊，移文亡宋三省、樞密院、制置司，以請接納，宋之君臣會議，久而不報。時邊帥有侵畧宋境，俘獲生口而去者，公遣人追及之，責以不遵約束之罪，乃將生口數十護送，各歸本業。七月，進至五河口，宋人遣揚州制置司幹官朱實臣、遥授陳州通判秦之才來接伴。八月，復遣懷軍招撫司參謀潘拱伯來館伴，仍請登舟而南。公將入宋境，憂朝廷初政，治具未完，事有未善者，遣使上封事言缺失，以為國家振舉綱維，修明禮樂，雖不能便如三代，亦當期致漢唐，不宜苟且參用憸人，以蠹國政。又極論風俗者天下之命脈，方今最為敗亂，當速修理。行次昭信，伴使潘拱伯傳兩淮制置使李庭芝之欲一見國書，公正色曰：皇帝授使人國書，令見貴朝國君而與之，今伴使要我於半塗，其故何哉？拱伯不敢復言。九月，至真州，館于忠勇軍營，宋人規模布置已成囚所矣。十月，宋遣吉州刺史兩淮制置使諮議官衛司僉來，傳賈撫問云：蒙國遣使通好，實出美意，為李松壽一再犯邊，故且館留儀真。又出李庭芝一書云：信使以美意而來，松壽乃懷姦以逞，以此而和，殆類疑我。仍械繫李璮敗將李軍判

者、以為口實。初、公之在宿州、李璮脅師侵宋、宋人敗之淮安、故以疑兵之事誣我。公答書、大略開陳聖主通好美意、中間別無蓄藏。至於邊將用兵、啓釁彼自不遵詔旨、何與使人事。仍上表宋主、有云、願附春秋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欸兵誤國。宋人見公辭直理順、遂不復言。自後公等移文制置司、請入見不報、請歸國亦不報。乃牒宋三省樞密院、致書平章賈似道、上書宋主闕下、反覆辨論古今南北戰和利害、並令次道使止是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前後凡數十萬言、皆不報。伴使等云朝廷已有定議。初、公之為使也、雖出于聖上本意、平章政事王以道忌公威望軋己、乃力贊之、仍親作國書、以促公行、蓋欲排置於外也。宋人既定議留公不遣、見公辭氣曾無少阻。明年、伴使朱實臣偽報本朝興鬩、公弗聽、復累言之、欲離貳公心、以起降意。公厲聲曰、此事斷無。設若有之、更當發遣我輩還國。公乃與价佐一行、東裝露於庭者月餘、以請歸。宋人知公終不可屈、乃堅請復位。後果虛妄。公在真州所居之館、故總制廳事也。館門扃鑰牢固、無故不復啓鑰。院中舊有大樹數株、盡皆砍去。墻高丈餘、上則樹以蘆柵、下則薦之棘藩、外則掘濠塹、置鋪屋兵卒坐鋪者恒百餘人、晝則週圍覘伺、夜則巡邏擊柝、所以防閑挫抑者無所不至。公皆不以為意、益振其剛大之氣、不作委靡乞憐之態。公御下頗嚴、介佐人員見宋以長久之計羈縻不遣、時亦有嗟怨者。公謂之曰、吾一介書生、蒙主上兩徵而起、一命為宣撫使、再命為國信使、捨忠與義、其何以報。鄉在淮北、猶豫顧望、畏避不前、我之罪也。一渡長淮、宋既接納、盡其在我者而已。其死生進退在于彼國。吾惟有守節不屈耳。吾祖宗以來七世讀書、寧肯為不忠不義、以辱及中州士大夫乎。但君等不幸同在患難、且宜忍死以待。吾以天時人事測之、宋之氣數不遠矣。衆皆悦服。故雖被拘執十有六年、除物故三數人外、皆能與公俱歸。蓋以公平生忠義之氣有以激勵而然也。歲丙寅

春，三節人有因鬭毆相殺死者。若輩拘囚歲久，殆無生意，是不可與久處此困厄也。恐別生事端，玷吾大節，乃與幕僚旹宗道等六人築館別居於外。若又九年，片天之下，四壁之內，秋霖夏暑不勝其苦。公處置一定，雖萬折不屻，著書吟詠自若也。宋人知公志節終不可奪，亦不忍害，反畏而敬之，月給廩饋有加焉。至至元十一年甲戌，大丞相伯顏將兵伐宋，既渡江，帝命兵部尚書廉希賢、洎公之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齎詔赴杭州，問以執行人之故。宋人懼，遂禮而歸公焉。明年三月，帝知公至且病，遣近侍太醫迓公者相次於道。所過郡邑，不遠數百里來觀者如市。父老見公全節不屈，龍鍾皓首而歸，往往有泣下者。夏四月至京師，入見，帝嗟慰勞來。既至，賜宴畢，復召入，賜坐論事。適大臣奏呈諭宋詔草不稱旨，俾公改作。公援筆立就，帝稱善，即行之。至晡乃出。翌日車駕幸上都，令公就醫看治。無何，宿疾復作，秋七月十有六日疾革，其子采麟問以後事，仍以紙筆呈公。公執筆，目半瞑，但書天風海濤四字，餘無所言。少頃，終於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三。天下聞而哀之。越二十有八日，采麟奉柩，都省差官護送，權厝於保定府西郭外靜直君之墓側。公雖歿，四海九州之內，牛童馬走，皆能道公姓字矣。後朝廷憫公忠節，凡從公者各命官有差。特命其子采麟以奉訓大夫知林州。初，上之圉鄂也，賈似道懼而請和，上未之許，而聞先帝昇遐，班師北歸。似道遂以為已有卻敵之功，誣奏宋主，即軍前拜相。甫入朝秉政，而公往奉使議和，以尋前約。似道諱其前言之失，恥為城下之盟，故定議羈留公等於真州。舉國皆知其非，惟似道主而不遣也。噫，公入宋之初，而似道拜相。公歸數月，而似道見殺。公歿之明年，而宋亡。公之一身關繫兩朝之喪興，惜乎不得一見而終也。公生于喪亂之後，能嶷崒振拔，不為流俗所移，以蓋世豪邁之氣，堅忍不渝之志，為成己成物之學，故能深造自得，一體用，兼本末，貫萬物而不遺，至於太極先天造物之

横、道德性命之情之妙、與夫聖賢之心傳、踐履之實、古今開濟天下之要、則尤精察洞究、粹然一出於孔孟之正、諸子以下不屑論也。蓋將昌明吾道、揮斥百家邪説之蠧、横聖門而禦侮、高明正大、挺然一世之傑、所以能建奇功、立大節、著書傳道、以大儒名天下後世。其或賦詩飲酒、邀賓接物、而英風逸氣有足以動人者、此特公游泳陶寫之餘事耳。其文則涵養蘊蓄之久、理足而氣有餘、蓋有激於中、則吐而爲之詞、如長江大河、有源有委、下筆數千百言、不求奇而自奇、無意於法而皆法、純乎理性而不雜、故能自成一家之作。其詩則氣韻高遠、止乎禮義、得詩人忠厚之意、故能攄寫至理、吟詠性情、不爲近體尖新切律之語、亦足以自成一家。字畫則天資高古、取衆人所長以爲己有、故筆勢俊逸遒勁、似其爲人、無傾側頫媚之態、亦爲當代名筆。公自幼事父母以孝謹稱、事繼母尤篤、撫育弟妹甚厚、以全八世同居之義。亂後得親族疏遠者、待之亦同骨肉。與人交結、始終以誠、而又喜交遊、好施與、樂爲善事、受人之恩必切切思報、雖小而不忘。爲人軀幹瓌偉、氣貌嚴肅、胸次洞達、詞鋒雄辯、望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但資賦剛方、疾惡太甚、故屢中小人之禍。拘留宋中、不與世接、反得究竟平生著述。公自弱冠、每以陳壽所修三國志統紀紊亂、尊魏抑漢、後世不公之甚、他日必當改作。及聞晦菴先生有通鑑綱目、嘗語人曰、綱目雖奪魏統而與漢、然一代史書、終未改正。公乃創作紀傳序志論贊等書、其詞例森嚴正大、雄深雅健、黜奸雄之僭僞、續一世之正統、則昭烈、孔明之心、白日正中也。仍改曰續後漢書若干卷。以春秋聖人用道之書、學者所宜深究、乃作章句音義若干卷、制作本意若干卷、比類目若干卷、可使讀書者得聖人之本意、泝流而求源、由近而致遠。又學春秋者必自三家入、而三家互有得失、乃作三傳折衷若干卷。凡四書、總名之曰春秋外傳、共若干卷、合十餘萬言。又以孔子承三聖之易、爲之作傳、已極其至。近世諸

家傳注論議不一、乃著周易外傳十卷。又為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書各數十卷、又合十餘萬言。觀公之用力聖門、自期於不朽、其志可謂勤矣。今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娶洪澳張氏、賢明端淑、正靜有守。公在宋十餘年、夫人治家有法、寬惠慈愛、篤於恩義、宗族賴之以安。後公十年而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即采麟也、今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孫堅、尚幼。女二人、長適中書省知印王良傑、次適從仕郎安陸縣尹蕭珍、弟彝、字仲常、讀書學道、不求官達、以醇德篤行終奉直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副使。門生荀宗道狀。

雍正《山西通志》卷一八九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虞集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既歿、其徒相與號靜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業儒不仕、以淑其里。擬休溢慶、通發于公。壬辰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狀貌瓌奇、精敏有志、趣盡力于職。及其為學、書或忘餔、通宵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凡五六年。剞劂抗摩、磊砢而直、廉杲而輝。涵積揉累、日殊月異、擷芳儁腴、充而足之。泝源洙泗、比肩周程、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為己任。山峙川駛、天遊神邁、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户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庋幾席、為賓友。公一謝絶。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儁、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

發若所陳也。帝喜踰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據古義、剴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己未、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世祖總東師踰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培殖元氣、藏器于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駴、遣請和。屬憲廟昇遐、王師言還。明年、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賜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璮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譏以款兵、館留真州、藉為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目喻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眾所聞知、今啓釁自璮、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

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躬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于恍數也、捷鑰館所、塹垣棘棘、驛吏訶闌、夜士嗚柝、防閑拄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于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卿願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眾服其言、亦皆自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巴延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鄉附。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塗、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異睠、隱其瘁于屢事也。詔治疾于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卻敵為功取宰相、畏公露其丐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真館十有

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肯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歿、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阨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窘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静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于己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薫良猶姦、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為、已隤奇摘、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為務、撰續後漢書、黜丕抑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録、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删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于辭以理為主、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于斯術者不既多乎。捐累適已、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祇修、號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學行治擢賓侍從、今為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孫采麟謀從公之厝兆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協、則次公生平事來謁摯曰、先子葬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詒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待讀公以宗儒文雄、有勞烈于國、叙德暴庸、及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揜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没世無聞者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為。振轂鄒魯、駸乘濂伊。攬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淊、孰植其滋。孰分其穀、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我能戲。聖潛于藩、髦選無遺。裾曳冠巍、憲言祁祁。躍淵天飛、麟公雲逵。逌聘南顧、逌休王師、逌命鴻碩、柔遠淮夷。夷違其顛、公凜乎危。削槧操觚、榮觀幽羈。删述盱分、名義昭垂。藩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事、為國蓍龜。清廟宗彝、不既厥施、與論嗟嘻。烝烝嗣慶、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誌之。

四庫本《元文類》卷五八

元儒碑傳集卷十六

張著　胡斗元　董文用

大元故潆溪先生張君墓碣銘并序

余官晋府者四年、得進修之士一人、曰潆溪張君。每暇與相往來、把酒論文。寂可尚者、君無求於人、人之有得於君、殊冲然也。私自衷念異時禮文興舉、吾儻與當任渠責、及承乏翰林、君墓草已宿。乙未夏、其子思敬來京師謁余、以墓銘爲請。慰唁餘、爲歔欷者久之。言猶在耳、其忍以不敏辭。君諱著、字仲明、姓張氏、世爲襄陵縣張相里人。曾祖諱林、雅重然諾、顧義所在、雖死生以之。祖㥯、父彬、皆潜德不仕、讀書治田、子孫相傳以爲家法。君少穎悟、不待勉勵、卓然自志於學。　國朝戊戌歲設科取士、君以詞賦中選。既而嘆曰、士當遠大自期、雕蟲篆刻、將何爲哉。適貽溪麻先生洎前進士兊齋曹文來主經局、君喜且不寐、曰、今而後吾學有所正矣。遂刮去故習、沉潜伊洛諸書。雖飢渴寒暑、貧窮得失、不易其初心。所謂道之體用、文之華實、探涉其源流、咀嚼其膏味、積而爲文詞、發而爲事業、不盈不矜、介然家居、以樂育諸生爲業。中統建元、順齋張公以直道清節宣撫河①東、廉君才行、擢主潞城簿、政廉能、以畏愛稱。明年、公去、事齟齬不可爲、以親老西歸、有司累辟不就。至元乙酉、用薦者、授平陽路儒學教授。於是衆論大厭、士風爲一變。先生年彌高、德彌劭、學益博、文益奇、士友知所依、鄉吏民咸有矜式。秩竟不聽其去者、逾再考。厥後子思敬自南陽教官來省闈、彼中風土、樂焉、曰、名山大川、平日所願見。遂命駕南遊。以至元壬辰夏六月廿六日考終寓舍、享年六十有九。初娶陶寺里大冢趙氏、一子、思敬。二女、長嫁同邑王瓛、次適洪洞梁龜齡。繼室洳汰靳氏。孫男二、曰世權、世衡。思敬以家學、今充隆福宫宫教。先生姿明亮、色夷而氣清、爲人誠厚寡欲、不戚戚於貧賤、與人交、始若疏濶、久之愈敬而愛、人百負之、終不較。望而知爲雅德君子。其成就後進、爲已任。故晋人以文名而達者、多出其門。切惟亾金百年來、平陽號稱多士、每歲舉子赴選、大約數倍諸郡。至有白首場屋、庶幾一第、餘有不暇及者。惟君年甫冠、即能知所學所從、拔出習俗、潜心古道、踐履外、詩文雜著曰潆溪集者五百餘篇、何多矣哉。晋絳諸人未之有也。況一辞一藻、典雅有法、理明辭約、以自得爲主、是可銘。銘曰、

四科稱賢、曰德與藝。其在聖門、用不偏廢。文乃道輿、經天緯地。②苟遺其本、剽竊何異。利禄科場、嗜非誕誇。聯綴補緝、③是足言邪。潆溪爲學、其復不遐、洗心程張、正藝曹麻。閉門窮經、其書滿家。玉珮瓊琚、粲焉辞華。含章時發、其助也多。士之生世、濟時行道。時既我乖、立言明教。生榮殁傳、朝菌夕蓼。達人大觀、彼此奚較。大川河宗、名山華嶽。地靈氣異、先生所鍾。一朝長遊、

杳焉飛鴻。世皆知仁智之所樂、善獨爲歸根返蟄、乃先生之所終、凌倒景而不感、其元精耿耿、固浩乎其所不窮。適來吾時、適去吾從、先生之心、與造物也。從容尖山西東相里新宮、我銘斯石、如勒景鐘、雖陵遷兮谷變、尚知爲瀲溪先生之封。

王惲撰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六〇

孝善胡先生斗元墓誌銘 戴表元

元貞乙未歲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州婺源鄉先生胡公卒。聞卒之日、自公州里宗黨知識若遠外學士大夫、皆嗟歎失聲以悲。其門人子弟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與攷次公平生言德、用古隱君子私諡例、尊稱之爲孝善先生。公之世本出大唐李氏、五季之亂、逃來寄姓於考水之胡、因籍焉。字昌翼、以明經中科、八世至國子司業伸、與同郡汪内翰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右二寶者也。弟佩、所著書有胡氏家寶、棣華集、存於家。自是又三世、有從考川居婺源郡東集賢里者、以學行推擇爲鄉校正、諱允濟、於公爲王父。四世有通五經、尤精易、撰易傳史纂、號易簡居士、諱師夔、於公爲父。一門十餘葉、緗素相傳、故徽之地胡雖多聞家、而獨考水之宗號明經胡氏。公諱斗元、字聲遠、少孤、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受書說。年十四、始從小翁聞居士所投易學、刻意探述、日玩一爻、至七日則通六爻、循環習之、白首以爲常、亦以此教其徒。當貢舉法行、徽士棄楮筆起山林、出與四方英俊爭進趨、往往高捷鄉國、每三歲上公成均有司、不足以知公。至報聞罷、乃徑歸閉門、養志以樂、然冀從之遊者遐邇如歸、養華茹實、人可爲良儒。嘗曰：乾專言善、坤兼言善不善。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早夜修飭、懼辱其先、尤以不逮養爲終身憾。春秋朔望拜祀像、沸泣不能已。壟塋時躬灑掃、老不避勞。人謂年彌高而慕彌深者、於公見之。噫嘻、公誠可爲孝善也已。年六十時、忽語諸子曰：吾筋力覺衰、遊人間世當可餘十稔、顧考水吾念之不能一飯忘。吾死、汝輩必葬我

考水。至是論扶復屬諸子、我家明經胡氏子孫、汝輩力學積善、無辱我。享年七十有二。諸子以丙申秋九月十有七日葬公考水之高倉。太守涿鹿翟侯大書曰孝善先生之墓。娶俞氏。子男三、炳文、煥文、燦文。女一。孫男四、念祖、振祖、光祖、德祖。孫女四。於是炳文以其鄉先生方使君回、前進士江雷、胡次焱、程龍之狀與狀來丐銘。銘曰、

樂其獨、潛其伏。既安既穆、是爲孝善之卜。

《新安文獻志》卷九二上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彦材、眞定路稾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平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内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眞定。時以眞定稾城奉 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 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 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説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 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粮具、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太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爲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治、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爲盛。己未、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 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 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世祖、 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立起、竪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卮酒、使主帳下宿衞、且命傳令他師、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 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爲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

年、山東守臣李璮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璮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术奏請取宋、召公爲侶、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畧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爲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上曰、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爲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爲書置通道、喻之、然後相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横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譛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 天子命吏、請得與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辯。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 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淩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悉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譛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畧使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

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刻、今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間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 上望見曰、董某顧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譛、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奥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窮、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絶于道、警衛輸挽、日役數千夫。公奮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廼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以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濟、罪將誰歸。公即爲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貲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廼爲集旁郡、遍議立法、讙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閻師澍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遊觀之亭於故立業、築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 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勳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

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延召公為太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為不可使阿合馬傳私恩，而朝廷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懼，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鈎鉄掊克為功，廼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獨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耶？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奪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真不愧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本⑤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教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為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廼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遹、王公惲、雷公膺、荊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使。又舉徐公次夔，公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為。桑葛令人風公，贊己，公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沮備，而誅責愈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勸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蓋⑥深，乃撫拾臺事百端。公曰與論不為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葛日誣譖公於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戇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

時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　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　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内侍視饌。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　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　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今上皇帝將即位於上都、　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剌、公奏曰、　先帝新棄天下、　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略也。　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　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時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　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　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

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　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　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屢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玉帶、紫茸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業也。是年、詔脩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公於　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　上閔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誠實爲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己任、故言事　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　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爲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負。　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懇、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亨、爲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

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秘、次適周傚、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

恭，次適張繼祖，次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數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此謹録其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録》卷二〇

校記

①去：當作「見」，見四庫本《秋澗集》。

②絹：當作「緝」，見右引書。

③是：當作「何」，見右引書。

④餞：當作「錢」，見《元史》卷一四八《董俊傳》附《董文用傳》。

⑤「本」上當脱「邦」字，見右引書。

⑥蓋：當作「益」，見四庫本《道園學古録》。

元儒碑傳集卷十七

楊恭懿　董文直　曾穎瑞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鳴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亭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脩。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為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大夫習于禮者、名行祕書、盡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綜博、于書無不經目而究其心者。摳衣之徒戶外滿屨、橫經入問、為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大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膺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為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于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為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于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為、不可興行于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為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塗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為、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濟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

仁義之言于傾盡頃、歸心服曰、世爲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訒于爲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縟、疏衰饘粥、悲憂爲疾、杖始能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脩人紀。聚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阽。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圖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備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大臣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正月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愈之深、欲盛之時、以目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祕。侍講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息。雖有明經、止于記誦。宋仁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爲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歷、太史王恂總算、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歷理。或言公嘗推歷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售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歷義。十七年、授時歷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僞作、置

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議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歷、廢歷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于南軸之下、以取候視之、無窒。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晷、使不失于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爲世、必于歷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漢太初歷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歷、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歷、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歷、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今授時歷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大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從家得請歸。又明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爲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衰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後三日、顧言子實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日也。後嗣位詔下、則實天果以其日。人以爲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則公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𣅀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眞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脩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實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于心之謂德、用于

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對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年、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鐵。謂不得君、知名而召、既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饋藥、大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八召、其禮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爲循墻、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邇、不可以已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于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簠簋之吏、求售于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爲其道者將多。非兩公擧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歟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酒齋遺藁。高祖妣齊氏、曾祖、祖妣皆杞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冑也。宙、今令京兆蒲城。宏、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密院掾傅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昔、幼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傳拯烝民、爲責已厚。公于明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加禮不苟。三綱之淪、我絛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許。令聞之延、已徹宸黈。束帛戔戔、賁及林藪。丹扆曰來、何碁汝叟。大師之南、仟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羣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凡是大①正、無不可否。公拜稽首、瀝膽恐剖。丹扆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今、識治黃耇。惟汝爲可、肱股元首。公益抗章、臣早衰朽。養安喻紀、僅止中壽。歸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熲。垂詩千齡、以告爾後。

姚燧撰《牧庵集》卷一八

槀城令董府君神道碑

元明善

槀城董氏自太傅壽國忠烈公顯忠烈奮田間、有佐命勳、復與金人戰死、冢子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忠獻公輔世祖皇帝平六詔、開江漢、竟滅宋、一四海、爲國元臣。然忠烈死事時、九子皆少。忠獻年十六、事母李壽國夫人。夫人持家既有法、忠獻復善教育諸弟。俄　上命忠獻令鄉縣、縣大治、號爲神君。數年、去從世祖軍。久之、　上復以君嗣令、賞佩黃金符、盡蹈前蹟、益勵清敏。乃求政要賢良者使在官、悉逐諸劉削民者、振德孤弱、勸率耕蠶、而均賦役。時禁網尚漏、官者未祿、苞苴一絕、豪不得曲法於貨、訟罔不平、民自以不訟。乃脩孔子廟、廣黌舍、招名儒躬行舍菜禮、執經問道、以先諸生。醫究經脉、吏明法律、亦命相師。凡五年、民土著、盜賊屛息、物阜家給、俗厚而人能、里巷爾然、至相戒曰、毋過、過必令知。迨令槀城人或譏爲縣者、輙曰、汝吾董君耶。君諱文直、字彥正、忠烈第四子。剛毅莊栗、簡言笑、通經史法律。初、忠獻及季弟大司徒忠貞公去事世祖、次兄少保忠穆公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家食者餘百口、待爨而衣、指苗以飯。君倡勤昭儉、始卒不替、内則養生祀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藹乎其睦也。又好施而甚仁、里閭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蘇、不使之知恩所來。微至僮病、必手予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違吾愛心。及棄官浮沉里社、任眞適意、親賓過從尊酒相勞、家門日以烜赫、巳獨恬然、不見諸辭色。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五月十日、以疾終、享年五十有二。其年七月十有六日、葬于九門之北原。君娶楊氏、槀城丞沂之季女、賢而克配、相君子以成。又二年之六月七日卒、多君壽一年。合葬。子男士表、從忠獻下江南、有戰多、其最者。宋將張世傑陳大軍焦山下、致死於我。忠獻爲元帥、將戰、分而請先。忠獻閔其無兄弟、不許、固請乃許。父子果大捷、策勳、累遷鄧州新軍萬戶、改淮東屯田軍萬戶、佩金虎符、階至定遠大將軍。女適同知眞州路總管府事蕭允功。孫男守義、嗣屯田萬戶。曾孫男鉤、釗。昔者君之哀聞于忠獻、忠獻方留鎮宋都、哭之慟。左右曰、公慟傷、奈國事何。忠獻收淚曰、身及諸弟子出理皇家、委百口是弟。弟勞苦三二十年、吾

無內顧。今而後永負之矣。後大哭。夫一門四世若相若將、光輔累朝、清忠純孝、照耀天下、世之談者必首董氏。趙人張世昌先生之狀曰、君範家類柳公綽、馭吏類包希仁、潔已類吳處默。若君者國家得而大用之、未必不與兄弟並輝齊烈。此墓碑之待表於信辭也。雖然、蘊德深者其發必大、以遠子將孫、將克弘世業、而孫也器宏而才良、蓋大者哉。明善於董氏爲門生、宜爲表君之辭。辭曰、

抑抑董君、憲憲令人。巍巍閈閎、赫赫父昆。佩黃金符、來吏鄉縣。民亦有謠、來適我願。匪鑑而明、匪氷而清。民斯懷之、播遠頌聲。於戲君子、胡器之盈。而敦而璉、清廟是承。大廈棟楹、杞梓乃勝。列戟差差、朱戶煇里。高牙虎節、鑾和至止。惟昆弟之榮、惟章服之華。何必在身、而起歆嗟。嘅彼孚壤、九門北原。下有九泉、孰急斯賢。嘅彼旻天、羽者翬聯。瑞若皇鸞、孰斬高騫。人貴乎德、德大人大。大而弗達、德也奚害。銘以揭隱、昭示來代。尚萬斯年、無泐攸載。

曾履祥墓誌銘

公建昌南城曾氏、諱穎瑞、字履祥。曾祖度、特奏進士。祖發、監文思院、贈中散大夫。父同、僉書定江軍判官。伯父三府君復無子、父命之繼。曾爲氏遠矣、公之高曾始自撫州徙居南城、詩書世守、學行爲鄉先生。至公伯父文莊公漸、高科立朝、在正人端士之目、而門始大。僉判公清介無倚附、自六館諸生晚得一官。諸子皆生長勤約、舍學無他力、公尤專苦、昆弟共學、木榻上一褚衾、數年寒暑不易。性警悟、涉世見人情物理、如鏡照數計不差。諸兄侍郎公穎茂、左司公穎秀、先貴顯、咸期以遠到。寶祐丁巳、以侍郎公郊恩補官、任峽州遠安薄尉、臨江軍清江丞。吏事修舉。倪倉使普、徐憲使明叔、首薦之。義倉米虧、守夜出片紙、籍諸豪吏以償。公曰、無罪狀而破人家、不可。請得先詰吏、吏皆泣拜爭輸。新淦、岩邑也、賦積負、郡檄委官料理、計窮、乃令首吏坐邑前、督益負、守以

誒公未至縣十里許、吏迎拜曰、使來辦矣。公曰、汝郡都目未幾日矣、我來乃爲此言耶。吏又拜曰、使江西人、吏知使家法、使來事必辦。先是受委者並緣侵漁、縣供給且不暇故也。縣以例私獻緡錢三千、公曰、此縣賦也、歸之公帑。即正版籍、弛苛征、疏源剔蠹、縣是新淦無逋賦。攝錄參、有商舟遇盜、死者十三人、連逮盈獄、誣服者兩年。公閱狀疑之、會有村民以他事下獄、又有二囚以輕罪先在、密相謂此人來敗矣。公廉訊、則殺人者二囚也。盡釋冤係者、一州稱明。並盜殲諸商時、村民附舟泣告得免、盜疑其泄也。時楮幣日賤、朝命監司權衡其法、名曰稱提。憲司責富民以錢易楮、緩輒沒入其貲、令峻甚。民重足立。憲檄公督其鄉郡、有喜怒風旨、厲公、故寬之。逮械繫換錢溢數者一人、行闠閭中、措摭告訐之風頓息、民賴以安。且以估籍非平世法、請於憲除之。黃公萬石守平江、公爲屬。未幾、黃移福建轉運使、以公任鹺事。吏與盜爲姦私、官課大侵設、月執細民數十決遣應故事。公密詰犯者、得利害興除之、縱囚約勿再犯、私販爲絕。比去官、鹽積本羨三十萬。從黃公制置松江、盜起溧陽、俘入將盡殺之。公審閱皆撫救、豎子入白曰、是豈能爲亂者。大閫初建、宜以德意示民、即破械縱之。贊畫經年、江東以治狀舉、及格班、改宣教郎、知安慶府桐城縣事。未行、會黃公尹臨安、一日謂公、賈平章問君、盍往見之。公唯唯。他日又曰、平章今日問君尤懇、且曰正欲大用。履祥具啟事一見何如。公徐曰、先生方不肯貶己以合時、豈求久於此者。某往見何義。卒不往、以臺章鐫秩、尋叙復。遇黃公制置江右、客以公爲首。公進言留屯臨川非計也、語稍厲、同列爭進者譖公閫、公亦不然公。公曰、事去矣。謁告而歸。除帶行提轄文思院、主管江西制司機宜文字、辭。除制司參謀、辭。除江西提舉、又辭。自是閉戶不復出。乾旋坤轉、挾一能占一藝者各自爭奮。公碩德重望、諸公貴人競欲推輓。武愍李公鎮江西、擬公知汀州事。左丞管公行中書省、擬公提舉福建儒學、公

曰、余老矣、無能爲也已。固辭。幸諸子卓然、可傳家事、纔悉一推付之。幅巾野服、浮湛里閈者二十五年如一日。間徜徉溪南水竹間、溪南有地曰中洲、先廬在焉。曰、此吾先人之隱處也。摩挲松竹曰、此吾先人之手植也。異時當從先人祠於此。嗚呼。亦可悲已。初、侍郎公以勁節二字名其溪南便坐之室、鄉人稱之曰勁節先生。大德四年庚子正月十二日中夜卒、年七十有六。以其年六月十六日庚申葬於南城縣太平鄉豐高里黃家塘之原。子男四、文种、前國子進士。稱、前補國學生。修、前將仕郎。積。女五、壻甯文彥、前從政郎、南康軍司理。吳初、前將仕郎。吳芑孫、陳巽孫。一未行。孫男十五、渼、沂、浚、孟孫、淑孫、偉孫、憲孫、敬孫、戊孫、卯孫、辛孫、易孫、懋孫、丙孫、定孫。女十一。公嘗以文种爲兄穎達後、修爲從子擬後。蓋僉判公、侍郎公之意也。公魁岸山立、軒邁朗豁、勇於善而周旋世故、委曲綿密、仇於惡而與人語、惟恐傷之。不汲汲於趨驟、不屑屑於資計。故居郊外、後家城中、湫隘僅庇風雨。更涉憂患、人所不堪、其心休休然、坐一室、方廣不盈丈、扁曰寒蓬。宗族姻戚、名公勝士、酬接其中、杯酒殷勤、嬉娛言笑、未嘗不盡歡。常語子若孫以少時艱難曰、非力學不足以立身、非從善不足以爲人。又曰、士以不辱身爲重、用舍命也、通否時也。辭婉而正、志怡而安。嗚呼。斯完矣夫。余僕遊而逢、幸前修典刑猶及見公。方將結晷嫺之好、操几杖相從、以庶幾萬一善人之歸、而遽隔古今。邪。悲夫。諸孫緝公平生行事來乞銘、不敢以荒落辭。銘曰、

歸去來兮、命與時兮、撫三徑以嬉乎而。歸去來兮、死猶生兮、樂夫天以寧乎而。晉處士兮漢征西、人所命兮、吾何與知。溪南十畝兮、有宅一區。上有脩竹兮、下有蘭芝。吾魂氣無不之兮、千載猶思。毋毀我琴瑟兮、毋墜我書詩。噫嘻。維先人有之、維後人似之。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六

校記

①正：疑當作「政」。



元儒碑傳集卷十八

康棨　潘温　袁斗楠　方回
安松

康濟甫墓志銘

番陽康濟甫卒、既葬、附于新興鄉查勺源祖塋之旁。及是、將別卜窆、而其孫吉州教授彦博奉族前鄉貢進士南龍之狀來請銘曰、吾康氏之世出衛侯封、有邯鄲太守諠集。衛侯以來至宋初幾百世者、爲京兆諸陶穀學士爲序。其從汴可稱者曰澄、唐大理少卿、曰保裔、宋彰信節度、見吉州太守觀所集。爲開封諸濟甫之生、在浙亦由京兆徙。有曰翼、晉左將軍吳興司馬。十世至義誠、唐太子舍人、密州司馬。密州之■子子元、以通易老莊侍讀、後乃從宗正卿事、具密州墓志及唐書儒學傳。子元之曾孫克遭巢寇亂、避地黄墩、因僑居浮梁之曲溪、卒遂葬曲溪。其子新家祁門武溪、四世有守榮、析居板石。板石距武溪十里許。又四世至濟軒府君景傑、登紹興丁丑乙科、調忠南教授、桂陽令。年未七十、以奉議郎致仕、始居番陽、是於濟甫爲高祖。曾祖勝千、祖必和、父震之、俱不仕。濟甫諱棨、字濟甫。質性静慎、敬事重親、無家庭之過、撫弟妹有恩、浹宗姻有禮、交隣曲有道。從祖秣陵主簿必厚、禮部進士夢鷹、以鄉先生教學、嘗往受業、詞藻記覽、爲同輩推許。然試場屋輒不利。濟甫一無沮容、浮沉觴咏、陶寫圖史、充然若它有所獲者。生平足不履官府、中更徭役戰冠、博帶與塵土相持、終其身。家敝、猶招師好客不少廢。有司採能名、檄授徽州紫陽正、不赴。郡校延爲耆儒、吉月必趣勉一至焉。所居南榮樹橘成林、里人稱之爲橘林先生。生乙未三月二日、大德癸卯嬰風脾疾、明年三月一日遂卒、年七十有八。明年十一月某日祔查勺、又二年丁未某月某日、窆其鄉某塢。娶李氏。子男二、朝瑞、朝賢。女一、適進士胡安榮。孫男五、彦博、彦才、護孫、月孫、圖孫。女孫三。曾孫男四、洙、泗、沂、泰。余不及識濟甫、而嘉鄉貢之文、教授之請、知其世之多賢、而教行于子孫也、乃爲之銘曰、維橘不遷、踰而成林。後有聞康叔之風而訊其隣者、雖去之百世、其獨無心。噫嘻乎斯今。

戴表元撰《剡源文集》卷一六

安西路同州儒學正潘君阡表

至大之元、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潘汝劼時爲中臺照磨、兼獄丞于安西。校官楊定序壬辰變遷關輔民、其祖德卿與祖妣彭衙段者訣、或我他日相失兵間、前配封出子浚與汝子温生五年矣、俟時清謐、無使廢學雜行。遷民失所如往、妣流離平陽、風雨寒暑、竄蔽土屋、井汲竈爨、匪躬不致、須紡績、傭貲學二子、類百罹、爲操益確久。人信之、婦婦姆女皆取爲法、且圖諸孫受所鐫誨。有踐與别于所序前、頌詠盈軸。燧尋史事、獨未邁詩。今年、再手太子文學張養浩事狀、欲表其考學正之阡。嗚呼。不腆之文、豈足增華玄閟、而煩諄復見丐耶。惟潘氏同之白水人。君字仲良、則諱温者。曾祖宏、登宋武科、嘗令赤縣。祖挺、考震亨、則德卿、以詞賦魁金進士。夫人則鄉先生段適安之姝。由徽平陽童男入燕繡局、資浚以行、惟督君學。比其還秦、六籍之文言藝義通。郭温伯女以妹之子楊。時邳大用、裴子法、吕仲和、來明之、顧副言、楊君美諸公皆先朝明進士、孟駕之、張器玉又其少者、而君無不遊造其門、得其延譽、聚徒教授。道化之行、鄉鄰訟鬩不恕公官、司平其家、悉至歎去、仇解好合。川蜀之士奴于人者、賦錢富室、贖登儒籍。廟學卑陋、捐幣爲的、倡其郡民、從基高明。州守邑令爲咈民欲、每自愧匿、恐其聞知、一臧否言、爲采風謠、取以陟黜。由朝廷旌别奴民、勢家訟君及民十餘家、云皆其父祖俘自軍中。君倡赴秦省、力辯其非。或曰汝自土籍、明詔已扳齊編氓、何苦于他人爲哉。君則曰、吾與是皆同鄉、視其誣、不一手援其溺、非義。竟還正民、絶口不矜德由已、然人則惠之。至元二十年、野仙擢同之學正。是前一年、走副秦憲、凡三輔郡縣、而皆嘗驅車。瀉朔、朝邑、郃陽、澄城、白水爲同之屬縣、獨君位是師儒、身任表式、數百里間篤民明倫、亦豈輕哉。教又非昔私淑人者。爲將十年、既謝病歸、自號安分野人。爲約白水、凡我同姓坐是邑者、歲時上冢、無間疎戚。老幼畢集、周及諸宗、實獲古人糺族遺意。而入燕兄不聞問者五十餘年、攜一子歸、悲盡繼喜、晨夕奉之、君大賓然。年七十五、當大德辛丑夏五月七日卒。疾革、來諸子前曰、吾于吾親、雖孝無所顯揚、而獲免玷辱、惟忠不及事君。若曹他日或有用世、其竟吾志。走哀之

曰、莫匪臣也、惟視所在。晨門夜柝、不廢乃事、猶足曰忠。矧君尊聞行知、範其鄉州、不調十年、亦事君矣。奚其訏謨廟堂、捍禦疆埸、奔走豆籩、金粟當會、郡縣率職、始名宣力耶。二夫人、楊、燕。子八人、長勵、次劭也。厲、勉、効、勸、助、勗。勸輩昌帥府奏差、他皆業儒。一女、歸信氏。男孫十人、未名。銘曰、

縣考府君盛文華、竄身金亂死不家。妣夫人爲魯人蠡。

生君五年循羈童、縶執遠逐遷民東。天窮其身操不窮。

夫其所安人何嗟、東君子學達在麻。閟櫝貯腹書盈車。

返察先進門刺通、杖者倒屣相將逢、展于朋儕異其瞳。

由是聞譽日益加、私淑肇耕代菑畬、以古指南塗安差。

巍才乃如平章公、用官州校藏小豐、身教不令士自從。

十年謝老歸彰衛、敦宗諸潘方拜嘉、忽焉白露淒蒹葭。

垂絶不忘帝降衷、尚飭八子以孝忠、八子喻指無齊同。

南紀劭今綰青緺、鐵冠峩峩豸觸邪、振而家聲後將遐。

姚燧撰　（牧庵集）卷二七

故常州路儒學教授袁君墓誌銘

有嬀之後、至陳轅濤塗、別姓爲袁氏、盛于漢、演迤于晉宋隋唐之間。宋祥符慶曆中、有以世科雄文起豫章西山者、是爲豐城蒐湖袁氏之祖。豐城今爲富州云。至元十三年、余自盱入朝、道蒐湖、識袁君則成、廣面大耳、方瞳長爪、言論忼慨、奇偉人也。後十年、余以使事過豫章、會君于校官。及余廉問湖北、則知君嘗仕漢鄂而分教浙西矣。自是不復相聞。今上即位、召赴闕、始識其子中立、則言君已没矣。又五年夏、余謁去、將南歸、中立乃以熊君朋來所爲狀請銘。君諱斗樞、則成其字也。曾祖諱晟、祖諱植、宋廸功郎、梧州教授。考諱齊、宋承信郎、廣州監税。君幼從世父德慶太守漸學、弱冠、爲徐給事鹿卿所知、延置賓館。陳工部杰長君九歲耳、明於易、同學于郡之東湖書院、遂從受業焉。聞閩人劉升伯尤擅其學、又往從之、盡得其道。會德慶君調高要丞、携與俱。峒獠跳梁、丞當捕、君出奇計佐之、禽其酋。太守林僊上功、補

進義校尉、東南十三副將。闓母章氏喪而還，服除，復講易東湖。德慶君之子灝、順竟用其學取高第，而君試輒不偶。繼丁父艱。曾參政淵子、雷尚書宜中交薦其才，未及用而天下為元。至元十七年，江西始建儒學提舉司，首辟為邑教諭，改撫州臨汝書院山長，還興國大冶教諭。郡守史棣甚尊禮之，言於伯兄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格，用為鄂州儒學正。明年，攝漢陽府教授。明年，詔遣裴侍御留左司僉選廣海官，以為靜江路教授，固辭。明年，調壽昌南湖書院山長。元貞元年，陞常州路儒學教授。所至新黌舍，闢土田，嚴教養，士論悅服。君既達於學，尤長於醫，著書立言，人以為訓。大德八年冬十有一月甲子，以疾終于家，年七十八。娶萬氏，繼王氏，俱先卒。子男一人，中立也，萬氏出，以高材俊識克世其業，居京師二十餘年，名聲籍甚。初授澧州醫學教授，遷龍興，並不赴。孫男二，長曰必里克台，年十八，為成宗宿衛士，今㸔調將仕郎、耒陽州判官；次曰裕勒通。曾孫男二，曰諾海，曰布哈。君所著曰自家意思者三十卷、傷寒纂要百二十卷，藏于家。實以卒之某年與萬氏合葬里之胡家墩。惟余與君生同郡而不相識，既識而君已老，不幾見而君遂没，能無情乎？余幸以衰疾得與君之子相周旋，猶見君也。嗟前脩之淪謝，慨後來之悠邈，乃為之銘。銘曰：

藹洋洋、黌之旁。播之勤、耜又良。時靡常、遭甚臧。位弗充、壽則長。嗟伊人、逝茫茫。前之嗇、後之慶。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二二

方總管回傳

洪焱祖

方總管回，字萬里，歙縣人。父琢，以太學上舍登第，仕至承直郎、廣西經幹、權融州通判，坐廣西提刑錢弘祖抉私憾誣劾，謫死封州。回幼孤，從叔父璩學，頴悟過人，讀書一目數行下。少長，倜儻不羈，賦詩為文，天才傑出，鄉先達呂左史、方吏部咸亟稱之。郡守魏公克愚一見其詩，即延置郡齋，移知永嘉，亦拉以自隨。制師呂公文德尤相厚善。景定三年，以別院省元登第，調隨州教授。呂

公師夔提舉江東辟克幹辦公事。歷江淮都大司幹官、沿江制幹所至皆得幕府譽。獨與賈似道不偶。嘗一再除國子正、太學博士、鄉遣誣劾登第後踰紀始改官通判安吉州都堂稟議時則德祐元年矣。似道魯港喪師之後猶在揚州衆皆懼其復入莫敢論列。回獨首上書數其罪有十可斬中外快之。俄除太常寺簿、又上言賈似道與其客廖瑩中皆當即誅王爚不可為平章陳合不可為同僉當去福王入輔之議當寢出知建德府。方用兵之際興建學宮以雅量鎮浮俗煦弱鋤強賞罰必信。鄰郡草寇乘間竊發獨境內肅然。至元丙子春奉宋太后及嗣君詔書舉城內附改授嘉議大夫建德路總管兼府尹。己卯入覲遷通議大夫依舊任。在郡七年、無絲髮為利意、至貴寓屋、猶不足以償逋。代歸、不復仕、徜徉錢塘湖山間二十餘年、豁達輕財、喜接引後進。嗜學至老不厭、經史百氏靡不研究、而議論平實一宗朱文公。有璧流集、桐江集若干卷行於世。又有讀易釋疑易中正考、皇極經世考、古今考、歷象考、衣裳考、玉考、先覺年譜、瀛奎律髓、名僧詩話合若干卷藏於家。卒年八十一。子存心、蔭授義烏尹。先君遺體惟回一影、自先妣年戊子、己丑二年、舍家事復事以託諸弟者正四冊、惟恐回之不能歸也。又慮其歸而不能長也、又慮其長而不能成也。然則先君之意哀矣痛矣。逮回四歲傳歸、稍先七叔父答回、以至于長。先八叔父教回、以至于成。回不專為科舉之學、學性理自真西山諸書記入、學與故自呂東萊大事記入、學五七言自張宛丘入、學四六自周益公入、而時文之進、自州教授天台諸葛公泰始。年二十二、見知於左史呂公午。年二十四、見知於丞相程公元鳳。年二十五、見知於端明洪公勳、參政姚公虎臣、詩人赤山鄭公會。年二十六、見知於郡守御叔公克愚、郡倅應公獨正、郡幹常博張公汝楫。年二十九、見知於秋崖方公岳。踰三十、親文趙公與憲、提舉公公文刑、江閫馬公光祖、制使呂公文德、尚書呂公師夔、權侍劉公家積相次見知。年三十五、中兩浙漕舉、登仕郎諸呂公師夔所與、而魏公克愚解送。年三十六、使侍別院省試第一人、丞相馬公廷鸞實其義、丞相章公鑑實其策。廷試、丞相文公天祥、制帥趙公日起、參政常公挺為考官、置回首選、不遂、猶與第一甲。歷官隨州教授、江東提司準遣、國子監書庫官、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國子正、江淮都大司幹辦公事。再國子正、太學博士。再沿江制幹、改官通判平江府、改通判常州、改淮西帥機、監華州西岳廟、通判安吉州、都堂稟議、太常寺簿。除監察御史、丞相王爚格之、兼莊文府教授、知建德府、節制往來駐戍軍馬。除秘書郎、加直秘閣、依舊任、都督府參議官。於是年四十有九矣。小狀衆主三人、運使蘇公業、提刑鮮于公應文、制帥呂公文德。京狀舉主五人、呂公師夔、馬公光祖、制帥朱公禩孫、禮侍翁公合、制



時負公萬石。特爲衆主一人、工侍程公元岳。爲田買宅、特相知深者、郡守府鄉守文公十朋。餘詩友文人及直諒多聞之交滿天下、不勝書。雖然、回何以得此於一時哉、皆先君之餘澤爲之也。二三叔父之教養爲之也。回早遊江湖、不及娶、納杭人姚氏併它婢、生七男四女。七男、存心、正心、高心、明心、餘三人庚孫、鶴孫、雷孫早夭。四女、禾娘、潮娘、餘二人學生不舉。存心娶林氏、文館檢閱、淶差通判建德府士性之女。生女桐娘。禾娘嫁青池縣丞程桂。嗚呼。回之所以名、實先君名之。自初生即名曰回、哥以寓他日還鄉之義、長而不敢更他名。左史呂公午先君之友、一見、謂回酷肖先君、字之曰萬里、以其歸自遠喻、而又將期之以遠到云者。然自收科立朝、內外與賈似道不遇、回形①罪、衆之者不勝毀之者多。將求無負竹坡先生之所以望、以永慰先君於地下、亦曰難爲善而已矣。回泣血謹書。

先是、德祐乙亥治郡退、用陳后山先君事狀體、著爲回先君事狀、刊鐫已定。明年丙子春二月六日、本太皇嗣君詔書、以郡歸附、是爲至元十三年。始、行在所宰執大臣以嗣君名具表納土、送重于阜亭山、在正月十八日。軍馬入臨安府、易守在二十日、回猶堅守孤城半月餘。王郎中世英、蕭郎中郁提兵五千、賫詔至郡、官吏軍民一口同辭、悲有如常州之難者。回按蜀志、景耀六年、蜀并于魏。霍弋時以安南將軍統南郡事、聞成都不守、大臨三日。諸將咸勸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必也。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上表歸魏。羅憲時以巴東領軍守永安城、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圍攻六日、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憲歸魏。史臣稱霍弋、羅憲保全一方、雖非人臣之正義、然國亡主遷、土地人民無所歸、爲小郡者力不能全國矣、全其部民可也。建德府大邑、戶十二萬有奇、口四十萬許。全十二萬戶、四十萬戶②亦可也。彼刊闕建城、先下臨安來下之先者、可罪也、而韓士武[illegible]不死責回。噫、惟緩公分鐵纏時、不責之死於未亡國之先、而以責一內郡太守於國已亡之後乎。殷有三仁、吾見乎孔子之論人矣。今姑附書于先君事狀之後、何猶定諸子名數、義之家。屈仲出處、易有時義、付諸後世之公論足矣。要之、回假守七年、無絲髮爲利意。嚴州寺世遠之變、家藏書數萬卷一空、他物稱是。在郡例塚場廉、至貴寓屋、猶不足償逋。而一子存感、旅食不繼、此豈有所貪而然哉。特是以見先君於地下、亦當有辭矣。壬午正月、回泣血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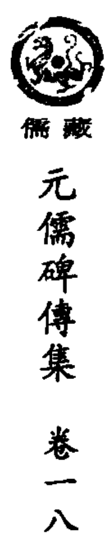
四库本《新安文献志》卷九五上

安先生墓誌銘

至治壬戌仲冬甲午，默齋先生安氏卒，享年九十有五。二子熙、煦皆前卒。孫監以是月戊戌葬先生于稿城縣安仁鄉，夫人劉氏祔焉。先生諱松，字庭幹，太原離石人也。金亡遷真定。曾祖余廣，祖昇，皆不仕。考滿，真定儒學正。妣賈氏。先生少學於家庭，尊聞行知，聲問儒然。至元癸未，由名臣薦起家江淮轉運司知事，歷潛江尉、峽州司獄、江東宣慰司照磨，遂謝事歸。再除建寧令，不赴。時年五十餘矣。先生為吏廉謹，治獄多陰功，所去吏民見思。其北歸也，惟書籍衣衾而已。教授于家，嚴條要，以身先之，弟子從者多至百人。動作悉有規矩，講解明白，不為繳繞章句。學尤善為詩，溫厚和平，得詩之意。暇則與翰林王公唱酬，有詩若干篇。晚歲尤養先粹，毀譽惟戚無少介意，不復仕終其身。嗚呼。位雖卑而名愈隆，年益高而德彌卲，若先生者，可謂庶退老成君子矣。銘曰：

寒暑代謝，天道之常。仕止久速，君子之方。猗嗟先生，名著昭代。進不為汙，隱不為泰。道周于身，化洽于鄉。年及期頤，道然而亡。人孰不仕，知足或非。人孰不壽，七十猶稀。猗嗟先生，比德者鮮。列銘幽壙，克示悠遠。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四）



校記

①遇：當作「偶」，見上正文。

②户：據上文所述，當作「口」。

元儒碑傳集卷十九

趙穆　王惲

盧龍趙氏家傳

孟倅穆尋墜緒、蘄持懇太史王惲通述一傳、庶幾遡川流而家紹淵源、溉根本而敷榮枝葉。以表謝辭者、載請彌堅。謹按趙之得姓、肇自周瀟、策造御勞、肸土受氏、子孫蟬嫣、代有聞人。時藐譜逸、度克論次。所可知者、當唐世遠祖諱少陽、生子簡亮、亮生元遂、宦游于燕家焉、因為盧龍人。遂生子思溫、字文美、資英粟拳勇絶人、尚氣任俠。五代初、燕帥劉仁恭壯其才武、署為偏將。晉王存勗來問①、公率所部挺身迎戰、日中走矢、為統帥周德威所推②。晉王聞其驍勇、義而釋之、數蒙指蹤。逮與梁人戰於莘野、陷陳深入、斬馘不勝計。弟功取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平州諸軍事、平州刺史。神册二年、為太祖遣元帥擁大兵來攻、城中糧盡援絶。公審形勢之③歸、察與情之去就、遂歎附。太祖素知其才勇、可④寵遇殊渥。東⑤代渤海、俾將⑥　充都團練使。既⑦餘、率敢死士十餘輩、突戰先登、立拔其城⑧。身被重傷、太祖親調藥以傳之。武帝即位、論條敵功、檢校太保、鄧軍節度使。天顯十一年、石晉起義并門、來求援、命公出師、風憲闇犄角之、敬瑭頼以克濟。加特進、檢校太尉、中書門下平章事、燕京留守、盧龍軍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明年、進階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封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伯戶、仍賜協謀⑨亂翊聖功臣、兼雲應朔奉聖等道採訪使。時方兵后、彫瘵未蘇、政舉綱條、維宏寬簡。轉臨海軍節度⑩。會同元年、使晉行冊禮、還檢校太師兼侍中、進開國公、加食邑伍伯戶。二年春、有星隕於庭、俄薄疾、以三月廿日薨、享年五十有八。上聞震悼、奠祭賻贈有加、贈太師、衛國公。葬昌平縣五華山之陽、敕集賢大學士張礪銘其神道。公事親孝、事上忠、出入行陳三十年、太小百餘戰、勲業烜赫、身都將相、備極人臣之貴、而謙抑自牧、退然若無能為者、宜其以功名終。初、遼祖殂、后述律氏智而忍、悉召大將妻諭曰、我今寡處、汝等豈宜有夫。復謂諸將曰、可往從先帝於地下。有過者多殺於木葉山墓隧中。公後以事忤后、使送木葉山。辭不行、曰、親寵莫后若、何不往。曰、子幼國疑、未能也。乃斷其一腕以送之、直公而不殺。平昔守正不屈類如此。配太原王氏、贈鄭國太夫人、繼室清河夫人張氏、陽翟夫人翟氏。子十有二人、長曰延照、未清單節度使、侍衛親軍事、特進、檢校太尉、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開國公、食邑一千伍百戶、賜號推忠奉節毅勇功臣。（十一世孫瑀、山北遼東道防禦使、今將節度使。）次曰延祚、燕京留守、檢校太師、開國公、食邑一千戶。（[illegible]）

天民、隨陽省事令序。曰延卿、竭節匡翊保義功臣、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太師、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曰延擇、供奉官、東西班都點檢。曰延威、推忠佐命翊贊功臣、保靜軍節度使、①檢校太師、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卅一亦明今任延司知事。曰延勝、飛龍院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曰延誨、保靜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曰延光、順義軍節度使。曰延玉、彰國軍節度使。曰延照、點檢。曰延紹、同州兵馬使。曰延旭、內庫提點。女十四人、長適泰安州刺史傅知寶。次適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韓巨美。次適弘農楊氏。次適竭誠奉國翊贊功臣、東平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師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南陽郡趙國公、尚書令、判三司使韓德樞。次適榆州刺史張彥英。次適彭城劉氏。次適左林大將軍張美。次適宣徽南院使、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判三司韓勳。次適清河張氏。次適博陵崔氏。其闕府太師、衛國公第五子、特進府君、即穆之十二世祖也。葬建州永霸縣白羊峪、有乾統七年夫人馬氏所樹銘幢。特進府君生二子、曰匡辯、左千牛衛大將軍。生子四人、曰匡禹、臨海軍節度使。生八子、第七子爲翰、仕至保遂州團練都統使、始葬大興穴窩別墅、即齊智皇后賜田也。生三子、相之生五子、第三子消生六子、第二子公爲嗣、兼管內觀察使。一子鎔、官鎮國上將軍。一子居常、驃騎衛上將軍。七世並襲遼世爵。相之府君弟進之、永豐庫使。尚之生子沿、絕。進之一子濆、享昌軍節度使、贈金吾衛上將軍。三子、仲曰公謹、龍虎衛上將軍、靜江軍節度使。四子、孟曰興祥、賢而多材。仕金海陵世宗兩朝、以德望門地、致仕遼顯赫、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左宣徽使、太子少傅、申國公、封鉅鹿郡王。葬良鄉回城劉李里蔡家凹、迄今以趙大王墳目之、翰林待制趙攄所撰神道碑在焉。驃騎府君生五子、曰柄、天姿孝友、博學克守世範。曰撫、遼星曆術、金初任靈臺司正郎。曰機、留心軒岐書使精良選充尚醫、侍宣宗、官至保宜大夫。曰梅、善貨殖、致屋潤積而能散、貧乏者多沾其惠。興陵因遊畋宿其家、聞富而好禮、賜銀燭盤二、鄉梓榮焉。嘗監謝邨鎮酒。曰植、字景道、穆之曾祖也。姿情②淑、有操行。力學、務砥所不窺、工作詩。嘗舉進士不偶、輒拂衣去、易名質、隱於燕別墅、教授爲業。燕別二墅里許則金建春離宮。明昌間、道陵春水過閒、絃誦聲、幸其齋、命諷詠壁間所題詩、有折脚鐺中煮白蕨、打頭屋底看青山者。父之、尋召至行殿、賞其志趣不凡、命之以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樂。況聖明在上、容巢由爲外臣、可乎。道陵益奇之、特賜田十頃、復之終身。士論烜燿、自是不呼姓名、皆曰建春徵君、號其鄉曰崇讓、尊顯之也。終於泰和二年三月乙丑、享年八十五。配李氏、生子玫、司正府君之子。曰侃、字和之、穆之伯祖、儀觀秀偉、學識該貫、尤長於音律、儀制、章宗時、用閥閱子弟試太常禮樂科、中承安

二年登歌甲首。由是於禮樂、僉䔁精、爲專門之學矣。積勞、自工師副正轉協律郎。貞祐播遷、禮樂散失不完、命楊禮部雲翼、馬太傅千里詳定。府君以掌固得預。節文所不備、條理之未暢、咨其論說、補緝爲多。累官定遠大將軍、大樂署直長、權知太廟署事。金未南遷、校量鍾律、獨黃鍾祢而不揚。既至汴、林鍾復爾、雖更鑄尚然。竊自嘆曰、八音與政通、陰陽消長所在、可以卜時之治忽。中興其不竟乎。既而金亡。嘗會飲市樓、樂甫作、語所知曰、華有很戾音。即去之、果有鬪而鬪死者。其沉機先識如此。壬辰北渡、隱居鄉里、未嘗一日忘其素業、遍編集郊祀所記憶者、爲祀典樂志辨、凡三十卷。或譏曰、若子所學、與時豈不背矣。答曰、文武迭用、世道之常。今向平治、以是備他時求訪之具。聞者歎其賢深而慮遠。歲戊戌、
襲封衍聖公孔元措薦府君於
朝、攝大樂丞、乘傳徧歷四方、搜訪前代禮官樂師、器圖集、備預制作。中統建元以來、文物郁然、君有力焉。壽八十一卒、時己未夏四月廿七日也。配金吾李氏。一子、守忠、正大間策論進士、仕至承德郎、嘗勾尚書省承發司。前君沒。娶王氏、桑氏。孫五人、秉、原、圭、秀、義。曾孫繼祖、榮祖、興祖、顯祖等八人。曾女孫十人。玄孫男三人、保宜。府君之子曰璧、字國寶、穆之叔祖。寶況雄有才幹、涉獵經史、中武舉第、官廣威將軍、宣宗麗妃位奉車。卒於戊午歲九月十九日、得年六十五。配史氏、麗妃兄之女。生

三女、俱適時族。建春府君之子致、字文王[14]、穆之祖也。資長厚耿介、不妄交、游學問、淹貫工辭翰。籍門資調兼北三司使。易代後、辭居、研窮理學、申明家法、勉子孫興門户爲務。自稱貽齋居士。壽八十五、終於戊辰三月九日。配良鄉李氏、母儀婦道光範中表。生子穆、字仲容、幼孤。籍伯考定遠君翼誨。及長、雅淡、喜讀書、不樂仕進、遂務學、好古多巧思、音律占筮、咸詣其精妙。
太宮肇造鍾鼎祭器法物朝儀、以先生家學、精思罕匹、命之監視。或以方技
上聞、適營建新都、俾灼吉兆基、命五作蒙賜白金五十星、重幣十襲。相臣因欲官之、辭不可止。其言人榮悴雖察五行[15]盛[illegible]必配合道義、廣示勸戒。名公朝士詢其學識、求質疑請益者無虛日。校香者著間出三代鼎彝、法書圖籍、俾觀披說、論辯皆有證據。及談邃古故事、揮麈緩頰、使聽者忘倦、慈祥愷悌之色、津津溢眉睫間、有承平遺老氣象。晩節號鈍軒逸皓、諸賢贈遺詩文無慮數百篇。嘗於祖寢側構亭、爲春秋賓祀所。承旨王文忠公扁曰遺安。樞相商左山爲之記。其爲名勝稱賞若爾。今年登期頤、康寧順適、壽祉未可量也。娶李氏、生子穆、性純孝、早傳家學、暑寒録以敏慧延譽搢紳間。得從事翰林、出倅孟州、轉邢臺尹、超授承務、中山府判官。穆之子適祖、述祖、迪祖、遵祖、孫還安。於戲、趙氏自五季迄今三百餘年、子孫蕃衍、幾於千人、忠傳崇繼、世濟其美、越不事宦游者、學術

行義亦昭晰於時、與韓劉馬共稱爲燕四大族、至比唐李鄭崔盧。由睭府太師衛國公忠毅奮發捐軀爲國、敦篤大本、君子之澤、其流淵長、亶其然乎。惟延慶特進府君第五房、一傳而二、再傳十二人、三傳至廿八人、四傳四十五人、五傳而六十四、六傳八十四、七傳九十二。八傳、當建春府君行、群從數幾滿百。本支子姪廿有八、然遭壬辰喪亂、存者僅三人而已。非賴穆之訪緝譜諜、則後人無由知其祖考之所自出、宗系之所自分。今復揚豐功之盛烈、發潛德之幽光、傳載無遺、垂鴻不朽、俾趙氏來者、擬感景仰、克念無忝、是亦顯揚之一節也。傳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又曰惟孝子善繼志述事。若穆也、可謂有志追遠述事者也。大德己亥秋七月、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王惲述。

王惲撰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四八

大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國史贈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皇慶壬子歲、
朝廷推恩舊學、贈先考中奉府君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先妣推氏追封太原郡夫人。眷恤隆渥、上及二代。明年春正月丙午、焚黄祭告、寵賁松檟。越王氏有煒、是用追述　先公立身行道、致茲顯揚者、敢昭告于神道。先公諱惲、字仲謀、世家于衛。曾祖諱經、隱居讀書、鄉黨化其德、謚文元先生。曾祖妣呂氏、臨清大家。祖父諱宇、亡金衛州刑曹孔目官、精於文法、官敦武校尉、用公貴、贈集賢侍讀學士、太中大夫、追封太原郡侯、謚敏懿。祖妣孟氏、韓氏、並追封太原郡夫人。顯考諱天澤、資剛明、決科律學魁多士。亡金忠顯校尉、戶部主事。中年折節讀書、務教子起宗、所交皆海內名士、易名文通先生。用公貴、贈正奉大夫、大司農卿、追封太原郡公、謚莊靖。顯妣靳氏、追封太原郡夫人。先公幼有至性、勤學好問、若飢渴然。弱冠、受教於鹿菴王公、詩文字畫已有聲。紫陽遺山一見、爲指授所業、期以國士。楊西菴、曹南湖、高吏部、徒單顯軒愛其材器、折行輩與交、極口爲延譽。中統建元、左丞姚公宣慰東平、辟充詳議官。尋被中書召、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編修官。制詞有行己無玷、博學能文、顧超絶之逸才、

足鏞張於偉績之旨、士論榮耀焉。一時詔制辭命皆
出其手、共稱敏贍。既而兼中書省左司都事、建言曰、
廟堂出治之源、今機務草創、當究其本末先後、酌而
行之、允焉。遷事詳處得宜、同列許其明達。至元五年、
肇立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獻書曰、憲臺執法、糾正
邪枉。今無法可守、取人與路、宜講法制以立紀綱、設
科舉以取人材、體用既明、朝廷不勞而肅矣。憲綱為
首、前後申明與制、彈劾姦邪、凡一百五十餘章。稱直
敢言、不畏強禦、於政體多所裨益。如劾劉都水怙勢
作姦、陷公儲四十萬石、權貴為側目。九年、陞授承直
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晉大府也、先是吏風惑民、囂
於訟。公用誠敬待官長、威嚴肅吏屬、作勸諭文二、一
則勉飭州縣革弊勤政。一則諄告百姓、務本畏法。致
吏民感化、奉約束惟謹、歷二考如一日。絳兵卒陳姓
者、殺同產兄、杜獄因需緩、逮繫者三百餘人、延滯至
五年之久、遠近為憤悒。省檄鞠問、廉得實跡、一問即
服。時晉絳久旱、是夕大雨霑足、咸謂伸理冤抑所致。
各路設辦課官、例分門下、平陽所轄院務幾百、按籍
點差、終任不易。藩府採姑射山文石、藉夫匠力、闢山
蹊為坦途、者六十里、西山伏判由之而出、土人刻石
紀其事。大起府學、敦勉師生。傳授暇、率吏屬聽講、風
俗為一丕變。又復回車嶺孔子廟、首陽山二賢祠、修
建廨傳遞鋪、以間計者千數、增戶餘三千。
敕使過晉者以政績

上聞、至蒙奉公勤政之諭。十三年、奉
命同陳鄭齋考試河南五路儒士、語於陳曰、吾道如
綫、不宜用平時取法。凡就試者皆以通文學第之。十
四年、授翰林待制、奉訓大夫。鹿菴大學方執文衡、屢
稱其文章精敏。明年秋、選授朝列大夫、河北河南道
提刑按察副使、改除燕南、秩競移山東東西道。先公
之任風憲、嘗諗僚屬監司、職在繩愆糾繆、肅清政務。
惟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又憲府非有錢穀詞訟之繁、
特明大體、布公道、事當熟議、極乎中正方可服衆。惟
克己自勵、故按治州郡、褰帷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
部內府尹侍占名鷹房、恣為不法、公納賄賂、莫敢誰
何、即按劾罪狀以聞、蒙杖而黜焉。憲臺徧諭諸道、遠
近為肅然。冀州監從入因造作掊衆利甚夥、與監逸
去、事白、曰、行司巡歷動經歲時、俟獲而治、則姦人得
計矣。質其田宅、償其民。南宮彌筆者號尹庫、因告訐
曾蒙賞賚、沮嚇官府、肆凶侔利。或言其擅殺耕牛、歷
數奸惡、痛杖之而死、萬口稱快。又辨釋德平民劉氏
疑獄。一十八年、除行臺治書侍御史、不赴。進承華事
略於
東宮、廣孝、立愛、端本類二十篇、採古儲貳善事、前有
圖、後斷以已意。蒙
裕皇徧覽、稱善賜酒、有極用心纂述之諭。令諸
皇孫傳觀、宮寮稱其弘益良多。
聖上命近臣繪寫以賜

東宮。二十二年、奏充中書省左司郎中。憂趣不應。時
小臣盧以理財用事、或間其故、曰、力小任重、剥衆利
已、未見能久者、可近乎。既而果敗、衆服其識先而有
守。廿六年、授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閩
僻在海隅、歸附後官貪民殘、奄為盜區。黠尤貪惡
者數十人、乃上章彈劾行省官非其人、宜選文武備
具有壽策大臣、矯正枉濫、肅清邊隱、則民心服而寇
盜息。巨賊鍾明亮嘯聚洪閩郯、東繫⑰則西逸、西逐則
東奔、彼此玩寇、師老無功。乃請立主帥、專號令、
朝廷允焉、賊果潰。廿七年、以疾得告北歸。廿八年、
朝廷以耆宿來徵。明年二月、謁見
世祖皇帝於柳林行宮、蒙慰諭久之。繼上萬言書、條
陳時政。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二曰定制度以抑奢
僭、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四曰慎名爵以揔威權、五
曰重廉司以勵庶官、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七曰設
科舉以收人材、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九曰恤兵民
以固邦本、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十一曰開屯田以
息遠餉、十二曰息遠略以撫已有、十三曰感和氣以
銷水旱、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十五曰減行院以
一調遣、十六曰絕交貢以示曠度。
上嘉納焉。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與議政事。九預
廷議、知無不言。
成宗嗣位、獻守成事鑑、曰敬天、法祖、愛民、恤兵、凡十
五篇。遂事直説、本諸經旨。侍臣謂純正親切、有魏文

貞、司馬端明之風。元貞改元、加通議、知制誥、同修國
史纂修
世祖實錄作表進呈、及封謚、除拜大典冊、皆經定撰。
大德元年、進中奉。明年戊戌春、以
三朝舊臣、賜楮幣萬緡。其年七十、請老、不許。五年、再
上章懇請、除公孫自秘著司刑鄉郡、以便侍養。仍官
孫苛秘書郎、榮其歸。方優游鄉里、樂遂安閑、不幸於
大德甲辰歲六月辛丑、以疾薨於私第正寢之春靄
堂、享年七十有八。越九月己酉、葬河西里之先塋。夫
人推氏、祔焉。送葬餘萬人、及四方來弔祭者、哭皆失
聲、曰五百年那復生此公耶。先妣共城人、尚醫推公
季女、賢貞婉順、事舅姑睦姻親、以孝敬聞。先公所得俸
給均之家人、惟恐失所。若稍越規矩、即治之如法、故
皆悅服而不敢犯。女侍生二子、善加撫育、無異己出。
內助力為多。先十八年卒。生子公孺、奉議大夫、知潁
州事。孫三、苛、朝列大夫、中書刑部郎官。次詵、詵、侃、侃、
尚幼。女孫二、長適昭文館大學士耶律伯強子著作
郎楷、次適齊氏子。重孫五、男漢璋、德璋、潤璋。女二、皆
幼。庶子二、公儀、蔭授承務郎、同知磁州事。公説、衞輝
路儒學學正、生子璜、往。
先公資明敏、正大材器、英邁、操行純古、博學有經濟
器業、與人交樂易直諒、不能詭隨、與時俯仰。常曰、士
當行其所學、明義達道、一以至誠將之、窮達得失、有
不在己者。當官持重有體、守正奉公、表表欲見於世

故所至有聲。遇不平事及惡之可疾者、憤然必窮治迺已。官清要四十年、自奉如寒士。平生篤於禮義、視勢利蔑如。藩國世子且貴顯於朝、招翰林諸公讌集私覿禮、衆議未一。曰、禮上國卿當下國君。遂平揖而已。省掾趙和之病疽、迎醫救視、沒爲殯斂、以行槖付其家。友人周曲山能官至廉、卒無以葬、營治至成禮。南宫劉文卿善數學、客死于衛。既周其喪、妻少、橐珎具甚富、求一室相依、以禮謝去。其廉正類此。少與西溪春山友善、時目曰淇上三王。別號秋澗、晩節名德俱重、爲世尊仰、不稱姓字、但曰秋澗公。作爲文章、不蹈襲前人、要自肺腑中流出。平居談話、無異於人。及操觚染翰、經旨之義理、史傳之鋪陳、子集之英華、古今體制、間見疊出、雄深雅健、辭古而意、不晦、以自得有用爲主。宜乎締持文柄、獨步一時。字畫遒婉、以曾公爲正、所書卷帖爲世珍玩。樂教掖後進、明義理工文章、必盡所得。又善因材致篤、故藉之多顯達者。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易簀方停筆。平昔著者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其承華事略、守成事鑑、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賦頌詔誥、表啓書疏、詩文碑誌銘贊樂府、號秋澗大全文集者一百卷。延祐六年、蒙

朝廷公議爲之刊播焉。富哉言乎。其勤篤至矣。其振耀後世宜矣。至於論列時務、利害互明、得失兼著。忠愛情切、聞一事可行、一士可用、必爲建白。雖未盡行、後竟如所言。較其蘊與見諸行事者纔十之二三、故

贈諡

制詞有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蹟、豈特黼黻之材。惟治朝耆舊之是稽、緊晩生山斗之所仰。蓋公論云。敢用是爲銘。辭曰、

士惟有立、　德功與言。
能一於此、　不朽者存。
顯允先公、　暱茲克勤。
策勳學海、　力振斯文。
擴我浩氣、　塞乎乾坤。
手扶雲漢、　大放辭源。
鴻文大冊、　帝載昭宣。
人所共知、　方駕昔賢。
紹韓歐之宗派、　得文章之正傳。
臣時裨政、　人有未知。
志存經濟、　惟日孜孜。
拜章奏記、　罔或少遺。
有物禁訶、　吾纔幾施。
時耶命耶、　而止於斯。
載瞻遺藁、　爲世蓍龜。
山斗聞望、　後學仰規。
內相美諡、　恤典恩推。
見諸行事、　勁止一時。
著書傳後、　千古是希。
孰得孰失、　必能辨之。

又何俟曠世相感，則吾道爲庶幾。

用是昭告，神宇無疑。

大行峻極，清泉漣漪。

淵峙無窮，永昭豐碑。

嗣子公孺撰。

《秋澗先生大全集》附錄

校記

①最：當作「昜」；「問」下當有「罪」字，見庫本《秋澗集》。

②推：當作「摧」，見右引書。

③「之」下脱「攸」字，見右引書。

④「可」下脱「重任」二字，見右引書。

⑤代：當作「伐」，見右引書。

⑥「將」下脱「全師」二字，見右引書。

⑦「既」下脱「至旬」二字，見右引書。

⑧「檢」上脱「加」字，見右引書。

⑨「謀」下脱「静」字，見右引書。

⑩「度」下脱「使」字，見右引書。

⑪「檢」上脱「特進」二字，見右引書。

⑫情：當當作「清」，見右引書。

⑬固：當作「故」，見右引書。

⑭王：當作「玉」，見右引書。

⑮「盛」下脱「衰」字，見右引書。

⑯窮：當作「切」，見《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八。

⑰繫：當作「擊」。

⑱腹：當作「腑」，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

張延　武震　項天覺　何天聲
許文薦

故真定路儒學教授節軒張先生墓碣銘

至元季年、僧格專政、勢傾朝野、親戚黨友布列藩方、忤恨睚眦、輒中傷以危法、中外震慄。燕南宣慰使巴爾嘉僧格之妻弟也、恃勢為虐、郡縣官屬聞京師為僧格立石頌功業、於是亦為巴爾嘉樹碑、以阿其好。故節軒先生張君方為郡學官、衆以碑文見屬、先生正色力謝却之。度不可居、即歸田里、一時士論莫不重其風節。其後僧格敗誅、巴爾嘉亦相連坐、而碑遂焚毀。先是稿城有大儒曰王公若虛、仕金季直翰林。崔立劫殺時相、而黨與請為立建碑表功、諉王公銘之。公曰、作之則壞名節、弗作則死、孰若死之為愈。竟辭弗作。先生與王公生同里、衍習其流風餘烈、故識見之卓能若是也。嗚呼。士大夫以文章名世、當有學識以立名檢。況金石之文義近于史、可以易為之乎。若先生之潛德高行、不可銘之以表見于後世乎。謹按國史院編修官董君士廉所述行狀、先生諱延、字世昌、家稿城之故邸里。幼嗇與郡兒戲水濱、衆涸于水、先生獨不為動、儼然如成人。元帥董公王公見而奇之、始令肄業于侍其提學軸。既長、學文于李翰林冶。先生稟賦既異、用力清苦、問學高出時輩。我國家撫有中夏、乃用金宋貢舉舊制試士、中選者復其家。先生兩試于鄉、初以明經擢前列、又以詩賦冠多士、而聲聞日彰彰矣。故相董忠獻公經畧山東、辟先生為統軍司諮議。時李壇初伏誅、先生與參議高公明通請宥協從以安東土。無何、以親者①辭歸。久之、禮部尚書趙公椿齡復薦于朝、遂除真定路教授。先生教授崇尚名節、學者興起。事親至孝、親疾不解帶、親喪哀毀踰制、鄉人範焉。聚書數千卷、築重屋以度之。為學孜孜、老亦不懈、或辨經傳之訛、或訂史學之失。至于氣候之暄涼、交游之言

論、悉筆于册、日有程度。所著有周易備忘十卷、中晉書二卷、要言一卷、讀通鑑詩二卷、困讀記二十卷、集文十卷。稿城學舍歲久弗治、先生率邑人完之。邑中大族若董氏、趙氏、王氏、雖以將相勳閥之貴、各遣子弟執經就學。先生師道尊嚴、諸生賴其訓誨、進多貴顯、益振其家聲。先生享年六十有二、以至元二十七年冬十月二十五日卒、葬新豐鄉杜家原。考諱德用、累官行軍萬戶。妣史氏、配郝氏。子男壹、稿城學教諭。女適侯某、王某、劉某、守士族也。孫男三、思賢、思溫、思問。孫女一人、適彭孝純。曾孫六、肅、訥、謙、某、某、某。先生世本農家、考府君國初奮田間、金降將武仙殺元帥史天倪、復據真定、諸郡連兵討之。考府君亦帥勇士五十八人、夜潛入城、縱火鼓躁。城中震駭、仙走西山、遂復真定、居常訓子孫曰、吾少長兵間、雖驍勇見稱于衆、然恒以不留士類為恥。汝曹當學為儒、以續詩書之澤、縱不富貴、家道亦光。故先生服膺先訓、卒以儒名、子孫迄今修學為士。銘曰、

儒者之學、貴守名節、勢利易汙、富全吾潔。金石之文、大書特書。義近于史、言不可誣。嗟嗟先生、辭嚴義正。惡彼奸邪、斥其餘佞。歸休雍容、著書滿家。風節峻整、道德光華。富貴無能、或鮮知愧。托之空言、亦祇以異。咨爾多士、操觚搦辭。嗟嗟先生、企其齊而。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四）

濮州臨清縣主簿武先生墓表

至元二十有二年秋七月、趙郡武處卿先生卒。冬十月、葬于平棘縣棘蒲鄉北邢原之先塋、配任氏祔。君名震、攸緒之冑、世居太原崞陰。大父濟安、始來平棘。父元、母趙。惟君一子、幼入小學、獨不放惰。父母愛其勤而憂其勤、夕輒休之、則伺親寢酣、篝燈誦、中程更止。長就學于真定安遷軒先生。郡有樞密判官白文舉、名士也、聞君夜誦獨苦、大加期異。太尉史忠武公禮致于第、俾為諸孫師。至元七年、詔試儒生、中者復、遂中高第。十一年、又詔舉學官、衆以應詔、遂為州學教授。樞密趙公徽

時讀書學中。既貴，買田畝千五百為祭養資。居悉賓賦入，一新殿堂齋房，大集諸生脩教事。由是道學興盛，為河朔先。二十一年，調將仕佐郎、濮州臨清縣主簿。明年春至邑，發其素脩，一施於政，寬而肅，明而平，不苟不迂，不為淺功近利，而民之歸愛萃矣。上下歷心屬目，冀見真儒之用。不幸秋七月以病卒于官。方革，賦詠自如，又為子戩講孝經第十二章，章徹而逝。嗚呼。不亦好學知命君子哉。壽五十有七年，居官凡五朔。邑中吏民無不失聲太息，鄉之長者悲，幼者慕，學士大夫相顧而唏曰：自今無所考德問業者矣。蓋其稟厚質醇，學奧而材達，沈默敦簡，喜慍斂亡，謙虛為常，不以己長格物，不忮不競，與人周詳。朋從折簡求益者無虛日，答已則燬其簡。邃於經史，誨人亹亹無斁。其辨論如貫珠，如霞舉，如繭絲之繅，如風舩順流，如抽關而擴武庫也。為文輒棄其藁，門人裒集為若干卷，理戢意精，若古人之言。然蓋其平生以勤自得，以之立身；身立，以之事親；親雖，以之涖民，民愛而恒；謙以自牧，故物不忌而名彰。又有古人之德者耶。卒後三十有二年，是為延祐二祺，門人史灼述其行事，子戩以述來，請表于幽阡。戩之言曰：先子幸而以學發身，不幸不得施之於世，衆咸傷之，而況其子。今茲之請，期慰往而導來，倘獲諾焉，雖不幸猶幸也。余曰：諾。太史公稱燕趙多悲歌忼慨之士，然則其於仁義道德之云，蓋斷斷也。然秦焚書而漢興，燕人韓嬰、趙人貪子公董皆以儒術專門授徒數百。近代廢興相尋，趙魏齊魯之郊無立草，而學士大夫往往有以自衛，卒存其存。子貢所謂未墜於地，不其然歟。雖然，若武先生者，亦未可數得也。配任氏，先卒。再娶于王。四子，男曰戩，終平江巡捕官。曰戩，今為中書掾。女壻曰程世英，為晉邸侍官。曰魏遵，為士。戩為寀屬，有清白聲，退食杜門，惟以奉母教子為急先務，親將賴以顯。傳有之，幸哉有子如此。則謂之曰：子姑自愛，吾為子銘。銘曰：

曲沃武公，爰始舉晉。厥祚曷延，唐叔之胤。六衆三峙，迄

為家人。沒沒千載，畬馬蜺伸。亦粤安平，衆慶我感。韜光襲靈，吸餗衆石。終以表世，特立獨行。代有子孫，戴其休聲。我覯威卿，愔愔大雅。以道殉身，不以用舍。矧覺後覺，聿若亨貞。我以吾義，彼以其名。緇帷之林，豈無尸祝。亦有桐鄉，在彼清澳。邪原既長，玄堂之方。嗟爾子孫，不匱不忘。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二二）

故玉林項君墓志銘

君諱天覺，字希聖，項氏，徽婺源人。項以國氏，後葉子孫散處荆揚間。揚之項，徽為盛。所居婺源有山曰嵷峿，峭拔奇秀，聚族負之而廬，且累百年。至宋紹興中，鄉先生利用始以文學顯，有司三上名禮部，雖不仕，而其甥月湖許公錫用所受學去為名卿。淳熙中，安世父子復發聞於荆，而族相望隱然為東南華門。君曾祖童仕尚書省，屬於月湖為妹壻。祖維寅，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從外家學，以詩鳴。父一夔，累試補太學，不幸早世。幹辦公亦相繼遷謝。崔鼠之訟，驚於家庭。君纔七齡，二弟襁褓，母戴氏夫人跋涉挈攜，以求直於郡縣，於臺，於部，猶未免。君年十四，一日誦魯論至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忽蹶然有感曰：吾喪吾父，喪吾祖，又幾喪吾家，非天乎？割壞以和，母敗吾溫清。誦絃事戴夫人，喜且泣，從之。自是躬即二弟承師稟學，日記千餘言，援筆為文，俊氣奕奕，不肯休。未幾，母夫人以疾不視家政，君獨持門戶，而游其弟於塾。當是時，徽婺源與饒樂平、德興相犬牙，號多明經生。如吳君遇龍、許君月卿、沈君貴珤、李君睦齋、君與龍夢龍之倫，皆負場屋重價，皆喜從君游。每進士三舍榜出，金鈴綵幟，霆轟電馳，華軒蒼蓋，鳥集蟻附，項氏塾必在指擬中。於是君兄文膺既登甲戌高第，而弟若子迤邐以次充貢。方增創玉林精舍，益延師招友，聚書講學，魁儒勝士，四遠如流而來。玉林之西有别墅，池臺脩潔，花樹秀蔚，幸時節閒暇，採芳釣鮮，以供觴咏於其間，一時規模風致，使人娓娓如欲繪畫。君少歷艱險，長經

離析、精於人情世故、華皓康裕、以造物者憐其愿而娛之。然性不吝滯、見義即爲、遇急張弛、尊幼貴賤②、貴無巨細、得其一言而解仇釋憾多矣。戊戌之歲、以七袠稱慶膝下、斑斕綵舞者幾三十人、羣從姻游可千客。君飲酒談笑應接累日夜不倦。最後夜半執酌言曰、吾辛苦樹立、偶不墜先業、田園雖薄、足了汝輩耕織、即死亦不爲不壽、萬萬無恨。因出手抄處置家事條目示子孫、且顧次子之祥之爲徐氏後者曰、明年今日、能復見吾子否乎。心期何所不至、恐天不我與耳。明年及期、復爲壽無恙。不越月疾動、諸子拜醫請藥、君曰、天不我與、醫藥何爲。囑治喪勿用浮屠老子法、言畢而逝、大德己亥十一月某日也。君生於己丑十月某日也、享年七十一。初配同郡張氏檢校公孫女、生子男淵然、之祥、起元、德元。繼室康山許氏、生福翁。吴氏生采孫、爲宗人斗南後。女一、壻番陽教諭徐岱。孫男十、傳孫、良孫、蘭孫、平孫、咸臨、德善、性善、友善、文孫、擬孫、蘭孫爲之祥後。孫女二。君嘗自卜地於里之五鮑塢、以故葬緩。及是、將用甲辰十月某日奉室前事、以鄉貢張君之狀來謁銘。銘曰、遊也而强、約也而康。吾觀其人、玉雪春陽。言行志酬、歸藏茲邱。嗚呼永世、無震無譎。

何德載墓誌銘

戴表元撰《剡源文集》卷一五

吾友延陵幼清氏之於人也、吾不能知。然其所常誦者、樂安有二人焉、其一曰何氏太虛。吾承言而未之識、則將旨以出、迺俾吾兒禮致之、後四年歸始克識焉。氣勁而材穎、多能而善用、於是吾以獲友爲喜、而謂幼清不吾欺。或從而贊之曰、此竹洲公子也。太虛又出一帖、題曰竹洲公字也。則又進一編、且請曰、山之先考行事之狀也、敢匃公銘。狀曰、韓何同系、昌黎伯既言之矣。福家於崇仁、訛從於樂安、九世而生夢龍、娶于詹、生三子、時其孟也。名天聲、而字德載、季也。皆舉進士得官、而季尤夙悟。十二而孤、母兄東之於學、以遂有成、是爲竹洲先

生。初尉曲江、干撖有聲、州部咸委以事、無不立決。州部長吏前後四輩、皆材而爲之委。緣伯氏獲識文信公。及在兵間、因相上下。志與事舛、幡然來歸、餐英枕石者二十有三年而後沒。沒之日、歲庚子十二月二十有五日、得年七十有二。事母孝、事兄恭、詩文字畫、咸爲識者所尚。急義樂施、無厎蹞貴賤、交得其懽。晚歲執圃巖溪之潛、畦菊數十種、閒葩藹之奇者必致之。不可致、必往觀之。混而不汚、貧而能佚、自贊曰、子孫孫子、方寸足貽。其自信蓋甚篤。方試禮部也、柄國者面譽其文、且期之甚。及射策於廷、則又怒其直而殿之。其自樹蓋甚深。子政大父、父也。妣曰李。誂大父也、妣曰劉、曰呂。公娶於唐、先二年卒。子七人、男曰山、曰鳳、女五。孫七人、三男、四女。塋之日、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庚申、地爲崇德坊之原。官爲儒林郎、職爲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都督府幹辦公事。山永惟先人之用既不克究、而僅可見者又閟而弗章、山之罪也。故敢以銘爲請。吾嘗記幼清言樂安何氏爲一家之齋魯、令視竹洲君行事之狀與其子之爲、豈非然哉。乃語之曰、子姑就館、吾爲子銘。銘曰、

進有以行也、不必崇。退有以安也、不必豐。然不然耶、尚以訊於幽宮。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六

白山許君墓誌銘

進士科試藝、非古也。唐人采譽望、先期投所業、又躁所知薦引、雖不免於私、然士以此故、閒居不敢自毀其名行。宋氏糊名考校、於立法至公、利孤寒、不復計平素、其選始樸、真才實能反或厄於命而終身沉淪。若吾白山許君季文甫之藝、縝栗卓犖、同輩所推、後輩所師。歲乙卯、丁卯、購其文者咸貢於鄉。歲癸酉、二俊士共爲文露丐膏馥、亦得預貢、而君竟不偶。後校官見君策、琦驚歎失士、稽之、乃謄錄院逸去賦卷。時代更貢舉廢、君負長伎、自好不厭、鄉里競延致教子弟。餘力哦古近體詩、真陸務觀、劉潛夫集中莫辨。同縣甘君泳不習舉子業、徧

游東南、交當代名人、有詩數百篇、清絶自成一家。仙佛儒悟解、俱涉其藩。人稱為東溪先生。不娶、無後。君諱文薦、詩工而奇。不談仙佛、而談考亭朱氏、青田陸氏學、欣然意會、人莫能知也。閒獨與余上下其議論。卒之年、授業縣東三十里、近甘君墓。暇日輒適墓、徘徊彷徨、悲涕不自勝。是年十月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七。考諱士願、為儒能詩。妣羅氏。世居撫之宜黄、徙崇仁。初娶周氏、無子。再娶繆氏、就室於李、亦無子、養涂氏女為女。三娶馬氏、就室於劉、一男一女、後又生二女。涂女適黄、劉女適聶、親生女一許嫁、一未許嫁。往年官覈戶口、一家不得包二姓、男若曾遂附許氏籍、君教之如子。君之喪、服斬衰、如服父喪、具無缺。既逾月、衰經造余門、哭泣請曰、繼父病革時、言吾有不朽者在、意以屬先生也。將葬矣、敢請。君與余忘年交、不得辭、則為之銘。宅兆、君所自營、首西北、鄉曰長安、原曰連坊。日十八、月十二、歲大德乙巳。銘曰、

於蔚辭、數連奇。畜其施、豈自嬉。晚晴資、二陸規。山陰文、臨川涯。萎兮澌兮、噫噫兮悲。

吴澄撰 《吴文正集》卷七二

校記

①者：當作「老」。

②貴：當作「事」，見四部叢刊本《剡源文集》。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一

陳天祥　汪一龍　石一鼇　汪深

一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陳公神道碑銘

九河可障、欲難窒。三軍可劫、正人之氣不可撓。嗚呼、如緱山先生陳文靖公、剛爲不詘於欲、正焉不撓於邪、其立朝大節、凝然視古社稷臣無慚德。此天下之公論、非出於區區意見之獨也。公諱天祥、字吉甫。其先趙州寧晉人、由兄祐爲總管河南、遂徙家焉。中統初、李璮盜據濟南、潛與宋通好、河南河北宣慰司承制署公千夫長、偕諸將東備宋。璮誅、歸鄉里。家故貧、力田偃師山中、暇則講經授徒、聲聞日著。由家適緱氏山、故世稱緱山先生云。至元十一年、世祖皇帝命左丞相巴延將兵伐宋、泝江立招討司、且括民間兵械、而興國軍遂搖。郢復州、招討司以公世隷兵籍、辟爲經歷。鄂州行省移公攝知興國。至則灼厥亂故、上書行省參政賈居貞、寧暴戢奸、辟猶伐病、先實元氣、邪自索焉。初、奸人乘間連結椎剽、所過土崩、公私無一人敢與角者。内弱如此、圖外誠難。今痛猶未定、若復動相疑貳、拘兵益嚴、將恐彼亦生心、康輯無日。惟宜徐驅緩導、拊其所傷、則民感吾誠、兵適我用矣。行省謂然、併許從宜以治。乃順民所欲、利者興、而逆者以除。曾未期年、遂成樂土。吏白市有謀、請捕之。公曰、彼見吾政如是、歸必語其黨、與乃吾流亡之招也、奚捕爲。自是逃遁聞風、踵歸恐後。至元十三年、改鄂州行省爲宣慰司、參政賈公、鄭萬戶皆宣慰使、以省檄未下、不知所長、賈移疾不出。賈素得江湖間百姓心、公走謂相君不出、衆必驚撓。班次事小、一方軍民事大。公其長鄭、以需省檄。脫公爲長、不愈自上殺之下乎。賈悟、即出視事。會壽昌黃州盜起、宣慰使鄭公將兵擊之、至樊口敗死。士卒還言賊盛且銳、將攻陽邏堡、鄂城門晝閉、

民光光不能市。時諸兵皆隸參政呼都克特穆爾麾下、公見其猶豫、無出師意、謂參政賈公、陽邏堡阻山而壘、賊所不能攻。政使其來、是授首於我。況剽遬輕動、南寇常態、以我突騎當之、其敗可旦莫冀。勝此、則江南諸郡自靡矣。賈白呼都克特穆爾、且以義激之。遂引兵出城。賊波駭潰散、死者十六七。始、將士聞賊至、咸謂賊聲攻陽邏堡、實擊鄂州城、中必有內應、宜盡捕大姓、防患未然。賈公不可、衆執愈堅。公曰、此州宿重兵不少、使賊能翔、亦無從而至。其主是議者、不過利彼財物耳。由是衆議遂格。宣慰司以公有文武才、使攝壽昌府事、且發兵衛送至境。公謂治盜上平定安集、否則相挺為亂、流毒善良。乃下令使自相招誘、悔者聽還其業、無業者從所欲居。惟擒首惡一二、論上宣慰司。其餘獄繫及他因凡五十六人、至日召語曰、若亦思而父母卵翼乎。皆釋梏縱歸、期三日復獄。及期、果復無一人逸者。宣慰司以公是舉可勸未服、遂皆原之。後四十年、民追思不已、為建生祠。

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先是、中書右丞盧世榮以掊克柄政、中外病之。御史中丞崔彧劾奏、世祖怒、下吏按問幾殆。左司郎中周戭微若反脣坐、以廢格奏杖一百。舉朝凜凜相戒。公拜章、言其先為江西運使、入賄與自盜鈔以錠計如干、金銀以斤計如干、茶以引計如干。又謂國與民相為一體、民病斯國病、民安斯國安。今乃擬一歲之期、營數十年儲積、非白取下、厥計無從。苟行其言、必貫怨天下。況宰相重任、非彼所堪。臣非不知言出禍隨、以事關國家、有所不避。章凡數千言、大義若此。上覽其奏、遣近臣諭旨、汝盡乃職、為朕、朕其忍以言罪汝。言出禍隨、詎必云爾也。後盧世榮誅、天下想望風采矣。其年五月、遷奉訓大夫、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拜治書侍御史、出覈湖廣省出納道。鄂、聞行省臣納蘇穆爾倚中有援、橫無所忌、乃發其奸利十數。奏未下、私繫公獄、摧脅百至、而公恬不為動。凡幽四百餘日、惟取四書環披徧考、必究而身體之。有所疑、即著論以辨、略不以死生

禍福纖介。後會赦乃出。二十八年、改朝請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明年、以疾去、再授中順大夫、燕南廉訪使。甫上、換使山東。時朝廷遣使郡國議弭盜、公謂盜有可矜、有不可矜。由歲惡時屯爲者可矜、治平數犯、慣迷不知返者不可矜。非嚴刑無以創艾。且頻赦不足化盜。適齊盜饑、濟南屬邑獲劇賊數人、公命市曹令衆生杖殺之。同僚不可、公曰、比歲盜興、職所在二千石姑息。吾今權宜以行、若朝廷罪擅殺、老夫自承、萬不汝逮。既而治盜詔下、具如公策。所部有妖婦、自言爲男子、茹葷未嘗、徧控諸郡、皆以爲神、不敢詰。公慮其惑衆階亂、杖而遣之。或曰、真鬼神、陳公且欲治、況假之者耶。大德三年、移使河北、辭疾家居。遠近以訟求直者雲擁其門、至徙避他所。六年、拜嘉議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丞。時朝廷方事西南夷、公上疏、器莫凶兵事、莫危戰、聖人不獲已乃用。去歲行省右丞劉深不度易難、請兵遠征、多婦國①、行未及半、變生八番、旁寇衆之地、喪師熸、奉頭鼠竄。後復發陝西河南諸道民爲兵數萬、命平章劉國傑將之、期以必取、轉輸益亟、所在弗堪。且聞所經委隘、多崇山盲壑、惡林毒草、蒼獠妥沈斥瘴沴、出入獸如、圖。其地不可郡縣、版其民不可衣冠。故歷代外之、不中國畜。設使彼聞大軍且至、或壁阨以老我師、進退兩窮、噬臍何及。粵自朝廷征倭國、占城、交趾、諸蠻以來、今三十餘年、未聞得尺地一民、而所費奚萬萬億啻。此其爲鑒、詎不至近且明。今宜先棄劉深市、傳首以諭遠人、繼遣使奉璽書開以福禍、懷以恩信。如仍爲害、徂征亦未爲晚。昔大舜班師、有苗格。漢趙充國緩戰、羌人降。經史著之、定爲世鑒。明年四月、赴名中書、拜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河東尤甚、民厭死數十萬。勅丞相御史議。公援古喻今、推本天人、上數十事、奏皆報可。以其言秘、故外不克知。及還上、遣使追及通州、賜楮幣五千緡、以無功辭。或曰、昔二疏去漢、未聞辭賚。公曰、辭受在人、何得前輩相律。九年五月、授今職。時

年七十有六。凡五返，訖不起。仁宗皇帝在潛邸，素熟公名，追之國，懷孟，遣使賜酒若幣，仍敕長吏歲時告存。其為累朝器重如此。始為招討司經歷，諸將以久駐此無家，恐無以固衆志，命各置侍妾，獨難公。一日，餉送良家子有絶色者來，公曰：諸君自安，吾無庸此。卒却之。其權壽昌，得賊所盜戴姓金四錠，召以付之。其人辭曰：賊初獲我，自謂必死。公既擒彼，此身即公所活，願奉其半以為公壽。竟皆付之。公平生喜淡泊，世俗所嗜無一動其心。居則閱經史，出惟一僕自隨。後躋顯要，家無毫許增。朝服亦其兄所遺者。及臨大節，毅焉不可奪。故走謂公剛焉不詘於欲，正焉不撓於邪者以此。嘗著四書集註辯疑十五卷，四書選注二十六卷，雜文若詩號田居集八卷。或謂四書辯疑公雖不作，亦可。竊謂人非生知，孰能無疑？疑而辯焉，乃講學之事。昔司馬溫公疑孟子，歐陽文忠公疑系辭，固不害其為大賢也。天不憖遺，延祐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得疾，竟正寢，享年八十有七。塋其里嘉禾鄉之將氏邨。贈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潁川郡公，謚文靖。曾祖懷，曾祖妣范氏。祖忠，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河南郡公，謚昭懿。祖妣張氏，從封河南郡夫人。考子安，贈如公，謚文康。妣趙氏，張氏，並封河南郡夫人。文康二子，長即祐，字慶甫，號節齋，學行與公相頡頏，事世祖廟，仕至浙東宣慰使，死南冦亂。次為公。時人以二難目之。夫人張氏，以賢淑聞，前卒，壽八十。後七年，啓其藏祔公，容貌若生。二子：長孟溫，朝列大夫、泰安州尹；次叔良，將仕郎、登封縣主簿。次季恭，年四十八卒。女子二，長適翟氏，次適張氏。孫男六，孫女十有一，曾孫男五。公卒之五年，當至治元年十一月，朝列君孟溫自泰安遣其子允中奉幣若事狀來濟南，請銘於余。惟公一代偉人，當求一代名筆發之，走何人，敢命之辱？辭不允，乃反幣，按事狀謹為銘曰：

若昔正人，曠代一二。維民具瞻，為國元氣。漢有汲黯，吳有張昭。魏狄闡唐，韓冠宋朝。迨我皇元，光掩前古。將相

大臣、中外接武。國人尤異、初不假書。凡厥言論、乃書與俱。其在儒流、許王斯最。厥後卓然、公殆其對。早肩戎幙、適丁兇紛。緩頰出奇、可百戰勳。衆部讋慴、一省喑愕。言試於民、所至神若。相其良否、與時亨屯。吏馬斯寒、喚馬斯春。迨其揚廷、洸洸巨犯。逢狂大奸、斧鑕無憚。其誠斯金、彼物維火。百千從陶、色不易顏。雖其學問、是藉是資。亦由厥德、神寂相之。蓋古有云、正人猶虎。高步於原、不若咸沮。昔聞今見、天胡忍皺。豈伊庠黍、為福亦淺。使當鈞軸、以弘以久。措時泰和、特一反手。然是未酬、所存者大。立懦廉頑、百世攸賴。莫堅匪石、莫易公論。詩以揭之、彌遠彌信。

張養浩撰《歸田類稿》卷一〇

定齋先生汪公一龍墓銘　方回

自孔子以來、歷周、二程、張、始有紫陽朱子。晉金人入中原、知孔子為聖人、猶蹟視孔林、莫敢毀。德祐乙亥、吾州戍將李銓懷貳、作威撤傍城屋為城守、斧紫陽書院新之、以爲多士。不旋踵天報之罰、身殞家滅。然書院由是夷為蔡秫者四年。蓋新安以書院奉朱子祠、如魯之事孔子。孔子廟徧天下、皆原廟也、魯為重。朱子祠徧天下、新安為重。興之者郡守上饒恩軒韓公也。復之者郡人定齋汪公也。彼廢之者一無知之小武弁、何足齒。復之者與興之者、關於名教甚大。今汪公亡矣、足與韓公同不朽。是宜銘之於墓、以詔永久。而況公學雖博、知所宗、仕雖淺、知所從。知己雖衆、不輕於容。皆宜銘。按狀、公諱一龍、字遠翔、徽州休寧人。曾祖體仁、知房州竹山縣。祖汝鑑、父茹、迪功郎。母吳氏、封孺人。公妙年英發、文藪理窟、窮研深鈎。當兇鉅淪喪之後、士所為隨時汙下、浙學屏息、而江西之學猶稍鼓行、末既卑、而本尤外。朝廷之儒相埸屋、徇偏私、濂洛正論幾熄。公因守紫陽之傳、不少屈。淳祐壬子、寶祐乙卯、年二十三、二十六、連以經甲鄉薦、景定辛酉、又領浙漕貢。值春官有尚陸而疑朱者、壬戌、由京庠升上庠。咸淳乙丑、入禮部。丁父憂、戊辰廷

對、賜進士出身。所以發譽早而登名遲者，文衡不純一也。初授瑞安縣尉，改句容。當權臣擅國之際，達官不憚吻舌鼻痔，惟公官卑志行。嘗攝縣，癸酉五月歲大饑，微朱子南康遺規，為便民十條，民無飢殍。秩滿，陞從仕郎，部注婺州教授。乙亥，淮閫李公庭芝辟泗州判官，留幕。時京口瓜州失守，公奉母航海南歸，鄉守王公積翁辟判官。鼎命革，丙子休寧士民推公為宰，不就，遜朱顏達為之。完鄉井，平寇盗，皆賴籌畫方事之殷。陳公宜中、留公夢炎為相，有朝為選人，改秩，暮為州郡監司臺諫者。予在朝，嘗獨薦公都督府參議，俱退卻不前。李銓乃予漢英之變，有以白衣領守武者，屢强公宰鄉邑，終不就，皆以母老辭。至元戊寅，江東道按察鄂通公以紫陽書院山長提學事起公，顧書院瓦礫盡矣，並命者曹公涇、叶心戮力，得南門外江東道院故郡學基，別為新書院焉。公知已滿世，書其大者。丞相馬公廷鸞求塾客，予言公可。公已第，需次訓丞相諸公子，矩度嚴整，講授精切。

尉缺至，不戀相府可速化，竟棄去。至如予太常應詔特舉公一人，公若無所聞。公於學、於事、於知己，可不謂內之養也粹，而外之省也密乎。公事親尤盡孝，母夫人年開九袠，侍藥廢食寢。前後居喪皆骨立。家築樓曰經畬，貯書萬卷，弦誦之室曰定齋。使究老壽，浩涉淵詣於道涯聖閫，未見其止也。生以紹定庚寅四月十八日，以至元壬午年正月十九日卒，年五十三。夫人曹氏歸公四十年，婦道全，母道備。生以寶慶乙酉五月二十五日，以至元丙戌五月初三日卒，年六十二。子男三人：掞，進義校尉、建寧路建陽縣主簿；艮，德慶路儒學教授；巽，元漳州路儒學教授。男孫八人，伯塤、孟堅、仲箎、益、社、美孫、希、耆。孫葆。孫女三人。曾孫鏄。諸子以母夫人卒之年十二月庚申合葬於松蘿山豊林之源②，擴允揖卯。公詩文多散落，句容策三卷，四六講義各二卷僅存。予長公三年，推科偶先六年，早同出郡守靜齋魏公克愚之門。中年浸仕俱不遂，晚節休官，窮居里中，無可與語輒思公，而公

倏去十餘年矣。銘詎不得辭。銘曰、

學失所宗、業精易荒。仕迷所從、名韞弗芳。知己常至於誤己、集不如翔。公能察於此三者、雖死今猶有耿光。昔嶽麓書院廢、乾道中、忠肅劉公復之于湘。白鹿書院亦嘗廢矣、淳熙中、朱子復之于南康。彼以十連二千石之力、會何難鼓動於一方。緊是紫陽起、仆植僵、孰愛我而助我、究儒宮於戰場。崧雖之同、斯銘不忘、亦何異刻爲昊而書旂常。

《新安文獻志》卷九五上　上

石先生墓表

先生石氏、諱一鼇、字晉卿。世爲婺之義烏人。至大四年、年八十有二卒。明年十有二月壬申、葬貫山之原。嗚呼。先生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也、人莫或用爲其稱、而稱之必曰先生者、先生學者之共尊、衆人之同慕也。初、徐文清公倡道冊谿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而秘書丞王君世傑則有得於文清者也。先生少受業于監榷貨務都茶場王君若訥、既又從秘丞君游、學日以茂、實大而聲遠、負笈而至、執弟子禮者亡慮數百人。然自秘丞君以來、惟用舉子業相授受、故先生之門名賢書升學館者相望、其高第咸擢乙科。最後榷貨君之孫龍澤、遂爲咸淳甲戌進士第一。入國朝、以材學顯融於時者猶彬彬焉、識與不識咸以是爲先生之盛。至其端緒之微、縕奧之邃、世固未必盡知之也。蓋先生晚而畢思於易、著五言總論十卷、其爲說不皆本於徐氏。凡文清之教曰命、曰性、曰心、曰中、曰誠、曰仁、微辭奧義或尚有託乎。嗚呼。昔者子貢蓋歎孔子之文章、而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聞。竊意今之稱先生者、雖其文章猶莫得而聞也、顧以是瑣瑣者爲其盛邪。吾見其爲先生之累而已。嗚呼。所謂同尊而共慕者、其果於此乎。彼爭。溍生也後、幸執弟子禮、而不及與夫數百人者群游並進於先生、十卷之書、復未能與有聞焉。闇乃掇其棄餘、以充有司之求、向之累先生者、闕四十年而固在也。嗚呼。使先生之道卒擯遏而弗揚者、誰歟。溍實懼焉、謹次其師友淵源、揭表墓道、庶來者之求先生、無以彼易此、而徐氏之傳不終寥寥也。先生之世出行事、具於塚上之銘、壙中之誌、茲不著。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亦弗復爲之辭焉。

黃溍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〇

汪主靜先生墓誌銘

士君子卓然有志于成立者，多本于家學相承，有以見之眞，故其所行，遂足以稱世。否則，遠非有所成，學之無其本，而畢竟克成厥志也者，幾希。先生諱湲，字萬頃，號主靜，姓汪氏。丰神秀偉，卓犖異常。四歲時，整實授大學章句，即成誦。八歲，已涉獵經史。及其長也，發憤聖賢，涵濡玩索，爲文落筆驚人。十六七歲時，遂與當時有志之士講道于平山堂，謂今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融釋處，知所持守，祗是務免顯然尤悔而已。于是盡棄平日氣習，更雕飾于不爲處，脫然有自得氣象，同志稱其人品甚高。予少時已聞其爲有道之士，深欲負笈以從，值祖母氏多難而已，迨今猶以未獲及門爲歉爲歉③。先生越國公後，江南望族，世居休方塘。高祖諱伯通，仕宋判福州，政聲嘖然④。曾祖諱邦昌。祖諱恩懋，仕宣議郎。父騰，披老于文學，隱德立言，家政巨細皆條理之，不以勤先生。先生以故得專于學，其成之者遠矣。叔父從龍，仕宋廬州判。弟恕，補太學生。季弟椿，分悉江浙，以廉善見稱。先生孝友剛正，動中禮度，不以勢合利交。年十九，領鄉薦，屢試禮部下第，以景定元年特恩，履備丁與太夫人艱。服闋，遂授湖州安吉教諭。于是先生之爲教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匪徒從事乎文章，搏摭古今，講傳註之得失，達羣經之會同，極聖賢之閫奧，推致體要，制作刑政因革之文，使學者有所依據，以爲日用常行之地。每月朔日升堂，召諸生環立講求斯道之要，嘗謂古道脩明，人心純一。後世文藝之工，駸轉沉痼，幾于盡亡不存。然而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也。國朝諸儒復振遠響，斯道晦而復明。吾州近幸賴之胡公教授諄淳，句新巻之耳目，爾諸生天資雖通塞不齊，必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教，使爲學者不墜于荒忽，循守者不流于漭闊，其功用豈不大哉。諸生因而奮脩前哲，潜玩而服行之，式多斂然歸仰。會稱爲主靜先生。湖州士夫莫不曰，前有龔之，後有主靜，將位雖不同，立教有先後，首務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効之遠近大小，天也，非人也。時近臣以先生薦于國學，而議者以主靜之學，陸學也，非朱子之學也，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哉。咸淳改元，賈相專權誤國，竟辭歸丘園，以偕夙志。娶人金氏，先公數年卒。先生生于紹定辛卯，以大德甲辰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四歲。先生存日，嘗謂予曰，墓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之謂也。古之善葬法者，莫如郭景純。昌不遊善祖父之塋地，以免子孫研覈之禍。觀胡潛菴楊誠齋諸公之言，其不足信也明矣。脫有不諱，但求水深土厚，足

可以爲朽骨之永宅。予曰：棠、爾學生也，是冬吉日，將奉先生柩與夫人合塋于黟縣黃陂中洲之旁，坐亥向丙。是圖、先生之祖思愍公創也。棠具是情告予，以表銘先生墓。櫟也淺，奮先生之見與予合，而先生之行高出人一等，故敢志。潘氏誌周子之謝，而學爲之嗇。先生女四人，所適皆名族，程梅溪、張官舍、朱綰生、星源金竹程壽卿是也。孫男曰杰、曰顯，有學有守，咸有德士也。嗚呼！如先生者，克成先志，敢佑後人，真所謂豪傑之士也。天下國家其可復有斯人也哉。銘曰：汪顯江南，魏浚其禪。竟世其武，中選文擢。品節潮學，德教蔡介。奕奕崇丘，中洲圖旁。公安于斯，我悼曷忘。

陳櫟撰　《定宇先生文集》卷九

校記

①多婦國：《元史》卷一六八《陳天祥傳》作「八百媳婦國」。

②源：當作「原」。

③爲歎爲歎：當衍「爲歎」二字，見四庫本《定宇集》。

④嘖然：當作「嘖然」，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二

郭守敬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筭數水利。時太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為泥潦淤没、失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於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絶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雞淘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為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没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脩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栰。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黄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為素餐矣。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為之因舊謀新、更立牐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為

立生祠於渠上。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舊自中興還、特命艆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烏梁海古渠甚多、可爲脩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漑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服其能。八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顔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歷。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歷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脩正而薨。至是、江左既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爲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歷理、俾參預之。公首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塏、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儀。石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

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贊善公為太史令、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前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晏、上不為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强、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强、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强、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强、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强、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强、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歷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黄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

三統歷、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

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筭、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食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歷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垜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筭術句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句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歷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槀、公於是比次篇

類整齊分抄、截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註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為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註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盧溝自麻谷可至尋麻林。朝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盧溝者命公與往、亦為峭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别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粮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粮河。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凡為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閼、以過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甎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粮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天顔為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于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七年、詔内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所施為、獨不許其請。

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公以純德實學為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歷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栰、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漑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畢通。逮斗牐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漑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

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名歷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母、誇誑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行、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精密、旋已不效。公所為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歷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畚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庳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公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皴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為

審當。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鍾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運[1]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為衝牙、轉相撥擊。上為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倣張平子為地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具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為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篾為儀、積土為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功智不能私其議、羣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覩其匠制、未嘗不為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為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元文類〉卷五〇

校記

①蓮：當作「運」，見四部叢刊本《國朝文類》。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三

董文忠　俞應元　余珏　周密

董朴

董文忠神道碑

公諱文忠、字彥誠、眞定藁城人。董世不可遠係、其考諱俊材。太祖以兵略金地、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歸、官以龍虎衛上將軍、左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武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闢眞定、其倅武定①仙殺元帥、家百口、據眞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惟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伯祐投城涉塹奔藁。左副聞亂已、幾舟滹沱、即馬入藁、合力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踰河。太宗以太尉爲眞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左副長千夫、從追義宗歸德滹北門而陳。左右皆陂澤、太尉以無戰地爲言、首帥薩奇蘇巴哈不從、而大將蘇布特自汴召公②尉計事、金縱兵擊没其軍、左副死事。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諸兄辭友之。憲宗即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惟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從征南詔、其兄平章忠獻公文炳恥不得從、自藁將家僮二百騎追之。大軍深入矣、路經土番、戰而後達、纔餘數騎。已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忠獻率勇士百人、乘艨艟先濟、教遣他將舟師繼之。三捷、得敵艨衝百艘、遂圍鄂。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爲郎。後官奉訓大夫、居益近密。上嘗不名、惟帝呼董八、亦異數也。而公不爲客悅、隨時獻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舉所可知。如至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勳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爲。乃從旁代對、懇惻詳切、如身條是疏者、始得報可。八年、侍讀徒單公履欲行貢舉、知上于釋崇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教類③、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庭辯。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而爲賦詩、何關修身、何益爲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

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外修人紀之賴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詧于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秦隴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惟文儒之宗。武人怨之、故大師之外而疆埸、內而京都、莫有鬭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問公、其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以逆知汝曹不足恃爲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從大都徵戶部郎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糴田器之稅、聽民自爲、以勸本富民。會患多盜、敕苟犯皆殺無赦、所在繫纍、充牣犴獄。公言、今殺人于、貨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不屬、憯黷莫甚。恐于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救革之。④或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扈某盜斷監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于囚、罪入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寘重典。宜付有司衡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闊們覈毆傷公覈監布。告毆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美尺、

適上方工官有需、其人惜毀成端、斷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惟薑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宮臣曰、方壓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泣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諸阽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摯自安圖北伐、犯法臣阿哈瑪特獨用國柄、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防⑤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尚多、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蚤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樞令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率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啟白、爲人臣子惟有唯然避任、不敢以命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知、曷⑥令有司啟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敕、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薑⑦前省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聽皇太

子臨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樞國本者、其識勿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庭臣雜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磐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士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爲。必今日開是省。庭臣三日始奏公爲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某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閒。言多目公。公恚、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忿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淸慎無過、莫可指以爲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爲壽求歡、擯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巴延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爲。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士之勞、位是則可。臣暫御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爲。十八年、陞局爲典瑞監、耶爲卿、官以正義⑧大夫、俄授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籞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始、大明殿皆資遼右浮海濕材、有司急其成功、遽丹漆之。不能十年、叩之皆抨然中空、爲抽二十餘楹。比乘輿還、壯加其舊。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雞鳴入直、忽踣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救、不及、遂絕。傷怛不已、猶覬其息、敕勿速斂。五日乃殮。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儲皇等是。以十月六日、歸葬其鄉高里先塋。從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鞶帶、藥餌、大小無慮數百十秉、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須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饑渴駿奔、心無怠萌、口絕勤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爲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上中歲多足疾、一日樞密院奏軍務、上臥畫可。公在御榻、伏枕而跽。比終奏、日已移晷、屏氣肅肅、曾不流盼。他日、院臣言、始吾以公居中而逸、烏知其勞如是。在他人不可一日彊志勉力爲者、何可幾及。何可幾及。公曰、君所見特是時、吾固日雞一鳴而跽、燭入而出。後或長直、四十日不至家、夜雖妃嬪候侍、休寢榻下。上呼之、方偲、熟寐不應、命妃蹴與之。妃不敢前、上詈曰、董八誠愛之專、敬慎之至、事朕踰父、汝

以妾母賤之何嫌。而爲是拘拘。其感乎聖心、得是見與、有舉一世億萬維人所未能者。爲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教宗、賢賢信友、淵毅而明炳、遜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粲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幸不敢議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終壽而不淑、自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業。後二十有一年、當大德辛丑、今天子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配顧氏、從封壽國夫人。聖語褒揚、六珈增麗。男五人、士珍、中書省參知政事。某、以門功令保定之曲陽。某、內供奉。某、某未仕。女三人、長適太尉子中書左丞彬、中丞卒、季適中書左丞張公子集賢大學士某。男孫五人、未仕。女孫六人、長由其姑歸史氏、故又適左丞子某、餘幼在姆。士珍將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二焉、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故參知政事、翰林承旨文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於燧嘗同受學司徒文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浙行省右丞士選相好、實再世契、奚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聖、與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帷幄、出入起居、不辱於數。初匪智計、其身包周、臣職克修、儆慎無尤。天府其觀、曰鄙與實。其自任重、引君當道。不剛悻悻、不柔容容、揆義爲中、闕爲彌縫。或攻聖學、異教之似。公曰其言、皆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詞章。爲利達資、何關倫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展與朋黨、弭禍於未。父子之間、進說多艱。庶政既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無是爲大。他隨事陳、罔遺於外。其非庭尉、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等乎納言。姦盧滔天、庭伐其慝。雖未即誅、中劇才戢。黃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密、瑞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終之、賻以送終。嗣聖功之、追爵上公。人臣寵光、至是爲極。矧子廊廟、淸劭執德。無石維年、竹帛豈夷。賴垂休聲、其以是詩。

姚燧撰（《牧庵集》卷一五）

俞景隆墓誌銘

臨川黄君述其同郡俞景隆之事來曰：炎發之故人也，葬願匄銘。余辭不獲。蓋余與黄君善，黄君之爲人也愨，語有之，不知其人視其友。又曰，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而孟子録鄒人之言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夫薰蕕之不同器，牛驥之不同阜，自古記之矣。是故喜中郎之似，則不計其誰何。見元賓所與，如見元賓。彼豈不知生死之道殊，親疏之勢異哉，誠愛切於心故也。然則黄君之請不得不力，而余之辭也又烏得而力哉。

按，俞氏繇徽徙撫將十世矣。景隆名應元，業儒，博敏，嘗從里中儒先生曾子良學，後肄業於白鹿洞，受知江丞相及雙峯饒先生，乃升居洞學講席，久然後歸。既不得志於場屋，則退而養志，重親之心甚豫也。親既考終，以禮送之，亦自營樂丘於新莊，而構堂於其前，命曰歸真。蒔花竹，貯烟霞，常游衍觴詠於其下，几列名書數十卷，永日危坐，焚香沃盥而讀之。屋益潤，子孫益長，植以繁。

有子三人，仁英、仁傑、仁偉。英已卒。孫九，六男、三女。曾孫八，三男子、五女子。而身亦益老，蓋七十有七歲矣。以至大元年夏四月卒，將以某月日歸于歸真之兆。余既爲之次其事，已而歎曰，鄉稱善人，斯亦足矣。正命而終，斯亦可矣。尚子平有云，但未知生之與死何如爾。因語黄君曰，天地一寓也，萬物一假也，死生一往復也。彼將奚以爲真乎？冰之爲水也，孰受之？氣之爲風也，孰與之？歸歟其將安歸？黄君曰，惜歸者之既遠，質斯理之無從。尚刻以訊于幽宫。是爲銘。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一八）

故儒學教諭余府君墓表⑨

府君諱珏，字玉甫。宋紹定壬戌閏九月十二日己未生。習進士詩賦，累應鄉貢不利。元至元間，江東道儒學提舉司授信州路貴溪縣儒學教諭，不赴。會撫州路宜黄縣儒學缺官，江西道儒學提舉司命攝其事，就職一月而歸。閑中以詩詞自樂，詞尤超拔，似辛幼安、劉改之之作。大德戊戌四月二十二日戊寅，以疾終於家。娶袁氏、方氏。男繼老。女維恭。孫男戊孫。孫女適曾貴、歐陽仕琪、鄒蘭。曾孫男四人。一再卜宅兆，俱未安。至順辛酉四月十七日庚申，遷新穴，在峽山楓樹之谷。澄，子婿也，前葬時客外。今得躬視葬役，乃識其月日，以表於墓。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〇

弁陽老人自銘

弁陽老人周密，字公謹。父其先齊人。六世祖諱芳，隱居歷山。熙寧間以孝廉徵，不就，賜光禄少卿。五世祖諱孝恭，吏部郎中、知同州，贈殿中監。高祖諱位，贈太中大夫。曾大父諱秘，御史中丞，贈少卿。隨蹕南來，始居吳興。大父諱珌，刑部侍郎，贈少傅。先君諱晉，知汀州。妣章氏，宜人，參政文莊公良能女。老人生於紹慶壬辰五月廿有一日。娶楊氏，匠監伯喦女。以大父澤，初調建康府都錢庫，廉勤自持，或以爲材。自是六上辟書，觀濱京闕、叢府，由豐儲倉闕改秩，陞朝出宰，婺之義烏。平生及物榮親之志，至此謂可少酬。而時異數奇，素抱弗展，老且及之矣，非天歟？景定限民田，毘陵數最夥，朝命往督之。至則除其浮額十之三，大忤時宰意，禍且不測。會母病，即日歸養，嘗藥刲體，捐年、再歲卒。雅憂棘蓋心，葬禮輯慎。終篇五卷三。女弟皆庶母出，殫力治具，悉歸之名閥。疏族貧者賙給之，無靳色。人有疾，裹藥拯療，不憚煩雖。翹竭

之微、亦欲其全生遂性。然剛腸疾惡、聞見有不平、怒髮抵掌、毅然亦不少貸也。自幼朗悟篤學、慕尚高遠。家故多書、心維手抄、至老不厭。或勉以安佚裔養、然性自樂之、不知其勞也。於古今得失治亂之故、必審真是、不喜隨聲接響。嘗謂班孟堅不過以成敗論人物、況近世私好竊古睦世者哉。作詩少負奇崛雄駿、晚乃愛趣古淡。間作長短句、或謂似陳去非、姜堯章。家藏名畫法書頗多、晉嘗集錄為譜。今百不一存、而嗜古之癖故在。性滑稽、益刓去垠堮、簡易混俗。然汶汶者正自不能汙我、異時故巢傾覆、拮据誅茅、至是又為杭人矣。所居有志雅堂、浩然齋、弁陽山房、樹桑藝竹、壘臺疏池。間遇勝日好懷、幽人韻士談諧吟嘯、觴詠流行。酒酣、搖膝浩歌、擺落羈馽、有蛻風埃、齊物我之意。客去則焚香讀書、晏如也。所著有經傳載異、浩然齋可筆、齊東野語、臺閣舊聞、澄懷錄、武林舊事、詩詞叢談及詩文樂章等。嗚乎。闕似不克應事植勲、趾美文獻。然粗謹操修、辱知諸老、晤嘗識拔、與一時名輩頡頏盛際者餘二十年。自惟平生大節不悖先訓、不叛官常、俯仰初終、似無愧怍、庶乎可以見吾親於地下矣。偷生後死、甲子且一周、是用飭中治棺、以俟考終。或土或火、隨時之宜、歸祔先塋、以遂首丘之志。若歲月之詳、則俟異時子孫輩填刻於後云。銘曰、

一身之殀兮百世之澤、始終無端兮運化莫測。景翳翳其將莫兮、愧修名之不立。海水羣飛闕⑩於天航兮、所不淪胥以溺。持此以復吾親兮、尚訓名之弗失。嗟於人而偶於天、不為金礪兮、庶乎其瓦合。其所當為者、為之不敢不力、有志而不得為者天也。吾何與焉。何誕漫兮鶩荒遠、而無成、何底滯兮不能與時而偕行。渺六合兮闕於遠反乎誰伸。曠千載兮庶或鑒於予心。然進不登於雜傳、退不列於隱淪。嗚乎雖予亦不能自名其為何人也。

周密撰《珊瑚木難》卷五

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　元明善

揚州總管王君結、余友也。駟過其家中山，授余崔肋教諭狀曰，此結師也。幸 公銘，俾諸孤刻之墓神道，是不没吾師矣。余以義不得辭諸總管，則取其狀讀之曰：先生姓董氏，諱朴，字太初。隱居五十年，壽八十五以卒。嘗爲陝西道按察司檢法、太史院主事，俱去之。集賢院臣奏其賢，特授翰林修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致仕。先生之學，蓋明理爲本，篤行爲要。最其所至，則文雅安恬者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間化之。學者不之字，號曰龍岡先生。先生朔州人。曾大父遜，邢著户版。大父資，祿妣韓。父彦成，妣李。農爲先生穎異過人，學於樂舜咨、劉道濟，遂以儒顯。娶張，生三子一女。先先生卒二十七年。長子慶雲，次子慶元、慶隆。女適張德祿。孫男四，曰壽寧、祖寧、叔寧、蘭寧。孫女二。曾孫男三，曰長孫、昶孫、澤孫。曾孫女三。先生卒之歲爲延祐丙辰，月爲辛卯，日爲乙亥。葬之日爲己丑。其兆在唐山之陽云。夫含光蘊秀，蹈高遯素，惟潔身之士乃能行之。惟有道之朝乃能容之。跡其臨莅，銘之也宜。辭曰：

龍岡之支，淵淵以池。種蓮于兹，面我茅茨。池水之清，比其風靈。蓮花之馨，配其德徽。猗嗟後生，于考于評。仰止斯銘，千載而鳴。

（《國朝文類》卷五五）

校記

①武定仙：當衍「定」字，見四庫本《牧庵集》。

②公：當作「太」，見右引書。

③教類：當乙，見右引書。

④「或」下脱「告」字，見《元文類》卷六一、《中州名賢文表》卷一二。

⑤防：當作「妨」，見右引書。

⑥曷：當作「盍」，見右引書。

⑦藎：當作「盡」，見四庫本《牧庵集》、《元文類》。

⑧義：當作「議」，見右引書。

⑨壬戌：紹定無「壬戌」，疑當作「壬辰」。

⑩缺字當作「蔽」，見《太玄》卷六。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四

劉宣　蔣世傑

大元故御史中丞贈資善大夫上護軍彭城郡劉忠憲公行狀

公諱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因出戍、留居忻之忻口鎮。金末辟地于陝、歲癸巳七月、生于寓舍。國朝既得河南地、復歸忻。後徙太原。公沈毅清介、自幼嗜書、長達時宜、志在經濟。居家奉親、恭恪婉愉、事無巨細、必待稟命。意有不可、因敢直遂。母嘗嬰疾、不寢踰月、疾愈乃已。兄弟雍睦、禮如賓友、孝弟純篤、名聞遠邇。宣撫行部、聽公談論、深蒙器重。還朝、以公爲薦、擢充中書省掾。在京從許文正公學、每退食、就師講明經理。考滿、除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副使。至元十二年、除戶部郎中、改行省郎中。從丞相伯顏、平章阿球統軍平江南。自武昌順流抵鎮江、取瓜洲。立行省、供給軍須、嚴有缺之禁、止殺掠、撫安新附。所過州郡按堵如故。凡便益之事、多出贊畫。以丞相命赴闕、進捷書。世祖皇帝親問南征事勢、應對稱旨、賜罷服寵嘉之。江南既平、作詩百韻、鋪張偉績。宋臣有能死節守義者、必加歎獎。同陳右丞沙汰江淮冗官。存革悉合公論。知松江府、未幾、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居官五年、威惠並著。陞江淮行省參議、改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貪吏豪民聞風屛息、一道肅然。二十二年、入爲禮部尚書、遷吏部。將征交趾、公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夫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未嘗愆期。邊帥生事興兵、因彼避竄海島、使大衆無功、將帥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興兵、必順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地、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八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

夫擔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三月軍糧。搬運船料軍須，豈止通用五六十萬衆。廣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户户供給，役亦不能辦。況湖廣密邇溪洞，寇盗常多，萬一無[1]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虚生事，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略。不然，復蹈前轍。又將再征日本，公上言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至元初年，高麗趙開建言通日本以窺宋，數番奉使，竟無成約。率只[2]征伐，亦不収功。驅有用兵民，取無用地土，猶珠彈雀，已爲失衆。平宋之後，姦回擅權，貴官嬖倖，江南郡縣布滿，貪饕削剥官民。既而要功生事之臣，倡言東征，輕用其謀，於江淮、兩浙剏造海船，斫伐寺觀墳園樹木殆盡。每株大木不下三二百人拖拽，踰山越嶺，近者百里，方到船場，民間費用過於木價十倍，夫匠死傷不可殫紀。造作軍器衣甲、百色物料，皆出於民，當役税户，多致破産。大兵既達海岸，未交一矢，風浪損舡，委十餘萬於荒山，不爲敵殺，則爲餓莩，可爲哀痛。死事之家，殊無優恤，主將僅以身免，朝廷寬宥，使輸錢贖罪。天下知刑賞不行，何以懲勸，使人效死。十九年冬，四處行省督諸路造膠河糧舡一千隻，又相繼於江南、平灤造東征海舡。江南擾動，過於向來。其平灤船料油竹椋藤，取於南方，綱運絡繹，工匠牛畜死者相望。幸蒙停息，百姓瘡痍未蘇，軍家老稚哭者未已，又議大舉，恐民不堪。漢軍自圍襄陽，渡江征二王，戍閩廣，攻占城，破交趾，死損甚衆，及有絶丁破産之家。江南諸路守城把渡，遞通遞送，倉庫占役之外，調用常是不敷。南方新附舊軍，十餘年間，老病逃亡，出征損折，向來精鋭。於海東新招軍數，皆非習武藝、慣争戰陣之人，用此制敵，必然敗事。經營南方，用兵四十餘年，中國幾致疲乏。歸附以來，民失撫字，實非心服，但畏兵力而已。江淮輕剽陸梁之徒，潛伏山海，孰謂無之。伺我兵力虚耗，一旦嘯聚，驅脅生無藉衆民，所在殺掠，其鎮

守官軍政

議設科取士之法。二十

三年十二月、中書傳旨議更鈔鑄錢、公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周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為公③遷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賫擎、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自一界二界至十九界、關子、計江左立國百五十年、是不及八年一更也。亡金行用會子、亦由此數變名同、如小十貫、大十貫、通天寶會之類、隨行隨壞。大元初年、法度未一、諸路各行交銀、或同見鈔、或同絲絹。中統建元、王以道執政、盡罷諸路交鈔、印造中統元寶、以錢為準、每鈔貳貫倒白銀壹兩、十五貫倒赤金壹兩。稍有壅滯、出銀收鈔。恐民疑惑、隨路椿積元本金銀、分文不動。當時支出無本寶鈔未多、易為權治。諸老講究扶持、日夜戰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墜、行之十七八年、鈔法無少低昂。後阿合馬專政、不究公私利病、出納多寡、每一支貼、至有十餘萬定者。又將隨路平準庫金銀盡數起來大都、以要功能。是以大失民信、鈔法日虛。每

歲支遣、又踰向來、民所行皆無本之鈔、以至物價騰踴、奚止十倍。極治之法、不過住印貫鈔、只印小鈔、發去諸庫、倒換昏爛、以便民間爪貼、驗元起鈔本金銀發去、以安民心。嚴禁權豪官吏冐名入庫倒買、國用當度其所入、量其所出。如周歲差稅課程可得一百萬錠、其歲支只可五七十萬、多餘舊鈔立便燒燬。如此行之、不出十年、縱不復舊物價、可减今日之半。欲求目前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同④、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足爲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歷代利病、在諸史通典、不待縷陳。國朝廢鈔已久、一旦行之、功⑤費若爲遠計、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濟溪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屬姦邪謀奪中書之務、立尚書省以專國柄、錢議雖寢、二十四年遂行至元新鈔、未及期年、已覺滯澁。權姦以行省奉行不嚴、繩之以刑、遣公及兵部郎中趙孟頫斷江淮行省官吏罪。時有元惡宴長一省、公顧惜大體、略不摘摭而去。二十五年、公由集賢學士除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其元惡悍戾縱恣、常慮憲官糾其非。若公、尤所忌者。猶以前時常獲欵接、因章公之過揚、冀一相見敘情好如舊。而公以臺官不當外交、竟絶江赴臺、於是增其猜惑。公領臺事之後、大夫與右中丞出建康城外點視軍船、摩御史從有以軍船載葦者。御史張諒究詰、知行省所使、詣揚州叙貫。元惡惑怒、即圖報復。大夫之父官于屬郡、旋被按劾、遣其惡黨造建康、偵臺中違失、出惡聲相蹂躪。臺中悚懼、陰徃懇祈以自解、惟公巍立不動。元惡惑公愈深、羅織公之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官及遣斷録事司官誣告行臺沮壞錢糧、以聞于朝、納賂權姦、必欲置公死地。當時專以財利一事爲重、又且素惡臺憲、差官二員至行省鞫問、公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公將行、書後事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公既登舟、行省差軍船監押、兩岸列兵衛驅迫、鉦鼓旌旗、震耀

數里、聽者觀者為之駭怖。比至揚州南關、鎮兵圍繞、不得入城。同行御史分異各處、不通往來。九月朔、公自裁於舟中。啟視公所書絕筆、其辭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苟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以不獲以身徇國為恨。嗚呼、蒼天、寔鑒此心。且別有公文、言元惡罪狀。後得其藁、塗注鉤鈴、辭句難辯。前治書霍肅為序次其文、讀之令人悲惋。霍肅曰、公既殺身、行省白朝堂曰、省知罪重、自剄身死。前後構禍主謀者、郎中某也。某為行省員外郎時、公為參議、相得甚驩。為江淮鈔法法⑥、尚書省命公罰某杖罪。公以同僚、為苛其事、由是公被罰。某素受公恩、但以同惡相濟、深忌正人、銳意擠傾、曾不顧公議之可畏、宿恩之難負。公忠義節操、世所共知、識與不識、皆為嗟悼。肅親見親聞其事、故辭覈而情哀。在先有觀天文者、謂熒惑犯外執法。及是聞公有變、乃知正人生死上應天象。公哀問至太原、夫人李氏將一僕、一驢、行三千里奉柩歸葬。其後同謀害公者不久俱死、若有陰譴云。元惡既斃越一年、權姦亦誅。改祚更張、霍肅具公死事始末呈之臺省、不報。公之官初階承直、轉大夫、歷奉訓、奉直、朝列、中順、少中、太中、嘉議、通議、凡九階。延祐四年、從子自持工公行實、御史臺奏聞、制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工護軍、追封彭城郡公、謚忠獻。夫人李氏、追封彭城郡夫人。謚議曰、廉方公正曰忠、行善可紀曰憲。公性至孝、鄉閭著聞。見知實文貞公門、無私謁、政有惠慈。奏牘本乎公正、非拘儒曲士引據高遠、不達權宜者比。其行善可紀、信矣。江淮省臣貪墨不法、公以其罪上、語泄、馳賄中外、柄臣黨惡、誅鋤忠良、傅撥加戮。公處身辱徒損、臺底中道以殞、時論冤之。其廉方公正、又信矣。予嘗論公之死曰、耳目重臣、無辜而被逮問、浮雲蔽日、如此、豈善類可望生全之時耶。使公不死、忍恥以對獄吏、奚啻色理辭令之辱。假而得生、亦臧獲婢妾苟免者所為耳。若公臨絕之音、豈不殺然大丈夫哉。人孰不惡死。

不曰所惡有甚於死乎。此公之所以寧死而不辱也。公之大父津、不仕。大母苗氏。父訓、金朝河南省椽、博學知名、與太原元好問友。母宋氏。夫人李氏、清苦持家、與公同其志操。後公二十七年卒。子男二、自勉、史蔭同知滁州、繼尹工蔡臨潁二縣。自得、主杞縣簿。女三、婿張維、梁中立、毋瑛。孫男伍、女四。公行完於身、才周於世、剛正公廉、視古之名臣可以無愧。宜有傳在國史。故叙公平生大槩、以俟它日采擇。謹狀。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八八

故紹興路儒學教授蔣君墓誌銘

固陵蔣君諱世傑、字俊民。自幼已負英稱。由進士入官、嘗參建昌軍事。云今五十年、父老猶誦嘆不忘。至元中、余識之京師、相從夜語、典刑碩儒也。後又識其二子於江都、皆犖犖有父風。於是余胥疏江湖之上二十年矣。今年秋、其子太常博士述君里系官次求銘、然後知君物故歲月。家本光州、父諱克勤、宰邑象山、愛其風土、因家于明。君生十四年、而象山公沒、大父母皆無恙。君已能孝長慈幼、翕然以和。學於舅氏、舅氏名士也、深器之。宋開慶己未中進士第、尉黄岩、遷泰州録事參軍。母喪釋服、遷録建昌。清敏公勤、受舉於前後三太守。最後守念其拯飢盡瘁、欲再薦之。君力讓其同僚、由是益知名。遷安慶府司理參軍。沿江制帥素知其材德、羅致幕府、通署三司事。至立決成、當其情。帥問知君所署者、輒不復視、即奮筆畫諾。與總餉使者共薦君于朝。帥既去、君亦還郡。郡將倨甚、君與抗不懾。改授宣教郎、知福州閩縣、還提轄権貨務。遂歸國朝、浮湛閭里者十二年、授撫為路儒學教授、始至即去。又七年、改教紹興、居四年而代。又四年病卒于家、得六十有九年、是為大德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先娶于趙、繼娶于洪、皆先卒。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與二配合祔于邑西梁家嶺之先兆。始、君之將塟其親於此也、兩君蔬食露禱者逾月、逮事而霽、人皆異之。生平恂恂、廉謙惇厚、平恕不欺、長幼貴賤待之如

一。心無宿怨、口無嘗短、人有小善、惟恐延譽之後。里有疾、必調藥手飲之、或遂周而振之。晨謁草堂、無間然焉、讀書賦詩迄于沒。有梅心先生集若干卷、藏于家。四男子、汝致有篤疾、汝霖佐郡幕後君五年沒、汝礪、博士也、家方以之大。汝翼亦登仕版。一女子、婿曰安陸府儒學教授林理。孫男七、曾孫男女五。銘曰、

懷哉蔣君、古之善人、彌積而長、不在其身。蔽芾甘棠、亦有遺民。懷哉蔣君。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一七

校記

①無：當作「奸」，見《元史・劉宣傳》。

②只：當作「兵」。

③公邊：當作「沿邊」，見《元史》本傳。

④同：當作「目」，見右引書。

⑤「功」下脱「費不」二字，下「若」當作「非」，見右引書。

⑥法法：疑誤。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五

馬充實　劉將孫　史徽孫
胡夢魁　徐師顏　余斗祥

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馬公神道碑銘

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馬公踵門以告曰、惟吾先公隧道碑未立、子職在太史、勳舊死事、貞逸之士、嘗焯焯紀著、登載金匱。先公仕雖不顯、其見之于世祖、受學于碩師、河內後進猶能誦習遺事。敢以行實告、它日上其事史館、則子實前史官、庶幾傳信可永久。敢再拜以請。謹按、公諱充實、字士輝、單懷河內人。父庭、大父某。皇朝入中原略地、定國貢、詔大師專除授、當得署郡縣副貳。兵亂、大父以上名諱弗可攷。公八歲遭大喪、從母完顏氏携載以從其夫李侯。侯長萬夫、隨征六盤、善謀畫裨贊、李益取自助。六盤爲高昌要衝、高昌之俗、收經史立校官、地與西域接、故其聲音文字詳於諸國。公得其說而習焉。世祖皇帝大一寰宇、命以其國語別立文字、用於印章宣勅。其字母與西域相近、公旁曲通暢、單出雜比、會其指歸、學者爭趨門請業。許文正公薦于上、以儒服入見于柳林、委曲問時事、悉以國語對。上大喜、錫以錦幘、語翰林學士承旨某公、左丞相耶律公、宜以爲稠人師。遂僅授將仕郎、懷孟路蒙古教授。再授承事郎、襄陽路均州判官。然不樂仕進、嘗曰、我能知樹藝。遂力治其開田、因原隰以種所宜木、春華秋實、茂鬱滿道。過者咸曰、此馬公手植也。縣西有田二十餘頃、皆先世業、歲久、勢家悉占其肥沃。後服公純德、始願歸其田、卒酬直以受。方許文正公講授鄉里時、靳許可、遊其門者察以歲月、始命執弟子禮。獨見公篤厚溫謹、即俾就列、授性理大義、以躬行爲先。公能守之、故其退讓無干進之念、而恂恂里閈、克修克儉、皆師訓也。文正公侍帝所無虛日、懷孟素產地黃、可釀酒、其修治貴精謹。上問文正、卿弟子孰爲誠實。即以公對。公素知製法、得山中石泉、如法

釀以進。許公之薦，將錄是俾黜用，而事若不偶，公復不以為介，豈安於命分者與。後有奏為河渠使者，又將奏為蒙古院學士，皆力謝不受。里中有德大師金內族，年過百齡，能知人壽夭前後，俱尊異之。公甫生一日，德夢其故友宋讓曰：吾今為馬家子矣。後抱示之，摩頂即為笑容。噫！死生事不可詰，若前史所載，又有若佀焉者，寧勿書。卒于至元二十九年四月六日，年六十。葬于河內縣青平村先塋之次。娶劉氏，征西萬戶某之女，後公四年卒。生二子：長鑄，即元帥公；次鎔，朝列大夫、廣西海北道肅政廉訪副使。次娶李氏，生二子：銳，奉議大夫、廣州路治中；次鋼，皆蚤世。女五人，適陳吉甫、張漢卿、王某、宋仲德、揚其。鑄男四：長德潛，內監尚衣；次德源、德淳，皆國子生。德淳今為鎔後。德淵，府學生。女四，適太祝王世昌、戴彥實、李起宗、郭成可。銳男二：德潤、德溫。曾孫一，孟孫。至大三年，鑄為禮部郎中，推恩得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扶風郡侯，謚莊惠。劉氏贈扶風郡太夫人，李氏封扶風郡夫人。鑄官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又贈公某官，劉氏贈某夫人，大父贈某官，大母完顏氏贈某夫人。摘於是有言曰：仕害忠弗及其身，歿而子榮，推其榮以及其先，而為善之效著矣。世固有拯其顯光，歿無德以傳，卒至於子孫流播，可勝道哉。元帥公中外揚歷，清白益著，今帥浙東，事不苟求，而明燭幽隱，不為已甚，遺其後者猶先公之志，是宜銘詩以昭來世。銘曰：

相彼土田，或隰或陵。深根平培，翁馬以升。實者芟之，茹者蚤之。梓漆是供，絲枲是鞴。種不亟求，曰惟康年。視彼種德，亦云其然。溫溫馬公，植善無倦。仕匪寒時，從我之願。經緯聲音，服習訓則。奉盈彌謙，以退以默。詒爾孫曾，戰競是承。敝帚長松，勿替厥聲。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二七）

劉隱君墓誌銘

五經之學，繇宋諸儒先緝續統緒，詩首蘇轍，成鄭樵，易

首王洙、東萊呂祖謙氏後、始定十二篇。胡宏氏辨周官、余廷椿通漸次第書。有古文今文、陳振孫掇拾援據、確然明白、言傳心者猶依違不敢置論。至天台劉君正仲諱莊孫、始憤然曰、吾不能接響相附和、尊聞紹言、各為論著、不沒其實、而先儒之傳益顯。所為書曰易志一十卷、詩傳音旨補二十卷、書傳上下篇二十卷、周官集傳二十卷、春秋本義二十卷。其論春秋為魯史之舊、是則發揚先儒之遺旨。善著書、能以詞藻達幽隱。復為論語章旨、老子發微、楚辭補註音釋、深衣考、而其所為詩文曰芳潤藁、凡五十卷、和陶詩一卷。噫、多矣哉。學患不博、博矣、其必不能有以精也。士生于今、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于海。蓋其書具在、獵英聚珍、朝成夕上、敏而求之者、良不以為艱。是則於劉君見之。君少學古文、湛深隱伏、不見其涯涘、落筆數百語、詩工次和、愈作愈平順、而幽愁感歎、思其平昔、狀其羇宦、鑿燭清澈、物莫有逃遁者。性嗜酒、不解治生業。幼侍其父府君昇自為師弟子、從閬風舒先生岳祥游、唱和不輟。空林絕嶂、目接耳受、一寓於諷詠。晚歲、先會稽郡公延入塾、教諸甥、桷相與論經旨、往復不避輩行。蓋君篤信周官、而不鄙每置議、君亦不以為忤。在太學五年、不善為同輩文字、不獲釋褐。今其所為書、先師尚書王公摠而叙之。大德六年十二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九。娶王氏、後七年卒。子三、長圭一、早夭、次存翁、學翁、女一、適董可傳。某于士輿之龜峯、劉為寧海儒族、八世祖世克為吳越王錢氏板授官、閬風里有二劉、曰和叔、曰允叔、於君為曾叔祖、有文名、不大光顯。至君父子亦若是、今遺書具在、詎果無傳也邪。曾祖某、祖某、妣某氏。其子存翁嘗請銘、以久官翰林、不克為、至是二十有四年矣、今復有請、愀然謝曰、隱君振華續光、將大有傳者、舊漸盡、桷敢不自勵。銘曰、

探微譔墜、前哲功、後學剽襲誣蠉蒙、偉哉卓識合異同、
輪囷卷帙浩不窮、冥搜玄象歎颯颯、弄筆為戲箋魚蟲、

辟雍三黜命莫逢、紀述有在著極通、基門永揭昭儒宗。

史猷父葬記 代其子作

袁桷撰 《清容居士集》卷二八

大德丙午九月朔、我先君子壽春推官卒于寢、年七十有三。越十月丙午、葬其地通高祖越忠定王墓次百步許。先夫人郭氏卒、葬十五年、適合窆焉。嗚呼。先君子諱徽孫、字猷父。少孤、祖母嚴氏躬教督、具諷先訓、感悟于時。史氏極貴盛、壽春癯然整修、奮棄子弟玩習、搜紹淵懿。族祖文靖公見之、曰、兒當以文名吾門。稍長、試吏、為諸暨主簿、從政精覈。邑長缺、使者俾治幾一歲。入辟淮東治田事、調揚州司理參軍。帥大器重、悉以事付。甫授壽春、帥益取自佐、循承直郎。而先君子不復仕三十有三年矣。有詩文若干卷。晚讀陶靖節詩、語近意遠、視世德胳合、深自慕擬。平居無慍忤色、筆墨清藝、觴至輒就。傲邵子觀物、為詩數十篇。久更困約、益以理自得。清日危坐、道舊事、緩語不絕口、鄉黨賴焉。嗚呼。公亘等五男子、為從伯父從叔父後者曰公玉、公蓍、次公晝、公旦。女三、已嫁仕族。浙西提點刑獄、贈少師諱彌正為曾祖。紹興監酒、贈朝奉大夫諱實之為祖。朝請大夫、通判處州諱顯卿為父。將葬、謹書納諸壙。

僉廣西提刑按察司事胡公墓碣

袁桷撰 《清容居士集》卷三〇

有元僉廣西海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胡公卒之十年、子脩巳等以容州判官陳偉狀來請銘。公名夢魁、字景明、澗泉朋友之所尚也。建昌新城人。幼已穎異、父師不煩。未冠、以明經貢于鄉、郡守面試以文、須刻而成、守大驚賞。既長、復為首薦、遂登進士第、調澧州戶曹、改丹徒尉、累遷浙西制置司參議官。歸國朝、奉母還里、江西宣慰使檄攝本郡判官者二年。旅覲、得旨于秩方俟命、適余將旨旁求、遂薦于上、擢僉廣西憲事。嶺海吏治不律、公所至發擿蕩滌之、聞驚見懾、同列亦為悚。海南宣慰使最貪毒、皆不敢問。公條其宿惡、劾罷之、衆大驩快。居四

年、所決黙甚衆、民為建祠、刻歌謡山谷間、謇流中臺。會更憲號、公亦久瘴癘地、倦且病而歸矣。自是杜門却掃、甫及挂冠、即致其事。公之初釋褐也、包文肅公勉之曰、子少年入仕、所至巨量。然自大者人小之、自卑者人尊之。公曰、謹受教。故平生謙謹委曲、與人語、唯恐傷之。性強記、自少至老、諸書恒在口、言論風旨、恒如布衣時。服用稱是、不識者不知為貴人。所守凝一、故莅官行法不吐不茹、風績偉然、惜其用之不究也。予雖同里閈、而南北驅馳、相從之日益寡。然每一抵之、郁乎其容之温、粹乎其論之篤、棐然相與之情之文也。今不可作矣、悲夫。公生於陳、從母戴夫人愛而子之、胡陳固同姓也。戴夫人嚴甚、内政斬斬、家雖豐、以古法束公於學、衣不得兼帛、食不得兼肉、故早有成。公又守其訓終身、故自奉甚約。曾祖儼、祖孔昭、父泰定。公凡三合姓、吳氏、趙氏、樊氏。子十一人、男克己、先沒。脩已。正己、進義副尉、湖南道宣慰司照磨。成已。女婿張蟹英、呂元嘉、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樊溥孫、承祀郎郊祀署令程大本、曾宗厘、譚括。以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暴病卒、年七十四。以某年月日葬公於南城縣太平鄉唱歌嶺之原。所為詩文曰偶然集。銘曰、

山才之苑、寧如之新、泉澗之淪漪、駛然而望、如有人。嗚呼。生者曷覿。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二二

徐師顏傳

徐君諱師顏、字子愚。遠祖天聖間縣太末從新定、故所居里以氏得名、曰徐閈。君始生時、適出並蔣、父母器之。稍長讀經史、心徹意領。年十七授室、君白大人、當令兒從師外方。迺游三衢、習進士業。入宋太學、程試甲乙表流輩。性倜儻急難。歲饑、日具釜鬻滿庭廡。值父喪、慨曰、世俗飯僧為冥福、吾當活餓者以報親。是歲就食者幾萬人、太守楊潮南書以勵旁邑。至元十四年、詔用兵入南、俘虜日繫馬尾、疲弱棄道上。春大疫、饑民旁午。君出粟募民舁骼坎瘞、可醫食者親撫視以活。遇一女子、扶

曳蒼然氣徹屬。聞之、曰、吾三衢儒家女。命載以歸。稍長、俾為士人妻。客方達可館于君、死、已飭斂具、其子辭不能行、即指其地葬焉、復嫁其孤女。事繼母至孝、一日、妻治紉澣出微語、君聞之自責、不居内者幾月。母言亡是、叱妻具醫服拜堂下、始復初。外氏族黨嘗貿田、歲久、君東券母前、願奉田以償。其承順率類此。始為信州教授、首言于郡、復儒役七百人、署所居曰適悦、以奉母。會母思歸、即解去。湖南缺提舉官、集賢章舉之。辭曰、母在、不宜遠遊。受湖州、迺歸。秩滿、視資當入縣佐。君言、昔為太學諸生、中繩墨、始得郡博士。博士古官、何縣佐為。復授太平路教授。所至必先新學宫、嚴餼廩。安定胡先生墓、浮屠氏將夷圯之、君力復而致祀焉。在太平時、治丁蘭、王祥諸祠墓。於仁孝殆天性、待諸生務如也。晚得末疾、卒、時年七十有四。曾祖某、祖某。子男九人、觀先卒。頤為族弟仲龍後。艮。草。為長興州教授。節、處州路教授。益、晉、革、復、未仕。女二。方丙子時、遊騎入人居大索、二女爭死之。孫男二十人。女三。曾孫男女三人。所著有上饒集、吳興集、姑熟集、北游録、凡十卷。大理卿陵陽牟公序其詩、曰、事親若徐積、詩亦似之。其子草留京師、將歸、泣言于袁桷曰、先人力詩書、宦不充其德、遺行又泯遏弗表見、草等何以自樹。將乞銘于翰林學士廣平程公以表墓、子為之傳、藏于家、其可乎。迺弗敢辭。贊曰、

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任恤之道、戰國而降、扶持以干莫、幾於靡矣。若徐君者、不翕翕以近名、禮以為防、恬然孝謹、彌老益安。子孫滿門、歿猶有稱、旨哉。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太平路儒學教授徐君墓誌銘

往年嘗述鈞臺二徐之貞、時徐父晞顏無恙也。後二年、其子草以史官袁桷所為家傳來、曰、吾父歿矣、公幸矜而又賜之一辭。按、其先自太原來、曾祖某、祖禧、父景樑。晞顏字子愚、居宋太學、中試輒高第。歸國朝、歷廣信、安吉二郡博士。秩滿當遷、曰、我願為博士耳。集賢薦為湖

南提舉、曰、母老不可遠也。乃再得姑孰、所至以扶道樹化為己任、修治先賢冢、請郡諸儒力役。桑門氏將裁安定胡先生墓、力爭而復之。性仁厚俶儻、初遭父喪、適歲儉、悵然曰、飯佛老徒、曷若飯饑者。乃大賑、得食者數萬人、兵餘因以飢疫、棄骨遺骼狼藉、君募飢民掩死扶生。身自臨視、可活者拯而活之。有女子氣僅屬、曰、我儒家子也。載以歸。稍長、治裝妻儒家。事繼母盡孝、妻偶一語非所宜、即自罪、不內居幾月。母為解曰無之、君乃叱妻、拜謝、然後已。母黨貿田久、君對母折券請歸之。在信州、母偶思歸、即棄官奉以還。有友客死、為治其喪、又嫁其孤。所為率若此。娶於某氏、有九男子、觀先卒、顧為族人後、艮、華、節、益、晉、萃、復。二女子、曰清、曰淳、皆能潔身以死。孫男女二十三、曾孫男女三。生以宋端平甲午十二月二日、殁以大德丁未十月七日、瘞以某年某月日、某鄉里葬岡之原、其兆也。有集十卷。將殁、命其子曰、我無贏餘而好周急。今方荐饑、我死、慎毋營佛老事、第為我活里中人足矣。銘曰、

古之孝者、皆以善事繼母致稱、蓋能盡道、而格無情也。既孝矣、又推其仁以及物、且終始不二、若徐君者、始可言太學諸生哉。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七

金谿余瑞卿墓誌銘

有文學、有賢行、壽矣、富矣、又子孫衆多、隱居不求聞、無幾微事嬰懷、考終於牖下之數者、有其二三已難。金溪余瑞卿兼而有焉、其所得於天何其厚哉。君諱斗祥、族所聚曰大原、家西山三百載。遠祖迪功諱彥和、曾王考諱巘、王考諱文端、俱以文行稱。考諱應時、善書工詩。王妣張夫人、滦溪望族。君夫人兄之子、命為世孫。五歲入學、日記數百言、長治舉子詞賦、所修日益。比弱冠、與黃君炎薦同試舉場、黃預貢、又同而得失異、君愈自信自勵。試補國學生凡三、輒不偶。科舉事廢、教諸子仍舊業、每自律以尺度。他日有司試儒、仍免徼役、君二子並以

詞賦中選。君身總家務、夜燈猶不廢書。下至伎術、亦且通習。詩莊重縝栗、肖其為人。內寬外嚴、有古長者之風。終日整肅、祁寒盛暑不變、望之莫不敬畏恪謹。禮節長幼卑尊、繩繩如也。雖接下賤、無懈怠容。見微守固、外物無能動其中。逮養四親致孝、喪祭一無違禮。於張氏雖據禮降服、而情則隆。建祠買田麗淙溪桐林寺、以貽永久。所居種竹萬个、宮講周公方書竹心二字扁其楣。平生無他好、唯適意佳山水。過白馬之珠溪、欣然會心、捐金得之、寀觀曰仁壽、一歲率再三往、與良朋飲酒賦詩其間。至大壬子七月四日、無疾而逝、得年七十有九。初娶危氏、再娶吳氏。子男五、璁、鳳、麟、鵷、驥。女一、適吳。孫男十、瑀、琇、珂、瓛、琦、瑊、璋、若、蘭、蒙。女五、曾孫女二。卒之明年、諸孤將以十二月某日葬於珠溪之兆、其宗人前大學進士錀狀君之行來徵銘。予知進士君、因進士君之言知君。既叙次其狀如右、銘曰、

玉瘞珠潛、山輝澤媚。厥幽孔昭、昭視來世。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四

校記

①見之：當作「見知」。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六

賴汝楫　黃順翁　曹涇

愛山先生賴公墓誌銘

往歲庚子予分教臨汀過瑞金愛山以先人之舊館我三四年間行李問遺接跡癸卯秋滿歸分舍於東偏稱累紛碎留連旬日愈篤密臨別慨然曰吾老不復見子矣前春聞歸細書感念十年之故死生離合纏纏倏得蘭室董君訊致所為狀則愛山正月化矣蘭室曰子宜銘予每停雲西望未嘗不在愛山黯然懷別時語意而悲今之銘敢辭哉念他時尊耆英康彊壽考八十有四年耄期而不變臨生死不亂豈非一世之福德人寧必與於人事而何以加之若其閱歷則有難於任事者矣邑當閩廣衝丙丁以來虔四境靡爛邑又燬危疑反側閒鞠為荒野膏沃瓦礫灰燼嘘炎帶禍用裕豈比夫安坐之麾訶平世之伸縮哉嘗近境悖携有萌公私騷震咸謂撫諭或可解惟愛山信義在人心請以行亦慨然不辭然中危之羣至雄堞閒薄曉望歸輿下嶺讙如更生果得要領以定他拊循帖息不勝著每阻訌訛煽動爭竄山谷獨此為民望丙戌寇迫境弟病殆守死與俱夜中弟沒旦而寇亦不至孀妹子弱遷之居左教晢使成立有家焉自促膝談江湖舊事諸老見聞風致歷歷代衰世遠文獻之美至公而盡所為凄斷憐憐寧惟宿昔之知遇抑東南斯文遺老九京不可作吾誰與歸賴氏世贛松陽縣愛山而上七世遷均山又四世遷瑞金邑西今寧都會昌雩都石城之賴皆同出愛山諱汝楫字濟之蚤及諸名公周旋如包宏齋陳千峰翁丹山三樞密文章理學議論人物各不同而皆知己弱冠以春秋兩上禮部再魁次榜南北兵興閒攝邑尉事定教諭本邑蚤休嗒然掩關以老里閭敬之為鄉先生鄉大夫禮之為隱君子東西州問安否湖海之及門往年邑政諮諏忠盡補益鄉鄰怨競譬曉而釋者十八九老成通

練，不執不迂。爲人謀，悉心洞見利害，曰後當爾，無不如言。輕財重義，舊家皆邑甲乙，中廢僅半，半復割，訓應不減。聞客至，倒屣，絶甘分少。急難告貸，雖乏必應。有得藏某所，庋敝之。或謂地主所宜得，告笑曰：「匹夫無故得金，亦非分也。」踐履篤實，言如其心。每曰：「吾假貸於人，不立券，惟書一信字。」嘗自頌曰：「不貪、不吝、不奢、不儉、不豐、不嗇、不嗔、不妬。」咸謂實録。筆思清潤，疊疊輒百千言，無若思怪僻，文從意屬，詩尤有味。暮年善華嚴，作堂，鄉黨與里中善士誦之。修十世祖功德寺，造舟爲扶常渡，且給之田，而非以祈福利。佐邑校，以私財供公費，家人簪珥不得留。己卯饑，所儲僅餘，悉以濟饑者。既病，無病態，理家事，訣親友，處分身後，豐約皆有度。前一日，語子若孫曰：「吾將行矣。」或謂此日於後嗣不利，笑曰：「如此則來日。」至是又問今午未，或應以午，過，倏然而逝。嗚呼！孰如公蕭散靜定，其去來自在，亦至是耶！天地間無不有僞，惟信於心者，一言而使人舍其所甚愛，雖盜賊小人可使如禮義君子。至於觀化之際，即禪宗專門、聖賢學問，猶以爲極致，若談笑遲速，隨意所如，則其真實純一者，貫始終而參造化矣，豈非尤可傳者哉。曾祖克勤，祖夢庚，父起莘，妣劉氏。娶張、繼王，汀進士女，皆前卒。子男仲朋、定翁、申翁、天與，仲定、申亦前卒。天與受宣府檄汀州上杭教諭，愿謹而有文。女四，鍾思義、劉泰來、蕭茂珍、陳雷霖其婿。孫男三，嗣豪、劉生、丙孫。曾孫男三，佛保、衍孫、繁孫。孫女四，已適者婿鍾必暉，許適者袁天禄。曾孫女三。前端平甲午十月五日其生，延祐丁巳正月十八日其没，四月十二日其殯，所建華嚴堂之側，其殯處也，治命云。銘曰：

世百僞而無一真兮，能變而不能以常。遝巧令而欺言貌兮，固已隱微之昭彰。安能舍我之浩浩兮，與爾爲樊煌。雖委化而歸盡兮，尚有待乎朝陽。後百年其猶傳兮，是英英者不亡。

劉將孫撰 《養吾齋集》卷三二

元故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黄山（一）行狀

曾祖遇。

祖維。

父澄，宋進士、迪功郎、郴州州學教授。

本貫建昌路錄事司黄順翁年七十二歲狀。

公姓黄氏，諱順翁，字濟川，世居建昌，生於南城縣之南城鄉虞唐里。屬郴州州學教授澄無子，以同宗也取而子之。少勤學，卓犖有才氣。我師下建昌，族人制置使萬石退保杉關，公徒步叩軍門論事。萬石署爲保義郎、知撫州金谿縣事，公辭焉。時萬石降志已決，舉酒謂公曰：明旦則子女玉帛皆他人所有，子其任意取之。公一無所取。久之，南城盜彭某作亂，殺公之伯氏士凱，請於有司、興兵討之，迺殲其渠魁，請貰其脅從者。郡守禮公爲盱江書院山長，更徙其室廬於城中，仍斥大之，取朱文公小學書鋟木以訓學者。遂升儒學教授，嘗客洪州，盜方弔眼作亂，公以策干行中書省平方論功，會有詔仕於宋者得因其品級授官，有故人客京師，代陳於吏部，授將仕郎、武岡路新寧縣尹。屬邑□暴橫，公以誠感之，□□弟子禮事公。當□□時□□□久，公居官□年□輯流徙，督其民種樹畜養，田里以□□□□□種竹之處爲生祠。湖南肅政廉訪使余公德題曰種竹，又爲之記。既去官，祠堂壞，民輒更新之。其傜□□爲亂，湖廣行省左丞劉公國傑帥師伐之。公以儒服上謁、叩頭曰：遐陬之氓，莫知王化，遠煩興師，以□□算。今上樂峒、下樂峒實新寧境內、下官書生也，請以禮說之。說之不從，然後討之。萬戶曹侯□雅知公，曰：此宜苗婦而獸獮之，非可以禮服之也。縣尹毋行。縣尹止。公竟乘轎從一老兵，以孝經千卷分遺其民，又爲之講說大義。至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皆泣下沾襟，頓首請罪曰：乃今出蒙鄀見日月，明公之賜也。亂遂平。其傜家自爲木主，署曰生父黄公。劉右丞大喜，俾公爲文勒石紀功，遂班師。故翰林承旨程文憲公、宋荆湖宣撫司幹辦公事張公山翁爲文稱之。大德四年，遷從仕郎、龍興路稅務提領。平章政事史公弼出鎮江西，聞公名，禮之於家，受論語、大學。史公之父詣門謝曰：吾兒子免曠官之責者，先生之力也。擻郡遊士之無依者，公皆館□之。九年，遷徵事郎、撫州路金谿縣丞。十年大饑，公持所受中國牒質之官，請發粟振之，民賴以生。佐縣尹趙君銓覈正民田，賦役以均。皇慶元年，調承務郎、江州路德化縣尹，獄爲之空。明年延祐元年，以年及，移書請致其事。授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未幾，病卒於江州。公天性樂易，無老幼待之以誠，與人言懇懇詳盡，故咸樂親之。生宋淳祐二年七月。母利氏，武安軍節度掌書記登之女。娶熊氏。子男二人：純夫、鼇利州判官，敏夫。女三人，長適

臨川危承吉，次適同郡陳旻，次適同郡石某。孫男三人②，宏子，能文辭、善撫琴，蚤夭；寬子，以公蔭三任爲龍興路新建縣烏山砦巡檢。曾孫男二人，求己、嵩，女二人。延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公南城鄉之南原村。心公之友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題公之墓。公有樸齋集三十卷藏於家。素公之外孫也，謹□所聞於平昔者，□銘當世之君子，以俟采擇焉。

危素撰《危太樸文續集》卷七

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黄公墓誌銘

頃予與危君素同在史館，素以僚友之契，狀其外王父黄公之行，俾公曾孫求己奉贄來謁曰：「惟我曾大父之葬，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既篆題于墓碩③之首，而逮今未有銘，敢以爲子請。」予辭以史事方殷，而返其贄。求己既去，予亦以衰朽納禄而歸，抵家甫二日，俄有召還之 命，暨至京師，素復數以爲言，予不得辭也。按狀，公諱順翁，字濟川，姓黄氏，建昌南城人。曾祖遇、祖維，俱不仕。父澄，宋末起進士，卒官迪功郎、柳州州學教授，無子，公以同宗爲之後。少卓犖多材能，尚氣節，而輔之以學。國朝取宋之師，次建昌，公族人萬石爲江西制置使，退保杉關。公徒步叩軍門言事，補保義郎，辟知撫州金谿縣。公察萬石降志已決，辭不就。萬石舉酒屬公曰：「明旦則子女玉帛皆它人所有，惟意所擇。」公一不以自污。并父某死於南城之盜，請於有司，發兵殲其兇渠，而貸其④餘黨。久之，郡府知公儒者，禮爲盱江書院山長，且爲徙其書院於城中。時學者未有塲屋之累，公首出朱子小學書以教之。尋遷儒學教授，廣州大盜竊發，公上平盜之策於江西行省，事定，未及論功行賞。至元二十一年，有詔，宋故官得驗其資級換授。故人有客京師者，代爲公陳于吏部，遂以公爲從仕郎、武岡路新寧縣尹。長官暴横自恣，公不與按而待之以誠，乃更敬服，執礼甚恭。江南新附，人心未寧，公招集流散，督其民樹藝畜牧，簡傜納，興教事，民皆安之。傜人作亂，湖廣行省右丞劉武宣公出師討之。公儒服上謁曰：「避阺之叱，未霑聖化，致勞廟筭，遠興師徒。下官書生也，忝爲新寧長吏，上樂下樂兩峒皆在所治境內，請往諭之。諭而不降，討之未晚。」萬

戶曹侯其雅與公善、止公毋行。公不可、肩輿從一老兵、携孝經一千卷直抵峒中、分遺其人、且為講說大義。至庶人章、皆涕泣叩頭請罪曰、蠻俗無知、今乃得出蒙蔽見日月、明公之賜也。不敢復為乱矣。事平、徭人家立公祠、顯曰生父黃氏武宣大喜、命公勒石紀功、而班師。翰林李士承旨程文憲公前宣閫幹官張公山甫咸為文頌美其事。公在官九年、縣廨後有竹數百个、公所植也。民即其處為建生祠。湖南廉訪副使余公恁以其竹比於名公之甘棠、而為之記。公去後、祠壞、民鄉更新之。其遺愛在人如此。大德四年、仍稱僧調龍興路稅課提領、史鄂公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延致公受論語大學、多所開發。鄂公之父詒門以謝焉。九年、遷徵事郎、撫州金谿縣丞。十一年、大饑、公持所受勑命貿官倉之粟以賑之、人賴以活。力贊其尹趙君佺覈正民田賦役以均。皇慶元年、陞承務郎、江州路德化縣尹。到官未幾、微為之空。延祐元年、以老得謝、授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江州。其又明年某月某日葬南城縣南城鄉南原之道遙城下。母劉氏。妻利氏、武安軍節度掌書記登之女。再娶熊氏。子男二人、長純夫、蕃利州判官、次敏夫。女四人、長適金谿危永吉、今贈承事郎太常博士素之父也。素今為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孫男二人、宏子早卒、寬子用公蔭三為巡官卒、以蔭歸其兄子、即求已也。曾孫男二人。求已今為某官、蕭方業儒。女二人。玄孫男四人、女一人。公氣貌清嚴、中實樂易、恂恂恭謹、待人無少長如一。語言懇惻詳盡、人皆親之。素之母有疾、出公小像并書一通以授素、今謹藏之。母沒、啓其書、則謂素漸長、當端儀表以正之讀書乃其次也。素由是知為學之本末次第、而有以用力焉。嗟夫。古之人負其所有、百不一施、泯滅無聞者、何可勝數。今也葬其親者、乃莫不有銘。夫亦孝子慈孫求盡其心而已。若公之魁岸傑特、雖不得卿大夫之位以展盡其經綸之蘊、而所試輒效、時行時止、訖以考終、有不可銘者耶。銘曰、

有偉黃公、材周而通。出武入文、用惟其逢。闢之以智、匪奏伐功。
置之於安、式壽民庸。志則已遂、祿乃不豐。朝其遠引、浩然長終。
寫以丹青、漂焉英風。勒之崇石、昭于無窮。

黃溍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二

曹主簿涇傳

洪焱祖

曹主簿涇，字清甫，屯田郎中矩之裔。曾祖照，始居歙南葉村。涇幼穎悟，八歲能通誦五經，不專攻舉子業，研窮經學，尤精諳於朱氏之書，故為文率皆典古有法。寶祐丁巳，年二十五歲，江東漕解第二。咸淳戊辰殿試丙科，授迪功郎、昌化縣主簿。曹氏自屯田至涇，正奏凡六人。辛未，丞相馬廷鸞以書幣聘主教席，延鸞諸子端臨最傳學知名，撰文獻通考，其學實出自涇。壬申，奉勅充廣西廊階祠官禮成，父鎬以高年得封承務郎。癸酉，充信州考試官。甲戌，赴昌化簿任，尋轉修職郎。乙亥，權知縣事。不久，奉親還里。元至元丁丑，建德路請教儒學。戊寅，江東按察請充紫陽書院山長，招致生徒，創闢學宮。壬午，辭歸養，自是不復出州里，循理篤行，士林宗之。與方回齊名。延祐乙卯卒，年八十二。號弘齋。所著有講義四卷、書文韻偶、儷業各五卷，餘如服膺錄、讀書記、雜作、管見、泣血錄、曹氏家錄甚多。次子仲益能文，著書。先涇二年卒。有詩文講義二卷、通鑑日纂二十四卷。長孫次炎、曾孫宗廑皆能承其學。馬碧梧送曹清甫序：休寧曹清甫壯年擢高科，遲遲次，挽選往不屑之語，于心敬焉。於是館，榮於我，再寒暑矣。予輔政中朝，清甫不肯為拜官之吏，予謝病幽谷，清甫不肯為種公之窖。予觀世之塗附者不然，其超也，禽然為蠅蚋，其去也，除馬為風雨。獨予備位中書，心門俱水，將無二者之患焉。清甫助我多矣。清甫筆底殊有陽秋，前此衡文秋浦，士之嶄然露頭角者，率歸鑑裁。今茲又招求士，方將治任東州。清甫往矣，予無以贈，惟有得進士為將相，以應今世之需，予之願也。尚得斯人，則予之贈言無愧此矣。於西閣秋，碧梧為叟敬書。

（《新安文獻志》卷九五上）

校記

①黄山：當作「黄公」。

②三人：下文所述僅二人，當誤。黄溍撰《墓誌銘》作「二人」。

③碩：疑誤。

④某：當作「其」。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七

張繼祖　程思廉　蔣松魁
鄭松　顏奎

瀏陽州學教授張君繼之墓誌銘

繼之姓張氏，諱繼祖，字繼之，世居婺之金華，為金華人。張氏出軒轅之後，軒轅氏五子，其一為弓正，以其業氏。唐有龜齡，始居金華，後乃去隱東海上。龜齡即志和，自称玄真子，烟波釣徒者也。至今縣多張氏，尚皆称龜齡之裔。然代遠宗湮，莫可考矣。曾大父諱宗義，大父諱大能，父諱景凝，三世皆隱約田間，力田以自封殖。而其家浸裕，則始於大父。繼之早孤，大父知為令器，特愛異之，使從學城中。而繼之亦克自奮厲，課誦讀，晨夜不輟。天未曙，挾冊映簷光而諷繹之，夜分燈屢涸，猶吾伊未絕。養其氣以充其所學，充其學以必見於行，其志皦如也。延祐間，郡上其才行，得署饒州雙溪書院山長。考第成，遂調瀏陽州學教授。至則究心學政，復其侵田，為之圖其廣狹之形，稽其步畝之實，刻石學官，以防姦制弊。會守貳闕，大府檄繼之攝承郡事。時歲荐侵，道殣相枕藉，方下令勸分賑飢。繼之為設方畧，使持券左入，受粟右出。區畫既定，衆無譁閧。竟事，帖帖無譁。二年，以大父喪棄歸。視封窆道遠，予告滿百日，以例免。重紀至元三年，再至湖南，還，將赴調京師，未行而卒，五年己卯十月廿三日也。繼之沉毅質敏，言論忼慷，要為發必有合於義。少讀史，至魯仲連傳，見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奮然抵几曰：士當如是而已。其於嗜善疾惡，如口之於味，無弗得也。大德中，縣有桀黠吏，翫虐於民，民皆恇怯，莫敢觸其鋒者。繼之疏其姦狀，訴之部使者，詞直理順，卒寘吏於法，而繼之亦無幾微見於顏面。繼之之有蘊于中者，百未一試而遂死矣。使其再轉得百里之地，以少展其志，其所樹立，有足觀哉。繼之生至元丁丑，得壽五十三。娶唐氏，子男三，道慶、道生、道友。孫男三，埴、填、坦。孫女一，尚幼。葬得吉卜于資善里天山之麓，將以至正元年十月辛卯窆。道生以潛溪宋濂所次狀來，泣拜請銘。予惜繼之有致用之才，而不幸湮鬱弗獲自致於用，迺為序而銘之，以慰繼之於土中，而且以塞道生之哀思焉。銘曰：

玄真自放，于畋于漁，以游乎玄，樂道著書。長山之陽，有植其閭，世德綿綿，不淪以胥。繼之強學，獲聞於儒。耕不逢年，豈繫菑畬。有子而令，尚食其腴。載德維鐫，刻在幽墟。

柳貫撰　《柳待制文集》卷一二

河東廉訪使程公神道碑　王思廉

元貞丙申正月十五日，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程公以官壽薨于太原。二月三日，歸柩汴梁。大德改元冬，諸姪狀公行實來請銘。按公諱思廉，字介甫，姓程氏。上世洛陽人，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因著籍東勝。公勵土諱某之曾孫，贈少中大夫安定郡伯諱某之孫，宣授沿邊監榷規運使解州鹽使諱某之子，妣田氏。公始知讀書，從樞判白公學，故文筆論議皆有師法。中統建元，用太保劉文貞公薦事　裕皇于春宮，服勤守恪，特被眷遇。令監印宥省。至元七年，樞副合丹公以平章政事領河南行省，選署都事。十二年，轉同知淇州事，力辭養親。繼丁外艱，服除，授東平路判官，入拜監察御史。十六年，出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俄遷河西隴右道副使，徙河北河南山東東西兩道。未幾，陝西行省舉公興元路總管。明年，進陝西漢中道大使。二十六年，雲南立行御史臺，擢拜中丞。今上嗣位，改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公識見明敏，沉毅果斷。筮仕之初，年尚少，言動有節，望之儼然。同列雖親密者，亦不敢以狎褻及之。由是見知時宰，有都司之辟。竭力參贊，事有當行，惟恐或後。丞相史忠武公每加獎拔，幕府有疑，忠武公之詢公者。時規取襄樊，供億浩穰，公視出納，綽有餘裕。初築新城於江北，和糴以足兵食，委公領其事。倉廩未完，米多露積，一夕大雨，諸相以爲憂，使人覘公。公方安臥帳中，召而詰之，公徐曰：敵人在邇，常宜鎮靜。縱有漂濕，所損幾何，不過軍士一日糧耳。若中夜擾動，衆心驚惑，事變之來，殆有不可勝言者矣。聞者韙之。簡書之暇，究心營繕，舟車器仗，靡不犀利。向之見疑者，始以忠武爲知人。公之世父治書公，金南渡後，嘗爲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不畏強禦。及公詞職，慨然有濟美之志，彈奸臣阿合馬輩不法，至陷囹圄，居之泰然。其黨巧爲機穽，卒不能傷。出僉提刑司事也，平反糾擿，不克殫紀。其尤者，大同楊剌眞等犯酒禁，有旨誅之，公以其罪不至死，論列數四。其忠君守法如此。其赴河北河南也，道彰德，聞兩河凶歉，民大艱食，而官府徵租甚急，欲止之。有司謂法當上稟，不敢專擅。公曰：若循常例，比得請，民已跛於勾呼矣。即移文停催，然後申明省臺，果獲蠲除。僚友有當鞫獄鄴中而不果，其

行者、公乃請代。至則詳究本末、盡得其情、蕩滌洗者以百數。二十年、河北復飢、民多轉徙于南、朝廷遣使與汴梁官屬會憲司官于河上、以撫之。公與總管張侯國寶決議放渡。既而列上、亦賜允俞。是秋霖雨、大河清沁皆泛溢、爲衛輝懷孟害。公親乘舟臨視、振貸全活甚衆。水浸衛城、不沒者數版。適郡僚各以事出、公與屯戍萬户張公集軍民、發倉廩、修築隄防、以捍其衝、晝夜督促、暴露城隅閱數旬、功始就。至今大水不復爲患、衛人德之。與元命下、公欲辭。時尚書省丞相桑哥擅權、顧指所及、嶋嚴奉承、親舊力勸之。公以大夫人年將九十、旁無兼侍、輩致弗克、不聽。章三上、得告而後已。嗣有陜西漢中之行、亦極力巧免、杜門家食、慈母孝子、懽然一堂、若將終身焉。二十六年、丁内艱、哀毀過禮、見者傷之。雲南去京師踰萬里、朝議以爲振舉綱維、肅清風憲、綏輯遠人、非公不可、乃起公。或疑跋涉勞苦、且未終制、公必不拜。公乃曰、前此三除、昧死陳請、蓋以老母故也。今當宣力絶域、以贖前過。甫踰小祥、即素服就道。既莅事、即戒敕典兵之官、牧民之吏、主刑名、司廩庫、各謹爾職、毋致人言。自

是上下肅然、一新舊染。雲南舊有孔子廟、朔望長吏便衣拜謁而已。教官雖設、一無從學之士。公乃舉春秋釋菜之禮、先於所治中慶府、集行省臺以下諸官百餘人、公服以行禮事。屬城化之、有遣子弟受業者。公之不鄙裔夷、推誠數教又如此。河東地瘠民貧、仍遭旱暵、公奏除歲飼親王馬駝十之九。所輸租稅、易遠倉爲近倉、以便民。歷年積弊、前政欲去而不得者、下車未久、蕩洗一空、鄰境之人亦知嚮慕。竟用是得疾。公頻居風憲、剛稜疾惡、恒以古人自期。晚年言事尤切直、如早建儲貳以固國本、訪求賢俊用贊丕圖、車服辨尊卑之差、封謚表忠勤之實、養軍力以備邊、定律文以革弊、皆急務也。使節所臨、擾民不急之役必先禁止、農桑庠序、檢灾戢盜、尤所盡心。至忘飢渴寒暑。平居不事生産、惡衣菲食、無難色。與人交、愈久而情好愈篤、不以貴賤爲輕重。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卹、禮意兼盡、雖往反數百里、亦不憚勞。後仍爲之經理家事、撫視子孫、不少衰減。其於宗族姻戚、又所厚者也。恬於進取、勇於爲義。卧病太原、未得謁、猶力疾視事。一旦索紙筆、作遺書寄弟姪、翌日飲啖應酬

若平時。客退，易衣就枕而薨。蓋剛大不屈之氣充養有素，故於死生之際，明①如此。僚吏士民涕泣相弔，如失私親。靈輀所經，皆畫象致奠，則公之爲人槩可見矣。享年六十有二。夫人鄭氏，婦道可稱，前公卒。今夫人柏德氏，臨淄之甲族也，明悟莊重，持家有法。一子，牛童，早夭。三女，長適尹氏，二幼在室。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處先塋之次，禮也。銘曰：烈烈程公，出遭盛時。儒素世家，孝友天資。揚歷中外，才可吏師。霜凜烏臺，風生憲司。去惡如草，遇民如兒。搏鷙奮翔，已私事未。辟難去必，見思用夏變夷。恍禮敦詩，惟是頑獷，化而柔馴。萬里來歸，兩鬢不絲。養吾浩然，豈其餒而。望公廟堂，決疑痼着命也。奈何竟止于斯。有蘊于中，未究設施。不能不使賢人嗟咨。有魏者碑，銘以昭之。公有遺恨，余無愧辭。

《國朝文類》卷六七

故建昌路儒學教授蔣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有三年，余以集賢學士行臺侍御史將旨江南，蒐羅遺逸，得二十四人焉。既復命，朝廷分其半，掌憲諸道，餘悉授任有差。時龍山蔣君松魁長才與學，爲衆所推。余將以君入見，未行，而君病，病而卒。余爲悼之深也。又十有五年，其猶子宗道叙君行事來乞銘。余爲之喟然以嘆曰：銘吾故人，而弗忍辭。君世家嚴陵壽昌。曾大父敬之，大父震亨，父燚，母某氏。君早負文聲，學於太學者七年。甲戌，授初官典教盱泮，以恩轉修職郎。次年，又以江西制置黃公萬石之辟，授國史校勘、江西提舉司主管機宜文字。未赴，而盱城歸附天朝，君復掌教事。時余季父西渠公守盱，酬酢紛糾，君雍容風議，佽助爲多。余時初識君也。凡在泮七年，雖中更多故，教育不廢，有力於庠序爲多。至元辛巳，西渠公以郡事再入奏，因薦於朝，衆謂命下矣，而中格。最後余起君於丘園，而君竟弗得生，命也夫，命也夫。君爲人磊落恢廣，軒然有古

大夫風。其孝友信義，天性然也。晚隔丘墓，不復能歸，每烝嘗之際，執爵望哭，悲不自勝。暇則過余先君所，或與盱之賢士大夫游，杯觴流行，為詩自遣，詩如其人。余時官中朝，去家久且遠，聞君徜徉甚適，念不得旦暮膝下，時與君輩相從，及以使事來歸，意謂將得相與行吟河洛之間，少酬前志，而事乃爾。人生相知為難，相知矣，患不相聚，聚或弗能久，此余所為屢嘆也。君字仲方，生於乙未二月二十日，卒之日實至元丙戌九月二十五日。娶葉氏。子男一人，宗德。女一人，適鄭相之。孫男四人，建孫、昌孫、福孫、元孫。女一人。君既歿，妻子追念其志，將以君歸塟，乃以某年某月某日權窆于某所。銘曰：

誰之不如，彼豈有餘，此獨嗇也。誰之不容，挈其平生，而去之迫也。銘以訊之，尚能視此刻也。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一六

故鄉貢進士鄭君碣銘

君諱松，字特立，初名復。貢於運司者再，貢於鄉郡者二，三試禮部不中。嘗以詩文見知郡守。會郡守救荒，有富戶閉糶，將加之罪，君為救解得免。富戶思之，結為婚姻，以家事托。富者死，家之寡幼咸聽命焉。一統之初，新民未諳新政，吏乘時為暴，利寡幼之財，悉於君乎求取。肉既盡，而虎狼吞噬如昨，無厭及我，君竟坐視而貧。君視財如糞土，不惟求取者灑然與之不吝，雖給使令之人，資用不會其贏縮，故貪詐咸樂為役。德祐間，大軍過境，制置使左次於撫，崇阡浚隍，募人鑿鴻鵠山，復盱水故道，灌注城下。君應其募，制置司賞以官，且捐沒官田租八十萬，俾練莊戶為兵。既革命，猶有圖興復者，檄君為助，君以民兵應之，其卒勇敢，獨能與大軍遇，多所殺獲。俄而卒戰死者衆，遂潰。君避入溪洞，遇赦乃出。少學詩於鄉之曾明卿，又學於贛之曾子實，有唐山初稾、晚稾在。中歲與予為友，聽予說諸經諸子，傾會悅懌。予所校

四經三禮、悉命筆工抄寫、促予着書。予曰、少俟。君即自為之。雖范淳夫之信程叔子、不是過也。間成一二示予、予謂尚宜修改、故其書未出。然好事者亦或傳録以去。邵子以運經世之篇、紀事始堯訖五代。君續紀二百七十五年之事、起庚申宋興、終甲午金亡、名曰經世續書。從其師傳其術、富者一游一夏、並師其學。予進之翰林學士程公、亦待以殊禮。君資識不凡、自知讀書為文。於飲食男女之欲澹如也。自少不畜婢妾、每日對賓客食於外、未嘗私有口腹之奉。志極高廣、而一無所成、生長富家、而卒以困阨、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君之父諱鳳翔、以禦寇得仕官至從事郎。君生三十五日而為叔父後。所後父諱華、亦以招賊功補將仕郎。所後母黄氏、獨子甚慈。配康氏、有婦德、共君守約而不怨。子男四、世忠、教忠、保忠、俱能數學。元忠早卒。女四、適范、適陳、適謝、適游、二女亦先卒。君生於端平乙未五月、終於大德丁未十一月、葬於十洞所居之後。君嘗屬其子求程公書墓額、而予為誌銘。君没之後、予有遠役、未暇作也。今乃叙君平生大槩、碣於墓而繫之以銘。銘曰、

志所可期、才弗與施、力所可為、命弗與時。直騖橫馳、卒坐蹇羈。匪不深知、宰不深知。厥聞永垂、徵此銘辭。

吴澄撰　《吴文正集》卷七四

吟竹先生墓表

天臨儒學正顔士頴奉大父吟竹翁行實請曰、大父葬三十二年、多難奔走、表於墓而未能、亦惟僻左、未獲攸記託。其在今日乎。余竊其誠、序之曰、翁諱奎、字子俞、吉州永新人。唐魯公十九世孫。父某迪功郎、監南嶽廟。母某氏、迪功没、益勵於學。咸淳丙寅、以書魁湖南漕、而不仕。進文山文公嘗延致幕下。德祐間、文山起兵汀贛、以書來招、為之感泣、而竟不起。築室以居、寓書文山、扁曰觀遠。至元丁丑、故邑殘毁、挈家避地百丈山、鄉鄰多從之。庚辰、参政劉奉命來宥過刑、故衆懼俱焚。公奮袂曰、人既予依、則其命在予。辭難其可、偕進士胡幼黄、深

衣謁轅門、抗論不撓、劉為改容。豪右詿誤且死、雖素有隙者、皆陰活之。南北既一、徜徉里閭、復泮宮、倡學者。與須溪劉辰翁、中齋鄧光薦輩游、居雲外別墅、自號雲外山人。門有萬竹、日嘯詠其間、學者稱吟竹先生。至大戊申夏五月廿二日疾革、誡子孫曰、吾年七十有四、過人多矣、安能仰藥求活。吾所謂不可以訓、汝曹當孝悌謹飭、私勿傷義、貧勿廢學、喪勿事佛。謹識吾言、吾死無憾矣。言訖而逝。明年己酉十一月朔、葬琴亭雙塘原。配譚氏、先八年卒。三子、長居安、士穎父也、以經行為人師、次資深、逢原、皆業儒。二女。孫男八人、士穎其長。平生尚氣節、家無餘蓄、而性好客、物雖素好、人欲之、即與不吝。歌詩跌宕可傳、酒酣、浩歌舞劍、以泄其磊磈之氣、豈齷齪場屋之士所可比哉。宋以文陶冶一世、其亡也、文士不負國家、炳炳若文山輩可敬也。然文山有位者也、若子俞者、無位而有志者也。方患難中、奮出活人、豈忘情於世者乎。其不應文山之招、知時之不可為也。然其磊磈之氣、又有不能自揜者焉、亦叔世之奇士也。銘曰、

嵒嵒魯公、萬古此忠。慶源其深、邈乎雲仍。由枬于楨、靡任不勝。天胡棄材、山巔水隈。余其歸哉、四海一天。乃謫乃絓、以逸者年。有清維河、有卷匪阿。傳之如何、雙塘之林。鬱鬱其陰、悠悠我心。

許有壬撰《至正集》卷五七



校記

①公：當作「白」，見四庫本《元文類》。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八

蔣會龍　揭來成　解夢斗
吴德鴻　蕭申禄　朱伯清

臨淮縣尹蔣君墓銘

濠上蔣君會龍董淮左學校八年，士興於學，學無闕政。遷令臨淮數月，棄官去。有子曰培，亦儒也，以文無害[①]爲行中書掾，積勞當予秩，將或亦爲令矣。令果不可爲乎？有爲之者矣。可爲乎？何爲而不爲也。廉將軍既棄於趙，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蔣君儒先生長者，嘗舉於鄉，與儒居蓋久，一旦有簿書期會之役，宜不勝而自免也。若培則必能爲之矣。其去也，就養餘杭。大德乙巳秋，卒，因塟餘杭。越三年，培以壙記來告銘。蔣以國氏，期思故蔣也。先踰期思，遷婺，其父秀昇又遷濠梁而生君。君卒時年七十一矣。娶於周，一子二女；再娶于劉，培有三子。今年實至大元年，墓在錢塘縣某鄉玉岑山。官由將仕郎、淮東道儒學副提舉，遷從仕郎、淮安路臨淮縣尹。銘曰：

稷嗣君衣楚製，從沛公，齊魯閒羞稱之。其後公孫丞相初入閣，友人戒之曰：毋曲學以阿世。蓋猶徵稷嗣君也。觀蔣君不肯爲令，與不爲主簿者何若？語有之：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信夫。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一七

貞文先生揭君之碑

延祐五年春二月癸巳朔，越三日乙未，皇帝御嘉禧殿，集賢大學士臣顒、翰林學士承旨臣和塔拉都呼默色言：集賢大學士臣約、臣貫等爲臣言：故江西儒師揭來成，其道德之化、仁義之教，被於人也深，人思之弗忘，而名號未有所加，封樹未有所表，無以勸來者。謚法：清白守節曰貞，道德博聞曰文。謚曰貞文先生，賜碑墓道，臣

等謹昧死以聞。制曰、可。其賜謚貞文先生。翰林學士承旨某其為碑文、翰林學士承旨孟頫其書篆。三月戊寅、傳詔至盱、臣某方養痾田里、侍盡朝夕。不圖聖恩猶應及臣、臣雖委頓、敢不拜手稽首奉詔。臣謹按揭受氏有三、以官楚司揭氏之後、以邑漢揭陽侯之後、以名漢陽信侯之後。晉魏吳楚之間皆有之。唐乾寧中、有僕射鎮為袁州刺史、居盱水上者為盱江揭氏、居章水上者為豫章揭氏、皆宦族。先生諱來成、字哲夫、世居豫章之豐城、今為富州云。先生孝友篤誠、出於天性。家貧、從諸父三登學、手抄經史百家讀之。年十七、為人師。三十三始為進士、四十一而宋亡。築室蒙荷山之陰筍坡之下、授徒自業。暇則率子弟灌蔬雜草、講誦畦間。暮則拾薪蘇以繼照。其配日夜蠶績、佐之以具婚嫁喪祭、存老恤孤。嘗得遺金直可二萬、求主名還之。年餘七十、不肯乘車輿、意所往即徒步百里、齒髮不少衰。端居竟日、不苟言笑、雖妻子未嘗見疾聲厲色惰容。雖武夫暴卒、卒然遇之、莫不斂容敬禮。其飭身修行、必踐其跡、安時順事、一會于理。卒之日、遠者悲傷痛悼、近者朝夕會哭、如親父兄。葬之日、送者咸慟哭盡哀、行道之人至不忍聞。君子曰、先生懷道秉德、博聞苦學、不以貧賤易其樂、不以靡薄遷其慮、動靜有恒、俯仰無愧、生而人敬之、死而人哀之、非古所謂特立獨行者歟。嗚呼賢哉。臣竊維處士有謚、其來遠矣。自世祖皇帝有天下、四十餘載、以處士得謚及賜碑者蓋自先生始。非皇上聖學日熙、文德天覆、岩穴草萊之士雖有仁智、烏能被休光、承浚澤若此哉。以先生之行謚曰貞文、實應謚法、迺繫而銘之。曾大父諱克己、大父諱光朝、父諱惟明。世忠厚、父以先生後伯氏惟聰。娶嬰并黃氏。生三男、梅、十歲能屬文、蚤世。傒斯、今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若、讀書力養惟謹。一女、嫁陳用濟。孫男二、汯、濡。女四、長適楊湘、次適陳閏。生以端平乙未六月九日、卒以至大己酉六月二十二日、葬以明年十月十又六日。墓在宅西南四

里查山三世祖諱文莊兆之右。文集二十卷、藏于家。銘曰、

於惟貞文、茂懿深醇。莫知其源、孰知其津。無迎無將、囿物之常。無喪無得、命物之宅。渾兮淵淵、爾兮融融。以是而始、以是而終。九族漸仁、羣士仰德。天子命之、百世之式。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九）

解上舍墓誌銘

解氏族出鴈門、盛唐同州刺史琬、始以魏州先城著。其孫隱爲蘄州司戶參軍、家于廬陵縣司水鄉。參軍六世孫盛、始遷于今吉水古東門坊。科第常不絶。十六世而至公。公諱夢斗、字孔賜。曾祖叔達、祖寅、父谷宋淳祐己酉、壬子江西貢士。母王氏、以公入學恩封孺人。公生宋端平乙未、弱冠偕貢士君事母至孝、事兄如父。業進士、有能賦聲、尤以唐宋故家自持、恂恂有士君子之行。景定甲子、貢於鄉。咸淳戊辰、入學。庚午、再舉于監。名卿大夫皆愛其文而敬其有守②。京學賦六月共武之服、有以公賦中者。賦傳、相國賈似道取其賦讀之、至四郊無壯以非秋、六月不知其爲憂、惡其語有多壘之憂、擲之地。然賦益傳、他貴其餘勇者尤多。癸酉、以母憂歸。居喪有聞。終喪、代遷、杜門讀書、教于家、必以身教、鄉人子如其子。二子謹、飭、能世其業。申吏常教萬安縣學、辰吏奉省檄教永安縣學。公每飭之曰、教然後知困、此汝學時也。又聞科復、又曰、吾家世科數百年、汝曹無慮見黜於有司、處于鄉黨、朋③所黜爾。聞者皆以爲訓。諸孫林立、競勸於學。公平居退然、若無所有、非賢者莫能識、不爲厓異、而有所不爲、終不可奪。寡言笑、不妄交遊、所與厚、終無間言。與鄉人處、終身不失。年垂八十、猶不廢教學。及門之徒見其終始嚴重、稱之莊山先生。以皇慶癸丑十二月丙寅終于家。死之日、鄉族姻友無稱其過者。娶蕭氏、生女三。繼鄧氏、生男二、應辰、應申、女一。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延祐乙卯十月甲午、葬於鑑湖參軍祖墓之側。先

葬，徵余銘。余惟代有陵谷，則有貿遷處，無不一蹴可致者。惟喬木不可一日爲。自唐宋至今七百有餘歲，而譜不絶世，不失於士，祀田不易姓者，惟解氏。非樹德不及此，使其子孫徒食舊德，亦不至此。嗚呼。鄉里孤白暀公何有由。公暀之，竟何如哉。銘曰，

衆誇毗，獨也静。衆回遹，獨也正。歷八代，惟一性。世子孫，無攺行，永綏垂鴻厥慶。

劉岳申撰 《申齋集》卷一〇

故宋太學進士解君墓表

自古以保姓受氏之悠久爲難，而況後世乎。吉有解，歷唐宋逮於今五六百年，爲儒族，難已。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後徙吉水之東門坊，以儒發身者代不乏人。解君諱夢斗，字孔陽，一字星端，工舉子詩賦。宋景定甲子貢於鄉。咸淳戊辰入大學，越三年庚午，又以大學薦名試禮部。曾祖叔達，祖寅，俱不仕。父谷，淳祐己酉壬子兩預江西轉運司貢。母王氏，以子入學恩封孺人。弱冠喪父，事母事兄稱孝友。咸淳末喪母，比服滿，大運將革，遂不復至大學，教授於家。父諱所受之田業與諸弟，父之弟翔龍沒於外，子幼，君爲歸其喪，歲饑，用己田易米賑施隣里。母之黨貧，分食以食之。妻之父死，鬻産以定之。科廢四十年，教子若孫勿棄舊學。元皇慶癸丑十有二月丙寅，無疾而終，年七十有九。延祐乙卯十月甲申，葬於鑑湖之原。初娶蕭，生三女。再娶鄧，生二男一女。男應辰，撫州路儒學正。應中，常貳縣教。劉恕、廬喬、鄉貢進士羅用發、建康路儒學教授胡駁，婿也。孫男八，觀、蒙、聯、中，天歷己巳鄉貢第四、第五名。孫女三。鄉人劉岳申已誌君之葬，應辰仕撫，復請予文表君之墓。君之自立若此，子之追孝若此，諸孫之袞袞表表，其揚名顯親可期也，是爲表云。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〇

吴隱君墓誌銘

余在臨川時、有同舍生居金溪者、曰吴氏兄弟三人、伯諱德鴻、字儀可、仲諱德溥、字時可、季諱可孫、字聖可、皆甚賢。其伯氏雖未識、而相知深。余自去臨川四十餘年、夢寐未嘗不與吴氏相接。大德五年、官武昌、季氏没。九年、赴召京師、仲氏没。今也伯氏喪、余復留滯禁林。嗚呼。筮仕以來、家居者僅四五、或半歲、或一歲、無過再歲者。使日得與吴氏相追逐、其能幾何。況會不一二、而别常八九者乎。況相知數十載、而猶未識者乎。大德五年至今十六載耳、而喪其兄弟三人、生不能盡其情、死不能臨其穴、語之塗人猶悲、況所厚者乎。然仲氏、季氏之墓余皆銘之、今復請銘其伯氏、亦可少慰也夫。吴氏家金溪吴塘里、且十世矣、家故饒財、有賙恤之德、又多醇儒、篤孝友之行、故家政之脩、咸稱吴氏、而五福之備、乃在儀可。聖可在宋得進士第、為新昌尉。在國朝為建昌儒學教授、最先卒。時可僅補宋登仕郎、卒差後。而儀可明毛氏詩、工文辭、又從馮先生孝揚學、而試輙不偶。然能自樂、雖家事壹不關于心。其始二弟治之、二弟死、子治之、惟日事讀書談名理、飲酒賦詩而已。足不至城府者四十年、無喜怒憂思無疾痛苛痒、年八十一而終。豈不得[4]于彼、乃得于此耶。儀可性至孝、至元中庠盗大入、渾舍驚避。母劉方病末疾、君守不去、哀懇得免、人至今誦之。惟儀可於人有君子之目、於德備五福之報、斯亦難已、仕不仕不足計。獨與君相知數十歲、不一見而死、為可悲耳。祖諱堯仁、父士亨。配饒氏、先卒。子男三、祥子、茂子、宏子。女一、適李人表。祥子及李氏女亦先卒。孫男二、文孫、程孫。女五、長適劉德集、次適余良琇、次適余一龍、餘幼。曾孫女一。卒以延祐二年十有一月辛亥、葬卜明年九月、某里之仙源其塋也。銘曰、

洪範稱五福而不及貴、豈貴可致而福不可備。君獨得其所難、人猶不能得其所易。非天也耶。非天也耶。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二二

蕭笠山墓誌銘

元貞二年十二月庚子、笠山蕭申禄自翁卒。其月庚申、葬宜春縣東之良陂別駕山陰。孫侯直淳表其墓曰、詩人蕭笠山之墓。廬陵趙文為文列其墓上。嗚呼。後百千年不知何人登斯丘而讀斯文者。笠山庶幾不死也。笠山世臨江新喻人。父瑩遷于吉。君復居新喻、徙居袁。新喻故袁縣也。袁自鄭谷有詩名。其後王轂以玉樹曲傳。近年與余為詩友者、玉田蕭匯、皆宗唐。而君獨好怪澀、帝實來諸篇、至讀之不可句、而得意處乃不可及。歲晚、余登化成巖詩、和者盈軸、君再和、一時吟人皆立其下風。然以其怪澀也、好君者甚少。君方卓然自信、所作幾千首、名常蕙。君衣食之不暇問、惟刻常蕙是急。得錢即送刻工家。漆漆惟恐不得後世名。以死者余甚哀之。今年春余再過孫侯、侯悵然語我、笠山死矣。死前四日、二詩自挽、且寄諸友語、皆曠遠清脫、視平時所作居然自在。蓋不暇於作為、乃更工耳。娶劉、繼李、繼湯。子一人、開孫。孫男女各二。君未死前一日、忽賦霜天江闊、若至無謂者。其葬良陂也、江山景物一與詩語合、亦異矣。君之生也、有文在手曰申。故以申名。竟生丙申、死丙申。先是兄辛手文曰辛、亦生辛酉、死辛酉云。銘曰、悲哉乎笠山君以為常、人以為澀。何寒飢之不遑、而詩是急。良陂之丘有表獨立、千年之後、孤嗥兔泣、知君詩者、尚其來葺。

趙文撰《青山集》卷六

富陽朱君墓誌銘

富陽江泝流西行三十里東山之下有隱君子曰朱君。旣歿且葬、其孫天麟以父命奉先友鄉貢進士陳君杞所為狀、請文為銘。按狀、君諱伯清、字源之、世為杭之富陽人。曾大父安禮、大父彌、父起南、俱隱德弗耀。君少無他嗜好、唯劬書、至忘寢食。群居誦說、務以道義相切磨、不專取為舉子業也。叔父起渭調太平當塗尉、携以謁郡守高侍郎衡孫、侍郎前輩慎許可、見君丰姿秀整、叩以所學甚器重之。會科舉事廢、君因得四其力於聖賢之遺言、所為詩文益就平實。平居訓其家以儉、而於周人之急無所靳。歲所輸二稅、恒先期畢。繼之者以自後為恥。有鬬訟、輒開諭之、使解去。里中賴以無事、民至有不識吏者。瀕江故多盜關。君之風、相戒無敢犯。客舟下上、必以君為依歸。縣尹李侯質號剛介、罕與人接、慕君之為人、款門請見、詢政事失得。君為言酒榷及興造顧買之病民者數事、尹施行如君言、人至今稱之。

初、君所與為師友皆知名士、後多取科第、或班朝行。君故未脫場屋、不以寘欣戚也。又嘗與故尚書右丞葉公李同事宋太學博士施先生南一。時先生之門惟右丞年最少。君察其有志氣、以語當塗府君、厚遇焉。已而右丞以京學生扣閽斥言時宰、劇市田變楮諸新法非便、得罪、投漳州。朋從懼莫敢省。君獨往與之訣、且為具食飲服用之物、俾所親送之二千里外。其免歸也、君逆之江上、無一語相勞苦、第勉以風節自終。至元間、右丞用薦者驟居政路、士爭附趍恐後。君顧漠然若未始有雅故者。右丞念君不置、數遣迎致之、卒謝弗往。由是終其身不有仕籍、人尤以是高之。君卒於大德十一年十二月某日、年七十有二。配吳氏、先若干年卒。葬定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所居南三里馬鞍山之陽。子男二人、長曰文郜、使來請銘者也、次曰應申、已卒。孫男四人、天驥、天騏、天鵬、天麟。曾孫男九人、女四人。銘曰、

有往而弗返、莫予遏也。有發而弗舒、莫予竭也。茲昔賢之細事、世駭以為絜也。幽幽其潛、昭昭其晰也。陵耶谷耶、不尚有揭也。

黃溍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四



校記

①文無害：疑誤。

②宇：當作「守」。

③「朋」下疑脱一字。

④得：疑當作「失」。

⑤四：當作「肆」。肆，盡也。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九

張翌　耶律有尚　程逢午

故文林郎東平路儒學教授張君墓碣銘

君蜀人也、姓張氏、諱頊、字達善。世居永康之導江。曾祖廣成、贈承事郎。祖諱汝舟、鄉貢進士。父諱瀛、特奏名、迪功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母黎氏。蜀有兵難、主簿君從其外舅監丞黎公出蜀、寓浙。君生始四歲、主簿君携以見秀巖李公、西山真公、俱目為奇童。年十六而孤、奉母居海濱、師其先友、業進士詩賦。弱冠、以蜀士流寓試不中、改試春秋義。平舟楊公棟勉之學義理之學。年二十七、師金華魯齋王先生栢。君有才華、以所讀書十數條演繹其義、質於師、不答。君請曰、某不敏、願先生啟發之。乃出君所論指示之曰、若所論昔人已嘗如此云云、朱子所不取也。俾讀論、孟精義。自此君得聞所未聞。既而平舟楊公罷參政、居台、而台之趙守及臨海趙令並喜講學、君造請其間、多所資益。游錢塘、出入翰林史館禮寺、習知故實。還台省母、屬天兵南來、家殲焉。君煢然一身、授徒自給。初以浙西按察僉事夾谷公薦、授將仕佐郎、建康路教授、遲遲四年始之官。未及一期而代。再以行臺御史中丞徐公薦、授登仕佐郎、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顏孟家廟歲時以俗禮薦、為制籩豆、更定祭儀、昇其家申請、正顏孟配位南向之失。升曾子子思配饗、以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氏九儒從祀、及其他便益事宜非一。秩滿、鄆城士大夫具書幣迎致、以淑其郡人。留四年、學徒自遠而至者日富、教聲洋溢乎中州。有以國子監官薦者、授文林郎東平路教授。引疾不赴、歸於儀真、依江東宣慰使沙卜珠公以處。君自幼敏悟、氣毅而容肅、未嘗一日廢書、經史傳記、禮樂名數、靡不研究。教人讀近思錄、為四子階梯。四書以朱子章句集註為本、次讀儀禮、詩朱氏傳、書蔡氏傳、易先朱子啟蒙、本義、以達程傳、春秋胡氏傳、張氏集傳。讀史及諸子百家、定其是非邪

正作文書字，亦各有法。講說明暢，援引該贍，粲然皆成文辭。音節抑揚中度，聽者莫不竦服。其所著述有四經歸極、孝經口義、喪服總類、冕弁冠服考、引數訓蒙、經史入門、闕里通載、淮陰操稾等書及文集若干卷。年六十七，以疾終，大德壬寅六月十七日也。葬於揚子縣甘露鄉三城里蜀岡之原，以前配馮氏祔。再娶黎氏，外族宣教君之女。生女二人，長延秀，通詩書大義，嫁門人保定王元；次延穎，許嫁真定李某。至元丁亥，予識君於建康。其後予客東淮，又與君之所交所教者遊，故知君爲深。至大辛亥，王元走京師，求文表君墓。嗚乎！講明朱子之學以授學徒，使人人聞風敬慕，能如君者鮮矣。而不獲于時，又無嗣，僅有女傳業，嚋不爲君惜？況知君之深者乎？於是叙次其事而繫之以銘。其辭曰：

煌煌陳編，茫茫緒言。彌演彌繹，波滔蔓延。孰得其珠，孰買其匱。維占是呻，莫吉非瀆。曰若石師，泯焉奇吒。孰爲省之，孰令傾之。猗違善父，蘊茹今古。飈馳霆旬，疊疊音吐。異耳駴異，金玉師傳。爰著斯嘉，耀於荒阡。

皇元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河南行省右丞相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銘 有序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三

世祖皇帝既踐天位，惇尚文化，爰命相臣許文正公衡興教成均，以育賢才，以興治平，規模宏遠矣。一時及門之士，嗣其師傳，久而彌尊，海内共推之者，惟公一人而已。公諱有尚，字伯强，姓耶律氏，遼東丹王托雲十世孫，金正議大夫、尚書右丞文獻公履之曾孫，中京副留守、贈龍虎衛上將軍、工部尚書善才之孫，皇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莊慎公鈞之子也。五季之初，遼人奮興東北，奄有燕雲，號令征伐，赫然與中國爭衡。東丹王以太祖元子讓位不居，來歸於唐，賜姓名曰李贊華。子孫世事華學，衣冠日盛。文獻公深通天文，歷仕世宗、章宗，功載史氏記。金將亡，尚書死義於汴。莊慎公留居河朔，東平嚴侯重其世望，請從家焉。中統初，制授東平工匠

長官、佩金符以高年終。公生有奇質、頎然以長、毅然不苟戲笑。憲宗皇帝臨御、廉文正王希憲奉世祖潛藩命宣德關中、奏徵許文正公爲京兆提學、以淑多士。公逾弱冠、艱關數十里、贏糧往從之遊。文正公見其學苦而志篤、深器異之。世祖立極、召文正公入朝、公還東平。會姚文憲公樞來爲宣撫使、辟公從事幕府、公以不能政事辭。姚公曰、今正欲汝習政事也。未幾、姚公赴召、公亦退休於里、日益力學。當是時、齊魯之士踵金辭賦餘習以飾章繪句相高。公厭薄之、專明經訓、人或以爲迂、公弗渝也。至元八年、文正公由中書左丞屢請謝政、世祖勉從所請、擢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專以成均之教責成焉。凡勳臣貴戚之子弟及海内名士咸從受業。乃請於朝、驛召弟子在四方者十一人爲伴讀、公居其一。既至、日與諸生共相講學。蓋文正公之爲教也、先之小學、以端其本、次之羣經、以達諸用、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遊息、以養其中。故雖勳伐世冑、變化氣質、周旋動静、皆有可觀。而公左右輔翌之功、蓋不細矣。十年、文正公南歸、諸生祖餞於國都門外、文正悉語之曰、他日能令師道尊嚴、惟耶律某能之、汝等當以事我之禮事之可也。久之、起公爲國子助教、而諸生多昔時同門者、皆怗然敬服、蓋公以文正之爲教者教諸生、諸生亦以事文正者事公、人兩賢之。十五年、擢監察御史、公以從父鑄居相位、辭不拜。明年、遷祕書丞。二十年、以承直郎知薊州事。薊邇畿甸、鷹師春秋縱獵、横有需求、公獨不與。州無職田、歲徵於民間、公獨不取。民深德之。金大定時、文獻公以疾出典是州、建無悶亭。歲久亭壞、公修完之。裕皇在東宮、遴選僚屬、召公爲詹事院長史。初、裕皇設學於春坊、命贊善王公恂養教宫府侍衛之子孫。王公卒、徵處士劉公因教之。劉公歸、至是命公教之。尋授奉訓大夫、國子司業。一蒙古坐不請命遠出、聞公欲深責之、祈中貴求免。公曰、教法不可廢也。竟樸之。裕皇時時召見、聽諸生講誦古今、屢賜公帛、慰

劳良厚。二十四年、初置國子監學、設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員、始給印章、分官署以典教詔。春坊學徒從公赴監、命太常卿周公砥爲祭酒、公仍司業。明年、公拜祭酒、進階奉議。二十六年、以莊慎公年老辭職歸養、成廟正位、敦請還監。元貞二年、加朝列。大德元年、遷集賢學士、加中議、仍兼祭酒、迎莊慎公就養京師。五年、加大中、學士、祭酒如故。公在官凡三進階、朝廷一時尊敬師儒之禮益隆。成廟初年、銳意求治、嘗議遣使問民疾苦、糾治官吏貪邪、而宰臣會墨者或欲因而肆赦。公倡言曰、今方遣使復行赦宥、即與皇上作新政務、除治姦弊之意不同、故不可肆赦。衆是公言而止。時國家所頒詔令科條皆忠厚惻怛、尊尊爲民、故海宇清謐、年穀豐穰。而諸老冠蓋雍容、嘉時令節、擇名園勝地觴詠宴娛、藹然太平人物之盛。然每公在列、諸老則以禮自持、號公爲畏友焉。七年、遷太常卿、進嘉議。八年、莊慎公捐館、公護柩還東平、喪葬合禮、閭里範之。明年、復授集賢學士、驛使召、以憂辭。又明年、拜昭文館學士、遷正議、兼國子祭酒、中書遣使即其家徵起。時順德忠獻王爲相、令使者道朝廷佇望之意、勿以老且病辭。適行武宗即位、大臣奏請許文正公典教胄子、即俾某繼之、自助教致位祭酒、匡輔造就、功多久烈。王品宜優爵秩。上曰、是儒學舊臣也。進拜公昭文館大學士、仍兼祭酒。至大元年、進階中奉。俄以辭疾踰年始允、詔賜楮泉五千緡、使者護送歸鄉里。延祐六年、仁宗清燕、語及先朝故老、遣近臣賜公酒醴、搢紳榮之。初、公受學於許文正公、於文正言行默而識之、其後考次年譜、筆之於書、凡日用纖悉、取以爲師法焉。而文正德業學術之微、因以表見於世。公嘗曰、文正著述惟小學大義、孟子標題、讀易私言、而中庸四箴等說乃門人所記、他則不足徵也。莊慎公嘗同毘李作傳家誓訓、以教子孫。大概以爲自東丹王以來、生長中國、素習華風、父子夫婦、綱常嚴正、累世弗變、不當效近世習俗、瀆亂彝倫。公佩服遺訓、惟謹治家、嚴肅以身先

之。諸子卓然有立。其教人也、師道尊崇、凜乎若不可犯。出言簡而有法、廟堂論議、成均講授、人皆聳聽、恐不得卒聞。公教國子幾三十年、始終如一、學規賴以不墜、作成後進居多。故參知政事蔡公文淵始由諸生擢為學官、公加敬禮、引為同列、士咸多其識量。公於祭酒、以集賢學士、昭文館學士兼者皆再、將授者一。及公辭歸、朝廷嚴於擇人、曠官者數年。古所謂才難者、不其然乎。公既歸老、屏居別墅、未嘗一入城府。自號汝南野老、表所居曰寓齋、終日端坐、略無惰容。晚不能視、令弟子誦讀經史、心領神會、怡然忘倦。門生朝貴、四方之士造謁無虛日、聽其言論、或不忍去。既葬、監察御史王苛請即公鄉建書院祠宇、垂範後學、廷議是之。公妣謝氏、金進士慶陽總管通祖之女。繼妣李氏。俱封漆水郡夫人。元配楊氏、五十四處宣差坤珍之女、早卒、追封漆水郡夫人。繼配伯特氏、濟究軍①三州都達嚕噶齊僧格之女、有賢行、封漆水郡夫人、壽九十卒。子男五人、長奉訓大夫、鄧州知州、兼管諸軍鄂囉勸農事捂。次太常禮儀院奉禮部②模。次朝散大夫、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權。皆伯特夫人出也。次陝西行中書省宣使栝。次將仕佐郎、廣源庫知事檢、庶出也。女一人、適奉訓大夫川州知州李孝恭、封宛平縣君。孫男五人、自新、自得、自明、自成、自本。女三人、皆幼。公享年八十有五、以延祐七年冬十二月某甲子告薨於家。制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文正。以至治元年春三月丙申葬須城縣登賢鄉執政里之原。銘曰、

維遼有國、於燕之北。金氏承之、皇武斯克。於皇建極、九有同文。革其故俗、治化維新。凡代大家、肖孫賢子。德澤涵濡、克振克起。公生明時、傾然長身、嚴威儼然、寡笑與言。覃懷許公、卓爾先覺、有德有言、尊明聖學。公從之游、丕衍其傳。持手範模、仰鑽高堅、彬彬貴游、昔也同志、今爲師之。有教無貳、佩規帶矩、誦詩讀書、禮法循循、衣冠舒舒。時方治平、賢才輩出、羽儀周行、楨幹王室、推公之

幼，克紹其師。考行定謚，士無異詞。伊昔燕雲，將相棊布，隆名極位，朝起暮僕。惟公之家，世德孔揚，歷年四百，率由舊章。執綱執維，家有誓訓，後克將之，永有令問。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七

故海鹽州教授程君逢午墓誌銘

鄧文原

大德七年，新安程君信叔卒，後六年而葬。其子願學留京師，以狀來請曰：「先人力學勵行，生不獲展用於時，歿而無紀述以貽不朽，非所以承先志，且重不孝罪。惟先生哀而賜之銘。」按程氏世居廣平，東晉時有諱元譚者，為鎮東軍諜、湘州刺史，出守新安，因家焉。至十三世孫靈洗，仕梁有功，沒謚忠壯公，廟食其土。又十三世孫澐，仕唐為檢校御史中丞，居休寧之汊口，於君為十二世祖。君之父諱自得，隱德不耀。母俞氏，生子五人，君於次居中。幼穎悟，善讀書，長習舉子業，探索理奧，雖斐文浮靡，魁儒碩彥多折輩行與交。宋寶祐、咸淳中，兩舉進士不第，識者為請有司，而君泊然不以得失為慍喜，務學益精深。至元丙子，文軌混一，杜門以詩書教子，不復有祿仕意。元貞丙申，郡侯以君薦之行省，遂版授紫陽書院山長。紫陽，朱先生之鄉，君生猶及接識諸老，習聞緒論，朝訂暮考，得其指歸。既至，則為諸生紬繹《中庸》，輯為講義三卷，凡十八閱月而成書。郡以其文可傳，命書院鋟梓。其說本之朱先生，而言外不傳之妙，則心得之也。秩滿，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赴，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君諱逢午，信叔其字。娶俞氏，再娶吳氏。男二人，長即願學，次幼學也。女三人。始予客錢塘，李君公略以照磨居省幕，信叔館公略所，予時時過公略，則見信叔手書不輟，與之論議古今上下，纚纚可聽。予嘗曰：「今之任師道者，得如信叔，其庶幾乎！」公略亦每為予稱其賢。今君與公略相繼死，而予志其墓，悲夫！願學痛其父連蹇以卒，常思奮迅以光宗，信叔為不亡矣。墓在休寧縣和睦鄉上山林祖墓之傍，葬以大德戊申正月七日。銘曰：

嗚呼信叔。士孽孳以徇名、于不競也。武矯矯以立異、于常厥性也。窮丹鉛以皓首、傷哉命也。銘貞石以詔方來、尚子孫之慶也。

（《新安文獻志》卷七一）

校記

①軍：當作「鄆」。

②奉禮部：當作「奉禮郎」。

③僕：當作「仆」。仆，倒也，與「起」相對。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

閻復 尚文 雷復

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遥授平章政事贈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永國公謚文康閻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應期握圖、肇函諸夏、文經武緯、各當厥職。粤惟東平地接鄒魯、時則有嚴忠武公、披荆翦蕪、扶植儒學、作成達掖、卒能數文帝庭、風動八表。鄆之得人號稱至盛、而閻徐李孟世名以四傑焉。自至元至于大德、更進迭用、誥令典冊、則皆閻公所獨擅。公諱復、字子静。幼入東平府學、蜚聲炳著、操筆綴詞賦、音節和暢、融液事理、卒占為舉首。幼從贈翰林學士康公、康大器之。太常徐公道隆年長有聞譽、不敢以後進待公。在翰林最久、贊書積几、高下輕重、擬議精切、傳誦以為楷則。其待僚案、擇敏秀者自近、不滿意者不復强以文墨。任滿不調、雖請託亦不得以叙遷。故事、表牋自待制而下分撰。公命各為一通、輯其精良、融為一家、而別擬以示其屬。始仕東平行臺書記、御史臺掾。至元八年、入翰林為應奉文字、進修撰。十六年、陞翰林直學士。十九年、侍講。明年、兼集賢侍講學士。于時兩院皆領會同館、錄是自應奉至侍講皆兼會同。二十三年、陞翰林學士、改集賢學士。

大德元年、復除翰林學士。四年、拜翰林學士承旨、而知制誥、修國史、皆視其職以進。其補外職、則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世祖陟方、名公草詔于上都。成宗繼崩、復名公上都。武宗即位、首上疏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朝論韙之、賜金錦白金以彰其直。顧公老矣、顧致事以歸、廼進階榮禄大夫、遥授平章政事、給半俸以佚其老、且命壻李嗣宗特授承直郎、同知高唐州、以侍養。仁宗在東宮、時知公歸、特遣使賜幣、命公卿設祖帳于都門外、榻書以院屬侍公入議事堂、鵠峙山立、中外各改容以奉語。簡意足、不屑屑持辯爭、丞相而下皆傾動。一日草詔書、其語意難以入國語、

大臣疑之、有集賢學士亦出微語。公名掾史具紙筆、請學士改撰、學士大愧却立。會食畢、公改為之、而前詔一學不復用、一坐大驚。公以文墨自任、不肯為繁要官。罷尚書省時、世祖名入便殿、諭以卿為執政官、何如。公謝不能。世祖曰、知讓誠美事、宜勿強。成宗擇相、名公密問曰、左丞相缺、孰可任。以江浙行省左丞相某對、益稱上意。其陳于上者大較若是。定孔子主祀、賜孔林洒掃及祀田、皆所建明。興國學、論廟樂、所助為多。而其在憲府、以敦本崇化為先務。當大德星變、疏十九事、皆切中弊壞。成宗賜楮錢萬以優寵。公受知成宗為深、嘗問其所師承、金玉幣器錫賚有加。仁宗初政、首命名公、以疾辭。皇慶元年三月某日、年七十有七薨。其年五月、葬于先塋之側。公將薨時、夢游祠宮、有道士迎問公年、口占一詩以荅。覺而言曰、吾殆云逝矣。世方倚公為重、而公不復少留、可慨也矣。其所為文號靜軒集、内外制集若干卷、將傳于世。摘孫泰定元年得告歸里、越明年、公之壻奉直大夫南臺監察御史李嗣宗以書來海濱、告曰、子職在太史、出處大致、子侍承知為詳。隧碑未立、願登其事于石、以貽永遠。摘獻踖莫辭。謹按、閻氏平陽人、今居高唐州。曾大父衍、贈嘉議大夫、大司農卿、永安郡公、謚懿德。妣趙氏、永安郡夫人。祖和叔、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永安郡公、謚昭獻。妣武氏、封永安郡夫人。考忠、故高唐主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永國公、謚惠穆。妣牛氏、劉氏、追封永國夫人。娶尹氏、趙氏、李氏。男一、嗣慶、以蔭授奉訓大夫、廣平路威州知州。未任、以疾卒。女一。孫男二、翁安、翁壽。女適即御史君也。公既下世、婦弟淮東宣慰使李處恭時為吏部侍郎、慨然曰、吾寧使閻公終無以易名。遂請于朝、得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永國公、謚文康。其妣亦封永國夫人。而公三世亦以今典得追贈。並榮、猗歟休哉。銘曰、

泰伯之曾、食采於閻。因邑為氏、慶源涓涓。太原之閻、顯武後唐。戰多著名、分茅為王。有孫曰象、決科就文。撫綏

降邦、拯其溺焚。迨迨裔孫、實家平陽。試邑死事、和川歸藏。是生惠穆、占籍名郡。推誠急施、樂善不靳。敎子有行、俾離其鄉。業精行成、何求不償。顯允文康、以文偉著。執其牛耳、莫或敢侮。斟酌泰和、密勿元氣。英露需雲、萬物屓贔。鎮于詞垣、幾四十年。矜彼不能、擢才進賢。維我世祖、養茲國珍。薦更三宗、猶昔舊臣。公歸白雲、多士盡悼。凡今曰能、亦公所造。何以遠貽、有豐其碑。實茂聲弘、播于銘詩。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二七

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　孛朮魯翀

大德八年春三月己巳、中書左丞尚公請老、上不允、若曰、其服朕命毋怠。冬十月、稱疾力請乎告。九年春、還保定。時年六十有九。明年夏六月、拜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召不起。武宗卽位、加榮祿大夫、預司農司事、中書職仍舊。召。秋九月、覲龍虎臺。大臣莫不譽公。上悅、若曰、衆以卿宣力我家、爭譽其賢。故耳。公再拜稱觴、上萬歲壽、御琖賜之酒。故事、酒荅臣下、琖人授之、不親賜也。時時投公、左右相目嗟異。冬十有一月、東宮賜宴翰林、俄以疾還。至大二年春正月、使召、辭。三年冬十月、贈爵三代。仁皇出震召問大計、稱旨、賜宴清勝園、皇太后賜宴南園。夏五月丐去、陛辭、上御武帳聞之、以氣暄室、隘、勑近臣出諭、若曰、卿來盡心獻納、朕未始不從。稱老懷歸、豈遽忘國家耶。凡益國便民、其以疏聞、當行、朕卽行之。勑宰相李道復等進秩慰餞、遂加銀青、職仍舊。賜白金百兩、金綺二匹。宴中書、驛送還歸。時年七十有五。延祐五年、制贈曾祖考仲資善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上黨郡公。妣魏氏郡夫

人。祖考安榮祿大夫、大司農、柱國、祁國公。妣王氏國夫人。考汝楫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祁國公。妣李妻魏、皆國夫人。六年春正月、拜太子詹事、使三往、迺起。三月辛酉見　上嘉禧殿之後閣。上顧太保曲出、目公曰、是自　世祖皇帝效力潔淨人也。徐曰、周卿汝前。汝知古今、識道理、練大務、太子託汝善輔之、有言勿吝、善教之、此朕意也。公見皇太子、首以念　祖宗、孝兩宮、養德性、辨邪正陳之。太子異其言。夏五月、北幸、覲花園北行殿。上若曰、朕不文、直諭汝、勿惜盡言教太子。賜尚醞馬酒各一罌。詹事俸入不受、俄謝歸、時年八十有二。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事、制授於其家、賜楮泉萬緡、綺帛四端、尚酒二尊。公表謝、復賜酒。時年九十有一。朝廷尊賢養老、思輔長治、其見於公如此。四年十月八日薨、享年九十二。訃聞、制贈推誠佐治寅亮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正獻。公諱文、字周卿、祁州深澤人。幼嗜學、甫踰冠、卓邁有聞。　世皇御極、急務求賢、一時大臣體　上意、銳采擇。中統元年、張忠宣公文謙宣撫河東、還、故參知政事王椅薦公、忠宣奇之、辟掌書記。至元元年、辟西夏行中書書表。二年、始立朝儀、詔魁賢鉅德者討論詳定。太保劉文貞公秉忠薦公參預。凡常朝朔望起居、元日冬至會覲冊拜、內外文武仗衛布置、服色差等、圖象規制、皆公掌之。節次入奏、清問所及、必公條對明白。久之、聖鑑通朗、勑結綵畫位皇城之東、百官肄習。上御法座臨之、見大書宸極御座之居、　上名公問之。對、天極居中、衆星環共、　帝德無為、天下歸之、其象類此。　上悅。習已、大悅、遂為定制、播告天下。七年、勑知事大農。八年、轉大農都事。禮成、置侍儀司、太保以公見　上仁智殿、擢右直侍儀使。十有二年、復都事大農。其佐農政也、置七道巡行勸農事、聯保五、課耕桑、脩水利、立社學、築義倉、革浮濫、禁游情。多自公畫。十有七年、出守輝州、不事刑撻、因其土俗、以禮導之、令行禁止。河朔大旱、禱輒雨、歲大熟、踰竟旱自若也。聞者異之。懷孟馬氏、宋氏被誣殺人、訟募不決、提刑部使檄公讞之。推跡究情、得尉史獄卒鍊嗾狀、兩獄皆雪。牧輝二年、民安事治。十九年冬、名拜戶部司金郎中。初竹稅置提舉、隸省部、懷衛居民犯一筍一竹、率以私論、至

破家。至是抗言罷之、諜入郡邑、害遂弭。明年秋、使
山東、定征稅、度風土市廛、立中制。江西省憲交訟
裕皇令中書、公奉教訊詰、罷省臣宣慰臣各一、追
白金千二百兩。二十一年冬、改戶部郎中。明年春、都事
御史臺。會聚斂臣荅即歸阿散等謂海內財穀省
院臺內外監守、里魁什長率有欺蠹、請大蒐抉。
上允、勑衆勿沮。利黨嚾結兇壬、擬使旁午、省臣御
史掾吏民庶羅穽陷日衆、人情危駭。先此、南臺御
史封章言 帝春秋高、宜禪位於皇太子、
皇后不宜外預。太子聞之懼、公因訟之、以杜讒隙。
此曹覘之、鉗臺吏督索、公白中書右丞相安童、御
史大夫月律魯拒之。越翌日、其黨以聞、勑大宗正
薛尺玕取其章、太子益懼。二相憂變不測、公思用
拯之方、閱舊案、得兇黨罪玷數十、白大夫曰、事急
矣、請就省圖之。至、遂說曰、丞相大夫以勳貴忠賢
荷天寵、柱石廊廟、皇太子天下本。固本安天下、兩公
任也。此輩傾險乘釁、奮不逞、訟章出、禍可言邪。今
先計奪謀、使祟不容喙、策之上也。二相曰、善。入言狀、
上怒、若曰、汝等無罪耶。震厲未止。丞相前曰、臣等
有罪不辭、但此黨名載刑書、類非愼潔、動必鷙害

生靈。宜選重臣使爲之長、庶靖紛擾。 上徐霽威、
可其奏。二相出宣制、緩其行、兇燗爲沮。俄而告贓
賂者喧集、事聞、天威大震、或誅或竄或奴。時漢人
臺臣皆闕、公位幕佐、以智勇忠義動大臣、悟明主、
殲大憝、銷大釁、旬日之間、中外清泰、聞者壯之。俄
丞大農、治京北屯田、畎澮泥溢不菑。二十四年、置尚
書省、柄臣顓政、急賦讒戮、大臣衆股慄。使者四出、
峻繩督務、贏官緡、徼賞悅。公使燕南、得鈔緡約四
十萬、與民者三之二。賞雖不及、功亦見。時至元鈔始
行、置寶鈔提舉司、隸都省、金與銀禁私易、小人挾威
張呂、攫飽饕餮、推破民產。動再年、使江西、治其敝、
吏行詐舞文、各以罪論。或誣熊氏子買藏金尺、吏
訊則無之、訊益酷、乞輸直不聽、聚貸簪珥作新尺、
符其妄。延己、劉氏子誣其弟貨利、潛易金銀、獄久
不絕、事皆類此。公至率清脫、民始寧息。其年、理鹽
茗雜稅、江右。明年、升少卿、理獄理賦。山之東、署置
濫溢、汰之、政令苛虐、蠲之、事理散敵、正之。尚書省
罷、政歸中書。二十有八年夏四月、遷吏部侍郎、考覈尚
書省臣。銓綜所不當、最薄上之、流品清別、井井不
紊。始以肅政廉訪司憲諸道。明年、公使憲湖北、初、

提刑按察之憲鄂也、行省奏罷其司、聽攝山南者再事滯民疚。公曰、此憎忌者間之耳。凡政刑大務、即省議之、慶祝大禮、赴省行之、糾按貪墨不少貸。議格政行、民始受賜。三十一年秋、名爲刑部尚書。公以遠近稟決刑制不一、吏誕民癡、請依古律令、采寬厚新憲章、以一吏治、不報。　成宗元貞元年春、拜侍御史。會江浙省平章用虐行悖、行臺御史、浙西憲人條狀彈劾、制遣公洎大都護杜詰之。左驗明①者、平章者挾貴驁岸不臣、公等以聞。平章者以國制軍數禁密、無敢或預、御史嘗取數鎮兵、於是藉其故擅驛走都、以相噬咋。都省奏不用臺臣、特以都護按問制可。御史逼威、即承。兩造具備、勑省臺太師宣政等衆大臣雜議。率阿勢貴、犯輕宜宥。御史法當死。公曰、不然。御史職號監察、令所繫者上欺下暴、制使馳訊、拒捍無禮、罪重不輕。必以軍數有禁言之、小吏佐書、掌給鹽米、甲簿伍籍、數誰不知。況御史因兵卒交愬責令長帥均役、情無害法之②有、罪亦輕不重。　皇上御大寶、赦天下、德洽民心、豈宜濫刑以累聖治。議都堂三、辯巖廊再、衆列奏、公廷爭剴切。　上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衆呼萬歲。他日、集肅政堂、衆憂省臺不協。公曰、天下無難事、第恐處之失其要耳。都省長百司、丞相握大柄、相抗不敵、動瀆天聽、取厭傷體。自今而後、狼貪虎暴者、抨彈之事不涉私者、正救之、果大鉏鋙、論斥未晚、何用紛紛。衆韙公言。未久猜釋、風紀肅然。二年、請無數赦、罷役不急。　上嘉納。大德元年夏、河決蒲口。冬、公使憲河南。明年春、偕勑使相決河籌久利。公建言、長河萬里、湍猛東注、下盟津、地平土疏、蕩徙不常、失禹故跡③、流患中土、不知幾何千年。孰保無患、治得其當、則民省而患遲。失之、則力費而患速。此定論也。今陳留抵東西百有餘里、南岸故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水者三、岸高水六七尺、或四五尺。岸北故堤水高北田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破、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快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横堤之下、復會正流、或彊湮遏、上決下潰、終竟無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堤、以禦汎溢、歸德、徐、邳聽民避衝瀆、擇所安、嬰患户齒、河南淤田量給、求業。他決視此、即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策上、廷論從之。河

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果然、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矣。塞之便、復之明年、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巴河、復故道、竟如公言。三年秋、憲山東、宣慰使挾胥宗室、以浮論懲叛、謂治淄青政宜猛、故藉是久居方閫、外掠譽而內貪虐、憲糾小有違言、吠咥即至。公度難力爭、使者往來、公以溫言順附而嚴礪之、彼延感服。其下稔惡、會有告者、選官按詰、得二十餘人、決杖追贓、以慰俾弱遂。大慙謝、遂所親昵用事十餘輩、歸民田二百餘頃。四年秋、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江西。既在政、以吏選淸濁、凡庠序之師、軍民之佐、財穀之主典、隨事立法、貞數百決日皆注、無復容私。衆始睚眦、終莫奪。俄趣公分鎭嶺南、快私憤。公曰、此軍政也、非制勑不敢行。駋使領稟得報、蒙古平章陷公在省、餘以次出鎭。衆計沮、事聽公決、摧彊生枯、濯煩蹤壅、省務淸簡。六年秋九月、移疾北還。冬十月、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辭。明年、召至京師、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時朱張氏得罪、省臣率譴逐、惟左丞相、兩新平章洎公凡四人調變政務。浙西水沴民饑、山東歲兇、盜充獄、公議發官廩、周盤之、縮湧價、訏市易、泄富足、通閉遏、責煮弁、仁客佃民。能拖米上三百石、爵有差。得米石五十萬、救吳越饑殍爲蘇。出官緡八百五十餘萬、邮齊魯、欲攘亦息。選淸望臣使十道、宣撫天下、采利病得失、黜貪暴、安善良。江南官民田賦均減三之一。南方學浮圖民、號白雲宗者、髮而妻子、田宅誅愚民、託祝釐逭傜賦、倖胥甘賄、奏爲揔攝、錫印章、郡縣酋豪名署七千餘所、衆數十萬。於是罷之、斥散黨與、同民賦役。時順德忠獻王荅剌罕與君同心輔政、選庶官、齊百度、罷斜封、汰冗負、絶寶貨、約濫支、節浮費、量入制出、擇民牧、屛世守、定贓律、除虐禁、明婚制、阜民生、綱正目舉、有中統至元之風。公粹美高亮、行修潔。年十六七志學、惣④伊洛、究洙泗、完經大史、諸子百家、該洽無不綜、一以仁義爲根極。孝友行業、著見州閭。大臣交薦、聲名日振。　世廟方大有爲、求冠元老、森然以所能輔經緯。公翶翔上下、晝佐關先寔與有力。歷事五朝、才識弘經濟、功名映宇海、德望尊廟堂、忠信締淵穆。懸車私第、　嗣聖繼明、眷注益渥、使車累名。進必勇退、從容事外二十餘年、壽考康彊、几杖淸寂、手不釋卷。搢紳造之、非

聖賢中道、經綸大經、置不談。聞者隨其器量大小、皆潤漑。天下望之、若瑞星神岳。素儉嚴餙、飲食動靜皆有節制。居位應務、察事理、守名法、簡易正大、物無不容。推行所宜、不膠不固。大政大節、利不回、威不屈、仁勇沛然、綽有餘裕。古遺愛遺直、公蓋兼之。於戲。　世皇長駕闊馭、網羅英才、培植之久、大德卿相稱賢、無右公者。養賢資世、豈易言哉。公娶某氏、子男某某、孫男某某。某年月日葬完州某鄉某原。公弟之子曾州判官克和以國子助教張執中所狀公行、遂以銘託。烏乎。公往矣、文行事功、百世師也。其敢以昧陋讓。銘曰、

皇元統天、大定于。聖聖明明、崇建皇極。三光五岳、氣象渾同。天產人瑞、以弼　帝功。瞻彼恆山、巍巍大茂、挺生尚公、神峯綜秀。始遇　世皇、遺績華勳。禮樂稽古、掾穡養民。鴻臚大農、事係賢哲。左右後先、夷夔稷卨。朱轓五馬、衛源之淵。里詠塗歌、神明父母。孰驚皇靈、匕鬯震搖。用輔執法、正色立朝。孰斷民力、烈火凝霜。用使四方、雨澤春陽。孰繼陸深、摧我獬廌。用立憲紀、銓稜益大。孰徇貪蠹、柅我鴻鈞。用握政柄、化育載新。年踰七袤、勇於告老。天制臣義、豈曰太早。昔也廟朝、淵淵晒晒。軒后之鑑、神禹之鼎。今也鄉社、于于雍雍。天下之表、人中之龍。有鄙其庭、鄙吝清滌。茵類餘論、皆世藥石。道德之容、禮樂之度。大醉而醒、孰寐斯悟。善數數之侯、卿侯公百歲。完泰其識、凝隆有德。有文有位有壽、功在史牒、名垂宇宙。大行巋巋、濟易沄沄。刻此銘詩、相配無垠。

《國朝文類》卷六八

雷君伯靜甫墓誌銘

昔者嘗徵先師魯齋至關輔、關輔學者則而化之、始踐修人倫日用之實、不變于流俗之駭議、斷斷乎以復古自負、能久于其道不數人、而伯靜甫其一也。然伯靜不及事先師、事今昭文大學士潛齋楊公、最稱善學、而潛齋亦先師視之若友者也。先師晚聞伯靜名、嘗書示進學之要。嗚呼、觀兩公之知與、亦可概見其爲人矣。伯靜諱復、始字國明、由避家諱、改今字。生以歲丁酉冬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幼稚、舉動如成人。父知事君已有譽曰、是大吾家兒也。長知讀書、不輟朝夕寒暑。君戒其躭苦爲疾、雖暫休之、而勤益力、不得則思、有聞斯行。經史諸子、積貫淹洽。講磨朋友、長善救失、敬以下之、雖不已若、不致自有餘。與人汎接、周愛不爲町畦、惟嚴于擇友。事君承顏悅心、曲極孝敬。一不甘味、或終日自咎廢食。喪母情文不偪今俗之簡失易行、一以禮經爲師、哀毀摧⑤杖始能興。日至君側、則變色爲舒、以安其靈傷心也。友五弟豫、世、忠、恒、益、觀甚篤、然教誘之際、凜乎若嚴師在側。晨昏、各授事、出。出還、必究先輩誰見、何得何問。進歸、則候之門。疾則親護視。娣姒齊聚一堂、不得還私室、均勞同食。故久益睦、無間言。閨門之中、肅然有法。不幸以至元丙子夏五月八日卒。且卒、謂弟若子曰、吾顯棄大人、使吳子恥、吾目不瞑下土也。汝盡孝終養之。其友徵士蕭𣂏哭之曰、嗚呼、若伯靜者、以夷曠淵默之資、醇正精徵之學、篤信允蹈之力、道被其身、教行其庭、使出而遇、必爲知務識治之臣、振德蜚聲、以利澤一世。若不難爲也。而其成其施已此、竟不淑耶。燧讀之、既悲伯靜之不年、大徵士之善言德行、且知言也。按雷氏同之郃陽人、後徙河中府之河東縣陶邑鄉者八世。曾祖希齊、不仕。祖廣通、太傅濮府經歷。父守義、太傅濮府知事。由妣夫人趙卒、不反葬陶邑⑥、特塋安西之咸寧白鹿鄉平里、故從葬平里塋左。妻侯、無子。後以弟豫子適、今亦卒。銘曰、

義理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然非先覺之賢、卓識之士唱而鳴之、學者安遽能知爲帝降之衷、民秉之彝、而踐行乎人倫日用之間哉。古之人聞而知之、于百世下猶若得其心傳。矧伯靜甫與先師魯齋、其師潛齋生並世、

或親承面命、而得其緒論者乎。斯文脩塗、發軔未半、而車亡其軸。噫。此古之人重發不幸類之之歎也。然君平日東弟若子、師之至矣。彼不哀君之未究其躬、而恐輟心夙聞家學于其身。⑦反是思之、伯靜又奚以慽爲也。白鹿之原、平里之阡、左徹蓬顆之蓁蕪、而高可隱者、下惟其埏。噫乎哉斯實。噫乎哉斯實。

姚燧撰《牧庵集》卷二九

校記

①者：當作「著」，見《元史》卷一百七十《尚文傳》。

②之：當作「即」，從下句，見右引書。

③疏：當作「蹟」，見《中州名賢文表》卷二九。

④愬：當作「溯」，見右引書。

⑤「摧」下疑脱一字。

⑥邕：當作「邑」，見上文及四庫本《牧庵集》。

⑦「身」下當脱「乎」字，見四庫本《牧庵集》。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一

程復心　聶濟　吳德溥　吕彧

程教授復心傳　汪幼鳳

程教授復心字子見、婺源人、號林隱。性敏悟敦厚、自幼嗜書。師朱文公從孫洪範、而友雲峯胡炳文。中年益篤學力行、嘗取文公四書集註、會黄氏、輔氏衆說而折衷之、分章為圖、間附己意、積三十餘年始成、名曰四書章圖。及取語錄諸書、辯證同異、增損詳略、著纂釋二十卷、發明濂洛諸儒未盡之旨、有功後學。元至大戊申、浙江儒學提舉司言於行省。皇慶癸丑、行省進于朝、翰林史院考訂其書、率皆稱贊。學士趙孟頫請置諸館閣、闡明大典、而平章李道復難之、乃議於江南諸路教授中擢用。復心年將六十、以親老固辭、特授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給半俸終其身。名士大夫如方回、程鉅夫、王約、元明善、鄧文原、虞集、揚載、范德機諸公俱有製作、盛稱之。至

元六年庚辰十二月十八日卒、壽八十四。學者稱林隱先生。江浙行省繳中程復心四書章圖劄文。皇帝聖旨諭、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據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申、據杭州路儒學申、據耆宿儒人趙與虎等狀呈、切見徽州路婺源州儒人程復心、生同朱子之鄉、早佩先儒之訓。嘗取大學、中庸章句及論語、孟子集註、分章析義、各布為圖。又於纂疏語錄諸書、辯證同異、增損詳略、著纂釋二十餘卷、發明修齊治平要旨、犁分臚列、粲然可觀、誠有補於後學。以此著書之功、良可嘉尚。呈乞照詳。得此。年學今將本人所著文字、繳連前去、申乞照詳施行。得此。又准松江府知事鄭從仕牒呈、切見徽州路老儒程復心年將六衰、學貫四書、業道安貧、久擅老成之譽、修身踐行、端為茂異之才。本儒生居朱文公故里、曾將文公四書分章為圖、間析言意、本末終始、精粗畢備、粲然可觀。又取纂疏語錄等書、參訂異同、增損詳略、編註纂釋二十餘卷。凡用工二三十年、始成全書。其間如大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論語專言仁、孟子專言義等語、皆發明濂洛諸儒未盡之蘊、誠有功於後學。前建德路總管方虛谷及前浙東海右道廉訪副使臧魯山先生俱有序跋、深加贊賞。本儒苦心著書、才德俱美、不求仕進、若不舉明、豈不有負朝廷崇儒重道之意。如蒙准保、備申上司、依例優加擢用、庶免遺材。准此。考校得程復心所著四書、發明蘊奥、開悟學者、用意精覈、誠有可嘉。今將程復心所著文字、繳連前去、申乞照驗事。得此。本省今將程復心所著文字、隨咨前去、咨請照詳施行。

《新安文獻志》卷七一

聶方峯先生墓誌銘

大德四年庚子正月二十有七日、方峯聶先生卒于家。訃聞、厥弟子夯赴斂。某以病不克馳、涕而先之含襚。其猶子壽老報先生病、次第所為狀、且曰、有治命、命子銘。既數日、又書來、道其孤留畊述先生之命、自臘月永新病、則慨然平生志行無能知者。他日銘必屬子、敢奉以請、不待狀。某執書三泣、小子何足以銘吾先生哉。雖然、有先賢之前比在、況先生實命我、其敢固辭。蓋吉文二聶先生、四十年為章甫逢掖之宗。大聶先生諱淳、字吉父、學者稱心遠先生。先生諱濟、字明甫、初名天聲、則字鳴甫、學者稱方峯先生。二先生自為師友、各自有論著、門並列生徒。心遠先生紆餘沈潛、所著刻厲精諳、經髓史目、銖分兩校。先生于其間發以英氣、汪洋貫穿、深探四書而折衷于本心經意。每講辭竭理盡、不為彼此異同、要于當而止。不為沿襲、亦不持為名高。及門之徒先事先生、而後見于心遠者、繇博而約。事心遠而見于先生者、又精微廣大兼之。金舂而玉應、規春而矩秋、交相應而充然各有得。嗚呼、斯一時之盛也。心遠先生僅再貢江西漕、先生又不達。謂科目可必得人耶、而二先生之窮特若此。先生先世善醫、陰德盛、仲兄文甫俊甚。先生少精悟、先府君欲俾世其業。文甫蚤死、始從心遠、俱以儒顯。先生嘗為言、乙丑、心遠試禮部、正旦、先府君夢有告者云、君平生不妄取、多隱施、今一旦且相償。先府君呼先生、疑伯氏為他人捷、已果然。是二先生之興也、有培之者久矣。先生屢考入貢、輒為膺有司所敗、得其遺餘者無不貢。嘗一舉四五士皆同案、適獨見遺、皆媿歎。敎人傾竭警悟、欲剖心與之、不妄許賞。未明起讀經傳、味出辭外、情文油然生于人心。先君子須溪先生嘗留虎溪齋中、聞讀中庸、大學或問、喟然曰、何其聲之動人至此也。聞者其有不發越者乎。每見時流程文稱當時者、諸生羡慕喜之、則歎曰、是潢潦也。已而遇衰、各枯澁、如先生言。心遠為尊經錄、讀書日有程、自天時、人事、經

子史集、解說詩詞所覽、有評有論、小楷精密充隱。先生於易、于書、於論語皆有集說、為明辨錄、天文、度數、律歷、疆理、臚分條列、字如蟻窠。蒐諸家短長、紛綸跋涉、必折衷於一是而後已。嗚呼。二先生之學、之文、之教、未知視昔人何如、而今人者媿之矣。顧隱約淪屈至此、彼釀虛聲、竊舊貫、婆娑以有榮名、此識者所為不能不嗟恨于科日也。先生材足以達其志、彊足以行其義、遇紏錯徐理不亂。即蹵起旅距、身獨當之。惟所植立無瑕、故不跲。緩急然諾必不負、必有以報、危難不憚已。有名士辱于彊宗、嗇不理。先生植義白之府、不問其人既已怨、兵後姦猾胥動、心遠幾落搆陷。先生出之網羅、遂使當路知所尊禮。先後任教諭吉水、廬陵、錄正、郡學校藝、彬彬才俊具起。其餘事猶扶獎端、鋤姦穴、一不留後患。晚受行省命為永新學正、閱十月病。使先生蚤達、必能為人物辨可否、為世事爭是非、必能使可行者行、當為者無不為。顧闇塞宛轉、折旋蟻封、猶使媮者駴而不肖者噂沓其

後也、則先生之志不愈可悲耶。心遠先君子同事前榮政殿說書歐陽先生巽齋公、先生綠心遠遊歐門、尤以詳審見喜。張迂叟居中每得試藝、聳歎謂有本者如是。溪園周國史論議高世、獨心敬二先生。館耐軒府公所、歲晚如一日。鄉校朔望講、必得先生重其進趨禮冀、音吐激越、北方士大夫屬目竦聽。先一年、郡侯聽講、驟嘆曰、吾每坐堂上欲瞌、今始眼明。生嘉熙丁酉某月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事二親最孝、能盡其讙心。季初裕中貧、推讓曲承母意。其死、周恤之備悉勤。心病幾十年、左右扶持。暮年尋家學、少技脉、能豫決死生。病即知不可為。卒之日、猶潔衣冠、對客自言所以御樂者。先生巳矣、此道亦絕。娶鄒氏、子男某、某、女幾、婿某、某。孫男、女幾。以某年月日葬某所。某年十五得事先生、一見而奇之、獨患其太過。心遠先生復賞待之甚。于今三十年、蚤陷世患、慌兮僭聞之日落、每見每媿。心遠先君三年卒、今又哭先生焉、負二先生之知矣。先生既命之銘、

獨叙其受教以來所知彷彿、以存先生之微言隱志、而心遠先生之大略亦存焉。嗚呼。未之誒矣、後來者或因是以概見其人、悲夫。銘曰、

世剽捍以為經兮、孰委海而源河。襲繭鎖謂之文兮、孰流根而散柯。俛信屈而巧行兮、孰奮激而磊砢。彼揚揚收其聲兮、此寂寂其柰何。吁嗟先生存者之長兮、固何必譽者之多。耿文江其餘光兮、鬱東山其不磨。

劉將孫撰《養吾齋集》卷三〇

故登仕郎吳君墓誌銘

蘭林吳公之封、其友廣平程其識而銘之。二年、友竹君亦歿、孤屢子以狀來京師曰、昔者先人讀季父之銘而悲曰、知我者鮑叔、小子識之。今言猶在耳、而日月有期、敢又以請。嗟夫。二惠弱一猶惻、而并亡之。因思少之時與君兄弟游、顧歲月若與我無與。年大以來、漸如夢覺。今則已若隔生。信矣、三十年為一世也。君家撫州金溪吳塘、蓋數百年矣。深道居士濬與汪公藻、熊公彥詩華交。其孫景立、饒州助教。曾孫堯仁。玄孫士亨、是為秋山翁。君為翁仲子、名德溥、字時可。季蘭林也、出為宗人後。偕君學於臨汝精舍、師徽菴程先生而友、三人相得甚懽、未始一日不羣居並坐。既則僕有四方之事、自是契闊矣。君又晚得末疾、竟弗繼見以歿。君姿敏甚、於文如騰雲建水、欬欬獵獵然、部使者、郡守二千石而下咸期之深。季蚤策名、期君者益衆、君偃然不為意。或以登仕告身強之出、而已晚矣。天兵南下、林無安棲、君外調內娛、仰事俯育如他日。翁老而彌剛、母劉病日進、君給百役以奉公上、率百指以寧晨昏、不使疾聲暴色小得至膝下。又推其餘能以芘閭里、或勸之仕、輒惻然曰、吾不忍頃刻離也。繇是二親逍遙壽終。墓十里外、朔望必一往拜不廢、以至終身。友愛天至、季出仕久、則躬往視之、為留久之。篤於交游、無所顧恡。或聞風踵門、皆將迎勞徠、不使觖望去。嘗造官舟潯陽、役人困路十七八、君亦良憊、然見必拯而活之。後十年、猶有拜而謝於道周者。

娶於余。六子，曰屋辰、應辰、良、復、来。三壻，曰余天麒、鄧慶老、余天一。孫十二人，男斗孫、妻孫、翼孫、宜孫，女八人。曾孫男女各一。君事親孝，治家勤，持身恪，與物仁，義方之訓亹亹，餘澤蓋未艾也。生於丁酉九月，卒於乙巳八月，卜以大德十一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梧岡之原。嗚呼，蚤暮相規，朋友之務也，而契闊若此乎。昔歲志蘭、今茲銘竹，山陽鄰笛，盡焉此心。銘曰，

天之生材，厥惟艱哉。來者不可待，往者又烏能來。維此良朋，既窅然而深歸。吾誰與偕。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八

元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陝西行省參政知事呂文穆公神道碑銘①　奉勅撰

至正六年秋七月癸卯，御史臺臣傳勅，若曰，故翰林侍讀學士呂端善，道明經濟，仁宗皇帝召入禁林，由五品官超拜二品。及薨，褒封賜謚，墓隊之碑，猶未有刻。其命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製銘，河南行省參知政事王守誠書，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篆額。臣聞命惶懼，謹按，呂氏家世洛陽、其新鄭，累世仕宋，為名輔相。公七世祖公緒與申國正獻公為從兄弟。六世希衍失其官封。希衍生衛，金初涉河，家武陵。衛生三子，全、仝、佘。仝生五子，唐、慶、庭、膺、欽。貞祐中舉族從汴，膺語伯仲曰，今兵戈方興，宜各逃難，庶幾宗祀幸有存者。乃挈其子偉入宋。偉改名文蔚，以經義登進士第。庭避地河內，大兵遂至，謂子子佑②曰，汝已長立，當自求生。佑艱關險阻，由河南、山東轉入雲代，既久，至京兆。事稍定，樂其風土，家焉。佑即公之考府君也。初，世祖皇帝受封，食邑於秦，請命故相廉恒陽王宣撫京兆，聘章懷許文正公教授多士。府君素有高識，一見文正，即知其為異人，遂命公從之遊。居嘗訓公曰，吾世衣冠大家，汝當學儒，以績先業，勿舍正道而趨異途。公資稟既高，博識力行。世祖既踐天位，特命文正公為國子祭酒。及拜中書左丞，猶選國戚大臣子弟從之授業。迨其謝政，復以集賢大學士師長成均。文

正請以弟子在四方者為伴讀，分命驛召赴都，相與輔佐為教，制可。聞中應召者三人，公其一也。當是時，風氣渾厚，人材質樸，俗無驕矜華靡之習，故言易入而教易從。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聖，思有以作新賢才，丕變風俗，而貴游之子言語不通，視聽專一。文正公躬行以表帥之，設法以教養之，因其氣質之淳，就乎規矩之正，本諸國朝之憲章，[3]招於古先之典禮。其後成德達才，布列中外，大而宰輔卿士，小則郡牧邑令，輔成國家之政治者，大抵多成均之弟子也。是則文正興學作人之功，顧不大歟。蓋惟世祖之聖，故能興隆基業，惟文正之賢，故善樂育人才，惟公等之能，故克輔成教養。久之，文正以疾辭歸，公亦還京兆。御史臺薦其才，命為陝西道按察司知事，未行。會宋降者言襄漢新附之民，緩之則畔散不屬，急之則覬覦弗安。呂子開者向為襄陽制閫參謀，今退居鄂，其人悉知宋事，可徵用之。朝廷從其說，方議遣使，而難其人。或言子開即公之從叔父文蔚，公聞之喜。

蓋呂氏宗族自汴中解散四十餘年矣。時江淮兵猶未戢，公慨然請行。至鄂，即諭天子德意，子開入覲，為陳撫安襄陽便宜，詔拜翰林直學士，堅辭不受。時人或高子開之節，而多公之功。至元十有四年，江南既下，公擢從仕郎、四川行樞密院都事。時四川制置使張珏據重慶，合州安撫使王立據釣魚山，猶持宋節，負固不降。詔樞府分兵取之。故相李忠宣公德輝行西樞府事於成都，獲[4]貞卒張郃等數人，將殺之。公曰：彼所以不即降者，豈以昔嘗抗蹕先朝，恐城降日悉見誅夷之故歟。今宜釋郃，俾歸諭立。未幾，立果遣郃等賫蠟丸書至成都，忠宣請與東樞府同受降。已而後期不至，忠宣承制署立仍安撫使，知合州，開倉賑民，禁輯剽掠。而瀘、敘、崇慶、思、播、夔、萬等郡聞之，相繼送款。巴黔人感公之惠，與忠宣並立生祠事之。東樞府恥其無功，誣忠宣越境生事，械立於獄以聞。公適以事至京師，言於平章賀公仁傑，賀公入奏，詔即釋立，賜金虎符佩之。公亦獲賜金織衣、弓刀、

鞍轡等物。進階奉訓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承命徵理蜀帑、得金幣若干萬兩匹。轉奉議大夫、同知順慶路總管府事。以疾辭、家居者十年。徵爲國子司業、以丁内艱未終辭。三十年、除華州知州。公曰、聽訟決獄、治之末也。當惇本以訓民、其庶幾乎。歲餘、勸農興學、皆有成効、士知明於經術、民知勤於稼穡、藹然有古循良風。在官三年、代者將至、民老幼數百詣行省請留公再任。其德化感人若此。公退居於里、日與韓公擇、蕭公𣂏同公恕講論道義、從容函丈、而關陝學徒從者益盛。由是士知自重而不苟進、尚經學而後文藝、皆文正啟之、諸公有以成之也。皇慶初元、仁宗大興文治、拜公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時方議行貢舉、公曰、經明行修、質而少華、非惟士有實學、國家當得真才、以登治平。明年、引年謝事。上從其請、遣使送歸。又明年、改元延祐、十二月某甲子薨、享年七十有八。葬咸寧縣東陵鄉驪山原。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上護軍、

追封東平郡公、諡文穆。曾祖妣朱氏、祖妣張氏、妣某氏、元配晉氏、繼姚氏、俱追封東平郡夫人、合葬公墓。子男三人、⑤果、未及仕而卒。果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東平郡伯。楨、隆禮州知州、羅羅宣慰司副使。孫男三人、曾、魯、著。魯由陝西行省照磨、雲南行省都事、社稷署令、擢拜監察御史、階中議大夫。曾孫男二、公直、公肅、俱補國子員。公字伯⑥克、篤信好學、既從許文正公游、專事踐履、居家律身、養生送死、造次弗違於禮。蓋關中土厚俗敦、太史楊文康公恭懿家世爲儒、冠昏喪祭、一遵禮書。公之考府君亂定來歸、念親喪未葬、不御酒肉者數年。遇忌日輒悲泣、亟覩怪神一無所信。將終、遺命勿用二氏。公之治喪、稽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及楊文康公已行故實、使古人送終之正復見於世。故關中喪葬多合乎禮者、由公等一二儒家爲之倡也。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不止。公與蕭公𣂏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公復移書廟堂、援董仲舒天心之愛人君出怪異

以讋懼之說，及言方内重囚不過數十百人，國家慮有寃抑，歲再遣官詳讞，令秦晉數十萬衆死於一時，豈容恝然忘情乎。天子宜責躬修省，宰臣當避位待罪，旁求直言，極陳過失，期於災弭而已。蓋公雖居畎畝，未嘗一日忘天下也。臣聞古之君子莫不親師友以修其學，博典禮以肅其家，措諸於用，則教化興而風俗美。然自秦漢以降，出之於學則以文章記誦爲上，施之於政則以功利權謀爲上。至程朱大儒，始本洙泗遺書，發明聖賢修己治人之道。許文正公得其書於南北未通之日，心領神會，躬行實踐。及遇世祖皇帝，其學大行，迄今海内家習其書，義理賴以不泯。臣承詔序述吕公行事，因論及此，謹拜手而爲銘曰：

於赫世祖，混一文軌。匪偕材能，疇克任使。譬之作室，大木是資，桷榱店楔，巨細不遺。世廟御天，巍巍其功。將相文武，會合雲風。顧瞻儒臣，命汝典教。多士有作，來則來效。亦有勲舊，名閥之子，佩矩帶規，儼若儒士。公在左右，以聖以承⑦。教養有方，治化克興。江漢之行，川蜀之役，惟公一言，事如破的。及典外郡，化民有道，歸休於家，允爲元老。思文仁宗，登用老成，乞言議政，曰有典型。盛德垂裕，蔚多孫子。天子有命，擢拜御史，曰汝祖考，簡在仁皇。道明經濟，聞於家邦。巋山之原，墓有貞石，昭錫銘詩，車過者式。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七

校記

①政知：當乙，見本文。

②子子祐：當作「子祐」，衍一「子」字，見《元史》卷一六七《吕彧傳》。

③招：疑誤。

④貞：當作「偵」，見右引書。

⑤果：當作「杲」，見右引書。

⑥伯克：右引書作「伯充」。

⑦此句疑有誤。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二

潘澤　李寓　吳思齊　陳萬里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嘗爲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祿。考得用，生行軍萬户府提控涣及濤與公。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資公讀書。壯而遊先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畟故習，而氣大變。養親不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閫有閑。及出門庭，卑以下人，語恐惝之。遇風無所厚薄者于塗，必謙謹慈媛，含盡所言，不峻謝別。用太保劉文貞公薦，由從事太府監擢監知事，轉武左藏庫使。出再提舉織染局，金符，在順天路官承直郎，宣德府則奉訓大夫，課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弘州，兼諸軍鄂囉，始有土民以行所學。郡旱，遍禱其境百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曰：山川之神，其所司者惟在能興雲雨，以水下土耳。今旱暵如是，不能膏澤之，神固已不得其職。使州刺有罪，幸漏譴于明天子，必將殃之，宜止其身。吾民何辜，横罹斯毒，則爾神又伏罰矣。敢恐恐退俟，終不得命，當自劾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大雨，爲屋祠龍泉上。自公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爲灾，又爲文禱曰：風者天之號令，順四時温燠凄凜之氣，發達遂成萬物者也。時自爲患，反之而已灾。况暴厲無節，穴涌谷起，飄翔塵沙，偃揠禾稼，以病民哉。禾民恃以生，上以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粢盛報事乎神明。今使之貫窖，無所于食，目其艱苦之顔，耳乎愁嘆之聲，神亦安所利之。必州刺之是矜，其收是咎怒。自爾風灾衰息，民賴至今。尤究心用獄。前政繫疑盜八人，榜掠百至，求迹無所。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叔家訟公故縱，無幾時而盜果得。西京械成獄，令待命他郡。過治，因號市曰：此州之人神明公，以爲包拯復生，獨不能相活耶。公將召問，同列謂宜發卒衛出吾界而已，讞非吾事也。公曰：人求直其枉，

烏可陽為充耳不聞。卒問之、蓋太原民輸①既如約矣、倉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代其輸。既如約矣、奴與僞為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僞為。我急其得、不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始露。有司鍛成之、謂利②利嫂而買之、僞為首、當以見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誣而抵奴與僞為者法。賦州市牛、公懲他郡縣牛至官、擇可受直、聽命旬決、奔走煩勞、廢其穡事、令持價即鄉民自為市、吏無所姦利、駔儈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與中州、入為監察御史。刑部主事恃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不能致。公從卒至部捕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獄已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為之。乃昭田民、當二人法。又有訟為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公以几令驚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于券為信、以其疏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詞同、其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僞敗在此。為名郡兒

年十三十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毀券民之。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吏將從故都、詔近臣偕公即治。公以王今尚主、王設舉事、主安不知。知安不上變聞而噬嘿以從。他臣治獄希意、深鷙求竟、公獨輕平。主果馳使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得罪、獨還公憲。尋入都事御史臺、剖白羣疑、商訂時才、自其口出、人所畏縮、皆身任為、無少顧讓。然不專己、博咨之人。嘗曰、君子小人喜以朋從、觀受薦何人、得過半矣。又致察其間、有失而不中哉。今曰必吾所識、則識有盡、不足③列職中外、況未必盡賢。人曰可者審可、不必囿以資格。故評臺臣者皆曰、自公都事、察院監司、一時翕翕勝職最衆。出為江北、淮西道提刑按察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民物不償直與償而不滿者、皆比贓論。後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杭州州④以至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達五千里輿⑤柩歸鄉。明年八月、始葬先域。夫人任也。三男、希

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李出。三女、適任、徐、張氏、皆士族。公既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裕宗于東宮、今出知隰州。後葬二年、伯氏懼公平昔之善泯其不聞、乃身入山、敦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秘書少監楊桓狀其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為人、桓為行實、文何尚焉。念今之世子弟為父兄求託金石為傳者、或多有之。如提控以凡能反復致意其季者、纔獨一人。嗚呼。豈不若是不足為愛敬報歟。銘曰、

維公生質、粹其民彝。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辭、道德威儀、日耳以闢。如垣厚基、增崇其卑。如田有菑、多稼離離。尊聞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耆、閭閻桑絲、秩秩其宜。出為郡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夷、仁柔膚肌。何有創罷、其穫其祈。山川百祇、如指以頤。而⑥渥風衰、誠之格思。罪入髡彤、有少枉疑、猶已溺饑。不身之私、竭蹷解纍、必出是期。發擿吏欺、大治小督。戢成頹眉、衣襦斧持。遠漸江湄、皆所往麾。在在歌思、曰到遠而。如何數奇、中塗其萎。識不識悲、中郎諸碑。泰撫媿為、斯銘如斯。琢石以垂、信夫他時。

桂坡李至愚先生期頤傳

姚燧撰　《牧庵集》卷二二

洪範敘五福、一曰壽。夫以壽居五福之首、是豈易得哉。古人謂壽有上中下三品焉、百歲曰期頤、上壽也。九十八十曰大耋、中壽也。七十六十曰老耋、下壽也。傳曰、仁者壽。不可誣也。大抵古者風氣淳厚、人多上壽。後世風漓俗薄、七十者稀。韓吏部諫佛骨表歷言自古帝王、若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年皆百餘歲、是時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漢魏宋齊梁陳之君、事佛漸謹、年代猶促。梁武雖壽、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可謂篤論。韓公又銘李于之墓、歷數當時六七貴公好服餌金石之藥、希望長生、反得速疾死、以為世戒。由是觀之、異端信無益於人、而世俗猶酷事佛老以祈福壽、是惑也。吁。凡人壽夭固繫於命、然養生愛護、亦必有道。譬如寢室

之燈、風簷之燭、明滅遲速、何可同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延壽之道、無踰此矣。今吾里有百歲之老而世罕知之者、余既慨其生不獲旌表於門、又懼其將泯沒於後、作期頤傳。先生名寓、字至愚、一字至隱、姓李氏、東陽人。故宋工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大同之從孫也。生於嘉熙元年丁酉十月二十三日。性恬澹、質直、習詞賦、舉進士不第。入國朝不仕、日以文史自娛。年已九十餘、耳目聰明、手不釋卷、行不扶杖、齒牙不衰、髩髮不白、熙熙然如少年、可謂知其所養。鄉閭見者皆曰異人也。縣令許君思忠獨尊敬加禮、求其衣而衣之、間請問為政、輒直言其非所。勉以廉幹、許益敬之。翰林待制柳公貫賦詩為先生壽、且欲請易所居坊為期頤坊、會之賢令不果易。數沾賜帛之恩。壽一百有一歲卒、時至元丁丑二月二日也。有隱居雜稿一卷、藏於家。娶石溪徐氏、子二人、長沐、七十三先卒、次埜、年七十餘、無嗣。孫男二人、曰仕道、曰安道。曾孫男五人、直、桂、元、蘭、蕙。於戲、三代盛時、養老之禮備于王制、曰、問百年者就見之、惟恐其勞、欲其安也。今夫麒麟、鳳凰、醴泉、芝草、世稱瑞物、黃耇台背、享期頤之壽者、亦曰人瑞、若先生是也。贊曰、百歲之老、人中之瑞、五福之最、天爵之貴。崑山蓋水、閒氣所鍾。曠世一見、千里聞風。

胡助撰《純白齋類稿》卷一八

吴思齋傳

吴思齋者、字子善、婺永康人。其先⑦處之麗水、父逵、龍川陳氏自出。大父時家、舉以父任入官、有能聲、既老失仕、悃悃為鄉人、嫁兄弟之孤無歸者、穀其傭⑧之免女欲棄者、棺死無以斂者、意洽如也。逮貧不悔、有寒疾、耳輒聾、不聞人事、懶不與世接、獨婺方鳳、閩謝翱、睦方熹友善。著老氏闡疑等書。晚娶金歸子。金歸子生穎悟、仲父監丞公天澤器其材、卒授所學。初、父逵仕員外郎、當補官、謀庶兄者再、監丞公曰、毋廢嫡、然非其志、志在科目自奮。故征商新城日、猶樂舉子試、中舉、攝嘉興令、善聽獄決

疑語在全歸子自述。洪提刑起畏辟置糴田吏，用事者言辦此可通籍。思齋曰，以民怨祿，非得也。婦翁方饒州登爲人少栽，制謀以自近。思齋執子壻禮不衰，終不就。其有守自立如此。賈氏方柄國，上將以鹵簿臨其母喪，文侍郎及翁言不可，然畏禍中悔。思齋以書勵之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已。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臺，爲太府少卿，留丞相直堂有熱籍。思齋以書正之曰，公宅百揆，以貫戚廢公論，世誰賴乎。其自強敢言如此。惟自強，故不以貧屈。惟有守，故不以勢移。屈且移，則終始相渝，或虧其中以取售，其能以全歸乎哉。曰，人事通塞，皆智今愚，常違其故也，何全爲。是不然。茲其所謂全也。山林川澤之間，引若人以自媚，如橫空之參，耿耿生白。察曙色者有徵，惜乎其自閟者深，其根於遠者不宏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及覩俟命錄，斷自孔曾以下，死生喙然，貞矣哉。贊曰，余識謝翺，得其詩，以唐杜甫自律，異以二李，其傳乎。過方鳳，道謝翺已死，甃於釣臺之南，與方千隱相望，言且於邑泣下。出所書全歸子自述，至曰天奪炳燭之隣，畸窮孤危，如鴞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信者夫。

吳思齋傳

任士林撰　〈松鄉集〉卷四

吳思齋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承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齋少穎悟，做遂爲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章家知名。尋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鎖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事。縣獄多留繫，思齋坐獄戶，擻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死刑多平反。事有撿覆，得實，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亟聞部使者，黜之。郡有盜殺其黨于貨，獄吏延不決，下思齋議。思齋曰，盜據盜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因以

贓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慮囚者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恒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所往、其父訟求之。思齊名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白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齊類曰、[9]吏或謂通籍可立致。思齊曰、斂怨以干祿、非筭之上也。辭。尋監戶部犒賞酒庫。起畏時守鎮江、復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曰、京口以長江為天塹、城之何為。即城、徙厲民耳。其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臨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懼禍、且中止。思齊曰、吒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為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言堂有勲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諱惡、不虞宣泄、人為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近。思齊不樂依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

孤女無歸者、嫁之、乞鄰兒女欲殺者、食之、死無以斂手足者、棺之。宦游十年、田無半畮之增。後值宋改物、家益艱虞、至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聰、交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婺方鳳、身謝翱、睦方壽[10]剌鼓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咄咄、而略無倦意。先墓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遙望隕涕。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齊天性真愨、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止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誄思齊之為人、如徐積、陳思道、[11]君子不以為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荊州碑、魏司馬孚贊、跋杜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斂真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帙多未就。子三人、巽之、拱之、成之。拱之蚤卒。

贊曰、濂游浦陽仙華山、同思齊舊游處、見其石壁題名、尚歷歷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翱無月不游、游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攜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辱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奈之何而弗悲。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歟。士有哀思齊者云、睨碣石其如卷兮、鉅海蕩而不移。其言信矣哉。

宋濂撰《宋文憲集》卷一〇

將仕佐郎信州路儒學教授陳君墓誌銘

大德丁未、余供奉翰林、與廣信陳志仲游。粹然以容、慎密不妄言。間語昔時祖子孫家慶故事、志仲莞爾言曰、吾大父廸功君、大母程夫人、罹兵難時、年七十餘。我嚴君衛鄉保、入侍二老人、嬉戲盥饋、奉禮如昔。廸功君年愈高、別築華山梅堂以奉、益不復知有世事。于時諸孫實五世矣。廸功君號南隱翁。翁終時、年九十有四。方南隱翁無恙時、諸父皆逝、唯吾老人力愨門戶、訓兄弟子。後以儒術興者凡若干人、率為我記華山焉。乙酉歲、秩滿南歸。余師剡源戴先生教授信州、亦還、言廣信多郡博士、獨陳博士温讓材智篤素慎行為第一。方有司急庸調、徵儒生幾二千人、能力言而盡復其役。汝官京師、有名敏學字志仲者、其子也、與之游乎。未幾、志仲以信州教授致仕、命歸榮其親。後為宮師府司經典籍、稍遷太常、留錢塘、遇之、則又曰、吾親年七十

時、嘗為書授敏學曰、年至而仕、非古也。壯者必仕、仕不求禄養。吾視大父年不敢跂、幸氣血康完、爾二兄恂恂、善持家。勉爾以仕、勿懼也。皇慶癸丑、余復入史館、志仲則以太常舉、將為博士。冬十有一月、訃至、允所與游者皆入弔。越三日、以服踵門泣不能言、以國子博士虞集之狀授楠、俾為銘。君諱萬里、字德甫、弋陽縣人。幼善屬文、長從工部侍郎諱公禾學詞章、起居郎徐公直方受理學、謝公枋得、張公卿弼植志節。咸淳癸酉、薦于鄉、後起家廣信書院。大修燕居堂、西帶湖立諸生、論古今成敗道理、遺言微旨、文質益損、皆口授手畫。諸生不忍去、請于官、留帶湖凡十年。南隱翁卒、學者咸會葬焉。雅性寬厚、善清言、與人交、久而彌篤。歛歲疾札、發粟施藥、以全活。家多書、讐設成善本。謂諸子孫、天佚吾老、吾遺爾書。守儒為準、守身為本、餘何言哉。壯歲、慨然慕詞學、故於章啟語尤精。噫。方宋文治時、立博學宏詞科、番陽三洪、公周文忠公迨致清顯。至呂成公、真文忠公、闡正學彌貴重。真傳諸徐鳳、徐鳳傳諸尚書王公應麟。公曰、中是科者實有命。晚歲閒難無以承、諸生徒自厚爾。楠聞是語、愧汗累日。今幸與志仲交、意謂從廣信山中、論竟斯道、今不可得矣。屬纊之日、戒勿用浮屠事。實以九月某日卒、得年七十有六。以某月某日、將葬于永年鄉之吉田。曾祖謙、道。祖應隆。考文光、即迪功君也。長子誼、次天驥、皆為郡學官。先娶程氏、出次敏學、將仕郎太常太祝。今方氏、出女三、長適方晟、次徐某、次方天祐。孫男七人、長師中、第五孫弘、為大都路儒學錄。孫女五人。曾孫女二人。楠嘗謂士患不得名、巖居谷隱、一時推可、多任俠、尚輕重。爾先生者、休然養名、平進安時、鄉閭化之。郡縣公之孫曾承之、殁有餘德、古所謂鄉先生者、陳氏之門見之矣。是宜為銘。銘曰

日劬其躬、以濬其達。不違樂天、俯齡以終。
帶湖之徒、來會幽宮。彼冽者泉、樹之青松。
而子而孫、慎其延弘。式昭墓門、百祀弗窮。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二八

校記

①既如約矣：當作「稅西京慮」，見四部叢刊本《牧庵集》。

②利：當作「我」，見右引書。

③「足」下當脱「于」字，見《國朝文類》卷六四。

④此句當作「方分司杭州」，見右引書。

⑤輿：當作「輿」，見右引書。

⑥而：當作「雨」，見右引書。

⑦「先」下疑脱一字。

⑧憐：當作「鄰」，見宋濂撰《吴思齊傳》。

⑨類曰：當作「類田」，見任士林撰《吴思齊傳》。

⑩壽：當作「燾」，見右引書。

⑪陳思道：當作「陳師道」，見《明文海》卷四〇八。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三

趙思恭

故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大夫上騎都尉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趙公行狀

曾祖温。

祖德。

父仁、金鈞州同知。

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彰德安南人。趙氏之先、出有虞伯益之後。周穆王時、造父為王侍御有功、賜封趙城、子孫後以國為氏、散處天下、代不乏功業。安陽之族、在金時多顯官、屬貞祐播遷、逸其譜牒。有居磁之滏陽者、金禮部尚書諱秉文、以文章顯名當時、蓋公之從父云。公之曾大父、大父隱迹弗耀。父仁、守壽之孝友勤儉、兼儒律之學、仕金為鈞州同知。金亡不仕。太宗皇帝特命與名士田師顔為三教試官、乘傳四方、試儒中選者復其家、試僧道經通者給牒受戒、去取精當、朝議韙之、著為憲令。國初、天下所存經史儒户是已。公才識通敏、讀經史明理亂之要、治刑名書不為深文。年十九、彰德守高公鳴辟任府史、郡稱廉平。尋且貢部、會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使侯公爲辟勸農書吏。未幾、入為刑部令史、選大司農掾、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明年、遷主事、階承直郎。廿年、院陞二品、改經歷、階承德郎。宣徽掌共天子儲后以及侯王卿士食飲膳羞犒錫百用之需、素號叢劇、任難其人。公在幕府十年、出內必當、姦弊無所乘。入臺、臣薦公能。廿二年、擢授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治辦最諸道。廿八年、入拜監察御史。山北饑、公上疏請亟賑貸、廷議竟以其使宜屬公。請行、既至、即發廩以勸富民之積粟者、收其離散、拯其捐瘠、又蠲冗費、罷征徭、蠲税之不能輸者。民有質鬻其男女、或自没入為奴婢、

則購出之、生數萬人。時相桑哥擅政、恣暴、恒沮抑臺憲、所論劾少迕意、輒搆害之、在廷之臣不敢吐一辭。公獨守其職不變。相益忌之、因奏六曹戶工庫叢劇、歲閱其牘、御史府宜防吏廢程、請詔御史分其屬、即兩部治之。志欲病御史、且伺其過。公與趙世延治工部、世延私謂曰、工部掌營造、吏多為姦、費用滋不法。吾儕且弗問、即不職。太察、必中時忌、召禍亦少。縱之可免耶。公曰、不然。與不職而幸免、吾寧盡職而被無辜之譴。詢大牘、有可求覺而悔之、則無及矣。於是纖悉必究、心不為苟簡、率一牘反復數四。公素敏給、事無留難。至是獨若冗滯瑣屑之為者、至累月而後理、人多訝之。及異時政府選深文吏搜索脫略毫髮、無所得、眾始歎服。京師歲以二月八日大張百戲、列伎樂、迎佛城西高良河、費以鉅億計。織染提舉儲晉華倚相權、並緣為奇衺、公立按之、用事者挾權勢求解、不聽。走白相、召公至省、詰曰、國家事佛求福利、若弗欲、敢壞撓耶。怒不可測。公從容對以佞援之實、且曰、求福所以安上利民耳、今姦人乘大役重衰斂、以病天子民、使愁怨塞道、且乘其和、壞福利、孰大於是。相熟視、公辭不少屈、卒從其理。十二月、改大司農經歷、進奉政大夫。嘗與大農董公識之、少卿尚公周卿條務農重本、關民休戚數十事、入奏上前。公敷對詳敏、上嘉歎久之、可其奏。二十八年、詔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加朝列大夫、以公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所至務大體、先德後刑、恒以仙居令古靈陳先生訓民之語條為令、以諭所部、使人知孝悌忠信、崇本抑末、寡過遠罰之方。歲循行諸郡、首率博士弟子員諸孔子廟庭、升堂誦說、務明教化。郡縣有豪民不法者、必痛繩之不少恕。其決滯訟、輕疑刑、生死獄之冤者、蓋不可校計。政吏畏其威而民樂遷善焉。歲終、第其勞、諸道莫能及。元貞二年、行郡至大名。十一月、以疾卒官舍、春秋五十有八。十二月八日、葬安陽鼎村原之先塋。公資嗜義理之學、不樂為詞章。先賢格言若宋二程先生、朱夫子

所著述手自纂録以類成卷遇行事取明焉其他若唐陸宣公奏議宋真文忠公大學衍義國朝許文貞公文集皆愛其有益於治化日把玩之不置雅尚志節廉隅然不立畦町樂於從善士有行能轉舉揚之其所薦引若保定郭貫張仲賢滏陽安祐洺水劉賡後皆為聞人顯于朝矣而公未嘗以為言居官不殖貨產廬僅取蔽風雨旁無侍妾自奉泊如也世祖皇帝時臺省臣皆賜第京城中及所部郡縣多閒田得取為業君寔弗受既卒家無餘貲夫人焦氏金進士澤州焦茂才女茂才與元好問同年相友善夫人貞靖淑慈能自鑒書史自幼不事容飾事公躬絲枲菲飲食安於恒素以相成其志年八十有二後公廿五年而卒合葬公墓子男三人侃通國語選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公卒天綱舉茂異由宿州儒學正辟燕南憲府史轉御史大夫掾未至文皇帝親署淛東廉訪司經歷拜南臺監察御史遷內臺出僉淮東山東兩道肅政廉訪司事陞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移湖南彰善糾慝聲籍甚猶前人方大用矣天經以兄天綱讓父蔭授獲嘉簿調冀寧錄事亦剛介不苟年廿八卒于官女二人孟嬴適②州屯留簿同郡王蘭季嬴適朝列大夫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往平傅汝礪孫男五人天綱生植構槐棟植槐早卒構令江西行省檢校官棟尚幼天經生楷曾孫男四人構生炳楷生暉始雍天綱為廣西廉訪副使贈公中議大夫上騎都尉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追封天水郡君凡欲知先世之善者亦于其後之人觀之耳趙氏之德其盛矣哉若金既生晚不逮事禮部而識禮部子若孫三世副憲端慤清慎敦孝友崇禮讓過士接物恂恂然寬厚長者及馭吏毅不可犯然用法平允不以深刻為名高檢校務學有才藻行稱其文亦時之望也檢校之子炳在京師時嘗從若金游敦重簡默雖髫齔器如成人於是益信趙氏先德之有由矣凡禮部之行事見於一時文士之記載詠歌者當不少若金所聞殆

十不一二。請徵諸家傳，草次而狀之，以俟當世之執筆者采録焉。謹狀。

傳若金撰　《傳與礪文集》卷一〇

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公神道碑

曩昔承乏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業基之初，而究夫士金喪亂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猶附散失，苟有可稱者，無餘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先世譜牒失於兵，可知者曾祖溫，祖德，父仁。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檄調一起，柔遷並驅，俊乂無別。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試民之秀異者以爲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浮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工人之役，逢掖不與，得以世脩其業，而二氏之説起，亦自此始矣。是時鈞州以國亡不仕，而見知　朝廷，在掖　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僅存者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以自歸於　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既多，草萊弗辟。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深惟邦本之在茲也，始置十道勸農使，總以大農爲之使，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匹婦始知有養生送死之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是時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爲之使者，侯、公爵也。辟仲敬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時矣。其二也。桑哥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己，求所以沮害之者，自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惴惴憂畏其事多端。如立臺舊例，六部史以時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牘誤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爲户工二部事繁，史不暇給，奏御史携印詣部而閱之，意將以陷御史也。當是時，

公與趙眘、公世延俱爲御史臺、閱工部卷、趙公與公議曰、吏姦旁午、觀望首鼠、蠹索之將不勝誅、而易於激怒、以傷大體。稍有疏漏、彼因得以爲我罪、宜何出乎。公曰、蠹索之、而激怒、固禍出不測、而以疎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受嚴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於此乃檢劾搜校、無細不察、經時而後畢。桑哥果使人覆視之、思慮至到、略無可議者。趙公後歷臺省、重思公之才不盡用、作辭以哀之、其二也。　國家歲以二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盡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3]雜于女百戲、眩鬻以爲樂、禁卒外衛、中宮貴人大家設幕以觀、廬帳蔽野、諸王近侍貴臣、寳飾異服、馳駿盛氣、以相先後。　國家一日之費鉅萬、而民間之費稱之。桑哥者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故其事尤侈。織染提舉諸普華者、高良寺中之人也、非緣爲貪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桑哥之令求解、不得。桑哥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爲　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徐曰、諸普華狀上虐下、爲　天子斂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間歲一省、或略應故事、不復如昔之盛。其四也。因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當書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爲要明習法令、以副之。高公鳴、名士也、其守彰德、碑以爲史、以廉辨稱、遂佐勸農之行、奏功、轉刑部史、升大司農掾、又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升承德郎、本院經歷、院之所司、

天子之膳羞、宴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廩餼、牲牢、籩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鑄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無所泛濫。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聞山北饑、即以賑恤爲言、因命之往、勸急有方、山北之民存活甚衆。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爲孥者。遷奉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其尚、公某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贊而奏行之、上爲嘉納。時御史臺見屈於權臣、中丞何公榮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桑哥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以振起之。廉察判之官、省勸農使、以增廉司兩僉事、而拜公爲朝列大夫、僉河北河南肅政廉訪司事。二年、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在憲府、所至率師弟子賓行禮學官、以爲教、而吏民之頑嚚不率者、亦不貸以法。好薦士、後多爲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貫、宋公拈、劉公賡、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某日卒于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安陽蒔村原之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燕氏、金進士茂才女、後公二十五年卒、合葬。公之娶大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也。公平生儉約自飭。初至京城、在官者皆分地以爲居、公貧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習禮、相公以學、躬執飪爨、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奏議、真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紬繹也。及卒於官、幾無以爲斂。真介然有守君子哉。以次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子男二、侃、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異、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掾見知

文皇、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陞僉

淮東山東廉訪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湖南。天經、陰獲嘉簿、集賢錄事、年二十八卒于官。女二、壻潞州屯留簿王尉、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書、傳汝礪。孫五、植、構、楷、槐、棟。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曾孫四、炳、煇、炤、燿。天綱副憲廣右、既得推　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眞、而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盍有待也。今蒙　上恩、官爵勳封皆四品、亦已三年、可以表諸墓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大史虞伯生氏於趙魯公之宅。魯公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銘。其客傳若金著行狀與其書以至、集曰、嗟夫人。孰不欲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係於當世、則亦末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可信、故爲之銘。銘曰、　在昔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弛、容則多肆。肅而正之、乃立御史。慶賞刑威、有勸有懲。治朝清明、姦慝不與。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黠而囂、竊我威命。狐詐虎悍、肆爲百欺。烈日嚴霜、陰妖莫施。以爭以抑、不遺餘力。戔戔惠文、擽斂莫擊。公於此時、弗亟弗徐。攜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爲傷、緩則以靡。分條析縷、以極其理。鈎䇿無施、反歎其能。不惡而嚴、官有恒常。詭異之觀、君子所斥。誇誇有言、狂猘屏息。公贊大農、務植本根。鄉奏其書、以字上恩。玉食不會、麥邦畢獻。度其常供、有正無羨。論衣飭錢、旬同誨。三年載遷、臺辟以瘉。嗟當佁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蹊以陟。垂五十年、令子登崇。拜節海嶽、天子所庸。遺志遺直、父訓斯在。矣及其孫、夙有冠佩。歸視其阡、松柏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三加彌尊、有對有秩。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錄）卷四一

大元故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趙侯墓碑

侯諱思恭、字仲敬、相安陽人也。淹貫儒術、精通法律。試郡從事、以才行見知張左丞、何平章、侯宣慰、劉中丞、諸先達、名聲日起④。擢掌刑部、農司、宣徽院吏牘。初授從事郎、轉承事、承務、充照磨、主事、經歷、三任俱不離宣徽。又轉承務郎、出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陞奉直大夫。入爲監察御史、制授奉政大夫、大司農司經歷、改僉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進朝列大夫、徙治燕南。元貞丙申十一月十五日、以疾卒于大名公館、年五十五。歸葬吳村原先塋之左。郡守張孔孫爲之志墓。泰定乙丑、余自京師還過金陵、而侯之子天綱爲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掾、持侯墓志、又自述逸事狀一通、請余請曰、先人以清白自將、有猷有爲、體魄歸于土三十年矣、而墓碑未樹。深懼平生德美久遂泯没、子職之缺莫大焉。先生閔人子懇切之情而畀之文、以光其幽、生死俱有

禦之。余察其情誠孝於親者，乃拔昔所志、證今所狀，而章其所可稱。侯之曾大父溫、大父德、俱潜晦。父仁，孝友勤儉，明律學，金朝選調鈞州司獄。侯敦志節、勵廉隅，脫去邊幅，樂於從善，不長尺寸生業，室廬僅庇風雨。家無婢妾，自奉菲薄，屢空晏如也。其爲御史也，權相方抑臺憲，有奇衺聚斂民財迎佛，侯糾以法。彼交通權門求援，召侯至政府，奮怒詰責，將坐以沮撓善事之辟。侯從容枚舉侯援之實以白，氣平理直。權相孰視沉思，竟弗能罪也。山後興州諸路饑，移文請賑救省臺，就命侯往，隨便宜設方略，活數萬人。其爲經歷也，從司農長官造闕庭，陳務農重本、關民休戚數十事，以答清問。其憲河南也，條列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訓，以諭愚頑之民，俾之趨善而不麗于罰，民翕然從令。及治燕南，亦如之。先德後刑，凡事務存大體。平反冤滯，審辨無辜，輕重因生死獄，不可勝計。雖中心長厚，然自能懾伏百司，鎮安所部。歲終考績，嘗爲諸道之最。讀書尤喜義理之學，陸宣公奏議、真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貞公文集，玩繹未嘗去手。聞人有善有能，不吝薦舉，而人鮮知。蓋出自公心，非以市私恩也。內子焦氏，澤州進士茂才之女，貞靜淑慈，自繁書史。侍姑御下，具成家範。年八十三乃終，至治辛酉歲也。子男三：俶，年十九而殤；天綱，由國子生貢充儒吏，由戶部遷行省掾，由湖省遷行臺掾；天經，以兄之讓受父陰，主發嘉縣簿，再任吳寧錄事，沒官所。女二：適屯留縣主簿王蔚，適湖西康訪僉事傅汝礪。孫男三：植，早逝；次構，次栝。女一，適譙郡昝。一門子孫振振，已仕者能官，未仕者知學，侯之餘慶也。余既敘侯之美如右，而又繫之以銘詩。詩曰：

若稽臬司，衆刻寡慈。肆肆儒流，允也吏師。耽研理趣，謹飭名檢。繄許文貞，是式是範。由中暨外，官三十年。一寒如初，環堵蕭然。食蘗飲冰，匪封維察。儀鳳鳴鸞，維祥匪孽。賑饑讞獄，百萬生存。陰德兆于，昌爾後昆。吳村之原，刻文在石。永世勿墮，仁者所宅。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六六

校記

①諸：當作「諳」。

②「州」上脱「潞」字，下文「王蘭」當作「王蔚」，見下二篇。

③優：當作「獿」，見四庫本《道園學古録》。

④超：疑當作「起」。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四

陳觀　徐子鄧　蘇榮祖　趙淇

陳縣尉墓誌銘

咸淳間十祼、諸縣獨奉化號多士流出、入太學、上南宮、亡慮十餘人。于時聲譽秀穎、旁縣皆斂手避讓、一時傳誦習讀、謂清選不啟月可馴致。未幾、皇元合一、皆失仕歸里、挾策授徒、疏糲自給、俱不能享中壽。子弟不自振飭、復歸為農。陳君亦咸淳甲戌進士、不自矜襮、接幼待賤、謙抑愈加、混跡蒿翳、不知其為故官、而得年且八十有一。有子漢、復能以儒自守。其視前數公、良夐過矣。君諱觀、字國秀、嘗調臨安府新城縣尉。十世祖棠、尉奉化、因占籍焉、子孫日蕃。其最顯者曰太學博士著、於君為兄。博士倅貳臨安、君館于其家。君之考承務亦在館、既第名、客館其兄、復賀其父、人咸榮之。晚歲足不入城、府州爭迎致、率諸生以請業。君一至即謝去、徜徉巖壑、侍博士窮幽抉奇、連唱屬和、有帙曰椽苓集。其自為詩文曰窾蚓集、嵩里集。延祐五年三月、疾忽作、猶力書中膚一章以授漢。是月某日卒。祖諱某、妣戴氏、以守節著、事見州志。考某、承務郎。妣臧氏、董氏。孫男二、時說、時敏。孫女一、已嫁、次未行。今葬剡源鄉畢駐里、祔于曾祖迪功某之兆。銘曰、

日吾崦嵫、亦既見斗。實命不逢、怨則屢疢。布衣便便、享大年。孰其韋編、戒子于傳。維陳令族、詩書是續。作銘昭昭、以告必復。

袁桷撰　《清容居士集》卷二八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志銘

取士以明經設科垂二千年、其法詳記誦精傳註、使人崇本勤業、不虛為浮藻而已。王荊文公行新經義、始命舉子劬對策、依題為文。多者遂至汎濫累百千言。嗚呼。取士明經、授題限晷、刻倉卒至累千百言、而求上不畔先王之教、與老師宿儒相傳之說、下不失有司之程度、豈不甚勞且難哉。余來江東、聞饒士徐君志禹未弱冠以尚書應鄉貢進士舉。入院、日未晡、不點竄、已篇滿成文、復紓餘思、拓別紙、縱筆滔滔成篇。同院生仰視交口驚異。比揭名、君與兄尭龍聯翩居前行、再作者亦冠二榜。時饒士以尚書為額踰萬計、充貢者纔十五人。君方妙年、逞高才、能捷取奇中如是、世所稱賈誼、陸士衡、何足多羨。既而其從子之祥以君將葬、狀君行來求銘。按志禹諱子鄰、字志禹、徐氏饒德興人。徐之世出伯翳、傳偃王以慈棄國、民為立祠龍丘、依而居者代不乏顯人。唐季有成避亂黃墩、子盤游學于饒、因家焉、是為君七世祖。曾祖允武。祖次陳、迪功郎、循州長樂尉。父公著、迪功郎致仕。闢東軒數十楹、以琴書娛閒、自號東軒翁。君少聰穎、其學尚書、以鄉先輩舒君成大、余君木為師、宗人節甫為友、闘藝橋比書燈熒熒、君雄其間。鄉舉之歲在乙卯、人謂明年南宮試、乘銳可平掇。既不售、益自刻厲、曰、天將徐之以大吾成乎。先是東軒翁以好客聞、鄉里之客有器識能文章者、往往聘致結約、恐後。君繼其志、禮客有加。如程君顯甲、洪君以中、平生游從最厚。自餘吳君安行、曹君應龍、張君應霖、方君清之流、以姻、以舊、朝熏暮摩、久而益親。晚歲學成行尊、世念疏落。而故相集賢馬公退休于家、時時相過、訪道德之遺言、攷古今之故實、倫紀非復少年場屋時徐志禹矣。所居西偏、舊有會文之齋、曰化龍、至是增葺、改名雨軒。嘗謂子弟曰、孔孟之道、昭如星日、學之者可以脩身繕性、可以康時濟物。秦漢以還、異說朋興。其慎所習、勿為虛誕蹇淺者所咻、庶幾有益於世。聞其言者知君非科舉士、且悟雨軒之云、將有所潤澤也。君承親孝、撫弟友、處族婣和。雖不顯融、充裕而天與公多男子、有田可食、有經可傳、于世未為不遇。生以戊戌六月某日、卒以大德庚子六月某日、享年六十三。娶張公廷評公孫女。① 子男五、大中、積中、敏中、允中、高中。女一、適同邑張涇。孫女二。其墓在里之塘源、葬纔有故、以甲辰九月某日。銘曰、雖衛且角、雲族而不澤。吾藏吾斷、以還于冥漠、是之謂真宅。

戴表元撰　《剡源文集》卷一五

蘇府君墓表

鄧文原

蘇氏世居眞定之眞定縣。君之曾大父公彥、大父元老、父誠，咸韞德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盐樹善以亢其宗。然歲止三十有七，寔至元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也。越四十三年，爲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官奉直大夫、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秩視五品，得追榮其父母。由是制贈榮祖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眞定縣男，妻吳氏眞定縣君。咸曰：天之報施善人，信遠盐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昭被寵光于無斁。其子天爵嘗爲國子生，而余職教于盐也，以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謁予文，余其可辭。按狀：君性穎異，童齓已若成人。從鄉人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輒成誦。事大父孝，疾病湯液必親，雖躬溲矢弗厭，鄉閭盖以比古黔婁云。大父年高，寢必溫。一夕，誤火其席，大父曰：「吾孫勿畏也。」然猶內袒謝罪久之。早嗜學，每歸至夜分，戒叩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安寢也。」時南北兵阻，售書價視珍貝，君得書必手鈔，校讎無豪忽舛異廼已。曆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倣用之，然司曆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曆積筭，爲書數十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研賾，尤邃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爲本。嘗曰：「學貴適用世。」故素尚操履，有古愿直風。曾鬻白金於市，過友家墜焉。友故收之，以覘其志，而君神氣自如。友蓀歸之，曰：「君之量過人遠矣。」歲疫癘，有窶人，君爲具藥食，至舉家全活。里閈之昏婣喪葬者，每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續解紛分，不爲世俗陰陽家拘忌之說。訟者亦就君持平。才諝日聞，轉運司辟君領眞定稅，然非其意也。賦入有常，司征者舉利其贏，君一無所汚。未期，以大父病歸，終孝養者七年而卒。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也！」朋友族婣皆咸嗟相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吳氏卒。夫人宋宣和故家，姚婉有禮，御相其夫，克慎中饋。既嫁，奉舅姑若夫之存。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處昆弟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妹族屬，咸盡恩意。內外子姓羣從指數百，獨通財同爨。君卒，諸弟稍欲分析，吳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數篋，皆曰君之教行閨閫若是夫。嘗欲辨宗法以合昭穆，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而歿。取易家人之上九，撈其齋曰咸如，故學者因

號威如先生。男二人、長即志道、次殤。或勸君止一息教宜稍從寬。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道由憲司、戶部、樞密中書掾長幕僚、司畫諾、皆以治辦稱。女三人、長壻即從道、次賈玫、馮慶孫。男五人、長天爵、力學績文、中國子高等、調薊州判官、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早世。女三人、適宮天禎、張蒙、何安道。葬以卒之五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兆。烏乎。人情孰不欲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爲貴、令名不朽爲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華寵、鍊氣服食以希高年、卒泯滅堙絶者何可勝道。其視賤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賢乎。而況教忠有裕、命數哀榮、又可慰顯揚之思於無窮云。

（《國朝文類》卷五六）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摯

大德十有一年冬、前湖南宣慰使趙公薨於潭州居第。明年秋七月、其子彌寗等室堊服衰絰杖叩首泣血、東向拜、餙介走書江東、報其父執涿郡盧摯、寧不天、先君子捐諸孫、葬有日、乞銘。其館士文學掾吉張國南實公行治甚悉、而文麗以札翰、曰、宣慰公薨且葬、宜有銘。寧聚其宗謀銘、咸願公銘、且非公銘、孰銘。惟先生與銘。公諱淇、字元德。世族望臨淄、霍者五季時刺撫州、後徙家衡山。至五世祖士庠、贈奉議郎、贈楚國公、諱世勣者、奉議子也。生贈魯國公崇、崇季曰常、生方、後魯國、累官集宣、諡忠肅者、於公爲祖。實生考右丞相冀國忠靖公奏。公幼資儁、誦書若宿習。年七歲、蔭補承奉郎。明年、中童子舉、進甫冠、起家四川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官列郡、至廣南東路發運使。積階朝奉大夫、貼職自直秘閣、四遷右文殿修撰、內除由籍田令至尚書刑部侍郎。位望寖隆、而宋祚終矣。將浮海而南、王師已至其地、宋太后詔舊臣納款、遂附順。是時至元十有五年也。行省署公廣東宣撫使。秋七月、覲于上都、

世祖勞問甚至、有制授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錫佩金虎符、犒予優渥。使七年而代、用薦者召、遂辭疾致事。初、公自宣屬沿檄至承宣使夏貴軍、戰黄之白鹿磯、冒矢石銳甚、諸將勇之。其倅信、前倅

弛靡吏姦莫何問、乃斡經賦、廉賕胥、數背法之羣、駮悍無敢犯令。守趙希訪悚然不敢少年易公、曰、始疑倅莫齋前倅、今倅儁果乃復賢遠前倅。郡舊屯戍果指揮兵二千餘、悍驕不制。適郡守惟肖至、閱犒未集、衆忿譟、謀害士臣、吏皆竄、守惶遽無策。公語衆、淮漢卒戍數千里外、晝夜不遑息、少憧慢輙刑誅無貸。若輩未嘗身顛②行、坐靡縣官、敢爾、即徙徼塡圍。杖倡亂者百、衆羅拜引罪去。臣猾孔和輩構禁橫吏十數、蠹蠹郡縣、累政循嘿置度外、民茹噎莫能吐氣。時憲江東、合東叟皆名才監司、逮捕弗能得。及公攝守、陰授卒方略、盡得羣惡。其人皆貲累鉅萬、衆猶慮其賄免。公期三日獄具、杖黥錮諸團。越四日、邸報果縱其獄皆已死矣。民始帖服、神其政、咸曰、非趙通判廉明、即被枉。吾曹奚所於訴。及守興國、移泰、皆能一兵民之政、民裕而賦饒。時論能之。衢寇叢起、連江浙數郡、遂憲臣嵘守困東守命、公分殿司兵二千從。公曰、果爾、將蹀血三輔。請單騎至衢、覘盜緩急。財馳嚴郊、有執冠至者、廼民訟田、官不能直、憤激相讎、脅平民互黨助蔓寇。公知亂苗、語其人、彼起寡縣訟直之、豈不在我。若釋兵而農、貰若罪。或頑弗革、若曹能捕致易罪以賞。脅既良民、即自拔盜藪、知係鄉罪除。否則、必薙剗無遺餘。廼已。遂縱去。有頃復獲盜數十、亦諭遣之。乃揭示福禍、如所諭、聽浹旬歸業。俾黃衣腰鈴卒四往田間、手旗大呼、新太守榜至。賊衆讀榜皆釋兵、盡一日散去、衢遂寧。郡勢人干政者、前守常頫病奉旨意。公至、噞嚍不敢出一語撓法。於是新郡治、作孔子廟校官梓四書、以摩勵諸生。去郡未幾、寇復作、張甚。再至輙弭。公忠實和雅、英暢厚易。早歲莅政、以敏銳著稱。晚廼弢縮沖漠、權以適義。其豪爽超特之氣、猶時時有不能掩者。至取友接物、識監黷然而渾若無跡、仁愛博濟、惠利公私者、不可殫言。未冠業進士、有才名、下筆動千數百言。便弓馬、引強射遠、發命中、竊弦其弓者莫能撼毛髮。雅有巧思、多藝、洞曉音律、尤妙琴事。琴操多自譜、琴出其手斲者、琴工音焉、以為賢世所實古琴遠甚。古樂夫③傳、稽籍賾思、刊分黍④我、以諧雅族。既作渾校之樂、遠落好古者往往迭至問焉。劭書殖學、旁極佛老、醫卜、靡不該治。所著詩文樂府曰太初紀夢二十餘卷、藏於家。公以平遠自命、太

初其別號。平遠之名聞天下，朋游間多穹貴大賢。契予允深者，故參政徐公子方、太子賓客姚公端父、平章何公仲韞、左丞趙公伯華。然公非藉數公爲重，數公者每以締交得公，不失所重也。公薨以是年十有一月辛未，卜以至大元年冬十有二月庚申，葬潭之寧鄉縣原塘坎山之原。夫人寧國吳氏，宋參知政事莊敏公淵女，前公薨。子男四人，長即彌寧，疾廢；彌寀、彌審、彌寬，審前卒。女二人，淑儀適萬户馬繼祖，以疾絶昏，歸寧。淑正尚幼。孫男六人，巖以祖廕當補官。嵩、岦、巋、嵤、嵩。女三人。曾男孫一人，山童。女二人。摯嘗謂公門閥人地、文武猷爲、識度器業，以之位臺閣，職論思，權亮治體，潤色太平，是特餘事。果若都將相，謀軍國，以究其輔世願忠之蘊，海内有識者其詎曰不然。而遂疾致於家者二十餘年，而公薨矣。嗚呼悲夫！銘曰：

皇武于南，一吳會只。維彼巨室，喬木蔚只。冒器其材，備脩能只。奚實清廟，斯奮敦只。爰諏疑謀，斯著蔡只。爰構大廈，斯棟載只。鳳儀麟趾，瑞昭代只。侯邁侯軸，遠殆悔只。況浮星歲，存蘊禁只。云胡不弔，哲人厥只。工垂般輸，靡所倍只。夔曠弗音，襄武邁只。燃妍白縞，孰辨裁只。悼言作之，徒永慨只。掩石鑽辭，煒幽竁只。

（《國朝文類》卷五一）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其子彌充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霽避地衡州。至宋族益蕃。奉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觀鄉。奉議生楚國公出勳，楚公生魯國公宗，魯國弟當生端明殿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使、太師、冀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　　年以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後以軍器監出爲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爲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修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節兵海上。我國家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爲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爲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既内附，數以公爲言。十五年，行省承制

署廣東宣撫使趣入覲秋見
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
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戶
五人百戶二十人總把十人居七年　天子思其材命奉御
察罕集賢學士蕃曆王君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
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
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承郡
盧摯為之誌又二十三年為至順元年彌寬調官　京師請
易名於朝於是有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謚焉初胡文
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
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惟長沙吳
獵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
下於德夫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勛業於當時則過
之矣至於輿國與其凡忠敏公范並以才略世其家而輿國
即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為國
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
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齔與其凡制置使湣皆覲見祖
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
占與營繕戎器之事習中具有成策湣既以忠義著而公遇
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
響故參政兵公淵許妻公以女既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
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計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為也輿國
善之為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為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
吏率儒謾諉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為
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為之罪故吏易新守
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

賦而授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而指揮凡二千餘
人初自諸鎮選勇藝以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
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
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
治以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捽首亂者榜之百衆遂定路鈐
轄詹沔者以故蹇寨降得官位迫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
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
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
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逭期理椽三日
獄具黥杖脊而繫之錮諸圜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
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晝入
民家敢其貲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
旦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
結處婺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年峰行部盜逐之守邪淵
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殿司
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權之以道當無他不然
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視兩家爭田郡不能
直相奮怒起鬬擊不能自已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
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其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
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平公言于朝曰悍
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為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
衢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
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
亡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
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游於湖
南者以民事為問公慨焉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

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拯人疾苦。貧窭之及其門者與之、燕樂贍遺。貧乏孤發者振恤之、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黄、朱砂、黄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斷琴度曲、爲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遂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昱在水上、圓如初日、既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識、公家今稍稍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吴氏先公　年卒。子四人、彌寧、彌寀、彌寰、皆前卒。彌寛、用公蔭、今爲奉訓大夫、韶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巖、嵩、岦、巖、嵓、嵩。先世勳業與公家相先後、異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甚悉、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凋矣、而不敏待罪國史、得以私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　世皇、既定南土、延輯延安、不震不怒。延眺赤子、安其毋父。任以邦鎮、何間疏附。顧瞻湘流、頎頎其城。民人衆多、有財有兵。翼翼之據、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税駕所營。十有嘗敵、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民、皇威孔彰。偃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温温德言。嘆世溷濁、言思翻翻。密室凝香、鑄金爲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膴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漣洏。松桂在山、澤有蘭蓀。不亡而存、康其在茲。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録》卷一三

校記

①此句疑有誤。

②顔：當作「親」，見四庫本《元文類》。然「親行」亦不通，疑「行」上當有「戎」字。

③夫：當作「失」，見右引書。

④我：當作「析」，見右引書。

⑤聞：當作「間」，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五

胡求魚　趙文　舒棫　胡釋之　許師可

江村先生胡公墓誌銘

先君子須溪先生每嗚歎後來文字之盛、超軼變化、辭意俱粹、諸經義如詩、書、適出時文畦徑、書又難又盛、不可及。亦惟是二三作者傑立草出、前無聞人能至此。江村胡公端叔、其尤稱者也。安成最多士、治尚書者十六七、然本傳習無新意、至謗相訾、莫能辨。公書孤童、角試藝、突者宿、並英遊、讀頡古人、沛然精義、開闔變化、奇無不宿於理、能使易直者雅異、而詰屈者明白、當於人心、有語後之味。然同時有名者或魁南宮、首鄉貢、冠太學、亦小慰其志、而公僅一貢於漕。平生脫稾、家藏人襲、業三扶兩名貢書如擔、或以蜚聲異路、入賢關、第太常、而公貢士終其身。過年科廢、當路起名流、重鄉校宿望、下至新學無不録、而公老於江村、屢辭聘不一出。蓋後進稱之爲鄉先生、經生歸之爲師宗、家里大氏世族敬之爲名流、鄉鄰童兒下走亦如服爲善人。沒之日、愈有餘思。嗚呼。時文者負公、科目者媿公、而公亦焉往不自得哉。公孝友篤行人也、幼以繼母子祖命叔父子之。七歲、失所生二親。又七年、失所子之父、孤苦植立、事母以孝聞。伯貧多累、既分兄子爲子、兄死、教姪冠昏之、厚且篤。既長、姪卒而嗣絕、落然一寒無後、適無累。公不忍、以季子後之、名以復初。先君子字之著其實曰、古稱與爲人後、謂夫貪財而強與彼也。斯子之往也、何貪焉。其晚晚、獨行其意多此類。少年從二師句讀學、白首猶不忘厚之埜之及其子。恂恂忠信、急迂闊爲日用。受人子弟之託、必不欺其意。嘗見門下生課案、蠅頭注析、條縷商確。間合意、則欣喜賞激、浮動筆間。末世師友類大略講貫、至文士有名、又將以聲重、蹤指意喻、不嘗及平、視踐履律度皆細行。公英發磊落、而不爲苟且李翺、教人如其修身事親者。則其所存、曾謂語言文字間及以畫之哉。

先後教官之如已、鶩州則黄山長嘉謂其文有制科才。郡學則黄國史愷伯、俞御史淅、張監丞居中、陳提刑元巽、皆名有司、奇之望之、而公志特他有在。每謂一日奉大對、即何事不可言。言不合、斥之嶺海止耳。此其景景者、何如也。每憶先君留平村將歸城、公風雨中特來、語夜半、及近作訪箕子義意、語未畫、淚霑襟。他時生徒亦有與鄉家弃千載爲死生者、則公之教遠矣。嗚呼。使公得遂其志者、而豈獨時文之士哉。顧時文猶不足以得公、重可悲也。胡氏譜清江來、自燕王府教授生盱江文學子文、始遷安成北門。六世而及公祖庚、老儒號遁齋先生、承學有趙溽州與泳可稱。二子、應祥應麟。公祥子、後於麟、故名求魚。其諱江村也、則兵後從三江橋、晚又從南江、慨然臨流曰、吾居脩是江也、令江在是。因號焉。先君爲之記、學者稱江村先生而不字。貢咸淳丁卯、舉業經說外、多所論著、集易解未脫稾。自少諳諏里先輩、見其輕羈貫、高闊遠、發憤求師於聖經、暨傳資深自得。一日廓如也、服膺篤信。至爲他文、亦必取本趣反復、不肯作蟻妍語隨俗好、正如其爲人。家故貧、士能買山施鄉人以葬。每勸有力者給轄賑鄰、往往感化。類皆人所喜道、而於公爲常事、不盡書。生嘉興已亥三月壬午、卒以大德丁酉十一月晦。臨終、翛然、先一日酌酒小酣、若與家人別者。娶周氏。子聖蒙、聖紀、復初、遂爲姪孫。女適彭希雲。孫喜生、祖生、瑶生。孫女二、長適彭起翁。以某年月日葬某所某。視公丈人行也、先君厚知公、復初遊從又密。先君之喪、公手書來唁、以斯文屬望、語深至、知公期我。蒙以狀求銘、不得辭。銘曰、

生之非艱、成之維艱。究彼寸草、及茲歲寒。曷不第一、如菑川友。曷不九十、如濟南叟。命則無時、盡與之年。假且期頤、孰如歸全。以漢經師、爲晉處士。過而下馬、式又思只。

劉將孫撰　《養吾齋稿》卷三一

趙儀可墓誌銘

進士科由隋迄宋、凡七百年矣、得士固多、失人亦不少、得者非善所試也、失者獨以不能合於所試耳。夫君子不以言取人、七百年間、豈無明君良臣、而治效終爾者、抑有由也。今之科制則不然、而場屋廢久、鄉者聞人老死且盡、其能與者亦鮮矣。余自弱冠、聞江右諸儒先稱詞賦家、必及趙儀可。儀可家廬陵、廬陵師友、脈他郡為家、儀可又以材力浮湛激昂其間、故所就異而馳聲登科。廢、益衍其力於經史百家之言、為文盈編、授徒恒滿席。聞科舉令下、猶攘臂盱衡、不自謂其老也、然終不自得以死、死時年七十有七矣。其先大宋人、曾祖慶善、祖鵠飛、父惠有二子、曰文、儀可也、曰宗強、兄弟皆幼負雋氣、相為師友。儀可三貢于鄉、入太學為諸生。國朝為東湖書院山長、選授南雄郡文學。宗強弱冠擢第、以宋韶州仁化主簿兼尉客死、延平不知其瘞。後二十年、儀可躬往物色、得之以歸、為同域異穴於母易氏之墓田、期兄弟合葬焉。延祐元年冬十二月、葬宗強於右。明年正月七日、儀可亦卒、其子淵葬之於左、遂來乞銘。夫銘必功烈德義焉、若儀可、殆可銘乎。其配先胡、後丁、有九男子、重、厚、平、復、初、剛、直、澈、深、及五女子。十二孫、五曾孫。宗強死時年二十、實至元丙子十月二十三日。無子、以剛嗣。銘曰、

扶垂白以逮、尋手足之骸。舍異室之穀、而就同氣、玆非悌歟、銘其何愧。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二二

趙青山先生墓表

嗚呼、是為青山先生之墓、於是斯文之原委有可言者矣。古之人非著書立言、論建利害、未嘗特為文也。碑誌序平生、記序紀一時、雖韓柳大家、創制作稱古文、亦各隨事輕重小大止、未至紆餘浩蕩、春容大篇、出議論於事外、發理趣於意表、如後來所見也。蓋歐蘇起而常變極於化、伊洛興而講貫達於粹、然尚其文者不能暢於理、據於理者不能推之文。紫陽於文得其經緯反復唱

嘆之味，故其論說則辭順而理明，而斯文之不可合者固然也。吾廬陵巽齋歐陽先生，沈潛貫穿，文必宿於理，而理無不粲然而為文。緜是吾先君子須溪先生與青山趙公相繼。令四方論文者知宗廬陵，而後進心胸耳目，涵濡依嚮，無不有以自異。獨時殊施狹，不能丕變當世，如昔六一公之盛，而私淑之文獻可以俟來世而不惑，夫豈一人一家之私言哉。吾故表著之於此。青山先生諱文，字儀可，其字儀則初名鳳之，以先君子嘗字之惟恭，後唱酬每稱之儀可。若世次見所自為狀。少年即意傾巽齋氏，雖不及講下，而館暇考質如卒業。廬陵場屋三萬書生，白頭望一舉如梯天。惟青山自年二十六以宋永名貢，景定甲子及咸淳丁卯第宋吉貢，庚午以萬年名貢，癸酉第宗彊貢，甲戌宗彊第，青山以今名試京庠，零分入太學。京庠有類甲試，若零分者，庠千百試經賦各取一，選艱甚。青山笑談拾芥，如方州弟兄同時捷儁諸公間。如閩陳中山、張迂叟、嚴何読叟、婺施景文，皆知已。數日，高科異等疊疊，而科廢迹熄。晚教東湖廣，選教南雄，而青山老矣。嗟夫，當青山閒關攜弟元簡從文信公于閩，文公蹉跌，而元簡客殯，蕭條來歸，予對牀喘息相聞，夜話景景，雞未鳴，披衣語待曉，跼天蹐地，未知來日之何如。已而予客接南劍，報以元簡墓亡恙，遂步走劍歸元簡骨。未幾，予承乏洪泮，板青山教導，會省憲知青山，從游日以衆。青山暮年得筆墨，不甚索莫，天其猶以是為靈光耶，而今亦已矣。文章英氣也，人稟之精者為言，言之精者為文，英者所以精者也。每歎作文之陋，不知所以發其精英者，類以椎魯者為古，崛彊者為奇，遏抑其光大，叢進其泥塗，遂使神駿索然，一無足以動悟。有能以歐蘇之發越，逮伊洛之精微，篤有興而語有味，若是者百過不厭也。安得起公九京，復論此事。區區所為存一二於千百者，竊獨悲夫來者之無聞也。公嘗自喜為文老猶有俊氣，而世之談者每欲求加於俊。是豈非所謂可與知者道者哉。青山長身張拱，左視

微下、慨然而言、無不盡於意。詼諧文獻、倉卒譏誦。讀書提撕警醒、聞者感動、抑揚高下間、思過半矣。所成就夥悟、往往神氣激越使然。公少吾先君子八歲、而先君子推重之、以為吾黨姣姣、不忘、無疏密如一日。先君子之喪、自宜春走來書云、先生之門、是為門人之首、其愛而不可解者稀矣。予於公忘年之交、篤密適至。每憶極論一世人物、予謂高下能否各可任、因及某某、如朱文公謂陳同父者。公撫枕躍曰、吾意正爾。噫。公之所存者、豈但文字間耶。公既自狀其平生、雷樸關老復為之銘墓。子厚重以請、曰斯文之好也。予故磊磊論之、不復詳於言行。而師友關涉、須眉彷彿、或者其庶幾得之。若狀誌所已載者、不復贅。系之以辭曰、

惟斯文之英氣兮、如寶劍之干將。九地不能藏其輝兮、萬里不能埶其光。能吾知其為變兮、雲吾知其為祥。陋猥瑣之斠明兮、已洞見其肺腸。州里之不可行兮、何感人之可望。惟是公之素履兮、中誠信而允臧。謂龐公之隱安兮、蛋湖海之翱翔。謂長卿之慢世兮、羞晉郤之德良。聞其言而信其行兮、通吝閉而化陸梁。八九十而寧康兮、安生死而倘徉。嗟昏昏之醉夢兮、徒恍惚而擾恇。以此知其中之所存兮、渺何足以測量。懷山中之明月兮、耿斯人之未亡。

劉將孫撰《養吾齋集》卷二九

舒君師文墓碣銘

宋景定三年、我曾大父仁和府君與太學博士四明舒公津同登進士第。後七十有九年、公之族孫莊相見京師、雅善余。它日、以親命請銘其大父教諭君之墓。莊之言曰、吾先世之書、子嘗讀之。吾之譜系、子嘗考之。先大父之事、吾父有識墓之文、莊不敢有所加也。按舒氏自唐祕書郎守謙始居越、其孫承福徙奉化。承福元孫卞、宋承節郎、贈宣義郎、出岳武穆王幕中。卞生澈、通直郎、贈承議郎。陸文達公稱其讓恭足以斃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倍之氣。生子七人、其第六子璘、與朱文公及陸氏昆弟遊、通判宜州、謚文靖。楊文元公稱其孝友忠實、道心融明。璘生鉦、鉦生修職郎泌。泌生教諭君、諱棫、字師文、生宋嘉熙三年六月。性溫厚、持身端謹。幼冥學家庭、劬書耆古、結交老成。既長、博通經術、尤長於書。累試有司不中程、而講習益富、業成、而宋之選舉終矣。家有廣平書塾、延名師訓其子弟、期兆㘴先緒。君丞喪父、事其母以孝聞、綜理家政有法、處昆弟無閒言。春秋祭祀、執禮恭恪、子女冠笄必遵儀式。族人有貧而棄其先墓者、輒出私財復之、更立規約、刻石示後。元貞初、部使者秋公桂按部至郡、秩祀先賢儒學、且錄其後、以君文靖曾孫、薦爲象山儒學教諭。宋禮部尚書王公應麟爲詩送之。既至、橫經正席、發明先儒要旨、聽者悅服。秩滿、杜門閒居、不復求仕進。延祐六年、知州馬侯稱德修學政、起君爲之師。甫半載、以耄辭。明年九月九日、薦先廟畢、盡發所藏書、整輯標志。越三日□□得微疾、猶讀書不輟。少焉而逝、神色湛然、享年八十有二。娶連氏、繼蘇桂氏。子男五人、勳、點、然、熊、庶。勳蚤卒、點爲從弟棵後、然使其子求余銘者也。女三人、長適里中戴景良、次適仇鑰、季適朱洪。孫男六人、在、升、莊、璘、壐、埴。女一人、適汪清。曾孫男四人、與賓、復初、詠沂、□□。女二人、長適曹某、君所著有尙書說約、四書說略、總若干卷。其墓在剡源鄉松谿里之原、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庚申。銘曰、

軒冕金玉矜市兒、天爵之貴君所席。藏書名山世莫知、光輝夜騰滄海淵。盤盤岡阜幽宅宜、千載而下考銘詩。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四

王山居士胡公墓碣銘

王山居士何以名。不矯善、不誣実、隱於其鄉、即以其鄉之名自謚焉、象其德、故称其名也。居士生宋宝慶丁亥、得壽八十有九、以延祐乙卯六月二十九日終于家。閱七年而葬①之域、曰楽丘、其地坫塘、迩於其家。居士所自卜而自名之也。居士辛積于躬而行儀于家、中遭易代、安隱樂饑、既老而傳、益夷猶林壑間、潛幽伏窈、牽嘯猱歌、戚悄②々以悲、亦欣々以楽也。焉於義、故宗姻里黨無違言。周於礼、故祀饗昏冠無愆節。儉不至陋、用不過奢。其所覆如此、而其可以裁後訓嗣者、不止是也。方年八袠、子孫將洗腆致慶、忽命肩輿、徑尋天台、桐柏之勝、登瓊臺、俯石梁、經月乃歸。霜髯米頰、望之如古仙羽人、遊戲人間、而偶見之也。居士姓胡氏、諱釋之、字開甫。其先自永康徙東陽之玉山。曾祖諱寅、祖諱元倹、父諱景南。受業于国子司業陳公大猷之門者、居士之世也。居士娶石潭俞氏、柔倹慈順、為令婦、為賢母、諸行卓然。二子、曰有光、曰名甫、名甫為林氏後。孫男五、曾孫男八。居士之派慶有衍者、尚未艾也。俞夫人生淳祐乙未③、卒延祐庚申之二月三日、壽八十二也。明年十一月庚寅、合葬之日也。居士之同祖女弟適余暘、宋太學進士俞公、内弟仁傑實以有光狀來請銘、余不得而辞也。余觀自古史記所載隱德之君子、豈必奇迹顯行、越衆駭俗、為是傳哉。亦曰反諸其行而信、質諸其後而無疑焉耳。則夫居士之蓀素守沖、終於耆耋、世雖一紀、而其善行不亡、固凛然大雅之遺風也。序而繫之銘、銘以志夫實也。銘曰、

不懈于情、不償于行。既壽而康、以厚其生。士鑒之差、惜不百齡。歸于楽丘、體安魄寧。尚利尔後、迨觀厥成。

柳貫撰　《柳待制文集》卷一〇

文簡公師可　衡長子

師可行一、字可臣。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衡輝、襄陽、廣平、懷孟路總管、終通議大夫、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公志趣端正、惜未究用。有文集貽後。配劉氏、完顏氏、合葬先塋。子一、從宸。

許衡撰　《魯齋遺書》卷一二

〇。

校記

①「葬」下脱一「葬」字，見四庫本《待制集》卷一

②戒：當作「或」，見右引書。

③求：當作「亥」，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六

王埜翁　段思溫　鄭樸翁

龔孟夔　劉壎

王太古埜翁墓誌銘

方回

新安郡婺源王氏，其先太原王也。吾友埜翁字太古。唐巢寇之亂，遠祖自歙黃墩徙縣之武溪，修撰兪惪，提刑次舟，大監炎，皆此派。大監與朱文公氷炭然，嘗解盆行，徙上寒，徙桐川。五世祖字顯道，富而好施，識緊閣汲古周公正，妻以女，汲古果登第。高祖某，曾祖某，祖某字季武，號松川先生，好義輕財，年九十，無疾卒。父某，娶周氏，汲古曾孫女，年五十卒。再娶黃氏。太古幼好孫吳說，不屑於學。弱冠大悟，閱經史子集、兵制度、曆數工、詞章、詩學、韓昌黎，晚嗜易。許公月卿、吳公龍巽之，先儒論易陽實陰虛，太古註獨謂天氣運、地形傳、陽虛陰實，似以遣言自為一家之說，與當世無甚合者。而堅執其說，終身不變。許公月卿嘗爲之序。如浙東從按察胡公紹開遊，介之江東，見御史中丞吳公曼卿。或謂中丞已進其易，然終亦不果行。年十七喪母，號絕。年二十八，遊郡之黃山，館於蔣氏，跨其所愛白騾，艷銘而瘞之。主賓忘言，足迹徧東南。江浙省處以鎮江學正，謂此職數十年亦不至執政，棄弗顧而歸。大德二年戊戌，徙上章井舍許，扁曰行易广，從學者甚夥。嘗登上章嶺，欲亭之，曰東望。舊居西顧新廬，酌酒賦詩，挾易自娛，足矣。明年胼疾，赴柳城齊侯英之招，授其子易數月。又明年庚子秋，疾大作，八月生孫，以祖孫同庚子，名曰後庚，謂侍疾者曰：後庚既來，先庚可去。卒年六十一，閏八月十四日也。踰月，後庚亦卒。娶同郡俞氏孺人，先四年卒，年六十。子祖念，出自胡氏。弟可翁。女弟恭，嫁郡士俞騰龍。孫女繼實。庚池下，辛丑十月某日葬於上寒，與孺人同穴。祖念攜行狀季武林，同刪其繁，銘之。祖念年甫三十一，大雅雍容，太古家訓於斯見之。銘曰：嗚呼太古，身今心古，止爾終古。（《新安文獻志》卷七一）

段思溫先生墓誌銘

段氏世縣晉寧之稷山，以儒學為顯姓。先生諱思溫，字叔恭。金贈中奉大夫、護軍、武威郡侯諱矩者，五世祖也。矩生鏞，鏞生汝舟，汝舟生恒、宿以文行推重當世。恒生克己、成己、修己。克己號遯庵，與弟成己號菊軒，同登金正大七年進士第，世謂河東二段。初未奏名，既謁禮部趙公秉使誦所業賦，公嗟愕久之，起書雙飛二大字以贈。後榜出，果皆中高第，自是段氏耿光尤著盛。遯菴生三子，長思永，為時耆儒，以終；次思誠，偉譽籍籍，河中儒學教授。先生其季也。母梁、繼樊。先生及教授兄出自樊。孝友慈祥，由性而成。年十二，遯菴君卒，哀毀如成人，弔者增慟。時甫脫兵變，先生侍母夫人，佐兩兄，服勤朝夕。萬戶晉寧李侯迎菊軒，闢館授徒，學者四集。先生雖已能讀書通大義，恒恐世學不嗣，感激或至泣下。欲從菊軒卒業，重違溫凊。母夫人察其意，勉以好學為段氏福。菊軒亦嘉其志，樂以啟告。先生遂肆力於學，至忘寢食，經史要義，必手籍之。始猶攻辭藝，至是盡棄去，求古聖賢問學之本，究關洛考亭之傳，聚精會微，以潤厥身。菊軒深器之，嘗曰：是能世吾家者。年二十一，受室河中魯氏，因遂居焉。聚徒受業，懇懇不倦，一以成就後學為心。諸生貧而可進者，尤勸縱引翼，束修之薄不受也。以故士爭趨風，成才者衆。家素貧，先生損衣節食，市書至萬餘卷，嘗顧而樂之，謂以此遺子孫足矣。嗚呼，先生識慮之遠，視安畎畝者風斯在下矣。平居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易、春秋。郡侯張某素名學易，請質所聞，先生乃言聖人作易，畫以成卦，卦以立象，所以明天地之理，盡事物之情，使人趨吉避凶。然其道必本之人心，盡其心斯知易矣。近世惟程子、朱子之學為能得之，不必他求也。張侯拱而嘆曰：先生真知易者。詩文溫厚平正，粹然一根於理，讀者知為仁義之人。素位而行，不顧乎外。皇子安西王撫封于秦，開府之初，慎簡僚佐，管記之選為尤重。

於是遣左常侍、今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劉公某以記室參軍驛召。先生辭疾不赴。廉静寡欲、一介不妄取。有以麥三十斛佐廪費者、卒謝却之。四川轉運使王某送二男僕以給薪水、先生還其僕、爲書以謝。轉運嘆曰、廉士乃如此。至元十五年、丁巽夫人憂、號泣摧慕、終喪如初。後四年、菊軒君卒、喪之如遯菴先生。於享祀斟酌、禮經、致誠致慤、器用必親拭、牲牢必手薦。嘗語其子曰、祭祀所以報本也。罔極之恩、庸可報乎。禮廢久矣、世俗苟簡。士大夫而忽此、甚不可也。且不知敬其先、何名爲人。聞者心動、率觀法焉。二十五年春三月某日、疾終正寢。享年四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塋。妻魯氏、淑慎之德、克配君子。子男三人、長某、行臺監察御史。次某、河東宣慰司掾。次某、鳴沙州儒學。其一女、適河津劉氏。子孫男一、德雄。女五、皆幼。先生貌恭言從、心平氣和、道德薰襲、遠近傾慕。士大夫道河中者、賓接無虚日。談經訂史、情義傾倒。語及時政、則謝不敢知。外雖恂恂中實有守、義所不可奪、以狥人毫髮不能也。族姻鄉黨吉凶慶弔、禮意周洽。稱人之善、覆護所短。故人皆歡喜尊奉。語必稱先生、不敢字。或小犯義、必私自愧悔、先生得無知乎。下至市井傭販、亦能目以好人。卒之日、闔城赴弔、市爲之罷。送葬者執紼近千人、爲位而哭者相屬於塗。嗚呼、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今於先生見之矣。使其達而行義、兼善天下、固非難事。天不假年、識者惜之。而御史以才行致身、方興未艾、天其或者以是壽先生乎。御史辱與予游、乃者奉先生善狀、請追銘窆石、紀德之任、大懼弗稱、然不敢終辭也。謹述所載、系之以銘。

銘曰、遯菴之高、菊軒之奥、言緯行經、一世則傚。先生嗣興、于光有燿。翼翼其心、卓卓其操。涣涣其文、循循其教。既洽善良、亦馴桀驁。胡德之忻、胡年之悼。天于先生、將厚其報。是生賢子、臺閣騰趠。以顯以揚、以志厥道。

同恕撰 《榘菴集》卷六

元贈奉議大夫驍騎尉河東縣子段君墓表

君諱思溫、字叔恭。其先居絳之稷山、自宋司理參軍鷹①規始。金贈中奉大夫、武威郡侯鉅生鈞②、君之高祖也。季弟某、正隆二年進士、仕至中奉大夫、壽州防禦使。兄弟俱以學行顯、人稱爲河東二段。曾祖汝舟、祖恒、生克己、君之考也、有詩文號遯菴集。仲弟成己至大七年進士、主河南宜城簿、詩文號菊軒集。與兄齊名、又稱爲河東二段。君遯菴翁之第三子、年十二而孤、已如成人。從仲父菊軒翁學、遂成名儒。年二十一、受室河中曾氏、因家焉。於經尤邃易、春秋。詩文溫厚純正、授業鄉里、多所造就。節縮衣食、買書萬餘卷、以遺子孫。安西王聘爲記室參軍、辭疾不起。年二十九丁母憂、致哀盡禮。越四年、仲又卒、喪之如父。年四十九而終、至元戊子歲三月也。次月、葬稷山旌汾鄉平瀧原之先塋。子輔由應奉翰林歷西臺、南臺、中臺三御史、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爲國子司業、太常禮儀院判官。君以子貴、贈奉議大夫、驍騎尉、追封河東縣子。配曾氏、追封河東縣君。君之粹學篤行、奉訓大夫同贇善恐③追撰志銘述之已詳。輔將改題墓額於石、以彰天貺之榮、而余爲之文、以表其墓云。

故國子正鄭公墓誌銘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六八

余與國子正鄭公生同里、學同師、繇長至老同出處、人與其同、然而是非眇忽之際、更相箴正、以至固爭極辨、不苟焉爲同也。不幸公先余往、所嘗交者聞而皆哭、余哭之倍。明年、其孫將以十二月甲申葬公於五峯之原、求余銘、拜且泣曰、是不敢忘先人之遺命。余雖荒落、念相知爲深、其得辭。公諱楧、翁字宗仁、家溫之平陽。曾大父諱國珍、大父諱得孫、父諱阜卿、恩封迪功郎。妣周氏、恩封孺人、常濟台守蒼巖先生女弟。公生於嘉熙庚子、少穎出、未弱冠、束書游京、頗名暴如雷。癸亥、以類申補太學。戊辰升內舍、辛未上舍。校平。壬申、癸酉、公闈連魁中、

甲戌省闈又中。公以前廉賜上舍釋褐授迪功郎、福州教授尋除國子正轉從政郎。公少失怙、母鞠教劬苦。暨成名、又失恃、每恨祿不及養、追慕終天。卒棄官耕隱鄉山瀑下、越故人學禮招之、往來斂迹餘二十霜。其後次子同出、乃糠秕萬事、游神高邈。以辛丑十月得疾、即趣歸其友固留醫理、病日侵。至壬寅季春九日、支憊登輿、越十有二日至家。形神將離、對家人語尚歷歷、已而伏枕。又四日、恬然而逝、得年六十三。公學聖賢之學、名其齋曰初心、沉毅直方、自許致澤至於志不獲遂、猶以言語文字扶植綱常、精衛填海、忠胥銜土、其重可悲也。晚慕顏子坐忘、竹雲一榻、竟夕不寐。余聞而貽書、以真知實踐四字致愛助。公自信力、謂吾已得大意、余亦不知公之所自得竟何如也。或疑公學兼黃老、而病且死、欲實其議。然性有能盡而命不可期、理有能窮而數不可必。雖立卓之顏而不免於短也、況以此議公哉。公程文在黃子冊中、膾炙海內、至今誦之。有雜著二卷曰續古、詩一卷曰厚倫、皆精實可傳。余敬公之才而有大節也、法宜銘。銘曰、

公之文兮斕其河漢、公之行兮豐厥根幹。歷艱危兮忠孝不遷、人孰知兮知之者天。

林景熙撰　《霽山文集》卷五

故楚清先生龔君墓碣銘

嗚呼、宋末士大夫淟涊脂韋、便身迷國者滔滔而是、習熟成風、恬不為怪。固有稍負氣節於未仕時、亦不能不改變於既仕之後。嗚呼、余安得不於吾楚清先生龔君而致其慨慕也哉。君資稟峻邁、文辭精緻、年二十二、貢于鄉、二十八再貢、賦中第一。明年試禮部、賦中第二、廷對策中第六。以咸淳初策士特恩授文林郎、隆興觀察推官。秩滿、除兩浙運司幹辦公事、遷臨安觀察判官、又除福建運司幹辦公事、轉儒林郎。侃侃剛直、不徇不詭、處務明決、略無留難。始仕於洪、繼任於浙、幕府擬畫、任法援理、甚屬久諳律令為僚者推服、為長者器異焉。天

歷告終、辟地野外、如永初元亮、如黃初幼安、如楚之兩龔、清而不污。號曰楚清居士、其志可知已。世氛頗靜、仍還城中、混迹編氓、沉晦免禍、介特之操、瞰然不渝。少年擢巍科、不十年而肥遯、名教自樂餘四十年。所蘊雖不獲施、然論文講學、端己淑人、踐履持循、俯仰無愧。遠者慕之、近者宗之、仕者禮之、學者師之。為古文簡健光潔、根著理道、求序記志銘者相屬。有集四十卷及官遊擬稾、嘗自為序。比其逝也、靡不流涕太息、以為無復有斯人也。天爵之尊、不猶多於人爵之貴乎。君諱孟燮、字龍友、其本系龔所後也。臨川龔自昭武徙、大王考誠之、王考良英、考方、鄉貢進士、妣汪氏、贈孺人、君亦汪出也。故孺人子之吉州判官名若、通山縣尉名雷復者、莫氏二兄也。咸淳辛未、伯兄以太學進士第黃甲、仲兄以南省進士賜出身、而君受兩浙之命。時莫氏母無恙、見三子俱貴、部使名其所居之坊曰叢桂榮親。君仕進時、洪度蕆政、緡錢數百、歸監納官、揮卻不受。其它日給日共、舊例所得、一切屏絕、唯食廩稍而已。所贏又以分濟同列之貧、凡死無所歸、求有未遂者、苟可援助、必盡其力。至閑退時、於人之急、雖不能周、亦惻惻悵閔。初、父有庶弟、凌蔑寡幼、君之母子重罹困阨。此叔之子不慧、死而絕祀、乃為立後、保護遺業、以逮至今。人謂以德報怨。君曰宜然、異德之云。襟懷坦易、論議平實、嗜義如渴、疾惡如仇。見人有善、欣懌稱揚、聞人有過、顰蹙隱諱、別白是非、不少假借、而後進寸長、倍加獎與。其樂成美如此。所受舉薦者、安撫吳堅、曾孝慶、轉運陳合、宋淩、監察御史曾淵子、所與同僚者、節度判官黎立武、節度推官蕭立之季年、所善者、曾縣令子良、異代所師者、陸先生子靜也。宋嘉熙庚子五月中一、生之日也。今延祐乙卯五月上二、卒之日也。是年六月丁酉、葬之期也。鄉曰積善、原曰西檻、塋之宅也。配晁氏、文元、文莊之裔、有婦德。子自厚、有文聲。女子適俁、並先卒。子婦、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鄧晉孫之女。夫亡子幼、貞一自誓、長育其子、以紹家學。

女孫壻張觀、朱夏、皆儒家子。狀君之行者、詹復也、身門治春秋、長於君二歲、貧而有守、並與君合志。碣墓而請銘者、君之孫文潸也。為之銘者、鄉之後進吳澄也。銘曰、鬱鬱儒科、高高雄文。作試史事、如鶚斯翰。望實峻明、交章薦聞。進懊也羞、吞聲歎云。歲月幾何、挂紫者雲。耿耿予中、絅錦襞纏、緯緯嗣學、焉厭餘芬。雖堅不刑、雖究不耿。有撫斯原、宿草芸芸。百世吁嗟、淸德之墳。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五）

故延平路儒學教授南豐劉君墓表

南豐之鎮曰軍山、峻削聳特、上逼霄漢。山靈所鍾、宜產奇傑、而唐以前無聞。逮宋之盛、曾子固文章磅礴萬古、真可為茲山配。神氣尾鴻、意其旁發而無盡。北宋之世、科舉之業擅名者數數有、而曾之躅未或繼也。宋季及國朝混一之初、南豐之彥有若琵祐自求、有若劉壎起潛、各以詩文雋然皆沈晦於下。倘俾生慶歷、嘉祐間、蔑承六一翁餘乾、安知其不參子固而三乎。琵入國朝時年踰六十、又二十餘年、至大德戊戌、八十六而終。終身無成。劉少琵二十七歲、才氣等埒、每自相推許。方起潛之在宋、已卓犖不羣、邑正長、郡守倅及鄉先達莫不期以遠大。年三十七而宋亡。時勢人情、兵謀地利、素所諳練。北來、鉅公間以事接、聽其言論、甚艷重焉、竟亦落落不偶。郡庠缺官、當路六、薦、年五十五、始署盱郡學正。年七十、受朝命為延平郡教授。其教於兩郡也、繩檢諸生作古文、廟屋修完、學務振舉、視食焉息其事者迥異。延平官滿、既代、諸生不容其去、復留授業者三年、乃歸。歸四年、延祐己未也、年八十矣。後八月七日晨興、進飯一匕、端坐而逝。初殯華野、泰定丙寅九月庚申、葬廣昌縣文教里之塔岡。劉氏世為儒家、其先唐末濠州刺史金、生淸淮軍節度使劉仁贍、節使生懷州刺史崇讚。懷州之孫建康通守聰、建康之孫著作郎用滋、著作之九孫寧遠縣丞諱從吾、是為曾大父。大父諱炎、父諱岩、母揭氏。起潛事母篤孝、樂為義舉。厚朋友、恤貧困、拯人於患

難、心所至、不顧已力之何如。研經究史、網羅百氏、文思如湧泉。所著有經説、講義、水雲村藁、泯藁、哀鑑、英華録、隱居通義、凡百二十五卷。曾文定公墓祭久廢、與鄉校日率諸生以暮夜行禮如初、抑其心所尚友者耶。娶傅氏、先十七年卒。子男三、龍瑞亦先卒、麟瑞、鸞瑞。孫男二、曾孫男二。麟瑞走二百四十里、詣吾門、請表父之墓。予於起潛前聞其名、後見其文。今觀長興州判官許晉孫所狀、益歎其時命之不與才志合、於是表其所可傳、以示方來。使其可傳於人者苟有傳、則其不可得於天者、固無憾也已。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二

校記

①參車：當作「參軍」。

②鉅生鈞：同恕撰《墓誌銘》作「矩生鏞」。

③恐：當作「恕」。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七

方鳳　王守正　何堯　俞琰

方先生墓碣銘并序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華山。山之南、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譜、自五代末徙來、出唐玄英處士。于宋有戶部侍郎、贈光祿大夫諱楊達、与眉山二蘇公同為嘉祐二年進士。其子鑑亦卒官戶部、至先生六世。先生隱君子也、雅志游、常欲資之以昭德蓀性、汲汲然恨行地不廣、接人不多、蓋老而愈鋭。初本陳氏子、在襁而先府君命為後、曰、是能纘吾業者、何必吾宗。踰冠、出客杭都、主貫外祖閤門舍人俞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於是陳丞相尤器惜之、將具奏、請補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內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追記其一時所予、非班序之顯人、則庠黌之聞士。於書無不通、究毛氏詩、其最邃者也。始蓋用為文、以應有司。後乃東其興觀羣怨之旨、而一發於詠歌、體裁紕密、聲節嫺婉、不緣琢鏤、而神融氣浩、成一家言。詩既益工、業日益落。里士吳明府渭曰与其伯兄弟闢家塾、延致先生吳溪上。遇好賓客、則採摭雲月、嘲哢林水間。晚善栝蒼吳思齊善父、武夷謝翺皋羽、序其倡荅諸詩曰風雨集、以識衆。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喪、為函骨、瘞嚴子陵釣臺南。間歲西遊、訪遺覽古、興懷增欷。自陵陽羊公獻之、新安方傾萬里而下、若淮陰龔聖予、剡源戴帥初、永康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莆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聯文字交、積其藁卷滿數十、便東歸山中、如有德色然。嘗繇京口泝江至建業、又東南出栝、行棊鷹蕩大龍湫、抉摘景物、率藉為賦詠、無一毫傲世意、或以是迂、先生則笑曰、彼豈知我哉。家故貧、至先生一倚吟諷、尤不事生殖、遂以艱窶然。其可傳者、古近體詩及他著述、合若干篇、未詮次。得諸躬無若貽諸後、先生庶幾為不死者。先生諱鳳、字韶卿、年八十又二。夫人季氏、先卒、於貫為從表姑。曾祖某。祖某。父志仁。其卒以至治元年正月某甲子、而葬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兆在仙華南東。子男二人、樸、樟、克以儒承家。女三人、適張佐、黃旂、趙必伯。孫男三人、孫女二人。貫少親事先生、比長、走外歸、輒裒其道路所得、求先生而斟正焉、先生每翼張之。迨齒士、獲有祿食于

朝、是敢忘先生教指哉。去年冬、先生嘗手寫詩一章、介其孫壻吳萊來試春官、言近得辭疾、畫紙与人語、則僅可識。自視若外域人、將死無日矣。然行間懃懃、不見老人欹側態。方意其難辭、豈遽衰者。萊還而趙錄事以計至、貫為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既葬矣、琢辭表墓、非貫則誰宜為。蓋用其所知者酬焉、尚先生之志也夫。銘曰、

不殰于奔、而遊于恬。維蓄之實、以鳴其謙。有嶅鍾鏞、

縣若釜鬵鼓。間出聲、震轟嚴厲。器之碩者、則冈不兼。先生中身、退然縈廡。發其和音、不濫不沍。不薦廟郊、卒死于淹。䠞䠞仙華、越人所瞻。瞻之維何、匪字用占。有封斯隆、如車如幨。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柳貫撰《柳待制文集》卷一〇

貢補進士王君墓誌銘

前貢補太學生王君正父、諱守正、家于南豐太平鄉之三原。年七十有七、以延祐丙辰歲三月五日、終于家之正寢。以明年四月辛酉、葬于里之蓮華岡。先一月、其孫孟瑋銜諸父命、奉行狀踵而進曰、先大父雖未獲交先生、顧先君嘗辱交矣。先大父歿未葬、葬有日、未銘也。敢援先君故好而丐銘。幸諾焉、是吾三世藉以不朽也、敢請。予因思正父居同郡、生同庚、學同業、令其請也勤、何愛幅紙數十行、不以章潛德、慰孝思乎。遂應曰、諾。惟正父幼穖警、酷嗜學、于學也根于恕、故以如心自號。于親克孝、歷世變、顛沛中未嘗一日失歡心也。于弟昆友讓均、于子孫繩約嚴、于友朋敦信義、死生無負。于僮奴視才短長指授、雖跛聾無棄。于趨善勇往、如家量出納無二是也。凡此俱狀所已書、予竊有特書者焉。吾豐素稱文獻邦、往昔無論城闉里巷、東阡西陌、伊吾聲常相屬、化美成俗、槩以不儒為恥。故雖粟連廒、金盈匱、昂昂峙閭右、然而謫

弦不接于其鄰、章縫不踵于其門、即清議卑鄙之曰何物俗子也。率見擯于卿士大夫。由是負資力知愧赧者、爭自憤厲、滌濯粉澤緣飾、冀以免守錢奴多牛翁之譏、而曰吾士矣。抑猶有狙服竄名、姑惟詭愚掩蓋、而實不學、即清議復卑鄙之、資以為笑。當是時、誠意向儒斯文自貴、惟三原王氏、最雖宗茂支蕃、慕向或殊、而其尊勤比于寒畯、捐忘其侈汰、惟正父伯仲最。以故伯氏通父試景定甲子中選。上南宮。正父試咸淳癸酉、亦中選、補成均久之。通父逝、正父衣冠儼立、兀兀談經義世易矣、志弗易也。宜特書狀。又言、正父苦學由天性、雖亂離蕩析、猶結茅依壟誦讀、琅琅雖莫色蒼然、猶攜家塾祀先聖、率子孫寅奉如禮。雖利習淵倒、猶建樓儲書、常留賓論辯為樂。其富而好禮也。又宜特書。嗚呼、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昔人嘗悒悒于是矣。壯老好修、揮絕蕪穢、空山寒日、郁然與蒲編相始終、若正父者、殆蕭艾中之蘭茝歟。惜也不逮識君而止銘君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子某、孫某。銘曰、

飲一瓢食一簞、壽矣。唯克己好學也、聖人賢之。有民人有社稷侈矣。謂何必讀書也、聖人斥之猗嗟。正父傾心儒門、詩禮芳潤、昌其後。昆後昆能勤、亡也如存。

劉壎撰（水雲村稿卷八）

故宋文林郎道州判官何君墓碣銘

宋之季、撫州進士科名之盛、推樂安何氏、蓋一家兄弟成名者四人。道州判官、文林君諱堯、字唐佐、其次在三。年二十一、偕伯兄霖與貢。明年同試禮部、伯兄登乙科。越三年、君再與貢。明年、遂中禮部選。時國恤、不親策士、以省試名數先後第甲乙、君名殿選、郊祀恩乃得仕。越三年、授迪功郎、靜江府修仁縣尉兼主簿。越五年之官、廣西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茶鹽事號能吏、聲實素隆。君投啟事、以見中意、留為屬。俾掌撰述、辟監軍資庫。而廣西經略安撫兼轉運使得二鉅人相繼、嘉君有文、亦羅致幕下。凡箋表及慶弔於中朝達官、告諭下郡壤著

國、一一屬肇馬。三使長各舉關陞、循從政郎、守舊職。秩滿再調、轉文林郎、道州軍事判官。是年伯兄班見改官、知宜章縣。仲兄希之試策甲科第六人、教授永州。季弟夢午亦進士出身、主廣昌簿。兄弟聚於行都、同時受新命以歸。二親具慶、聞者榮之。明年、二親年皆七十、四子祀劭稱壽、里中傳夸為盛事。縣大夫表所居曰叢桂榮親之坊。未幾、歷數改、遭丁內外艱、伯兄即世。怫逆充前、人所不堪、君處之裕如。扁書塾曰道心、其後一新堂構、更扁曰乾坤草亭、自號為漫翁。仲兄教授暨族之諸甥詹、貢士秉朴比屋而處、三人年德相輩、行出入必偕、人目為三老。過者必禮於其廬、仕者問民休戚、諸政得失無虛日。君靜重簡默、然諾不苟、門絕請託、是以交遊不問遠邇、始終敬服不渝。初娶崇仁吳氏、其外姑饒氏再歸光山黃主簿輝應、黃以工駢儷客制閫、數數共君語。君所作四六典麗贍密、應律合度、淵原蓋有自云。他文溫淳雅健、諸詩謹嚴精妥、近體尤長、樂府長短句緯有風致。昔在理宗時、閩人劉公克莊馳文學資望、堪掌制、以世賞非進士、於例不可。朝廷憐才、特賜進士出身、入翰苑。識者評君四六雜文詩詞與劉伯仲、且有科名、擬君所到不減於劉、而竟不獲大用。惜哉。平生論著多不存、存者有草亭漫稿、深衣圖說、郭孝子後傳。所編纂有小學提綱、資暇録、鰲溪羣賢詩選。君丰儀秀整、辭氣雖和喜愠不形於色。幅巾野服、爐香書卷、飄飄有塵外趣。乍見疑為公侯世家子、不知為寒素士也。生淳祐辛丑五月九日、終至大庚戌六月五日。高祖思以五舉推恩仕容州司法。曾祖庚、祖湛、父宏中三世不仕。母董氏、內外教養、飭子以學、故君兄弟巻能有成。元配吳氏卒於廣西、生男三、友直、友端、友成。再娶外姑饒氏妹之女陳氏、生男四、友學、友德、友實、友政、友成先十八年卒、友德後三月亦卒。女二、適饒、適詹。孫男七、梅慶、梅馥、梅鼎、梅碩、梅王、梅相、梅午。女七、適陳、適游、適黃、許適陳、一許適潘、餘幼。曾孫男一、孔年、更名誠、卒之年十月三日丙午、

葬楊林之原。君長于八歲、雅相好、晚益相知、嘗謂君詩文可傳。而諸孤以宣章之子友道所述行實來徵銘、不敢辭也。銘曰、

玉也挺挺、冰也炯炯。超蛻塵滋、表表脫穎。桀桀永初、沉寥里居。有來睢盱、而式斯廬。踈越流音、賾賾充耳。繄疇與聆、期曠之俟。耆造云遠、索焉弗遺。昭銘幽宅、予衷孔悲。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四

石澗先生小傳

楊炳

石澗先生俞琰者、吳處士也。先世自河南扈宋南渡、家洞庭之西山。先生雄邁博聞、經史過目成誦、宋社既屋、掃滌舊業、馳騁諸家傳語、天文地志仙書怪牒、汪洋奇說、恍惚神會玄解、不習而挈其要領。好鼓琴、嘗疑近代琴操有譜無字、失古哲制作之原、研究音調、述絃歌譜四十餘篇、稗漢太史之遺。湖南以琴名者駭歎之。晨興、焚香誦易一過、暑寒弗廢四十年。手鈔諸家易說百餘卷、名曰會要。註易經并十翼經傳、考證古占法、纂圖等凡四十卷、名曰周易集說、所以發先儒之蘊。又纂校百氏書、密行細字、端楷有法、垂老不衰。喜方士談玄學、註周易參同契發揮三篇、陰符經解一卷、陰補空同道士鄒訢之不足。又易別傳一卷、貫融性命、推衍程邵張朱言外之意。宋狀元阮公菊存、國初右丞馬公性齋、皆白首北面。先生自言、遇隱者授讀易法、得囊中之秘。其闡發圖說、演繹參同陰符、非苟知之、蓋嘗試之者也。間論蔡季通、袁機仲雖與訂正、考數字義、未免臆度。夫豈無得而有是言哉。至於丹砂化煉、刀圭玄牝、神方直造玄室、靈迹昭著、不屑為耳。方聞溺嗜者匍伏前席、祈請丹旨、先生以養心寡欲之義、旁喻善誘、來者外惡中服而去、終其身不以授人也。終歲寡出、傃頤精氣、益昌於學。從游無遠邇、飢附而飽去、參政王都中尤卓然者也。先生風宇清峻、性卓機敏、畧細節、好賓游、未嘗以有無計。然不耐庸俗交、華官巨室莫敢延請、樂為隱語、嘲詣玩

世。享年七十。神閒心虚，不累形物，體氣强適，中人。一日，命侍者具湯沐浴，更巾衣危坐，召仲温進卮酒，飲畢，曰：「吾與汝訣矣。諸書未脩者成之。」言既，神采不移，脩然而逝，非達於幽明生死之故者耶。先生字玉吾，石澗其號云。

（《吴都文粹》續集卷四五）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八

燕公楠　何應子　姬文龍
崔君舉

資德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燕公神道碑銘

公諱公楠、字國材、姓燕氏。其先自幽薊徙青、徙曹。至宋禮部侍郎、龍圖閣學士、贈太尉霸、居汴之考城。太尉生虞部郎中處厚。虞部之孫玫、隨高宗南遷、居匡廬之下。其曾孫森、以學行為朱文公所知。有子曰燮、通判永州。永州生岳州榷茶分司堂、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生公。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與計偕、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贛州通判。至元十三年、皇有江南、帥府授同知本州事。明年、下廣南有功、授同知吉州路總管府事。二十二年夏、召至上都、奏對稱旨、賜名賽音囊嘉岱、命參大政。辭、乞補外、僉江浙行中書省事。俄移江淮、置尚書省、復僉江淮行尚書省事。在江浙時、嘗請置兩淮屯田。二十五年、用前請以為行大司農、領八道勸農營田司。按行郡縣、興利舉弊、劾江西營田使沙布迪音貪橫、罷之。又明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僧格新敗、蠹政未去、民不堪命。赴闕極陳、請更張以固國本。上悅、會欲易政府大臣、以問公。公薦巴延、特爾格、布呼密、舍哩、克呼濟蘇、史弼、徐琰、趙琪、陳天祥等十餘人。又問孰可為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圖。問其次、曰、巴延可。又問其次、曰、旺扎勒可。明日、拜旺扎勒為丞相、以公及布呼密為平章政事。公固辭、改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賜弓刀及衛士十人。三十年、復為大司農、得乾沒公私田為頃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二、歲出粟為斛十五萬一千一百有奇、楮幣為貫二千六百、帛為匹千五百、麻絲為斤二千七百。元貞元年、進河南行省右丞、首正鹽法。大德三年、遷湖廣。五年夏、徵入朝。明年正月四日、薨于京師傳舍、年六十二。勅中書致祭、有司具儀衛、遣官乘馹護喪南歸。某月某日、祔葬江州德安縣烏石山先塋。延

祐改元夏、于琦以許鄉知州秩滿、赴調京師、以狀來請曰、不幸先公棄諸孫十有三年矣。而神道之文未之有也。知先公莫若先生、敢請。唯公以通材贍智、識時審變、簡知世祖、起自羈旅、致位棘丞。雖久寄藩維、無歲不召、而公於當世之務、奮然以為己任、大者陛陳、小者驛聞、未嘗不稱善、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最公前後條上時政凡百數十事、在至元間、多言屯田、鹽法、賦役、便宜、往往著為律令。在元貞以後、皆立國之規、樹化之本。當時雖不盡用、今多踵而行之。若公沮桑哥欲罷廉訪司之謀、免崔中丞於譴、料劉深征西南夷必挑釁取敗、深竟誅死。及語平章劉國傑必先積粮思播順元、然後進兵、不從、卒殘湖南北數千萬轉餉之民。倭人入市、慶元有司不能用公前後待之之道、而利其貨實、劫之以兵、反被殺略燒焚之禍。沅州唐運判豪橫、奪民田、武昌縣尹劉權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其罪。淮東西飢、奏賑粟三十五萬斛。湖南北飢亦然、且先賑而後聞。然皆人所易能。至於世祖數欲置公左右、輒以疏遠辭、一薦完澤、天下享和平清靜之樂餘十五年、此則人之所難也。公每謂余曰、可與慷慨論天下事、惟君與僕耳。然余固陋退怯、無毫髮補益、而叨祿竊位逾四十年、今又銘公墓道、略不辭讓、雖曰知己、獨不愧於公乎。公娶某氏、子六、璋、某路總管府判官、某、龍興路新建縣尹、琦、新撫州路總管府判官、某、某、某。孫男女若干人。有五峯集十五卷、藏于家。銘曰、

召公翼周、厥土惟燕。運邁代徂、氏族以綿。維沂暨泝、太尉攸經。四世而南、臣盧載寧。人歌舜風、家隸周禮。百五十祀、而公以起。惟帝世祖、有此萬國。孰土爾疆、而迷爾德。惟公之來、允國之材。惟公之思、允國之基。帝曰弼余、惟公正直。公曰臣愚、願守方伯。入貳南省、再宅大農。人誦公賢、孰知公功。孰相孰卿、惟公明之。孰賦孰役、惟公平之。公胡不留、公胡遽歸。生守外藩、沒寄京師。我銘臣盧、下有彭蠡。彭蠡茫茫、公在萬里。念公平生、無復晤語。

匪惟公銘、思我世祖。

故侍補國學進士何君墓誌銘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二二）

予移疾還家、道過清江皮氏、留再月。有衣大布之衣、介皮氏來謁、問之、何其氏、與道其名。揖之坐、作而請曰、與道之兄有道、弟安道、是為侍補國學進士君之子。先君諱應子、字奕夫、世居清江縣崇學鄉之彭澤。生宋淳祐辛丑、弱冠喪父、奉母聶氏理家。刻意學業、師進士周先生、由詞賦改習尚書義。甲子庚午秋貢、俱以補弟子員、待試國學。與熊夫人之從父前進士介游從講問最密。科舉既廢、隱處絕仕進意。戢冠博袖、延師教子弗怠。他境嘗有遠捕、根株幾蔓。出身扞蔽、同井賴以無擾。歲饑、平糶以濟族姻。貧不克葬、捐貲以助。人有急必賙、有負未嘗責。不幸於大德丙午五月四日終、將以丁未四月某日葬某處之原。與道兄弟痛惟先君與總管皮公世姻世鄰、荷待遇特厚。先生善皮公、於公之所厚能無惰乎。倘俾一言光於幽、不惟先君長逝不恨、而其遺胤與有攸焉。予曩聞皮公言彭澤之何為儒族、其先彭澤縣人、官于吉、因家於此。其後有陽山令致仕來歸、遂名其地為彭澤、以志其祖之所自。公又數稱奕夫為善士。噫、公之言足徵、而其子又請之勤勤、是可銘已。君娶熊氏、子三男、三女。孫二男、三女。盧應開、熊文瑞、楊德懋、其壻也。父諱夢龍、大父諱泳、曾大父諱珉、並隱德弗耀。夫善積者慶餘、以君之善、其蓄其昌、不在後之人乎。銘曰、積之厚、其究也楙。前所留、維後之休。

姬先生墓碣銘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三）

君諱文龍、字伯陽、姓姬氏、河東絳州人也。世業儒術。曾祖雍、祖泰、考德、妣王氏。金之季年、考府君避地襄鄧間、又渡江居鄂。雖遭時多艱、所至必擇師教子、故君自少卓然有立。宋咸淳四年、以詞賦擢進士第。初授廸功郎、主郢之京山簿、能聲獵獵。用部使者李應春、錢真孫、郡

守翟貴薦、轉從政郎、岳州教授。荆湖制置使汪立信聞其名、辟郢之長壽令。進承直郎、尋兼僉書判官廳事。庫庾倉廩皆君司之、持身至廉、一毫不以自私、亦不以深刻聚斂為務。時天兵圍襄、郡縣多備金帛以酬有功。郢有金數萬兩、君一日閱實而數不足、主者於法當死。君曰、是必急有所需。乃命償之。至元十二年、襄陽天兵降、棄郢不攻而南、郢之守臣乘便冒種官田、竊庫金入其家。君不能止、乃収故牘藏之曰、他日事覺、悔無及矣。宋亡、朝廷遣使者稽核故宋金帛之在庾曰①、土之在籍入官者。於是貪者相繼獲罪、惟君獨無所得。未幾、例以故官授之。君斂身而退、因家于郢、猖徉林壑以終老焉。當是時、來為荆閫及部使者多中朝倩家鉅儒、如史公杠、姚公燧、暢公師文、馮公岵、皆重禮君、樽俎笑談、日相樂也。而姚公、馮公亦就家郢、各遣子弟執經受學。姚公疾革、語其子曰、吾世冠衣大族、有如不諱、喪禮勿狥流俗。姬先生深明禮學、汝當咨之。公薨、君主其喪、衣衾棺斂哀麻之制悉遵禮經、觀者敬焉。初、君連值父母喪、廬墓哀號、三年不歸。與其弟光州文學掾震龍門居無間言。益其孝友之實見于行事類此、非徒講誦禮文而已。君性耿介、或有餽遺、一切不取。人有過、輒面折之。一時官府多求君文章、傳以為榮。君亦因與箴規、未嘗以一語相諛悅。荆相山間九月桃復華、部使者寫為圖求言。君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聖人筆之於策。九月于卦為剥、而桃復華、表于按部之境、抑亦民和之所致歟。識者知其言之為有在也。郢舊有白雪樓、郡守撤而新、極其宏麗、為君記之。君曰、財非天雨、工非役鬼、一旦規飾逾昔、誰之力歟。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何必改作。及高大其南門、聖人書之曰新作、垂戒之意深矣。郡守忌其詞直、藏之不以示人。君曰、他日必有喜吾言者。後十餘年、中書參議何公庭蘭命刻諸石。君享年八十、以延祐七年某月某日卒、葬長壽縣東十三里祖墳之側。將終、索紙悉書遺命、了然不亂。娶眉山楊氏、故宋參知政事棟

之從孫女子。男鏞，將仕佐郎、主婺州金華簿，擢湖廣行省掾。女適張適、陳書傳、表滋，皆儒家子。滋為玉沙縣學官。孫男周南。嗚呼，宋養士三百年，可謂厚矣。及其亡也，居高位者往往喪其所守。君以小官能晦迹山林，不易其業，是可尚乎。故表而銘之。銘曰：

維昔勝國重養士，一時綏急有所恃。滔滔江漢南國紀，人才倜儻匪風靡。卓哉姬君學詩禮，立言飭行類有恥。身雖退藏名愈偉，尚百千年石不毀。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四

前太學進士復心崔公墓誌銘

往歲甲戌，聚江右士大試于洪，以十數萬計，于是復心以書擢第一。先君子須溪先生聞之喜，得人。考官為溫陵邵宗斗、留郡幕，即索賸副讀之，風簷薄暮，再三過，不能已。侍側，即見授，曰：前無此作也，吾不意文字之妙至此。其題為多方中汝尚克敬止。敬者義理之粹言，而下之爾田爾宅者，頑民心腹之曲折，故難為言。嘗評斯義極小人之隱微，而君子之德美，其屬望復心何許。未數月，而橋門士散。又一期，而崇化草生之矣。每慨然科舉千五百年而後，文字變化始造於極，孰知盛之不復可加者，乃其運訖之候耶。嗚呼，今歲五十年矣，讀其文猶怦然也。古所謂言立者，一言而止耳。或且有其意，已足。是雖時文進取，抑書生不得與於論議，予奪而一日之長可傳誦至今，有鉅公顯仕、高文大冊所不能及，是豈不足以不朽也耶。公崔氏，諱君舉，字宏甫。家世習尚書，父簡齋老場屋，稱經師。少即才氣縱橫，掃屋草一空。論議卓犖，月書季考無與前，諸大宗父行皆屈下之。庚午大比，郡擬試第一，秋賦亦如之。試南官，又幾如秋闈。而對策景景，觸時忌，遂不第。然名聲隱然出一時，奏名上次，舉混試，魁江西。叅觀化中塗而歸，歸而浮湛笑傲，不知時世之易。遇酒酣縱談，顧四坐嬰兒之隨意諧適，不復計某某當何如。或時抑首嘿嘿，如不能言，一語微中，能使他日猶絕倒。孺兒嬉弄觝排，指擿披抉，若不遺，而

無不依於義、厚意藹然間見。故知熟視揮手去、是孰能聰其所存哉。筆墨精麗、詩文倉卒沛然、不蹈常襲故、感慨究轉、烏烏縷縷、理盡辭達、皆有味其言也。使客之至於安成者、無不知尊禮、鋒雋鍔鍔、不小挫。邑校屢借重、分司廉車、選教太和、行集賢、敦請長鳳山、所至斯文宗之、塵埃糠粃猶足以陶鑄。興盡輒去、鳳山以簡齋憂去、不復有當世意。提學使者雖再委鄉校及禾川、又奉省檄、再強起鳳山、意泊如也。二親高年、徘徊膝下、友愛婉孌。故倦急難、曲意經紀、無不盡於分。平生於是非好惡不能吐茹、間以嬉笑出之。所過大家子弟可稱稱之、可進進之、各因材而篤中誠、愛之慕之不能忘。山立張拱、神意浮眉宇間。非其意合、即貴游勢倨不少假借。世難多艱、隙嫌屢構、回旋偪仄、有不獲已者矣。非機變開闔、殆不自拔。館穀東西、不足以振貧。浩然無所回屈。晚更多病、病逾棘、卧疾五年而没。没而郡僚倡率弔祭之。逢掖士追思之不置。蓋一州之名士、四方之人望、頓絶於此矣。生淳祐辛丑六月二十五日、没延祐丁（原缺）五月二日。曾祖上達、祖懐卿、父子敬、簡齋也。娶劉氏、先卒。男二、履長、先十五年卒。次積中。女一、適劉庭芳。孫男師錫。卜九月甲申葬州南順安鄉東塘阡劉氏墓側。遺文收拾尚四十餘卷、若所不起草者有之、四方無不傳。長弟應林第甲戌、皆所成教。晚亦授蒼梧廣文掾。予自甲戌相與周旋、忘年晚晚。昨闋歸、值已病、不復見。心愴然、長問安否。積中書來謁銘、授[2]先君簡齋銘墓事契感念今昔之故、其不可傳者已矣。乃欲彷彿於抵掌談笑以存其形容、而感之深、辭之陋、意有餘而語不逮也。嗚呼悲夫。

銘曰、

科舉之行、千五百年。名公大儒、豈非能言。高科膴仕、陳迹飛烟。雄辭傑作、曾不一傳。或謂渾璞、乃緊福全。幾年干將、光欲燭天。贇氣蕭條、秋風暑寒。千古之傷、世何是捐。究其色笑、與時周旋。居今言之、孰不謂然。

劉將孫撰　《養吾齋集》卷三〇

校記

①曰：疑誤。

②授：疑當作「援」。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九

孫登龍　蕭𣂏　滕安上

有元同知東川路總管府事孫侯墓碑

至大四年十月朔、同知東川路總管府事孫侯以疾終於家。其明年十二月、將葬、前溆浦縣尹蕭君以書來、為其孤福齡請徵文、以表墓隧之碑。孫、蕭親也、蕭子壻也、其請不可違。孫、鉅族也、侯美士也、其美有足揚者、遂不復辭。謹按孫氏有三、其一姬姓、衛公子惠孫之後。其一羋姓、楚令尹叔敖之後。其一嬀姓、齊陳無宇曰孫桓子、其曾孫武奔吳、為闔閭將、著兵法十三篇。唐末有百將率師駐虔虔化、留而弗去。虔虔化、今贑寧都也。孫氏為贑寧都人自此始。在宋有介夫者、與蘇文忠公遊。侯之曾大父汝成、大父延休、父德成、世世韞德、至侯彌昌。侯諱登龍、字壽甫。家饒於貲、身饒於文、早年以進士貢。平生嗜利如羽、嗜義如渴。凡凶荒死喪、患難危急、不問戚疏遠、周之拯之、惟恐或後。橋梁道路、苟病於跋履、必為完治、雖費不計。聖朝兵及江南、山藪逃僻、乘時嘯聚。侯扞衛井里、獲全生聚者不啻數十百家。行省擢充南安路儒學正。考滿、勑授慶遠南丹溪洞等處軍民安撫司儒學教授、一以周孔之教變殊俗。休暇之日、引古援今、懇懇以告司政之官、多所匡救裨益。大德九年、轉授同知歸仁州事。越七年、而有東川之命、由將仕佐郎陞登仕郎。不及拜命而卒、年七十一。初娶張氏、生男二、清臣、獻臣。丁丑歲俱殲於兵。再娶揭氏、以其子延臣歸侯。侯子之若子、名在吏部八品選中。父有庶子九齡、侯亦子之若子、父命也。三娶曾氏、生男五、福齡、勑授瑞州路上高縣長官。祿齡、壽齡、高齡。女六、適趙、適楊、適唐、適胡、適朱、其季許適蕭庶子順孫。命為延臣之子。孫男曾孫、孫女一。嗚呼。侯富康而壽考、子孫才賢而蕃衍、浸浸顯榮、非好德之福、積善之慶乎。心潛於義理、文雄於場屋、誌

侯之墓者云耳。文章不及鳴於館閣，政事不及福於當道，狀侯之行者云耳。予風聞侯譽，又稽狀與誌，而序其槩如此，繫之以銘。銘曰：

恂恂文儒，行服鄉閭。善累惠周，天人交孚。曉徹冀胄，繄德之符。小試儒官，施未寸銖。進貳郡牧，何不須臾。時用之嗇，後慶之腴。穹碑厚趺，百世弗渝。若稽前美，允休允都。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六五

元故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太子右諭德蕭貞敏公墓誌銘

大德延祐間，關陝有大儒先生曰蕭公、同公，篤志勵操、高蹈深隱，鄉郡服其行誼，士類推其學術，朝廷重其名節。於是徵車起之，表帥俗化。其道德風流，迄今天下慕之。至正甲申之春，天爵來官西臺，訪求二老言行，將以為師法焉。既而得同公墓銘，讀之起敬起嘆。蕭公云亡久矣，猶未有述，乃稽核薦揚徵召公牘於省府，採摭族世，覺其歲月於其家，問其隱德懿行於舊老名士之所傳，錄其遺文雜著於金石簡冊之所載，合而誌之，以銘庶後世攷德者有徵焉。謹按蕭氏益都人，國初著籍京北。公諱𣂏，字維斗，年二十餘，郡守以茂才推擇為掾。未幾，新郡倅至，倅西域人，怒則惡言詈吏。公嘆曰：如此尚可仕乎。乃置文書於案，即日謝去，隱於終南山下，鑿土室以居之。盡得聖賢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陳列左右，晝夜不寐。始則捕讀其文，久則思索其義。如是者餘三十年，義理融會，表裏洞徹，動容周旋，咸中禮節，由是聲名大振。世祖皇帝既一四海，而遐荒小邦，擴目窮髮，悉皆來庭。命開祕府，詳延天下多聞之士，選述圖志，用章疆理一統之大，使者來徵，公辭焉。故贈咸寧貞獻王額森特穆爾親受學於許文正公，深知治國用賢之梲。及為陝西行省平章，登公並故四川憲副劉季偉姓名於朝。會參政趙彥澤請立提舉學校官，薦公可當其選。久之，制下，授公承務郎、陝西儒學提舉，益從貞獻王

及趙公之言也。省憲請公就職，公以書辭曰：某蚤事文墨，見一時高才絶足，趁事功者，効之不能。是以安於田畝，讀書爲事，本求寡過。不謂名浮於實，聖恩横加，竊念聖人之教，必明德而後新民，成己乃能成物。昔夫子使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然則心術之微，雖聖師不若開自知之審。今某學行未至，自知甚明。望達廟堂，改授真儒，則朝廷得人，學者得師，某亦不失爲寡過之人矣。大德七年冬，超擢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國子司業，遣使徵之。公又力辭不拜，其言曰：念某寡陋，與人共學，非敢爲師。向授提學，幸蒙聽允其辭，既不能當外郡學職，豈復可預國學之事。况敢辭卑居尊，以取無廉恥貪冒之罪乎。九年夏，制若曰：蕭維斗山中讀書，不貪官不嗜利，世祖徵召不至，朕遣人召之亦不至，豈將命者非其人而弗來歟。今特命參議中書省事康恒等以往，其令行省給五乘傳，賜之楮幣百疋，命挈其家偕來。或蕭維斗堅欲不仕，可進嘉言一二，朕當令人送還。如年老或不能騎，别給安車可也。行省、行臺、諸司所在敦遣，公辭不獲，力疾北行，適成廟不豫，然猶傳敕俾擇館舍，遣近侍賜鈔、廪、衣物，又命宰執以治道爲問。公尋亦南歸，仍辭所賜不受。十年，進集賢侍讀學士、少中大夫，即其家授之。明年，武宗臨御，仁皇養德東宫，博選當世名儒，左右輔導，特授公嘉議大夫、太子右諭德，命宫師府長史聶輝起公，敦迫上道。至大元年二月至京，入見嘉禧殿，仁皇温問再三。公書酒誥以進，因言古人惟祭祀則飲酒，然尚德將無醉，蓋當時近習多侍上燕飲，故公首以是訓陳之。未幾，懇請還山。上憐其衰老，遣使送歸。二年四月，徵拜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太子右諭德，進階通議大夫。公以老疾辭，門人疑焉，問曰：聖人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今先生辭祭酒者，何也？公曰：最在京師，有朝士再三以成均教法爲問者，余告之曰：若欲作新胄子，當罷歲貢，一如許文正公時，專於教養，彼既外無利禄之誘，內有問學之功，則人材庶有望矣。此語

一傳、物議鼎沸、執政者亦深不以爲然。今余出則徇人、豈能正己以正人乎。四年正月、尚書臣皆以罪廢、政務復歸中書。而大臣請曰、今政事大壞、當從新治之。中外廉潔老臣及事世祖成廟兩朝、有若李謙、尚文、趙居信、劉敏中、蕭㪺、程鉅夫、郝天挺、韓從益、劉正、程鵬飛、董士選、陳天祥、王思廉等、可急遣使召之、共議新政。仁皇從之。公以疾辭不起。延祐五年七月己未、有星殞於所居中庭、光射如晝。越八日丙寅、公以疾薨、春秋七十有八。八日②某甲子、葬咸平縣少陵鄉朱張里南原先塋之昭。至治三年、門人③故四川行省左丞廉公惇、江浙行省叅政富珠哩公翀、時方在朝、以公易名爲請、制贈資善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扶風郡公、謚貞敏。維關輔自許文正公、楊文康公唱理學以淑多士、公與同公接其步武、學者賴焉。公之學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下至醫經本草、無不極通其說、尤邃三禮及易。嘗作家廟以奉先世、祭則極其誠敬。子弟或少有怠、祭已必深責之。早值親亡、哀毀致疾、治喪不用佛老、棺槨衣衾、悉遵禮制。蓋自楊文康公倡於其始、公復推明於後、至今長安士大夫家亦多化之。公平生不祭於墓、有築亭於先壟之側者、表曰致慇、引祭義以明之。公曰、墓祭非古、當作祠堂於其家、揭斯名於齋室、庶乎其可。臨川吳文正公獨稱公爲善於禮。初江西儒者標題小學書行於世。公閱、以朱筆塗之曰、凡今標題、多朱子所不欲存者、如鄧伯道繫其子於樹之類。吳文正公是之。公深通六書、嘗言自古文篆籀而後、小篆佐隸、至於真楷、相沿而成、故今楷書中古籀篆隸皆有之、雖行草亦有古籀篆隸之遺意。今真書點畫之訛者、皆從隸章行草中來、非兼通者不能知也。小篆自是省古籀而爲之、考諸鐘鼎款識、遇重字則變之、要之不失六書之旨。太常博士侯伯曰、今人識字及通六書者、惟蕭公爲然、關中字學不差、亦因公發之也。公嘗書經史格言以訓人、求書者或非其人及涉異端之事、則拒絕之。家多藏書、手自校讎、

或經傳音訓之訛、皆字字而正之。下至文史、亦然。為文悉本諸經、非有裨世教者不言、非其人不與。公甍、遺落無幾。今購得古今詩若干首、銘贊雜文、序記碑誌又若干首。翰林姚文公燧文、蓋當代慎許可、獨敬禮公。其門生有識紙公文者、姚公怒曰、蕭先生道德經術名世者也、豈若吾輩以雕蟲篆刻為工乎。所撰九州志若干卷、法史記年表、由三代迄宋金、詳疏沿革於下、山川貢賦附焉。其他著述又若干卷。天歷兵荒之餘、往往散在名家。公少穎悟、三四歲時、從其姊過親族家、引公坐榻上、不從。親族固命之、乃坐榻下、人已異之。既長、慨然有志於天下。歲癸卯秋、河東關中地震、月餘不止、父老憂懼不知所以、相帥問公。公告之者數千言、反覆極論天人一理、性本皆善。國家當務教養、俾復其初。人當恐懼修省、日遷於善、則陰陽和而萬生遂、災害自不生矣。其心蓋欲位天地育萬物、上躋隆古之盛。是豈離世絶倫、索隱行怪者之流歟。初、朝廷以貢舉取士、行省禮請公與同公較其藝。公以斯文方興、出而應之。公讀書之暇、躬親農耕蠶桑、嘗教其子孫曰、治此以供衣食、最為安爾。或有饋遺、非義不取。人有急難、施不少吝。奉養極其澹薄。公身長六尺、脩髯如畫、望之可敬。其為人外和而中剛、凡與人交接之、以溫言悅色、胸中黑白瞭然不溷。間入城市、觀者如堵。當代名公卿及四方之士宦游於秦者、願一見公為榮、或數造其廬請教焉。西臺大夫巴圖公嘗以冬月謁公、汗流浹背。出語人曰、吾久在京師、屢接賢士大夫、未有若蕭先生、自然令人敬愛不舍。公教人極嚴、諸生惴惴畏服。其學皆自小學始、次及四書諸經、日與學者講說經訓、滚滚不窮、待其曉解、方授別義。人來質疑、即命其徒取其書某卷所載以對、曰、背文暗誦、恐或悞人。初、富珠哩公至自南陽、從公受業、久之、謂人曰、某游江右、獲識諸老、聞其論議、或有不讓。今見蕭先生、使某自不能措一辭、信知吾道之無窮也。其他弟子若同穀陳黼、智炳、李材、盧烈等、多知名於時。公德善

化及遠邇。雖武夫悍卒，亦知景嚮。征西兵嘗屯長安，大帥一日入朱張里，里人驚惶。帥揄止之曰：汝勿怖，聞此有蕭先生者，見之即歸，吾非侵擾汝也。有郡吏乘馬城南纂歸，遇盜逐之。吏思所以自解，曰：我乃蕭維斗也。盜即引去。未幾盜獲，吏適按之。盜曰：我向欲掇汝騎，汝以為蕭維斗也，吾故不忍。寧知汝紿我耶。公四世祖諱雲，宋樂安鹽使；曾祖惠彥，金益都府孔目官；祖諱均，皇贈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河南郡公；考諱踰，缺　屢佐戎幕，活人有功，終京兆路總管府經歷，因留家焉。徵士韓擇為誌其墓，贈資善大夫、大司農卿、上護軍、河南郡公。曾祖妣蓋氏，祖妣孫氏，追封河南郡夫人。妣張氏、遞氏，俱沒於兵。周氏、張氏，並追封河南郡夫人。配楊氏、張氏、杜氏，俱先卒。張氏亦追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二：曰友，早卒；曰恭，終奉議大夫、雅州知州。女五，俱適人。孫男三：元，終進義副尉、涇陽縣主簿；次𢍰；次儀。嗚呼！節義天下之大閑，有國家者欲以作興風教，振起名節，則必旁求高人逸士，徵而用之，於以登禮樂之治，悖廉讓之風。彼為士者，非偃蹇以自媚，矯亢以為高，蓋不如是則道不尊，觀列聖之所以用公，公之所以自處，則朝廷風厲人材之盛，君子進退道義之隆，可以為後世之楷範矣。銘曰：

節彼終南，有堂有紀。誰其居之，曰隱君子。早捐世務，樂乎幽潛。德蘊於身，士具爾瞻。南山之雲，朝濟於穴，雨澤誕施，渠我名節。天子曰咨，有臣如斯。安車載脂，屢往徵之。公拜陳辭，能薄材謭，誤達天聽，臣非屯蹇。安車而來，道德雍容。群工在列，仰止高風。進敷正言，退明正學。垂訓後生，克配先覺。去古曰遠，士習愈偷，娟嫉軌微，合汙同流。一聞薦揚，喜溢顏面，邀世弗聞，百未一見。不有君子，孰障頹波？尚思公存，考槃在阿，言為世則，行為世軌。流風遺烈，來者興起。南山蒼蒼，下為公藏。爰述潛德，百世耿光。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八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

觀漢諸碑、凡門生為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蓋本欒共子民生于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為言。又列郡邑姓名氏官、人出幾何錢于碑陰、多至百人、或倍之、今人每與今無古者篤于其師之概。至大己酉、燧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脩官東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質求表其阡。與君之再入成均、横經文席者嘗數百人、而礱石所賁、一不倍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不于在三足浮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來其世。考府君某、隱德委吏、手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爍離孫、不可以貧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聖學。暨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冠齊遬。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邸無少長、相謂不字、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高薦名于朝、敕教中山。是府多士、④觀覩輝光、譽欵歆聞、鼎鼎其來、服縫掖者將斗。齋魯庭臣善其職、事有聞、用以職民、主以城籌、歷于為監、為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援以義、剔剔上說、不使戮淫妄加姦盜、廢棄永世。仁譽既章、憲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未覺、必邀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迊、若事大吏。徵為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有先、蚤作晏脩、誨誘孳孳、發蒙疏疑、並惕克剛、各因其才、矯拂于善、黨坐羣行、菑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朴、咸均作則、升然有條。即升監丞、再丞太常。世祖寳天氏宗總序、圜丘請謚、大室升祔、凡厥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譴見於天、其咎在內庭竊干外政、小人闖廁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為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祇畏、側身脩行、及昔所為、以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千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于言者。遂委印去、反關其家、著書自

怡。母起為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
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二十有五日辛、年五十四。葬府
城東南崔丘里。為文一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為險譎、非
有裨世教者不言。有東庵類稿十五卷、藏江西康訪使
趙東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辭、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
乎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待經筵職歉
掄、謀廟堂為悵。嗚呼。夫既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
有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為至耶。夫人李氏、貞
順柔嘉、⑤嫺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瑚、去尉泉明、自致於
喪、亦足以君刑家之自。令尉元氏。凡羽、有文行於世。銘
曰、
孰不曰士、于學始忌。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敏
脩篤行。鍾鼓衡門、益大其聲。教起布衣、于定敦教。析析
縱橫、來則來致。再主為城、簿領勾稽。不枉刑罿、仁聞日
躋。滿秩而名、入為胄監。由博而丞、俊髦是範。轉而奉常、
禮文斯綱。或草而因、酌損用章。遷拜御史、為帝耳目。言
貴塞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反關立言、行後
是程。方徵司業、年過知命。遽替于足、理也莫竟。短者已
而、具長斯存。何以頁之、石有誄言。

姚燧撰《牧庵集》卷二六

校記

①選述：當作「譔述」。

②八日：當作「八月」。

③問人：當作「門人」，見《元史》卷一八三《孛术魯翀傳》。

④觀：四部叢刊本《國朝文類》作「求」，似較長。

⑤以：當作「彰」，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

朱自期　魏新之　張九思

趙秉政(正)

朱山長墓誌銘

前安定山長朱君君望卒於吳興寓舍、以喪歸葬毗陵、從先墓、其志也。葵孫共載、哭泣感行路、予嘗為詩弔之。越三年、其姻家采石山長繆君叔晦過予曰、朱君望之墓有宿草矣。長婿池州學錄錢适自毗陵來、將圖其不朽者、敢以其孤見顧、矜而畀之銘。予固善君望、視其孤孱然弱也、誠不可無述、待其長使有考焉。按狀、君名自期、君望其字也。本衢州龍游人。曾祖某、迪功郎。妣孫氏。祖某、將仕郎。妣袁氏。父某、登仕郎、漕貢進士。妣汪氏、繼趙氏。自其祖寶祐間隨宦晉陵、遂占名籍、後徙居城之東。君幼敏悟、祖每矜語人曰、此孫他日必昌吾門。景定辛酉、年二十、請鄉舉。德祐乙亥、補太學生。方磨礪以須、屬時多故、束書入山、恬無仕進意。龜山書院兵後久荒圮、君來為山長、竭力經營、且新其祭器、稽其田籍、措覬沒還、士論稱之。又為安定山長、時寓祠漢亭、回視故宮、異物充斥、勢不得爭、喟然以嘆。乃節浮費、叶衆議、惟新是圖、得曾氏廬改創書院、後遂遷焉。豈薦有所、以教以育、推厥攸始、實自君望。又捐己俸造籩豆、可謂知禮者。愛是邦佳山水秩、滿待選、乃買屋以居。昔者胡安定見徐節孝頭微側、曰、頭容直。節孝因思頭容直、心亦直。君望乃以此為敬以直內之義、則以敬名齋。本心文公為作古榴、焚香端坐、讀書其間。暇則往來南北諸山、從容觴詠、與朋友共樂。年儀秀整、性行溫雅、樂道人之善、內恕及人、雖僮僕不見其有疾聲遽色。遇困乏之者、輒賑贍之無所靳、人皆稱為善士。庚子春、忽念先塋當以時汎埽、扁舟亟歸。道得痰疾、疾止復還、竟不可為。其卒三月廿六日也。以六月十七日葬常州武進縣占石之原、年五十有九。娶東陽劉氏、通判君之女、先十七年卒。生

五女、長妙雲、適錢适。次妙寧、適柴嵩。妙惠、適婁英發。妙淑、許適鄒志孫。妙由、許適趙由琥。繼室沈氏、生二男、長文俊、次文英。女二人、妙安、許適繆世昌。妙定、許適錢适弟。庶女三人、妙素、適張復。妙觀、妙善尚幼。昇時進取之士馳騖不足從、鄉貢已難、况得入太學尤難、蓋有槁項黄馘不能與其一者。君望十餘年之間、領鄉薦、補太學、兼取人之所難得、造物豈無意。然崇化之席未煖而去、遭回濡滯、又二十四五年、一文學掾竟不克申延以待、何始豐終嗇耶。有二子而女十人、其壻皆高門大族名士之家、力能經紀其喪、還窆故丘、遂其始志。又擇師教二子、使有成立。造物之報、蓋在此。君望其庶幾無憾矣。

銘曰、

人誰無死、君以孝故、上章困敦、感時春暮。夏畦馬醫、皆上丘墓。我胡不如、呈言歸路。抱恙而還、魂已先去。云其何依、若祖若父。成願初志、銘魂歸厝。松檟良久、慰爾永慕。我銘昭示、以封以樹。

牟巘撰　《陵陽集》卷二四

故宋迪功郎慶元府學教授魏府君墓誌銘

洪武三年秋八月、京畿多士較藝於鄉闈、于時被　旨與魏君潛與聞考試事。既入院、復同館舍、每閱卷、相與共論定、所見頗脗合。將選、潛跽而請曰、曾大父之歿七十又八年矣、下棺之石有缺而無辭。今幸得陪末議者、踰旬、敢藉寵靈以發其幽光、死且不朽矣。予不能辭。府君諱新之、字德夫、姓魏氏、世居睦之桐廬。曾大父子才、大父演、父國賢、皆隱約田里、以善人稱。至府君、始以力學自奮、與兄升龍從子雲潭受書易於鄉先生王公某。已而三人皆薦于鄉、而府君繼擢宋咸淳辛未進士第、初授慶元府學教授、階迪功郎。未上、轉運司檄府君考試永嘉。竣事、同列即治裝行。府君問故、皆曰、士之被黜者將生譟、不如避之。府君笑曰、有是扎敎。然獨留。果有一士傾然而長鬣、揭簾問去取之意、辭色甚厲。府君曰、爾文固佳、如犯不考何。士循撐柱弗服。府君曰、某行某字、正係廟諱、吾以墨圈之、今猶在。命左右取示之、士慙沮、衆皆引退。及至官、以濂洛關閩正學爲己任、推明中庸性道教與旨、反覆殆無餘蘊。初、鄞士多宗金溪二陸氏之學、聞府君之學、翕然信服之、學録劉光允所畏敬。光嘗集解孝經、自謂無所憾。府君爲刊正十有一條、皆有關物則民彝之大者。光不覺下拜曰、先生之言、其於聖經深有合哉。鄞人有粥新書者、府君閱之、不忍釋手。粥者曰、君欲默記乎。府君曰、然。曰、所閲幾何。曰、將盡卷矣。曰、能記憶乎。曰、然。遂琅然成誦、不遺一字。人驚以爲神、以書遺焉。浙東提舉黄公震一見府君、器之、遂以文學孝廉薦于朝。會國事日非、不果名。德祐丙子、元兵入臨安、將軍至鄞。鄞學時設兩學教授、號東西廳。西廳教授王撲懼甚、奔

告府君曰、吾倚死生決於今日矣。府君徒容荅曰、非止今日、有生之初已定、不若聽之。顏色不少變。及事平、間關歸故鄉。家素單乏、蓋鹽或不繼、府君負薪而炊、和角而歌、驩如也。所居有垂雲洞、因倡嗜義之士建垂雲書院、開迪新學、孜孜如不及。講經之暇、與蛟峯方公逢辰、潛齋何公夢桂、盤峯孫公潼發為泉石之游、間賦詩以見其志。學者尊之、號為石川先生。元至元間、詔王御史某求賢大江之南、縣大夫楊得溁舉府君應命、力辭而不就。其風節凜然、人至今仰之。年五十有二、歿於元貞癸巳某月日。以某年月日葬于柯阜之原。其徒誄之、謂府君精思而陋說、隨之習、知至而黜偏駁之非、自窮而達、不改其操、運去物改、弗涅以緇。蓋實錄云。府君娶王氏。子男子三人、良、恭、愈。子女子三人、姚泰、俞某、張某、其壻也。孫男三人、鈞、鏞、鏻。鈞至正丁亥鄉貢進士、鏻桐廬縣學教諭。曾孫男四人、潛、潭、瀲、浩。潛乙巳鄉貢進士、入 國朝為尚寶丞、階承直郎。府君篤學自信、清脩苦節、以終其身、而尤注意於易。閩人有朱吳湖者、精於諸家之說、與府君遇諸塗。府君知其名、要之抵家。朱歷叩易中難明之義、府君應之如響。既而府君亦叩以所疑、朱舌彊不能下、稽首謝曰、魏君年雖少、實吾師也。嘆息而去。所著有易學蠡測若干卷。又見先儒列卦畫為方圓圖、乃以已意成三隅圖、曲盡妙理。門人王德先演而傳之。嗚呼、自唐以來、用詩賦明經為決科、沉潛之學常不足勝夫浮華之習、往往為進士之業者嗜多鬬靡、嗤彼經生為不知務。夫窮經乃所以致用、豈其然哉。今府君以通百爲之書第奉常、教名州、出處大節、緯有可法、茲非明經之所致歟。予因徇諸之請、序次而銘之、用規沉溺文辭而棄經弗講者。銘曰、

聖作訓、五典行。闢蒙蔀、著光晶。盡稽之、為法程。性由繙、歆莫攖。睢有士、尊遺經。宋物改、遯巖扃。霞作帨、雲為屏。皦弗緇、鄰渝貞。非窮研、行何成。世續紛、競華聲。文滅質、實衒名。苟視此、面發頳。柯阜山、八尺塋。序令德、鐫新銘。

宋濂撰　《宋學士文集》卷三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迺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即其都邑、立元子爲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爲裕宗皇帝。初、

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彬彬可見矣。廼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宮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 朝廷、著於簡冊、則未有過於曾國忠獻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

裕皇於東宮、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蔚州節度任官當外補、

裕皇愛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於內府、而析入於東宮者儲符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貨用、命公爲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妖僧高善薩、千戶王著等乘人心之不與、猜釁圖殺之。時

裕皇方從 上北巡、賊廼紿言數百人偽為儀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啓鑰而入、直抵太子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擅啓、閉使語傳令者曰、他時 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先請見二人、則啓關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可紿、循墻而南行、且詰曰、前門

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
已至，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郝禎俱爲賊擊死。變起倉卒，中
外不知所爲。公遣宿衛士馳與擊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
宮闈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
有權略，爲上信倚，故以宿密留京。賊之入也，傳　太子令索
兵甚遽，易不能辨其僞，不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
爲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
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爲其預賊
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
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
行中，矢死，而其家指以爲賊黨，法當籍其孥。公曰：吾實使之
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詐爲僞太子，故　上與
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爲言。公挺身明此二
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　上更化，相和禮霍孫，筆宿
弊而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苑
公芳，
裕皇以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爲左司郎中，馬爲右司郎中，
馬爲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徧布朝著，一時
號爲得人。公惟賢才是達，不以跡遠親昵爲取舍，是以能若
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
衛，外肅僚屬，出納綏急，思慮遠而處周，得宮臣之體也。則又曰，
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
也。於是立賓客、諭德、贊善等官，名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
劉公因、曹南夾谷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假宮中
閒暇時，身先後其間，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
裕皇即世，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離宮府舊僚，不
能無哀志。公抗言曰：有　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
係也，奈何爲此言乎。廷臣以爲當。三十年，丞相完澤薦公曰：
昔妖僧之亂，能審詐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
丞。是年
世祖崩，成宗即位，追尊　裕宗，冊母后爲皇后，后即東宮②
爲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爲徽政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
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脩
世祖　裕皇實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
司焉。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領中
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　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
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儗朝省，而公小心謹
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闕望
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
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繡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
異，非衆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
功獻，必稱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蓋
善用人之道也。　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
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宮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
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　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
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宜具劄於外
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　上，涖官也，夙夜棄
辦，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
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　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
觴詠而樂之，治具豐腆，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
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
非直爲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後然自逸。故　東朝嘗

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伐越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裕皇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奇質[3]，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裕皇幼冲時，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京師首善，宜建 國學以風示天下。裕皇韙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公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為家舍於四邑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惸孤無以為依，貧困無以為生者，賙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于其第。二十四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為天曆三年，其子金界奴世其官，為大都留守。 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性，特任之為都主管[4]工事，日見親近。 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祖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謚莊惠。妣贈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

子三人，曰誠，蚤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嚴而有教。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携持入見 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 旨意，事歷朝皆有功。今為 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為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出職，領隆福宿衛。次曰福童。張氏先塋在四邑鄉，塋隘，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之南原。嗟夫， 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 京師貴富之家，與時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富尊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弱冠，已起而繼之，精敏脩飭，有聞於時。父子遭逢 國家之盛，無小間，而 聖上之眷遇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 詔紀實，為銘。詩曰，

猗歟魯公，盛德有容。起事 裕皇，夙夜匪躬。世祖聖神，屬國 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裕皇，仁孝以承。孰佐天宮，衆賢彙興。肅〻以朝，雝〻以養。一人以寧，萬國咸享。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〻春宮，亦詒多聞。時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長幾設醴，公為導迎。實藏玉府，禮在不會。公視其總，有正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閒。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群兢既亡，宮壺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 文母皇〻，聖孫之將。隆福有宮，萬民所望。微音安〻，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肯。相臣進賢，虛左待之。造于兩宮，有猷有為。至元之治，於斯為盛。民物阜康，法令脩整。耆壽後又，樂乎熙辰。公為詠歌，以燕嘉賓。

時之方殷，而公不侍，生榮死哀，君子之慨。爾瞻其家，有木維喬，袞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栢。松栢九九，垂三十年。有子孔蕃，克承其賢，珮玉垂紳，入侍天子。天子左有鼎彝，右有圖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爰命太史，著文以刻。盧川沄沄，西山峨峨，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一七）

元故少中太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趙忠敏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臨御中國，總覽豪俊，布列有位，故治功興而法制立。一時賢材之盛，或奮由農畝，或舉於戎行，或出於詩禮之族，或興於勳伐之裔。若趙公者，蓋其人乎。公諱東亞，字公亮，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賜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定國襄穆公瑨之子，知太史院侍儀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定國文昭公東溫之弟也。起家武畧將軍、新軍上千戶，官至少中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享年六十有七，以至大元年秋七月某甲子薨於當塗寓舍。二年夏五月某甲子，葬於順德南和縣李馬原。後三十年，制贈公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忠敏，始刻石以文曰：初，太祖皇帝兵至飛狐，襄穆舉城來歸，從國王穆呼哩戡定河朔，由監中山家焉。有子十一人，公次居六。生有異質，襄穆奇之，曰：吾將兵不妄殊夷，子孫庶有賢者。中統庚申，世祖歸

自鄂渚、道出中山、襄穆以潛藩舊臣、持牛酒郊迎。上為下馬坐帳中、襄穆進酒、公從拜其後、進止雍容。上偉其貌、命列宿衛。至元十年、襄陽降、詔丞相巴延大舉南伐、選材勇以充將校。大臣以公名薦、即授新軍上千戶、佩銀符、從兵攻郢。又破黃渠、以功陞宣武將軍、換金符。宋社既墟、新令未洽、處民復叛、命諸州置管軍總管府、分守其地、公調徽州。尋又置萬戶府、兩府莫知所長、而萬戶受賂、輒為人奏官賞。公還京師、求解其職。久之、臺臣知公賢能、奏僉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事、上可其奏。豐城尹張某夤緣東宮近侍得官、肆為貪暴。公按得之、尹恚曰、吾昔受東宮教。公曰、教若殘赤子乎。尹陰令其子訟冤於朝、吏不敢書尹獄辭。公曰、苟得罪、獨身坐、不以累若等也。卒論如律。吉鎮守萬戶赫某橫恣不法、樹黨與十人、號十虎、持郡縣短長、縱虐於民。公擒其黨一人急索其家、得刀斧弓矢並新屠牛獄具、即杖殺之。民爭愬其枉、盡取九人治之。萬戶誣公擅殺、行省臣曰、州郡置兵、本以為民除暴、今自為暴、可乎。僉事用法擊賊、非擅殺也。萬戶慚憤而退。江南既歸版圖、後生漸趨刀筆之習。公行部大郡、遣吏奉書幣迎致縉紳先生劉辰翁、鄧光薦、黎立武、舍於學宮、命諸生從授經訓、業成者復其家、士風由是浸盛。移僉漢中、擬朝列大夫、度同列不可與為、居三月、遂移病去。明⑤八月、詔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起公僉憲河南。懷孟有閑田若干頃、民佃其中、竊位方面者奪為已有、公復還之於民。元貞初元、遷山東道廉訪副使。益都宣慰使喇實奏請、東海之濱、土皆膏腴、宜為屯田、以養軍士。公言、田實瀉鹵、不可以耕。喇實罔上病民、言不可信。朝廷為罷宣慰使。時成宗皇帝新即位、慎選大臣、尤以臺憲為重、詔拜閩省平章徹爾為南臺大夫、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為中丞、公為治書侍御史。大夫先朝舊臣、威重若神、以公高年、獨加敬禮。公為大夫言、各道廉訪司糾郡國官吏、宜選御史察各道臧否而黜陟之、則職業舉。大夫從其言、而憲紀益

振。江浙省臣為姦利，事覺，激怒東朝，廷議遣官雜治。公分臺以省，具得鹽司及省中大吏贓狀，皆以罪黜。大德五年，拜江西廉訪使。民聞公來，懼曰：是能縛十虎者耶。貪吏望風，或自引退。寧州盜殺大賈，數年不獲。公閱其辭，以大賈嘗舍逆旅，意盜為逆旅主人，立捕至，即服。明年，公告老，臺臣不許，趣起視事。又明年，公復求去，官屬苦留之，乃夜乘舟入匡廬山，尋載其家北還。至當塗，悅其土俗，卜居郡城之東。歲丁未，江南大饑，有司勸富民出粟，粟不能具，民且死。公謂吏曰：爾以嚴刑威之，粟終不可得也。當以善言諭之。吏如公言，果得粟以活民甚衆。公少善騎射，嘗獵於野，猝與虎遇，衆皆辟易。公引弓一發而踣。從畋柳林，近侍較射為樂，公射輒中。及學書，筆力端勁，以顏魯公為法。公嗜讀書，不尚章句，獨喜古人奇節偉行，雖在行陳，寘書袖間，下馬休，輒取讀。軍中相謂趙生。丞相浚江，盡召諸將議守襄郢，統軍萬户韓某堅請公留，丞相不許。宋平，公出槖中金購書萬卷，輦致其家，以其副分遺順德、懷孟、許三郡學官。北方之士賴焉。公嘗言：自昔中原文獻之會，兵戈以來，詩書禮樂之習微矣。雖公卿大家，亦多雜用俗禮。乃與文昭公為家訓以示子孫。襄穆公薨，親舊欲用浮屠，公曰：吾衣冠族，當守禮經。於是喪紀⑥、喪祭，一遵古制，郡人化之。公娶張氏，再娶劉氏。子男堪，先公卒。儀，承事郎、建德路壽昌縣尹兼勸農事。儼，將仕佐郎、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司架閣庫管勾兼照磨。侃，不仕。女適承直郎、揚州路泰興縣尹兼勸農事劉節。孫男時可、時充、時養、時貞、時會、時泰、時立。孫女五人。趙氏世家飛狐，襄穆始北中山。公母定國夫人楊氏，別塋順德。公疾，語諸子曰：吾母愛我甚，善事即死，葬我母傍。遂從遺命。始，公僉憲河南，憫世俗用刑之酷，乃上言曰：昔唐太宗因閲銅人，見人之五臟皆繫於背，詔天下勿鞭背，可謂仁君愛民，萬世龜鑑。今朝廷用刑有制，而有司不詳科條，輒因暴怒，褫衣鞭背，致人於死，深負國家好生之德。廟堂是其言，遂著為令。銘

曰、

於赫世皇、立賢無方、用適其宜、治具畢張。雄人之生、才有萬業、成德之士、施用不器。偉歟趙公、倜儻無華、奮其才能、益大厥家。飛祢被邊、俗善騎射。及家中原、詩禮日化。始從丞相、執戈戎行。南土既平、分持憲綱。與刑嚴嚴、風猷凜凜、發擿姦貪、民獲奠枕。洪惟皇祖、建臺之初、一時老成、執法不遹。時方治平、人皆尚行、風化肅雍、州部清整。公在憲府、三十年餘、用人之效、此其權輿。維古善人、為國之紀。嗟爾子孫、尚績公祉。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〇）

校記

①偵：庫本《道園學古録》作「楨」，《元史》卷一六八《何榮祖傳》作「禎」。

②皇后后：當作「皇太后」，見四庫本《道園學古録》。

③音：當作「奇」，見右引書。

④工：當作「公」，見下文。

⑤「明」下當脱「年」字。

⑥經：當作「經」。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一

趙與票 皮儀 于應雷 汪維祺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趙公行狀

曾祖伯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

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

公諱與票、字晦叔、宋燕懿王德昭九世孫。高祖子英、宗正少卿、避地南徙。紹興間、為台州黃巖丞、家于縣之西橋。至其子孫、遺育蕃衍、故今號西橋趙氏。宗正有孫師淵、字幾道、官至太常丞、為朱文公高第。文公述通鑑綱目、條分例舉、整齊芟奪、迄于成書、皆太常所定。其言理學蘊奧、心受耳屬、精析該邃、非若語録所傳、剽臆謬妄。東南後進、咸尊太常與黃榦氏並。於公為伯祖。公少美儀觀、音吐清徹。讀經史大義、必本家訓。弱冠、以易入宗學、登咸淳辛未進士第。用積舍法、教授鄂州。鄂為楚上流、歲脩武不懈。公視邊將翫弛、而咸淳士大夫率恥言邊事、哂策諸生而問曰、文武之用、不可偏廢。韓范二公、不以言武而失文。曹彬狄青、不以清談而喪武。文事武備、豫然後立。時未幾、王師絶江、守以城獻。公自念為宋國族、鄂先内附、兵勢若破竹、不可支。而歸道已斷絶、不得返。遂上書丞相伯顔公、言宋權臣賈某柄國十有五年、脅威罔主、棄背信好、事一至爾。今得巽如藩臣、歲奉貢幣、願緩師以行成焉。書未報而錢塘已下、實至元十三年也。公知南北已混、復上書丐返田里。會大臣有奇公狀貌、告于世祖皇帝。十四年、遣使上驛来 京師。幅巾深衣、見於 上京。天子清問温渥、首詢其老幼及江上事首尾、其對復如上書所言。特命給廩餼、以俟用。明年、奏言、江南郡縣、戶口繁夥、當以簡易治。近歲有司急切興利、殊失安輯新定之意。臣生長江南、悉習利害。因條類為十六事以進。大較以擇守令、釋征斂、厚風俗

為急、而未復以存活趙宗為請。十六年、入
翰林為待制、陞直學士、復兼集賢。又三年、
遷侍講學士、預纂實錄、加太中大夫。於是
侍講十四年矣。累疏乞致事歸里、雖未得
旨、而不入翰林者幾二年。久之、拜翰林學
士。自鄂之來　京師、凡二十有七載。由里
居而之鄂也、適三十年。每恨乖隔愈久、冀
一得請、以終老丘隴。常忽忽不樂、秋風倚
檻、懷悲故鄉、擁衾陣袂、聲出金石、非復以
宦達為可戀。惜而志迄不遂、抱疾朞歲、以
卒、大德七年正月二十有二日也。年六十
有二、積官至嘉議大夫。公之為侍講也、言
江以南括責營聚、皆大臣與、其黨類私植
貨、累鉅萬。願寬今年田租、以綏赤子。宋世
陵寢毀掘、及移徙故宗室大姓、皆非初
詔本旨。乞正其私擅之罪。
天子以為然。又言、乃者庚寅歲、大霧四起。
越翼日癸巳夜、地震。地為臣道、臣强則震。
至正月甲辰、西城老虎就擒。虎於象為兑
為金、其著尤異、咎在姦臣竊權。今已執咎、
而　宸斷未果。願蚤正天誅、以應變異。
上意若微忤、而終不以罪。由是居家待罪。
閱三月、大司徒公自　上京俾燕只干學
士諭以復職。後平章政事不忽木復為公
奏適負歲積、不能自養。
上曰、得非指桑哥為帑者。宜令有司計逋
以償、歲別給帛粟、餘勿為例。人益知
世祖皇帝神武沉斷、非真忤公。公天性踈
達、與人交、緩急高下盡力傾引弗避。不為
刻峭自高、亦不復計得失成就。故始爭趨
慕、而間輙掉去、訖無毫髮恨意。傾觴煮茗、
費盡即止、危坐清論、一不以靡密鉄乏廢
其雅道。歲時奠薦、雖甚匱嗇、猶豐潔盡力、
如舊檀自宗正四世而下、皆請于　朝、而
復其役。族屬男女以及鄉里之俘虜而北
来者、悉贖以歸、凡十一人。有張生貨藥西
關、一日過之、張死已數月矣、亟歸視藥券、
盡酬所負。其家人不知也、遂具以告而歸
之。一士人伺公錫賜時、謾言當買田亳宿
間、計資與之。歲久不至、後亦不問。其受欺

類如此。同列有侮公為方拙，暨死之日，朝野咸曰，善士已矣。各賻奠哭弔，終其斂事，而同列亦悔昔日所侮為可愧。往，右丞許公仲平，篤意道德性命之學，奮自飭厲，以文公四書為標準，逮官高冑皆俛首承訓不敢怠。公時至　京師，首言力行致知，近世率清曠自高，言行若枘鑿不相入，非儒先本旨。許公深然之。至觀其平居處身待人，抑華養實，許公雖死，而昔時門人親聞其言者，皆以為伊洛源委惟趙公為真伹，益以知太常之學為可信，至公為有傳矣。有詩文若干卷，類聚藏于家。初娶舒氏，御史中丞亶之五世孫，未踰年而卒，斂篋中裝歸其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奉直大夫、知連州一之之女。生三男子，長孟實，以公居　朝廷久，特官為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賚、溫州蒙古學教授。孟貫，以廕入官。孟實等欲求銘當世有道，以信于後，俾桷有述，謹具歷官行事如右，謹狀。大德七年七月日，從表姪具官袁桷狀。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　國史趙公墓誌銘代閻長作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於官。其年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

天子曰，趙與𥲅事

世祖皇帝幾二十年，事

陛下亦將十年，敦確清謹。今既死，無以歸骨於里，敢奏以請。於是

天子命有司賻緡五千，復給舟車傳費，俾其喪歸。將行，孟實等以狀來請銘。復往歲直翰林，公為待制，其叙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間，公以驛來朝，淺衣幅巾，見

世祖于上京，冰澄玉瑩，詞氣愨朗，言宋亡根本所在，覩切感動。

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為待制，兼直學士，累遷為真學士。公之為侍講也，言江南某郡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壟暴露，皆大臣

擅易書詔。明旨。又言庚戌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雹來西域、其徵爲下臣執權籤政。言雖不行、而公閉門待罪。後司徒公俾同列諭意、始復入署。公每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理道確近條縷報上、故所言當否剴切無隱。而
世祖皇帝況幾先物、神量莫測、或爲公懼。至平章政事不忽木公爲公奏私負歲積、
皇帝曰、得非指故臣爲常者。宜官酬其適、別給廩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相與胸合、明著如是。曾祖伯洙、宋朝議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祖宗正某、南遷時丞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凡例、微言奧語、耳受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許公仲平論伊洛閫域、首言力行致知、清簡惟高、況默自秘、皆東南極懋、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觀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爲疏數翕訛。其持家簡泊、無復商榷計慮、非深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宗正而下四世、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贖姻黨男女爲奴而不能歸者、凡十有一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爲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就、不爲甚過、而公以榮祿豐遇爲可愧、不獲老田里爲可恨。蓋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不一歲卒、歸櫬中喪于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三男子、孟貫、以公爲侍講時、特官爲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賚、溫州路蒙古學教授。孟貴、將以蔭入官。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于黃巖塔山之原。復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以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之恪謹溫遜、篤承天心。維我
世祖明德造邦、式混區夏、內外小大、共爲帝臣。而公陟降左右、承賚接錫、終始若一。至於不幸而死、今

天子復中命而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

祿不斂贏、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衣敝策駑、內渠玉雪。誦聲清泠、鏗出金鐵。謇謇九關、壬人殞魂。維帝有訓、四方子聞。之身云亡、之德不爽。丘環蔭茂、一息以往。繫昇之豐、維時之通。尚詒後人、以封以崇。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二八

皮仲宜墓誌銘

往歲客南雄、總管皮公之門、識公之族弟仲宜甫、髭髯姱脩、言論峭直、汎掃一室、有自讀之書、有自吟之詩。賓至、焚香瀹茗、或觴或詠、諧笑云云、蕭散不羈、宛若晉人風度。嘗從總管公撫定郡境、有勞、帥府欲俾效用、弗就。暨名上省府、署攝始興縣丞、亦弗就。前進士路萬里高之、作真贊、有褒辭焉。赴急解紛、慷慨尚義、鑑時炳物、敏銳無滯思。凡人用所資著、發取棄、靡不中機。歷覽湖湘淮浙而歸、種菊盈庭、故相章公為題堂扁曰菊逸。年六十四而終。臨終、書惟孝惟友、可以立身遺其子。考諱升、與徐侍郎卿孫、華諸名人友、治毛氏詩有聲。仲宜諱儀、克纂父業。二兄一弟、世居清江下壩。娶聶氏、子男三、野、權、季方、大為謝氏後。女三。孫男二。野、高安教諭、務學工詩。今授徒於里、構一樓於堂之北、將致樂以養、而覲弗待矣。初喪秋季中旬之三、卒窆冬季上旬之二、時維大德九年、兆在里中某所。野與余善、又因總管公之子來請銘。銘曰、

入誰之與居、出誰之與俱、而愉其躬、而贏其家、而淑其後、以遠須、可不謂能乎。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二

故宋鄉貢士金溪于君墓碣銘

金溪于君諱應雷、字震卿、暨澄同預宋咸淳庚午秋貢進士。君長七歲、予兄事之。明年試禮部、俱罷、各退處僻陋、一在郡之東、一在郡之西南、相去遼隔、重會孔艱、遠

若疏曠、心常親厚也。君少治舉子、詩賦論策超越輩流。同里曾縣令先達先覺、負重名爲學者師、奇君之才、女焉。運代既更、學行彌高、稟氣剛直、寡合不阿。雖隣家、無事未嘗一至、倘至、莫不歡迎。交友尤不苟、安貧固守、薪米屢空、晏不屈撓。得一美味、必持奉二親。過從當飯而飯、當宿而宿、蔬食菜羹、對客共食、泰然無愧。誨人家子弟、諄諄善誘、成才者甚衆。所作文章、義正辭嚴、字畫遒勁、類其爲人。備書數千卷、下逮陰陽伎術等書、亦或手抄。惟不喜二氏、曰、生民之害大矣、吾忍觀之哉。隱于五雲山之近、自稱五雲山人云。年躋耋耄、康強不減少壯。生宋淳祐壬寅十月己巳、終大元至順辛未九月辛丑。其年十月庚申、祔葬考府君之兆。配曾氏、諱季藻、淳安長女也、先一年卒。男三、長時保、少廣同、蚤世。惟中子廣在。女三、長適鄭大益、先九年卒。少適余岳、先十四年卒。惟中女適汪士規者在。孫男四、璵、琥、珪、玘。孫女二、一適曾伯堅、一適余鵬明。壬申夏、澄自家來慈郡城、廣具君之行與事請銘。噫。銘而附於棺乎、弗及已、乃追銘之、以碣于墓。銘曰、

其文金玉、其質石鐵。九十而終、全士之節。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八七

元故青陽縣尹汪君雄祺行狀

家　乘

君諱雄祺、字壽甫、姓汪氏。其先居歙之唐模、自唐越國公華以來爲鼎族。宋紹興初、有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叔敖者、自唐模徙潛口。長子將作監丞若容、少子秘書丞若思、相繼登進士。而中子若虛克家不仕、生福州福清縣令淮、淮生鑄。鑄生師儉、又自潛口徙信、行與秘監之後聯居、君即師儉之子也。性穎敏嗜學、凡書史過目輒記不忘。爲文古雅、所作取有補於風化。尤以剛介自持、所居之東榜曰介菴。宗老尚書文節公過其家、爲大書揭之。其爲時所重如此。薦授石峽書院山長、所甄陶者率皆成名。陞杭州路儒學教授、嚴立條約、以身示教。

值歲凶、學廩有貸欠年終不足者、吏白請置之獄。君曰、貧家晚歲其父母獨不望救水之來乎。乃以己俸代償釋之。欠者多感惠、無再負者。秩滿、擢池州青陽縣令、涖事一以公勤。邑獷險多盜、民懼不敢行。君下令省諭、或有犯者、稍給資本、使治生產鬻販、盜由是息。張氏兄欲奄有其亡弟之貲、而誣其婦以姦狀、又邏者捕盜而贓不符其主、數獄、皆已具、君獨審其有寃而持之。間行訪察、悉得其情而白之、乃已。歲饑、民大疫、君不待請、發廩賑之。召醫診視、日往撫恤、活者甚衆。民懽戴相語曰、汪尹再生父母也。居無何、以親老請致仕、民相挈遮道攀餞、嗚號動地、雖古循吏殆不是過云。君既歸、朝夕不離親側、服食非手薦不進。暇日、取秘監竹野怡吟集、編次成帙、以傳。祖墳菴曰金紫院、僧利他姓募貲、將割其祀之半以供。君毅然不可、曰、院乃制額以奉先大夫者、異姓何預焉。率宗人重建、公之力居多。親歿、葬大富山、廬于墓傍、葺重屋祀祖若父、寓守者於側。自號富山主人、有富山餘藁四卷。以歲丙寅某月某日卒、享年八十有五。配鄭氏、蚤逝、葬汪坑口。生二子、曰怡、恢。繼王氏、生一子、曰申。申與孫磐等以君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奉柩與王合窆于大富山先塋。迺前期奉君事行、請次第之為狀、以乞銘于立言君子。通家生雙橋鄭千齡撰。

（《新安文獻志》卷八五）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二

秦仲 黎立武 朱叔麒 蕭癸發
陳鬲伯 李洧孫 張伯淳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為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為河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為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楊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皇帝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間。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為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哈瑪特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哈瑪特 擅生殺人、莫敢言、為國蓄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貨賂情露、似漢董卓、秦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哈瑪特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拯解、事得寢。他日、以為宣德鐵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為同知、即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為長卿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為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哈瑪特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為書、為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恥之、閒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為書、藏之不以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為悔、又纍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

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畫辟知名清彊吏以任事。公雖居閒、猶被追遣治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免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大夫、僉泰禧宗禋院事、從德、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婿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夭。孫男幾人。惟泰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修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①官昭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孝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殫孟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泱、澗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宫。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録》卷一四

元中子碑

元中子黎氏、諱立武、字以常、臨江新喻人。年二十入太學、二十六、擢進士第三人。大父母、父母俱存、一時榮之。授承事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明年、奉四親之官。又明年秋、貢、校文撫州。又明年、除太學録。又明年、通判袁州、就任、轉宣教郎。明年冬、除宗正寺簿。明年夏、兼莊文府教授、名試館職、除秘省校書。冬、轉奉議郎。以祖母憂去國。明年春、除佐著作。夏、轉承議郎。秋、除著作、赴國難趨朝。明年春、除軍器少監、國子司業。且將大用、而國事

去矣。閒適來歸、備歷艱險。自是閒居三紀、遠事二親猶二十年。北來達官閒搴望、覯風采、禮之如天人、諏訪相屬。或延致、或就見焉、意度安舒、威儀整暇、不待交談、人已起敬。清言亹亹、每至夜分、雞鳴復興、了無倦色。少年高科、常懷謙抑、篤志嗜學、一如未仕。處太學時、有同舍先達、捐介人也、數舉前修格言相警發、持己接物、資益維多。佐洪府時歲饑、有同僚言殺一牛活萬蟻、欲籍富户賑貧民。賦之曰、萬蟻固何憐②、一牛何罪而死。衆稱善。憲、有德之言哉。官秘省時、閲官書、愛二郭氏中庸。郭游程門、新喻謝尚書仕夫陵、嘗傳其學。將由謝沂郭、以嗣其傳、故於大學、中庸等書、閒與世所宗尚者異義。生平著述積稿如山、演繹舊聞、敷暢新得、有圖有贊、有講義諸篇、悉欽諸木。當路好事者往往取去。年六十八、微疾端坐而逝。越六十歲在單閼、日次星紀、月離天街、啟殯葬于堟莊之原。祖考瑛、迪功郎。考士雲、宣義郎。祖妣黄氏。妣蕭氏。娶黄氏、敖氏、俱封孺人。子男三、本强、本正、本成。女四、婿胡簡、徐敖。孫男五、元衍、公衍、宗衍、師衍、祖衍。女六。伯兄立言、國學進士。好讀易、纂諸儒所傳成一書。澄撫州校文時所貢士也。後三十八年、始拜座主於清江之客舍。一覯容貌、心醉神融、喟然曰、世有斯人歟。世有斯人歟。廊廟器也、福德身也。蓋雍容和粹、氣象彷彿河南程伯子云。昔關西張子卒、私謚明誠中子、質之程伯子、司馬公弗可、遂止。衆之孫暨門人援王文中爲比、以元中易名。伯兄詳其事、爲狀傳於世。諸孫約其文爲誌、納於壙矣。噫、孟有貞曜、陸有文通、河汶而後已。然澄亦門人也、而弗得與斯議也、乃櫓狀與誌、寘其凡以碑爲墓隧銘。曰、

維德之奇、玉色山立。師虔鳳儀、嗁泣麟泣。斯焉斯逸、斯逸斯豈。猗與元中、有百世公。

吳澄撰 〈吳文正公集〉卷六五

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朱公壙記

先公諱某、字某、姓朱氏、入稱之曰遯山先生。娶之義烏人。曾祖諱某、妣某氏。祖諱某、妣某氏。考諱某、號存恕、妣某氏。先公生於宋淳祐癸卯四月丁巳、本從伯父諱某之子、存恕翁鞠爲嗣。咸淳戊辰進士及第、調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率國軍節度推官、國子監書庫官。至元混一區宇、縉紳交薦、授從事郎、定海縣尹、轉承事郎、同知黃巖州事、再調仙居縣尹、陞承務郎、同知淳梁州事。秩滿引年、除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先公性穎悟、於書無所不讀、研窮精深、博而能約。存恕翁從久軒先生得考亭之學、家庭夙夜問辯、理融心會、故制行方正、動必以禮、純孝友弟、稱于人人。爲政存心濟物、而以恕行之、聽訟斷獄、明決平允。興學勸教、親爲程督、有毫髮可利、行之如不及。存恕翁謂濟人莫如醫、先公繼承先志、扶病造門者日常數十人、皆爲詳察熟處而活之、好周人急、賑宗族鄉隣之貧者、不計家有無。皇慶癸丑十二月乙未、卒于家、年七十有一。鄉之遠近無間親疎、皆哭出涕。始娶同縣黃氏、先逝、生男益、亦夭[3]、以仲兄州判諱某次男某爲子、父命也。繼娶東陽李氏、戶部尚書大同之孫女、生二男、某、某、一女、適李某。庶女尚幼。孫男六、　孫女四。皋高節書院山長、繼善以蔭補官、未調。某等忍死、以延祐乙卯十二月丙申葬于前周山之原。先公文章行于世、士大夫傳誦之、學行政績、將請于立言君子、以銘于墓。謹叙姓系官閥納諸壙。嗚呼哀哉。孤子某等泣血謹識。

許謙撰《白雲集》卷一

廬陵蕭明叔墓表

廬陵蕭復、清儒家子、能詩、寄迹道家者流、一再及門、言曰、蕭氏吉龍泉之著姓、而吾先世居夏湖爲尤盛。吾父明叔、行實文聲、度越儕輩、屢試進士不得貢、科既廢、巍冠修袂、終其身、講授遺經、淑後進、接人和粹謙抑、酒酣氣張、豪邁如少壯。不治生產、屢空晏如。二教之書亦所樂究。屬纊前一日、猶對客談黃庭。厥明、無疾而逝。生宋淳祐癸卯冬仲仲六、終於大元大德甲辰春季上七、葬西溪之小州。吾母朱氏、外祖前貢士。伯兄慶孫、紹家學、詩有集。仲兄吉孫、早卒。復、清季也。吾兄不偶於時、而復清遊方之外、誠懼先德泯泯無聞、公能賜一言、永吾親以不朽乎。嗚呼。士之隱處而名湮沒者、古今凡幾、太史公固深悲之。子之孝於而父也、至矣哉。余言之傳不傳未可知也、而忍違孝子之志乎。爲書此以表于墓。癸發、明叔名也。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六八

海陰陳處士墓誌銘

咸淳元二間、吾里陳公肖孫以善政事縣用、由大理寺丞知嘉興。輔郡未幾、兼浙西提點刑獄。踰年、兼度支郎官。人謂且大用矣、會旬郡山寇起、罷歸。不數月、疾卒。喪除、其子嵩伯侯平章賈某于馬前。平章入政事堂、謂宰屬曰、陳肖孫一廉可取、宜與致仕恩官其子、當上奏、餘人勿得為例。既授將仕郎、宋社亡、不復可仕矣、鄉人尊之為海陰先生。先生少嵗力古學、不屑事科舉。聚群經師說、商略讎證、下逮旁聞曲記、遺言懿行、譜牒星曆之說、皆手抄、與梓本書相竝。篤於信行、傾急解難、道里、寒暑不廢。其學淡湛詳博、尊聞傳信。懼悟解者汩其真、嘗禁止之。非其友不友、既友矣、必反覆護衛、不使有議之者。友或叛去、先生泊然不為言、人益服之。桷先處州府君於朋友義尤敦叙、而先生行事亦相近、故交好尤善厚。先府君即世、時來城中、愛撫彌厚。嘗曰、汝父宜有後。皆百受欺、今詎使一無報邪。大德五年、桷備翰苑屬、後屢遷。先生喜溢眉睫、曰、吾所期、誠不妄。延祐六年二月、得微疾、作書與常往來戒勿用浮屠事、且命桷誌其墓。華以故人子、何敢辭。先生字貴白甫、世居奉化之鵠鶴山。卒時年七十有七、葬某鄉某原。妣方氏、封安人。曾祖聰謀、妣孫氏。祖師稷、以度支明堂恩贈朝散郎。妣陸氏、鄔氏、追封安人。娶樓氏。子二人、紹廉、紹庭。孫二人。先生仕不逢時、學不展用、熙熙然以壽終、於後人有徵、可無銘以俟。銘曰、

駕車康衢、佐夔龍、日昃之離、命不逢。語言弗告、隱志充、畬田瘁耕、黍稷豐。考叢琬琰手澤功、大椿養齡、蔭龍蓯。靈璞久閟、合鴻濛、是式是似、後當隆。

袁桷撰　《清容居士集》卷二九

霽峯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洧孫，字甫山，姓李氏。其先出唐宗室燉煌房。五代時，避地越之三界。三界者，會稽、上虞、嵊三邑之衝也。迺益東南，至台之寧海家焉。曾大父穆，宋迪功郎。大父開之，弗仕。父演，與同里葉公夢鼎俱受業直龍圖閣鄭公霖。葉公後由太學釋褐至丞相。先生之父故為布衣，人知其宜有後矣。先生早歲即能讀父書，既成人，師事太學博士舒公津，學日以進。方是時，羇旅之士得摩試于漕司，號曰寓試，就試者動以萬數。歲甲子，先生年二十有二，以詞賦中其選第一，聞者咸歎奇之。已而上春官不合，鄉先達右司郎官陳公緯憐其才，宦游所至，恒引以自近。癸酉，更以國子生預奏名，逮擢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黃州以版圖歸職方。先生棲遲海澨者餘二十年，有終焉之志。郡府或以先生名剡上，先生為強起詣京師，述大都賦以獻，時大德二年也。居亡何而歸。六年，迺得杭州路儒學教授。延祐元年，以選為江浙同考試官。三年，以從仕郎、台州路黃巖州判官致仕。天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於家，上距生年癸卯，得壽八十有七。上[4]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葬朱閒鄉何山之原。元配王氏，先五十一年卒，祔葬董公山先墓。繼胡氏，先十二年卒，與先生合葬焉。子男四人：長槼，以先生致仕恩，今為某官；次槷；次大德，蚤卒；次㮚。孫男十一人：炯、炷、燧、炳、烶、灼、嗣忠、嗣孔、炤、烜、煇。凡先生為學官，教人有法，其較文稱賢主司。至於興壞補弊、出內之謹，直其細耳。故侍御史馮公翼嘗薦先生可臺職，不報。先生蓋仕而未顯，固學者因其自號尊之曰霽峯先生云。先生所著詩賦贊頌箴銘表啟碑誌序說，總若干卷，唯大都賦今行于世。重修台州圖經，列于官書。滑以先生較文鄉闈之歲，忝備薦送，筮仕之始，適在先生所居邑，而獲以禮見。先生之將葬也，槼與滑遇於錢唐，泣且言，願得銘刻石塚上。滑雖不敏，誼不敢辭。銘曰：

嗚呼先生兮，世孰子知。山之幽幽兮，食有蕨薇。謂世無知兮，終不我遺。大匏寳玉兮，其陳以時。爽味雖厚兮，弗

實鼎彝兮鼓缶而歌兮，日昃之離。何虧何成兮，式全吾歸。清風拱木兮，百年之思。樹此貞石兮，昭薦刻辭。

翰林侍講學士張公墓誌銘

黃溍撰 《文獻集》卷八上

大德七年五月癸巳，翰林侍講學士清河張公卒於京師。嗚呼！公固博洽通達之士也。至元二十三年，其以侍御史受詔選士南方，未行，聞廷紳有言公賢者。既至杭，公為博士，時猶未識公，而雋識識公者人人言公，與所聞同也。暨識而心察之，又同也，乃薦之。明年報命，有旨問所薦有可相者乎，對曰：惟上所試，以觀其材耳。由是公晉居憲幙。嗚呼！今二十年矣，豈謂當執筆銘公之墓也。讀其述曰：張氏系出清河，支居崇德。曾大父汝昌，京學諭。大父一新，宋承務郎致仕，贈奉直大夫。父琥，宋朝議大夫、崇德縣開國男。母恭人葉氏。家世為儒，至朝議公而門益大。公名伯淳，字師道，幼已卓然，九歲舉童子科，又以父任銓受迪功郎、淮陰縣尉，改揚州司戶參軍。尋擢進士第，監臨安府都稅院。凡事五府主，輒俾贊其幙議，最後者倚之尤專，易鎮又挾與俱。公亦悉心佐治，功冠一府，民至今不忘。陞觀察推官，除太學錄，然自此歸矣。至元二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除浙東道按察司知事。在官二年，五祈閒不遂。二十八年，朝廷重振綱紀，擢為福建廉訪司知事。歲餘，有頌美於上前者，遣使召問。明年，驛以入見，若冗官、若風憲、若鹽筴、楮幣，皆當時大議，清問及之，對悉當上心，由是大加賞識，命至政事堂，將大用之，而辭孔力，益簡注焉。遂為翰林直學士。今上龍飛，詔命多出其手，進階奉訓大夫，仍先職、知制誥、同修國史。史成既進，無覬幸心，即請急以歸。明年，進奉議大夫、慶元路總管府治中，一府推尊之，事必咨焉。行部使者過之，輒曰：此有張治中在，可無慮，留也。省檄按疑獄衢、秀州，咸得其情。事已，因過家，與其伯氏相從嬉遨，不忍頃刻舍去，牓其室曰養蒙，若將終焉，然不獲遂。大德四年，即家拜翰林侍講學士。明年造朝，扈從

上都還請老、不許。又明年夏病、終于官、得年六十有一。有司護匱歸里。夫人趙氏、前十三年卒。以公治命、合葬于崇德州石門鄉通賢里沈莊之原。秋七月已未窆。子男五、采、永嘉郡文學掾、復、本、選、皆蚤世、杲尚幼。女四。孫男四、燦、煥、熗、焌。女一。讀已、因為之言曰、世儒於世、往往扞格不能相諧、惟師道也、天資高明、濟之敏裕、躋通豈弟、文事偉如、事親惇宗、尊賢信友、述之者尤亹亹不置。其莅官臨民、所歷有風采、或能道之。至其廉於利、澹於名、惟知之者知之耳。嗟夫、立賢無方、彼士膺敏、以師道之材、逢時遇合、何所不可為。而僅爾、命也歟、抑將集於其子也。銘曰、

景星慶雲、醴泉芝草。天道地寶、可以永好、而不可恒保。

嗚呼師道。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七

校記

①送：當作「贈」。

②何憐：當作「可憐」。

③大：當作「夭」。

④上：疑當作「卜」。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三

袁繹　婁文輔　白棟　周棲梧
劉應龜　戴表元

故袁君季時墓表

友人袁繹，字季時。工進士業，論詩賦、諄勤嚴肅、善教導人家子弟。所讀經書、語音辭義、考訂詳審、不苟焉隨俗舛訛。為人剛正、無一毫媚柔態、以此不諧於俗、人鮮知之。然見者必敬畏、不敢有慢侮心。以大德丙午九月十日卒、年六十有四。卒之次月、葬於所居之南。初娶溫氏、再娶彭氏、三娶李氏、生四男二女。男祖仁、祖義、祖忠、祖信、女適詹鏐、余瑞。季時長予六歲、同鄉久交。既葬、予始還舊山、既拜其墓、而祖仁請文以表諸墓門。嗚呼、以季時之才而不遇、命也夫。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〇

婁道興墓誌銘

始余從族祖徽菴先生學臨汝書堂、聞婁氏獵獵起場屋、堂距城數里、未及造其門友其人。侍季父西渠公守盱江、適婁君德剛為郡功曹、文學政事為一郡所推右。始與其弟兄游、且升堂拜其母。自是過臨川、未嘗不造焉。至元之末、余使閩、以德剛之弟道興薦、授廣州濂泉書院山長、以疾辭。大德四年、余移節湖北、明年、道興實來、復舉為桂陽石林書院山長、會德剛之子志淳亦授南嶽書院長、迺與偕行。及余謝歸、亦尋還、一再會、道興失賢配、哭愛女、又喪其仲兄、高懷雅志、已非疇昔。九年、余被召留中、至大二年、董湖北選事、事已而還、則道興亡矣。余弔焉、為之慟。今天子即位、余待罪禁林、其弟起莘及其孫以書來言曰、先兄且屬纊、有緒言曰、知我莫若程公、我死、必得公銘、乃葬。葬有期、願公哀而賜之銘。余惟相知餘四十年、生不幾見、而遽殁、烏得無情乎。謹按龔益發所為狀、婁之先有諱郝者、由嘉興徙居臨川。

郝於嘉定間參知政事忠簡公機為從兄弟、樂善好學、藏書數千卷、號南坡居士。郝生忠州文學必中、必中生從政郎、知福州閩安鎮建號艮堂、以學行為三衢徐霖、廣信徐直方所器、為忘年友、與同郡林實夫段浚趙崇懌①、章貢曾原一相友善、由是知名、有別業曰德厚莊、以奉祭祀恤姻舊者、至今世守之。建生四男子、南良、起南、文輔、起莘、南良德剛也、擢咸淳戊辰第。文輔、道輿也、與仲兄皆與鄉貢。君少篤學、資性過人。出則侍其父閩安公周旋諸老間、入則見其母韓夫人持家斬斬如法家、子弟不敢越毫髮、而忠厚之意常行其中。故君之弟兄成於家庭之訓居多。伯氏早喪、二親繼歿、君扶孤撫幼、支顛翼亸、教養昏嫁、歲時薦享秩然、詩禮如平時。其長石林也、興廢補滯、各得士友之心。及還宅中堂奉宗祧、處弟子姪東西偏、凡有未安者、各使得其所。不幸遂沒、若君者可謂賢哉。娶李氏、男志溥、女安正、適饒德榮。李及安正皆先六年卒。君生以淳祐癸卯、卒以至大己酉七月十三日、將以其年月日葬于臨川縣明賢鄉厚澤原。君初有讀書之室、環以竹、扁曰竹坡云。嗚呼、余過臨川、蓋嘗登青雲之丘而永歎焉。彼昔之渠渠煌煌者、一無有也、而重樓複館、高花美木、歸然百年之舊、惟婁氏已與其兄弟游、蒼顏皓髮、褒衣博帶、行若思、坐若遺、言吶吶不能出口、若與世甚不相類者、卒以保先人之業以不泯墜、忠厚之可長也信不誣矣。若子姪皆純茂秀朗、足世其家、然則君亦跛男子之遺裔乎、何其世之多賢也。銘曰、

構爾基、樹爾滋、危爾持、積不施。吁其悲。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八

河南勸農道副使白公墓碣②

彥隆始由太原徙、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魯齋先生、願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操几杖、主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矣、尋由避宅右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胄、乃奏召舊弟子

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有③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燧、燧自河內、劉孝偉、呂瑞善、劉安中自泰、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舁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來有尚與公從杜卿、國子助教。昔者貴冑友也、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爲師屬、非其道聳是曹、不可得其馴然北面。俄侍裕廟東宮、公爲講鄰伯克敀子鄗。已請而出、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脩、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哈瑪特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引鄰婦有色者教誣公昔竊往來。而鄰婦力明其無有、物之歷孚、而事始白。又糾唐帥西京宣慰使道拉實以己憾殺其幕寮。凡是皆膚慉痛首危者、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燧亦爲其道副、故得詳西上所爲。其按歷皆分險僻荒寒諸州、南而夔、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登涇龍門、西河、絶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遣導者先

之、有來騎使舉之寬、使卒至、則雨不可班、視飛棧猶章衢也。如是之地皆周馬。酌度、卒有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也、問曰所懷書、濟民紿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刮馬其州、館隣牆也、聞獄吏苛問於晩。得公姓名、數曰、世有克勉其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竟白濟民無他、特杖其紿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君下、會王相府拜布哈右丞、勲臣子、聞者京兆、特異禮公、其被問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臺檄檢覈中興鈔庫。中興改李夏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茶、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使程思康發數縣民兇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轉粟入淇。又改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事。趣装其考已疾、行且衢而卒。公與兄樞即殯衢西稗之蘇門周

卜村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卽教授于鄉。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瘠、胥見衣衰乎哭之餘、其從數十人拜庭。進退明讓肅揖之道、翼翼然先生成法也。爲歎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一善及人如是。明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敬司農卿侯爵託語彦隆、武河南北農副衛下、必墨縗以出。世譏鹽薄、自便非時。燧僞章過衛、不可留、不得身見、爲書語其然。聞方哲謀有績、其妣亦卒、附其考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月三日、年四十六卒苦廬。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矯俗、而已是哉。夫人實也、以燧平昔善公、錄河南北道勸農副使荀宗道狸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狀淚、擲筆數年、終不能叙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過鄴、夫人祈世母夫人爲言、持帶泣諸、且使其子安禮與遊其門者庭拜。燧還其帶曰、吾無答吾亡友者、以是佐刻石須。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人切切者乎。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棣。考天祿、雖官而不顯。居顧崇堂、題顧崇先生。唐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見殺于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爲武將、封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豈其苗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夭。公是不盈、天道未晚。學不篤耶、得譽先師。道不行耶、裕庸書如職。不舉耶、三憲著効。力不本耶、耕耨之教。死冠擲角、致言人難。彈射楊臣、稔者乇寒。獨枚其外、未及其內。視誠于長、觀婦于介。扉一匪善、扉一可涼。非我私友、月旦章章。嗚呼白公、耳孫猶令。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盛位者衰、盛賢日延。有方其趺、有尉其首。碣石阡隔、千祀無朽。

姚燧撰《牧庵集》卷二六

鄉貢進士周君墓誌銘

大德八年三月十九日、鄉貢進士周君棲梧客死於金谿。死之三日、其從子仁乞地于聶氏、葬之。墓前有古神祠、曰周將軍廟。君仲弟棲楚先死、季弟棲焉客豐城、聞

喪來奔、則已葬。識以歸祔于巢仁之祖塋、仁曰、葬具可、其母還、遂歸直於聶。而得其所葬地、君業舉子尚書義、有聲、咸淳癸酉以字與貢、更字朝陽。在大元、爲巢仁縣儒學教諭、臨江路高峯書院山長、名在吏部。將授儒學教授而君死矣、年六十一。先世自贛寧都徙撫樂安。初年室於郡中之熊、落魄不羈、常遊食於外、於事無心、於物無競、所至無不愛悅焉。女一人、適連、以仲氏之子實爲子。仁之弟也。聶之子爲仲氏之壻、聶之族女又爲仁之妻、以故經紀君之喪有力云。君與予友善、樓鍔娶予女弟、請銘碣、故銘。銘曰、

處之時、時而來。旅之時、時而隨。酬而怡怡、語而嘻嘻。噫、不可復、矣而不悲。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二

山南先生述

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世爲婺之義烏人。自曾大父祖向、大父夢龍、父景辰、無仕者。先生少恢踈、常落落多大志。宋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女焉。先生不可、廷已。由是名稱藉甚、非直用文墨出小異也。於時同舍生擬其緒論、或取高第、而先生故爲博士弟子員。亡何、當以優升解褐、值德祐失國、延返耕槃室南山之南、賣藥以自晦。人勸以仕、輒不答。然亦不爲激詭斬絶事畦俗矜衆也。居久之、會使者行部、知先生賢、强起以主教鄉邑、先生始幡然出山、即席。於是至元二十有八年矣。終更調長月泉、有司以累考合格、上名尚書、親友白當詣謁、先生笑弗顧、銓曹謬以年未及出其名、復俾正杭學、先生竟不自言。明年、遂以疾卒於家、壽六十四、大德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先生偉額美髯、談辨絶人、然任氣好臧否、閭里少年以爲厲己、而與謀中傷之。相⑤、卒亦無以害也。先生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爲宗、讀書務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爲文、雄肆俊拔、飈馭水飛、一出於己、無少貶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好之者。凡所著爲夢稾六卷、癡稾六卷、聽雨留稾八卷、

藏于家。先生蓋有祿食於世矣、而未顯也、故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山南先生、如隱者焉。初娶吳氏、卒、再娶許氏。子子男⑥一人、曰鼎。孫男女合三人。既卜宅于永寧鄉白茅之原、將以某年月日定、而未有以昭不朽也。溍惟我曾祖左曹府君以文章家知名當世、先生以外孫實得其學。顧溍之家部劣弱、猶幸弗失身負販技巧之列、以預先業者、先生敎也。先生之庇庥我厚矣、而溍安足以永先生之存。庸疏其世系出處、卒葬之歲月、以諗夫志同而言立者、尚幸爲之銘若誄、以揭諸幽云。

黃溍撰（文獻集卷三）

戴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世爲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年十三即加冠、入鄉校、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學。諸父强之、乃游臨安。于時新定方尚書逢辰、廬陵劉博士辰翁以論策表厲進士、得先生程文、大奇之、咸淳已巳、入太學。政歲、以三舍法升內舍生。又踰年辛未、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授建康府教授。越乙亥歲、由建康歸、遷臨安府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積階至文林郎。大德甲辰、先生年六十一矣、會執政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秩滿、授婺州、以疾辭。至大庚戌三月辛、享年六十有七。先生在建康時、先處州通守是邦、朝夕互還往。先生眉目炯聳、嫌婉自喜、欲以言語筆札爲已任。嘗曰：科舉取士、弊不復可改。幸得仕矣、宜濯然自異、斯可也。後二年、失仕歸剡、遂俾摘事先生、始盡棄聲律文字。力言後宋百五十餘年、理學興而文藝絕。永嘉之學、志非不勤

也、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諸賢、力肆于辭、斷章近語、雜然陳列、體益新而變日多。故言浩漫者蕩而倨、極援證者廣而顏、俳諧之詞、獲絶于近世、而一切直致、棄壞繩墨、棼爛不可舉。文不在茲、其何以垂後。先生深憫焉。方是時、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天台舒公岳祥師表一代。先生獨執子弟禮、寸閒隻語、悉囿以為文。其文清淡整雅、蓄而始發。閒事篆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晚歲翰林集賢以脩撰博士二職薦論、而先生不可復出矣。雖先子與先生總角相厚善、暨先生登進士、年盛氣邁、故舊貶抑者不敢自進。先子正色相輔、復以不肖孫托于先生、誘之迪之、獲不失其身。往歲解官南歸、於是先子捐館踰一紀矣。先生始愴然曰、先公之德、幸勿墜。嗚呼。朋友道喪久矣、過時而哀、稱賓何敢忘。自昔孔門首分四科、歷代之士、卒不能兼有。尊德行者後文學、世嘗病焉。先生為文、尤多於忠厚孝悌之語、後之纂言者其必有所考。夫文以嶄遠、果能遠矣、而近者五六十年、或止百餘年、其不幸者又皆為水火煨沒亡紀。使誠盡傳也、則世有能名者不一二數。然視今世焯焯所傳、又皆無是事。噫。傳與朽始固不論也。曾祖辛、妣劉氏。祖汝明、妣鄭氏。考瀬、妣王氏。世多儒科。伯祖杰、端平初為宗學諭、篤學、為時輩所尊。先生詩文若干卷、疾革、猶手加繕定、以所居鄉名曰剡源集。治窆張村、葬以至大元年三月某日。娶陸氏。子男四、初陽、次紀、後庚、幼儒。女四、壻曰陸孟孫、孫肖翁、徐公説、袁庚孫。孫男女八。始、先生兩授徒于鄞、于宣、于杭、其徒散處莫會。初陽等謂從學家久而知吾父者、宜莫如桷、遂俾誌其墓。乃泣對不敢辭。銘曰、

桓桓戴系、立氏以謚。信都九江、集禮秉銜。
在漢國鈞、守正忠毅。別籍于剡、貞德彌勵。
琅然孫桐、不諂其逢。浩歸衡門、邈焉冥鴻。
二季重輝、績其高風。箋經嵎隱、雅言春容。
厥壤大牙、甸邑是著。方門之東、本茂葉附。

展世斯烋，宗黌攸賴。詵詵餘慶，聿踵先武。振聲鋪華，先生是承。有煒者光，不疎不淩。在泮峩冠，掩耳以行。曲裾長襘，祇繫其亨。千塗競譎，一轍交走。正岐前驅，白首莫疚。發其粹精，如瘖脫口。如響在手，如藥在肘。屢躓于艱，秉禮益閑。有泉潺潺，有佩珊珊。篤言東游，曰知者天。卒昌其文，以終丘樊。張原之柏，先生手植。彼高為南，彼翳者北。告而嗣子，以順以則。昭銘墓門，過者必式。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二八

校記

①以上三人當依《道園學古録》卷四三作「林實夫、段信友、浚儀趙崇憚」。

②河南勸農道：當作「河南道勸農」，見後文所述。

③有：當作「自」。

④「懷」下脱「何」字，見四部叢刊本《牧庵集》。

⑤「相」字疑當移於「而與」之間，作「而相與」。

⑥子子男：當衍一「子」字，見四部叢刊本《金華黄先生文集》。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四

馬煦　李夢登　孫潼發　趙宏偉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桀，恒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宴然，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沈敦厚，有大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温恭任職，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滏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嘗夢有異花，或以爲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從學瞻、國子助教昉從鄉先生大鹵楊甕亭學，並爲聞人，而世遂以爲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員外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戶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入①大至正議大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關民事者，可書以傳焉。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浮屠之籍私挈其人萬家，無所詣翹，官亦莫敢正。公按遣之，令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督運者恃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爲解。公抉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爲吏者縱欲以求獲，民不堪命，俗尚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貪殘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朝廷以內附既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爲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惟怯不任事，率爲吏卒攘竊，及歲滿，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吏，有司擅爲上下輿奪，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狃安豢寧，知官府不敗何待，此爲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便之。時民既又以叛告大家者，長吏爲震動，而告者賄②民，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物色蹤跡，遽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白遣所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婦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責金以給葬。其在湖，富商有傭舟師，至他郡，若溺死，或疾，舟師妻訟商殺其夫，冀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葬，或訹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至死，納井中，以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

實。遂竟之。其精敏乎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皆無算，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其析其户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已，而中下户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鄭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還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冢一家。徹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濼，嚴保伍，懲豪縱，禍頑獷，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荅剌罕公之爲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脫完公禮之，以爲吏師。在户部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綏急先後，號爲得体。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久矣。一抱大司憲，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大行之麓有神麞山者，泉石幽勝，公既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來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嫩於世故，視神麞之樂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彭氏，先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爲後。用公廕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曹某。馬氏之塋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塋屯川者自公始。　後幾年爲泰定二年，立碑神道。曹某始來求爲銘。銘曰，

神麞之陽，瀅流洋洋。有燁焉宗，世爲之望。望之儼儼，有梓有杞。桓桓勤農，侃侃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宜秉國均，以究其成。善止弗蹈，亦未期耋。有綏瑰纓，臨塋以絜。軒軒乘車，役四走趍，靴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遺，用憲國士。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録》卷一五

故瀏陽教授李君墓志銘

君諱夢登，字仲實，李氏，越餘姚人。餘姚之李，自遠祖唐相國紳帥越，遷其籍。至君曾祖潤，迪功郎。祖章，承務郎，皆附鄂相承。父碩，以太學詞賦高選，中壬戌進士鼎科，仕至從政郎、台州教授。早卒。母黄氏，安吉州歸安令中女也。從政初婿黄，即授館其宗，歸安見從政有成，甚喜。既不幸，而君與伯氏午髮齔，能斬斬刻厲，孤露中已愛期之，以爲李氏之不亡，庶其在此。當是時，東南士大夫席聲望，憑膏澤以官學相薰，李黄又餘姚高門，語少俊者必齒二孤。然常小試捷，大試卒不偶。年還歲移而舉罷不及售矣。至元丙子，鄉校燬，帥鄉人新之。於是提學趙公孟至聞其才，檄充徽州月泉山長，不赴。郡別駕温公廷玉行縣，訪遺佚，得君，薦於浙東部使者。部使者核覆得實，移有司上名中書，行署授明學正。明於餘姚爲隣州，明之儒先如内翰深寧王公，猶無恙，聞君之來，

動色相慶。內翰即從政仕台時員外司馬也。君虛心事賢，直躬贊長，肅客合羣，有敝通之，有忤調之，有危拯之。儀門、書閣、禮殿、論堂、齋廡諸役，有煩任之。錢穀會計，有籍公之。寮案憤訟，如潰河，而庠校賴君不廢。郡遂以學事委君主攝。既而秩滿，扁舟賦歸，蒔花樹木，爲休閒之計。所居之室曰雲心，並西一軒曰帶經。客至，瀹茶清言，銜盃浩歌，類古之樂天知命者。大德丁未孟春，有命授瀏陽州教授。五月二十六日，以疾卒於正寢，生甲辰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六十四。娶趙氏，先二十年卒。子男二，長文龍，早世；次德麟。女五，長許適孫氏，餘尚幼。孫男三，昌孫、昇孫、禹孫。女三。余之生長君十月，爲同甲，嘗入太學，於君家世爲同舍。比來明同游相好，覩公謹重縝暢，疎財急義，未嘗無思齊之想。君平生以門戶卬襲爲重，既辛脫氏板，襲儒廕，戒子孫勿輕舉動，慈水之招提曰金仙，與祖塋相望，捐田租三十斛以奉香火，族故稀少，歲時會集，必盡歡洽。有不給者，亦賙周之。嗚呼賢哉！德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請銘。銘曰：嬰幼耆皓，塵勞清素，辛完而歸，以面禰祖，英英新卬，龜從筮良，勿震驚之，視此銘章。

戴表元撰《剡源文集》卷一六

盤峯先生墓表

睦之桐廬有隱君子曰盤峯先生，以至大三年正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七。越七年，乃克葬于縣北大隱阡先塋之次。延祐三年十一月某日也。去年秋，溍以退休之餘，被 命復出，艤舟桐廬驛，先生之孫裕來謁曰：吾祖之葬，子之鄉先生方公鳳既爲誌于玄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今三十有三年矣，懼愈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昔在宋季，先生之外舅將作少監朱公赤與溍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仕同朝，居同里，先生於溍爲大父行。溍年十六七，即參陪於杖屨之末。先生古貌野服，高談雄辯，四座盡傾，每語當世事及前代故實，亹亹不倦。然喜汲引後進，有如溍之無所肖似，猶不以凡子見遇。每析行輩以相傾下，興懷疇昔，夢寐不忘。竊願以一言自託於先生不可得，而溍亦老矣，矧以裕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嘗携所業贄見內翰劉公克莊，大奇之，由是名動州邑。弱冠游太學，登咸淳四年甲科，賜進士及第，調衢州軍事判官，用龍飛恩陞文林郎，居官有廉能聲。大參家公鉉翁詳刑淛左，雅知先生，所至輒挽以自隨。獄事悉委焉。屬部之民有縱火殺人者，株連坐繫甚衆，歲久不決，先生探得其情，多所平反。它疑獄經先生詳讞，無不服其明允。衢俗好鬬，不相能則弄兵以相讎，先生被郡檄遍行村落

戒諭之、皆委刀劒爲良民。蜀名鄉史公縉祖僑寓吳邪、先生暇日輒相與研究先儒性理之學、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故相留公夢炎郡人也、愛先生才且賢、欲以女歸之。先生不可、乃已。秩滿、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國破而家亦燬、先生避地萬山中草棲露宿、若與世隔。久之乃歸、而稍復其故宇、爲終焉之計。程公鉅夫以侍御史將使指南來求遺逸之士、得先生以應　詔。先生固辭弗能强也。留公入覲、後爲吏部尚書、所薦前進士七人、獨王公龍澤起爲行臺監察御史、而先生甘老於布衣。桐君古隱者盧於東峰、指桐爲姓、縣以得名。先生居東峰之丁、西望嚴子陵釣臺、唐方玄英白雲原、僅數十里、山峙川流、儀刑如在。先生徘徊其間、慨然以古人之風節自期、與鄉先生袁公易、魏公新之爲三友。袁魏云亡、先生踦孤子立、如卼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家公當運祚之垂絕、以使事如京師、久留河間、先生數致書候安否。暨得歸、年已八十、先生徒步往見之、握手道舊故、輒相對欷歔泣下。前郡守方公回既奉版圖上于職方、復以總管兼府尹、終更猶留居久乃去。前後十有二年、先生不一造其門。後與之邂逅于錢塘、始恨識先生晚、賦詩媿謝焉。先生屬纊前二日、猶與親友劇談盡歡劇、精神無少憒眊、亦足以見其所養有素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說者以爲人臣之義莫易於死節、莫難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未始行乎患難、不降其志、而卒以明哲保身、從容於出處去就之際、而不至於屈辱、其善用晦者歟。蓋人之難能、亦非人之所能辨也。是用因其迹以推其心之所存、論次而表顯之、庶百世之下有觀感而興起者焉。其言行之詳、誌所載已具、茲不復著。先生姓孫氏、諱潼發、字帝錫、一字君文、盤峯其別號也。先世由婺之金華徙桐廬、遂爲睦人。高祖顯、曾祖實、祖瀆、貢進士、康。父承奉郎致仕之才。母鍾人方氏。妻朱氏。子男二人、濮、誼。女二人、適施昉、毛元。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先生所著述散見於學者之家、子死孫幼、久未克裒集纂次以行。惟手編前賢紀詠桐君事曰桐君山集者、人多傳之。

黃溍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〇）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公名某、字子英、其先甘陵人。祖避金季亂、南播潁州、因家焉。至元十三年、王師伐宋、公單騎從役、副帥宋都碍授以兵、降臨江、下吉州、與有戰功。時江淮初附、宋氏復奔于南吉之獷民、假義稱兵。公以帥命往討、道與賊別部遇。公設伏橋下、而燬攻其前。賊趨橋走、伏發、皆殲焉。遂往擣其屯。賊知之、遽引衆出、與官軍道殊。諜知賊已過、還襲其背、擊敗之、斬其渠帥、徑前覆其巢、散其脅從、州遂以安。鐵面軍王昌誘初附五營衆爲亂、事露、株連五百餘人、皆論死。公爭曰、此屬特詿誤、非始謀。今悉誅之、無以安反側。不如僇其渠而撫其餘。③統師從之、事乃定。累多、賜金符、提舉瓜洲渡。居頃之、以例免、改衡州路總管府治中。州之清化寨、衆爲盜區、公計興屯田、迄今寧息。④在郡七載、解去、卜居儀真、杜門閑十又五年。延致　江張先生須、講明伊洛之學、潛心探索、究其指歸、行乎德懋、顯聞于時。大德五年、遂以選起僉江南浙　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先四年、部郡鎮江旱、蠲民租九萬五千石。既而以飛語復徵、民無從出、則筹督求辨。⑤公始涖職、臺移覆其當。僚屬皆懲謗前却、公獨奮然自以爲任、按行驗實、復之如初。會秋大風、海溢于潤、于常、于江陰、飄溺廬舍、居民存者困不粒食。公將發粟食之、有司以言上未有報、⑥譬拒不聽。公曰、災異若是、民瀕於死、守便文字、譬爲從容計哉。如有不合、我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發如干石、賴以不死者十七萬人、而沉骸腐胔、亦就掩瘞。昔汲黯以漢朝貴近臣持使者節、便宜發粟。歸對孝武、片言陳謝。上雅敬重黯、慰諭不責也。人猶以爲難、謂義而知變。以公視之、果難乎哉。七年夏、大雨水、蘇秀常潤咸被其患。公巡部勸分、饑食從復、且督修圩堤、以防後災。居職踰三歲、剌姦發庸、不憚彊禦、凡以爲民者、人能言之。遷江南等處行御史臺都事。十一年、江南大饑、郡縣財粟俱殫、獨徵貽積臺者爲錢猶數百萬。公請舉以賑民。長僚尚猶豫未决、微有所論、公輒正色爭之。中丞廉公語解其間、公爭之益力、詞不少假。廉公不以爲忤、退謂人曰、吾佐得趙君、尚何憂國事哉。行之一如公言。若公、固所謂義

形於色者也、而廉公之紬已從義、不矯以不忤、且誠以爲得、亦難能哉。權二公之道、可行於天下、惟公無私而已。召拜御史臺都事、極言朝廷百官宜各共厥職、以起政事、識者韙之。今上時在東宫、雅知公賢、深所禮遇、嘗以字稱之、不名也。居一歲間、公告歸、除湖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將行、詣宮辭、上奬諭再三、賜以衣緞、使自擇其宜者、而親舉以授之、致恩渥焉。其見知聖朝若是。越俗多遽喪稽葬、公導之以禮、莫敢弗舉。禱雨而雨、祈暘而暘、心與天通、舉不違義。人謂三紀以來、越郡使者不愧職事、惟公與前按察使劉公仲修而已。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甫及七袠、即致仕而歸。君子以爲勇、可以勵苟得忘退者矣。公之在浙西、官調所部造舟、自淮入河至臨清。時山東歲祲、公建議此有餘粟、彼有困民、此皆縣官赤子、且舟載不載、勞費等耳、宜以有餘捄不足、行省是其議、乘便漕致粟五萬石、民頼以蘇。其自任類如此。其在都臺、有選吏以才格與憲銓、常潛入門下深自媒、公一不顧。及已除官、公不以告、直謝遣之。其

人大恨、久知之、乃大服。昔漢孝武時號稱多才、或以智謀、或以勇功、或以文學、刑名、濟濟鏘鏘、充牣朝廷、可謂盛矣。而汲黯獨以亢直處躬孤植其間。以帝之雄才大畧、輕視羣臣、至不冠則不敢見黯、雖以言中其病、秖謂之戇、而終以社稷臣待之。淮南謀亂、擬漢廷羣臣、公孫弘之徒、猶發蒙、而所憚獨黯、爲之低回不發者久之。觀黯之才、似不羣臣若也、其事不大施也、而見重一時、取信後世者如此、其有以哉。若春秋大爲閑、孟子所謂大人者、黯近之矣。某不佞、被遇於公、式其行事、接其言論風旨、而得其所如。蓋公之爲人剛毅正直、奬善疾惡、出於天性。其爲政知大體、汲汲以教化風俗爲務、而清廉乃其餘事。觀其志、苟分義所在、死生禍福誠不足以動其心。雖立朝未久、業不大施、而事顯節完、孚於人人、其行己大節似汲長孺、而才學過之、可謂邦之司直、人之儀則者矣。公兹謝事頤神、純嘏未艾、其事其德、方將登載信史、永垂無窮、固不待鄙述而後明。然知而無稱、厥心歉焉。謹采公行蹟、次第于編。若夫一言一行、雖足以爲稱、非

大節所存，則畧而不書。然公之事可以言而盡，公之心之德不可以言盡也。後之載筆君子，或有攷於斯，能即其事以求其心，於其所已施以觀其所未施，則公之心之德，亦豈難知也哉。

許謙撰《白雲集》卷一

校記

①大：當作「夫」，見四庫本《道園學古録》。

②民：疑誤。

③師：當作「帥」，見四部叢刊續編本《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二。

④「江」上脱「導」字，見右引書。

⑤辨：當作「辧」，見右引書。

⑥嘗：當作「甞」，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五

袁洪　熊昇

先大夫行述

先大夫諱洪，字季源，姓袁氏。袁為明州著姓，州陞為慶元。宋仁宗朝，詔外郡得籍開封舉進士。嘉祐初，為開封舉首者，諱轂，後通判杭州，蘇文忠公時為郡太守，日論文史。典夔州以終，贈光祿大夫。其宗諱轂，亦占籍開封，試進士，歷官至祥符縣丞，因家焉，為公六世祖。五世祖諱謂，贈少保。　高祖諱皇，贈太保，靖康難作，隨青州兵復歸里，積善好施，年八十餘，預言死期，別親黨，沐浴端坐以逝。　曾祖諱昇，為明州助教，贈太師、衛國公，樹德力畢讓，鄉里尊信。郡有不軌大獄，命公攝治，即其家搜驗，得偽署籍姓名一千餘人，皆六縣大家，不以送官，立焚之，異行遺事，世多所傳錄。妣楊氏，封太恭人，贈齊國夫人。　祖諱韶，幼學于族父正獻公燮，登淳熙丁未第。嘉泰禁道學，自趙忠定以下皆入黨，正獻公坐廢。越公為吳江丞，得罪蘇師旦，俱家居避禍。嘉定改元，褒叙趙忠定公、朱文公，於是相次被召，先後為侍從，搢紳榮之。尹臨安十年，神明愷悌，自辛棄疾、揚王休、馬大同、丘崈以後，推公次之。為同知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師、越國公。妣陳氏，吉國太夫人，贈周國夫人。　考諱似道，中散大夫、知嚴州，總覈事物，能通達損益，然不樂仕進，守次江陰，將行，乞祠祿以歸。理宗異之，贈中大夫。妣王氏，恭人，贈令人。公，嚴州次子，七歲能諷誦詩書、左氏，通大義。以　越公遺表恩，奏補承務郎。年十七，試吏部銓，監鎮江府大軍倉。明年，道臨安，馬光祖以樞密為京尹，上書往見之，馬公喜謂曰：是故袁越公孫耶？光祖治京師，皆先公條教，今官位適相同，然貴家諸郎，多不達文墨，是書果子所作，當留以自近。公謝不敏，遂改辟監桃源酒庫，檄入帥幕。時馬公歸嚴斂、

客多畏避不敢進。率秉燭決諸曹事、命四容坐四隅、禁私語。夜分、間以成案、俾閱先後是否。一日、擇卷牘繁冗者以試公。公疏其要領、言是事曲直微有隱、某官所擬微兩端。馬公大喜、日以不決事委處分。將俾徵旁邑逋負、公謝曰、初入官、而以括責稱、懼失　先公遺訓。馬公謝之。禮部尚書李公伯玉薦可治劇邑、中書舍人劉公震孫薦可理劇縣。馬公去國、改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轉運使胡太初刻峭、善伺時相意旨。公不樂之、請告歸里。胡亟怒、以綠匣檄還司署、曰、不即來、當議劾。公起視事。或咎之、廼慰曰、太初先子、　先樞密門下士、知子能官、固若是。後潛說友為轉運、檄督寧國絹十六萬疋。公婉謝曰、嘉熙以來、江東稅絹皆虛負實籍、寧國尤甚。莫若悉蠲虛名、止取景定至今年逋。且昔時嘗以不能謝馬公矣。說友懼蠲數廣、亟命他吏、然卒不能辦。為禮部貢院封彌官、甫出院、度宗忽降手札、諭賈某曰、舒津太學名士、袁洪

嘉定名臣孫、宜與陞擢差遣。舒同里人、賈疑有內援、遂除舒太常博士、公為太社令。就職兩月、諷門下省論、而舒亦以他事去。賈相嘗曰、浙東惟溫處士可任事、四明士不宜用。于時高公衡孫、趙公汝楳以戶部侍郎、汪之林以汀州、陸合以軍器少監、章士元以太常少卿、趙孟傳以贛州、合執政官至守倅凡六十餘人、皆家居、月為一集、約討論先哲言行、不得議時事。繇是、公益得紬繹文獻、深愛重自晦、絕不通京師書問。賈相急偵知之、廼命主管華州雲臺觀。咸淳壬申、遷通判建康府。公閱事敏決、老吏不敢詒。憲獄句容、有偽楮連坐二百餘人、悉出之、定議、止誅其首。帥趙溍貴驕、不親庶務、僚屬上府謁、不得入、率用紫袋取晝諾。公坐賓次、命吏白帥、今邊事益急、惡少年掠奪市上、將驕不習兵、非紫袋可奉行。帥聞、即延入閣、出遜語、且曰、將循視沿江諸屯壘、苟可安便者、毋忌也。甲戌冬十有二月、帥行。郡中大驚、爭移徙出郭、而村

落民與故佚聯絡者復入城、有約白晝罷市。公詢扇亂者斬之、戒門者毋納村民、城中始安。夜多火災、有徼卒瞻對詳練、公私以白金立署賊曹。一夕、卒馳報有賊約以二鼓縱火東門、劫門鑰以出。令賊俱在廟中治火具。公遣卒往伺、賊將出廟門、捕二人、有緼火在手、即斬以徇。諸將留城者皆故佚部落、至是益蹇傲、願習射、求官賞。且曰、在昔唯陳招捕習騎射、今不能復見此等相公矣。翼日、將巡城、請公乘騎、吏擇馴馬以進。公命取將馬來、將異之、坐城上、召諸將曰、郡庫非制置使不敢用。若等求較射、吾當以私財定高下。語畢入射、將挾矢前跽曰、願奉約束、然不敢先。公手引遂弦、三發皆中華、一入的。將謝不敢、公強之、終不能並、卒定其賞如初。諸將前曰、惜侍郎官晚、然事不可為。公嘿然。侍郎、蓋江淮閒幕府通稱也。二月、帥調精銳居屯江、城中羸卒數百、相偶語。有卒夜從江滸還、言趙制置已南遁數日、將解兵還。淮西總領費

伯恭棄軍資、夜乘舟如通州入海。賈相師潰、歸揚州。諸將率故佚部落、將劫公出城。公不得已、微服閒道歸臨安、見太常丞吳浚。浚奮為沿江參議、與公厚善、相對各泣下。公曰、國勢日蹙、諸將率鬨風內叛。浚薦丞相陳宜中、將留用之。公願自劾待罪、急辭去。趙公孟傳尹臨安、奏為浙西安撫使機宜文字、不拜。趙公制置慶元、復奏為沿海制置司參議官。公時已陞階朝奉郎、亦不拜。乙亥冬、臨安奉表降、謝太后詔諭東浙諸郡如命、戒毋徙以百姓汙鋒鏑。時入南軍道上虞、餘姚、焚掠以行、聲言留軍慶元備禦。居無何、 王師將壓境、公見趙制置言、南軍以具海舟、實無意留、旦夕必入城縱焚、當先攻甬東門。宜戒火政、分卒保東城、以全居民。未幾、果縱火焚浮橋、劫江滸。城有備、不得入、舟出定海以行。制置司改宣撫司、復署為參議。人心危疑、旁郡邑相屯堡未散、奮不快意於衣冠者、爭上變入爵。參議官陳允平素與王姓讎、讎言新

從福州航海來、見陳參議為書蘇都統、約以九月乘颿下慶元、當出兵以迎。又言禮部尚書高衢孫而下三十餘人、皆聯署勸進。時張元帥督師將征南、命招討使王世強圍捕鞠實。公儒服立庭阯、見王、辨陳參議與聯署書實亡有。招討故為宋官、寧知辭不為虛言。王未應。有戎服長鬚者、將登階、見公、亟下拜、持抱曰、此吾表侍郎。詣王前曰、傅海舊為建康壕寨官。承宣使阮思聰與侍郎巡城、議列木柵。阮言城廣不可守、且木柵無所從得。傅海荅曰、蔣山左右丘木可取、撤近郊居民屋、高下附益、可立具。使果欲守、良無難。阮故呂太尉姻、盛怒將以軍律抗對殺海。表侍郎悟旨、急叱海入獄。明日、杖海而遣之。今不知侍郎何故立庭下、海願以身贖罪。王大驚、具賓禮以迎、且告元帥。帥引問之故、公言安反側、定新國、當絕告訐羅織、冀日、元帥盛軍容坐府、有告者復言奉化昌國其大家以故王為名、一從台州黃巖來、一從海上來。帥立叱去之、陳參議亦繇是得脫。郡大疫、具善藥以施、死者給棺以殯。後戒以為常、行之踰二十年。至元十五年、從趙公朝京師、覲世祖皇帝。天語命班秩宜高、從行者一等、特授總管、以子幼辭、廼授朝列大夫、同知邵武路總管府事、以疾不赴。至元二十年、授溫州路同知、疾作復辭。公幼從王先生鑐學問、戒以躬行為持身本。每授以言行編諸書、公守而行之。至是、書陶靖節詩、顏氏家訓為一編、以寄意。至元丙戌歲、侍御史程公奉　詔徵士、首寄聲起公、公遜謝不敢當。大德二年、改授處州路同知、命下而公已捐館、實是歲二月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四。　先大夫性孝友、事兄賓州如父、器物田宅、賓州所予者、猶辭不敢受。嚴州遺澤二、悉讓兄子。淡嗜好、自建康歸、即獨處清坐。嘗曰、綺縠聲色、非潤身延年佳物、諸君何慕焉。喜賓客、終歲無虛日。客去、復具饌以俟。不喜言人過、或甚不能自重者、猶覆護、言無是事。急施與、家無長物。

嫁娶喪葬、有不能舉者、悉賑與之。愛博而內明，碩儒故官、旁邑外郡，俱館致教子弟。嘗言：「吾交游宜廣，况愛親仁，勿為臧否可也。」有客素依公，調官 京師，願奉公文書以效勞。久之，客得官，群議咎客。公以書慰之：「君果有得，猶我之得。」客出書示，議者遂止。善尺牘、琴弈、諸藝，皆過人，不自詫褻。每言沽名激行，為之良易，然不可欺於心。晚歲，適郡土神祠，捐侍行，指謂曰：「吾言出諸口，今得視神無愧。」自丙子來，冠屨雜糅，抑貧不自振，嘗開釋防漸，而扶植之，或刋害不便，必正色廣論，絶其萌蘖，延止。殁之日，鄉里無貴賤老穉，皆驚悅不絶。葬在鄞縣桃源鄉慈溪奧之原，元配史氏，太師丞相忠定史越王浩之曾孫，祖彌堅，資政殿學士、贈太傅，謚忠宣，考賓之，朝議大夫、直敷文閣、荆湖轉運副使。再娶楊氏，世儒家，五世入太學，景定壬戌太學進士，太平州判官 之女。以宋明堂恩，俱贈安人。男一，捎，史出。女三，長適丞相史莊肅公嵩之孫佀伯，補將仕郎。次適工部尚書余天任孫畐期，補通仕郎。次適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孫益伯，補承務郎。孫男二：璀、瑾。孫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貫，餘許嫁未行。痛惟 先大夫言履歷在人口耳，登登膴仕，將大有為，迄不得展究，尚義勇斷，施止於州里，而中年泊然退靜，莫有知其意者。不肖孤藐然嗣承，懼歲月之久，失於傳貽，將益負不孝，願託于立言大賢，以求信于後世。謹述歷官行事，辱賜之銘而傳焉。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三三

故同知慶州路總管府事袁府君神道碑銘

世祖即位二十有七年、葉被旨求賢江南。時四明袁君以永嘉之命居里、以懇辭、不起。後數年、與君之子桷同與史事相知、狀君平生、請為墓道碑文。烏乎、君諱洪、字季源。袁氏之先、穀宋嘉祐中為開封進士。蘇文忠公守杭、為通判。終處州守、贈光祿大夫。其宗懋亦舉進士、為祥符丞、因家祥符。祥符生贈少保諱。少保生贈太保某、靖康亂、從青州軍還四明。太保生贈太師衛國公昇、嘗攝治大獄、連千餘人、悉焚其牘。太師生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師越國公韶。越公幼學于族父正獻公燮。嘉泰中、與正獻公俱坐道學廢。後繼為侍從、尹京十年、居政府、寶稱能臣。生中散大夫、嚴州守似道、贊如其父。君其仲子也。曾祖妣太恭人楊氏、贈齊國夫人。祖妣吉國太夫人陳氏、贈周國夫人。妣恭人王氏、贈令人。君七歲通詩、書、春秋。十七、以澤監鎮江大軍倉、京尹馬樞密光祖辟為佐、以敏達聞。禮部李尚書伯玉、中書劉舍人震孫皆以治劇才薦、改佐兩浙轉運幕。轉運使胡太初阿僻、君數謝病去、不許。度宗聞其名、用為太社令。宰相賈似道不樂四明人、君與同郡為侍從執政守倅若六十餘人皆被廢、日相從講學、口不挂時事。賈後悔、起奉華州雲臺祠祿。咸淳九年、通判建康。明年、冬國事日蹙、大帥趙溍委以府事、出督江上兵。城中大駭、夜縱火剽掠、相率出郭去。君密捕、斬首亂數人、乃安。諸將益桀驁、日以語侵君、且請較射。君出私帑、具賞與射。君先發、三矢三中、衆驚服。溍遁、諸將釋兵歸。又聞賈平章兵敗、保揚州、淮西總領黃伯恭遁入海、乃微服詣行在所、授淅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改松江制置司參議官、不拜而歸。明年、天兵下臨安。至元十五年入覲、召見、授朝列大夫、同知邵武路總管府事。二十年、改溫州、並以疾辭。大德二年、改處州、命下而卒、二月十有八日也、年五十四。葬鄞縣桃源鄉慈溪之原。君早從王鏻先生學、藏以躬行守而

蚤失父、事兄賓州。歿、一物不私有。嚴州遺澤二、以讓兄子。馬公嘗命徵責旁縣、不受令。潛説友爲轉運、檄督守國絹十六萬匹、曰、此絹自嘉熙以來名存實亡、莫若止取景定至今年適。且昔者嘗以不能謝馬公矣。潛恐蠲數夥、至命他吏、卒如公言。初至建康、應回句容、治僞造楮幣者、縱連坐二百餘人。宋之亡、諸無賴往往以小眦構陷衣冠之士、陳參議允平者在陷中、帥府命招討王世強捕治。君儒服入白、且語帥曰、新附之民、人情未安、不絕告訐羅織之禍、非所以示綏懷也。帥悟、釋允平、自是叱去上變者。君還自建康、即去聲色、謝榮利、延師教子、盛饌樂賓客。人有不能喪葬昏嫁者、出財以相之。有疾爲藥以救之。有過委曲覆護之。不及中壽而卒、識者惜之。惟君承七葉之盛、貫六籍之縕、際興亡之會、進不阿以苟容、退不矯以自潔、安時委運、以明哲終、豈不謂善人哉。予昔不能力薦之天子、今乃得宣遺美、託金石、故樂爲之辭。君娶史氏、宋太師、丞相、越忠定王浩之曾孫。資政殿學士、贈太傅、忠宣公彌堅之孫。直敷文閣、荆湖轉運副使賓之之女。有淑德。再娶楊氏、五世居太學。父曰應翔、太平州判官。子一、楠也。翰林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夫人出。女三、長適宋丞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次適工部尚書余天任之孫昌朝、次適資政殿大學士史岩之之孫益伯。孫男三、章早世。班、玧俱力學。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貫、餘在室。銘曰、

昔在宋世、有赫袁氏。宋祿有終、袁氏罔替。優優處州、濯濯厥聞。太守之子、樞密之孫。惟君之生、遭世多艱。任運而行、益光厥先。末承休息、三辭郡貳。命雖不猶、義則弗置。有子郁郁、有孫奕奕。有之似之、維民之則。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二〇

熊剛中墓誌銘

公諱昇、字剛中、熊氏、富州廣豐鄉璀上里人。曾大父諱伯成、大父諱必先、父諱傑。母鍾氏。本生父諱禎、母余氏。年三歲、以祖父母命爲叔父後。公生有異稟、早歲與兄炎共學、濬發穎脫、見稱二難。甲子鄉舉、考官得其文、欣賞、擬解前名矣、以策觸時忌、置乙榜前列、師論嗟惜。丁卯、伯仲偕舉潛藩恩試、上春官、報罷歸、益自奮。甲戌、伯氏由江西混補升學、捷書至、喜如己得、曰、吾年尚可爲也。而科舉罷矣。然猶篤意教子、所聘必明師。堯峯陳先生煥、明經士、公雅敬之。時鄉里流離轉徙、公爲堯峯作室、與相依、曰、科舉已矣、勉爲我著書。堯峯於六經自爲傳數萬言、公發之也。丙戌、與堯峯倡詩會、歲時會龍澤徐孺子論書處、一會至二百人、衣冠甚盛、觴詠連數日乃罷、飲食費皆我乎出。隣郡聞之、爭求其韻賡和、願入社。其風流傾動一時如此。家居、賓客往來無虛日、酬應靡倦、來者相從、棋枰詩卷、常食輙數十人。付萬事談笑閒、而事無不理。雖排難解紛、亦但談笑了之。蓋公爲人慷慨有氣、遇事果決、公正、性輕財重義。朋友貧而死者、親爲之斂葬、無居者爲之築、寒者解衣衣之。然皆無德色、歉然愧不能爲朋友地。有急難、奮然往救、雖重費不辭、嫁孫女之不能自存者。諸公貴人仕於其鄉、知公忠信、皆爭取下。獄有疑、多所請教。公緣是直冤者生死者甚衆、然未嘗因以爲利。其游諸公間、視如海漚、以故遠近無不信服。母鍾夫人、妻余夫人之喪、弔者塞門、候三日不得修瓣香敬。其葬余夫人也、送者數千人。公事親盡道、於兄弟極友愛。壬辰春、寇猝瞰堂奥、父尚在卧、寇執拘以行、且欲殺、莫敢前。公曰、豈有父在難而子不救者乎。即銳身直前、爲寇言、爾輩不過欲財爾、吾財在此、爾復何須。陳詞壯義、寇亦爲動。臧獲之被俘者、皆得從其主俱歸。以公之才、使屑意仕宦、何官不可爲。顧易世來、雅無宦情。至元十八年、江西省檄長瑞州西澗書院、以重闈高年、伯氏遠宦、不果就。翰林學士青堂王公來

江西、定廣選。始至、問公姓名、竟莫省所從來。王又托公族士朋來邀致、公報書豈言、當此時、雖有蒲輪束帛之召、吾不能就也。伯氏之在廣東也、母夫人常以瘴鄉為戚。公詣省、求差委出嶺。留旅邸兩月餘、忽得渴疾、歸益劇、竟卒、元貞乙未閏四月十六日也。後一日、本生母余夫人沒。嗟夫。人生之痛、有痛於此者哉。子五人、曰坦、曰琦、曰雲、曰志、曰亮。琦為族人清甫後。志養於伯氏、更名垣、隨宦南方死。伯氏不忘初志、復子亮。吾觀此世昆弟之際、孰如君家。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矣。公沒、子俱幼、賴老父經紀家事、日益長裕。伯氏匡公門戶、如公之存、諸子亦皆成立。又三年、而公父沒。娶余氏、友松先生之子。友松居家授徒甚盛、公早歲受業、友松奇之、以女妻焉、先公七年卒。女二、長適黃膺、次適鄒公遂。鄒早失怙、蕩甚、生計為空。或欲寒盟、公不可、納鄒於家、檢約如子。鄒亦感激成人、盡復舊業。孫女二。大德己亥十二月辛酉、坦等奉公柩葬所居鄉禮原之高科山。某於公伯氏提舉公同舍生也、提舉公使坦來請銘。某既托舍家、又愛坦修謹而有文、必能大公門戶者、乃敬諾而銘之、曰、悲哉乎剛中、為母子五十一年而不能一日、命也奈何、吾將噂詰。歸安斯藏、子孫其吉。

趙文撰　《青山集》卷六



校記

①「官」下缺字當爲「應翔」，見下篇。

②王：當作「玉」。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六

王構　郭隆　李禎

翰林學士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墓誌銘

翰林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三年六十有六薨京師，假葬于城東隅。至治元年，其孤翰林待制士熙始克奉柩，以某月某日葬東平祖塋狐山之原。士熙拜且泣曰：墓上碑則父友翰林學士陳公儼屬已銘之矣。今葬日薄，知吾先公莫若子，幸誌其歷官行事納諸幽堂。桷不敢辭，為之辭曰：公諱構，字肯堂。年弱冠，以詞賦入鄉校。賈文正公一見器偉之，禮載以歸，俾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一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繇院中叙遷應奉、修撰，陞侍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為司直，歷吏部、禮部二郎中，太常為少卿，於臺外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使副，內治書侍御史，入省參議中書省事，復出守濟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所撰述，其最傳于朝者曰世祖皇帝謚冊、追謚太祖冊、武宗皇后冊。於實錄預修世祖、成宗兩皇帝，定武宗上尊號、親享太廟儀。在太常考輯因革有叙。其佐丞相府，剗刮蠹弊，更始選士，丞相齊魯公信從之。為治書時，值桑葛擅中書政柄，嫉方直士，檄公偕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卜忽木公覈究燕南錢穀，約一月治辦。公先事計畫，不以累魯公。會桑葛誅，迺得免。其按淮西，不切切近名，而吏亦不敢慢。事治吏、禮二部，無缺緩，同列見公署事，不復視成牘以行。參議府六年，一時執政聽南士陳利便，捜括田賦，時平章政事何公榮祖與公正色不少讓，摧萌折僉，卒俾其謀以寢。始天兵平宋，詔徵賢能，李學士槃同受旨。公至杭，首言宋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與仗儀注當悉輦歸于朝，董趙公文炳從其言。今宋實錄正史藏史院，繇公以完。守濟南，寬貧民官道，修閔子祠，復學田，觴詠自娛，而訟益以簡。承旨李公謙幼師之，遷應

奉、卒推以先。始受命、勤敏通博、一時鉅公皆屈己期獎、後卒與相並。史館辟署亡慮數十人、今相①躡清要、皆門下士。其為文開闔詠諷、落筆纚屬不止、於王言為尤長。臺閣故事、資公始能奉行。事兄戶部侍郎楨如嚴父、惇嫻睦宗。在中書、迄不肯私其親、人益伏之。同里陳公儼為孔顏孟教授、年幾五十矣、入徵拜監察御史、未幾為翰林直學士、蓋公昔嘗薦之。王惲年七十、為編脩官、公請于朝、以待制致其事、資歷循叙銓衡所宜守文字官陞擢、詔旨具在。後為繼者緘口不薦一士、視公誠可愧也。公之系繇琅琊居東平、自八世祖為宋司農卿、守鄆、因家焉。曾祖瑀、登金進士第、官奉訓大夫、滄州無棣令。妣范氏。祖鐸、以公官承直、贈正奉大夫、太常太卿。妣杜氏、臨沂郡夫人。父公淵、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妣薛氏、瑯琊郡夫人。昭文當金亡時、有兄三人、攜妻孥南徙。昭文私自念王氏大墓、盡族以行、孰與守。下車伏草莽。兄呼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迫、大慟以去。昭文傭保自活、迄全其墓。厚德勃興、於公見之矣。娶薛氏、魯國夫人、是生士熙。再娶許氏、皆先卒。晚歲得二子、士點、士然。女一、嫁薛晉。士熙能文辭有聲、將大用於世、推薦賢之功、王氏殆未艾也。銘曰、

德充智周、世莫與儔、士林之標。奬士無方、譽髦珪璋、孰阨其遺。文鳴盛世、金石雜比、厥聲四昭。子也允文、戰兢紹聞。嗚呼乎。公之名益以高。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二九

純德郭先生墓碣

大德十年三月十有八日、長樂鄉先生郭君卒、年六十二。五月二十有七日、瘞蕤嶺之先塋。皇慶二年夏五月、子履拜余京師、乞文表墓。其友南雄教授陳立翁亦以書謁余曰、郭先生死且瘞、且祠于校宮、而未有易其名稱者、此門生故友之闕也。皆請②曰純德先生。至元二十九年、余觀閩風、居君家、君日相從、文史甚驩、知之深、宜莫余若也、乃次第其行為之文。君諱隆、字德基。其先辟

汲間乎之難，跡期思抱汾陽廟器從王審知入閩，至長樂芝山下居焉。世明經，號書廚郭家。曾大父囦，大父巳千，父正子，第進士，教授康州，著春秋傳論十一卷，是為存齋先生。君生十一年而孤，母林力貧節用以教育之。君亦自奮厲，於書無不讀，尤深經術，弱冠已為人師。宋咸淳中，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國亡，居鄉講學。至元中，郡舉遺逸，授泉山書院山長，遷興化路教授。秩滿，丁母艱。服除，改吴江州教授，代還，邑長貳執弟子禮相從問學。方議建精舍於六平山，是年冬，所居屋西偏所植梅忽槁死，君見之，微笑。明年春，再調興化，未行，屬清明，歷造隣曲親舊。歸謀僮僕覔葵栽，兩兩植庭下。至夕無疾卒。聞者莫不悲啼太息，涕泣沾襟，曰：天何奪吾德人遽甚。君平生志慕高尚，所至多佳山水，游覽談讌無虚日，而職無不辦，又以學行文章為人所宗，名聲籍甚。余去閩幾二十年，思其人未嘗遺於心，亦不謂如是而止也，豈非命乎。蓋嘗論其談經明白綜貫，不刻鑿以為異，其詩若文和平沉深，不琢鏤以為工。其為人疏通慷慨，謹簡易直，不矯亢以為高。其為子為父，孝以慈。其與人交，彌久而孚，益遠而不可忘，謂之純德，不亦宜乎。娶李氏。二子，履沉質魁岸，有材畧，由太子太傅府長史遷奉議大夫、知靖州。鼎，好學有文，龍江書院山長。女嫁進士陳嵩，先二年沒。有易述、四書述、梅西集各若干卷。立翁又曰：郭先生性愛梅，既葬，其子於墓所徧山皆植梅，隆冬花開，遥望如積雪，若見先生之精神標度焉。余既題其墓曰純德先生之墓，故又表其阡曰梅阡云。銘曰：

奕奕郭氏，明經世閩，載生純德，允廸前聞。玉雪擬質，星霞耀文，可法可尊。粹如春温，我思其人，梅花之原。嗚呼先生，尚篤後人。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一七

郭德基阡表

長樂郭隚德基，閩中名士也。以乙巳九月二十九日生，丙午二月十八日卒。二子履、鼎，以其年五月二十七日

壟之于䕫嶺原先墓之次。墓既銘且誌矣、履鼎又不遠數千里、謁余於京師、謂故人之厚者莫余若也、祈表其阡。郭氏相傳、其先由期思奉汾陽廟器從王潮入閩、粤、遂以長樂為家。上世皆為儒、里中號書厨家。正子者由進士入官、為合浦郡文學掾以沒、是為存齋先生、德基之父也。至元二十九年、余觀閩風、始識德基。時以興化郡博士秩滿家食、暇日相從、文史甚驩。疏通慷慨、與人交彌久而孚。於書無所不見、為詩文下筆立就、雜漢唐間邉難別。彼之士大夫曰、是未足見其長也。蓋生十年而孤、育於母林、天資贏溢、弱冠已為人師。進而鼓篋聲喧太學。中教於莆田、廉訪使副張公尤知之。今又受知於公耳。其自莆田教吳江、游息談笑、職無不辦、松陵震澤猶有歌酒處在焉。心不忘莆、再調博士、未往而終於經又粹、易與四書皆有述。其雜著曰梅西先生集、凡若干卷。二子亦幾、奭、家尚不替。一女、適進士陳嵩。先沒。余既表其墓、則為之辭曰、

天之畀於物也不全、蓋自古記之、而人為甚。若斯人者、進而論思獻替、或揚激清濁。次之石渠東觀、其誰曰非其任耶。而卒乃爾。嗟夫。人生貴適志耳、誠不如盤礴老梅之西、豪歌而痛飲也。

故梅西先生郭教授墓銘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七

梅西先生、魁壘士也、（漢絕宦傳、魁壘之上、士壯猶。）於夷白鄭鉞與姓兄弟、於滄邉號郭廷煒同宗兄弟。大德乙巳秋、先生客二凡所、走也周旋其間、視予猶叔度也。先生和余十聲韻歲晚七絕、余亦有重約十年又十年之詩。別半朞、舊對自北来、（揚伯起家童名阿對、舊對取此義。）過門語余、莆新博士、又我先生。余呼樽喜劇、時丙午歲後臘二月也。無何、先生書來、它日黨甚一行、去秋之約、殆天啓之。未一月、先生凶問至。人能料生、渠能料死。嗚呼先生。昔陸予壽、再調郡文學掾、未上而殁、區區尋尺之祿、棄如脫屣。牢物者亦不與之年、命與數也。然予壽所以傳不朽者、正不計官資之崇庳、（音卑。）歲月之脩短。我先生似之。先生舊客授時、以芳石巖公權為愛

友、余爲畏友。風日佳時、登眺③觴詠、石巖循商確理義、磋磨平粹。惟余訪問、氈寒燈青、握手軟語。四如禮學精邃、願叩兩端。易與四書、僕雖有述、然不敢示吾四如。遲逮六七十、脫藁就正、然否未晚也。前於泉山、繼於吳江、閑居於里門、與守令佐矜佩講書者、皆學問之大端、經濟之要務。長篇近體、樂府散語、翰墨餘事耳。晚輩以此知我先生、淺之爲丈夫也。先生之學得於家傳。先生之行、無一不可以語人者。其事母孝、生業業、死皇皇。其待人恕、內偲偲、外怡怡。又余耳目所睹記、此先生所以爲先生。先生諱堂、字德基。其世出自光之固始、來家長樂芝山。曾王父某、王父某、以文學稱、號書廚家。父存齋翁某、春秋傳論書擇齋藁。登壬辰第、終合浦教授。先生甫十一歲、母夫人林氏、力貧教督、以至成立。甲戌、補國子生、將積外優、貢舉停矣。知先生者、馮公某、張公某、商公某、趙公某、陳公某、潘公某、賈公某、最最者翰林學士雪樓程公某也。或輓或推。先生淡與泊遭、苟焉爲貧、奚意奔車之上、所養者大也。初號梅西居士、中號息齋、末後號六平山人。公卿大夫士但以梅西稱、以是知先生之心。先生以乙巳九月二十九日生。今春清明、詣張令尹某讌席。

翊日、徧謁親舊、歸循課僕種蔬。丙夜赴玉樓召、（李賀夢人告曰、天帝白玉樓成、請君爲記。遂卒。）二月十八也、春秋六十二。嗚呼。先生二丈夫子、長履行、入書學博士選、遽奪所天。次邕。女子一、適進士陳某、先一年夭。履下五月二十七丙申、奉柩崩于稷嶺原先塋之側、不遠伻來徵銘。余日以詩哭、尚忍銘乎哉。然前此余銘先生之母夫人、今焉敢辭。收涕銘曰、

嗚呼先生、貞不絕俗、近於時、行危言遜、近於知、奬士成名、近於仁。其類有道者歟。唯有道而諧乎古、故盡道而令其終也、固可重爲斯文惜。惟有子而續其世也、又可爲斯文幸。先生之期其子、蓋異乎人之期、余之期先生之子亦然。遂銘先生之竅、（言歎空也。）庶人與先生之書而俱傳。

黃仲元撰　（《黃四如集》卷四）

封承直郎國子監丞李公墓誌銘

泰定三年秋八月十有四日、承直郎、國子監丞李公卒、年八十有二。遠近聞者莫不驚悼嘆息、謂老成云亡、安所矜式。蓋善信之美、猶躬者厚、儀形之瞻、服德若深也。公諱禎、字善之。其先上京黄龍曲江人、由其祖稅使君自河南寶豐徙家安西、爵世名行具慵齋先生楊君教授誌墓之言。考諱珪、安西府軍器庫大使。妣史氏。生二子、公其仲也。端謹温厚、由性而然。自幼學至冠昏、未嘗有子弟過、以貽父母憂。孝友純至。父母既歿、事其兄如事其父。兄長公六歲、迨今年三五日一往、候之敬順有加。高曾而下皆以勇略著名當世。稅使君嘗中金武舉。至公、獨儒雅自將、雖詩書家子孫、皆自以為不及。神秀內裕、遇事明審、吏學應務有餘。起家將仕佐郎、陝西五路家古鄂勒總管府經歷、非所好也。至元戊子、與元有因罪當死、朝廷遣使臨決、行省檄公偕往。至則公具得其情、蓋因毆妻誤傷主母、非故也。獄辭再上刑部、卒論減死。用心忠敬、舉此可見。秩滿、即營治别業、極力教子、為終老計。時年未五十、作亭面南山、竹樹環拱、日讀書其中、自號雲中閒叟。當其適意時、輒有詩歌陶寫襟靈、未嘗出以示人。人或得之、意必高人勝士、天機醇深者之言、初不知為公筆也。時居城中、肎禮交舊、杖履往來、言笑衎衎、略無老人倦勤意度。進止益恭儉、而用禮以持其家、嚴而有恩、以御其下。内外之治、整如肅如。諸子競爽、方昌於用。泰定甲子、以仲子貴、享有是封。歲時列侍左右、命服上壽、中和之氣、薰然一室。箕疇五福、公獨多焉。豈弟君子福祿攸降、信哉斯言。至是得微疾、遂以不起。元配劉氏、贈恭人、淑慎婉德、先三十四年卒。繼室茹氏、封恭人、亦前二年卒。子男五、秉彝、從仕郎、奉先路醴泉縣尹。秉中、承直郎、内臺監察御史、僉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秉義、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掾。秉元、篤學蚤世。集賢大學士方齋郭公為作哀辭。秉新、鞏昌總帥府奏差。女一、適張德、皆劉出也。孫男五、温良、恭挺、

保、溫、恭亦蚤世。女三、二適良族、一尚幼。曾孫男二、八十、寔寔。從仕兄弟卜以其年九月廿日葬公長安縣義陽鄉北里先塋、恭人劉茹祔焉。前事、衰絰踵門、拜且泣曰、先人基石不可無辭、知先人者莫若先生、幸哀而賜之銘。某辱公忘年禮接、獲預交遊之末、適不敢終辭、敬爲銘曰、天維顯思、日監在茲。栽者培之、夫豈吾私。維承直公、金良玉美。惴惴名場、恂恂鄉里。詩書詠歌、我性我情。禮義綢繆、我友我朋。安享褒封、有賢諸子。祿養雍容、紆朱曳紫。八十二年、百順斯全。葬從其先、夫何憾焉。

同恕撰《榘菴集》卷九

校記

①相：當作「踵」，見四部叢刊本《國朝文類》卷五二。

②「請」下疑脱「謚」字。

③時：當作「臨」，見四庫本《四如集》卷四。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七

周鼎　劉鄰　胡謂　黄所志
馮善主

故洞真處士周君墓誌銘

君諱鼎、字德卿、姓周氏、廬陵人。其先世自汴徙。君生而英偉倜儻、不惟博覽羣書、卓冠時彦、又善説辭、可馳騖艱難膠轕之場。年比壯、宋祚訖、危亡之際、猶能致謀獻計、贊近閫守禦之臣。然厦顛非一木能支矣。北來、將相喜君才辯。君志在退處、無復干進。足迹半東南、達官鉅族人人青眼相看、君亦不苟合。所至輒主僻陋隱約之家、不輕出、不汎交、韜晦其才。擅名一藝、綠桐遺音、悠然搯中散之趣。所師蓋當代宗工、而君之巧有若飛衛與甘蠅之射、手法神絶、獨步江右。從學弟子常數十輩。餘力兼嗜醫經、深探張仲景用藥意。每歎庸醫誤人、捃傷寒論治法、撰成歌訣、明白縝密、觀者易曉。雖自處高簡、而能低首下心、為人治疾、然醫流拾此、足以悟疑辨惑、陰有活人之功焉。老而倦游、不遠適。閒造鄱郡訪舊相知、或留數月、或及朞年。清江彭氏尤所親厚、泰定丁卯客其館。值初度劇飲、朗吟樂甚。越數日、無疾而終、十二月九日也、年八十三。君之子聞訃而來、彭已忠為經紀終事、與論義之。君娶太學進士洗君女。子瑛、瓘、珏。女歸羅。瓘、珏俱為承天宫道士、瓘先卒。瑛卜致和戊辰其月日葬北在臨江新淦善政鄉德集里之玉澗。珏謂余知其父、請銘。君自號大江翁、夙慕清虚元教之宗、又號君洞真處士。珏克肆家學。銘曰、

古之伯牙痛子期死、今之子期欲伯牙生。豈可得哉。豈可得哉。嗚呼噫嘻。

吴澄撰　《吴文正集》卷八四

渾源劉氏世德碑銘并序

金源氏㑹起海東、當天會間、方域甫定、即設科取士、急於得賢。故文風振而人材輩出、治具張而紀綱不紊。有國雖餘百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若夫篤志力學、挾藝應選、首破天荒、魁冠多士、父子昆季相繼擢第、爲名士夫、作良牧守、文行端雅、門第清峻、爲金朝第一流者、其惟渾源劉氏乎。劉氏出彭城望族、五季板蕩、播遷朔土。遼末遠祖諱用者、君弘州順聖縣之耀武閑、世業耕稼。生子翰、贈承德郎。配張氏、追封彭城郡太君。生撝、字仲謙、即今監察御史鄰之高祖也。始釋耒耜、習進士業。當遼金革命擾攘際、學未嘗一日廢。天會二年、肇闢科場。公以詞賦第一人中選。惟遼以科舉爲儒學極致、文體卑雜萎薾、視晚唐五代尤爲卑下。公勵精種學、文辭卓然天成、妙絶當世、一掃假貸剽切牽合補綴之弊。其後學者、如孟宗獻、趙摳、張景仁、鄭子聃、皆取法焉。金國一代詞學精切、得人爲盛、由公有以振而起之也。釋褐右拾遺、轉知天城、陽曲、懷仁三縣、擢大理正、遷平陽府判官、安東節度副使。兩貳大理寺、出刺石州、累官中大夫。年六十三卒於位。翰林學士張景仁碑其神道。公性淳厚、見義固執、待物誠、好誘掖後進。三爲理官、議獄主恕、不屈於權貴、故多平反。尤長於治民、興利除害、若耆慾然。施設有條理、簡便可持久。所去見思、圖形奉事。素愛渾源山水幽勝、買田家焉。晚号南山翁。夫人渾源雷氏、北京轉運使思之女、封彭城郡君。生四子、曰汲、曰渭、曰滂早世、曰濟。汲字伯深、穎悟絶人、早傳家學、與弟渭同擢天德三年進士、屢爲州縣、有聲。累官朝散大夫、應奉翰林文字、西京路轉運司都句判官。平生寡合、不羈、慕郭林宗、黄叔度之爲人。晚節倦於游宦、放浪山水間、以遣興讀書爲樂。稱西嵓子、述壽藏記、叙其行已甚悉。卒年五十八。鄆王府文學陳訥銘其墓。有西嵓集、行於世、屏山李之純引其端。娶曹氏、追封彭城縣君。一子偘、字稚川、大定十年進士第、積資奉直大夫、豐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孫一、從蓌、字和卿、奉戢出身、善作詩。曾孫、文祖。渭字仲清、少好學、克紹箕裘。既登第、授承德郎、知泰州隴城寨事、調隰州軍事判官。終朝列大夫、嵐州刺史。號老人。一子价、河水泊酒監。曰濟、廷鄰之曾祖、博學強記、少有聲場屋間。既而用蔭入仕、至安遠大將軍、饒陽令。配張氏、封彭城縣君。生四子、佽、似、儼、侯。佖字稚行、宣武將軍、真定府軍資庫使。三子、從養、字澤卿、彰德府酒監。從皋、字平卿。從契、字禮卿、武義將軍、克勝軍副都統。孫五人、曰郊、武義將軍。曰郅等、俱早世。似字稚章、孝敬友愛、出於天性。力學能文、稱其家聲。四試于庭不偶、用恩賜第、授承仕郎、華州教授。再任承直郎、主沂水縣簿。娶王氏、封彭城郡太君、壽五十五、終於家。遺文雅深簡古、有迺祖風。嘗訓子孫曰、爲士當先行檢、如絲之潔、將立其身、愼無點汙。汝佩吾

言、則無忝矣。故屏山李純甫表其墓曰晉人劉公之
墓。其爲士夫之紀、蓋可見矣。一子從益、字雲卿、自髫
亂時已有成人度。擢大安元年進士乙科、調鄗陽丞、
長葛簿、陳州防禦判官、皆有治績、投機應變、措畫出
衆意表。進提舉南京路榷貨事。丁沂水君憂、起復、拜
監察御史。君負材尚氣、資之以學、欲使事業表表、大
見於世。一旦既與志合、所言　朝廷紀綱、時政利病、
竟與宰臣辨論得失。不屈去職、閑居淮陽、與諸生講
明伊洛學。久之、選令葉縣。至則鋤強剔蠹、蒙挾惡黨
禁不敢少肆、請免逋租三萬石、致流民自歸者口數
千。大起孔子廟、既樹教本、集諸生肄習其中、風化大
行。考課爲河南最。未幾、召入翰林爲應奉、不踰月而
卒、得年四十有四。雷御史淵誌其墓、趙翰林秉文勒
銘神道、皆称其器識明敏、剛直敢言、學可以輔政教、
材足以濟時艱、實志以歿、士論惜焉、蔡氏至廟而祀
之。孔子称遺直遺愛者、豈近是邪。蓬門其自号也、蓋
取南山翁誠子詩元自蓬蒿出門戶、莫交門戶卻蒿
蓬之句。有文集十卷、粹而贍、通而不流、類其爲人。丙
子、嚴氏封彭城縣君。子二、祁、郁。祁字京叔、少穎異、為
學能自刻厲、有奇童目。弱冠舉進士、廷試失意、即閉
戶讀書、務窮遠大。涵濡鍛淬、一放意於古文、間出古
賦雜說數篇、李屏山、趙閑閑、楊吏部、雷御史、王滹南
諸公見之、曰異才也、皆倒屣出迎、交口騰譽之。又與
御史公退居於陳、相與講明六經、直探聖賢心學、推

於躬行踐履。自是振落英華、收其真實、文章議論、粹
然一出於正、士論咸謂得斯文命脉之傳。壬辰、北還
鄉里、躬耕自給。築室榜曰歸潛。歲戊戌、
詔試儒人、先生就試、魁西京、選充山西東路攷試官。
後征南行臺拈合公聞其名、邀至相下、待以賓友。九
七年而沒、享年四十有八。翰林承旨王磐誌其墓。娶
史氏、洛陽名族。一女、適前監察田芝子文晃。一男景
山、終國史院編修官。孫一、興、同。有神川遯士集二十
二卷、處言四十三篇、歸潛志三卷行於世。郁字文季、
亦名士。中統元年、肇建中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
河、召拜監察御史。能文辭、工書翰、別號歸愚。卒年六
十一。娶趙氏、前禮部尚書璜之女。一子、景嵩。鄒字伯
震、一子、景巒。儼字稚昂、鄒之祖也。登承安二年進七
第、累官至中奉大夫、秘書少監。壬辰北渡、痛宗國云
亡、蹈河而死。配李氏、封彭城郡夫人。三子、從禹字㒞
卿、登正大七年辭賦第、官至朝散大夫、同州録判。一
子曰鄗。從愷字舜卿、自幼卓犖不羣、稍長入鄉校、擅
能賦聲。再舉不契、就廕補官、授武義將軍、登封主簿、
已能綜覈縣務、束濕吏曹、人不敢以少年書生易之。
國初生聚稍集、遴選廉能急於撫字、辟府君攝領鄗
州事。繼真授宜陽令。縣當兵後、庶事草刱、高下
下車、廉知其利病、休戚、斟酌而更易之。凡科取差徭、
必驗其等第、俾均輸焉。暇則集俊秀於縣庠、講明禮
義、美善風俗。爲政才朞月而頌聲四達。終更、授河南

府路經歷。素精吏事、婉畫恢恢、刃游餘地、致六房緜滯務。公餘、與紫陽楊文②、西菴楊公、九山李子微、薛庸齋微之觴詠於泉石間。中統四年正月廿八日、以疾卒於私居之正寢、壽五十有五。娶張氏、宣德望族、貞靖柔懿。自在父母家已稱純孝、及歸于我、事舅姑恭順、飲食服御、非經其手不進也。終於至元廿三年十月廿日、享年七十有五、葬合祔。子男三人。鄘、字君美、平江路人匠提舉、至元三十一年十一月、以疾歿、得年五十有五。配段氏、享年四十有九。鄗、表部場管勾、才識警敏、練達時務、由省掾授承務郎、工部主事。次陞承直郎、順德路總管府判官、選充監察御史。女二、長適渾源州王氏、次適應州元帥韓公之孫。孫五、紹祖、江浙省宣使。慶祖、澱山巡檢。繼祖、勝童、乙里。從稷、字賢卿、終濟南路儒學教授。三子、曰郇、曰郴、曰郛。俣、承奉班祇候、遼州酒監。一子從周、字文卿。劉氏先壠、始葬順聖之輝武閑南山翁、從祖營③於渾源縣東北黃嵬鄉。御史君以世故流離、起先塋於宛丘神川、旅殯洹水、歸愚之窆燕山、今鄴奉大父中奉公衣冠及考妣柩、安厝於河南北邙之原、是爲渾源劉氏洛陽新阡④。鄴復欲彰先懿、昭考思、圖不朽、諗不肖。嘗問學於神川先生、知其家世頗詳、持張、陳、李、趙、雷、王諸公銘誌、求述世德碑、以覬列後進。年迫衰謝、不能發越先賢事業、且何敢秉筆於諸名勝之後。堅辭者久之。鄴復曰、金亡、士之北渡者百不二三。今消磨已盡、求接見先輩老於文辭而最知名者、莫公若也。今弗惠顧、則先世之事、將何於託。不獲已、然拜掇諸公緒餘、及已之聞見而知者、會歸其極、而系之銘。銘曰、

漢庭射策、賁士遺風、排黜百氏、
仲舒是崇。唐文三變、敗北無從、
振起義萌、尊昌黎公。兩公傑出、
莫之比隆、考其徵喬、孰繼芳蹤。
大名難再、氣數奇窮。金源立國、
網羅才雄、首魁多士、惟南山翁。
程文妙絕、一世師宗。當時景仰、
韓董攸同。子孫克肖、家學是攻。
巍科七決、聲華摩空。故家文獻、
泱泱大風。蓬門卓爾、世業克充。
言直行果、節劾匪躬、支撐傾頹、
致府之雍。貴志雖沒、留名則鴻。
中奉矯矯、耿貳大蓬、存亡惟義、
表我孤忠。子孫昌熾、為報則豐。
神川力學、洞聖心胄、明理貫通⑤、
匪文奚工。玉佩瓊琚、大振辭鋒、
導家學之淵流、會百川而朝東。章甫適越、
惜不時逢。陰相同氣、先志恢洪。
朱衣白簡、乘御史驄。何劉氏之多賢、
誠紬繹其始終。種德植善、無踰於農。
立志務學、祿在其中。忠義仁恕、

傳嗣彌縫。維人事之克盡、見天理之昭融。宜繹流澮水之源、青蔚南山之峯。北卬之原、歸然新宮、世故牽率、匪忘祖封。是惟金百年文宗之裔、過者敬恭。

胡景呂先生墓誌銘

王惲撰（《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八）

諸曁之鄉先生曰胡君景呂、以泰定三年十一月二日卒、年八十有二。歲和元年其月其日、葬其鄉某原。於是先生之子三人無在者、前葬其孫鍵踵門泣以告曰、吾祖葬有日、以鍵之藐焉不肖、而持重服奉大事、懼無以振吾祖於幽。執事茍矜而畀之銘、吾祖雖死不浸矣。惟濬之曾祖戶部府君與先生之父承議公俱宋淳祐庚戌進士、戶部府君之外孫劉君應龜在太學與先生俱允蹈齋生。濬生也後、頋嘗受學於劉君而獲知先生、茲又仕于先生之鄉、而及與先生接、銘固不敢辭。按胡氏世爲越之諸曁人、謂先生之名、景呂其字也。曾大父煒、弗仕。⑥大父士英、累封通直郎。父杲、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父字用年勞賜緋衣銀魚。母王⑦、封孺人。先生幼有異質、孳孳問學、尤謹於踐履。入太學、輒爲私試第一。居歲餘、承議公以内憂辭職、先生崎嶇扶侍、絶江而東。會天兵南下、學廢士散、先生奉承議公彷徉山澤間、未始頃刻去左右。承議公得以優游恣肆、歔欷息偃、冥然以樂、隤然以委乎至順、而忘其老者、以先生能爲之子也。先生既隱居田里、無復當世志、乃益致其力於經史百氏之言、而務極其旨趣、手書危坐、雖老無少懈。爲文壹主乎理、至於詩歌儷語、率不苟、有鷄肋集若干卷、藏于家。娶樓氏、先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瑱、次玖、次琈、亦俱卒。孫男五人、鍵、鈞、鈁、鐪、鏞。女一人、適同里方洵。曾孫男六人、女一人。先是、里中爲舉子業者多來學於先生、從孫一中實在列。一中之上春官也、交游皆以詩送之。時先生病已革、猶口占爲序引進一中。一中取進士、得鄉郡録事以歸、而先生不及待矣。一中每言之、必爲掩涕。爲之銘以貽其嗣人、亦以慰一中無窮之思也。銘曰、

不辱以承其先、不僕以開其後。志則已遂、而不居其有。玆聖賢之所自盡、先生尚與之參不朽也。

黄志尹墓誌銘

黄溍撰（《金華黄先生文集》卷三二）

豐城黄志尹名所志、以學行文章爲後林李戶部客。至元戊寅秋九月、俘于兵、粥於長安鄭子誠家。子誠儒長者、與蕭維斗友、一見志尹、命諸子師事之、遂名長安中。家長安三十年餘、辭后商人、故同里、附書問其家。子允子隨商至長安、則志尹死矣。鄭氏云、大德甲辰日南至、一夕大醉卒。允子哭、啟封、負骨而歸、將以某年月日葬蘇陂之原。書抵京師、屬其妻之舅氏揭傒斯乞銘於余。夫自昔士君子不幸遭喪亂流落者多矣、幸而生還者幾人。幸而人不奴隸畜、又得尊禮者幾人。甚不幸而死、

死而能歸其骨，志尹抑又幸已。嗚呼，允子其遂昌乎。志尹得年五十九。祖嘉言，父元興。初娶蘇氏，有子一人，去家後兩月乃生，允子也。在長安娶某氏，無子，先卒。孫男呼都充丹，孫女一。銘曰：

子生而父不知，父死而於子乎歸。余辭以銘之，幸而悲。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八

故登仕郎蔚州安定縣主簿馮君墓碣

蔚州安定主簿馮君卒之六年，其子禮與順德王掌爲樞府掾。掌與余善，介以請銘。掌潔白好修，取友必端，援馮君行應銘法，宜書。君諱善主，字君協，右北平石城人。性至孝。父仁義死，遺言貸實氏銀三十兩，往償之。實謂已償，君不直實氏言，持銀詣憲府請。母死，廬墓終喪。初學於張簡之，聞許文正公以經學教胄子，徒步至京師從之。公歎其淳篤。公歿，千里赴弔於懷，欲廬其墓，諸生弗欲。懷人義之，遺布三百匹，曰：「吾爲許先生來，因利之，弗忍爲也。」乃歸，服心喪三年，未嘗御酒肉。至元二十五年，始以耶律祭酒薦，得平灤路儒學正，教授冀州、遼陽。所至以君出許先生門，爭從之游。在冀州，州割田五頃入學，給祭祀，養生徒。在遼陽，部使者洪君大開義學，聘君爲之師。初，石城兵燹，夫子廟弗治，君度而新之，拜闕里，求孔、顏、孟、十哲像祀之廟。主興州宜興簿，政化大行。改蔚州安定，未行，以大德十一年九月晦卒於家，年六十二。以其年月日葬某鄉原。嗚呼！世固有學而爲士者矣，學而弗篤，篤而弗行，行篤又不得名公卿大夫借聲助譽，卒窮悴困躓，遂以士詬病。方是時，在許公之門者莫不震燿烜赫，君乃畚一簿領，匪命也夫。然以君之學，亦不可謂不行矣。娶某氏，生子四：長禮也，次裎，桓州學正，次祐，國子學錄，祺，博士弟子員。女二：長嫁國子監掾張德，次適葛氏。張璉子懷。孫男詵詵，女四。銘曰：

其生也惇惇，其死也諄諄，其封也芒芒，歷千載兮永存。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八

校記

①丙子：當作「内子」，見四庫本《秋澗集》。

②文：當作「丈」，見《中州名賢文表》卷二七。

③祖營：當作「祖塋」，見右引書。

④仟：當作「阡」，見右引書。

⑤道：當作「道」，見右引書。

⑥父字：當作「文字」，見四庫本《文獻集》卷八下。

⑦「王」下脱「氏」字，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八

熊朋來　李心道　黃泰亨

吳可孫

前進士豫章熊先生墓表

先生宋咸淳甲戌進士第四人也，授從仕郎、寶慶府判官，不及仕而國運終。常人壯歲取高科，輒沾沾自喜，得之未幾而旋廢，必快快自失。先生不然，當其得也，不以為加，及其廢也，不以為損，處之裕如。於是識趣過人遠矣。南服始附，田野間有竊發，弗可寧居，徙家依城市。胸懷洒落，態度寬和，聞風者造門，人人如坐春陽，飲醇酎而去，莫不就敬心服。有所詢諮，懇懇開示不倦。中州士大夫俾令子弟受業，朱子小學一書，條分節解，標註其事，凡名物度數、姓字稱號、族繫時代，一覽瞭然，大有裨益於初學之士。書市刻板廣傳，今通行乎天下。朝廷遣使定閩廣選士，當路咸以名薦。公議以為先生大儒師，而東南士類之盛，福吉其最。遂命相繼任兩郡教官，以擬安定胡公之蘇、湖。教官任滿，部註將仕佐郎、建安縣主簿，疾不赴。其後再註從仕郎、福清州判官致仕，視之若浮雲然。自號彭蠡釣徒，日鼓琴以自怡。遠近來學益衆，口講指畫，俱通經能文。貢舉制復，門生悉堪應舉，擢科者累累。三科三省禮聘校文，所貢大半成進士，人羨揀擇之精。在宋，用周禮義策試。今制此經不與試士，則教人習禮記，或漸沐其餘潤，適有明效。博通羣籍，而禮樂書數尤所研究，每嘆詩樂無傳，倣朱子所得趙彥肅家二十四譜，增二十詩，俾皆可歌。且謂朱子雖疑古樂必非一聲協一字，而猶存此耶，見聲歌之彷彿然。今之音調縱未如古，不猶愈於以近世褻弄詞曲為樂哉。嗚呼，此先生之深心，殆猶逃虛空之喜聞足音也。倘隙識禮制度考文之會，幸次胡和阮李之間，其庶幾禮樂宜出諸君子之下也。孔廟釋奠，肇自唐開元禮，宋政和禮因之者也。升歌之辭多闕，江南學宫配享有四，祈酌獻舊

辭止有顏孟、所在因循苟簡、仍以備顏孟者備曾思。為是更譔新辭、補所不備、春秋各按月律合調、迎神主送神、通十八曲、部使者以之遍行於諸郡。惜哉。此學此志不獲顯設、臺閣名流、若程鉅夫、若元明善、屢言於朝、時未及用。所譜諧詩、考槃、蒹葭、衡門、白駒一皆寓自足已樂、不蘄人知之意。賦又假瑟以猗、不無金鑄子期之慨焉。平生著述有小學書標注、有瑟譜、有文集三十卷、具存。觀此可以見所學之大槩矣。家世豫章、熊氏、諱朋來、字與可、學者稱天慵先生。配袁氏、前卒。子三、父命以永先為長子、象先袁出也。繼室何、生古。①孫七、昶、昱、昇、昉、棣、寅、富。壽年七十八、至治癸亥五月壬寅卒。十二月壬申、合塟袁氏墓右。江西行省參政廉惇自初喪至塟親臨哀送、如弟子禮。遠近會塟千餘人。明年、自翰林直學士虞集銘其碑。越六年、古來徵文表墓。嗚呼。予嚮昔與先生談論不舍晝夜、深知其學之奧、故特書予之所知、而凡前碑已載者弗瀆。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一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為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②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以為內相尚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以為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為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

孺子宅東、加葺焉、徒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宮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即以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閒詠、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早詢、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令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絶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屢言於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

常、善瑟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以某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陜西行省左丞康惇、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某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朞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某書之、蓋有所屬。其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辭。故為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辨其正。先生偕能、與遺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虞集撰《道園學古録》卷一八

故宋登仕郎李君墓誌銘

李氏本唐宗系、居新安、不知始何年。後嬰廣明亂、遷黃墩。有諱京者、樂浮梁之山水清爽、鬱紆、可田可廬、乃遂相攸、族以滋衍、距今登仕君十一世矣。其閒簪組蟬聯、脩名姱節、烜著家乘、蓋與宋運相終始、而今猶演迤未艾。識者推其世德所鍾、與子孫之立言行事、未嘗不慨然于君子之澤如芳林嘉穀、必封植乃大、而天之報施善人、可必信也。余不及識登仕君、而君之〔闕〕樂平知州傳良銓狀其行來請銘、且書以致其孫泰亨之意曰、子幸哀而銘之、登仕君有知、當不恨其生不偶於時、而不朽者固在也。余辭不可、則為之敘曰、君曾祖諱棠、娶盧氏。祖諱文器、迪功郎、提舉司幹辦公事。娶鄭氏。父諱彌世、業春秋、登進士乙科、以端〔闕〕長者為鄉評器重。娶吳氏、生君而穎悟、童丱已若成人。稍長、從傳受易學、耳熟緒言。與同輩角藝文、每輒中雋。宋制、中朝官得舉叔姓、選太學弟子員。時君之叔父大監公當魁以名聞、將就試錢塘、聞父疾、棄歸。年道卧至哀、毀殆絕。衆哀集

禮无違者。年幼失怙、衆或以不更事嘗之。君益刻勵、不怵于浮言。值兵興訌阻、而才猷能自表見、然後知君之所樹立甚卓也。其從父兄原尤邃於易、君與為師友、益鉤決玄奥、適事之變、若中理解。鄉耆舊咨折輩行與交、寂受知于尚書朱公貌孫、京尹吳公益。二公負時望、所取予咨足為人重輕。宋事日棘、大盟公守鄉郡、鉏姦擊强、號稱治辦、辟公節制司計議官、遇奏補登仕郎。大兵南來、諸郡瓦解。時闕湘令浮梁、欲棄官去、以章綬委君。君曰、公毋以無私畀、吾不爾從也。自是迹韜志恬、雅不喜仕。嘗欲重建新田書院以訓鄉之子弟、經度既備、而道謀是阻、士論嘅惜。會郡侯欲選慎重無侵年者司庾事、强起君曰、委吏會計、是豈不足為政耶。卒善其職。每守令下車、輒問俗利獘及政所宜先。君剴論無隱、善被鄉邑。至元庚寅、邑燬于闕愚氓並緣竊發、剽掠者為姦。公與叔父宗正公雷初義同險艱、官軍掩捕、倚君奇畫、獲其渠首而貸脇從者。主將欲官之、君曰、吾以衛鄉井也、豈

干祭哉。卒不受。越六年、浮梁陞州、君年且五十、學官優以賓禮、每衿佩環列、觀君深衣峩冠、容止甚美、言論偉然、徵耆易文獻者皆丞稱李氏。君治家嚴、不惑異端、戒諸子爵詩書、趾美前人。聞弦誦聲則喜、有過亦不少假詞色。園池亭榭、花竹齊列、植梅崇阿、奇石山峙、日與魁人韻士觴詠、酣謔樂志、忘其老。里有蕭處士、年七十矣、君兄事之、約為耆英會、與者如千人、好事者以繪以詩。明年處士歿、君哭為慟曰、昔至道九老、以文正公即世、雅懷弗遂、翰林洪公以為造物所惜。居今方之、可為雪涕。自是君常忽忽不樂、未幾病、病再闕而卒。先是、泰亨嘗長幼菴書院。及再仕襄樊、君勉之往、曰、孝是教忠、慎勿以親遠增離憂也。之官甫半載、聞病謁告、娛闕醫藥、一不以家事累君、悉畢婚娶。季冬望、猶觴酒酌客。已而周視園圃、折花弄芳、意若永訣。後四日、形神忽異、泰亨等驚泣、問所欲言。君曰、吾疾殆不起乎。繼志者惟若等、余何言。有項、嗒然而逝、實至大辛亥十二月十九日也、享年

六十有六。君娶新安戴氏。子男七人：長即泰亨，提舉襄陽等處營田事；次謙亨、復亨、咸亨、恆亨、鳴亨、豐亨。女五人：長(闕)即良銓也；次適太平路龍葉州判官汪琦、翁氏(3)、武昌路南湖書院山長程琦、宋丞相番易公之子馬端頤。餘未行。孫男女四人。泰亨等卜以明年十月癸酉，奉治命葬君于里之琅玕峰。君諱心道，字聖傳，自號跦蹦翁。扁其室曰耆軒，有詩藁藏於家。余嘗俯仰二十年間，豪家右族，或泣王孫，或降皂隸，而李氏流芳燾杜，耀于逢掖，雖登仕君之瓌材雅度，綠事達幾，百不一試于時，而卒以死，然視世之仕不得其志以辱先者，君亦可无憾於其身，而且有以裕後，其得失豈不有間哉。是故宜銘。銘曰：系有唐，德流慶，嗟聖傳，士之良。閟不售，毋盡傷。百年短，千古長。爵其堂，封，視高岡。

鄧文原撰 《巴西集》卷上

黃亨叔墓誌銘

臨川黃君亨叔，工進士詩賦，少負能聲，亞於其宗兄知縣君仲明。仲明與予同為咸淳庚午貢士。其年亨叔亦中選，溢貢額外。明年，仲明與予試禮部，亨叔試補國學弟子員。仲明登進士丙科，予罷歸，亨叔亦罷歸。越四十有三年，仲明過予言曰：亨叔死矣，葬有期矣，發狀其行，子其銘諸。予悵恍久之，曰：科舉取士，如博塞於投，非智力所能與。以亨叔之藝而不偶，命也夫。亨叔諱泰亨，家臨川珠山。其先縣豫章，徙曾大父文廣，大父彥益，父天德。母王氏，繼饒氏。亨叔早從良師友講肆，文思奇蔚，氣格雄絕，為流輩所推，英英出庠士右。科舉廢，學專於身，治移於家，事親禮無違。丁時多虞，不以公私事貽親憂。父喪，致哀孝。繼母如母，友弟淑子，藹然仁睦之風。前時井里弗靖，或欲相挺為不義，諄諭善誘，俾愧悟而止。官委聚產，一槩公平，樊草賦均，至今人懷其利。宅東有閣，扁曰見遠。閣東有軒，扁曰東明。燕坐之室，嘉樹森立，活水鏡靜，扁曰梅塘。一家父子兄弟文物雍容，賓朋觴詠無虛日。皇慶癸丑春，微恙，諸子竭誠籲天，調膳進藥，獲延數月。起處如常，雖疾，猶娛書不輟，手寫邵子觀易吟、

又自吟云、久約松筠堅晚節、病違蒲柳望秋時。此其絶筆也。一日、進弟若子於前、屬以家事、教以孝友敬順、親親賢賢、輯睦恤衆之道。知舊省疾、舉手揖別曰、吾逝矣。六月廿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九月十九日、葬里之鳳皇窠。妻周氏、先一年卒。子男四、伯曰士廉、仲曰士清、叔曰士剛、玉成季子也、命以爲適。孫女一、適危龍從。孫女六。銘曰、

維藝之優、外褰於求。維德之周、内豐於修。有章其幽、有餘其留。靡疚靡卹、永藏斯邱。

吴澄撰　《吴文正集》卷七四

故將仕佐郎建昌路儒學教授吴君墓誌銘

異時場屋之士居達黌、出達衢、以得失爲雄雌、失則悲、得則肆、古人之事一不繫於心、務於躬也。其少從儀蕃先生於臨川、得延陵氏之仲季焉、則獨否。以是皆友之三人無須臾不偕、偕而無適不樂、於文益嬉笑諧辯以成、未始棘棘然也。季長於余二年、業成且精、凡試輙可、識用弘朗、意悟飄洒、卓然萬夫之望。一舉進士、遂中其科、得瑞州新昌縣尉以歸。重慶在堂、内外歆豔。既而天下定于一、其入仕京師、季亦名聞大朝、擢建昌路儒學教授。後十年、余將旨南歸、時季已解去、而盱校良規新新、新田每每問之、季氏力也。盍再仕乎、方藝木引泉笑而不應。自是余留昇揚、留長樂、留武昌、家居之日良寡、而延陵氏之仲季遠則書近則面、凡余家慶弔之會、無不與焉者。今自沙羨謁告歸、意當三人復聚如往時、可無不談、談無不盡、而季則已往矣。仲又益老且病、不復能行、徒以書使其子若猶子來、速余銘季墓。嗟夫、生者不常見、死者遂不可見、情當奈何、而忍文之。抑吾友兄也、其可辭。按前太學進士余鑰狀略曰、吴本金陵、五季徙弋陽、又徙金溪、六世祖濬徙今地、曰吴塘、濬孫安世又析於新田、曰景立、曰堯仁、曰士享、吴塘三世也。曰安世、曰以謙、曰鑑、新田三世也。君生七歲、自吴塘出繼於

新田。新田無父而有祖母、乃奉之而依於吳塘。吳塘之父字嘉甫、有志不偶、力學以命其三子。伯德鴻、仲德溥、季君也。名可孫、字聖可。甫十二、已辨科舉之學。少從仲兄游郡中、博士程君紹開每語人曰、二吳文行遠器也。平居恂恂、臨事毅然山立、蓋自幼已為長者所知。掌故胡桂芳名士也、見之曰、長必有成。以女女之。其師馮得一亦名士、愛而教之者十年、遂與同升。二公歿、君經紀其家、無所顧愛。去盱學而歸也、餘廩粟石千有奇、封識以竢代者。喜飲酒、然必相知者而後飲、飲至無算、然亦未嘗醉也。文辭字畫溫雅如其人。至於薄世味、篤古道、其天性固然。生丁未四月丙戌、卒辛丑十月戊寅、塟癸卯十有一月庚午、是為大德七年。信州貴溪縣西山、其阡也。子四、男曰泰卿、晉卿、女曰癸、曰燕。孫男三、女二人。之生非必爵祿以為達也、不辱以事親、以成身、以行志、雖一日可也。況中壽乎。且以聖可之材、譜器裁進、而師尹君公奚忝。亦既得其塗矣、步未改而斂轡蹶馬以歸、終以不出、是不亦異於人乎。夫異於人者、天必異之。或謂其子亦異於人甚、余曰然。銘曰、

少之時弟昆壯且老兮、孰存授美人兮粹溫。吾欲與言而不得與之言。嗚呼。蘭林在高原。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一六

校記

①古：《元史》卷一九〇《熊朋來傳》作「太古」。

②受：當作「授」，見《元文類》卷五四。

③翁氏：疑誤。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九

鄧僉可　甄昌祖　史蒙卿

白恪

鄧烏山墓誌銘

予識烏山有年，第知遊從諸公間久，善與人交，乃大德癸卯，予留汀洋，烏山從盱李仲弼來掾汀幕，相與數月適密。方仲弼初至，倥偬酬應間，烏山周旋佽助，忠盡誠①篤，然猶人情所有，友生或能之。未幾，仲弼坐抗纍孤子不能自理，烏山跋涉南北，代之辯訴，踰金陵，走三山，自三山還汀，往復幾寒暑，最後送仲弼返，分路不忍舍之去，復踰汀以歸。至汀，値病死焉。嗚呼！古所謂死友者，烏山近之矣。仲弼其何能得此於烏山，而烏山之所爲，依依不自已者，能使人悲也。當仲弼爲江右憲史得意時，烏山雖舊，不翕翕附。及其仕汀，視昔當道，勢便有間矣，乃得得從之瘴鄉，是豈以擇利而來哉？而與其憂憾其困，以忘其身。人生固莫不有命，而烏山輾轉之故，慣以死爲悍，不待及於此也。昌黎於柳子厚慨然夢得母子間意，悲傷其心，以爲平居栩栩笑語，握手出肺肝相示，臨利害毛髮不顧，擠之且下石焉者，聞子厚之風可以愧死。彼特有其意且未見之言，昌黎猶借以爲交道之勸。若烏山之風，眞可以厲薄而起媮，彼勢利之離合，所不必論也。予誌烏山以此，豈復待他事哉？且他事寧有過此者乎？烏山恂恂色笑，遇事而勇往，見不可力爭，所不能及，扼腕太息，坐如不得安，聞善若渴，逢可人傾倒，如白頭歡，受人一言之託，如恐負之，疏財而重義，急害而緩利，素所蓄積然也。爲詩耿耿自達，不雕琢爲工。時文詩書義見稱，旁通九流及方士技巧，多玄著。與人處，嘿不見所長。所過故人零落，感念徘徊不能去。往常受知鄉達尊侍御春山危公昭德、郡守寒恕齋邦傑②。科廢後，府檄樵溪山長、江西提學遲教諭靖安，又嘗授建寧考亭長。周行四方，所志念何許，無自以見，卒以義死，亦

可以不泯。鄧氏自光州隨閩王入閩，有名璩者，掌兵昭武，子孫家光澤之烏佩，世不乏人。曾祖弼，祖烜，父震，母陳氏，繼吴氏。子輗、軏。烏山名僉，字季謀。生前丁未臘，没後丁未九月十四日。又一年，輗舁櫬以歸自汀，卜至大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葬里之水尾。予每謂烏山盱人，丁未夏五月來光澤，輗儒服以故人子見，始知烏山光澤家也。九月，揮舟過延平，聞烏山隨仲弼還汀，蓋未久，恨不相遇。歲晚，意且來歸，乃聞訃，蓋重哀之。輗先塋求銘，予直指其大者，而其爲人可見矣。其孝友睦婣，常美不復書。銘曰：

人趍而我逝也，人疎而我密也，人棄而我即也，可去之矣，而猶予之畢也。然而彼則生，而此則没矣。不肖者以爲微，娟者以爲啞也。微公論者名之，彼誠智而此誠拙也。噫，傷哉！以此爲之碣也。抑薄夫之聞之，口如吃而心内折也。

處士甄君墓碣銘　宋本

應奉翰林文字、真定蘇天爵伯脩父持所著處士甄君行狀求銘其墓，曰：君鄉之先達，諱昌祖，字茂先，師侍其先生軸，交秋磵王公惲，俾天爵狀以詔銘。子者其子恒志也。銘曰：

舜胄氏甄代遐邈，君世有繫遠盍略。茂先昌祖字諱錯，無極徙恒遂地著。曾祖公亮德清爍，祖讓事金刺嵩洛，考用致位民部幕，妣劉繼王淑相若。君讀六經得大約，毋王淯瀆老致樂。築亭訪山在負郭，木石與居隱操樸。師軸友惲敬不謔，言倍行過期救藥，經史傳集浩以博，重屋丌冊示尊閣。修名嚼然日孔炤，蜀憲聘掾以養却。戊申月正體魄落，歲六十二瘞諸洛。儷代之王賢以嫸，胤恒補吏晉臬擢，女章孌兮死未妁。子子克敏齒踰弱，王侯不事斯道卓，幹毋之蠱子職恪。懿君學易協準矱，顧親小禄辭不諾，惟古逸遺名不鑠。賴士載辭傳悉硌，抑本茲銘不已作，誰之言者蘇天爵。

靜淸處士史君墓誌銘

大德七年、桷官翰林、史先生以書見貽、不獲領。後二十年、子璧孫棐其書藁以示、反復痛悼、策勵于桷爲甚重。今撮要而表之曰、斯文剥喪餘數十年、師表郡縣學者應格則得、未嘗于其人、後生不說學、亦未嘗知學。剽僞務實而挽之古、子宜勉焉、非可以廬跂冀也。又曰、吾將死、得子文表于墓。桷拜手讀之、泫然以泣。先生於外家爲舅氏、猶記拜先生於獨善坊、論宦族纚屬、文詞顯著獨鈌、自吳丞相開新河、有相者曰、過後當踵有之、甥宜自重。先生於諸經窮探微旨、證墜緝鈌、不溺於諛聞、剖釋正大而折衷一歸於前哲。論古今得失、必探情僞、以暴其罪、正色憤悱、若造庭而受其責也。爲文邃古、不雜異說。手抄口講、㪅僕不能以盡。孝悌遜讓、知其出自然也。先生諱蒙卿、字景正。生而奇頴秀目、七歲善屬文。年十二、入國子學、通春秋周官經、復兼詞賦。江文忠公萬里、常參政挺時爲大小司成、器待之。咸淳元年登進士第、授廸功郎、復州景陵縣主簿。呂少保文德帥鄂、檄入幕。呂命先生勉蜀帥溫和解正陽圍、溫疑呂、猜阻不肯發、微語撼之、即就道。凡所需器物、一夕以辦。溫實先公帳下校、却立曰、史監軍誠有子。調穿山鹽場、論義勸諭、戶不知有箠榎。十年、改江陰教授、復改平江。至是不復仕、故其詩文多感憤自喻。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嘗勉曰、思深辭悲、學陶靖節、其得之。維鄞史族、號相門、曾祖諱浤、蚤夭、贈中散大夫。祖諱彌鞏、司封郎中、贈少師。司封以儒學致顯、當貴盛時、獨早退自持、鄉人稱爲獨善先生。妣臧氏、華國夫人。考諱肯之、中大夫、湖北提刑、兼知常德府、贈太中大夫。妣趙氏、周氏、碩人。太中熟邊事、折衝料變、有大帥才。時宰忌之、太中在湖北時、謁告歸省、從巳川陽公岊學易、春秋。一年、復歸國學、適中上第。士常患固陋株守、皓首不寤。先生識足以窺淵懿、經緯一原、合師友之旨、老而彌實、確而不懈、故其成就若是。自號靜淸、晚歲罹厄窮、講道不輟、從者益衆。天台多名山、

心樂之僑居者八年。大德十年七月某日卒、享年六十。疾漸革、語諸子曰、我死必歸葬、不能得資、良累汝。汝有志、其果能成也。是歲十有一月、柩歸祖塋。明年、葬于陽堂鄉穆興之原。娶陸氏、朝請大夫將作監合之女。子璧、孫、蒸孫、坐孫、臺孫。女伯佺、適葉信公夢鼎之孫撥翁。仲忱、適紹興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之曾孫世演。二女未行。有文集二十卷、易究一十卷。託永遠於少賤、誠不敢承命。歲月遒邁、而璧孫能遵守不貳、奉遺言以請。曷敢以不腆為辭。銘曰、

貞絜陸沈、志裂金石。秉吉無鄙、厄則孰職。驥伏于裹、不稱其德。塊獨結約、恣決胷臆。持丸障瀾、盡瘁不休。卒昌者名、屢空靡憂。生為完人、歸藏于丘。有子紹學、曷怨以尤。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二八）

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白公神道碑銘

白於太原為令族、至金源氏典、太原衣冠為家盛、而白氏兄弟相繼踵儒科。故中大夫、樞密院判官、兼右司郎中、輕車都尉、南陽郡伯諱華、字文舉、其季也。唐宋樞密無判官、金天興帝賞罷之、特置職以寵。由是相仍、自郡伯始。郡伯後居真定、生子四人、俱有時名。君諱恪、字敬甫。少警敏、三歲善作字、書八卦八字、有以見等鄉先生元公好問、公作詩滚器之。郡守上其能、將薦于朝、郡伯謝弗許。稍長、里之先進張先生耀卿愛其才、獎拔力成就。至元中、世祖遣使詣州郡試明經生、復門役、君首預選。弱冠試吏、擿姦拔寃、獄具、御史不能撓。後為河南按察司書吏、有尉卒利孀婦財、未終喪、強贅於姑家。既而虐其婦、復不禮其姑、姑告於官、饒之尉。卒隱其罪、屢訴終喪無明文、事久不決。君悉疏所犯、聚邑人以告、婦得終養其姑焉。至元十四年、江

南建行臺、御史大夫相威公、愼簡所屬、署君爲掾史、取條不便事凡二十。大夫見世祖、力陳之、允十有八。③宋著令者、大辟或讞上刑部、聽報可。賈某公田租、歲減什二。十八年、授從仕郎、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司經歷、改荆湖占城等處行省都事。時荆湖省臣某括財恣威福、君度不可與共事、辭不拜。後果受誅。二十四年、改浙西提刑按察司經歷、遷平江。丁母羅夫人憂、以夫人喪葬于吳、將終老焉。會詔舉不附權臣自廢者、有以君辭荆湖事薦于上、除福建宣慰司經歷。閩郡廣遠、豊歉不同。是歲、汀州穀善收、戍兵所給糧不登數。福泉與化穀踊貴、有司議移三郡穀于汀。君建言、道途轉輸、大無益。發貴粟以賑三郡、歸直于汀、可多得穀、誠兩便。有司難之。君署記曰、使有罪、願乙獨受。卒如其議、而官之羸糧果增倍。宣慰司復爲省、君治六曹文牘以俟。平章某公如君簿領有能名、受其籍以付吏。三十一年、丞相太傅公爲

湖廣平章、君時爲都事、俾陳樞密院及本省利便、侍丞相入覲、有旨允其奏。復陞員外郎。湖廣聯絡左右江、官吏秩祿歲一再受俸於省、地遠、得不償旅食、有棄俸不領受者。君建議隨所部以給、迄今行之。衡永戍兵耕閑田、官出牛、輸其租、牛死不得落籍、戍兵歲率鏹數十萬以酬。君惻然、計之曰、牛死、當納皮角于官、除故籍、而以官租捐納之、則得矣。戍兵由是免害。有省臣獻廣西地肥沃可爲田、徙湖南居民往耕之、當調戶五千。君力言不可、平章公是其議、奏止之。獻田者復調兵征思明、發運粟入賊境、道遠而淖、荷擔者各持去志。君憂有他變、出直募民、民樂受以往。峽州歲饑、請粟于官、有欲核驗、始發。君言、饑民朝不及夕、使核驗、死當過半矣。大德二年、進本省理問官、推誠燭幽、莫有滯濫、而言論風采彬彬文雅、蓋以吏治濟其儒行者與。四年、改江西省理問官、究僞辨獄得直。于時翰林承旨閻公復持士論賢否、有言曰、白文

舉父子兄弟俱有文名。敬甫幼負俊聲、老不入翰林、答將誰執。奏為翰林待制、復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儀度閑整、贊導禋祀、動不踰矩、蒼顏玉立、真善為頌者也。擒向為翰林應奉、幸得侍同朝、聆議論、接顏色、寬厚平實、言金諸老行事、歷歷指掌。曉自號竹梧。其為文不事雕飾、扶掖後進、侃侃自持、知其於孝友有加也。生丙午歲十有二月、至大二年己酉四月卒于官、年六十有三。積階至朝列大夫。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真定路真定縣之朱洛村。曾祖仲溫、隱德里居。妣李氏。祖宗元、金故贈朝列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祖妣李氏。妣張氏、羅氏。君羅出也。娶盧氏、中書架閣管勾順之女、翰林承旨摯之女弟。男五、淵、安福州儒學教授。沅、蘄州路蒙古教授。時登世。湛、今承事郎、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都事。洙、國子學正。灝、江西湖東道憲司書吏、先卒。女五、長適李崇、靜江路稅課提領。次適甄遂良、季適李權、河間路某州樂壽縣尹。孫男八、貞、采、暹、辟、樾、樞、桂。孫女四。曾孫男一、女三。湛為元帥府都事、擒適請告歸里、以事狀拜且言、先君子嘗得與子同院、銘莫如子。擒謝不敢辭、乃為之銘曰、

有完者圭、藉之以韋、不泄其溫、禋祀用祇。受中以生、剛柔是宜、木神則仁、其用不陂。顯用太常、幼敏且岐、挹其粹精、飭躬以教。黜明賚潛、奚燭姦暴。匪伊求之、我曷望報。道在一源、孳以簡要。詹詹炎炎、益飾其巧。佩玉舒徐、六轡濡如。執簡以陳、矢言不迂。彼計功者、承色善趨、較以蘄成、卒喪其軀。有高維閎、茲為守儒。恒山之陽、松柏茂直。詔于雲初、是謚是則。縣仕之初、壇竁璉奕。詢彼故老、曰惟祖德。我銘孔昭、庸告爾無斁。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二七

校記

①盡：疑當作「藎」。

②寥：疑當作「廖」。

③家：當作「最」，見四庫本《清容居士集》。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

暢師文　耶律希亮

大元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推忠守正亮節功臣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暢公神道碑銘

泰定丙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暢公薨。十年矣、制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肅。又十年、加贈推忠守正亮節功臣、官勳如故。伯子江東道廉訪副使篤、將侈君之賜、灼公之善、範後之承也、謁其友許有壬叙而銘之碑。叙曰、公諱師文、字純甫。上世居汴、公生洛陽。大父淵、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魏郡伯。配田氏、贈魏郡太君。父訥、參汴侯幕、一府服其賢。注地里指掌圖、有詩名。公幼警悟、貧無書、手抄口誦。甫十五、博覽經史。弱冠、謁魯齋許先生、先生賓遇之。高弟若姚公端甫、高公道凝、皆相推友善。中原底定、慨然有志於世。上時政十六策、受知丞相安圖、補右三部令史。丞相巴延南征、選為省掾、從攻揚州、常州、下蘇秀臨安。歸裝獨載書籍、無一長物、編平宋實跡上之①。初官承事郎、行樞院②都事。重慶叛、竭謀畫諭、諸城相率內附。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尋除承直郎、潼川路治中。按寒畯王朝綱、王伯寧、韓伯昌為府史、後皆至達官。修府治、發地得白金五十鋌、同僚分公十鋌、公獨不受、以修廟學、傳舍、餘作酒器給公用。承制改同知保寧路事、治尚平簡、反側以安。擢僉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世皇知其賢、詔所至毋敢沮撓、給三傳赴上。至則摘姦雪冤、興學除弊、風采一變。有言若曰、暢純甫不貪、佳士也。其令與臺臣伊蘇特穆爾為侶。遂拜監察御史、糾劾權貴、憲綱肅然。上所纂農書、遷陝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栽植、闢荒田、農事以興、饑

僉陝西道按察司事。時按察改廉訪司、精汰舊官、獨副使盧公處道暨公仍舊。與元監軍怙勢肆虐、得其贓、奏決之。移僉山南道。枝江歲防水役衆、往返四百里、供給尤苦。公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伊德呼謂馬之徒大為民害、繩其尤者流之。改僉山東道、入為國子司業、教育有規、諸生服焉。除陝西行省理問。始至、決滯訟三百餘事。若右丞圖們岱爾之訟家財、宣使輩士安之誣折民齒、開成同知張德昭之剥女財而奪之歸、皆强悍有恃、官不能制者、併置於法。引疾歸、遷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成宗賓天、武宗撫軍朔方、仁宗淵潛覃懷、而中宮屬意安西、宰相知其不可、乃集館閣議、以察向背。公與焉、即颺言曰、此宗社重事、詎宜苟且。衆皆默然。又曰、余病矣、請歸調治。遂拂衣而起。仁宗入京、始出視事、尋至大改元、詔修成宗實錄、賜中統楮幣為錠一百、加少中大夫、請郡、除太平路總管兼勸農事。歲旱當禱、公曰、聞先旱必哀於民、天可欺乎。乃捐俸致禱、不日沾足。當塗民坐殺牛祈雨、囚拘者六十餘人、公惻然曰、雨暘愆期、守令責也。民殺牛致雨、爾縱不愧於心、尚忍聽其訟乎。即破械出之。舟有沂流觸沿流之舟致溺、其人累獄不能決、公亦縱之。吏持不可、上其議憲司、卒是公議。扶米故積盈屋、公曰、吾家人能盡此乎。呼寒士小民恣其取去。分憲至郡、必謁公曰、公治內無事、此來行故事爾。至屬邑、曰、暢先生治內、何敢久留。後守為之立祠於學。召為翰林侍講學士、階中奉大夫、奉勅撰王勃成道記序等文、賜白金兩錠、不受、尋除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視事五月、歸。中書遣編修官富珠哩翀奉翰林學士之命、以請起至汴、以疾歸。延祐四年丁巳秋、主河南鄉試、歸次襄縣、西顧長安、發丘壟之歎、因感疾。十月朔、薨於縣之傳舍。某年某月某日、葬於襄陽峴山之原。配伊喇氏、上世遼貴族、佩金虎符萬戶某之女、先公二十年卒、兩封魏郡夫人。三子、長堆音[3]、蔭淮安路判官、轉將作院經歷、拜西臺御史、移

南臺陞都事、除江浙省員外郎、改僉山東道肅訪司事。入為監察御史、階太中大夫、爲今官。娶李氏、子六人、勉、國子上舍生、年二十七卒。勤、劼、勱、勳、勁、皆幼。女五人。次曰騫、不仕。娶咸氏、子勤。女一人。次曰駿、娶蒙古氏、子四人、勗、勍、勔、勝、篤。駿、魏郡夫人生、騫、曹氏出也。至元之初、際興王之運、得賢為盛、而文學之士措諸有政、拔出流俗、籍甚在世、若魏公者、混一來可數也。公制行孤潔、足以俯視一世、立志高遠、足以上追古人。天下之人莫不驚嘆、以為異人、而不知者造訕騰議、公亦不恤也。若夫從南征而垂橐歸、得地藏而用諸官、屢辭上賜、盡揮祿入、雖公小節、而其賢次為何如哉。高公彥敬為山南副使、移文言不可居公上者三、謂公官五品、先十餘年、不可犯積薪之誚。渡江孰不富貴、至今家僮數口、寒士無異、勢利無一動其心、高節清風、殆不可及。且兄事三十年、義雖朋友、愛如同生、一旦岸然其上、實不自安、犯此三不義、何以糾人之非。即日辭去。觀此、則當時俗化之美、士大夫風節之高、公之所以致此者可知已。朝為侍吏、暮徵倖躐數級、徹然為長吏、爲同列者、聞二公之風、亦可少愧哉。公作守得古循吏體、執憲有古遺直風、至於立朝抗論、不恤利害、則其較著者也。其為學宜專館閣、備顧問、而中外十轉、始為國子司業、又出為陝西理問、入翰林才一轉官、尋又出守、再除翰林、則老矣。豈一時人才之多耶。抑當時名爵之重、雖如公者、亦若是而已耶。一技一能、與不能操觚而專局至通貴未止者、則又有命也耶。然而列聖知遇、多士推服、太史有錄、太常有謚、加贈有號、而又承家有子、則天之於公亦厚矣。讀書一過目即不忘。假友人宋長編、不浹日反之、友詰其易、公曰、予舊熟之、有忘者申之爾。友記辟事數十、驗之、應答如響。為文力追古作、盧公處道以為似太史公、而姚公端甫亦稱純甫實善文。著述多而不存藁。副使所粹才十一爾。其見於世者不專於文也。銘曰、

魏公之出、際時浡興。挾藁見世、淵踏遂騰。宋木斯拔、蜀

蔓有芳。簡牘既資、贊益惟弘。閫之不撤、撫之不拒。以隄厥潰、以撤厥堋。堅求簡編、士視金繒。皇皇使車、爰七其乘。善則爾揚、愆乃爾繩。學政聿修、郡績載凝。掌帝之制、適天之夢。大議不屈、長江可測。名日山重、家不纍增。歸來自樂、飲水曲肱。有介如石、有潔如冰。峻如絕壁、孤如秋鷹。弛張戠世、中別涵澠。夷考其行、不渝九微。聞公之風、貪懦自懲。穿木已拱、恩光日昇。漢江茫洋、峴首峻嶒。元凱多事、慮及谷陵。惟德惟神、有憯威棱。景而前修、昌而後承。登世于千、物莫我敢輘。

許有壬撰　《至正集》卷四九

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贈推忠輔義守正功臣集賢學士上護軍追
封漆水郡公謚忠嘉耶律公神道碑

泰定四年六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耶律公薨於京師私第。七月丙午、葬昌平縣玉泉之東甕山之陽。後廿有五年、其孤莊嘉請於朝、贈推忠輔義守正功臣、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忠嘉。乃來屬某文其墓道之碑。某昔待罪史官、知公之先世有勳勞、所以銘彝器而著竹帛者、未易以悉數。公以世胄之英、蚤歷艱危、雄文奧學、克享壽考、位躋上公。今皇帝篤念祖考、推恩舊臣、流光泉壤、而庇賴其子孫者、於斯爲盛。執筆論撰其世出行治、誠不敢辭。按狀、公諱希亮、字明甫。其先遼太祖長子東丹王謚讓皇帝突欲、傳六世而爲聿魯、歸金、生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追封漆水郡文獻公履。文獻生楚材、歸國朝、拜中書令、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廣寧文正王。文正生光祿大夫、監修國史、中書左丞相、贈④推保德宣力佐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懿寧文忠王鑄。公文忠王長子也。初、六皇后命赤帖吉氏歸文忠王。歲在丁未八月十有四日、公生於和林南四十里之涼樓、曰禿忽思。六皇后遂以名之、賜洗兒酒果襁負之物甚厚。歲甲寅春、憲宗遣文忠王與帖木而忽魯赤覈錢糧於燕。文忠王奏曰、臣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携諸子至燕受業。憲宗從之、乃命公師事北平趙衍昌齡。時公方九歲、未浹旬已能賦詩。歲丙辰、召文忠王和林議事、公獨留五年。以歲戊午春至六盤山行在所。及秋、文忠王扈從南

伐。明年、憲宗崩於軍中、公領輜重北歸。陝右阿里不哥與北邊諸王遣使來召。又明年、爲世祖中統元年、文忠王行次靈武、諸王使至曰、大行皇帝在蜀、事無鉅細悉以任鄉。鄉其與主將渾都海等治兵、以卒先帝之功。文忠王還、乃召公母子至。既而聞世祖皇帝卽位於上都、卽召渾都海等朝覲、皆弗從。會阿里不哥召渾都海等、始知諸王構難。軍士妻子留北方者相率引去、文忠王棄家、挺身來歸。翼日、渾都海知之甚悉、遣精鋭數百騎追之、弗及。令百餘人監視公等、遍脅從行、夜則環宿。六月、次靈夏、度河、過應吉里城、轉戰以進、積尸蔽野。七月、至西涼甘州、阿里不哥所遣大將阿藍答兒至自和林、帥師至焉支山。公往見焉。阿藍答兒問公、而父安在。公曰、不知。與吾父同莅事者宜知之。渾都海盛怒、訴公曰、我焉得⑤之、亡命東見皇帝矣。公曰、若然、則奚謂不知。阿藍答兒熟視渾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焉。詰公甚急。公曰、使我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藍答兒以爲質、遂免監莅。然健卒肥馬、十取其九。八月、大兵與戰、阿藍答兒、渾都海皆死、其殘卒北走、衆推哈剌不華爲主將。九月、公潛匿甘州北口水東沙陀中、殿兵已過十餘里、有尋馬者適至、老婢漏言告變、衆奄至、盡驅以見主將。十月、至肅州、阿里不哥使至、切責甚厲。哈剌不華與文忠王有昏姻之義、文忠王從行在蜀、哈剌不華爲礮手長、嘗

疾病、文忠王召醫視之、遺以飲食。因釋公縛、執手曰、我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州北川、公與昆仲等雪中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數瀕於死。次伊州、告變老婢在主將幕府得疾、號叫不絶聲者十有餘日、腹裂而死云。十月、涉雪踰天山、肌膚皴瘃、補敝韡煮牛韉、窘苦萬端。十二月、臥疾北庭都護府民家。二年三月、至昌八里城。四月、至馬納思河。五月、至葉密里城、乃定宗潛邸湯沐之邑。初、六皇后少娣主后之位、與宗王火忽皆欲東覲。公母密知其事、攜公入見、垂涕乞哀。哈剌不華頗覺其事、遣脱脅火察兒督責窮詰。十月、至於火孛。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至皇后所朝正、因見公、閔其不能歸、遺以幣帛鞍馬飲食。二月、從大名王至忽只兒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不哥所用鎮守之人曰睃羅海、欲附世祖。公聞之喜甚。三月、從二王還至葉密里城、王遺以充耳雙、上有二珠、大如榛實、價値千金。欲穿公耳、公辭以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且無功受賞、實懼懷貪之罪。不許、流涕控告乃已、聞者異之。王又解金束帶以遺、且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五月、阿里不哥兵驅迫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口里。初、公有二馬、白黑異色、黑者尤驍健、王之近臣爲其奴肱篋以口奔告公、願假白馬追之。公竟以黑者假之、人以爲難。六月、西行三晝夜、至換札孫、僵屍相枕。公六晝夜惟食螟蝨一溢。又

從至不剌城、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澤剌之山、后妃輜重皆留於此、公母及昆仲亦在焉。公單騎從行二百餘里、至出布兒城、九十里至赤烈河、河南之城曰也里虔。九月、哈剌不華以兵至、公從二王興師、還至不剌城西五里、哈剌不華與其族弟脫魯火察兒皆中流矢死、盡殲其衆。二王函其首、遣使報捷。十月、至赤思寬。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復至、公從出征、至渾八升城、公母從后避暑於阿體八升山。五月、世祖遣不華出至二王所。文忠王嘗言於上、臣之妻子皆留北邊。因以璽書命其家臣紐鄰醜僧召公赴闕、仍敕二王給驛。二王賫送東歸、兼獻金錢文豹。六月、餘苦先城至哈剌火州宕柳中、經鐵堠子、宿伊州、涉大漠以還。八月、朝於上都大安閣、備陳邊事及羈旅困苦之狀。是日、賜鈔千鋌、金束帶一、幣帛三十段、命爲□古兒赤必闍□。至元八年春、授奉訓大夫、符寶郎。十二年、既平宋、上令公問諸將日本可伐否。是時夏貴、呂文煥、范文虎、陳奕等皆云可伐、公奏曰、宋與遼金攻戰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年後興師未晚。上以爲是。十三年、太府監令史盧摯言於監官、各路所貢布長三丈、惟平陽加六之二、諸怯憐丹爭欲取平陽布。苟截其長者與它郡等、則無所爭。每歲糅漆宮殿器皿及拭塵垢雜用、用布千餘疋、猶不給。今所截餘布可充其用。監官從之。適古欲赤伯顏以聞、上以詰監官、監官倉皇莫知所對、歸罪於摯、上命斬之。公遇諸途、摯以怨告[6]、公命少緩、其以實入奏。上令董文用讞之、竟釋摯。等召御史大夫塔察兒等讓之曰、此事言官當言而不言、向非禿忽思、幾誤誅一人。十四年正月、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三月、遷吏部尚書。十一月、駐蹕察納兒、上召公至。奏對畢、文用問大部[7]近事。公曰、囹圄多囚耳。上方欹枕而臥、忽蹶、問其故、公奏曰、上都省檄奉旨若曰、漢人盜鈔陛文□殺、以是囚多。上驚問孰傳此語、省臣曰也可脫兒察。脫兒察曰、陛下在南坡以語蒙古兒童。上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爲令式。乃罪脫兒察。公因奏、令既出矣、必明其錯誤、以安民心。上善其言、卽命□介孛羅與公議行文書、仍遣公至大都諭旨中書。十七年、公以跋涉西土感疾、足病痿攣、退居濼陽二十餘年。至大二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授公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七月、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公以職在史官、類次世祖嘉言善行。英宗嘗取其書入禁中。久之、閒居京師、四方士多從公考德問業。種花竹以自娛。公性至孝、困厄遐方、家貲散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寓廬巾陳列致奠、克盡誠敬。咸[8]相聚來觀歎曰、此中土之禮也。公之疾病、終日危坐一室、朝吟暮詠、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所著詩文及迫務從軍紀行錄等三十卷、目之曰慷軒先生文集。毋粘合

氏、赤帖吉眞氏、俱追封懿寧王夫人。粘合氏慈公若己出。娶札剌眞氏、郡王爪秃之長女、先公三十有七年卒、追封涿水郡夫人。繼室何氏、金徐州領軍都統立之女孫、封涿水郡太夫人。子男四人、曾化、長生寶、莊□、祈長周、今爲承直郎、生料庫使。女四　長適粘合□師奴、次適僉河東山西肅政廉訪司事乞奴、次適利用監卿梁完者篤、幼適東昌路同知總管府事僧家奴。孫男二人、安因、安爾察顏。女二人。銘曰、

於穆世祖、克纘武功。麻數有歸、收攬羣雄。才駿蝟興、風虎雲龍。孰敢干紀、天誅莫容。維懿寧王、遼國之宗。棄家奔刑、盡瘁鞠躬。其棄其囊、蕩析爲空。王有令子、播越羈縶、穹廬蕨祀、孝敬式隆。矯矯名王、待遇加崇。斬將獻馘、遂達宸聰。重譯選朝、賜予彌豐。乃掌符璽、超躋顯融。俄嬰末疾、息影雲松。武皇御極、耆碩登庸、召賓侍從、列爵上公。有赫英帝、祖武賓從、編摩聖訓、藏弆禁中。優游壽考、啟祝令終。貤爵泉壤、涿水開封。文章渢渢、江海爲東。不亡者存、雖若長虹。瘞山之陽、燕石可劖。述銘紀德、以表孤忠。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二

校記

①平宋實跡：《元史》卷一七〇《暢師文傳》作《平宋事蹟》。

②樞院：右引書作「樞密院」。

③堆音：本文它處均作「篤」，疑爲蒙古字音。

④「推」下當脱「忠」字，見《元史》卷一四六《耶律鑄傳》。

⑤「得」下當脱「知」字，見《元史》卷一八〇《耶律希亮傳》。

⑥怨：當作「冤」，見右引書。

⑦大部：當作「大都」，見右引書。

⑧「咸」字上，右引書尚有「朔漢之人」四字。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一

聶斗月　牟應龍　何劉發

王珹

故萍鄉州儒學教授聶君墓表

君諱斗月，字文範，清江崇學鄉聶氏，平山居士忠清之孫，將仕佐郎餘姚縣主簿應泰之子。博綜羣書，辭藝超衆。宋咸淳癸酉，江西轉運司以進士貢於禮部。國朝既臣南土，民未諳新政，姦黠並緣乘時漁獵，舊族往往困瘁。獨君才識通敏，應事適宜，見者心服，莫或敢侮。既克自立，同里與受庇焉。至元壬辰，劇盜猝至，質人以求貨，君納重賂，見免其母，身留賊中。凡同時被繫之人，悉意調護，盡脱乃已。越境數日而後返，其拯難誠切，臨危不懾，有如此者。由是買宅於洪，奉母而居。會府人物淵海，縉紳宦游，雲萍旅寄，莫不就見而問政，款門而締交，一身仰而糊口者有焉，一家待而舉火者有焉，接納彌久不倦。大德庚子，復還先廬，録前人貲産及己所增殖，均畀諸弟。當路薦君文行，勑授袁州路萍鄉州儒學教授。至大戊申之春，得末疾，弗克赴。君儀形端莊，氣象純雅，敦謹和裕，表裏不二，斷斷然有古鄒魯遺風。孝於大父，若父若母，養生送死，一一如禮。敬長慈幼，好賢容衆，賑貧賙急，救患平怨，宗族親暱，友朋鄉黨，睦婣任恤之行，靡有虧缺。慧智明達，而深潛掩抑，守之以愚，因自號守愚，以寓其志。後進稱曰守愚先生。生宋淳祐丁未三月朏，終元延祐丁巳十一月朏。越三年己未正月庚申，葬富州富城鄉之猴山。配黄氏。子男四，克勤，後二年歿，次克潛，克讓，為弟斗元嗣，季克修。女二，黄武、黄允恭婿也。孫男一，德符。女三。既葬之八年，予過清江，克潛示以將仕郎、前遂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李克家之狀，請銘先德。予夙昔與君交遊，思君篤行不可復見，其已久矣，銘無所施，乃為叙次其狀之所述，而以表於墓。初，餘姚主簿年壯未毓子，平山先生素尊事翰林學士豊城徐公，一日

客其門、值公之從弟攜仲子偕來、即斗月也。居士一見、奇其秀偉、欲求之為孫、以情白徐公。公可其請、命從弟以此子與聶而主簿子之。其後主簿生四男及諸女、君友愛篤甚、一如同出。父喪、弟妹猶稚、鞠之長之、教之各使成才、嫁之各使得所。仲弟斗韓擢惠州路儒學教授。諸弟感覆育恩、事兄終其身如事父。又恢拓其家業、益光大其家聲。人咸服居士遠識而嘉君之善為人子、無忝付託云。

吴澄撰《吴文正集》卷七一

年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年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禄大夫、諡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嶽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吴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假、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荅、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

時已退不任事、生是蓋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牀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説、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强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華歉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為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鈪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璟、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餘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葬於湖州烏程縣三碑鄉晃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見先太史襄省墓吳門。先生手為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於世、盍及我時為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某為碑銘、曰先生之志云。某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畧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託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為銘曰、

學孰為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作。文

孰為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嗜嗜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証。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虞集撰《道園學古録》卷一五

竹隱處士墓誌銘

所謂一鄉之善士者，促身可以範俗，敦仁可以處里閭，門之内父子兄弟雍雍如也，族黨之中長幼皆順而聽也，頑薄之夫見之，使人之意也消，則一鄉之善士已。如處士何君漢卿是也。君諱劉孫，其先開封人，居汴之陽。六世祖大理評事逢吉，宋元祐中，從常之晉陵。建炎初，常為兵衝，高祖中奉大夫俊弁北徙暨陽。曾祖武仲，四領鄉書，登紹興庚辰第，累遷朝議大夫、通判建康軍府事，贈中奉大夫，妣商氏，封令人。祖潤，朝散郎、通判池州軍州事。妣闕氏、繼忠氏，俱封安人。父龜年，將仕郎，妣闕氏，封安人。何氏世以文翰起家，家饒財，土腴華第甲一州。先緒中微，衛仗繼作，族遂分散。君幼失所怙，受學於舅氏，感激奮厲，長身卓立，音吐如鍾。出則從師友，入則經紀家事。中年田園粗足，或勸君謀什一之利，厚自封殖者。君笑曰：貧富命也。資性樸素，褐衣布衾，數歲不易，屏五素之好，泊然無營。見後生靡服炫飾，輒閉目不視。聞人小善，喜若己有。有不善事，嘿然不樂。其言不諂，其行不悖，其某事不悔。好施而不倦，亦不妄與人。救人之急，息人之爭，而無伐德之色。尤重然諾，出語可復。不務取進，不競勢榮。嘗為松江學糾，旋棄職去，調會稽學正，遂不赴。晚年益斂晦，不預世事，有問不答。權貴人欲識其面，不能。屋後竹千竿，誅茅三間，杖屨逍遥，觴咏其下，自號竹隱居士。余鄰牆相去不百武，時時過從，君輒歎曰：白首惟吾二人耳。今者不樂，如逝者何。余凄然，輒為引辭。將別，必曰：數見無相忘，歲不我與矣，哀哉。言之不祥也。君絶嗜慾，早善攝生，鬢髮黝然，顔渥如童，筋力雖衰，精神充溢。晚年飲食小損，俄苦疾眩，終日嗜臥。親賓之問疾者皆在，顧余若有所言，余不敢請。正月晦日，疾

亟吁家人屬以後事，恬然而逝。訃聞，傾城之人咨嗟涕洟，俱悽惜曰：善人亡矣。君生宋淳祐七年之丁未，終於至治三年癸亥，享年七十有七。娶趙氏，同郡化成鄉採花杖書趙公發之孫女，前卒。子二人，皆從余遊。長旦源，博敏可喜，不幸早世；次天溥，尤嗜學，三應進士舉。孫男四人，之植，長出也，亦習舉業；之英、之格、之楨，次出也，彬彬就學，高曾之澤未艾也。孫女三人，皆未出室。曾孫男一人曾賢，奴女二人，尚幼。初，君事父至孝，奉先追遠，必躬必敬，老而弗怠。義方之訓嚴整，子若孫晨入塾，夜分覲自課督，臥起必偕，詩禮閒習。故君之喪，棺衾宅兆，曲致其情。卜以是歲七月二日葬君於昭閩鄉由里山之原。先期，天溥、之植來拜乞銘，且曰：治命也。余答拜泣曰：五十年故交也，曷敢不諾。敬次緒君世裔行實，且系之銘。銘曰：陟彼杌子之岡，望其壙窀如也，猗嗟先生息其下。子孫其昌，錫爾純嘏，我銘不磨，永詔來者。

陸文圭撰《墻東類稿》卷一三

故成齋王先生墓表

先生諱城，字王成，姓王氏。學者不全稱其字，而用成齋為先生稱者，尊之之辭也。王氏系出太原，五代時有為節度使曰彥超者，來居婺義烏之鳳林鄉，至宋自鳳林徙居郡城者曰三府君，五世而生本，贈太師，追封魯國公。本生登，政和二年進士，知湘陰縣，贈太師，追封魏國公。登生四子：師醇，鄉貢進士，贈奉議郎；師心，政和八年進士，累遷給事中兼侍讀，權吏部尚書，除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爵東陽郡開國侯，贈特進，謚莊敏；師古，亦鄉貢進士；師德，宣義郎，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莊敏次子沇，知桂陽軍，贈正奉大夫，是為先生之曾祖。而楚國長子淮，紹興十五年進士，淳熙中致位左丞相，封魯國公，贈太師，謚文定，則先生曾叔祖也。祖諱槐，由大理寺丞知汀州，終朝請大夫。父諱侁，將仕郎，監南康北院。先生幼穎悟，資稟溫厚雅，不樂華靡事，唯篤志問學不少懈。初，先生從高叔祖直煥章閣兩浙

西路提點刑獄師愈，嘗從鄉先生徽猷閣待制潘公良貴及龜山先生楊公時、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其子為主管建昌仙都觀瀚，受業東萊呂成公之門。其孫為魯齋先生文憲公相，傳道於鄉先生北山何文定公基。何公得於勉齋黃文肅公榦。黃公即考亭朱子門人也。先生於文憲為諸孫，又在弟子列，未嘗輒去左右。而丞相之孫直數文閣、福建轉運副使敬巖先生似，其學得於撝堂劉公炎、雙峰饒公魯，皆本於朱子。復與文憲公諸父子姓一門自為師友。先生於數文為從子，故又得以朝夕承教而無間。討論經義，講說理趣，微辭奧旨，聞見日深。其家學之淵源，與他人號稱師弟子者不侔矣。先生之學既粹然一出於正，而固未嘗標揭以立異，矜持以為高。同時若葉公閶者丞相衡之孫，何公歙者文定之子，皆與先生以風流文雅相尚，為忘年交。先生素無仕進意，或勉之曰：世祿不可墜也。乃赴銓試，中其首選，補修職郎、監建康酒稅院，未及上而運去物改，因不復出，捿遲先廬，遂為終焉計矣。久之，遺民故老日就淪謝，先生與剡源戴公表元、永康胡公長孺、浦陽方公鳳、粵人謝公翺，皆以節操相激厲，時唱和於蛾山、剡水風月寂寥之鄉，黍離麥秀之音，往往而見。讀之令人有慨然之思焉。於是浙東宣慰、按察二司並治於婺，握帥符持憲節而來者與其僚佐，悉碩夫鉅人，若恒山周公鍇、隴西李公思衍、洛陽陳公元禮、河東臧公夢解、曹南完顏公貞、漁陽鮮[1]於公樞、郡守倅若高平孟公淳、錢唐夏公若水、薊丘李公衎，無不略勢分，內交於先生，造先生之廬無虛日。或咨扣義理，或商確詞翰，或講求典故之沿革，或訪問政務之得失。先生歷歷與之言，莫不厭服，以謂前代文獻之遺，惟先生足徵而已。先生丰采明朗，儀槃淹習，而冠帶偉然，望而知其為喬木故家之君子也。婺為呂成公過化之地，後人因立祠事，宣憲二司欲招徠學者講肄祠下，圖屈致先生為之師，而先生不欲以師道自任，則薦仁山金先生履祥，且以書勉之出。仁山

文憲門人也、時方高臥蘭江上、因先生言、不得已為起、文憲之道録以大明。故凡學者猶以事仁山者事先生焉。先生生於宋淳祐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卒於今泰定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八。以卒之年十一月日葬於金華縣東安期里黃枇塢之原、去魏國北域若干步。所著詩文若干卷、手抄若干卷。娶永嘉趙氏。二子、長邵孫、次雲龍、將仕郎、江山縣尹致仕。孫男四人閒、閏、閭、閎、並以文學世其家。嗚呼。宋南渡後以及於今、婺之衣冠家莫盛於王氏矣。爵禄道德、聯蟬奕葉、而先生有以承其先。子孫賢才、是佀是續、而先生有以垂其後。徵諸其身、不亦盛德之君子乎。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自先生没、而百年之老成典型盡矣。然其所以不朽者久猶未有登載、遺風餘範、將遂湮微、是用追述其梗概、揭於墓道、庶幾來者有所鑒觀焉。

王褘撰　《王忠文集》卷二四

校記

①鮮於：當作「鮮于」。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二

胡方平　葉瑞　揭道孫　陳應洪
劉友益

胡玉齋方平傳子一桂　汪師泰

胡玉齋方平、婺源人。曾伯祖昂、政和間由辟雍第、嘗與朱韋齋有同邑同年之好。曾祖滋紹興初復繼世科、因伯氏交於韋齋、獲聞河洛之論、而朱子則世好也。方平早受易於介軒董夢程、繼師毅齋沈貴瑤。沈實介軒上客、而介軒乃盤澗從子、得其家傳者。盤澗受易於朱子之門最久。方平研精易旨、沉潛反覆二十餘年、嘗因文公易本義及啓蒙註通釋一書、又外易四卷、考象求卦、明數推占。又有易餘問記、其言曰、本義開象數理義之原、示開物成務之教。朱子言易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而後易可讀。啓蒙四篇其殆明象數、以爲讀本義而設者與。象非卦不立、數非蓍不行。象出於圖書而形於卦畫、則上足以演太極之理、而易非淪於無體。數衍於蓍策而達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無用。其間又多發造化尊陽抑陰之意、易之要領、孰大於是。明乎此、則本義一書、如指諸掌也。長子一桂、字庭芳、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於易。景定甲子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得朱氏源委之正。嘗入閩、博訪諸名士、以求文公緒論。建安熊禾去非方讀書武夷山中、與之上下議論。歸則裒集諸家之說、疏朱子之言、爲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其言曰、易爲卜筮作也。辭以象著、占以變推、故象有未明、則占有未瑩。是故易道有四象爲要、易學有四占爲難。朱子啓蒙、本義專主卜筮、本義又專以象占示訓、蓋皆引而不發、待學者自悟爾。去非曰、更得詩、書、春秋、周禮、儀禮一如易纂、以復六經之舊、豈非文公所望於吾輩者乎。一桂又爲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人倫事鑒、歷代編年諸書、並行于世。一桂居之前有二小湖、自號雙湖居士、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

《新安文獻志》卷七〇

故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葉先生墓碑

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葉先生諱瑞、字宗瑞。遠祖祖治、宋熙寧閒廷對魁天下。曾孫廷秀、由邵武徙建昌新城。春秋擢第、官至朝請大夫、知梧州、言事忤旨、仰藥卒。子遠、宣教郎、奉祠歸、次采石而溺。孫茂祖、甫四歲、母饒夫人抱以依姑趙、趙居而教育之。因為金谿人。中鄉貢進士舉。娶趙、生四子、先生其叔子也。幼尚氣節、致力經學、以及百家、皆得旨要。其為舉子業、不蹈時習。或戒以希有司旨、先生曰、吾為是區區、而悖吾師說乎。益篤志為己之學。進士公卒、先生甫冠、貲產悉分弟妹、而躬耕以食。趙夫人卒、兄弟四出、先生獨力營治。久乃惝然曰、昔親在、不敢離親、亡矣、充吾學為揚顯者不力、可乎。歷甌越、會稽、瑯琊、涉汶泗、過鄒、入秦、道晉、以達幽朔、無所遇。最後至遼東。世臣洪氏以好儒聞、聞義學方難其師。有以先生文行言於平章君祥、右丞重喜者、及見大悅、館而師焉。諸子彬彬、以文學濟其世美。遼東之人翕然知向學者、先生力也。朝廷以右丞薦、授遼陽路儒學教授、再調大寧路、陞將仕郎、江州路湖口縣主簿、攝尉事。盜久逸者、皆獲之。憲司檄按德化縣疑獄、即得其情。覈虛糧、決滯訟、縣以治聞。轉撫州樂安務提領、俄請老、授前官。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疾終於家、壽八十有五。某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娶趙氏、生子順。女適孔景仲。繼黄氏、生子升、寧都州夏河寨巡檢。女適湖口縣典史杜復亨。繼王氏、生子大有、蔭宜春揚橋務提領。女適高安白沙寨巡檢孫鐵柱。孫男三人、縝、綱、繹。女三人。先生年五十始出、卒能致官而行其學、遊徧海內、乃得返鄉里、至於休致而終於正寢、雖用不盡其施、而教之振於東、善之淑於人者多矣。遺文四十卷、庸學提要六卷、周易釋疑十卷。於戲、博矣哉。中原貢舉廢將九十年、江南亦四十年。有士少時、先公教之曰、金源分裂、不事貢舉、國家之大、未有不行、但遲速有時、爾力學以俟、當有際也。時混一才二十年、故老尚多、幸及從學、

祖有得也。尋以校職從事山北憲。貢舉詔下、乃弃而應薦。先生實主文遼陽、科制廢久、內地有所不悉。遼陽在東僻、有司一切昧於奉行、先生纖悉教之。蓋江南內附時年已三十餘矣、習於場屋條制者也。監試憲僉田時佐曰、微先生、幾不能奉詔。有壬既獲薦、又入禮部、經問之奧、策問之切、見者莫不駴異。先生在湖口、方鳴金鼓行江、有壬歸省臨江、遇之中流、歡甚。至順庚午、有壬為兩淮轉運使、先生惠然肯來、年八十四矣。飲食起居、猶昔也。手書大學中庸二書注、字如蠅頭、以與小兒。留月餘歸、明年遂沒。又八年、升來武昌請銘、將刻之阡。茲銘也、其誰宜為。銘曰、

於戲先生、志一學醇。友善行道、恥為鄉人。昔臨分裂、佔畢苟安。四海既一、我轍乃環。有韞未泰、貫用不售。爾不我知、我不爾覯。晚暮幼安、片帆遼東。有命自天、皋比畀公。俊造賓興、墜緒孰繹。紹遠選公、張此東僻。樂育嘉惠、侏離伊吾。糾邑司征、曷究我書。八十五年、口不樂制。視身所遺、根茂實遂。旅無所容、道路屏營。歸來正首、於戲先生。

許有壬撰《至正集》卷五〇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孝、爲文章、通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攖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娶黄氏、男二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子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黄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

少也不羈、引酒爲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捐以祀祖。從神來斯、毆志道甫。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一八

揭志道墓表

豐城揭車之大父道孫，字志道，英偉豪邁，須髯奮張。少業進士，一筆千餘言。世革，伎無所施，則尚羊山水幽處，痛飲狂歌，繼以太息。後乃還治農圃，教授鄉里。中①曰：吾祖客外，每食含肉，將歸遺親。親没，事兄如父，事姊如母。姊寡，有子十歲，被俘，極力徧求弗獲，養姊于家，終其身。作堂名廣思，歲時於中序族。年逾四十而鰥，不再娶。晚嗜佛書，酒肉俱斷。風月良夜，鼓琴一二操，聲動鬼神。年六十八將終，意氣閒定，家人環立，摇手止之曰：勿亂。凝然而逝。悲②此世之不遇者也，若酒若佛，蓋託焉以消遣世慮，而不知者譏其使酒佞佛云。車能劬學，懼其祖湮没無聞，可謂慈孫也已。

吴澄撰 《吴文正集》卷六八

静山處士陳君墓誌銘

饒之安仁有隱君子曰陳恢叟。恢叟之父甚賢而貧，有磽地數十畝，以樹桑爲業。凡喪祭冠昏衣食賓客之事，皆仰焉。又計其贏，命其子從師問學。恢叟即感憤自奮，與湯東澗、吴道心諸老游。非聖人之書弗敢著於心，非君子之行弗敢服于躬。早作而夜思，期不負其親而已。學益明，行益高，於是近者曰：陳先生吾師也。遠者曰：陳先生吾師也。翕然慕而從之，有終恢叟之身弗改事者。諸門弟子間相與謀，欲請爲廣其業，遂止之曰：毋累我，毋累我。且爲歌詩以喻其意。與仲父起元俱號稱君子，其脩身事親、治家居鄉之道，人取以爲則焉。大德二年九月十有九日，無疾而逝，年五十一。恢叟諱應洪，自號静山居士。曾大父文炳，大父彦雲，父麗。娶某氏，子男三，長曰垕，鄉慶遠路龍溪書院山長，爲翰林國史院書佐，次淵，次日新，爲老氏學，賜號崇玄冲道明復真人。孫男三：能、儁、英，女一。延祐改元夏四月，垕來告曰：不幸先子棄諸孫且十有七年矣，惟是貧，弗能禮也，殯于里之楊園，將以某月日啓葬于鄉之古塘。惟垕之不肖，幸以筆札從公于太史氏，日新又以祠官事今上，獲從公游，且並辱公之知，非公之文，將何以慰先子於地下。而垕死有餘痛。願公曰之銘，予爲之題曰：静山處士陳君之墓，

而銘之曰、

古人云、渭川千畝竹、可以比封君。江陵千樹橘、可與千戶侯等。然其人所以垂後著稱者、亦如是而已。陳氏徒類區區數畝之桑、卒饜詩書之澤、至於今弗替而益大、世獨以長厚聞、豈非賢哉。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二四

劉先生墓誌銘

吉之永新儒師劉先生諱友益、字益友、是爲清江公非先生九世孫。曾祖諱宗信、父諱繹、世以家學爲邑人師。父剛嚴介特、獨立無朋、而以先生爲之子、故少與物忤。先生少好學、貧不能得書、從里之多書者借而讀之、朝借暮易、暮借朝易、窮晝夜讀不絕聲、過目輒記。間爲人傭書、以給膏火、父母憐而禁止之、乃掃別室、幕牕戶、竟③坐默誦。如是數年、貫穿六經、包羅百氏、至天文地志、律曆象數、山川聯落、郡縣廢置、皆可指畫而談、毫髮無遺也。宋之亡、鄉里豪猾並起爲亂、與伯兄真長、從弟人瞻皆遇害。先生絕而復蘇、饑困踰年、乃卜築高山之間、杜門著書、不與世接。以聖人之志莫大於春秋、繼春秋之迹莫大於通鑑綱目。凡司馬氏宜書而未書者、朱子書之、宜正而未正者、朱子正之。恐朱子之意不白於天下後世、乃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蓋歷三十年而後成。天歷中、邑進士馮君翼翁傳其書至京師、國子先生得之大驚曰、昔者王道衰而春秋作、春秋隱而綱目興、書法不作、綱目之義又將微矣。故聖人之述作雖殊、所以扶天綱、立人極一也。遂錄副在官、俾六館諸生傳習之。至順三年三月三日昧爽、先生疾作、猶正衣冠危坐。至午而卒、年八十五。以某月日葬邑之禾山鄉大豊之原。娶陳氏、繼段氏。子男三、矩、衡、節、皆克紹先業。孫男十、曾孫男一。又明年夏、馮君調官京師、矩具狀介以請銘。馮君曰、先生外和而內剛、外通而內介、言簡而要、不迂濶於事。其誨人也諄諄善誘、白鬚丹頰、神情蕭然、真有道者。嗚呼、若先生者苟見於用、當何如哉。銘曰、

百圍之木，不爲斧柯。蹄涔之水，不爲江河。元有天下，先生在野。先生在野，志在天下。百世之上，先生此心。百世之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水深。

揭傒斯撰《文安集》卷一三

校記

①中：疑當作「車」。

②悉：疑誤。

③「竟」下脱「夕危」二字，見四部叢刊本《揭文安公全集》集一三。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三

高克恭　汪庭桂

故大中大夫刑部尚書高公行狀

曾祖某　祖樂道　父亨

公諱克恭，字彥敬。其先西域人，後占籍大同。譜牒散佚，莫迹其所始。公之父以力學、不苟媚事權貴，為六部尚書器重，歸以其女，因奉母夫人翟氏居燕。時晉知名士、嘉甫朝夕講肄，遂得大究於易、詩、書、春秋及關洛諸先生緒言。縉紳交章論薦，世祖名見便殿，奏對皆經世要務。而嘉甫雅不樂仕，歸老房山，生子五人，公其長也。公蚤習父訓，於經籍奧義，靡不口誦心研，務極源委，識悟弘深。至元十二年，由京師貢補工部令史。江南歸附，選充行臺掾，復選內臺掾，擢山東西道按察司經歷。自工部為經歷，率間歲一遷。經歷之明年，入掾中書。未幾，發戶部主事。一時公卿大臣多冠儒碩彥，而公以文雅裨論其間，故望譽日著。廿二年，除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鉏治強梗，儕類胥息。明年，改山東西道。其治如在河南。又明年，為監察御史。臺臣奏公都事，守法持議棘棘不阿，而網係具舉。經公所建明者，皆經久不廢。時二十五年也。是歲，僧格為相，每汙用善良，期思附己，遂擬公右司都事。知終不可以權勢懾，明年，遣使江淮省考覈簿書。當時文法吏每多希旨，務從刻深，而公一用平恕。浙右風物繁會，衆亦莫能浼以私。李仲方，公故人也，以兩浙運司經歷卒於杭。公為卜地，瘞之西溪，且為文志其墓。與郭佑之、李仲賓、鮮于伯幾、王子慶等祭之，哭盡哀。還，授兵部郎中。未幾，僧格伏誅，議江淮視他省劇煩，如得端介練達之士長省幕，其可，則以公為左右司郎中。前是籍戶口，有司期會火急，文書闕、儒士例蠲徭役，而故籍漫不可省。執政持論可否，期歲不能決。公至，則凡以儒籍占者，皆定為士戶，得自拔於吏隸，皆感

激泣下。凡舊政之不便于民者、一切罷去。擇中外有才望之士、為守臣聞諸朝、後往往擢用、而不知公所薦也。都省以浙西多隱漏失實、命公檢括。公言、成歲輸粮、為石者四百萬、内公田餘七十五萬一千項、粮為石者一百三十九、號浙右居諸路三之二、公租視民所輸且二十倍。良由宋季賈似道欲恐誤國、田有虛額而官无蠲征、急期則負逋者衆、吏民交病。方今宜講行良法、保固邦本、不當重為煩擾、復循舊弊政。不報。有言利臣以朝命至杭、增湖東夏稅、自執政以下皆取認狀、獨公久不署、其人亦不敢以盛氣加公。比去、公徐謂曰、吾才不逮子遠甚、子嘗司畫諾於是而不能增、而諉吾能邪。子毋重𤸃斯民也。卒不署。杭州歲調民司庫、或值他為姦利、大折耗、民賣子女幾不能償。公為選州縣之終更者役一歲則升其任、民用安息、至今以為常。稅司或植桁楊于門、以伺匿稅者。公即召官吏問稅入幾何、則皆應曰不足。公曰、吾將白之上官、桁楊若等、以咸不職也。詰旦往視、則桁楊已不復植、而稅亦贏。公之周

恤民隱、率行省所理易。江淮為江浙、尚書省復歸中書。故公　閣郎中再歲被璽書者三。元貞改元之明年、遷山南河北道廉訪副使。時暢公純甫為僉事、公疏請臺言不可居純甫之上者有三、大槩謂純甫自大師南征、即掾行省、敭歷中外幾二十年、而某資歷尚淺。純甫文學行誼夐出倫輩、高風勁節、夙所景慕而不能及。況兄事純甫、義則兄弟、情均骨肉。職等居上、情寔未安。明年、為大德元年、擢公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而純甫亦它遷、時人皆多公之讓。王敬父與公同歷臺省、情義款密、後敬父稍踈跡、使酒難近、出語輒詆公、人不能堪、而公一不以介意、且力薦之朝、言敬父趣尚甚、不宜以小過擯、語極懇切。公在臺、言聖代累頒詔旨、議行貢舉法、而權臣賣官營私、扳引朋類、沮格不行、今所至乏才、宜急登明、以副上意。又言敦學校、選寔才、汰冗官、增吏俸、慎刑獄數事。同列多齟齬、或訕公迂。惟大夫徹理公知之深、每識公語不忘。三年、復名入為工部侍郎。會江西有盜十三人、夜以

刃入客舍，刼絹數千匹而去。客舍長曰：是必吾里中惡少年嘗為盜者也。逮捕，驗問百端，既論報，有寃語聞，丞命公驛往，乃獲真盜，而十三人已尸諸市。還奏，官吏悉杖罷，禁錮終其身。越十年，有賂尚書省奏將復用者，遂舍暴疾死。識者欲傳其事，以為世誡。公由工曹轉翰林直學士。會五年京師水，公與直學士王公約賑濟畿縣，惠利周決，民咸德之。明年，授吏部侍郎。又明年，河東地大震，公使平陽，廉餓禁死，審錄寃滯，復平反若干事。尋除彰德路總管，未赴。八年，改刑部侍郎。有訴御史案闕①枉法，上命雜治，御史罪且不測。與御史聯事者②規自脫免，諂右訴者，由是御史首服。會赦，猶議其罰。公深不直聯事者議，與同罪。忤執政意，廷辨至數百首，終不易。京師旱，自秋八月不雨，至於六月。公陞尚書，言明刑本以弼教，人道莫大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叙。今子證父、婦證夫、弟證兄、奴證主，榜掠成獄，大傷風理，宜禁絕。又中外囚繫，歲度死不下數百人。凡此逆於陰陽之和者

示高③。平章政事廣平何公素雅重公，公為歷陳當世之務及自昔大臣保全名節者，詞氣剴直。未幾，何公謝事，公亦除大名路總管。在刑部時，與同官論事，不肯隨聲應和。及去，凡公所行，胥吏皆傳以為式。守大名，以廣平致理，吏職而民舒。上在淵潛，郡取花石，擔負輦輸，民不知擾。嘗賜綺段，以旌其能。至大三年春二月，還京師，客城南。將入覲，得寒疾，久不愈。至九月初四日卒，即以是月二十九日塟在佐山花山之原，從嘉甫先生之兆。公生於戊申十一月闕日，享年六十有三。積官至大中大夫。先娶夫人曹氏闕之女。生男一人，曰秬，今為秘書著作郎。餘早世。女闕人，長適李闕，次適中書平章政事額布德呼勒。再娶夫人劉氏闕、便宜公之孫。生女闕人、未行。妾之子闕、尚幼。公性極坦易，然與世落落寡合，遇知己則傾肝膈與交，終身亦不復疑貳。在杭，愛其山水清麗。公退，即命僮挈榼杖屨適山中，世慮永釋，竟日忘歸。好作墨竹，妙處不減文湖州。畫山水初學米氏父

子、後乃用李成、董元、巨然法，造詣精絕。公卒後，構公遺墨者，一紙率百千緡，爲詩不尚鉤棘，自得天趣，嘗見公作畫，時雖貴交在側，或不暇顧，有指謂公簡傲者，久乃識其真。浙江所在多豪門右族，或飛語汙公，公亦不爲辨。暨北歸，行李无長物，貸於人而後具舟費。公操行畫時，嘗以大夫相威公入見，世祖顧問再四，曰：是高嘉甫兒邪。賜中統鈔二千五百緡。公嘗言，自筮仕日給餐錢外，所得僅此止。房山有田二頃，課僮奴耕作，歲入不能供。及卒之日，家无餘貲。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易簀命喪塟用朱文公法，及區畫家事甚悉，此心不以生死亂，衆爲講學之驗乎。昔於諸弟友愛甚篤，所喪弟孫殘皆衣食於公。嘗舉江南文學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陳无逸、倪仲棣于朝，皆官郡博士。敖、陳相繼死，公亟念子敬貧，且年逾五十，自刑部白之都堂，曰：薦賢非秋官職，然不敢以辟嫌後賢士。宰相從其言，將官之七品，吏部厄以銓法，不果行。疾革，語及猶太息。文原自公爲都事佚抗、首受公知，亦與在舉中。後忝詞林屬，而公在朝，相從後④十年。每歎公闕立言操行，有古君子之風。子敬言，一日，公問人生至貴者何。子敬方隱度以對，公曰：無求。子敬每誦斯語，交相儆勵，期不負公知。惟公名實終始，宜得當世善爲文辭者銘其墓，謹序其歷官行業可傳於來者如右。

鄧文原撰（《巴西集》卷下）

存耕處士汪公庭桂墓誌銘　王球

大江之南，吳、楚之匯，歙西有州婺源，婺源有世家汪氏。觀夫世數之近遠，事業之崇卑，則前人積累之功，有可得而徵者矣。傳所謂德厚者其流光，德薄者其流卑，詎不信哉。至正十二年春，汪氏有德麟者，以其大父安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庭桂碑石未建，介州人王元奉前進士余深狀，致辭於宗老尚書汪侯。侯覽狀曰：真豪傑之士。圖不朽，實子之責。屬老病，命宜興州判官用徵以余公狀，俾門生寧國路總管王球爲之辭。敢不諾。

且請福建廉使貢師泰書其文、中書平章政事張蔡公珪篆其額、俾德麟刻焉。汪之先出於姬、至魯成公支子汪受封、食采潁州。至孫都司馬踊、始以王父名為氏、為六十八代祖。至今世系皆可考、詳見世譜錄中。其始居烏聊者、則越國公華、奉籍歸唐、君傳在太史氏。總戎來鎮婺源者、兵馬司道安。徙婺源者、御史大夫墳。捍禦保民、占籍鰌溪者、則中元也、於君為十三世祖。曾祖潁州學諭斸生、俾、則府君之大父也。考通、母程氏。祖父皆以善及人、垂休委祉、逮於郎中公、起而承之。公諱庭桂、字秋芳、別號存耕。幼有大人志、廣顙豐下、目光如電、神采毅然。性資眘、十三明蔡氏書。十八、舉進士第、授紫陽書院山長、積階至迪功郎、廣德軍司户參軍。善騎射、熟孫吴兵法。以算干南康知軍葉公閶、公奇之。未幾、謝太后詔天下立壁壘以自衛、愚民率變、公為文諭之、聞者散畏。既而宋社屋矣、遂絶意仕進。元圭兄弟以周勝納降、卒成者、公力也。會劉國公平安南、版授公本省左司郎中。辭曰、能終養父母足矣、不願乎外也。士大夫益以是高其風。公之才之美、過絶人遠甚。監郡瑪蘇庫、良二千石也、公一見、侯執加器重、恨識之晚。公言五事、凡誅黜吏者十餘人、平反死獄者二家、出僞楮株逮者百人。侯服明允、凡政事有所未達、輙咨訪。由是留置館舍、顧遇日隆。府判摩和巴住賑、公預出所儲以濟流莩其不能自食者。倅笑曰、諸大家積庾廩、乘歉為己利。公對曰、公私匱乏、道殣相望、吾能獨享所有耶。其處心蓋如此。與倅生堂上、諸孫以次進拜、說書。倅舉觴告公曰、能遺子孫以詩禮、實中朝希有。族子文冐犯先塋、出之、終身不得與宗族齒。有婦早年孀居、自誓靡他、舅姑欲奪其志、公戒之、以全節婦。其啟迪人多此類、能使人化服若是。年在髫齔時、諸父常等疾之、再謂公考曰、宜擇賢立後。摩從諸父兄弟病於征徭、公不修宿怨、反出私財以佐集事。婦舅氏程、妻弟李、終養其生、死葬焉。其篤於倫理又如此。其於賑鄉善族、鄉姻字貧、又有推仁之才、著果

之周、禦寒之纊、免利之黍、死無治喪者給棺衾、修川梁徑路以濟往來、免官驛之病民、建法輪以起絕廢、為忠光大事親孝、親疫殫力市藥、親卜佳兆、振門戶、樹家聲、百廢具舉、制節家事、嚴而有恩、妻子聞其謦欬、皆斂手正容、毋敢肆也。晚搆樓西山麓以自娛。公生宋淳祐戊申二月八日、歿于今天子至治元年辛酉六月四日、壽七十四。往弔者戶外屨常滿、如喪所親、為當時歸重如此。夫人李氏、與公同年、先八年甲寅卒。子琰等奉治命葬林寧楓木嶺。其次子琮以狀介處士黃清夫詣京師、乞銘於潛翁張公、有故、得篆額而歸焉。子男三人、長琰、次琮、次琪。孫男九人、德謩、德禮、德聚、德麟、德和、德本、德均、德美、德慶。德英、夭。曾孫男鎮祖、毅祖、樊祖、應新、繼祖、光祖、美祖、康祖、文斌、棣祖、昭祖、宣新、文偉、文亮、文啟。惟公之里居世緒、列於家傳、趨操行事、施予惠利、播於余公所為狀、屬敢掇取其大者、以為植德之符而表顯之。竊觀自昔草昧之初、出其經綸之蘊以翊扶興運者、固已策高功而建崇名。其懷才不試、以節行自保而甘老於丘園、積久必發、亦莫不有以庇賴其子孫、表見于後世。蓋木必其本、水必其源、本深則末茂、源長則流遠、豈偶然哉。有若郎中公、親享其報、年登八袠、及見其三子九孫、為時俊傑、此則世之希有者也、且曾玄蕃衍、又能顯融以亢其宗、豈非積善之報、自有不可揜者歟。銘曰、

顯允汪公、展也全人、惟忠惟孝、萃于厥身。其忠伊何、不仕二君。其孝伊何、歸養雙親。動人者義、澤深者仁。詠歌道德、為時自民。用能光大厥家、而黼休委祉于後昆。燿聯五葉、彌久益振。推述潛德、表諸蒼珉。揭于墓門、曰忠孝之子孫。

《新安文獻志》卷九二上

校記

①案開：當作「案問」。

②旨：疑當作「者」。

③示高：此文義不屬，疑有譌誤。

④後：疑當作「復」。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四

劉賡　白珽　劉因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者俊之士，歌詠德業，賛襄討譔於其間，以黼黻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士大夫之生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為禮樂由乎賢者，詔訪之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文金高科大儒，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應樂成材，奬勵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親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不索，用能以老成為國耆英，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纘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輿宰，而故老衛以衛壺閣。學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為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為上言之，上以為感，制詔臣其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為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儀治儒業，始為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謚康穆。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燮，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謚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為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脩侍講為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秋[1]旨[2]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為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為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為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冀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冀、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為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洺水縣樓鶻鄉公孫寨先瑩之次。故侍讀學士王構實誌之。建元初，命官循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急從而史館方脩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若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彧承眷遇，循才畧，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

本朝精采相濡、雅意、氣相推高。而退然沉毅、畧不與之較、而言語學畫之出、人實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　朝廷擧以科學取士、公持文衡、先體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嚴入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備二然、是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胄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誅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實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兼也、從其讓則爲晉書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拳請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卅我③　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　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拳請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須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衰廢禮、盡天棄養、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云。臣泰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今奉　明詔、敢作爲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蹤矣。白髮蒼顔、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珠履。入而奉親、榆曹滫瀡。多士在門、有公有御。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瑶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執觽執文、孰爲詩夸、朝鼛夕壎、孰爲謳渠、外肆中隱。凡人之君子、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父而有徵、尚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權然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録》卷一七

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嗚呼。是惟湛淵先生白公之墓。先生諱珽、字廷玉、白其姓也。出於宋丞相時中之裔、世居文水。時中之從子異庵、蹕南渡、官至防禦使。生武畧大夫良輔、食邑槜李、因家焉。武畧之後、又至武功大夫顧、始占籍於錢塘、生修武郎必勝。修武生通武郎嶸、先生父也。妣方氏。先生本四明名儒舒少度遺腹子、通武育以爲嗣。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詩。十三受經太學、習爲科舉業、聶然有聲場屋間、一時貴人爭欲出其門下。甫及壯、元丞相巴延平江南、聞先生賢、檄爲安豐丞、辭不赴。乃客授藏書之家、晝繙夜誦、燈墜花穴帽不知也。如是者一十七年、程文

憲公鉅夫、劉中丞伯宣前後交薦之、復以疾辭。中歲嘗出游梁鄭齊魯、歷覽河山之勝、登臨弔古、訊人物風土、慨然有尚友千載之意。及至燕、王公貴人見輒賓禮、或欲舉爲東宫官者、先生復引義固辭。南北孤遠士久困逆旅、則必昌言甄拔之。自是學益充、文益富、而家益貧。宣慰都事鮮于公樞帥一時名士、援杜甫、鄭虔故事、共買屋使之居。會李文簡公衎出將使指、喟然歎曰、有才如是、坐視其窮、可乎。力挽起之、授太平路儒學正。先生不得已應命、未幾攝行教授事、悉心官政、修建天門、采石二書院。政成、當時事例可貢行臺令史、達官勸之行。先生笑曰、吾守章縫、爾它何覬哉。尋轉常州路儒學教授。兵燹之後、禮殿與堂廡皆廢弗治、祭器、載籍亦闕。先先爲完之、且復侵疆三千餘畝。俄再遷教授慶元、未上。翰林、集賢兩院謀曰、白先生淹回下列、吾儕不敢薦一言、可謂汗顏矣。共尉④薦之、陞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副提舉、階將仕佐郎。時鄧文肅公文原實爲之長、與先生

志氣胎合、舉刺得宜、文化大行。秩既滿、銓曹有不知先生者、署淮東鹽倉大使。先生自以鹽筴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即謝事、養痾海陵。遠近學徒擔簦相從者殆無虛月。先生已六十又七、及再遷從事郎、婺州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宦情矣。日與韻朋勝友曳杖游衍、銜杯賦詩、惟恐日之易夕。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匯、榜之曰湛淵、因以自號。晚歸老栖霞、又號栖霞山人。以天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一。其年十一月二日、葬錢塘縣履泰鄉栖霞山之陽。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詩人白君之墓云。先生性至孝、母病、刲股和藥、起瀕死者再。及歿、號慟自擗、嘔血至數升。父感奇疾、醫言必得死屎可療。先生踏冰雪、緣崖穴求之、三日不得。父死、抱屍哭、絶而復蘇。繼母虐、不子厥子、先生事之愈恭。既而改適他氏、與偕名之儲。先生爲營朝夕、且負其避兵、迄免於難。然汲汲行義、尤不顧家之窶、孤嫠不能昏者嫁之、死而無所歸者槀殯之。道中拾遺珠、侍其人訪索、審而

還之。或以質劑假金、匱乏、不獲償、焚而慰之。生平無驕辭色、一以謙抑為事。聞人善、未嘗不艷慕。見揚人過、掩身亟避去。奉先之外、不惑異端、不諂瀆鬼神、疾疢憂患之來、一委之于天。自幼至老、無一日廢問學、故能長於詩文。紫陽方公回稱其冠絕古今、有英雄大丈夫氣。剡源戴公表元謂其注放五經之淵、拔除百氏之晦。廬陵劉公辰翁又言其不為雕刻苛碎、蒼然者不惟拯塵外之趣、兼有雲山韶護之音。皆確論也。翰墨雖其餘事、亦有晉魏風。酒酣、命二童持紙懸筆一揮、疾如雨風、聲光翕然四達。而先生素志邱壑、以退為進、故位不逮名、君子惜之。先生娶沈氏、有賢行、前二十七年卒。子二、貢、文林郎、南安路總管府經歷。采、溫州路永嘉縣鎮海東寨廵檢。女一、歸常州路儒學正鄭禾。孫四、栩、越、東、明、皆登世。孫女一、適平陽宋允恆。允恆由紹慶路儒學正歷授新州新興縣福緣寨巡檢。貢以子天命、允恆仲子範為後。範有學而文、能繼其家者也。範生子二、弦、戣、女三。先生所著書曰詩、曰文、曰經子類訓、曰集翠裘、曰靜語、皆二十卷、嘗鋟諸梓、四方多傳誦。嗚呼、先生已矣。謙生也晚、雖不能識先生、幸從鄉先生黃文獻公遊、聽談杭都舊事、有如淮陰龔公開、巖陵何公夢桂、眉山家公之巽、莆田劉公詵、西秦張公模、虎林仇公遠、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而先生尚為最少、乃與群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其遺跡班班故在。僅踰五十春秋、而先輩流風遺韻弗可復見、不亦悲夫。嗚呼、死者固不可作、若并其言行而不彰、將何以為聳善扶俗之勸。於是徇範之請、銓細畢書之。嗚呼、先生之名、其果待文而後傳哉。銘曰、

虎林有哲夫兮、秉德良優柔。嗜義如嗜利兮、避名如避讐。指退以為進兮、謙抑每自修。知分中自定兮、不假外物求。天經汎所悖兮、血淚交順流。冕冕百行先兮、倫品庶不偷。發越見聲詩兮、笙鏞間鳴球。律品素和協兮、八音交相繆。雄章落四海兮、虹氣日夜浮。棲霞有名山兮、

草木光如油。紀德篆石章兮千古振諸幽。

宋濂撰 《滋溪集》附錄

靜修先生劉公墓表

靜修先生劉君，葬容城縣易水之陰溝市里。至正戊子，縣尹貫侯始捐俸買石表諸墓，書來請曰：先生之沒五十有六年，道德之遺風，節之偉，固多士之所景仰。丘墓之寄是邑者，旁無宗人守護。吾自下車，率僚吏諸生拜而祠之，恭修封樹，以限樵牧。又將建石琢辭，彰示悠久，庶來者聞風興起焉。天爵伏念自聖賢之學不傳，禮義廉恥之風日泯。至宋伊洛大儒克紹其緒，然而廢棄於紹聖、禁錮於崇寧，而中原已爲金人有矣。方是時，士之襄功名者溺於富貴之欲，工文藝者汩於聲律之陋，其能明乎聖賢之學，嚴乎出處之義，蓋不多見也。我國家治平方臻，貞元會合，哲人斯生。有若靜修先生者出焉，氣清而志豪，才高而識正，道義孚於鄉邦，風采聞於朝野。其學本諸周程，而於邵子觀物之書深有契焉。惜乎立朝不及數旬，享年不滿五十，迄今孺子遠人皆知傳誦姓字，是豈聲音笑貌所能致歟。宜述其德，不表於墓，奈何。先生既歿，行業未有紀述，故雖作者不能措辭。今謹致求遺文，摭其出處大節一二而爲之書，庶稱貫侯尊賢尚德之心乎。按先生諱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五世祖琮，生教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侯。侯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是爲先生之父。壬辰北歸，刻意問學，尤邃性理之説。獨好長嘯，嘗遊西山，當秋風木落，時作一曲，而感慨係之。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公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先生將生之夕，父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公生天資純粹，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隨目所見，皆能成誦。六歲能詩，十歲能爲文，落筆驚人。故國子司業硯公彌堅教授真定，先生從之遊，同舍生皆莫能及。獨

中山滕公安上差可比。硯公皆異待之、謂先生父曰、令子經學貫通、文詞浩瀚、當爲名儒。初、先生之父四十猶未有子、乃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故自真定還居保定、謝絶交朋、專務教子。先生年未弱冠、才氣超卓、日閱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嘗作希聖解、邪荆軻文、豪邁不羈之氣可想見也。鄉閭老儒說經止傳疏義、爲文盡習律賦、聞先生講貫、閲先生論著、始則謗訕、久亦敬服。先生杜門授徒、深居簡出、性不苟合、不妄接人。保定密邇京邑、公卿使過者衆、聞先生名、往往來謁。先生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先生弗恤也。王師伐宋、先生作渡江賦以哀之。欲南游江湖、覽觀儒先名迹、不果。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間游郎山雷溪、又號雷溪真隱。京師有曰田尚書者、西域貴族、頗尚文學。聞先生名、厚禮請教其子。先生以水嗇先塋謀遷避之、不及往。既而易州何公瑋辭兩淮鹽使、奉覲家居、藏書萬卷、亦以教子爲請。先生平生苦無書讀、又樂易之風土、遂允其請。三年、即歸。何公贄以銀幣、皆謝不受。世祖皇帝自居潛藩、收召諸儒、講求治道。及踐天位、姚文獻公樞、許文正公衡、楊文獻公果、商文定公挺、皆列臺省。而憲章文物、號盛治者、非偶然也。久之、諸公相繼告退、當國者急於功利、儒者之言弗獲進用。時先生年雖甚富、聲聞已彰、中朝賢士大夫多稱譽之。故相文貞王博果密薦之尤力。至元十有九年、朝政更新、有詔徵起先生於家、擢拜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公恂教近侍子弟。及恂卒、繼者難其人、乃以先生嗣其教事。未幾、母感風疾、即日辭歸。明年、母卒、治喪合禮。三十八[5]年、朝政又一更新、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來徵、先生以疾固辭不起。世祖聞之、亦曰、古有所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明年、國子助教吳明陳書於朝、薦先生爲國子祭酒、士論高之。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先生終於容城、春秋四十有五。海内聞之、無不嗟悼。曾祖妣遼氏、祖妣陳

氏、妣楊氏、繼妣某氏。配郭氏。一子曰和、早卒。三女、皆適名族。先生早喪父母、事繼母孝。以父祖之喪未葬、獻書先友翰林待制楊公恕。楊公憐而助之、克襄大事。家雖甚貧、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先生師道尊嚴、學者造門、隨其材品而教焉。講說諸經、理明義正。聽者心領神會。初朱子之於四書、凡諸人問答與集註有異同者、不及訂歸於一而卒。或者輯為四書集義數萬言。先生病其太繁、擇為精要三十卷、簡嚴粹精、實於集註有所發焉。有詩五卷、號丁亥集。先生所選、常自諷詠、復取他文焚之。今所傳文集十餘卷、得於門生故友、然不為空言、皆有補於世教。其他小學、四書語錄、亦皆門生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先生病中筆之、親授其徒者也。先生每以後世史官不明義理、修辭之際、輒為增損、使忠臣義士之心不得暴白於世、嘗曰、若將字法論心術、則受屈者多矣。先生之亡未久、吳明復進言於朝曰、風俗之薄久矣。士之處世不自貴重、聞人譽己、喜見顏色、不復知有廉恥等事。何則、欲動於中、利奪於外故也。伏見故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若蒙賜謚贈官、庶幾息奔競、惇風化、士類知所懲勸焉。延祐中、始贈先生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是後中外風紀儒臣皆以先生彌俗興化、有功昭代、宜如許文正公從祀孔子廟廷。禮官會議、亦皆曰可、而當路者未遑及也。嗚呼、天之生賢也、豈無意乎。自義理之學不競、名節隳頹、凡在有官、見利則動、有國家者欲圖安寧長久之計、必崇禮義廉恥之風、敦求碩儒、闡明正學、彰示好惡之公、作新觀聽之、庶使人人知有禮義廉恥之實、不為奔競僥倖之習、則風俗淳而善類興、朝廷正而天下治。世祖皇帝再三聘召先生者、其以是歟。天爵之生也後、不獲見先生。及游成均、得臨川吳文正公澄為之師。吳公於海內諸儒最慎許可、獨尊敬先生、豈其問學出處道同而志合歟。當國朝龍興之初、歲在己酉二月、先生生於保定、吳文正公亦

以是歲正月生於臨川。是時南北未一，天已生斯大賢，他日輔贊國家文明之治。吳公年八十餘，方於著書立言，盛傳於時。先生早歲去世，雖不及大有著述，然風節凛凛，天下慕之，扶世立教之功大矣。賈侯由進士入官，治邑有聲，獨能訪求先賢遺迹而表章之，其於風厲俗化，傳崇名教，誠非小補云。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八

校記

①秋：當作「承」，見四庫本《道園學古録》。

②實：當作「贊」，見右引書。

③廿：當作「此」，見右引書。

④尉：當作「剡」，見《文憲集》卷一九。

⑤三十八年：當作「二十八年」，見《元史》卷一七一《劉因傳》。按，劉因卒於至元三十年，作「三十八」顯誤。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五

程鉅夫　王興宗　倪南杰

俞相

大元敕賜故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文憲程公神道碑銘

延祐五年七月丙子、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程公薨於建昌里第。泰定二年、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文憲。至正十九年四月甲子、丞相太平以公事世祖皇帝、盡臣道、宜賜神道、於是有旨、命臣素撰文、臣雍書丹、臣伯琦篆額。臣素謹按故翰林侍講學士臣傒斯所具行狀及聞諸故老言而序次之。公諱文海、避武宗皇帝御名、以字行、曰鉅夫、姓程氏。其先周成康之際始國於程、子孫因以爲姓。宣王中興、有賢佐曰伯休父、春秋時、有趙氏忠臣曰嬰。西晉循吏曰元譚、爲廣平太守、持節新安、因家焉。其後自歙遷休寧、至公高祖宥興、遷居郢之京山。曾祖子明、又避兵武昌、卒葬其境、皇贈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楚郡公、謚安僖。妣姚氏、追封楚郡夫人。祖德秀、自武昌東上彭蠡、寓龍興吳城山。宋擢宣義郎、參淮西爵春二帥府事、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楚郡公、謚僖懿。妣李氏、追封楚郡夫人。父翔卿、朝列大夫、管軍總管、累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孝肅。母李氏、累追封楚國夫人。公生宋淳祐九年四月十七日、生而目光如炬、識者異之。宗老若庸爲撫州臨汝書院山長、公與翰林學士吳澄從之講學。德祐元年、季父飛卿以軍器監知建昌軍事、公侍孝肅公奉太母李夫人就養。未數日、我師至城下、建昌內附。又至元十三年、從季父朝於開平、遂留宿衞、授以宣武將軍、管軍千戶。十五年十二月九日、召見香殿、世祖問宋何以亡、對曰、孟子有言、三代之得失天下也以仁不仁。宋非不仁、權臣賈似道誤之也。問似道何如人、對、其爲逆臣、是一似道也、及爲相、又一似道也。天顏甚悅、命給紙札書其辭、即御前以銀盆潰墨書廿餘幅以進、深稱上旨。問今何官、且諭近臣曰、斯人相貌應貴、聽其言聰明有識人也。諭公曰、國政得失、朝臣邪正、卿爲朕悉言之。公頓首謝曰、臣疏遠儒生、蒙被知遇、敢不竭駑鈍以報。明年、授應奉翰林文字、朝列大夫。又明年、進修撰。又明年、升中順大夫、祕書少監、尋遷集賢直學士、中議大夫、兼祕書少監。條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

三日置考功歷、四日置貪贓籍、五日給江南官吏俸禄。皆采行之。二十年、加翰林集賢直學士、同領會同館事。廿三年、改集賢直學士、進階少中大夫。入見首請興建國學、又上疏曰、臣聞治天下必用天下之才、故曰旁招俊乂、又曰立賢無方。若限以方、所徵以技藝、雖曰用人、猶無人也。國家既已混一南北、南北人才視同一體、若有所偏主、有所遐棄、此羣臣之過計、非陛下至公之心也。明詔屢下、一則曰求賢、二則曰求賢、而能以賢才致之陛下者幾人。出使者止以卜相、符藥工技爲賢才、此何謂也。且使有識之士得以淺窺朝廷、臣竊恥之。未幾、復上疏曰、國家自平江南、內外百司皆參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獨不參用、臣不知其說也。南北人情風俗不同、若欲諳悉各處利害、須參用各處之人。況南北歸附已十餘年、而偏遠險惡之處、盜賊時時竊發、雖由官吏貪殘所激、亦由臺憲按問失職致然。按察司官名爲巡察、其實未嘗徧歷、止於安靜之地遷延翱翔。至於偏遠之處、曠數年未嘗一到。小民被官吏苛虐、無所控訴、激而爲盜、官吏反欲並爲虜掠、民之被害、何可勝言。行臺按察司之設、正欲察訪利病。中丞察使以下、並宜公選南方耆德清望之人、與北方官員講論區畫、庶幾諳悉江南事體、周知遠人情僞。內臺中丞至監察御史亦宜參用南官、以備采訪。事下中書集議、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等請如程文海所言、遂拜嘉議大夫、侍御史、行御史臺事。仍詔搜賢江南。初、詔令皆用國字。至是、特命以漢字書之。世祖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必致此二人。又薦趙孟頫、萬一鶚、余恁、張伯淳、凌時中、胡夢魁、包鑄、曾沖子、孔洙等廿餘人、皆立登清要之職。還都、宮門已閉、叩閽莫見、世祖聞之喜甚、不覺起立、曰、程秀才來矣。陳民間利病五事、超授集賢學士、仍居行臺。時宰相桑哥顓政、中外岌岌。二十六年、公復入朝、奏疏曰、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也。漢文帝以決獄錢穀問宰相、陳平對曰、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今尚書省惟以鉤考錢糧、剝害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徼利之徒。四方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1]侵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郵民之典、於國爲便。桑哥怒、羈留京師不遣、凡六請加害、世祖察其忠誠、不允。已而桑哥敗、世咸服公之敢言。公還行臺。廿九年、召公與胡祗遹、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凝、陳儼、趙居信十人赴闕、賜對。三十年、授正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悉召諸吏諭之曰、治人之道由自治始、若等能不並緣爲姦、則貪污將自戢矣。有違吾言、必懲無恕。上下爲之肅然。

刺舉屬吏光加之意、不以微罪棄人、於是相率改過爲善。大德四年、遷江南湖北道、首治行省平章家奴爲民害者、民大說。歲祲、以周歲廩祿振之。八年、召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明年、加商議中書省事。集議恆暘暴風之變、公承詔上言五事、其目曰敬天、尊祖、清心、持體、更化、皆切中時病。十一年、授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復留爲學士、加正奉大夫。至大二年、銓選湖廣行省。明年、復持節山南。又明年、仁宗即位、召公與李謙、偷文等十有六人赴闕、賜對便殿。移浙東海右道、尋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皇慶二年、大旱、以桑林六事自責應詔、忤宰相意。翌日、敕中使持上尊勞之曰、中書集議、惟卿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無隱。議行貢舉法、公請以朱文公貢舉私議損益行之、經學當祖程朱傳注、文詞宜革宋金宿弊。此詔實公所草。進階榮祿大夫。屢乞歸田、不許。延祐二年、得末疾、敕近臣撫問、勞之曰、卿先朝舊臣、素稱忠直、宜强飯、善自攝調、以副朕心。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養。請去益堅。明年、得旨南還、加光祿大夫、賜上尊、儷錦、敕朝臣祖道交明門外、行省有司常加存問。年七十薨。薨之明年正月庚申、葬南城縣可封鄉繞堆大磐山之陽。娶徐氏、先卒、追封楚國夫人。繼俞氏、封楚國夫人。先公四月卒。子男五人。大年、承德郎、撫州路金谿縣尹、兼勸農事、卒、贈奉直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飛騎尉、建昌縣男。大光、卒。大本、奉直大夫、祕書監著作郎、卒。大來、大觀、將仕佐郎、建昌路南源務稅課使司提領。女四人、長早卒、次適國子生彝公晉、次適饒林、幼適江某。孫男十三人、世昌、奉直大夫、揚州路崇明州知州、兼勸農事。世臣、進義副尉、武岡路武岡縣主簿。世延、國子生。世忠、世京、應奉翰林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世良、世師、世邦、世德、世宏、世祿、世哲、世濟。女若干人。曾孫男十九人、嗣光、嗣英、嗣祿、嗣乂。嗣原、國子生。嗣達、嗣璋、嗣貞、嗣德、嗣晉、嗣瑊、嗣肅、嗣陽、嗣良、嗣瑅、嗣俟、嗣賢、嗣應。女若干人。玄孫位育、琮、瑋、瑄。公博聞强識、靡不研究。居家庭以孝聞、待宗族親戚朋友曲盡禮意。救人急難、捐帑發廩無吝色。嘗曰、士生天地間、當以濟人利物爲心、奈何瑣瑣以自厚一身爲哉。及臨大事、決大議、凜然不可奪。世祖賜地一區於安貞門、俾居之。公題其室曰遠齋、取易所謂遠多譽之旨。至元中立尚書省、以公爲參知政事、又命爲御史中丞、皆固辭不就。至大中、特贈諡父毋昇大年官。仁宗每呼程雪樓而不名。蓋郢有白雪樓、公嘗取以自號、示不忘其本云。敕待詔畫其像、儒臣製贊賜賚無虛歲。賜歸之後、猶命詞臣撰世德之碑。其遭遇亦云盛矣。公在朝、以平易正大之學、振文風、作士氣。詞章議論、爲海內所宗尚者四十年。累朝實錄、詔制、典冊、紀功

銘德之碑、多出公定、撰有文集四十五卷。尤善大字。每接後學才藝之士、歎賞獎進、或爲之築館授室、有終身留客門下不去者。所薦士後多爲名臣。建吕城西十有五里曰麻源第三谷、晉謝靈運遊迹在焉。公作山房藏書、暇則攜賓客燕遊其間。或幅巾藜杖、獨行田野、與樵夫野叟相問答。縣小吏馳馬、値公城門、怒訴公。守城卒禽吏送公府、公命釋之、人服公之容德云。臣素鄉備官史館、論著公事。今乃與被明命、非直發公之潛德、亦使天下後世知我聖祖得人之盛。烏乎懿哉。謹拜手稽首而爲之銘。銘曰、

混一之盛若稽至元。大帝御極、俊乂飛騫。諤諤程公、爰起南服、宿衞禁廷、眷遇彌篤。有煒令譽、館閣迴翔、敷陳時政、川戒包桑。皇有萬方、莫匪臣妾、立賢無方、庶政斯協。臺府穹崇、冠於江東、往貳執法、亟蘇瘝恫。共驩在朝、星馳入奏、指佞觸邪、讜言洊構。克知灼見、維帝聖明、繡衣持斧、纖度肅清。召還詞林、爲國蓍蔡、桑林之事、引古進戒。從容奉身、歸老丘園、百辟祖餞、錫賚便蕃。碧淵紅泉、公所游衍、魚鳥相忘、放懷高遠。偘偘正色、功在四朝、牏諡之典、式勸臣僚。可封之鄉、大磐之墓、子孫來嚐、春雨霜露。樹碑神道、制命廷臣、金石不朽、永昭皇仁。（程雪樓集）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二

濮州儒學正王友明墓誌銘

走舊聞京師王友明跅弛不羈、豪於詩酒、吟必飲、飲必醉、醉即矢口道時失得、雖勢官要人居傍無所憚。至元二十四年、譽臣柄國、威而好殺、中外凜如。君時醉入省、攘袂叫呼、或旋庭中、或箕踞當路坐、過者舉掩耳走避、目爲狂子、弗恤也。後主文翰者恐其久必及、遂薦爲濮州儒學正、欲因之以制其肆。或謂必不屑、君笑曰、諸公臺閣、我何人、敢擇官爲。乃懷檄飲市中、會醉且暮歸、遺其檄。他日、交游來祖行、始言其故、衆咋唶迂久。君第曰、命焉耳矣。恬無毫髮動。至元二十九年、余偕計京師、質所聞、良然。一日、客有過者、頎賢吻、奮髯見呼、以爲武人而易之。問焉、乃君也、於是握手交喜如平生。未幾、余辟禮曹掾、君顧簿書閑、或醉與醒、必談文及商古今人物、所見多與余合、竊甚偉之。然融于酒、雖規勸百至、如水儀石、不見納、恒于余家飲。余時始掾、非告不敢出、暇則酌部中、敚冗則與其直、命自飲於市。君亦欣然受之、

無所辭。其爲人眞坦不矯飾類此。詩文超厲閎逸、必醉乃能爲之。然愈酒則其言愈奇、無酒殆不能作一辭、嘗語。元貞初元夏四月七日暴疾、卒京師寓舍、旅殯文明門外某地、得年四十有七。諱興宗、友朋其字、世爲恩州人。妻張氏、一子尚幼。銘曰、

便于剚戈、不如鉏、捷于捕騄、不如貍。惟其落落、百無一宜。竟賫志以逝、嗚呼尤誰。

張養浩撰《歸田類稿》卷一三

倪君立墓誌銘

與予同生淳祐己酉者、日就凋落、其存者相知有廣平程公、相聞有上饒倪君。延祐丙辰、程公自翰林承旨以疾謁告歸。是年冬、倪君亦得疾如程。次年丁巳春、竟不起。其孤介通山主簿鄧君希顏書、以前太學進士余君鑰所狀君行來徵銘。嗚呼、予與君猶兄弟也、君生九月朔、後於予八月、而先於予以歿、能無悲乎。遂不讓而銘諸。君諱南杰、字君立。先世銀青光祿大夫、始居貴溪之沂陽。曾大父元。大父澧、從事郎、武寧縣尉。父應雲、承信郎、沿海制置司議事官。君天資特異、書一覽即成誦、工進士詩賦。侍制議君棣桀象山書院山長黃侯器之、咸淳庚午秋貢、與選待試國學。提刑唐公特薦入官、以養親辭。父既喪、恭順二叔、同門聚處無間言。嫁遣二妹、厚資備禮無靳色。堂構克繼先志、宮講用公青南溪扁其樓。元宋之交、羣情震蕩、君內外調驅、寧親以旋於鄉郡。當路勸誘以仕、弗應。至元辛巳、省差徽州路學正、紫陽書院山長、黽勉供職。究朱陸異同、捐俸以修黌舍、士衆悅服。乃曰、吾安爲斗升之祿、廢晨昏之養乎。不俟官滿、歸養慈親、年已五十、孝慕如孺。每一邱隴、惻惻興哀。子能應門、家事一不關心、吟詠自適、爲佚老計。尤樂佳山水、嘗游盱、有夕陽影裏行人遠、春鳥聲中歸興忙之句。繼游瀏、偏覽奇勝、成詩一帙、曰瀏水漁歌。臨清流、建小閣、水光山色、收拾靡遺。暇日登臨、蟬蛻塵氛埃壒之表。去家十里許、原曰莊院、棣撫金谿、過而樂焉、結庵其間。

環植花卉、曰、吾將宅於是。次孫如京、戒勿久處、甫及半載、又命促還。先除夕三日至家、則君已疾矣。風淫于末、然精神炯如。正月朔旦、受家人慶禮如常。至午、索筆書遺教、一畀二孫、勗以勤學、一畀其子、令喪祭從禮、勿信世俗為抜等事。越四日、脩然而逝。配金溪劉氏、先十八年卒。男以忠。女以適安仁上官鉴。孫志文、志學。曾孫日新。曾孫女三。君卒之明年戊午二月己未日、遵治命葬莊陂。銘曰、

溫溫粹玉、炳炳華燭。如綺如穀、如菽如粟。乃如之人兮、未展而束。我銘以昭之、百世芳躅。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八四）

亡嗍故宋太學進士俞公墓誌銘并序

內弟東陽俞仁傑、將以月日葬吾嗍府君、乃自其鄉貽書京師、告葬期。賫哭拜已、南嚮祝曰、賫為貧持祿以糜于茲、喪不及臨、葬不及虞、罪也、奚贖。獨假茲羞石文、著府君之隱德閟行、質諸其幽、尚庶幾有以慰其嘗塊於地下。則永之曰、府君諱相、字瑩中。曾祖諱寬、祖贈承事郎諱嘉會。父通直郎、衢州軍事判官諱餘千。府君幼從鄉先生學治經、為小戴禮大義、下筆纚纚千百言。宋咸淳七年、仲父閤門舍人公當任子、以其名薦上、試入等、得補太學生。祭酒、司業、博士第其所業、常在諸生右。又明年、外舍校定成、即升內舍。宋太學制有三舍法、由其選歸能文章、則階通顯矣。於時府君幾二十餘、而衢州公方監省倉門、與閤門公並有列于朝、所交皆望鄉達士。府君旦暮冠帶、出入橋門、肌膚澤揖、儀觀秀儼、人以為是藉諸父以成名者、何足與寒畯角哉。及從院小吏竊錄其文、而證其繩尺之嘗否、則更翕翕稱讓、悔謝其知之淺也。又數年而宋亡、六館為墟、府君亦徑歸、不復出。嗚呼、兵間生理銷落。蓋晚得重腿疾、宴坐一榻、吟呻佔畢外、獨嗜天文圖書、探研奧賾、不遺毫髮。嘗逆推其禨祥災沴之所起、曰後當然耳、已而果驗。然不以語人、而人亦不識之。間則課子姓讀書。耆舊過門、問故京人境離合、交友出處、術枉接席、歔欷感愴。已復發欣笑呼、賈勇為樂、猶有承平風流意態、自餘壹不掛口。其言曰、盛衰者、物之變也。而吾之不變者、曷嘗有盛衰哉。嗚呼。府君非得道者歟。其卒以延祐六年八月廿六日、壽七十一。窆以泰定元年十一月某日、兆在西部鄉金家山。夫人胡氏。子男三、長仁傑也。次傳翁、早夭。次儀翁、出後同邑卜氏。女一、適胡漢、業儒。孫

男三，文辟、文奎、文蕃。孫女二，適呂焚、王致平。開門上則贊外祖、通判靜江軍府卒官。銘曰：

始之遂遂，若或淆之。淆之寒寒，又或方之。不碑不繼，謙其休光。羞何嗟矣，德則允臧。予以誄之，維後之章。

柳貫撰《柳待制文集》卷一〇

校記

①僈：當作「清」，見《新安文獻志》卷七五。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六

胡長孺　徐奇伯　梁節　李淦

胡長孺傳

胡長孺字汲中①、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曾祖臬、迪功郎、欽州司法參軍。脱畧豪雋、輕貲急施、人稱爲鄭莊。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朝奉郎、知福州閩縣事。卑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平嘉定士大夫皆以爲不可及。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於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朝散郎、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絕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横、旁行數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撡序之。咸淳十年、以任子入官、監重慶府隔槽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聲聞赫然。會宋亡、遁隱山林中。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强起之。至京師、集賢院薦爲翰林脩撰、言件執政、改教授揚州。秩滿、還建昌、適錄事闕官、檄長孺攝之。時程楚公家氣燄熏灼、即違法、人不敢何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歲丁未、浙江大祲、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托歡察爾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托歡察爾怒曰、汝膽如山邪。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托歡察爾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逮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

軍卒衣卒杖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卒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杖者過焉戕手稱快執詰所隸杖而償其器羣嫗聚浮屠舍誦佛書爲禳祈一嫗失其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羣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頃聞國家有詔蠲逋之叱隸卒縛姦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勿承行將解矣語畢吏唯而出姦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紿以亡於盜屢訟不獲且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受步搖爲贓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

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轉兩浙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②進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長孺爲人光明宏偉務爲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之有如飢渴之於食飲方嶽大臣與郡守二千石聘致庠序數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舂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板焜煌照耀四裔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賓賤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多亡逸唯石塘文稾五十卷行于世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仲嘗作爲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

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號之為三胡云。

賛曰、長孺之學出於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順齊處士同邑王夢松、夢松事龍泉葉文脩公味道、味道則徽國公朱子之弟子也。考其淵源、亦有所自哉。初、長孺既於學古獲聞伊洛正學、及行四方、益訪求其旨、始信涵養用敬為最切、黙存靜觀、超然自得。晩年深慕陸九淵為人、宇宙即吾心之言、諄諄為學者誦之。今其説猶在、安得豪傑者興而正其異同哉。

宋濂撰 《文憲集》卷一〇

故池州路貴池縣尹致仕徐君墓碣銘

君姓徐氏、其先由豫章徙撫宜黄之獅溪。考諱德秀、避亂居郡城。君少字奇伯、中歲以字行、更字長公、與予同生宋淳祐己酉、月日後於余。工進士詩賦、其藝可貢、而屢試不偶。宋亡、在家講授。元至元甲午、當路舉充建昌路南城縣教諭、陞撫州路臨汝書院長、再調長江州路景星書院。行省工姓名于朝、刪教官選内。大德癸卯春至京師、曰、吾獲與天下英俊遊、志願畢矣。遄歸、以造就後進為務、從學者彌衆。至大庚戌、部注將仕佐郎、臨江路新淦州儒學教授、留淦五年。延祐戊午、換注撫州路金谿縣主簿、任未滿、引年去位。泰定甲子七月十三日乙酉、以疾終。明年、授承事郎池州路貴池縣尹致仕、命下、不及拜矣。君事母致孝、喪母致哀。叔父穌貧、迎養于家、奉之猶父。女兄守嫠、弟麟先逝、極力扶持之、撫存孤甥、教育從子、一如己之子。為文條達平贍、善誘掖、與人交、慤謹端恪而不矯激。四典教職、振起士學、修完黌宇、有勤無惰、有興無廢。嘗攝新淦州事、決難決之訟、化難化之民、衆庶感説曰、教授權州半月、治效若此、倘使專司民社、又當何如。逮主金谿縣簿、邑寀廉能、忻得儒佐。初娶符、繼娶晏。男中立、廣東元帥府掾、前六年喪。中益、蔭授征官。女適李。孫男士原、士清、士淵、士觀。孫女一適吳、二三俱幼。卒之年八月十九日庚申、葬長安鄉余道

之原越九年，其孫始以南康路儒學教授婁志淳狀來乞銘。吁，銘已後矣，乃為書此，俾碣于墓。銘曰：

予之齊年，如君者稀。後我而來，先我而去。嗚呼噫嘻。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八七

梁先生墓誌銘

余平生老友梁君景行，有篤材，負盛氣，年未二十，以詞賦論策知名場屋。未三十，宋亡。然科廢猶三十年，不廢程文。君以材雄馳騁其間者，亦三十年，而君老矣。科興，稍屈折從學，顧儕輩少有存者，嘗獨行踽踽。諸老先生已遠，悵悵無誰知已。平生以學校為井田，月費歲靡，亦可比百石，由由然安之。年九十以終。君諱酇，自號高峯先生。在宋可擢上第，然由景定甲子至咸淳癸酉，已已不得志為鄉闈，於是宋科終矣。元興，提學學官多用一時名士，而君曾不可一奉檄於江西。江西提學蕭㪺道方欲剡薦君，會㪺道病卒。廬陵太守杜侯元忠剡薦君矣，而當其剡於家。及明經取士，不忍技癢，猶一至豫章，望世闈而返。衆謂此行豈不可雍熙二年梁灝哉，不遇，為鄉校博士，訓弟子員以止，豈命耶。君材負特傲倪一時。余少君十歲，自毀為撰晏鎬民先輩名士一見稱為我輩人，君始與余定交。又聞須溪劉先生語，始異視。終始六十年，君我二人。君為文老而猶篤，老猶不亂，良由少年盛氣終不可除。生宋己酉九月四日，同年生者多富貴人，或至二品，而君以賓師終於家，實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二十一日。四月某日，葬廬陵青龍山。梁氏由長沙徙西昌，子孫屢徙而至廬陵。余見君城中五遷而至今寓舍。祖某，父某，娶曾氏。子男三，女三，俱先卒。孫男三，女三。五十年前，君哭長子某，去年又哭季子淳，至是其孫蕭孫徒跣泣血請銘。銘曰：

科廢恨紛，科興恨老，老哭叔子，忽忽必死。天之生材，竟何為哉。何以慰之，銘告後來。

劉岳申撰《申齋集》卷一〇

故國子助教李性學墓碑

至元二十三年、余以侍御史行御史臺事、被旨求賢江南。過揚州、會故人為提刑按察使、曰、郎岸有李性學先生、識之乎。曰、未也。極道其問學文章。余固願見、使三往、不見、遣騎詣之、終不遇。自是性學之名職職胸懷間。遂歷兩浙、江東西、得士二十三人、獻之天子。天子盡用之、布諸中外、愈恨不得李性學。先生還臺、性學適長明道書院、得與論議、窮日夜談經、博達精粹、超詣獨見。易、詩數百家、可坐析立辨也。為文閎容深厚、類永嘉葉適。又博通星官、歷翦、浮屠、道士百家之言、私獨念曰、苟入侍、必與俱。一日、忽持一卷書詣臺、言僧格必誤國、累數千言。衆大驚、以聞。未幾、僧格果敗、天子立徵性學。至則以為國子助教。學者數百人、凡經指授、莫不充充然相慶、以為得師。公卿貴人皆折節願與交、名動京師。已而竟以疾卒、無子弟親戚以治喪、無贏錢財以給喪。今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吳君某與三數知已以禮葬京城西南三十里盧溝橋之南吳君某園中。皇慶二年夏、吳君自江南還、慨然謂余曰、嗟夫、性學不幸客死、今若干年矣。吾雖去京師、往來余懷也。吾懼死者日益遠、知者日益寡、不有識焉。盧溝之丘、且夷矣。知性學莫若君、君其為文、吾將礱石刻諸墓、性學庶幾不朽矣。盧溝南北、使客之衝、千載之下、豈無賢者哀而酹之也。嗚呼、始終哉吳君乎。夫吳君位丞弼、名天下、非待假託附麗以聞令顯後、而惓惓焉一窮士死生之際、亦可少愧天下輕薄之為交者。且性學數千里外孫生、雖甚賢、不見斥於人顧已幸、又何望得此於人哉。吳君可謂知友道矣、可謂義人矣、性學之賢、從可知已。性學名淦、建昌南城人、世為詩書家。其人魁大、少飲酒、一食能盡肉數斤。善談論、達政治、不娶、不知有男女事、或端坐至旦、奇士也乎。生著作頗富、開河中知府田衍多得而藏之、惜已死、不及出而行於世。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以某年月日、得年若干。銘曰、

于嗟乎！性學知足以知聖賢，而學則閎矣。氣足以休公卿，而言足徵矣。行足以信友朋，而没獲寧矣。而年不永，位不稱，丘首不克正。命也夫！命也夫！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二〇）

校記

①汲中：《元史》卷一九〇《胡長孺傳》作「汲仲」。

②「司」下右引書有「丞」字。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七

吴澄

行狀

曾祖夫德、妣張氏。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吴氏、其先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留太平州、璘生曄、始居咸口里、公之高祖矣。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口里也。三歲、穎異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傅、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母夫人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具。常候母寢、復續火讀書達旦、不敢令母氏知也。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作賦。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恍然知爲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晝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三歲、大肆力於羣書、家貧、常從鬻書者借讀、既而還之。鬻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鬻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鬻者遂獻其書。十四歲、卝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箴、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妄俱消、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俱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顏舟銘、理一箴、自新銘、自修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

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侍行。時郡守迎新安徽菴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菴蓋從雙峰饒氏游、先生因鄉人謁之。徽菴未出、而外齋有揭帖户紙滿壁、皆徽菴特見以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曰、如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為高明正大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若凡者數條。徽菴曰、吾處此久矣、未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扶子頫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為友。頫之者、時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常往來徽菴之門。徽菴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間。宣慰公謂左丞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間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為有譽孫之癖矣。十有二月、宣慰公捐館、喪葬凡從先生考古禮、稟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

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乎。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謂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齠齔時、惟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知能學也。於是以豪傑自期、

以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以爲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公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歲乙亥，皇元至元十二歲也，撫州內附，傳檄樂安。樂安丞蜀人黃西卿不著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子。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傍近冦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爲吳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註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較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捐館。二十三年，程文憲公奉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然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喜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薦先生，不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朝廷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頫方召爲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之。一時風致，識者歎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願仕，而所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旨，可以教國子，傳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錄以進，郡縣以時敦禮。元貞元年八月，遊豫章西山，憲幕長郝文仲明迎先生入城，學易。時南北學者日衆，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常屈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皆領會。至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錄。文敏嘗讀是書，至是

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之學也、願爲弟子、授業終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爲說修己以敬一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常用力於斯者、多所感發。三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先生於館塾、以爲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援據經傳如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爲薦、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中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國。平章軍國重事博果密曰、樞密質實、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達事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弟之得其傳者、是以知董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詔有司敦遣、忠宣又以手書招之。先生答書云、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授①特知、家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況於人乎。然、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者、深以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知之也。閣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處者自勉。繼以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敏、願自附於前賢、成之者在閣下矣。有司敦迫久之、先生爲一至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寒冱、京師學者來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揚州、時憲使趙公弘道及寓公瑞竹公玠、盧公摯、賈公鈞、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弟諸生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月、校定邵子之書。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留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玄等書之本旨、因証其訛僞而著其說。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丞、朝命行省敦遣。二年六月到官。先是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爲祭酒、文正始以所得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

其門人、猶能守其法、久而寖失其舊。先生既至、深憫學者之日就乎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向。先生旦秉燭堂上、諸生以次授業。晝趨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遊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時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改更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為功、欲得先生助己、而恐其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卧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紿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臂矣。四年、武皇賓天、仁宗即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賡拜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朝廷徙以吾舊人、自臺臣遷、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買舟適州、既行而後移文言其去。監學官愕然、貴游之士倀倀失所依、有流涕者。數十人追至河上懇留、不從。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尼不行。蓋先生嘗為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卻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語言訓釋之末、果如陸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為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為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黃山中五峯僧舍以居、六越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易、先生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人、而答此問不差者、先生以為幾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遣集賢脩撰虞集奉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謁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月、泝江州、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

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方學者爲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言成。三年，英宗即位，東平王拜珠爲丞相，勵精爲治，黜陟臧否，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階太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布呼奚奉詔名先生於家，使者致君相之意甚篤。先生拜命即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時詔學士散直集善書者粉黄金寫浮圖藏經，有旨自上都來，使丞相蘇蘇詔先生爲之序。先生曰：主上寫經之意，爲國爲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超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効，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駕還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經筵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以經學屬之先生。先生言温而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驟見文物之盛，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二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中，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典故，宜有宗廟之叙次而不攷古之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脩英宗實録。時漢人承旨缺，先生總其事，分局纂脩。既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旨賜宴史院，致勉留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於齊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廷祐

經理民田時，淑變顛之寧都、中外騷動。事定，詔蠲虛增之稅。惟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爲名，增稅三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爲害益甚。先生在朝，數言于執政者。泰定改元，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生始以二事爲言。詔書始免包銀，且命體覆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稅，有司因循未行。至是值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履謙嘗與同官成均，相敬如師友。先生力以告之，乃督憲司即爲除豁。十二月抵家。中書言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有詔加授資善大夫，賜鈔五千貫、金織文錦二，皆有副。初，先生與張蔡公同年告老，其再相也，力薦起先生。會蔡公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云：欽承明詔，肇起經筵，考論前經，講明正道，實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也。而珪以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臣，首當勸講。及辭機務，仍俾專官。自念世備戎行，所謂明經，實慚寡陋，況通譯之難，講明有限，積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願耆成之進，庶幾陳閉之心。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戒，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以期頤爲國羽翼，益有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虛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博考於事物之賾，而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眞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不同。身自布衣，一再以名，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明，剴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然令召還，資其學問，良非小補。未幾，復舉以自代曰：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爲萬世之昭憲，比于效一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侔。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當職世從軍旅，歷仕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勳，深思逭責，其在薦賢。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自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

又有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引年、未覩成效。使前代之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成此。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瞻。今不使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誠厚、然②後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允協輿論。天歷元年、春秋纂言成。二年、易纂言外翼成。遊先生之門、南北之士前後無慮千百人。門人元明善言、嘗聞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悵然曰、吾聞郡多俊秀、宜有可望者。三年、其第三子京為撫州路儒學教授、迎先生至城府、學者無不得見焉。進而教之、靡間晨夕。雖偶病少間、未嘗輟其問答。居久之、則又問明善曰、得毋有未見者乎。後數日、部使者郡守請先生觀新③照樓、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靜、以示學者、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旬、屏藥醫、使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卧。乙酉夜、有大星隕其舍東北隅。

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薨、年八十有五歲、以玄端斂。娶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應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先生一年卒。袞、先卒。京、以奉養先生、特授撫州路儒學教授。稟、亶。孫男十一、當、蕃、畬、當、嘗、畬、里、昇、旻、晷、畀。畬、嚳、丞世。孫女五、適譚觀、曾文熊、鈴、袁鎮、黃盅。曾孫男四、仝、全、企、侖。女二。嗚呼。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為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祐、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析衷無復遺憾。求之於書、益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亙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益無足論也。朱子以來、又將百

年，為其學者毫分縷析，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齠齓，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驗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益不可禦也。摧折窮困，壯志益堅，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覩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遺境，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啟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論者尚慊然也。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久速，道義以之，三命益隆，遂至內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咸均，師道尊重，勸講內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槩見，而無悠久浹洽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為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年，耳聰目明，以終其身，得以其學肆於聖經賢傳，以辨前儒之惑，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修正其缺衍繆誤。其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己之所自得者。大槩因朱子象占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世玩辭等說則因之益致其潔靜。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流。書校定以伏生所傳，自為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蓋取近代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決以己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既採摭羣言，各麗於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為總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於禮則入於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

見聖人何容心哉，益渾渾如天道焉。所謂例，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取之大戴記，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諸篇名見鄭氏注，而其文則甚略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乃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備覲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於經，又别大學、中庸别為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中料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為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攷者，既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經章句最所致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以為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録。周子、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為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以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為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衆多，浩不可遏，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説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塗轍首見於私録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考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厲如秋霜，煦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沿溯，若雨雲之敷布，親切者如劍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

醇、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融、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憖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嗚呼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誼。自幼侍側、以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益深嘆其有不可得聞者。竊敘所知之萬一、以告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國史太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謹狀。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録》卷四四

壙記

有元翰林學士吳公諱澄、字伯清、居撫州路崇仁縣。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瑚氏、追封臨川郡夫人。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公生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中咸淳九年鄉貢進士舉。皇元大德四年、以處士起、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未上。八年、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至官三月、以疾辭去。至大元年、擢從仕郎、國子監丞。二年六月到官、四年、就陞國子司業、轉文林郎。公欲更學制、與僚友論不合、皇慶元年正月去官。延祐五年、進集賢直學士、超轉奉議大夫。奉詔行至儀真、病作而歸。至治三年、超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階太中大夫。奉詔遣直省舍人特名於家。五月至官、秋聞南坡之變、即有歸志、以寒沍、身不可行。泰定元年春、開經筵、詔公獨當其任。明年二月、有旨修英宗實録、時承旨缺、公總其事。八月書成、即歸。三年、特詔加授資善大夫、賜鈔五千貫、金織紋錦二、皆有副。上表辭謝、上不允。至順四年六月丙戌、薨於正寢。至正五年、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子男五、文、京、稟、寔。文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公一歲卒。京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孫男十二④、當、蕃、當、畬、里、昇、旻、暑、界、甚、景。當翰林修撰、徵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孫女八。曾

孫男九仝、全、企、命、全、鈺、鋕、錄、鏗。曾孫女七。玄孫男一、炷。玄孫女一。以至正七年七月初九日己酉葬縣之禮賢鄉太平里。謹誌於壙云。

（《吳文正集》附錄）

神道碑 揭傒斯奉詔撰

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許衡、南有吳澄、所以恢宏至道、潤色鴻業、有以知斯文未喪、景運方興也。然金亡四十三年、宋始隨之。許公居王畿之内、一時用事皆金遺老、得早以聖賢之學佐聖天子開萬世無窮之基、故其用也弘。吳公僻在江南、居阽危之中、及天下既定、又二十六年、始以大臣薦強起而用之、則年已五十餘矣、雖事上之日晚、而得以聖賢之學為四方學者之依歸、為聖天子致明道敬教之實、故其及也深。上既命詞臣歐陽玄誄許公之行於石、復以吳先生之述諗臣傒斯、臣材質駑下、於學問無一堪可、詎足以窺涯涘、塞明詔。然國家盛典、敢不欽承。謹按前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狀、公諱澄、字伯清、撫之崇仁人。曾大父大德、大父鐸、皇贈中奉大夫、淮東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父諱樞、皇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祖妣謝氏、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世有積德、為儒家。其所居咸口里在華蓋、臨川二山之間、豐城徐覺者善望氣、嘗過而指曰、必有異人出焉。已而生公。公之前一夕、里中人夢有神物蜿蜒降公所居、明日生公。三歲能誦歌詩數百篇。五歲出就外傅、日受千餘言、三四過即記不忘。夜誦常至達旦。七歲能默誦五經。十歲知為學之本、大肆力於朱子諸書、猶以大學為入道之門、必日誦二十過、如是者三年。十五、遂以聖人之學自任、作勤謹二箴、敬和二銘。十六、拜程若庸先生、友程文憲公鉅夫。十九、作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諸銘以自策勵。二十舉進士、明年下第。又三年、宋亡、天下為元、是為至元十三年。而政教未舒、民疑未附、乃與樂安鄭松隱居布水谷、作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大小戴記。二十一年、遭父喪、凡治喪悉從

古制、鄉里皆化行之。服除，程文憲公以南臺侍御史奉詔求賢江南，強起公，以故舊俱至京師，而不受其薦。居數月，以母老辭去。程公既不能屈公，又言所校諸書宜置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下行省，行省下有司，即其家盡錄上之。元貞初，至豫章，憲幕長郝文公迎館郡庠，朝夕聽講，有所問答，原理數千言。省屬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終身執弟子禮。董忠宣公士選時為行省左丞，迎至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董公由南臺御史中丞入僉樞密院事，薦有道，東平文貞王博理寂曰：董公不妄舉。方議行用之，會遷御史中丞，尋以疾罷，不果用。五年，又以董公為中丞，乃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比至，已有代，執手邀留不去。中山王玠、張達、河西張恒輩皆從受業焉。八年秋，除將仕郎、江西儒學副提舉。明年，待次家居，校定邵子書，始推其書上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傳。明年冬，始就官。居三月，即免去。校定老子、莊子、太玄。至大元年，以從仕郎、國子監丞召，偕許文正公之教，日講於公，夕講於次，寒暑不懈。仁宗即位，進司業。乃損益程淳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大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司議⑤，為教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施行，為同列所嫉，一夕竟去。六館諸生悵悵如失父母者。有不謁告從之而南者，居數年，然後歸，歸皆取高科為名士。集賢以祭酒名公，中書不可。延祐初，賓興之詔行。四年，再校議⑥江西，而詔集賢修撰虞集秉傳山中，起為集賢直學士，特加奉議大夫。明年秋，行至儀真，以疾謝遣使者，就金陵過九江，拜周元公墓而歸。北方學徒數十人皆從之至家，留不去。英宗即位，鄆忠憲王拜珠為丞相，進賢屏惡，天下風動。至治三年春，遣中書直省舍人會江西省臣，就家起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進階太中大夫。以五月至京師。時駕在上都，尋有南坡之變。明年春，治任將歸，衆皆懇留，為大行實錄計。會朝廷以江浙行省

左丞趙簡言請開經筵，以公及平章政事張蔡公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每進講，必三四過乃已。泰定二年閏月，脩英宗實録。八月書成，未及上進，即稱疾。中書知有去志，即院具宴舉留。宴畢，乘小車出城，委牒而去。⑦中書聞之，即以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返。明年，詔遣使賜諸幣五千緡，金織段文二，進階資善大夫。公上表辭所賜物。四方學者日益衆，公雖疾，必強起教之，又衣食之，故學者多至卒業而後去。元統元年六月，微疾。乙酉夜，有大星隕其舍東北隅。明日日中遂薨，年八十五。以玄端斂。及治喪，一用公所定家禮。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妻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⑧子男五：文、以澤，授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公一年卒；袞，先卒；京，以便養，特授撫州路儒學教授；稟、亶。孫男十：當、蕃、畣、當、畬、里、畀、畟、畧、當，國子助教；畣、當早世。女五：諱、靚，曾文熊、鈐黄孟其壻也。曾孫男四：公、全、公、侖。孫女二。臣竊惟我國家自太祖皇帝至於憲宗，凡歷四朝五十餘載，天下猶未一，法度猶未張，聖人之學猶未明。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聖，繼統纂業，豪傑並用。羣儒四師，武定文承，化被萬國，何其盛歟！至若真儒之用，時則有若許文正公，由朱子之言，聖人之學，列位臺輔，施教國子，是以天啟昌明之運也。乃若吳公，研磨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不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材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於易、詩、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序，則見於學統、學基諸書。而深造極詣，猶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文章，皆行於世。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而署其牖曰草廬，故號草廬先生。其葬以元丁亥，其墓在縣之禮賢鄉，地名左橋陳頓坑。其銘曰：

天地之大，六籍載焉；帝王之尊，六籍位焉。六籍之道，無内無外；六籍之義，有顯有晦。匪伊之道何由明？匪伊明之，道何由行？昔豈弗求，求或未至；昔豈弗明，明或猶蔽。天監六籍，生此哲人，抉微闡幽，志氣如神。其言汪汪，

其書洋洋。其學之方、其國之光。天下儒師、國中通貴。永配孔庭、以式百世。

《吴文正集》附録

校記

①授：當作「受」，見四部叢刊本《道園學古録》。

②後：當作「須」，見右引書。

③瞧：當作「譙」，見右引書。

④十二：下文僅列十一人。虞集撰《行狀》作「十一」。按，作「十一」是。又揭傒斯撰《神道碑》署作「十」，亦誤。

⑤司：當作「私」，見朱熹文集。

⑥議：疑當作「藝」。

⑦舉：疑當作「攀」。

⑧元：當作「至正」。按，至正丁亥即至正七年，是年葬吴澄，見前《壙記》。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八

何鳳　彭長庚　胡炳文　傅定保　丁應桂

何遁山墓誌銘

公諱鳳、字天儀。其先澤州晉城何氏。唐會昌間、澤州亂、何氏南徙、析其族辟地衢、處、婺三州、而婺之著籍自涫始。歷五代至宋、其十一世孫有諱棣者、是爲公之曾祖。其別出之族、若殿講文定公基、司農卿夢祥、參政夢然、皆以學術貴顯、故棣雖不仕、而蔚爲閭家。棣生焯、於公爲祖。焯生璧、於公爲考。璧娶應氏、以淳祐十年生公。公生二十五年而宋亡、元有天下、恥於折節富世、業醫藥爲人治疾、不避風雨寒暑、治之宥若不及、無貴富貧賤、必具善藥與之、或不償其直、置之弗較、所至人賴其濟。元貞初、北游燕趙、用薦者授婺州醫學教授、轉江西醫學提舉。公雖隨牒漫仕、意漠如也。每風日清美、則幅巾藜杖、盤桓姻舊間、長者事之以禮、少者接之以誠、陳說前代典故、談諧俚俗、瞭如阿堵。前事文懿許公謙方羈孤時、落落不偶、在里中時從公游。公奇其才、館于家、以世務機利迷罔他岐、因勉以義、令求其遠者大者。文懿遂決意於學。公得其師、猶未振也、公悉出其家書貸之、率鄉人子弟師事之。未幾而爭之其門矣、慨然以道自任。雅尊事公、見之必莊、聞其言必傾耳以聽。公長文懿二十年、以泰定二年二月十六日卒于疾、文懿哭之盡哀。明年天曆改元、遂以九月某日卜葬蘭溪州橫山下林之原。今公之墓有宿草者四十餘年矣。天下皆稱文懿之賢、而不知世有郭有道之流、爲善者何所賴乎。故其孫穆以前祭酒許存仁之狀來乞銘。存仁、文懿子也、述其先人之言曰、吾所以克覩其身、克植其家者、先生教也。嗟乎。斯足傳信於君子矣。公號遁山、美丰姿、不事邊幅、名卿鉅人見者咸稱曰遁山先生、而方術蓋其一技云。有子曰宗誠、曰宗暎、曰宗瑞。孫曰紹祖、次曰穆、穆即請銘者。銘曰、

道苦多歧、吾何適也。雖有鉗且、寧弗柅也。君子之善、不必已出也。轢軷之助、天下莫較其力也。

胡翰撰《胡仲子集》卷九

彭齊叔墓誌銘

吾鄉先進惟安城彭氏父子兄弟自爲師友、能自致不朽。鄉先生劉公會孟爲端素先生謚、崔君舉爲魯叔碣、既各取其傳者傳之、於是齊叔死十年、而前修遠矣、其子燊始屬筆於余。余固辭、燊固請。謹按、端素先生宋江陵府教授、諱應龍、字闕。夫長公諱絲、字魯叔、其學如古所稱博習修潔者、殆過之。齊叔諱長庚、能繼父兄志業、不苟同先儒、不苟異流俗、不苟難鄉曲、無不及古之人已、然未嘗以尚人。余猶及一識、恨無由極論。獨從鄉評家傳彷彿生平、忍不與四方學者知之、其可乎。齊叔不用世、而學必不可爲無用、不學爲科舉、而科舉與①必不可廢其學。嘗稱父兄著書、務明千古是非、不徒觀衆人耳目。恐不幸萬有一佚墜先父兄遺緒。謂文公於四書集衆長而無我意、權度精切矣。然且更定、猶終身不置、其意豈無待於後之學者。故其徒黄直卿、真希元於其師説而有新意。學貴知新、以此、非爲異也。作四書辨疑。然後辨疑春秋、禮記、周禮、辨詩、易、書。下至諸史律歷、太玄、潛虚、皇極、參同、陰符、皆有商論、名爲萬卷莊日記。又以春秋辨疑未盡、復作春秋集傳、槩謂漢儒以濟北王而稱春秋是蔡仲、以衛太子而稱春秋是衛輒、以昌邑王而稱春秋出襄王、晋人附賈后趣廢揚后而稱春秋是魯莊絶文姜、幾以惧亂臣賊子者爲亂賊勸、深著其非。是以教世子爲天下國家本、作春坊百鑑。鄉里節士烈女恐久遂湮沒、作盧陵先賢傳。後世用法徵例、本吕刑、上下王制、小大漢律、決事皆有比。致吏胥所欲活、傳生議、所欲陷、與死比。定先定法、②尤先任人。當擇守、尤當擇令。官吏不過三歲、而土人在官無禄者封建其間、搟根深固、害刻骨髓。宜痛斷根株絶之、而定其録③、三歲一易。④群縣歲上計簿、宜知户口滋耗、占吏治得失。其窮居憂愛至、豈迂儒暫生情不通知世務者比哉。平生説經、有得其説者、因而成之、如向秀於郭象。然未嘗自言、

戒諸子無敢言。或畔去重來、見之如初。蓋惟恐不成人之美、真古之人也、古之人也。嗟夫。齊叔其所樹立、可必傳無疑、何以余為哉。曾祖某、祖某、父江陵府君。母某氏。娶某。子男某、女適某。生宋淳祐庚戌三月朔、歿泰定甲子五月某日。吾友真定范濟卿清白吏、孟稱齊叔樂貧嗜學、無毫分勢利意。以阨窮終其身、是甘心焉。是宜銘。銘曰、

有賢父兄、吾雖子弟。成一家言、以俟君子。⑤其鄉翔鸞、其阡羅浮。賢哉斯人、樂哉斯丘。立銘著其志、以尚無愧。

劉岳申撰 《申齋集》卷九

雲峯胡先生行狀　家乘

先生名炳文、字仲虎、號雲峯。行振二世、居徽之婺源考川。始祖諱昌翼、出大唐、幼遭世變、冒姓於胡、因籍焉。以明經登進士第、義不仕。後有曰伸者、官國子司業、與同郡内翰汪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南二寶是也。又有曰仍、曰佩、曰禎、曰傅、曰持者、皆兄弟聯登進士、當時所謂集水十年三進士、蔵雲八世五登科是也。自是有以學行推選為鄉校正、諱允濟者、為先生曾祖。又有諱師夔、通五經、尤精易、撰易傳史纂、號易簡居士、為先生祖。諱斗元、字希遠、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得書說易學之傳、肥遯于家、道淑諸人、從之三百、卒謚孝善、為先生父。故徽之胡姓雖多、聞家而獨考川之宗稱明經胡氏、有自來矣。先生生宋理宗淳祐十年庚戌三月十五日。自幼穎悟、五六歲即涉獵經史、十六七篤志聖學、晝夜不輟。父母恐其成疾、止之、每俟親寢定、潛以衣被蔽窗隙、誦達旦、日以為常。嘗病世之學者名家專門、於朱子取舍四書易詩之說、大相牴牾、故力正其非、合各家之註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旨異者析而辯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又著易本義通釋、感興詩通、太極圖說通、書通、西銘通、純正蒙求、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會意、爾雅韻語、雲峯筆記、講義二百篇、文集二十卷。朱子於蒙易五贊皆有通釋、詩書嘗為集解、春秋禮記嘗為纂述。至於陰陽、星平、醫卜之書、諸子百氏之文、靡不推究。性至孝友、尤謹於一日用之間、動合矩度。誨人諄諄不倦、與人交必以道義、不為勢利。流風薄俗由之而敦。時有爭訟所司、積年不斷、兩自願曰、願諸仲虎甫無悔。至館下、罔不與見。一日遇諸途、先生以道義從容譬曉、兩俱感慨、立解所爭、至有終身悔悟無訟者。他又有得見仲虎甫、雖死無憾之言。先生嘗曰、謂斯時人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之神也。時臨川吳草廬先生以道德文學著述鳴當世、自布衣以至顯宦、與先生道同志合、嘗薦先生於朝、或不就、作遊山記以見意。吳先生嘗稱有功聖門、必若朱子。有功朱子、必若

雲峯。時遊吳門者，吳先生必拔其高第，遣歸先生，以求至當歸一之論。時饒郡朱公遷、鄱季友、王葵初、董深山、同郡陳定宇、方虛谷、倪士毅、同邑汪紫岩、汪古逸、戴晉翁，皆尊先生為道德文，凡所論議，必俟先生而後定。初任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未赴。至大間，族主簿淀、總管澄以四方來學益衆，請于朝，建明經書院，為屋數百楹。淀捐田三頃，以供祭膳。澄捐田五十畝，尊闢小學，以教鄉閭子弟。鄭廬先生記其成。先生又慮學徒日廣，教有不敷，乃聘五經儒士朱宏齋輩以分其教，而先生為之宗。又取古人嘉言懿行書之於壁，使人知所自勵。門人汪雷編次，名曰書院壁記。及門之士無慮數百，資有昏明，先生隨其高下而造就之，故人樂從而成材居多。當時文風之盛，甲于東南。所居一室蕭然，絕道自樂，上溯伊洛以達洙泗之源。居之南一峯高聳，有詩云：峯頭山蒼然，一峯立雲表。故鄉人號曰雲峯，學者因稱為雲峯先生。元統元年癸酉，先生忽夜夢峯頹。旦，先生曰：吾壽終矣。不二日，竟以微疾奄棄，時九月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四。集賢院劉謚文通先生，葬里之弄環橋後。卒之日，遠近如悲親戚，弟子不遠千里哭吊墓庭，又有徘徊悵望、廬墓不忍去者。門人張存中、胡子玄、程益等請于時，建祠書院奉祀。嗟夫，先生道德垂諸簡策，功業著於書院，教化播於遠邇，條約之嚴於堂齋者萬古如在，德容之仰於遺像者凜有生氣。先生雖死猶不死也。拜瞻之餘，倍增景仰，敬述梗槩于右，使後人得以觀感興起云。

《雲峰文集》卷九

胡雲峯炳文傳

汪幼鳳

胡雲峯炳文，字仲虎，婺源人。父斗元，傳易學於前進士朱洪範，日玩一爻，七日通玩一卦，周而復始。授徒五十年，嘗謂乾專言善，性也；坤兼言善不善，性情也。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自號勉齋，卒，門人俞洪等私謚曰孝善先生。炳文幼嗜學，年十二，夜讀不輟，父母恐其成疾，欲止之，乃以衣蔽窗隙，終夜默誦。既長，篤志朱子之學，上遡伊洛，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歷、術數，靡不推究。四方學者雲集。嘗為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其族子淀為建明經書院，以館四方來學之士。炳文歸，署山長，為課試以訓諸生，成材者多。再調蘭溪州學正，不赴，卒。炳文集諸說參正，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子所注

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子，而其為說多與朱子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意殊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於性理三書、朱子啓蒙、易五贊皆有通釋，行世。春秋嘗為集解、禮書皆有纂述，旨以更易未定，門人亦有得其藁者。又有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會意、緖正蒙求、爾雅韻語、雲峰筆記、講議二百篇、文集二十卷。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峰先生。

《新安文獻志》卷七一

傅先生墓志銘

至元再元之正月晦日、溫陵鄉先生傅公年八十六、卒于家。旅時從國學出董江浙學事、訃適至、南何[6]哭之。越五年、其孤柱臣等寓書、以先生門人連山縣尹劉與子所為狀來請曰：先君子將以今年七月望日葬南安縣禮順里龍母山之原、墓銘子宜為。旅不敢辭也、乃述其狀與所嘗知者敘而銘之。先生諱定保、字季謨、自號古直。其先光州人、唐末有諱實者、為威武軍節度招討使、始居泉州。八子、散處旁郡。第二子曰居厭、家南安者、祖焉。八傳為龍巖主簿神、主簿生宣義郎思溫、宣義生迪功郎天驥、迪功生貢士渥、貢士娶洪氏、生先生。六歲通大學論語大義、少長有文名、丱角領鄉薦、尋丁外艱。咸淳辛未、禮部奏詞賦第四。知貢舉方公逢辰見先生、驚喜曰、頃見所作、意老子文場者、乃英妙若是。知全州莊公彌明為鄉大家名人、以其妹歸之。時賈似道當國、務抑過新進士、以鄉試字蹟微異難之、三年、始令赴御史臺覆試、試中、又俾後三年始得廷對、同列皆鬱悒、先生曾不動心、歸益肆志讀書、以益茂其所學。亡何、似道僨軍貶死、臨安亦不守矣。宋諸王東度浙江、至永嘉、將建位號、陳宜中丞相遂大除拜、唯人所欲得。有以是諷先生、則笑曰、吾但禮部正奏名耳。景炎之亡也、都督親戚又以是諷先生、則又辭之。大德初、行省以薦者授漳州路儒學正、又辭。洪夫人曰、是學官也、可不必辭矣。于是

湋之諸生皆來迎。至、即以太極圖、西銘合而講之、聽者悅服。凡三載所講、人至今皆誦傳之。再授福州路三山書院山長、居三月、歸事洪夫人、不更仕。自温陵受兵後、奉母寓城中、貧日甚、授徒為養、能時時致甘脆以愉色婉容。湋之初、環城冢墓皆發于兵、傅氏族最著、先生無問疏戚、悉封之。年五十未有子、居常怏怏。洪夫人曰、兒勿憂、冢中枯骨當有知也。既而果得三子。洪夫人年九十、見諸孫長大。歿之年六十又㡬、猶過于哀毀。至于喪葬事、鉅細必親。至治二年、以平江路儒學教授致仕。受命之日、嘆曰、吾少擢進士、今老矣、始服命服、何不及吾母未亡時。因欷歔泣下、終身不忘其親、槩若此。為人舒緩而謹審、常揭先哲教敬之言于坐右。其講四書也、尊朱子成說、而得會通之旨、究極微妙、而皆中正之論。諸經亦因儒先之言而敷繹之、不立異以為高、不騁浮以為博。教人尚忠厚務實踐、見闕薄者、心⑦憮然曰、是何氣質之未變也。為文温潤典裁、闕語類劉闕夫、詩律類陸務觀。遠近求文者日集其門、雖倉卒酬應、皆縝密有思致。賢郡守與名公卿之入南者、無不即其廬而禮焉。狀言未嘗以非義干人、不為矯厲斬絕之行、神暢氣怡、與物無競、可謂善言先生者矣。我先人與外大父趙公皆東南碩儒、歲在辰巳、外大父與先人連年歿、旅無所問學、日從先生佩服教言、所得多矣。天歷中、天子開奎章閣、騁用儒雅、旅以先王⑧言于學士虞公、公將薦諸朝、以老疾不可强起、而昔交者閩中道德文學之士蔚然盛矣。數十年來、縉紳老人徂謝殆盡。先生之學雖不行于當世、其鄉之學者尚幸老成典刑之有存也。嗚呼。今亡矣。先生娶莊氏、繼張氏、皆前卒。曰柱臣、曰魁郎、曰益、庶生男也。女適莊良孫。孫男二、女一。有四書講稾、詩文雜著如干卷、藏于家。柱臣郡學訓導、娶凌氏。魁郎閩清縣儒學教諭、娶吳氏、皆克世其業云。銘曰、

維昔尊畝、萃于閩中。往者不返、吾將焉從。先生之存、為閩儒宗。所不返者、見于其躬。先生之亡、昔人與終。尚爾

來者，嗣兹流風。

陳旅撰 《安雅堂集》卷一二

故臨川丁君墓志銘

丁氏系出齊侯呂伋。漢時有寬、有固。至宋，顯者尤衆。其居臨川靈臺鄉者，有叔才，為士，諱應桂。父曰從龍，以其子有志于學，允益友過從，應接不倦。叔才所師皆一時工進士業者，最後與今翰林承旨程鉅夫同門。⑨業成而科廢，棲遲不求聞於時。名書室曰竹所，以厲其節。戶既隸儒籍，俯就鄉邑學諭之職。又游處臨汝書院，遂與郡中諸耆宿俊彥日相親密。間或吟詠，以抒懷抱，語尚平淡，不事彫琢。資稟剛直，趣操清潔，倜儻瀟散，不拘不迂。與人議論，少不合則疾聲大呼，然聚會歡笑，浩歌暢飲，和氣春如也。待族姻鄉黨，知舊交遊，各中禮度。娶龔氏，先卒。子榮翁，克世其業，教導臨汝。叔才就養焉。有疾，乃奉以歸，終于正寢。其生也，宋淳祐辛亥九月；其卒也，元延祐丁巳三月十有一日。庚寅，祔葬龔氏兆。是年秋，貢余校文選過郡，前臨汝山長趙思玄以榮翁來請銘。余嘗序叔才詩矣，今銘其墓也宜。從老氏教子井山觀者，季子有容也。孫顯生、相生。銘曰：

生而有章，死而有藏。我辭孔揚，厥聞彌芳。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六

校記

①與：疑衍。

②此句疑誤。

③録：當作「禄」。

④群：當作「郡」。

⑤俊：當作「侯」。

⑥何：當作「向」。

⑦心：當作「必」。

⑧先王：當作「先生」。

⑨距：當作「鉅」。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九

鄒次陳　舒公平　柯謙
程直方　郭登龍

故咸淳進士鄒君墓志銘 泰定甲子

泰定元年七月壬子、余友前進士鄒君卒于家。其孫將以是年十一月己酉安厝于所居。少余二歲、相好如弟兄、於其喪來報哭死弔生、銘其可辭乎。君諱次陳、字周弼、一字悅道、撫宜黃人。少馳俊聲、年二十三、以書經義第一貢禮部。明年、賜同進士出身。其先治平丁未進士諱極、仕至治南①西路提點刑獄。考諱子宜、嘉熙庚子、淳祐丙午兩預鄉貢、晚以特奏名仕衢州西安縣丞。君未擢科之前、侍親官衢。時留丞相夢炎家居、與趙守淇識君偉器、期以早顯。咸淳甲戌、果副所期。未及受官、宋祚已訖、遂隱不仕。邑近十五里有大姓譚氏、待君以賓師禮、情誼篤甚、自邑挈而休焉。至元丙午、新屋構成、居父母兄弟俱存。前衢守趙公宣尉湖南、寄一榮二字扁其樓。兄次傅昔年與君同薦、二親即世、聚處如初。教兒子友直暨衆猶己子、各成才為學官、不幸不壽。延祐庚申、兄貢士殁、君哀念感疾。至治癸亥秋、病適劇、年餘竟不起。君娶管氏。子男咸大、前邵武路建寧縣儒學教諭。女適吳仲益、李明孫、李仲謀、鄧秀舉、馮與權。孫男阿買、鐵漢。孫女適涂、適張、其二幼。君之才名中閩外辟、雖韜光晦迹、縉紳高之。仕者問政、過者造廬、接物煦煦、如春陽之溫、未嘗疾聲厲色。愛人不間親疎遠邇、其憂人之憂也、苟思所能謀、力所能極、靡不竭盡其情。教人亹亹忘倦怠。天朝貢舉制下、來學之士益衆、一經指畫、文悉中程。卧疾五載、講授猶不輟、訓誨必本於行、議論必將於理。古文、時文、韻語、儷語、一一有法。取龐德公遺子孫以安之義、榜書室曰遺安。其遺稿若干卷、號遺安先生集、外史抄十卷、俱可傳也。卒之日、不惟士大夫傷惻、下至兒童輿隸、亦共歎惋。君其何以得此於人哉。銘曰、

畸廓其衷、畸閎其膚。曷嗇曷豐。曩來者之聰、尚聞其風。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八〇

故平山舒府君墓誌銘

舒以國為氏自江北徙江南、家洪之靖安為著族。府君諱公平、字康夫。其高祖邦佐、宋淳熙八年進士、任衢州錄事參軍、受知遑師朱文公。未老、以疾致仕官至通直。生四子、其二遲、君之曾祖也。生三子、其長鄉貢進士嶸、君之祖也。貢士亦三子、其三鐽、君之父也。君資識警敏、意氣爽邁。幼年值家中衰、從親往依外氏、刻厲奮發、期於立身興家。從其舅學進士詩賦、馳聲。應舉至再、不利、貴富家競延至、為子弟師。一統之後、君之父念故土、遂奉二親以歸、收拾餘燼、治財殖產、日以饒裕、竭力甘旨、先意承顏。父喪、哀毀、廬墓側。服喪母時年幾六十、如喪其父。攜弟就學。迨成人不更他師。從祖兄瑞昌縣尹貲富無嗣、為之立後、匡翼其家、始終弗渝。有族人貧困、教育冠婚、計其遺欠、罄所有不足以償、則悉蠲之。又一人歿于外、無以為殮、輿櫬往殯。鄰有病患死喪、周之唯恐或後。命工斵材、以給死而無棺者。歲饑、竭所積賑貸、略無乘時徼利之想。友朋情誼尤篤、見故人子、閔閔焉望其成。或自遠來歸、則買宅以居、給田以耕。與人語極懇款、至有過、必面責、弗阿徇。前依外家、因學徒所資得田百畝。及歸鄉、悉以分畀外家之貧族。官定戶籍、奉命總覈一鄉、凡有田不稅、無田虛稅之家、悉以實報、蒙惠者甚衆。捕寇之軍留數月、日有餽餉、而弗以擾鄉鄰。所俘男女百餘、早夜飲食之、且言於主帥、多獲釋免。流民數百入境、邀重糈弗得則肆掠、君與之約、令勿旁騷、當供汝三日之食、帖帖如約而去。舒氏自通直公積德累善、嘗買田二千畝為義莊、以贍親故之不給、其鄉鄰之無告者、人食其德至於今、而舒之福慶綿遠、肩族蕃盛、富甲一邑、子賢孫俊、而文擢科預貢及仕於國朝者累累有之。君文學卓然不羣、博涉經史、於春秋尤邃。文不苟作、必傳經理、裨世教。評論宋文、推蘇明允第一。後進寸長片善、繩之不置、一時秀彥多出其門。曾受講書者尊

稱曰平山先生。延祐初行貢舉、舉君爲首、辭曰、吾老矣、豈較藝時耶。次科君已病、遣一子就試、曰、汝能績世科、吾死不憾。君之母塗氏、家世儒官、諸孫侍立必勉以學。君之配熊氏、事舅姑、相其夫撫諸子、俱不違則。子男八、紹隆、嗣隆、奕隆、世隆、彖隆、裔隆、永隆、昌隆、克自樹立。孫男十、女六。君生宋淳祐辛亥十月二十四日、延祐丁巳十二月戊午卒。前時自卜兆于桃源之雲山、將以某年某月葬。余過豫章、紹隆以君之門人前鄉貢進士洪汝懋所述行實來請銘。曩余官國子監、汝懋爲國學生、知其言足徵也。乃爲銘曰、

犀舒肇氏、綿二千祀。南宗趾美、儒效有煒。衡州所累、基此良士。曾孫之子、文葩行祇。弗試遐已、留其遺祉、以錫爾嗣。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七

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柯君墓誌銘

君諱謙、字自牧、柯姓。吳仲雍之苗裔有柯相、柯盧、因氏焉。吳亡、分仕南北、遷世有人。宋熙寧間、漳州通守曰仲常、以救荒得民心、嘗有鶴二棲其廬。及去、鶴送數里、蘇長公著於詩、爲惠政所致。高祖某號行二居士、隱台山水間、累聘不起、世仰其高。居士生文、文生馨、馨生采、爲君之考。嗜學任義節、爲宋國學進士。君其長子也。幼精敏、書一目輒復誦、撮隻字遺。既長、英爽而辯、著述修整、蔚然有前輩風。追游京師、諸名勝爭與推轂。至元間、江浙行省辟昌國州文學掾、不就。元貞初、以翰林國史院檢閱官預修世祖實錄。書上、將進等、以太夫人吳氏老辭、遂轉江浙儒學副提舉。國制、凡業儒者不隸之民而異其籍、且復其更繇、以示優尚。時南紀多故、防範未周、征役蔓及學者、寖毀廢業。君挾詔旨白行省、遂復舊焉。秩滿、以太夫人寓錢塘、年邁土忌甚、乃歸侍。未幾、授江台檢校所大使、便養也。先職是者惟務贏入、履商旅決

胥。君至悉除其苛、德者甚衆。至大改元、陞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明典慎罰、以仁厚率下。初至州、謂屬吏、厥今疲氓孔多、毋濫刑以重其困。吏云無有。君即詣獄驗狀、果平反如干人、上下皆懾服請罪。是歲蝗、僚屬分地以捕、君所分特甚。度非民力可制、乃詣后土祠禱曰、吾與爾神共食茲土、今蝗賊厥稼、穡民且阻饑、爾神亦將不利。由吾所召、則當罪加余、獨不可佚罰。有衆罪不自我、是神不能捍災禦患、尸此以苟血食。神而若是、謂之淫祠、禮宜毀。詰旦、蝗出其境。延祐初、陞承事郎、饒州路餘干州判官。未上、制授江浙儒學提舉。初、學田所入制于有司、職教者莫敢觸。毫髮或、廊屋壞、日餼不充、皆坐視、士甚病焉。君聲于朝、有司始不能與。又慶州路學田如干、為僧據有數十年、歷數校官、無有一敢明者、亦關而復之。君曰、聖天子舉彙賓興、嘉惠斯文甚至、所司期毋上負、斯稱職已。故所在教政脩著。越二年、江浙饑、台越尤劇、行省奉制分遣使者以賑、而遣君賑台。公帑不足、勸富强毋蘊年。彼素熟君名、聞之、莫不竭厥施所有。彼傍郡介特無依流至台者、咸為非分地不可濟。君曰、均為象獻、皆若此、豈必吾治乃拯救耶。遂賑恤無所間。其時江浙二帥恭錄廣羅、禁剝以濟欲、檄台州路强假富室錢巨萬計。他郡多畏偪亡去、吏乘以逼民、蕩業不能應。君力發其奸、奪遣之民、台賴以寧。其人竟以罪敗。君祖墓在台之臨海、樵蘇者過而相戒曰、毋牛羊是山、其子嘗活吾台民者。居嘗謂人士自一命以上、皆足行志、第患自保之心重耳。故所歷厥聲籍籍。其單居不為無益事、見後進則勉以學、稍成則延譽以冀其進。初、進士公之遣台也、推其田廬族人兄弟、而以清約自居、然未嘗有一日不足色。娶古汴張氏。子男三、九齡、九域、九思。以延佑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卒于杭之僦居、享年六十有九。其孫九思由壻故參知政事姚天福家遇余、泣曰、先君平昔辱公為知己、不肖孤又辱愛焉、是再世之契也。先君遺善一二在人者、非公為紀、尚誰託

俾余銘其言、乃爲銘曰、

幼而多知、長而多奇。居家以孝謹著行、莅官以忠義自期。惜乎淹外而不大展、其所見于世者止斯。我述銘詩、用發未施。尚千百年、過者式之。

張養浩撰《歸田類稿》卷一三

前村程先生直方傳

董時又

先生諱直方、字道大、號前村、新安婺源人也。幼失怙、能自勵讀書、嘗十年不下樓。務精通德性命之學、通諸經、尤深于易、左圖右史、揮斥八極之外、蓋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嘗一出至京口、訪耆德、參究講貫。歸闢書室、扁曰觀易堂。與初菴傅先生立爲莫逆交、盡得邵氏不傳之秘。自發轉江空以來、閱世雲蟄、不涉指世味之臭。司徒留無極欲盡取其書入燕、不許。明年、而無極斬于都市。科目未興、前十載、嘗以張才叔書義兩篇與徐某讀曰、十年後當以此自娛。至延祐甲寅、而科目聿興、凡省院臺憲行部至婺源者、必訪問求見、或延至學宮、執禮受教。廖氏玄玄集元四卷、聲譜仍祝子涇之舊、所叶不合康節先生。去譜三板、增入本數圖及世之世起數圖、算改謬誤、爲三卷、曰續玄玄集。平生著述、易則有程氏啓蒙翼傳、四聖一心、觀易堂隨筆、書則有蔡傳辨疑、詩則有學詩筆記、春秋則有諸傳考正、春秋旁通、及前村吟卷。虚谷方公亟稱其爲人。其歿也、友人程雲龍[3]爲文弔之曰、大易之學、自伊川翁七分傳作、而理始明、自康節翁經世書出、而數始備。先生傍花隨柳之餘、駕風鞭霆之暇、於是翼啓蒙以探其理之賾、續玄玄以索其數之隱。是先生於理數之學、並有功也。先生生淳祐辛亥之正月、歿於泰定乙丑之前正月、享年七十有五。有四子、焉時又屬在戚末、嘗登先生之門、而悉傳其所著之書、故述其平生、以附邵氏書後。

《新安文獻志》卷七〇

郭雲仲墓誌銘

自古建功立業之人，率少壯為之。蓋年壯則膂力方剛，志氣初銳，視天下事以己之精神運掉如意，無不可者。及其春秋既高，閱歷既久，世故熟而機愈深，思慮審而見方定，老成遲鈍，與少壯剛銳之時如出兩人。端居深念，直視無所見，聵聵若不聞，此固非狂夫孺子淺見之所能窺也。始吾與同郡郭氏昆弟交時，就習場屋舉子文字。長君子夷，字明仲，妙齡挺秀，嶷嶷有俊聲，甲子、丁卯兩貢於鄉。弟雲仲，癸酉貢，吾亦預焉。雲仲工詞賦，與吾同歲，少數月耳。學同、志同，甲戌同上春官。是時君兄弟如神馬出渥洼，平步千里，如太阿拭土，直上無前，餘子皆避三舍。吾雖不敏，亦磨厲以須其後。諸侯軍從壁上觀秦項戰，人人惴恐，已而俱北，余亦垂翅而歸。雲仲殊不少挫，將復進。期年，國有大故，衆場旋廢，士抑不用。明仲鬱鬱不得志，周旋鄉校間，抗顏為師，不幸早殞。雲仲相繼斜錄於學，脩葺俎豆，呻吟呫嗶，扶剔隱租、學租

成立，人以為難。君已六十餘矣，力漸不逮，心藝與時左。斜克舉之，復長南徐之濂溪書院，堂廡荒涼，士散不收，式遄其歸。自是十年不調，扃戶謝客，伊唔窓下，足跡不入官府。至治壬戌之秋，教授無錫州教。君笑謂婦曰：銘上竿矣。余屏丘樊五十餘年，郡校官不為。館穀之暇，時與君往來，勸君勿出，君不吝。明年春赴錫山。時前宋舊貢士江浙間不數人，聞君來，以為異，爭先見之。君類著述，暗音吐鴻暢，衣冠步武，規制落拓，見者驚歎。君視學舍已不可為，為之纔沮撓，事不可默默而已。然其聰明養之以虛白，墮其智慮，示之以天倪，士方適然從之，而君已逝矣。啟手足之夕，諸子侍側，顧曰：吾學與諸同年揉善，吾先得之。噫，生不如死之樂，君知之矣，幾日而不女從也。君生淳祐壬子十有二月，卒以泰定丁卯十有一月，享壽七十有六。訃至之日，余哭之哀，諸子拚且拜請銘。謹按郭氏其先汴之祥符縣人，諱某，中奉大夫、安仁開國男。女其挾中原，裔宋駕南遷，占籍於江陰。高祖

某、進義郎、知高郵軍事。曾祖某、蔭承直郎。祖某、歷德第耀。伯父某、生四子、君第二子、名登龍、出繼父某為嗣。娶王氏、樞密使畋之裔孫、性明慧、佐理其家。子六人、長縉、前卒。次綺、綬、紳、椿、楠、文學彬彬焉。女一人、適劉某、卒。孫男二人、留孫、閭驢。女五人、長福娘、適范某。次繼奴、迎娘、佛娘、引娘、俱幼。致和元年戊辰四月己酉、葬於由里北山之岡、從治命也。銘曰、先壟門、距汾陽、胡深之長。兹由里下、允藏在後之慶。

陸文圭撰《墻東類稿》卷一三

校記

①治南：當作「江南」。蓋形近而誤。

②服：疑當作「復」。

③雲：當作「雪」，程鉅夫號雪樓。

④「仁」下當脱一字。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

張範附張起巖　薛延年　王則之

陳櫟

元封秘書少監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齊郡公張公先世碑

皇元勃有中原，樹建侯伯，經營四方。濟南張氏得國於齊，在東諸侯中脩臣職甚謹。權府歷城張公受命我元，為齊陪臣，父子相承，優扶齊政，內治新政，外禦強隣，彌縫周旋，使齊事我元甚忠，故張公有功齊人甚大。世祖晉侯歷城，子孫仕于天朝。仁宗繼述祖訓，開科取士，延祐甲寅有臣起巖者貢于齊，明年乙卯大廷策士，擢第一人，寔歷城張公曾孫，多士傳之。父中秘書齊公兼領德高年，生受顯爵，及其即世，子仕日崇，贈典日厚。今皇上纘緒，起巖列官中書參贊國議，尋進二品，父乾贈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齊郡公，推及大父，贈封有差。至元二年三月十日，上御厚載門奎章大學士臣沙剌班從言於上曰：侍講學士起巖服勞累朝，思表先世，將為碑銘，懇請久遠，其勅翰林直學士臣玄製文，奎章閣學士巎巎書丹，奎章閣承制學士師商篆其碑首以賜。上允其言。於是臣玄承詔討論，張氏本章丘人，遠祖逸避兵難，贅禹城吳氏家，生三子，曰某、孝、曰賓、要。高賓二子，長曰敏宗；要燕三子，長曰道；要孝一子，曰迪，字吉甫，是為懷遠公，是權府府君之父，中秘書齊公之曾大父也。姿貌偉傑，膂力絕倫，臂擦石獅子起行戲，與里中少年角，無敢嬰者。狂悍無賴，遇輒以力伏而拱之。善騎射，能兼控二強弩，縮絃着指，連發俱滿。軀幹才力中募版本軍三翼都總領。金人南遷，寓迹寢業齊國，張忠襄公行尚書省濟南，招致帳下，用戰功遷濟南兵馬鈐轄。城中吏兵變，公私廨舍盡燬，忠襄命權府事。公善綏輯，建府治，畫閭里，招流亡，殿復舊觀。時有隣寇，晝夕析斥堠，明烽，衆賴無恐。行省自水砦還治，拜總遠大將軍、元帥右監軍、濟南府推官，佩黃金虎符，仍提領歷城縣事。忠襄南征，存命留後，公滌政廉平，號稱良吏。兵後民稀，城內外多閒田，召民占射墾為永業，已獨無取。事平，從民買田城北泲河。生平治產不求豐腴，幾足即已。嘗曰：吾祿足以給衣食，居足以避風雨，安用估

勢殘私，以爲子孫累，爲吾患玷耶。娶李，追封齊郡夫人。一子福，字顯祖，是爲權府君。雄健，府君碑，建有父風，尤喜敎，好學，讀春秋左氏傳、貞觀政要，能背誦。年十九，嘗重午日與諸將馳射柳、閱武堂下，一發命中，身手驍捷，忠襄賞稱列校。歲庚寅，從朝和林，預議伐金，從取邳圍汴。食盡，其將率敢死士夜斫營，謀突圍出。府君力戰却之，追擊，俘其衆而還。詔朝汴，隨給白金符，爲中書奏差，從攻宋蘄黄，有功。縣官增諸路兵，濟南調二千三百人，郡人繹騷。奉省命謁於上，曰：兵興，民疲役無虚歲，今又增兵，物情易駭，盍寢其命，以安危疑。敷對詳懇，上大悦，從之，准舊制，丁二十人調一，餘罷不行。得旨馳還，所過宣上德，懽聲如雷。權濟南軍民鎮撫，都彈壓行中書省牙會。兄亦建議，常征外增銀六兩，視絲綿中分折輸。詞侯宣惠公將遣使入奏，而難其人。府君請行，至白濼王曰：新邑民已定正賦，今又增額，將不堪命。王以聞，命遂罷。遷兵馬鈐轄府事，從宣惠私覲，面陳上前，乞休兵息民，以養其力。上嘉納之。侯解玄貂玉帶以旌其忠。侯薨，即濟王所奉子宏朝和林。宏嗣國，是爲武靖公。府君歸，力請致仕，進諸子曰：吾輔齊國三世，朝會征伐，未嘗不從。今五十有六，其歸休之時乎。年七十一終，居家廉官，教子人，取以爲法。娶楊氏，鎮國上將軍左副元帥通女，賢有淑德孝行，追封齊郡夫人。五子，中子鑄。③山，字宣卿，一字仲宣，號黄臺野客，是爲天官齊侯，奧邁豪爽，幼負奇節。讀書通大義，交友重然諾，布衣以大任自期，古人自易。出中庸、大學，授諸子曰：爾曹熟此，宰相可能也。襲官，嘗宰歷城，讓其丞設而已，丞之禄入均恤族部，稍蠲與賓客擊鮮爲高會，每傾已賑人，已匱不悔，人負不尤。至元官制行，遷官晝寢務督句，辭不赴。改博州録事判官，轉陞東昌，仍其任。居官介然，官滿赴調，常郵亟浩裝遊旅，雖至之絶人或周之，非義不取。能工書，得黄豫章米襄陽筆法。至元癸未十月十八日卒荆南城，年四十九。以持貴，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進封齊郡侯。娶安氏，山東行省左右司郎中圭之女，累封齊郡

夫人。二子、長巃、次高、蚤卒。三女、長適程氏、夫亡貞節。次適宋某、次適侯贊。範字議甫、號孟齋、是為中祕書。蚤穎悟、長博學強記。先侯守官清約、家無宿儲、公濟自貶損、贏以為養、及居葬如禮。嘗寫平原德平鎮固古堤祭星、為童蒙師。或踰旬時不出門、人號不下堂先生。性不事華靡、篤學信道、尊聞行知、善書不倦、惡惡不避。學者擬諸古人。歷仕維州學正、寧海左翊侍衛教授、除四川等處副提舉。子貴、封集賢待制、奉議大夫、驍騎尉、歷城縣子、加封朝列大夫、祕書少監、驍騎都尉、齊郡伯。天曆戊辰正月二十七日、就養京師、卒、年七十有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齊郡侯、加贈中大夫、河南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齊郡公。公善吟詠、富著述、有蓬窗叢稿、旅齋二集。能大小篆隸行楷、皆遒勁有體。娶丘氏、先卒。再娶薛氏、並封齊郡夫人。二子、長起巖、薛氏所出。初授集賢修撰、遷國子博士、監丞、司業、歷翰林待制、監察御史、中書右司員外郎、郎中、兼經筵官、轉太子左贊善、燕王司馬、拜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陞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尋以本官知經筵事、出為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未行、奏留侍講、進知經筵、俄除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娶某氏、封齊郡夫人。次如古、國子伴讀、大司農掾、娶某氏。孫男二、順孫、堅孫。女一。初、玄登第、出起巖榜下、同朝十年、入翰林、為僚友。齊公之墓、玄為之誌。先玄父渤海侯蒙恩賜碑、上勅起巖、故玄聞命、不敢以固陋辭。

惟張姓之始、軒轅子青陽④之子揮、觀乾文制弓矢、因得姓。濟南忠襄、晏聚歷城、姓同一初、始奮以武、終顯以文、君臣相須、蕃屏王室。後先封齊、豈偶然者。懷遠公賁育之勇、至於治國、仁如鄭僑、廉如晏嬰、撫民乳雛、如飢鳴。權府府君生而忠孝、資備文武、盡瘁所事、勤施於民。所常司勳、伏臘里社、殆未為過。齊侯志崇心庳、尚友往哲。齊公真脩實踐、蔚為醇儒、四方⑤功德、積久發聞、宜厥後人、出際熙世、衰然倫魁、為國羽儀。迨其立朝、凜有風節。舒徐進退、求福不回。豈非先世嘗有豪傑偉人、稟賦敦龐、未究厥蘊、氣鍾子孫、才器深茂、福澤與俱、我國家因以得名世之士哉。抑功及民者、未食其報、造物以遺其子孫哉。推其所自、是宜為銘。銘曰、自古有國、文武迭張。顯允歷城、齊姓之將、代有鼎士、奮于齊疆。經緯文武、

與世相當。國初戡定、歷城父子、有力如虎、世為齊卿、撫治其府、區宅畯田、民奠環堵。既輯其民、又禦其侮。夫優維何、民訖可休。有增乘賦、是克是捂、夕馳我馬、朝告厥猷。天子曰嘻、予嘉汝謀、為是暴歛、我民何郵。欽哉爾往、獻納是籌。命爾勗爾、侯度是脩。爾田勿萊、爾政勿苛。農弛勞于野、士畜銳于家。時維張公、惠齊孔多。齊轄日膏、齊廩日盈。張氏獨負、三世華耕。豈善治國、而不知治兵。

有遯黄臺、有斅德平。蓄德陳陳、發叡訇訇、宜侯宜公、庶其裒榮。累洽重熙、時尚維文。有偉國彥、積文業勲。奏篇大廷、上曰不群、繩武乃祖、盡忠我君。出敷王言、入贊聖謨。踐敭政塗、匪臺伊閣。德容溫溫、良玉善琢。維仁騶虞、淮瑞鸑鷟。上勅詞臣、考德諏義、錫朕寵命、詠其先世。有員斯珉、有亢斯竁、豐其揚休、式勸有位。

歐陽玄撰　《圭齋文集》卷九

元故文學薛君壽之墓誌銘

至元壬辰秋、秦王妃聞平陽薛氏董母賢、召之。其子延年壽之扶輿而西、至則以經訓輔導。明年春得告、賜金帛、官其子開成教授而歸。再授王府文學。壽之皆以侍親不克赴、居長安東郭、士夫延之以淑子弟。後六年母卒、因舉祖考妻子之殯于平陽、凡五喪、葬咸寧縣龍首鄉芙蓉園新兆。力貧襄事、人以為難。又十五年、當皇慶癸丑、壽之年六十二。八月戊寅、沐浴正衣冠而終、哭者皆失聲。君天資警悟、八歲孤、母氏方開館授徒、如韋宋、付之男塾、諄誨不煩。或稍踰繩檢、必嚴戛楚。君亦痛自砥礪、卒臻有成。蓋舔冠歲、即代母講授徽、且學不離簡編者逾四十年。近世評辛敬之真特立之士、唯君為可當之。痛孝養不逮、扁堂曰風樹。晚歲以秋潭自號、蓋中有所得云。有妄人談易飾賤術、名宿納侮、長其聲談。君詰以乾六爻、三四不言龍、夫子謂時乘六龍、何也。彼結舌、乃攘臂戒曰、勿復敢爾。其力于衛道若是。其素蘊見詩文、琴阮、六書、則所尊業。至于醫卜圖畫裝褫、率皆能之。有小學纂圖、本草圖、四書引證、秋潭良方、鍾鼎大小篆韻、琴譜、秋潭集五書、傳于家。傾言不用二氏、勉二子學、以良其嗣人。其族世爵里見考省掾君誌。兩娶高氏、前歿三十八年、今無恙。清規懿範、克嗣無替。三子、曰吁、天雍、同州學正。喈、學直。二女、壻董大中、一幼。孫女一。將以十月庚午禮葬高氏之竁、前事、雍狀君行乞銘、終辭不果。銘曰、

三代庠序、人嗟不逢。化民成俗、孰大其功。胎教之症、有才有容。是母是子、伊谁比纵。风树摇悲、秋潭镜空。不亡者存、宁哉一宫。

蕭𣂏撰　《勤齋集》卷三

處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氏、名某、字以為名、處州麗水縣人也。曾祖德昭、祖仲達、父君舉、俱弗仕。宋咸淳末、君甫弱冠、試鄉郡、待補太學諸生。德祐元二、太學事廢、迺悉棄故所習舉子業、歸讀書山中、為道德性命之說、殊無仕進意。至元三十年、部使者秋公桂始起君為縉雲縣教諭、遷處州路學錄、陞蘭溪州學正。用累考及格、上名吏部、而君還、以休致為請、授將仕佐郎、處州路儒學教授致仕、至治二年也。於是君之子釋亦以儒學官借補潮州揭陽縣湖口巡檢。命下之日、父子皆公服、前後置褥位、望闕謝、閭巷以為榮。會釋已迫戍期、有司給驛券俾就道、釋以君年高、父未忍去。君語之曰、吾家本寒儒、未嘗為國家效分寸之勞、而一門之中叨蒙誤恩、如此。顧吾已老、汝其行矣、第思報稱、無以吾為念也。釋至揭陽歲餘而歸、不一月君屬疾、甫數日遂不起。閭巷之人又莫不深哀之。娶潘氏。子男二人、長即釋、次某。女二人、劉某、趙某、其婿也。孫男女各二人。君之在縉雲、愛其山水之勝、因家焉。晚復築室城東闢地、引泉、對佳花美竹、日與學者游息其間、以詠歌先生⑥之道。其地有忘歸臺、君倦憩臺上、謂釋曰、吾死、必歸吾骨於是。釋謹識之。君既卒、以治命奉柩葬其處。其卒以泰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得壽七十有三。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君平生所為詩文、釋方彙次成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猗嗟王君、與道為期。出也或遄、其歸處也。弗佚其私、蟬蛻春融、樂也熙熙。殁吾其寧、昭以銘詩。

黃溍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四

定宇先生行狀

先生姓陳氏、諱櫟、字壽翁、定宇其自號也、晚更號東阜老人。其先蓋有嬀氏之苗裔、唐末避巢寇亂、自桐廬遷新安者曰禧、得地于休寧縣治西南三十里藤溪、樂其山川風土之美、家焉。歿葬縣南萬山、廟食其地。逮今人稱萬山府君、事之甚謹。是為始祖。後子孫蕃衍、至數千指。在宋時、登科及第入仕者、代不乏人。族益大、以姓名村、藤溪之名罕稱焉。曾大父諱伯仝、大父諱慶大、父諱源長、皆不仕。初、大父天寵公田疇甲一鄉、降及於曾、橫罹凶禍、以隳其業、徙居鄉南五城。逮考、否極未泰、而力學不倦、以麟經教授、師之者衆、有董子下帷之遺風。德祐乙亥、五城驛道軍馬經行、遂挈家還陳邨。先生自幼穎異不羣、族祖通守公慶勉有知人鑑、深期之。方其脫襁褓能言、祖母吳氏口授所記孝經、論語若古文歌詩之類、聞輙成誦。五歲入小學、所業皆覆記不忘。七歲能通經義。比十有五、即出而淑人。自是刻意劬躬、日勵於學、

文以益進。同郡溪陽汪公復宋名進士、嘗主省監文衡、衆所推服。晚年家居、品題嚴澤課試、以先生所課魁四經二千餘卷、老成抑居其下、莫敢瑕疵、甫猶未弱冠也。咸淳癸酉、始就方州試、以書經與待補選。明年、赴江東混試、厄於病、不果與試而還。又明年乙亥、則科舉廢矣。先生於是慷慨發憤、惟以著書立言為務。於書無所不讀、讀則一一反覆研窮、必領其要而後已。然必以諸經為本、坐卧諷誦不輟。至若朱子四書、則貫穿出入、尤所用意。涵濡既久、簡牘斯形、于是語、孟有口義、書解有折衷、讀易有編、釋詩以句、六典有撮要、三傳有節註、大小雅有釋、于通鑑則約取其至要、於通略則增廣其未備。大抵必以不倍先儒之說、不失本文之意為主、其用心亦良苦矣。延祐甲寅、科舉肇興、旹年踰耳順、無復進取意、而逼迫于有司之所推選、黽勉一就江浙鄉試。既試、即歸。未幾、以中選當赴都、郡侯勸駕、親抵邑邸。度不可辭、即日上道。至行省、復辭以疾而歸、杜門著書如故。越兩寒暑、而四書發明成。既而又編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其間發先儒未發之音、剖前輩未剖之疑、不一而足。闔坊購得其本、皆刊行於世。先生質實重厚、剛毅鯁直、其平日履操如玉無瑕、居家處鄉、雖溫然和厚、而莫不肅然敬憚。於朋友不妄交、不苟合、然既內交至誠、終久弗渝。為文不事雕琢、而波濤汗漫、追配古作者。人有所問、無不即答、答即無不詳備。以是學者樂從之遊、而先生亦能應接不倦、各隨其資質而成就之。其為學得于家庭之講貫為多、最後始從鄉先生黄公常甫遊。黄公之學出于星溪萬菊滕先生、滕之先璘、珙二伯仲、皆為朱子高弟、其流風餘韻之在是者、得以優游而涵泳之、故其所就益精深且醇正也。是皆鄉先達方公回、曾公涇、皆號文場老手、先生相與切磋、甚為二公所敬服。曾公序其論語口義、以文公忠臣稱之、由今觀之、世有纂疏、集成、雖皆為四書羽翼、然語錄無新舊之分、衆說有泛切之混、章句、集註反為所汨沒、讀者益深病之。及

發明出，而此弊始掃，謂之忠臣，不亦宜乎。炎昶於元統癸酉秋，詣先生，以所著述求是。皆方康强，家居指教，不一。茲歲館寓相近，方祈盡求聞所未聞，孰知不疾而逝。嗟乎！曩者未及古文之際，視書生廉慎如贅疣，風俗甚不古。逮今科舉既行，儒風大振，則前輩凋零已盡，惟先生巋然，學者方以爲有所師仰，而天不憖遺，竟止於是，豈不重可痛哉！論者以先生懷抱道德，不出用於世，深爲惜之。然託遺經以立言，闡聖賢之大道，大有補於世教，而無愧於古人，不可朽矣，他何足計哉！以淳祐壬子三月二十七日寅生五城，殁以元統甲戌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三。配朱氏，生于大族，慈柔勤儉，得於天性，事上鞠下，皆可爲法。事無鉅細，不以累先生，而能充廣基業，以裕其後，可謂賢矣。後先生殁之五日，亦不疾而逝，享年七十有九。蓋始而合卺，終而屬纊，皆前後甲戌二月，其偕老如此，人以爲罕見焉。子男二人，昭、勲。孫男三人，埜、圻、基。女一人，嫁邑士程怡。勲、圻皆先卒。曾孫男一人，鏊。先生遵守家法，命治喪不用浮屠。至於地理之說，尤非所喜，嘗自欲卜於所居後山先壠之側，及是，其孤從治命，以二月癸未穿壙，奉兩柩合葬。以炎昶受知于先生久，托好斯文，命埜哀痛致辭，委以狀先生之行，將求天下之名能文者而請銘焉。辭不獲，敬爲之次其實如右云。謹狀。元統二年甲戌二月丁亥，汪炎昶狀。

（定宇集卷一七）

定宇先生墓誌銘

聖人之學，至於新安朱子，廣大悉備。朱子既没，天下學士羣起著書，一得一失，各立門户，争奇取異，附會繳繞，使朱子之說翳然以昏。朱子没五十有三年，而陳先生櫟生於新安。生三歲，祖母吳夫人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歲，爲人師。二十三，而宋與科舉俱廢，慨然發憤聖人之學，涵濡玩索，廢寢忘食，貫穿古今，羅絡上下。以有功於聖人莫盛於朱子，懼諸家之說亂朱子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餘數十萬言。其畔朱子者刊

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引而伸之、其所未備補而益之、於是朱子之學煥然以明。方是旹、惟江西吳先生澄以經學自任、著書獨稱陳先生有功朱子。凡江東人來受學、盡送而歸之陳先生。然吳先生多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學遠而彰、尊而明。陳先生居萬山間、與木石為伍、不出門戶動數十年、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先生可謂豪傑之士矣。先生字壽翁、其所居堂曰定宇之堂、其自稱曰東阜老人。唐之季、其先有諱禧者、自桐廬辟地新安、居休寧之西三十里藤溪之上。世多通人顯士。今姓其里曰陳村云。曾大父諱伯全、大父諱慶大。父諱源長、以春秋教授。先生孝友剛正、動中禮度、不以勢合、不以利交。四方來學、諄諄善誘。延祐賓興、有司逼迫就試、既與貢、當赴春官、稱疾固辭。其學大抵以朱子為歸、其所嚴事曰黃常甫先生、所與游曰方公回、曾公涇。以元統[7]三年甲戌二月十有四日、年八十三卒。後五日、配朱氏七十九亦卒。皆無疾。其卒也、即初昏之月。又以是月癸未合葬所居之後山塋。朱氏有賢行、家政無鉅細皆身理之、不以勤先生。先生得專力於學、亦其配之助也。子男二、煦、勳。孫男三、埜、圻、基。勳、圻先卒。女一、嫁程怡。曾孫男一、鑾。明年、其孤以其父之執汪君炎昶所為狀、介其門人朱㷜請銘。銘曰、先生之學、既博而約。先生之行、既專而靜。不為利疚、不為名高。杜門空山、與道游遨。其書孔富、其後孔茂。八袠非壽、與天地久。

揭傒斯撰　《定宇集》卷一七

校記

①善縉：當作「縉郛」，見四庫本《圭齋集》。

②雄健府君雄建：「雄健」當爲衍文。又，「雄建」當作「雄健」，見右引書。

③鑄山：《元史》卷一八二《張起巖傳》作「鐸」。

④楊：當作「陽」，見四庫本《圭齋集》。

⑤方：當作「世」，見右引書。

⑥先生：當作「先王」。

⑦三年：按元統無三年。元統甲戌爲二年。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一

王桂　王士元　任士林
蕭炎亨　俞金

外舅王公墓記

外舅王公之殁、遺命屬滑誌于幽堂。滑方竊食筆下、既蒙恩外補乞身而退。俄被旨落致仕、復玷朝行。及得謝而歸、則奉襄大事已久、滑亦老而耄及之矣。念他日不可無以藉手見公於地下、謹封書其所可知者、俾揭于墓之原。公諱桂、字仲芳、姓王氏、月谿其自號也。其先汲人、宋渡江初、五世祖琳避地南來、家于婺之東陽、暨四世祖徹、威弗仕。曾祖諱師伋、以子貴累贈中奉大夫。妣宗氏、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四世諸孫女、通判衢州夔之曾孫女、累贈令人。寶章閣學士劉公克莊銘其墓。祖諱囦、金嘉熙戊戌甲科進士、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暴卒。妣黃氏、我高祖贈朝散郎諱伯信之女、曾祖太常丞、樞密院編脩官、左曹郎官、朝請大夫致仕諱夢炎之妹。朝散與中奉為友婿、故以長女為其家婦。考諱沂、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場。妣張氏。初、昭慶入奉大對、臚唱之日、太師魯國喬文惠公行簡為首相、立殿上。退、遣吏賀曰、當以衣鉢相傳。蓋謂其居同里、同以四十餘為殿試第五人也、而不料其竟不及祿。母弟曰谿、前十年已擢龍飛第、踐敭所至、內則郎曹寺監、外則監司帥守、終於中奉大夫、直煥章閣、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撫兄子如己子、由是文林以恩補官。公本宗氏子、令人之從孫也。煥章遵母命、俾為文林後、亦以恩補將仕郎。公生長宦家、自少親炙諸老、痛洗綺紈子弟侈靡之習、而刻意於學。為文援筆立就、若不經思、而藹然有前輩典型。尤工於歌詩樂府、駢四儷六之語。善楷書、端勁方嚴、得顏柳遺法。南嶽有鎮南之殿四大字、乃煥章將漕時令公代作、迄今猶存、人莫知為公之筆也。隨侍宦游、歷七閩三湘、且久留江上、多所見聞。遭時艱虞、頗慨然欲以事功自奮。際今聖代、四海合一、分命重臣坐鎮南服、號曰行省、承

制署公處州麗水縣主簿。公不敢辭，受而不赴。自是絶意於仕進，徙居别室，闔門投徒，生計日衰，簞瓢自適，安①適呂渊，某州司法參軍友德四世孫。次適何德潤，孫男二人，坦、埴，坦亦已卒。女一人。凡子孫若壻若外孫男女合三十有二人。先是，煥章葬縣北甘泉鄉廣陵寺之後山，搆祠宇，割田四十畝有畸，俾寺守之，而僧悉以田質錢於富民。公銖積寸累，贖而還之，晨香夕燈之須賴以無闕。公又以昭慶墓在縣南之東姜，族子或竊其地券售於豪家，有司弗能直，丈林墓在縣南之桐川，又數毁於盜，遂卜地於煥章墓東南之唐塢，遷兩世閏四喪及内子之柩，以昭穆序葬，仍虚其左以為壽藏，旁置冢舍。常處順，既壽而康，重紀至元之五年某月某日，不疾而卒，享年八十有八。有四書訓詁十卷、詩文雜藁十卷、隨筆一卷。娶李氏，寶謨閣直學士吏部尚書大同從曾孫女，前公十有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武，次復，並為外家李氏壻。武後公某②卒，復今獨承其家。女五人，長即溍妻，累封江夏郡夫人。溍之曾祖姑歸於昭慶王氏，以女歸於溍，寔世姻也。次適李法尚書四世嫡孫。次適何德光。次名之曰繼養，示子孫使勿替其承也。公既歿，二子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即公所自為鐔鄉安厝焉。始，公命溍銘外姑之葬，而自銘其壽藏曰：生吾順兮歿吾寧，魂氣超騰兮風露青冥。佳山佳水兮佳城，斯時斯時，吁嗟兮吾其寓形此室。銘成而不及自誌其平生本末，爰以屬於溍。惟公之盛年，有官而無位，晚復抗志事外，故其素藴不少槩見於設施。溍所書若甚簡畧，而皆有可徵，不敢效世俗巧飾誣言以為欺也。至於系序宦伐姻婭之詳，雖細勿遺，不暇一一裁以古書法而去其繁冗，誠懼夫後之人日遠日忘也。過而覽者，幸無誚焉。至正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庚申，壻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黄溍謹記。

黄溍撰　《文獻集》卷八上

故梧州幕府王長卿墓誌銘

君諱士元、字長卿。其爲人儀觀魁梧、倜儻有大志。少好讀書、通玄象及先天之學、又善行草。表其號曰白欄居士、士亦多從之游。君談論風生、賓客滿座、聽之終日不厭。年二十餘、慨然思樹功名於世、將爲遠遊、以廣其見聞、遂涉關陝、西至巴蜀、南抵六詔、覽觀山河之雄壯、其志愈振而不少衰。鎮蠻宣慰都元帥③奇其才、辟署爲掾。君忽不樂、棄之去。徐州④諸部宣撫司聞其名、復羅致之、不敢以曹屬御之也。因喜以爲知己、因留居焉。敘州僻在遐荒、蠻民甫定、事多無法。君稍爲疏櫛滯務、衆口咸譽之。由是聲名益盛。雲南行臺御史薦君爲之佐。遠方征戍軍士歲有衣糧之給、朝廷慮或侵漁、常命御史察之。時永昌軍士當給積年之鹽米若干、偶御史缺員、命君代行。有司不敢爲姦、軍士大和。洞蠻歹難作亂、行省平章征之。道出永昌、其民遮平章言、願留君以相府事。平章以其事聞、尋授將仕佐郎、茫施路軍民總管經歷。大德元年正月也。龍江驛者、西天緬國塗所經焉、或請合於騰衝府、而山路崎嶇三百餘里、馬不能馳、絡繹死於道、民甚苦之。君請復置驛於其所、行省是其説、仍檄土官修治之、爲經久計。雲南左丞尤以君爲可用、擢置掾曹。檄至茫施、而軍民固請留之、竟不果行。大理金齒及鎮南諸蠻更相讎殺、招諭者數、不聽、或以君薦、遂往諭之、彼皆交歡如初。行省上其勞、君感瘴癘移疾、出六詔、遂遊瀘滓諸山。久之、泛江至鄂、謀歸其鄉、而湖廣省臣有知其才者、援例調梧州幕府。適思播洞民及羊溪猶梗邊、遣人諭之不止。衆以君熟邊事、遂檄君往。至則陳禍福以動之、彼亦無事。未幾、君至蒼梧、卒焉。王氏世爲河南洛陽人。君曾伯祖賡、仕於金、以資善大夫、汾州等處提刑使卒官所、遂家於汾。曾祖貞、司天監、保章大夫。祖炳、業儒、以金政亂不克仕。父璀、國初歷林石二州

教授。妣任氏。有子五人、君其長也。生於歲之壬子、卒於至元戊申、享年五十有六。歸葬西河縣慶雲鄉洪哲里。娶劉氏。三子、其、某。前君卒。葬後君三月生、今治進士業。君母弟士毅、仕至奉政大夫、湘鄉知州兼勸農事、以至正三年六月卒於江南。其子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稷將輿曁扶柩北歸、遣其弟羿來請曰、伯考平生抱負奇才、欲以自見、竟齎志以沒。唯公哀而銘之。某昔貳春官、考第國子、而稷中選。重其家世學行之偉、故與之銘。銘曰、

王君卓犖負奇、遊覽蜀漢窮滇池。材名傾動西南夷、荷旃被毳督作椎、操刀相讐殺爲嬉。聞君一言洞弗疑。不勞征戰興兵師、君惟齊癘志不衰。亦思百代休聲垂、欲知君材訂銘詩。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九

任叔實墓志銘

余十年前至杭、故人大梁張君錫以上虞蘭穹山寺碑求余書。讀一再過、曰、噫。世固不乏人、斯文也、其可以令人少之哉。君錫曰、是四明任叔實之文也。余始聞叔實、慕思見之。數年、叔實自四明來杭、余始識叔實。顏頽扑野、與余言甚契。自是相與爲友。而宗陽杜宗師館之於官、教授弟子常數十人。雖授徒以爲食、而文日大以肆、近遠求文以刻碑碣者殆無日虛。蓋叔實之於文、沉厚正大、一以理爲主、不作虛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使人讀之而有餘味。余敬之愛之、豈意其遽止於斯也。君諱士林、字叔實、姓任氏。其先蜀綿竹人、少師希夷之後。八世祖、宋居慶元之奉化、又再世而徙居埼山。曾祖秩然、祖慶蓀、父果德。君幼穎秀、六歲能屬文、大父奇之、口授古文百餘篇、經耳不忘。父喪、廬墓下、讀書其中。凡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鄉子弟多從之學。縣令丁君招致之、加禮。廉訪完顏公深所敬慕、俾經理文公書院。既落成、有司以爲然、乃命教諭上虞、蓋作蘭穹山記時也。後乃講道會稽、授徒錢唐。至大初、中書左丞郝公以事至杭、聞君文名、舉之行省、僅得湖州安定書院山長。而長子未疾久不差、君念之鬱鬱不樂。俄亦得嘔疾、竟卒於杭州客舍。有句章文集、論語指要、中易藏于家。君生於癸丑八月戊申、卒於至大己酉七月己亥、年五十有七。娶王氏。子男三人、長未也、不幸亦卒。耜、同。女一人、環娘。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奉化松林鄉雷公山祖墓之域。耜與君之弟子嚴陵方某拜余溪水之上、涕泣請

銘其墓石。余深悲林寬之不幸、既弔其子、相鄉而哭、尚忍辭爲銘。銘曰、

嗚呼。天之生林寬、既厚其才、又博其學、文鳴一時、道淵邃覺。曾不見用、粗展其略、院竊坎壈、一病不藥。木折于山、玉碎于璞。行道之人、亦爲嗟若。歸葬松鄉、某也同域、文塚在茲、過者必式。

趙孟頫撰 《松雪齋集》卷八

前貢士龍溪山長帶溪蕭君墓誌銘

予少侍親京輦下、留越材觀東閣、往來江淮幕府、一時人物皆極選、五十年四方凡知名者、無不獲私焉、未嘗不退而歎也。主文章者事詞藻、專經學者守論篤、閑政事者鄙清談、喜雜博者泥故實。下至儒者時文、駢儷詩詞、賓客高下不同、各自爲流、聲各不可合、然無不得所願。大者羽儀清華、小猶峩冠標置所至尊上客、馮陵偃蹇、終身歡娛、無不足於意。如吾帶溪、其才藝涵蓄、能無不長、長無不擅。使盛年襲世科、雍容搢紳閒、豈比麈鼠、爲或者所訕笑。儻幕府書檄倉卒、陳琳阮瑀之任優爲之、必不貽君房孫郎帳下兒識議。政使連塞場屋、亦豈不收名定價、如鄭君鄉呂公客陳孟公坐中、優游歲晚。享有文獻之樂也哉。惜也未二十而貢、望四十而代遷。雖禮羅席聘、尊事之者聞見而慨然之意、曾無足以寬其寥廓之懷、而鬱積而無所施者、槩不著以一二。乃蟠屈之閒見、精諳之才識、僅或爲知己笑談之資。浮湛黽勉、世故銷沉、恩怨反覆、鐵爐步猶或爲累、曾無伸眉快於意者、竟至於病廢、展轉而極。予前年閩歸、憂患衰之餘、方欲從君一紓其胸臆、而君相視瞠然、意倦、不復下上論何如往年。予徘徊飲泣去。日者哭君而歸、長塗烈日、不知涕之何從。豈惟故舊之情與君不遇時之感、抑相知絕世、令而後疑而莫予質也、闕而莫予解也。一代人物至君而盡、安得不觸目而遣懷、橫空而霤涕哉。吾廬陵衣冠世家、自唐至宋不絕者、惟吉文九江蕭氏。侍御史定基爲江西三瑞之一、自臺端持鄉漕節。發運

使孫服復爲名御史。近年以名春秋冢首擢第。爲湖南憲淵者、君祖叔也。先府君南谷諱榘、擢寶祐文榜第。君幼穎秀端重。八歲能賦。甲子、欲以登仕郎試江西。南谷以其少、欲遲之。執友秦宇曾奏院尹倬肄習、以不見燭爲限。如期就、秦宇乃命之試。試果捷。是科同里世家子弟貢者四人、皆甫弱冠。鄉論誇以爲盛。會隨南谷官連州。第二科始試南宮、病作猶終場。自是愈肆力志遠大。南谷長東湖路、萬里爲前廡一見傾待。未幾路魁甲戌而科詔、當路以才名擧教永豐、又教安福。士喜得師。東軒曾御史歸顏提學湖南、檄正連州學、且升教。以南谷趣歸止。及擢龍溪山長、甫數月、竟以南谷憂去。免喪、泊然無進取意。鷺洲屢請爲堂長、屢攝教事、彊起輒謝去。平生詞賦負俊聲。佳句多傳誦。博學強記。爲文辯給麗密。尤精於詩。初宗山谷、後縱意所如、奇捷妥雅。四六更精切深穩。書疏委曲得三昧。古今傳記、異同、沿革、先輩家出處、微隱名第、纖悉睹見、貫穿造次、疊疊如史。一日、

鷺州風月無邊樓上、侍過使貴客、酒次、偶及恩貝州舊故、歷擧月日、事實畢具。使客其鄉也、爲之驚歎所未睹。甘石曾楊之書、差殺小技、無不悉得其說。術者不能欺。奕秋餘事亦高品。先君子頻溪先生於世少許可、獨聞帶溪來、折屐得帶溪伴語、日夜不休。南之陳中山、北之徐容齋、皆知己。容齋爲詩序、方之子長、子美。他名流無不願交。予之慨歎於君者此也。予嘗與君從叔陶齋歎君眉稜顴贅、背負腹壬、彷彿乘雲公。見之者寧不謂福人。而棲遲若此。陶齋謂君齊眉古慧、五子皆頎立競與、人生之福不在於斯乎。今春長子暴卒、五日陳夫人沒、又十日而君仙去。憲福固在是乎。君娶烏江陳氏、環溪女、儉勤令淑、稱於宗族鄉黨。環溪諱和、字致仲、屢擧奏名、主萬安學、志尚揭揭、敬君如交友。其身後葬之、復求先君碑之、於義爲盡。君諱炎亨、字可則。其集亦名澥統。曾祖甫。祖慧孫、承務郎致仕。南谷晚階文林郎、行朝除禮兵部架閣。母楊夫人、文節公曾孫也。生寶祐癸丑三

月九日未卒。延祐丁巳五月十六日午。子男五，孫男十二，孫女四。卜某年月葬某所。子子遵娶君女弟，惟斯文之故，遵重不幸，予之哀君誌君，不自知其縷縷而長也，悲夫。銘曰：

柱耶桯耶，才各其施。羽耶翮耶，誰抉以飛。時耶命耶，彼奚不宜。鳳耶非耶，適逢其衰。豈不百年，生也何遲。佩玉瓊琚，乃驅之馳。黯其至寶，賞不蓋悲。九京奇氣，鬱爲靈芝。其來朝暉，其出盛時。百年之衷，千載之期。

劉將孫撰《養吾齋集》卷三二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近時江以南競尚豪俊，一變淳朴之俗，未數十年，黨濟狃狎，胥化成風，而古之遺俗銷滅盡矣。爲士者亦呫雕幾繢繡，習爲容飾，以趨附於時，異遂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戴冠，談說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

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古久，不知舊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有二，卒於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亡，而宋之遺俗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叔器，别號時齋。其先杭州吳越錢氏時有仕其國爲戶部尚書兼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銓，德銓生諫，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諫生海，海生善轉、善智，各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某縣主簿允中，允中生性，性生咨益，咨益生壽，壽生義，先生父也。母金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鈎發窺索，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修於家，於經史有潛心，探討較辯疑昧，多所附益，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於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於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於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

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其詳者、惟子暨孫。至曾孫則已疎矣。使更越數世、復有知者乎。篤於自信者、固不卹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弗傳、則天下之為善者寡矣。禕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乎一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先生娶王氏、生四子、曰祿、祺、祐、祉、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二月甲子、葬於就日鄉義⑤和里之揚家園。今去先生卒時四十有六年、而先生之孫有欽、有奇、有識、有觀、有慶、有用、有元、多為老成人。曾孫五人、亦已長云。

王禕撰　《王忠文集》卷二四

校記

①安：當作「女」。

②「某」字下當脱「年」字，見四部叢刊本《金華黄先生文集》。

③師：當作「帥」。

④徐州：按，下文言其官叙州（今四川宜賓）時事。「徐州」疑爲「叙州」之誤。

⑤義：當作「義」。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二

樓有成　上官璪　王炎澤
鄭翔　袁公壽

義烏樓君玉汝墓碣銘并序

義烏樓君玉汝既卒，予就其家求書。子光亨出學童識字一編，請予序，曰：凡盈天地之間者，莫非物也。史皇倉頡始制文字而正名百物，天下之物舉之而無窮，故古今字書之學亦與之變而無窮。形聲事意轉注假借，音同字異，音異字同，雖自一起而成文，極其變，或至於什伯倍蓰而不止。兩漢之世，悉隸小學，學童習之，罔有遺者。晉魏以降，士不師古，而俗書僞學之日勝，造字偏傍點畫亂，讀字輕淺重濁雜。小學學童識字日少，涉事日疏，造理日窒，憑私臆決，顛倒錯逆，或以目前近事，幾不名六畜，幾不辨菽麥，況天下之物，可舉者若是之無窮哉。嗚呼，弊也久矣。盍今玉汝順以暇日輯古今字書，尤注意音義聲韻訓詁同異，題曰學童識字，是雖未足以盡繼古小學，然皆精緻可傳。予並序是語已，復還其書。光亨泣且請曰：書幸序，已墓上之碣獨未有表者，敢重賜以銘。按君樓氏，諱有成，字玉汝，世為婺之義烏人。曾祖昺，祖琰，父建中，咸業儒。君自宋季早以善詞賦有聲。會江南內附，而君遂老家居教授。江淮提舉司聞君名，就檄君無為路儒學學錄，君竟以不覲闕達，卒家。實至順元年冬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七十八。配童氏。子男四人，長曰明仁，次曰於義，次曰彌老，幼則光亨也。孫男十三人，曰慧，曰用，曰性，曰韶，曰祐，曰武，曰行，曰善，曰與，曰均，曰璣，曰珍，曰璉。曾孫男六人，致寧，致康，致慄，致中，致和，致悌。光亨等即以卒月三十日葬君于智者鄉梅口山之原，自墓去家不越百舉武而近。予觀宋季以來，東南學者多承故家文獻之遺，彬彬間出，而義烏何茂恭、喻叔奇兄弟最為翹楚，曾未百年，文墨寂寥，簡編零落，可以使人長歎。而於邑者，光亨每言君輯古今字書，年已衰耄，然猶日夜發聖經賢傳諸子雜書而誦之，隨

得隨抄、遂成卷帙。嗚呼。其老且勤也若是、豈宜使之泯沒無聞哉。是可銘已。銘曰、有嚴斯哉、有瀸斯湝。誰歟窆者、曰老一儒。妥爾魂魄、仞爾室廬。爾嘗爾烝、子孫靡不承。

上官氏古脩墓誌銘

吳萊撰　《淵穎集》卷八

公諱璪、字伯潤、姓上官氏。或曰其先蓋出於芉、公子蘭、蘭為上官邑大夫、因氏焉。後居閩、五代末有守正者、徙饒之安仁。七世孫焸、迪功郎、知藤州岑溪縣。生元善、元善生宗德、是為公之父。公幼而端敏、嘗讀書上饒徐巖。國初科舉廢、闕　頗亦時出奇、又喜為長短句、及常所往來簡牘、必新、後膾炙人口。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所居室琴棋書畫几案間、景賞整整。客至、與清坐煑茶、日竟夜分、無倦容、人亦不忍遽舍去。親昆弟四人、子姪數十輩、無間言。鄉里或寒者、減衣衣之、飢者分己食食之。雖度圖籍雅語及公、靡有不惻惻然者。居之南百里外、為古泉山、昔陸文安公講學其上。天氣清朗、時滄溟翠色。公亦慕文安之學、構小閣松竹間、面之、而題其楣曰翠南山人。傍郡佳子弟多從之游、每曰、古之人惟修其天爵而已耳。故咸復尊稱之曰古脩先生。公神清而形癯、美鬚頗髯、衰年益童顏。常着紗帽、披氅衣、人望之翛然、即之溫然、聽其論灑灑然。嗟乎。其亦古君子之徒歟。至順元年十月十九日卒、生宋寶祐癸丑、享年七十有八。娶馮氏、先卒。子男四人、伸、佐、德、偰。女一人、適同邑李阜。孫男七人、孫女忍①。曾孫二人。公於是年春、嘗自為文預誌其墓。及病中作中秋等詞、類曠遠、於生死無滯礙者。又嘗特書于東曰、我死、毋事浮屠。伸等將以十有二月庚申葬于里之桂洲舒家原、以書來請銘、且曰、吾父疾病時、命諸子曰、銘吾封者、必李君也。存曰、當世縉紳先生知公者蓋不少、且公平生所著述、傳而誦者多矣、何憂乎不聞。而公又以子妻吾兒、人其以我為私

乎仲等曰、然則如治命何。不獲已而銘曰、

崇兹墳、不埋而文。

李存撰　《俟菴集》卷二五

南稜先生行述

公諱炎澤、字威仲、姓王氏。學者因其别號尊稱之曰南稜先生。維王氏世爲太原之邦人。五季時、有仕爲節度使曰彦超者、自會稽避地、家于婺之義烏。其後遂爲義烏人。所居鄉曰鳳林、族大以衍、世稱鳳林王氏。公十世祖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宋三百年、義烏第進士者自恩陽始。八世祖從用、七世祖悦、贈宣奉大夫。二子、曰永年、曰喬年。永年紹聖元年進士、仕京師爲國子博士、嘗定居於濟南、終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是生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禄大夫鑄、從政郎、嚴州司法參軍、僑、喬年不仕。是生承奉郎濤。光禄府君之子寧、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宜、連、滕、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承奉府君之子寓、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餘以賞延入官、通朝籍、剖郡符者不可悉數。運幹府君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誠、祖衛、道奕世載德、弗顯于時。考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運判官蓁之孫女、通齋先生由庚之女也。公生於寶祐癸丑、自幼岐嶷不凡、稍長、治舉子業、有聲鄉邦。既乃肆力於聖賢之學。蓋自恩陽府君受業安定胡先生之門、厥後累世皆顓門爲儒、淵源之傳、既有所本、而通齋爲王大父、學於徐文清公僑。文清、考定[2]朱子門人也。其風聲氣習之所傳、感發尤多矣。公當運去物改之後、窮居約處、操行益堅、殊無仕進意。闔門授徒、户外之屨至無所容。久之、部使者薦其行義、乃起爲東陽、常山兩縣儒學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皆以善教養得士譽。居石峽歲餘、即棄官而歸。於是年已幾七十矣。優游家林、日以經史自娛、祁寒盛暑、手不釋卷、然常苦欬疾。至順壬申八月十三日竟以不起、享年八十。公性端慈、狀貌偉然、言論磊落、

如震雷驚霆，傾豁洞達。而見諸行事，平直正大，又如青天白日，無所隱蔽，人莫不畏伏而敬信之。於書無所不讀，唯求通其大義，爲學者講説，不支離穿鑿，以爲精。其文質直簡暢，而理勝爲主。詩歌則思冲澹而氣渾厚，緣情托物，一以寓之雅，不屑事雕刻藻繪以爲工也。所著摠二十卷，曰南稜類稿，藏于家。初，進士府君無嗣，爲之嗣者不克紹其業，更選於族人，得公以爲子，田廬俾公盡有之。公固辭曰：夫爲人後者，貴能紹先業耳，田廬非所計也。而田廬或不均，先業未有不因以墮者。進士府君賢其言，卒成其志，族黨素以是多之。公娶傅氏，先三十年卒。子男二人，長良玉，浙江鄉貢副榜進士，爲衢州常山縣儒學教諭；次良珉。女三人，適傅保、許俊、傅亨。孫男四人，裕、瑋、補、初，皆業儒。女一人，適俞有慶。公卒後，其年十月日，葬于縣南崇德鄉湖陽山先塋之次，以傅氏祔。嗚呼。公葬既久，而懸紼之石猶無文以刻，流風餘範，日就湮沒，禕實懼焉。是用疏其平生梗槩，及世系里貫、年壽卒葬之詳如右，尚維有道德能文章者論次而表顯之，不朽之託，庶幾有在云爾。

王禕撰　《王忠文集》卷二二

南稜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炎澤，字感仲。學者因其别号尊之曰南稜先生。其先系出太原。五季時，自會稽徙婺之義烏者，尭超，官至節度使。其遠孫固，丞游安定胡公之門，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宋三百③縣人取科第，自固始。卒官思陽令、右正言、知制誥李公清臣銘其墓。固諸孫從用生説，贈宣奉大夫、工部尚書。鄞公三孟表其墓。説生永年、喬年，登紹聖元年進士第，嘗仕于京師，而僑居於濟南，後僑居義烏，而占籍焉。終於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子鑄，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祿大夫。鑄④從仕郎、徽州司法參軍，娶陳忠肅公子直秘閣正彙之女。其没也，正彙誌其墓。鑄子寧，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宜連轄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喬年子壽、濤，承奉郎。濤子寓，江東轉運司幹官。其世序官閥見於譜牒如此。餘以賞延入官十有一人，有通朝籍剖郡符者，不可悉舉。運幹則先生之高祖也。曽祖諱誠，祖諱衞道，並潜晦弗耀。考諱濟，以景定二年應薦爲

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燮路轉運判官業之孫女、通齋隱君由庚之女。先生少嗜書、稍長治舉子業、穎出儕輩間。運去物改、而場屋事廢、回溯尊意探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受既有其素、而通齋為外大父、又從徐文清公傳考亭朱子之學、風声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而操行愈堅。窮居約處、闢門授徒、絕口不言仕進。久之乃用部使者察舉、起為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以善教養得士譽。在石峽歲餘、即棄官而歸、徜徉於家林逾十寒暑。至順三年八月十三日、以末疾卒、享年八十。其年十月十日、葬縣南崇德鄉湖陽山先墓之次。先生氣貌充偉、而襟度疎暢、待人一本於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焉。為諸生講說、務推明其大義、不事支離穿鑿。文簡質而生於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雕飾求工也。有南稜類藁二十卷。初、考君無子、嘗鞠其族子而弗克家、復選於族人、得先生以為子、俾盡有其田廬⑤之不均、先業未有不回以顯者也。考君賢其言、卒成其志、而均給焉、族黨以是多之。娶傅氏、前三十年卒。先生之葬、實同兆域。子男二人、長良玉、常山縣儒學教諭。次良珉。女三人、適傅保、許文俊、傅復享。孫男四人、裕、禕、楠、柳。曾孫男女三人。良玉藝先生殆將兩紀、乃來謁於溍曰、先人家居教授、前後及門數十百人、而無顯者、不朽之託、非子其誰。顧以子方效官於中外、未遑有請。子既得謝而退、矢今弗圖、懼流風遺範日就堙沒。謹命次男禕疏其行實、以俟采擇而論譔焉。溍竊惟吾里衣冠望族、莫先於王氏、文獻之相仍、亦莫久於王氏。先生引而弗替、畀付有人、見其進、未見其止、豈必身都高位而後為能世其家也哉。溍自總角、忝預弟子列、今也髮種種矣、哀逝者之如斯、愾前聞之荒落、言不能文、而義不敢辭。銘曰、

婺女之墟、孝子之里。以儒起家、肇自王氏。世科世祿、恒不乏人。
重珪疊組、萃于一門。是似是續、蟬聯十葉。復抱遺經、脩其世業。
忠鑒益　如　有本⑥、如水有源。教施於鄉、佩衿濟濟。
之⑦將行、乃止不仕。尚克有子、而又有孫。餘潤所蒙、有材林林。
趾美于前盡⑧　後嗚呼先生、是謂不朽。

黃溍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三）

故修江鄭君朝舉墓志銘

修江故建昌縣、今隸南康路。君鄭氏、翔名、朝舉字也。考諱有慶、妣余氏。生宋寶祐癸丑十月戊午。年齡幼學、端重如成人。習唐歐陽率更楷法、宋高廟行草、俱逼真。登鄉達呂侯正甫之門、從行侍撫郡。呂之父、朱子門人也。君稟染見聞、嗜小學四書。歲乙亥避地、道遇遊騎、被掠、僅以二親脫走、猶攜小學四書、宋名臣言行錄自隨。夫婦躬爨、奉養于艱棘中。國朝既定南土、歸隱屋間。值

各處盜起、郡貳至邑、俾令長集父老、議選有才望者往撫諭、僉謂君可。君承命挾二力直抵諸山砦、曉譬禍福、愚民悔釋兵。郡貳罷之、擬署郡從事、弗就。其後為養俛食庶人在官之祿、非其好也。居家事親、承思先意、無毫髮違咈。事兄如嚴父、靡或相猶。親齊輒不御酒肉、侍公務、拜醫進藥、日夜不離左右。父嘗得瞀疾、又嘗得末疾、況痼危篤、均為難療。君竭心禱神、二疾咸愈、人謂孝誠所感。持喪致哀、服闋猶不忍出、廬墓追慕、終身不少替。邑之令長、鄉之耆艾數百人詣郡、舉其孝行、有江西茶運使素相知、辟充掾史。同僚獻言、稅青苗以增課額。君力爭、竟沮其計。省檄長府史中使經歷田糧、君多方救護、民免加賦之害。省府括民為匠、累累上陳其不便、事亦中止。遷茶司幕僚、在職未幾、以老謝去。君每疏聖賢格言於屏、朝夕目之、以省厥躬。嘗訓諸子曰、議昏當擇良配。吾幸汝母惠淑、事舅姑尤謹、故不陷於不孝。二子仕外、有使適問、必緘示誨言、勗以清慎。君與人交、必於必信、翼善規過、不毀不譽。親黨有喪不舉、已雖屢空、助之不靳。撫孤賑急、汲汲恐後。年躋八袠、聽視聰明、髭髮才斑白。子時中、憲掾秩滿、授將仕佐郎、江州路總管府屬官。既代、擢江西省掾。方喜近家、遂迎養之樂、至順壬申十有一月戊辰朏、君以微疾終矣。娶佘氏、先二十二年卒。子男四、一中、蚤世。時中、道中。德中、亦由廣西憲掾類吏部選。女五、一適丁。孫男十二、女七、一適閔。曾孫男一、女一。將葬州治西北天津山先塋之近、時中以江州路儒學正袁梅瑞之狀來乞銘。昔宋咸淳辛未、以鄉貢試禮部不中、其冬客郡倅館下月餘、與君同處呂門、又識君之子、是以不辭而銘君之墓。銘曰、

孝行之卓君所優、汙行之惡君所羞。之仁之義鮮與儔、
斯銘斯志千古留。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八七

袁仁仲甫墓誌銘

袁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擲山、居八世、凡弟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泰、其一也。大父世賢、父士琮。母揚氏。君以故宋寶祐甲寅之歲生。娶吳氏、鄉貢進士獬之女。子四人、長曰明善、其次三人、擇善、主善、繼善、與女一人皆蚤卒。獨明善有子曰啓、女二。君以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基之後、地近鄰人之圃。明善懼他時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葬君于陂原紀家坑先塋之後、坐丁向癸、吉。時集老病家居、延明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求集書其事于石、以志今墓云。君之父有患于鄉里、鄉人以為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寇起旁近、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居而去之。鄰屋率焚蕩、衆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廼歸。又有暴客卒來犯、衆為擊殺之。吏按其事、持為患害、家以是益貧。君不以動心、為學甚力、自經史、醫藥、辨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冊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以束脩求誨、每盡心焉。其為教尤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為切要、懇懇為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為葬之、力不足為之葬、亦隨而助之。且歿時有再從叔母之喪未葬、猶念念圖畢其喪事。其為人大概如此云。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之言曰、為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與其求虛文於人、孰若脩實學於己、真孝子之事也。予文不腆、不足以塞明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若明善者、從公生時、蓋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遺言緒論、撫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脩之。充其所至、庶幾吳公之所謂孝于顯親者乎。銘曰、

深藏之土厚溫、天光發新、子有聞。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四三

校記

①忍：上孫男皆未出名，此女獨出，疑誤。

②定：當作「亭」。

③「百」下脱「年」字，見四庫本《文獻集》。

④鑄：當作「儔」，見王褘撰《南稜先生行述》。又「從仕郎」當作「從政郎」，見右引書。

⑤「田廬」下有脱文，四庫本《文獻集》有「先生辭曰，凡爲續嗣，貴能詔其先業耳，田廬固非所計，而田廬」，凡二十五字。

⑥「有本」上，原本多有脱文，右引書作「先生承之，弗墜益振，如木有本」。

⑦「之」上闕一字，右引書作「道」。

⑧「垂」下闕二字，右引書作「休於」。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三

董士選　項鼎　李鳳

元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趙國董忠宣公神道碑

董氏在河北號勲臣家。其先諱俊、起自畎畝、勇力絶人、金末應募長民兵。既歸國朝、知中山府、以敢戰先士卒、授龍虎衛上將軍、左副元帥。後攻金歸德、死城下、追謚忠烈。再世諱文炳、令藁城二十餘年、有恩愛、數立戰功。以參知政事從丞相巴延平江南、功最諸將、進中書左丞相、贈金紫光禄大夫、平章政事、謚忠獻。公諱士選、字舜卿、忠烈之孫、忠獻之子也。至正九年、忠獻築兩城於正陽、以逼宋兵。十年、宋將來爭、霖雨淮漲、舟師薄城。忠獻與戰、矢貫左腋、創甚、不能弓、城幾危。公年甫二十一、代父臨陣、獲宋一將。敵退、城遂完。忠獻發正陽、趨安慶。十一年、與丞相大兵合。十二年、公敗宋師於洪河口丁家洲。大兵順流而東、抵焦山。宋人聯絡大艦絶江、劒戰蔽天、衆憚莫敢前。公大呼突擊、挫其前鋒、諸將繼進。兩軍皆殊死戰、聲震山嶽、飛矢如雨。戰自寅至午、宋軍力疲、敗走。是夜聞宋將逃入海、公乘輕舟追之。舟小不勝浪、亡其維楫、衆大恐、公色不少變。俄順風便、適與大兵會、衆咸喜。公曰、神天相佑也、爾何知。海寇張瑄有衆數千、自宋時擴悍。忠獻命公偕招討使王世强招之。公單舸造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船五百艘。知其能、遣忠獻奉丞相約、分道趨宋都。既至、諸將爭趨財物府。公秋毫無犯、慰安士民、市肆不易。諸將猶出郭抄掠、公言於忠獻、下令禁止、遠近帖然。丞相歸奏功、授公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佩金符。宋臣以二王航海、次福州、閩尚爲宋守。公從忠獻定閩。十四年班師、扈車駕幸黑城、進秩明威將軍、改佩金虎符。十六年、立前衛親軍、進授勇①大將軍、充都指揮使。建議設廬舍、開屯田。由是居者得安、行者有養。千夫長以下自擇者參半、樞密院以斷事官爲公之副、公以其不由軍功進、表千户姜廷珍代之。師討

日本、自願効力。世祖曰、士選勲臣之子、他有委任、俾遠
小夷、無勤其行。二十三年、僉湖廣行樞密院事、移疾去
官、以指揮使謙其弟士秀。二十四年、世祖征納延。公聞
有名命、先期率數騎詣軍。世祖大喜、謂公曰、使汝父在、
朕可不自至此。軍中多夜驚、丞相巳延奏用董士選宿
衛。公領漢軍夜直、軍令肅然。世祖曰、朕得安寢矣。戰捷
還京、是時權姦僧格置尚書省、以專國政。公雖居閒、常
得預機密事。世祖指公示僧格曰、此人廉直、汝知之乎。
公持正、不顧權門。雖不樂公、亦不能加害。二十八年、世
祖將誅僧格、夜遣近侍名公入、謂公曰、僧格譏恩貪婪、
朕不私一人、以病天下。命平章博果密與公商度僧格
及其黨皆抵罪。時相獨庇江淮省平章賽富迪音、復立
行泉府司、俾之典領、以徵舶商之輸。謂國家出財資舶
商往海南貿易寶貨、贏億萬數。若賽富迪音黜、商舶必
多逃匿、恐虧國用。世祖信其言。公曰、國家竭中原之力
以平宋、不得不取償於南方。然新附之地、人心驚疑。初、

阿哈瑪特以約蘇穆爾賊湖廣、庫克新賊江淮、民曰、此
聖上未之知爾。及二賊誅、民曰、聖上果不知也。僧格以
賽富迪音賊江淮、其毒甚於庫克新、民怨之入骨、又曰、
聖上亦未之知也。今僧格之黨皆逐、而賽富迪音獨留、
恐失民心。民心一失、收之甚難。得財貨之利輕、失民心
之害重。何況海商家在中土、其往必復、行省自能衰其
所有、何以賽富迪音爲。世祖矍然曰、此言是也。尋三嘉
奬、賜公白金五千兩、授驃騎衛上將軍、江淮行省左丞。
陛辭日、問公讀曹彬傳乎。對曰、嘗讀。世祖曰、彬止是不
殺降一事、汝父之功過於彬。汝致汝父、足矣。汝父清苦
自勵、平宋不戮一人、至今民感其恩。今命汝、江南之民
見汝、猶是汝父。汝其悉心蘇凋瘵之民、以稱朕意。先是、
楊僧立司於杭、總攝僧教。貪淫驕橫、莫敢誰何。公受密
旨、明正其罪、械之於市、士民聚觀稱快。公興利除害、惟
恐負臨遣之命、同列多不協。歸覲於朝、世祖與語、自日
晏至夜。且曰、卿以同列非人而勇退、彼自爲惡、汝自爲

善、焉能免我。改僉江南行樞密院事。浙有澱山湖、聚衆
流之水。豪民塞湖營居、水無所潴、汎溢蘇湖間、為居民
害。有譏及者、輒受賂而止。公令有司撤其居而復為湖。
成宗嗣位、授資善大夫、江西行省左丞。贛屬縣有狂民
為亂、公往平之、得所籍鄉兵姓名十餘萬。公曰、此蓋脅
從良民。焚其籍。賊衆近地之民阻山為砦以自保、公屏
衆、單騎登山、遣人諭之曰、知汝皆良民、惟官軍戮爾身、
俘爾孥、是以固守。今省官親在此、汝宜出見。民皆釋然、
執壺酒迎拜曰、天遣公來活我。公曰、汝可率妻子復業。
諸砦之男女悉從公下山、約束無得擾害。贛民以寧。有
誣告富戶數十與賊通謀、公使掾充善鞫之、自伏其誣、
杖死。於是無敢污蔑良民者。公離贛、民數萬遮道拜送、
曰、父母生我人②於有生之初、今公生我於既死之後。我
無以報德、惟天能報公也。遂立生祠祠公焉。還南臺御
史中丞、入僉樞密院事。時軍政盡壞、卒兩之長應昇職
而無賂者遲遲弗昇、淹滯數百餘人、連歲旅食、甚至凍

餒乞丐。公視例當予者即日發遣、俾各還營壘。殿輔貪
黷不公、悉遣決罰。沐稱校冗濫之員者、省征夫重難之③、
以紓軍力。會御史中丞博果密卒、朝議難其繼、時相有
所舉用、成宗曰、廉介公正、誰能出董士選之右。惟此人。
可特授資德大夫、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公言昔阿哈
瑪特、僧格敗、世祖嘗謂臺臣緘默。今御史舉劾、必令有
司覆實。蒙古翰林院、宣政院及僧司所行多壞法亂紀、
而御史臺不得預、是沮遏臺臣、不使之言也、非世祖意。
宗正處斷大辟、但憑言語口宣、無吏牘可覆視。人命至
重、寧無枉濫。合如諸司、詳具獄辭。御史臺審覈無冤、乃
可施刑。臂鷹隼、飼馳馬之徒、擾民特甚、宜嚴禁戢。京畿
平欒等處饑、請弛山澤之禁而禁釀、穀價得不踴。江西
富家有親子、而立異姓子為長子、藉其貲以游俠、傾動
朝野、致位行省參政。其親子既長、懼不得久專其家、異
姓子之弟結惡夜入、殺其親子、而歸獄於無辜之人。賄
徧中外、勢援盤結、其屈莫得而伸。武訴於臺、公究治明

白、以其狀上聞。異姓子之兄弟俱棄市、復其故姓、而家資悉歸於親子之子。公論韙之。左丞劉璟以征八百國之利惑時相、公入諫成宗曰、朕意已決、卿其勿言。公曰、臣居言職、事關利害、豈敢阿狥。遐荒不靖、當遣使誚詰。設有不服、興兵未晚。今其過惡未著、師出無名。暑天瘴癘、山路險遠、征行之苦、轉輸之勞、異常動百萬衆。竊慮變生意外、他日臣有不言之罪。成宗曰、朕不汝辠也。又見時相、言損有用之民、取無用之地。時相曰、彼地出金、何謂無用。公曰、國以民為實、不以金為實。糜爛其民、而圖得金、豈國之利哉。時相不悅。師遂西、果大衂、供餽道斃者亦數萬。成宗曰、吾愧見董士選矣。召公與省臣議。公曰、首將非才、貪兵冒進、其敗宜也。惟當赦遠撫近、厚恤死士之家、斬劉璟、以辠其誤國殄民而已。又言、近年以來、星芒垂象、霜殺蠶桑、饑饉洊臻、災延太廟、上天之譴告至矣。皆執政非人、渾不下究。宜斷積弊、與天下更始。出為江浙行省右丞、從河南、不赴。武宗立、除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亦不赴。仁宗初、與弟士珍俱名、除榮祿大夫、陝西行省平章。歲餘謁告、得旨給驛還家。灌園種田、聚書自娛、賓客過從、談笑終日、世事了不關心。卧疾五載、竟弗瘳。至治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薨、年六十九。二月二十三日、葬於九門先塋之東。贈某功臣、某官、追封趙國公、謚忠宣。夫人張氏、無子、封趙國夫人。諸妾有子者、各以子貴受封。子男十。守恕、懷遠大將軍、前衛親軍都指揮使。守愍、先卒。守慶、守懋、中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守思、奉訓大夫、保定路遂州知州。守惠、命為弟士秀後。某、某、某、某。女二、一適資善大夫、典瑞院使張某。一在室。孫男九、鑑、鏐、欽、其六幼。孫女一、適千户王某、其餘幼。昔忠獻內範莊果、言笑不苟、一作一息、無非義方。公少而就傅、漸漬詩書、閑練禮法、坦明易直、沉毅雄偉。南征北討、大小數十戰、臨難勇赴、應變奇捷。義死不以為懾、偷生不以為榮。既解軍柄、請還虎符、世祖不許、曰、雖位至宰輔、猶佩之以旌伐也。處大事、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必

斷之以經術、惟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爲心。它有弗使、弗顧也。異已者雖甚忌公、然私竊心服、曰正人也。里人爲不善、畏公知之。族人詣公辨曲直、望門輒止。受累朝寵錫、歸必分賚宗黨之貧者。軍中所得俘獲、遺命命諸子悉縱爲民。家徒四壁立、意豁如也。比其終、廉無遺蓄、庫無遺財。嗚呼。真古所謂大丈夫哉。澄也嘗辱公知、公歿之三年、承乏史館。公之諸子將樹碑墓道、乃遺書公行事大概如右、而詩之於其左。公所居之縣曰豪城、屬真定。其詩曰、

豪城之董、三世殊勳。忠獻有子、忠烈有孫。維忠宣公、弱冠即戎。損軀而前、莫當其鋒。忠臣報君、孝子從父。不敢如彬、底定南土。折衝奮力、洸洸武夫。立朝正色、侃侃文儒。衛率重權、推讓介弟。閼退七年、常預密議。苟利民社、知無不言。縣忤貴倖、百挫不遷。入司宥府、軍政整肅。出釐省務、吏森戰縮。薦賢爲國、匪市恩私。公不自多、衆或鮮知。視彼有善、若己所能。舊家名胄、汲引同升。士出門下、類成大罷。微而卒吏、咸至膴仕。秉心如鐵、堅莫可推。赴義如川、勇莫可回。其廉於身、一介不取。其惠于人、千金亦與。淮官可畏、嚴嚴秋霜。居家可愛、藹藹春陽。資用屢空、志氣廉慊。生甘淡泊、死乏葬歛。矜嗟殄瘁、崖隕山頹。千載九門、墓石崔嵬。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六四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間、勝歸爲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瓛、有至性、喪親致毀、過時猶孺慕、身負土爲塋、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爲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爲子、曰悳。悳生騆、騆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氣議論。國朝取宋之師在江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實肆溺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已、鄉校試諸生、以衆度征淮西事爲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其情狀。傳誦、皆相

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時，胡公良由太學博士歷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宫，度宗幼時嘗學焉。即位之七年，始思聞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録其子弟，將官之。久知君在京學，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郎爲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病，斂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爲書數萬言，將上之。既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悲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士有聲。女適黄應龍、卑崇。君以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得年五十七。炯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以鄞縣丞周仔肩所述狀來請銘。仔肩，予弟槃同年進士也，故以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變斂蓄，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

銘曰：

生代之末，微見其孽。喬木遂遷，遭運惟新。盍作而振，胡懷言弗陳。前不及施，後弗及時。鬱鬱瑰奇，托諸銘詩。不亦悲夫。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録》卷一八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某後至，與先生爲同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懇款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爲貴。某少先生十餘歲，嘗覩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李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泰，好立奇行自表樹，瓠冠布衣，剌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泰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以爲不當斬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　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

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于　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為同朝。集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為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為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河木曾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學，休休不凝。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為義理之學乎。」先生殫屛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鬻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則景陽城，留居嵩穎間，讀書三年而後歸，為郡學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　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沐、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好岩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為山，日對之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稾，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

先生之容，鬱乎山嶽之蒼蒼。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泱泱。用位不多，歛而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光。我表西林，永世不忘。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錄》卷一五

校記

①勇：疑上下有脱文。

②人：疑衍。

③「之」字下當有脱文。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四

徐毅　趙孟頫

御史中丞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文靖徐公神道碑

公諱毅字伯弘、姓徐氏。世為平陽趙城人、家于霍峰鄉石明里。高祖諱澤、曾祖諱閏、皆力本尚義。值金季之亂、晦迹弗耀。入皇朝、始有出而仕者。祖諱玉、由元帥府都提控、歷崞縣提領、嵐州長官、終於河東南路提舉常平倉事。御史中丞王公博文銘其墓。累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平陽郡侯。祖妣高氏、平陽郡夫人。考諱德衆、由尚書省掾出為平陽路轉運司經歷、終於太原路鹽使司提舉。翰林學士承旨姚公燧銘其墓。累贈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平陽郡公。妣盧氏、邢氏、並平陽郡夫人。公盧夫人出也。幼穎異、丱角受業於魏國許文正公、磨礲浸礎、日長月益、以清方動正、為衆所嚴憚、莫不以遠大期之。弱冠、辟缺掾、調同知檀州事。當國者急於賦歛、督責甚峻、郡縣長吏奉承如恐弗及。公獨不阿其意、惟務布德澤以甦疲瘵、人稱其有古循吏風。世祖皇帝聞其名、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安集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民生。檢覈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山澤之利。申明酒禁、以修荒政。鰥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僚屬多非其人。因陳省臺為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加儆戒、不可因人之誣言而升降察官。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尚書省理算、受賞進官者、皆可罷。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四川妄啟邊釁、文阯虛勞王師、獻策以邀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承襲、皆膏粱子弟、未嘗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員、重教官之選、以興學校。治宗廟、以崇祀典。修國史、以存故實。設朝立班、不可全無流品之分。實封陳言、毋使苟為進身之計。它如選用官吏、減錢糧之費、理婚田之訟、為禁水利鹽鈔諸法、其

弊當救者、前後所奏七十餘疏、其言後多施行。世祖賓天、上封事于太皇太后、皇太后曰、四海不可一日無君。大行皇帝奄棄天下、已五日矣。苟非早定大策、萬一或啟姦覦、變生不測、實可寒心。皇孫撫軍朔漠、先帝既授以皇太子寶、聖意可知。伏願明諭宗藩大臣、叶謀推戴、遣使奉迎、歸正大統、上以副先帝之遺意、下以慰四海萬民之所屬望。廷議韙之。成宗皇帝既踐天位、首請早正東朝尊號、以嚴孝養。因言、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今宰相負太多、論議不一。伯顏乃先帝舊臣、留以遺陛下、宜亟相之、為治不在過求高遠、但當遵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信賞、必罰而已。又伏闕上言建立儲貳、敦睦宗藩、選任臺諫、教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救不可數等十事。所上疏又二十餘、上皆嘉納焉。擢僉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改吏部員外郎。時選曹事多壅滯、公不懼權勢、凡銓量注擬、必考其資歷、察其才品、人皆悅服。奉詔使甘肅、給軍需、糴買轉輸、規措有法、事集而民不擾。除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閱所部獄囚、而得其冤狀、所釋五百餘人、時稱明允。名為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於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公謂法者天下之公器、宜共遵而行之。臺察者執法之司、何獨不得與聞徽政之事乎。有與公不相能者、力詆之、公即謝去。尋除樞密院經歷、贊決事機、中嚴號令、本兵者賴其佽助為多。遷御史臺都事、改右司郎中、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並以外艱不赴。服除、召為左司郎中、夙夜匪懈、彌綸庶政、損益進退、必中其度、列曹咸取則焉。擢治書侍御史、柄臣欲構害御史郭章、公力為之辨。有沮之者、事竟報聞。公以言不行、自引去。名還、授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關右地接羌戎、人多強悍、號稱難治。公柔之以恩而懾之以威、土俗為之丕變。入為刑部尚書、上言、自昔有國家者必定律令、使有司知所遵守。方今承平日久、宜參酌古今、立一代之成法。上可其奏、仍命總其事。方次第就

緒、未及上而改授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無何、復入為刑部尚書、擢侍御史、除僉樞密院事。仁宗皇帝在儲闈、素知其有公輔之器。及正位宸極、擢江南行臺侍御史、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召赴闕、遂參議中書省事、頃之、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力辭而歸。每謂人生未老、得閒乃為貴。吾年周六甲、歷事四朝、恒以無能補報為懼、安敢昧止足之戒乎。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之原。公累階資善大夫。訃聞、上嗟悼不已、詔特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文靖、仍命詞臣為贊書以褒寵之。娶裴氏、封平陽郡夫人。子男一人、宗義、亞中大夫、衛州路總管。女四人、長適常德路總管裴宗文、次適姜某、夫亡年未三十、即歸居父母家、今已七十餘、次適朝列大夫、曹州尹麻廓、次適敦武校尉闕擢茶提舉王奇。孫男二人、俶、僖。公遺書有奏議五卷、詩文三卷。翰林學士吳公澄為之序。惟公以純實之資、克成正學、遭逢聖代、為時名臣。雖雅志恬退、造次不忘於愛君愛國、光膺茂渥、生榮死哀、不亦宜乎。公歿之歲、某始舉進士至京師、後三十有五年、公孫俶以墓隧之碑未建、介翰林修撰王宗哲以銘來屬。某雖不及游公之門、而靚其光儀、聆其謦欬、讀公之書而尚論其世、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序而銘諸、史臣之職也、曷敢以不敏辭。銘曰、

惟公之先、隱顯以時、再世外官、不大厥施、委其餘祉、伊公之貽。公初筮仕、華問四馳、擢寘臺端、用副倚毗、作帝耳目、為國著龜、宮車晚出、人心危疑、盡言無避、神器有歸。出將使指、風紀是持、入綴從班、獻納論思。乃躋宥府、乃陪宰司、訏謨遠猷、贊襄萬幾、峻陟文階、執法大儀、胡然遠引、莫可羈縶。公身在外、忠愛不衰。庶公復來、赤舄袞衣、遺表上聞、當宁齋咨。一鳳之鳴、六龍以飛、中錫寵褒、厥有制詞、有封若堂、昭以銘詩。

黃溍撰 《文獻集》卷一〇下

元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魏國趙文敏
公神道碑

至元二十三年、世祖皇帝遣使求賢江南、得趙宋昌陵十一世孫孟頫。入見、奏對稱旨、起家為郎。由是被遇累朝、歷中外。仁宗皇帝眷遇、擢長詞垣、致位一品。文宗之世、有司舉行贈典、進秩辨章、馳爵上公、仍議節惠。至正五年春三月、今上皇帝以集賢大學士脫哈等特賜墓道之碑、勅翰林學士歐陽玄為文、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書丹、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篆額。臣玄奉命、謹考行狀次第而銘之。叙曰、公諱孟頫、字子昂、姓趙氏、系出秦王德芳。五世祖為秀安僖王、寔生阜陵、賜第湖州。曾祖考師垂、故宋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累贈太師、追封新興郡王、謚忠襄。妣莊氏、衛國大夫人。祖考希①承、故宋贈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致仕、累贈通議大夫。妣鄭氏、封碩人。考與訔、故宋正議大夫、尚書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臨安縣開國子、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妣李氏、封碩人。及公入仕我元、推恩三代、曾祖考改贈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吳興郡公。祖考改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吳興郡公。考改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曾祖妣、祖妣、並吳興郡夫人。妣及生母丘、魏國夫人。初、太常公蚤世無子、鄭夫人選同宗子為之後。集賢公本蘭溪房、侍兄與訔通判湖州。鄭夫人一見奇之、遂請以為嗣、內降許之。初娶李氏、續娶丘氏、公、丘出、行蓋集賢公之第七子也。生十有一歲、集賢卒、丘夫人賢能、勗其子學。公資稟俊邁、讀書一目五行俱下。弱冠、中胄監試、調真州司戶參軍。皇元混一、後浩湛鄉社間。丘夫人嘗語之曰、天下既定、聖朝必偃武脩文、收四方才士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自異齊民。公聞益加講貫、每從里中老儒敖繼公質正、數歲大進。尚書夾谷奇之、以翰林編脩薦、不就。江南侍御史程公鉅夫出訪江南遺逸、得二十餘人以應詔、公在首選。初授奉訓大夫、兵部郎中、轉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遷朝列大夫、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兼管諸軍奧魯。以脩世祖實録、召入。書成、謁歸、改知汾州。未上、以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除揚州路泰州尹、進階中順大夫、需次于家。仁廟在東宮、聞公名、召入、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改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復入翰林為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俄遷集賢侍講學士、正奉大夫、進集賢學士、資德大夫、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延祐六年五月、告老還湖州。是冬、召入朝、以疾不果行。至元元年、上章乞致仕、不報。二年春、遣使存問。夏六月辛巳、薨于私第。至順三年、贈榮祿大夫、江

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敏。公初見世祖、風神散朗、容止閒暇、上以為有神仙風。會尚書省立、命草詔、公援筆立成。上閒大旨、召近臣譯以對、喜謂公曰、卿言皆朕所欲言者。自是國有大議、必與咨詢。一日侍側、有詔群臣議政、上顧公曰、卿往共議。至則衆議贓以至元鈔二百貫為滿論死、公曰、鈔法初行、以銀為則、歲久、原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今雖改法、比及虛實、政未可知。古律以米絹論贓、二物民生所須、謂之二實、最為適中。況鈔乃宋人所造、其初止行遠方、今襲用之、以鈔論死、恐非良法。刑部楊郎中起而作色曰、朝廷初行至元鈔、故以計贓、公詆其非、欲阻其法乎。吾意今日議法、必集儒臣、又豈無一士如公者乎。公曰、人命至重、議法失當、人將不得其死、奉詔與議、偶有所見、不敢不言。且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君謂至元鈔終無虛時、有是理哉。楊為之赧然、議罷。出謝曰、某失在不學、細思公之言是也。洎入夏官、會天下驛置凡使客委積之費、至元十三年以來、每歲僅支中統鈔二千錠、物價騰踊、使客日增、吏無以自給、物倍於民、不勝其擾。請增至二萬錠、用乃舒。會濟南總管闕、公獨判府事、聽斷明恕、訟牒以稀、或經月獄空。有元撫兒役于鹽官、逃之他郡、其父疑同役者殺之、得遺骸之半於澤中、以為子骸、同役不勝榜掠、誣服。公疑有冤、緩其獄、撫兒果歸、誣服者釋。城東有上腴田二頃、兩家兵後互爭、而皆亡其券、有司不能決、公斷以養士。夜出邏、聞有讀書之聲、使人私削其柱為識、明日、饋酒為勞、得一能文之士、必加獎異、自敎以文法、郡儒風以盛。歲旱、禱雨龍洞、有雲如車蓋隨馬、至城中、大雨旬餘。城東有龍湫、自為文責之、雨洊至、歲大熟。白直數人者盜米、其徒自首、吏請加誥。公卻之、曰、加誥累人必多。及去官、有數人送之至京、號泣不忍去。問之、即向盜米者、盜當墨、必自臨視。語吏曰、是中豈無迫於飢寒及詿誤者、戒之細書。盜聞轉相告曰、趙公仁人也、吾徒何忍數犯。其在朝廷、多所匡正。圻向地震、北京尤甚、死傷數十萬、上憂之、自灤京還、先遣平章阿剌渾撒里馳至都、召集賢翰林兩院老臣問故、密旨勿令丞相桑哥知之。時桑哥遣忻都、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粮、已徵數百萬、未徵猶數千萬、名曰理算、其實暴斂無藝。州縣置獄、株逮故家、破產十九、逃亡入山。吏發兵蒐捕、因相挺拒命、兩河間盜有衆數萬。公顧諸老無敢詆時政者、素善阿剌渾撒里、密謂之曰、今理算苛虐、民不堪命、事變且起、地震之由、寔在於此、宜請於上、援貞觀故事、大赦天下、蠲除逋負、則和氣可回、災異可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公言、上大說、從之。詔草具、會兩院諸老都堂、桑哥瞠視諸老、見公進讀詔草、至蠲除一條、搖搖手曰、此事必不可行。汝曹所擬、必非上意。公徐

進曰、今理算錢糧、其不可徵者皆死亡之數。不及今放散免之、他日有言中書省累矣、陷錢糧數千萬者、丞相何以自解。桑哥誅、曰、吾應不及是。詔書既下、兆姓舉手相慶。始有蘇息之望。上問留尚書、昔右丞二人優劣何如。對曰、夢炎昔與臣父事宋、時臣方幼、忠佞不能周知。臣與夢炎同事陛下、見其為人重厚、篤於自信、思慮深長、善斷國事、有大臣風。若李之所學、在臣亦不知、亦不能言。言未既、上遽曰、卿意豈非謂夢炎優於李也。賈似道罔上誤國、夢炎在中書時無一言。李布衣伏闕上書、乞斬似道、是賢於夢炎明矣。李論事厲聲色、盛氣陵人、若好己勝者、故剛直大過、人多怨之。今朕得卿之情、卿父與夢炎同朝、不欲斥其非耳。可為朕賦詩譏夢炎。公立進詩曰、狀元昔受宋家恩、國困臣強不盡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上深善卒章之意。出見奉御撒里於幄殿側、告之曰、上論賈似道誤國之罪、責留夢炎不能言。今桑哥誤國甚於似道、我輩緘默、他日何以逭此責乎。近臣中讀書知道理、慷慨有大節、上所親信、無踰公者。誠能捐一旦之命、為天下除此賊、仁人之事也。撒里曰、今災異數見、盜賊蜂起、皆桑哥聚斂所致。吾所以為日夜切齒腐心者。公實啓我以機、殆天誘之。徑造榻前、歷數桑哥之罪、百倍似道、不亟誅、必亂天下。上初大怒叱、衛士批其頰、口鼻流血仆地。少間、復呼而

問之、對如初。既而大臣有助其言、上大悟、遂按誅桑哥。後撒里語及斯事、歎曰、使我有萬世名者、子昂之力也。平江守趙全不法、前守王虎臣訟之、詔遣虎臣就問。右丞葉李執奏以為不可。上不允。公曰、全在平江、為政貪酷、固當治。虎臣在官、亦嘗犯法、全實持之。今虎臣罪幸在赦前、故得攟摭全罪、若使就訊、必挾公濟私、別遣官為當。上從其言。其在館閣、尤多稗益。因有事南郊、他學士撰祝冊有云、章亥復生、不足以步皇元之幅員。又云、太祖皇帝正東向之位。公曰、天子父事天、子誇種理於其父、可乎。不可。且公不為禮乎。禮大給太祖東向居中、子孫在左者南向、故稱昭、在右者北向、故稱穆。若南郊之位、上帝南面、太祖自宜西向。故事第稱配天作主、公不用、何也。其人謝服、從所刊定。皇太后命學士擬改隆福宮名、同列擬光被、公擬光天。或曰光天陳後主詩、不祥。公曰、帝光天之下、出虞書、何謂不祥。各書所擬以進、後竟用光天。以遠臣遭遇累朝、特見優禮。世祖戒宿衛、公入內庭毋禁、賜坐亞右丞相。每見與語、或至夜分。公於天下事、當言者無所不及。嘗稱公聰明剛正、敢為直言。公聞之、益自斂退。一日、問公曰、卿太祖子孫乎。太宗子孫乎。對曰、臣太祖子孫。上曰、趙太祖真英主也。其行事卿知之乎。對曰、臣蚤失父、故老不以語臣、故臣粗知其略耳。上曰、太祖行事多可法者、朕皆知之。暇日當以

語卿。又嘗面諭之曰、大臣奏事、卿可與俱。人有過差、意涉欺罔、悉爲朕言之。公謝不對。自爾數求補外、後聞其家貧、賜鈔二千五百緡。仁廟字公而不名、詔近臣曰、文人世所難得。唐李太白、宋蘇子瞻姓名至今在人耳目。朕有子昂、與古人何別。時有譔述柳傳旨屬筆與侍臣論公他臣不能及者數事、帝裔一也、姿表二也、博學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古雅五也、書畫絶倫六也、旁通釋老書七也。他日、賜鈔五百錠、恐中書留難、以晉慶別貯賜之。憊其畏寒、勅內府賜銀鼠翻披。英廟命公書孝經、亦遣使以上尊酒、衣二襲、即家賜公。公爲兵部、早入官署、過東光墻外道、臨馬過滑、即墮牌河水中。桑哥言於上、因移墻近裏者二丈許。桑哥下令、曙鐘鳴治事、部官後至者笞。公至遇晚、獨得釋。自是笞止胥吏、公雖忠結主知、亦致衆忌、性簡易疏伉、發言切中時病。要在上左右、上察其無他、獲全晚節。程鉅夫方薦公、有臺中丞言趙某故宋宗室、不宜薦進、使近左右。鉅夫奏曰、陛下盛德立賢無方、臺臣以是劾②臣、將陷臣不測。上曰、彼豎子何知。顧侍臣傳旨、不越今日、逐其人出臺。仁廟眷公方隆、不悅公者言公趙太祖子孫、上初若不聞、已而游辭不已、乃厲聲視之曰、汝言趙子昂趙宋子孫、豈謂家世不汝若耶。始惶懇趣出。又言國史不宜使公與聞、上大怒曰、趙子昂乃先朝簡拔、以爲惟悭臣者、朕使討論

古義、與司著作。此曾欷歔、不懲一二、無以戒後。言者乃息。世皇屢欲用公、公自知直道不容於人、居正路弗使、往往力辭。初授官、廷論欲以爲吏部侍郎、葛參議持不可、尚書省驟貴伯顏入辭參知政事、公適侍立、上目公進曰、卿爲往中書參次庶政、以分朕憂。公堅辭不拜。上問、閣復宋瀏二人如何。對曰、相才寔難。是日、京師盛傳公已入省。暮歸、賀客候門者塡塞、公笑而遣之。至元鈔法澁滯、公與尚書劉伯宣同被命往江南按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左右司、路府官許就笞。公深以爲衣冠之辱、比還、一無所決罰。桑哥欲加譴責、公不爲動。初受程鉅夫薦、晚進翰長、與程交代、必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公所爲務崇廉恥。先禮遜、縉紳相傳以爲厚德。平居嗜好沖澹、家世紈綺、況味埒布韋。貴及崇階、不見矜色。客求文字、與之周旋終日、雖極勞甚憊、未嘗拒人。獨人有過失、必面致諷諫無隱。然直而不許③、人亦易從。病劇將終、援簡濡毫如常時、有頃、倫然而逝。娶管氏、諱道昇、字仲姬、工詞翰、善畫、治內有才具。累封魏國夫人、先四年薨。子男三人、亮、早夭④、雍、風慧有父風、以蔭歷守昌國海寧二州、奕、寠茂才。女六人、長適强文寶、次適海道運糧萬戶費雄、次適李元孟、次適王國器、次適劉某。孫男二人、曰鳳、曰麟。薨之年九月、葬德清縣千秋鄉東衡山之陽、管氏附。公治尚書、有書註、於禮樂度數甚明、知音律

幽眇、有琴原、樂原各一篇。號松雪道人、有松雪齋文集若干卷、談録一卷。爲文清約典要、諸體詩造次天成、不爲奇崛、格律高古不可及。尺牘能以數語曲暢事情、鑒定古器物名書畫、望而知之、百不失一。精篆隸小楷行草書、惟其意所欲爲、皆能伯仲古人。畫入逸品、高者詣神。四方貴游及方外士、遠而天竺日本諸外國咸知寳藏公翰墨爲貴。故世知之淺者、好稱公書畫、識者論公、則其該洽之學、經濟之才、與夫妙解絶藝、自當並附古人。人多有之、何至相掩也。仁廟嘗公及管夫人及子雍所書藏中秘書、曰、使後人知今朝人臣中、一家書學有如此者。適新大廟成、君相欲講禘祫、定廟樂、求習禮樂者。公如已鮮。今上脩宋史、思士大夫熟宋事者、亦何可得哉。玄初以禮部奏名、召奉大對、公爲讀券官、擢實列。及公薨、狀公之行、乃同年進士寧國路推官楊載、暨二紀。玄備列北門、公有賜誄之命、誼不敢辭。請系以銘曰、有白其馬、惟周之客。周人尚騂、客世駁白。我元忠厚、軼彼成周。宋有近屬、遇之加優。伾伾魏公、徼自炎方、入見殿廷、美如圭璋。昔客在周、但聞助祭、未聞侍側、命以獻替。維此魏公、進爲親臣、詢厥世系、念其前人。魏公⑤■、列王立陛前。上有顧問、其言便便。群臣議法、命往咨度、援古例今、論政以確。法司在坐、盛氣見侵、理到之告、折伏其心。上命代言、對御操筆、哀衷未吐、已布尺一。上遇災變、詔問其由、公言暴斂、時政是尤。委曲獻忠、請擇道員。公進詔草、時相震怒。相怒未已、公言徐徐、相莫之沮、乃下寬書、萬方懽呼。涵泳聖恩。公啓近臣、力援惡根。近臣咸激、碎首强諍。摧奸既摧、乃息稗政。宣室夜問、言不及他。吏蠹民瘼、直言無阿。弱弗勝衣、食弗盡器。臨事論建、奮無畏避。世祖援公、俾入政府、聞命而僾、懇求外補。仁皇践阼、首召入覲、皓首未歸、寵冠禁近。乃登瀛洲、載項鼇岫、丕煥皇猷、黼黻在手。琨牒瑶編、藏在宗廟。屈玉垂金、分鎮山澤。遠方裔夷、偶獲簡牘、雖未識公、想見眉目。昊乾之資、惟一清氣。人稟至清、乃精道藝。天朗日晶、一清所爲。星月明穊、雲章陸離。圖書以陳、文字以立。頡始造書、鬼神爲泣。宇宙精英、發泄在茲。清氣所萃、乃臻瑰奇。允矣魏公、王臺秋水、巧出天智。智窮神能、鳳翔其羽。止于阿閣、朱鴈天馬、播之廟樂。彌文日增、制作日淑。圖於老臣、百不一牘。皇上稽古、訪問舊儒、豐碑爲賜、瑞首龜趺。敬告後人、毋忘帝力。世祖深仁、仁皇至德。於呼穆周、孰擬我朝。詞翰揚休、百世孔昭。

歐陽玄撰　《圭齋文集》卷九

校記

①希承：《元史》卷一七二《趙孟頫傳》作「希永」。

②效：當作「劾」，見四庫本《圭齋集》。

③許：當作「訏」，見右引書。

④禾：當作「夭」，見右引書。

⑤「公」下缺字當作「在」，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五

同恕　趙若煥

元故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榘菴先生同公行狀

先生諱恕，字寬甫，姓同氏。系出晉大夫伯子同氏之後。遠祖居太原文水，世業儒。五世祖仕關中，遂家奉元。高祖清，貌魁偉，性忠孝，宋季以年逾八十，賜爵進義校尉。曾祖安，善讀書不仕。祖昇，孝行冠鄉里，宗族二百餘口，與世同居，庭無間言。顏其堂曰孝友，賢士大夫讚詠成軸。以先生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京兆郡伯。考繼先，博極經史，潛心理學，詩文有法。金末避兵關東，李翰林庭訓奇其年少不凡，妻之以女。中統間，平章廉公希憲參知政事，左山商公挺宣撫陝右，辟京兆路交鈔庫使，號玉山老人，有玉山集。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京兆郡侯。妣張氏，溫柔淑惠，閨門雍肅，追封京兆郡夫人。先生風度凝遠，總角如成人。從順齋先生張彥明學，日記數千言，終不遺忘。同舍生秀拔者十餘輩，先生最幼，攻書義。學校提舉五峯張器王、珠江李彥通二先生以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為題，試諸生。考及先生卷，五峯先生批云：義理詳明，文辭瀏亮，宜為此會之魁。時年十三，咸稱遠器，而同學者亦以為弗如也。自是德進業修，聲譽日著。年未三十，辟禮部吏，不就。至元三十一年，咸寧王野仙公平章陝西行省事，以編纂世祖實錄辟為掾，事畢辭退，隱居教授，不求人知。行省行臺交薦其賢，不啻百章。至大四年，仁皇御極，大徵天下耆德，以儒林郎國子司業聘，使三至，不起。延祐改元，奉旨領教魯齋書院，規矩載新，學校增重。時詔天下設經明行脩科以取士，偕勤齋先生蕭貞敏公𣂏考試秋闈。三年秋，又為考試官，前後取士，人服其公。六年，英宗在儲貳，重簡師傅，徵為太子左贊善，官奉議大夫。既見春宮，慰問賜酒。已乃上書云云。又與賓

客伯都劉賡等共陳裡贊五事仁皇賓天以疾辭歸致和元年六月除集賢侍讀學士使者奉中書平章趙公世延書集賢直學士貢奎啟為申朝廷意重望其起以年高致仕先生溫粹安靜小心畏慎非禮不動於世味澹無所好非其道一介弗取義所當與雖在窘迫無絲髮吝性整潔雖衣布素未嘗染纖垢大暑亦不去冠帶讀書端坐斂對或理有未得終夜以思事有未知旁稽所自必融通而後已執轍程朱履真踐實不為浮靡習事親定省溫凊服用旨甘分所得為者竭力盡誠得其歡心母夫人張早卒事異母妻如所生及卒哀戚葬具與先夫人等年二十七遭父喪一遵禮制而毀過焉目因成疾祀事齋戒精潔致愛致慤儼如神在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奉先一有不誠是無神也罪可逃哉或疾故不能親與興日必申敬載拜以告世父三教都提舉順安先生紹先疾革會宗族遺屬舊塋在青家社距城不五六里慮後有城郭溝池之患勢必當遷葬次須以昭穆及考王山先生卒適以遷塋事謀之諸父兄率陳利害或出怨言以沮之從者蓋一二竟以哀懇感而見允既卜今咸寧縣洪固鄉三趙村之北如順安先生命葬焉族之人不畀市塋之直者先生代償之至是沮者見其土深禮具悔諭族衆曰今而後知小五真孝子汝輩當效之小五先生之行第也異母妻生二女姊適伊川程先生六世孫彥謙先生敬之如母與之語未嘗敢坐姊卒後數年彥謙亦卒惟遺一甥恭先生憐其孤而賢其才以女妻之妹適同議京畿宣撫事松谿老人楊琬子臨潼縣主簿順正寡而無子且失明有宅一區俾歸主簿之猶子迎養於家殆二十年而卒備禮合葬祀其主至於今族孫滿卒穿壙塋中得古石槨雕琢工緻其子行遷其骸取其槨以葬其父先生聞之愕曰昔之葬者亦猶汝葬其親以圖安於永久也今而奪之心其忍乎亟命還其骸斂以衾槨定槨元所仍割牲為文以祭之御子弟僮僕曲盡恩義有過則導以善言終無

恕書。而子弟僮僕各盡其分、畏而愛之。先生取與由義、里人有借騾而死者、償其直、不受曰、在家亦死、此物數也。在京師、館衛率府、見役卒鄭行易者容止異常、名與語、果嘗讀書業醫、貧老無子孫、服役於此。先生憫而白於府、俾免其役而隸醫籍焉。先生家無儋石之儲、叢書幾萬卷、手不停披、怡然自適。詩文不苟於作、詩喜陸放翁而文慕周益公。扁所居為渠菴、又號其軒曰日鑑、期以自警、日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為事。嘗誦古人與其有求於人、何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之言、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書簪座右、且示子孫。其子毅、學富有幹才、克承其志、素以先生前日之養玉山老人者養先生、率諸孫白首侍側、隨所意欲、具以盡歡。一堂之中愉愉熙熙、不知夫貧窶之在身、珪組之可貴也。接人則誠敬交盡、雍容謙抑、無所勉強。見之者如坐春風、飲醇酒、憮然心悅而誠服。貞敏公居南山下、德素為四方所仰、與先生友善尤篤。入城府、必主先生家。士論所歸、以蕭同並稱。自赴詔而還、優游家居者十有三年、不妄出入。四方達官士夫素聞先生之名、過闕中者必請見、一覩容儀而接道德之論、皆自以為足願也。先生教人、隨其才之高下、誘掖激勵、俾各盡其所欲。學有所未通、則曲為開導、使皆有以得其趨向之正。有疑問、答之必盡其詳。嗜學而貧者、辭其束脩之禮。始終游先生之門者竟以千數、服教感德、往往有如父子者。其成德達才、推於時用於世者、亦往往有焉。鄉里稱先生而不姓、皆知其為渠菴、一若昔人之稱安定先生者。至順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以疾終于羣賢坊第寢、壽七十有八。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將終、遺命子孫曰、死生亦常事、喪具當稱有無、不可徒事觀美。汝等各務修省、以繼世業、無為祖宗辱。卒之日、識者無不弔、弔者無不慟、不識者無不驚怛而傷悼也。娶朱氏、京兆路同知持胥之孫、講議官炳之女。慈惠恭順、言動有法、躬勤織績、佐先生禮事二親於窮約中、克執婦道、內外姻親皆法

其賢。延祐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卒，追封京兆郡夫人。或勸先生再娶，乃曰：我今年老，所娶苟賢，猶非其宜，否則爲禍我家。今兒子兒婦幸能事我，安用娶爲？子男三，長即榖，次慤，先卒，次馨。女三，長適儒士王司貞，次即程恭，次講議孫未矩，皆先卒。孫男六，再思，以先生廕受將仕郎、宜川縣主簿、辟行御史臺令史，次慎思、九思、若思、近思、繹思。女二。曾孫男三，寧孫、硯郎、廬郎。卜以是年三月九日葬三趙村新塋之穆。會葬者遠邇數百人，服弟子服者半之，皆哀哭執紼，送至墓所。孤子榖將謁文誌其墓，門人賈仁謹次第先生操履之槩，以備采擇焉。至順二年三月望日，門生賈仁謹狀。

賈仁撰《渠庵集》卷五

元故太子左贊善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同文貞公神道碑銘并序

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兼國子祭酒富珠哩翀撰

仁皇踐阼，關陝大儒同先生即其家拜國子司業，秩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御史臺侍御史趙世延請置魯齋書院于秦中，書奏，先生領教事，制可。學益增重。延祐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退獻書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夏六月，拜集賢侍讀學士，使召，以年且疾辭。至順二年春二月廿有一日，終正寢，享年七十有八。三月九日，葬咸寧縣洪固鄉三趙村之原兆序之穆。夏四月，其子榖以家載謁翀泰川傳邸，徵銘神道之碑，泣曰：子知先君，是以託。昔翀客秦，以諸生見先生，禮款猶等夷。今廿五六年矣。其敢以菲陋辭？先生諱恕，字寬甫，姓氏出晉支屬，始家太原文水縣。始祖仕遷關中。高祖清，重大臺賜爵進義校尉。曾祖安善。祖父昇，晦不仕。昇以先生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京兆郡伯。考繼先，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京兆郡侯。同氏世儒，素篤忠孝，侍郎時，家族二百口，居無間言，名其堂孝友。集賢博學能文，故相廉恒陽王宣撫陝右，辟掌庫鑰，號玉山老人，有文集。妣夫人張

氏、生先生、安靜端凝、總角如成人。從鄉先生學、穎出儕
伍、日記千言不忘。會試于學、書義魁衆、時年十有三、知
者以遠器期之。至元間、始分六部、丞相東平忠憲王命
選名士置吏屬。泰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三十有一年、
國史修世祖帝紀、采事四方。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咸寧
王屈先生爲省史、典編録事。已、即退居教授、名益聞。延
祐開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先生温粹畏慎、動循禮度。
雖大暑、不去冠帶、衣素未嘗垢。其學由程朱遡孔孟、務
貫浹事理、以利於行事。親竭力致養、喪集賢、毁致目疾。
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不
誠、是誣神也、可追罪乎。始舊塋逼城郭、溝塗而柰昭穆、
世父紹先智士也、患之、謀卜遷、合禮而未果。會疾革、聚
族命之集賢。卒、先生始以世父遺言謀諸父兄、往往泥
拘忌沮難之。以理哀感、允從。今塋、族有不畀市地直者、
爲償之。既葬、皆悦曰、土厚而禮備、今而後知吾小五真
孝子也。先生行五、族衆目之。母張夫人卒、事異母婁如

所生。妻氏女二、長適伊川程氏六世孫彦謙、次適王臨
潼溥、楊順。先生事程姊如母、應對不敢坐。夫婦卒、教育
其孤恭長而賢、以子妻之。順無子、妹婺而有宅一區。先
生畀其族子、養妹以終。族有穿壙得古石椁者、取之、用
葬其親。先生聞而駭曰、昔葬者亦猶汝欲固汝親也、奪
之、忍庨。亟令衾褥納故骸、其椁窆仍舊、割牲爲文祭之。
鄭行易者、儒而醫、貧且老、爲衛率府卒。先生至京、館其
府、目其容止異之、與之語、知其然、爲白府長、免卒役。懸
祥多此類。平生非義不取、當與不吝。里人借騾而死、償
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家儲無儋石、書幾萬卷、
手閲心惟、適然自娱、扁其居曰渠菴、軒曰日鑑、稽古有
言、與其有求於人、何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
以賤自安、曰、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書警座右。與人交、
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故集賢學士貞敏蕭公居南
山、入城府、必主先生、士論稱曰蕭同。自京還居十有三
年、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然教人則各因其才造之、未

達則由為開導，使得趣向之正。貧有志，則簡其贄謝。先後來學殆千數，鄉里稱先生而不姓。將終，詔子若孫曰：死生常事，喪稱有無，勿事觀美，務循省繼世業，無忝祖宗。終之日，識者無不弔，弔者無不慟，門人遠近畢集，祖送哀慕如喪其親，雖行路莫不嗟悼。夫人朱氏，同知京兆路事搏霄之孫，講議官炳之女，克執婦道，中外師賢。前卒，追封京兆郡夫人。先生遂不娶。子男三人：榖、慤、馨。女三人，壻王司貞、程恭、朱矩。男孫六人：再思，蔭將仕郎、主宜川簿，辟史行臺；慎思、九思、若思、近思、繹思。女孫二人。曾孫男三人：寧孫、硯郎、廬郎。榖有學行，善承其家，孝慤篤志，不忍斯須違親左右，華髮婉容，帥衆子婦侍杖屨，問所欲，盡親之歡。先生康寧壽考，德望日隆，榖有相焉。聊惟世皇淵潛，魯齋許文正公被敎來秦，士風翕然趨於正。先生之徒相繼而出，形於文，藹然仁義之言；見於事，卓然仁義之行也。嗚呼，可尚已。其集若干卷，藏於家。有味仁義者將有采焉。於是條省列先生之行以聞，制賜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京兆郡侯，謚文貞。銘曰：

瞻彼太華，終南蒼蒼。涇渭東注，洪河洋洋。高厚攸遠，風化所自。執智與仁，川流嶽峙。昔許文正，來敎于秦，大雅繼出，斯阜儒珍。惟同氏宗，世衍文學，挺生榘菴，先我後覺。始以深造，終也自得。守道之閫，游理之域。孜孜其善，翼翼其恭，循循其度，穆穆其容。有蓄必施，由己及物，朋來林林，戶屨填溢。進退出處，惟義之從，枕肱飲水，其樂融融。屢空益堅，雖老益篤。志不踰榘，榘菴是目。造次顛沛，誠以行之。衆莫不信，予用明之。今其逝矣，休聲赫然。河華同永，著銘新阡。

（《榘菴集》卷一五）

故逸士趙君墓誌銘

進賢趙君若煥先章甫、宋宗室也。年二十三、值火祚訖、賦草之茂三章、援琴而歌、與箕子麥秀歌同其悲。哀時運之已失、失志義之不渝、略無移谷推恐之意、視麥秀之辭爲優。故予疑麥秀非箕子作也、太史公輕信而誤取之尔、安得如趙君之自傷而不他尤者哉。君之志義類箕子、無朝鮮之地可逃、引、於是陳迹鄉閭、放情山水、高眺廣覽、逞吟孤嘯、舒泄所懷。弟若愷受當路索絡、俾同進徵。君諷之來歸、日共族從聚處、讀書想古、飲酒忘令、潛如也。與弟分財、悉置不問、唯取先世帶笏琴書。君年將七十、母萬氏夫人猶無恙、孝養致樂。朔望率子孫盛服拜堂下、飲食必躬調胹。生旦上壽、自鳴鞄絓、起舞、以怡親心。母年八十五而卒、既無親可事、則專以教子爲務。賓客非端良不接、所接輒觴詠盡歡。已校春秋釋奠、齋宿陪位甚謹。言論本經訓、尚理趣、謂學而不行、非實也。吾喜玩易、不以談說、不以占驗、日月無非易也。披閱古書、得精要語、遂筆之策、曰備忘。告戒內外戚疏、往往按據可錄。著述之存者、中庸講議、遣情小藁、逸民自得、合若干卷。其詩有云、青山入逸望、歛襟坐虛閣。世故不可期、沖懷有深託。平居興夙寢衣、未嘗免冠裹裳。嗜飲、不至醉、每微酣、令人歌淵明歸去來辭、自吹洞簫以和。書閣臨池、扁曰曉泉、曉、喻明、泉、喻清也。真淳和易、恂恂信厚、樂導人爲善、而不計從違、是以人人敬且愛焉。重義輕利、逋負不屑屑責償。冬寒見凍者衣之。歲饑、見餓者食之。初、乙亥之兵、鄉人有被俘者、捐金贖之。享年七十八、大元至順辛未八月十一日、晨起安坐而逝。明年某月日、葬邑西之雷岡先世兆、惇惠王之一再傳、安化軍節度使諱克整、封高密侯、生金紫光①大夫叔翢。光祿生右朝請大夫績之、靖康之難、由曹州徙豫章之進賢。朝請生永豐主簿公碌、君之高祖也。曾祖彥瑄、祖溥夫、考時福、俱不仕。君娶周、先二十年歿。男三、嗣賢、嗣先、嗣均。②一適史若閔。孫男四、女一。嗣賢曰、先子臨

終、命嗣賢求先生銘。追念遺言、惻惻哀慟、肩敢以請予。誦君歌辭、嘉歎罔已。夫有商孫子、侯服于周、自古以然、磐石之宗、及今為庶。君之忠義若此、賢於人也遠矣。銘曰、

身之壽命、長家之胄。胄吕不與、國而俱忘。志義堂堂、噫其可傳。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六

校記

①「光」下當脱「禄」字，見下文所述。

②「一」上當脱「女」字。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六

陳先得　謝仲直　王文淵
李孟　汪斗建

故將仕佐郎贛州路儒學教授陳君墓碣銘

君諱先得，字辰翁，居吉太和之城西，世爲里著姓。發歲應進士舉，不偶。代革科廢，以其餘力爲詩，沖澹絶去雕飾。陋巷數椽，僅蔽風雨，隙地蒔梅一株、菊數本。家人憂其不事生産作業，無以遺後，則指架上書曰：「此吾子孫無窮受用。」年踰四十，始出遊，歷數縣教官。又以憲司選試中程，遷贛郡學録。年將六十，學官入仕制始定，既而奉江西行省檄，教諭興國及贛二縣，陞長瑞州路西澗書院。任滿，名上中書，部注將仕佐郎、贛州路儒學教授，致仕。明年泰定丁卯二月十八日，終于家，年八十四。君外無貪求，内無忌克，人之戚戚然，如己戚；人之休愉然，如己休。朋游燕坐言談，肅不聞聲。及有是非利害，偶辭面折，見其心服，即懇款如初。暇輒悠然獨行，行而適然相聚，聚而歡然以飲，飲而恍然以醉，醉而嗒然以睡，睡而忽然以醒，物我兩忘，處家、處旅一若是，陶陶焉。其年次子更其宅，寬衍十倍。君曰：「汝大吾家，在德恐不在屋室。人若期稱所願，豈有足焉？」曾大父以醫馳名，君亦兼通其術，子藥濟貧不倦。配曾氏。子男二：學詩，韶州路乳原縣儒學教諭；學禮，承事郎、贛州路瑞金縣尹。女一，嫁蕭秀實。孫男三：以道，南雄路始興縣儒學教諭；文子，潮州路韓山書院山長；新子。其季曾孫男四：曾、敏、鼎、祖。葬于州之雲牟鄉，祔母嚴夫人墓側。學禮命文子自潮來索銘，時君殁已六年矣。閔其請之勤，故追銘之。銘曰：

其進其止，任運適已。子孝孫慈，俱以儒仕。

吴澄撰　《吴文正集》卷八七

玉溪謝先生墓表

延祐五年、集被旨徵吳伯清先生於臨川、因得省親、又拜玉溪先生於床下。先生年已八十餘、顧謂集曰、余老矣、爾行還復命、恐不復見爾。爾爲文頗見信於人、我死、汝能令後世知我哉。集頓首皇恐受言、不敢對。蓋集使還後數月而先生卒、踰年而我先君卒。三年之間、雖不敢忘先生言、實不能文也。至治二年春、集蒙召還、先生之子元輔日來謂集曰、子可以言矣。敢取先生自述墓誌與得於朋友者而次第之。崇仁謝氏顯官有清節卓然者、曰野航公。野航之從祖父曰忠顯、生三德、無子。三德之兄曰三俊、既卒而有子生、曰若時。三德取以爲己子。生子四人、先生其長也。先生幼時、野航公甚器重之。稍長治舉子業、有聲。其餘力猶足以及人。從歐公守道爲文章議論不既、又以書問往復、又從包公恢問學。包公以陸氏爲標準、與先生詩五章、皆發明本心之要語。二公之書今具在其家、則先生爲學之端緒可見矣。然先生晚以詩自名、伉厲清苦。嘗自擇其得意者三百篇、託諸其友鄗性傳、使藏以得知者。先生平生以教授爲業、六十年間、里中儒其衣冠者十八九。爲先生弟子。蓋有白須髮與童冠者俱稱同門者矣。先生入縣學、必上坐、慷慨談說、其音毅然、聞者莫不聽服。縣長官子入學、輒坐年長者上、饋食者又先饋佳饌。先生斥去之、曰、非所以爲教也。長官者不敢怒、更就先生拜謝。嘗與鄉人俱飲酒出、富貴者子弟皆遠避車馬、候先生過、始敢乘以歸。其族人有爭田爲訟者、先生曰、清門寧可有是哉。爲詩三十四韻以勸之、各感動聽從、更爲和睦。先生甚貧、然無苟取、朋友有急、竭力救之。前夫人饒氏、能力貧相先生。後夫人吳氏、則敬齋吳公錙之曾孫也。男子四人、元輔、亨輔、其二夭。女一人、壻曰樂思義。孫男三、孫女二。先生之墓在長安鄉三都之火爐陂。集惟昔在至元甲申、先君始來居崇仁。先君先夫人爲集兄弟求師、先生幸辱臨之。集與弟槃忝有位於時、繄先生實嘗授之業焉、不敢忘也。謹錄其所知於先生之萬一、使來者有考焉。

虞集撰 《道園類稿》卷四九

貞孝先生傳

貞孝先生王氏，諱文淵，字巨卿，中山安喜人。由太原榆次徙焉。考府君德用，始倅中山雜造局使。先生幼失其父，能自樹立，卓犖不羣。家貧，從府尹推擇為吏，持法廉平。久之，喟然曰：吾家世以清白稱，吾雖不能克大其門，烏能趨走承筆，効刀筆吏所為乎。即揖府尹棄吏去，衆稍異之。是時故國子司業滕公安上方家居教授，學者雲集，先生折節往從焉。峩冠博衣，躬執弟子之禮。滕公嘉其志，告以古人為學之方。先生益自刻厲，尊聞行知，聲聞日隆。滕公卒，即杜門不出，稽經討史，夜以繼晝，下至老莊醫卜之書，靡不該覽。於是母年高，先生奉之彌謹，甘旨無闕供。母亡，毀瘠骨立，喪葬如禮。與弟貞盡友愛，訓子孫甚嚴，家庭之間，肅如也。遇人則和平樂易，言必依於孝弟。鄉人以此益親之。喜作詩，紆餘沖淡，得韋柳體。當代公卿聞其名而重之，道出中山，或造其廬，聽其言而察其心，不敢以其名薦，卒不仕，終其身。延祐元年九月也，享年六十，葬唐城鄉西翟原。鄉人諡曰貞孝先生。墓子男曰復，曰構。孫男秉鈞、秉彝，俱世家學。

贊曰：古稱燕趙多奇士，豈節義出乎其性者哉。國家既都燕，而趙為輔郡，名公達材由勳勞吏業起家，仕至公卿將相者幾何人矣。當是時，獨靜修劉公隱居求志，高尚其事，俾一世之人企慕，若弗可及，豈非風化之美者歟。而貞孝先生亦能讀書不仕，修身事親，則其志過常人遠甚。其廉廉然，庶幾隆古逸民之遺風焉。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二三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贈儒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李公行狀

曾祖執，皇贈濟美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韓國公，謚康惠。

祖昌祚，皇任潞州招撫使，贈保順守正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韓國公，謚文靖。

父賡，皇任徵事郎、略陽縣尹致仕，贈推誠保德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謚忠獻，母王氏，追封韓國夫人。

本貫

公諱孟，字道復，系出後唐李氏，世為潞州著姓。康惠公金末舉進士不第，以行義見稱於時。文靖公歸

皇朝佩銀符、使潞州、卒於官。忠獻公始去家、而仕於秦蜀四十餘年、乃致其事。樂漢中風土之勝、因家焉。公生而穎悟、十歲能屬文、稍長、益肆力於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學既洽貫、文愈超卓、每考論古今治亂盛衰之故、慨然有志於當世、然恥於干進、屏居閭巷、閉門授徒、遠近負笈而至者翕如也。時之名公鉅卿、如商公挺、王公博文、劉公、　魏公初至漢中、往往折行輩與之交。郭君彥通於公為父執、名能知人、見公魁碩偉岸、謂忠獻公曰、此郎骨相殊常、公輔器也。至元十九年、侍忠獻公留四川、藩閫聞公名、將羅幕下、辭不就、改辟主晉康縣簿、又辟臺府文章、舉之亦不起、一日、慨然曰、大丈夫固不能俛首州縣、方今朝廷更化、政治聿新、招徠衆正、材俊林立、獨不可與之並遊乎。乃東書如京師、行中書右丞楊公吉丁一見輙加器重、薦之裕宗皇帝、得召見於東宮。未及登用、而裕宗賓天、楊公遂延致家塾、俾諸子師事之。翰林諸大老奇其材、剡上于中書、謂宜置之館閣、而銓曹調公主梓潼縣簿、非其志也。忠獻公方為夔府經歷、乃往省焉。未幾、從忠獻公出峽、泝襄江、還漢中、日以奉溫凊、具甘旨為事。忠獻公勉之入仕、乃復北上。三十一年、成宗皇帝臨御、首命詢訪　先朝聖政、以備史臣之紀述。公過關中、陝西行省因俾公與諸儒討論彙次成編、乘傳以進。時武宗、仁宗俱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職輔導、公首當其選。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邊、

仁宗時留宮中、公日陳善言正道、從容啓沃、多所裨益、受知於成宗、特旨除太常少卿。當國者以公不及其門、沮格不行。改禮部侍郎、亦中寢。昭獻元聖皇后幸覃懷、公以宮僚從、戢衛卒無敢侵奪民居。在覃懷四年、羨除一節、信任益專。十一年春、成宗陟遐、神器暫虛、宗王大臣密謀橫變、國勢危疑、人情洶洶。公從　兩宮還京師、遂與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等力贊仁宗削平內難、中外晏然、定策迎武宗入正大統。仁宗即承制以公為中書參知政事。公久在民間、於閭閻之幽隱、靡不究知、損益庶務、悉中其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以折絕僥倖、羣小多不樂、公不為之少自撓也。居亡何、言於仁宗曰、執政大臣宜出於嗣天子親擢、今　鑾輿在道、臣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寄。仁宗不許、則逃之許昌、築室於陘山潩水間、若將終身焉。夏五月、武宗即皇帝位、仁宗為太子、物色得公所在、白于　上、遣使徵詣闕下。至大三年春正月、入覲武宗於玉德殿、　上指公謂宰執大臣曰、此先太母命為朕賓師者、宜亟任用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四年春、仁宗皇帝正位宸極、真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先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悉心以輔朕之不逮。公感

上知過嶽然以國事為己任、慎賜予、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
衛士之冗員、賣廠近臣惡其不利於己、而莫敢言也。前所建新
法有未便者、奏請革去、百司庶政一遵
世祖皇帝成憲而行焉。
仁宗素崇儒、且察見吏弊、欲痛剗除之。公曰、吏亦有賢者、在乎
慎擇而已。　上曰、卿儒者、宜與吏輩氣類不合、而曲佑之如此、
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
也。同僚有積與公忤者、人意公必銜之、及其坐事見黜、公乃力
言于　上、俾殺外釁、且優加賜賚以慰其意、聞者莫不服其有
容。方是時、朝野乂安、民康物阜、號稱極治。公歉然不自以為功
士大夫或譽之、輒謝曰、此
聖天子之德也、吾何力之有焉。乞解機務、　上曰、朕在位、必卿
在中書。朕與卿君臣當相為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尋賜爵秦國
公、　上親授印章、仍錫書命以褒寵之。　上在潛邸、嘗因公所
自號、命集賢大學士王顒書秋谷兩大字、御署以賜公。至是又
命繪公像、勑詞臣為之贊。入見、必賜坐與語、移時而退。惟以字
呼之曰道復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皇慶元年春正月、特授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依前平章政事。尋謁告歸楚其
父母于潞州之先塋。　上勞送之曰、卿襄事畢、宜亟還、毋久留、
孤朕所望。冬十二月入朝、　上大悅。公因請謝事、優詔不允。然
重違其意、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脩國史、秦國公。大夫令皆公視草、史冊所記亦公手
自刪定。辟置官屬、多時之聞人。二年夏、請歸秦國公印綬、不允。
章三上、乃如其請。先是、　上與公論用人之道、公曰、自古人材
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為盛。今欲取天下人材而用之、捨
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其真材以為
用。　上深然其言、遂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冬十二月、復拜公中
書平章政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二年春、遂
命公知貢舉、及親策多士于廷、仍命公為監試官。秋七月、進階
金紫光祿大夫、加勳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公頻年扈
從上京、數以衰病不任事、乞歸田里。六年、乃從所乞、解其政柄、
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散階勳爵如故。公既退
居散地、日以文史自娛。每入侍燕閒、禮遇尤至。七年春、
仁宗奄棄羣臣、
英宗在諒闇中、太師帖木迭兒再入相、以公前共政時不附己、
妄構誣言、盡收前後所須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
大夫。意公必辭、因中傷之。公受命欣然就職。夏五月、分治院事
於上都、至秋乃還。略不以利害得失介其意、恒謂人曰、吾待罪
中書無補於國、
聖恩曲宥、俾遂閒適、今既老矣、何以報之。　上聞而悟其為譖
也、恩意稍加焉。人望公將復見柄用。至治元年春、瘡發于股、醫
莫能療。公知不可復起、乃區別家事、手書付家人、使治塋地於
燕。遂以夏四月三日薨于大都和寧坊居第之正寢、享年六十
有七。以其月十八日葬宛平縣石井鄉　原、遵遺命也。公薨
後、臺臣累疏辨其誣、乃給還所收制命而復其元官。
今天子念舊圖功、加贈推學尚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配劉氏、前公二十一年卒、納合
氏、

昭獻元聖皇后所賜。前公一月卒。並封秦國夫人。改韓國夫人。俱合葬焉。繼室何氏。封韓國夫人。有子一人。曰猷。今為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能世其家者也。公字量閎廓。材略過人。三入中書。事關休戚。知無不言。援古證今。務歸於至當。苟有益於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憚。四方之士為時所推許者。甄拔無遺。汲引後進。未始有客驕之色。品題所及。後多知名。公退一室蕭然。留連觴詠。言笑竟日無異。布衣時。其為文。跌宕有奇氣。要其歸。一主於理。詩尤清壯麗逸。人爭傳誦之。蓋公之歷官行事及平生大略可見者。若是而止。中朝大謀議。既非外間所得聞。它所奏陳。亦皆自削其藁。莫得而詳也。公已定謚於奉常。而國史之傳未立。許昌有公祠堂。翰林學士歐陽玄為之記。公詩文有秋谷集。御史中丞許有壬為之序。溍幸辱從兩人之後。濫廁公門生之列。公嗣子猷。命溍為之狀。以俟太史氏之采擇。義不敢辭。謹撰次如右。謹狀。至正八年月日。門生黃溍狀。

黃溍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三

汪先生墓志銘

汪先生諱斗建。字昌辰。建德淳安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母某氏。先生倜儻有奇志。幼時出言輒過人。長益挺然。欲以其才詡自見于世。從祖諱某由錢塘知縣以至為大理少卿。常挈以自隨。牒試國子監。名在前列。方襄樊受圍。賈似道專國玩兵。不即救。凡在朝者不唯不敢言。乃更相為諂阿。以為周公復生。遂比當時為成周隆平之世。似道于是愈不欲人言襄樊事。時先生在京學。率同舍七十人伏闕上書。極言國勢阽危。上流不可不急援也。書上。十日不報。遂拂衣還故丘。至元內附之後。亦未嘗有榮進之意。乃東遊會稽。探禹穴。因汎覽金華、鴈蕩諸山。以至于海。悠然賦詩。有發塵之思焉。聞故宋尚書方公逢辰講道于淳安之石峽。則歸從之游。以大有得于義理之學。既而典教鄉校。士論翕然稱之。又教遂陽三載。遂不復仕。唯家居教授。學者日接其風猷。有以善其鄉俗。先生神鑒爽朗。長髯垂膺。酒酣、

言論抗慨激烈。雅好鼓琴、時爲客作離騷數曲、清聲抑揚、聽者悲憤、猶有屈平哀郢之心焉。泰定丙寅七月某日卒、年七十二。娶趙氏。子男一人、孟文。孫男一人、汝懋。曾孫男一人、某。天歷己巳十月某日、葬于某里某山先塋之次。以趙氏祔。余備官錢塘、孟文使汝懋來徵墓銘。余讀其狀而嘆曰、詩云、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當宋之亡也、猶有謇謇諤諤如汪先生者乎。乃爲之銘曰、

道有勿行、則教于其鄉。言有勿道、則寓于孤桐。志氣有勿宜、則放蕩于山海之間。嗚呼、今其已矣、後人之聞其風而興起矣。

陳旅撰《安雅堂集》卷一二

校記

①刑定：當作「刊定」，見四庫本《文獻集》。

②「原」上脱「之某」二字，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七

馬潤　曹敢伯

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贈汴梁路同知騎都尉開封郡伯馬公神道碑銘

鳳翔府兵馬總判公諱昔里吉思、以忠節死難、廟食於治所。汴爲金南遷都、作褒忠廟、悉合享死事之臣、兵馬公預焉。兵馬贈恒州刺史、鎮國上將軍。夫人王氏、太尉明德公女。方公提孤兵守空壘、力抗不敵、畫室投巨缾、一媼抱嬰兒以逃、是爲禮部尚書諱月合。幼歲悲憤感厲、其先居天山、因以兵馬官爲馬氏、植德秉志、贖士人之爲學者、後皆爲達官。而子孫更業儒術、卒致光顯焉。禮部子諱世昌、爲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傾貲粟結雋彥、家日困落、子孫益用儒自振。是生漳州、諱潤、字仲澤父、即以文墨入官。初署荊湖道宣慰司令史、遷吉州路經歷、陞兩淮轉運司經歷、改太平路當塗縣長官、再調常州路武進縣長官。進奉訓大夫、知光州、改漳州路同知。皇慶二年、卒于漳州、實十一月某日、年五十有九。其佐荊湖、調漕舟討蠻府、山壁夾江峻矗、繆木葛藟、卒藏敵者以衝突。公上計帥府、焚伐薙翳、取木藟結綯索、挽舟銜尾以進、漕事遄不缺。在吉州、治豪民、絕其柄持、郡守以刻急自任、公以寬輔之、郡事不撓。有劫盜獄、株連百餘戶、閱牘讞論、止坐十餘人、守終不能以奪也。爲轉運幕、商人爭後先、歲終、鹽直不售。公請刻籌第甲乙、實巨筩、俾商人自探以抽、鹽卒以辦。縣當塗、上疏言括馬料民徙戶增賦爲不便、時柄臣桑哥力主議、公獨以邑窶、能奮言之。其治武進、如當塗、刑其無良者而儆假之、觴詠簡適、皆相慕以化。有拾松薪易酒滓、尉以盜論、公慰釋之。守光州、取官粟之羨者、廣弟子員以食。光久爲用武地、司馬丞相生于光、公歲率諸生以祠、民始知爲儒以自重。會有言利者、請籍光閒田、歲可得粟十萬石。河南省下其事、公執筆不肯署。吏固請、

公曰：官可免，筆不可署。卒不行。州無茶租，民間採山谷微末以食，轉運司掩捕抵法。會奉使出諸道問疾苦，公疏所以轉運生事者，各降官三資。漳州負海障崖，龍巖、漳浦數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漸寧謐。會有言漳州地產水精，卒以獻，言者代公。始罷當塗時，居儀真幾十年，母夫人張氏語家世官簿，微警之，廼復仕。所爲詩曰樵隱集若干卷，覩其命名，足以知志意矣。章布踵門，降席倒屣，傾家治具，輟所得俸高下賢否以奉。而其敎子孥，刻不肯置。以門功讓其弟。禮長子祖常，皇慶初稍得交于　京師。其爲文詞深湛有師法，嘗黜器而期之。科舉行，祖常試汴梁、南省皆第一，於廷對以尊國氏族爲第二。祖義，鄉貢進士。祖烈，江浙行省宣使。祖孝，與祖常同登進士第，將仕郎、陳州判官。祖信，國子生，試中承事郎、同知冀寧路保德州事。女二，長適金雲，次適劉某。孫男五人，武子以公蔭授將仕郎、監常州路宜興州稅，文子、獻子、懿子、惠子。女孫五。祖常官翰林應奉時，請于　朝，贈尚書爲正議大夫、治書侍御史，謚忠懿，夫人白氏追封梁郡夫人。公亦贈朝列大夫、同知汴梁路總管府事、騎都尉、開封郡伯，夫人楊氏追封開封郡君。於是郎中之夫人張氏年八十有四矣，祖常今爲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脩官，頗以其封婦者回授于張夫人。噫，盛矣哉！某年某月某甲子，將葬公于光州西楚原。桷辱爲文字交，知且深，乃來請銘。銘曰：

節以起宗，儒以紹傳。誰其任之，宗伯維先。再世是承，漳州象賢。佐政慈寬，智名不居。養其黜光，發于詩書。尊聞厲行，飭躬日劬。載籍之蘊，心聲爲言。仰止不愆，茲爲德源。積小以高，本本元元。雲興崇山，百穀穎栗。鑒觀厥初，豐報匪嗇。揭其德華，昭銘以述。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二六

桐鄉阡碑

虞　集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閩中、以皇慶二年卒。屬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瘞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于光葬焉、表之曰桐鄉阡云。其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入侵宋、江南、宋踰淮設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既盡有宋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明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于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爲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①有不獲盡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光人搬茶山中以爲次、（一作資）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負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實生是邦、象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革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是意。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于今久矣。昔爲公明②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銘其昆弟子孫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力先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家法令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覺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爲代聞人。諸弟若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石田文集》附錄）

大元故資善大夫陝西行御史臺中丞贈攄忠守憲功臣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貞曹公神道碑銘并序

③文宗皇帝初即位、銳馬圖治、以風紀之司視聽所繫、正使尤宜宿望、詔引年未罷者悉復之。公自浙西謝歸碭山五年矣、起使淮東。淮東吏庶喜公之至、復虞公之不久留也。未幾、果有西臺之命、使馹敦趣。行次汴梁、疾作、通喟然曰、七十歸事、著典也。君命急趨、大義也。至于齠齒充頒、持寵而不知止、深懼也。遂屏傳、揖使者駐車卧。簡書又至、終不起、奔引歸。一時被命者亦相繼去位。于是天下之士高公之先決、信公之遺榮也。明年、四子泰亨卒于閩、公往柎之。過丹陽、復聞長子震亨歿毗陵、哀痛因仍、𥜥然自瘵矣。是冬、其季復亨自碭來迎、病不能歸。又明年春、竟卒于毗陵別第。貞亨、復亨率孫允等扶匱還葬、所過城邑士大夫哭之曰、雅德亡矣、其如善類何。今天子即位之二年、有司以公之事狀來上、憲邸之典、命數有加、仍詔臣鑑為銘墓道、以示有衆。臣鑑謹按、曹氏世家定陶者、實周文之昭地裔。時代變遷、聚裂遷徙、率不遠遠濟亳間。公諱伯啓、字士開。自高大考諱涓、以上務行者補據、④必以名役移中書壹可、惟品八正從流官乃應格。同諳者十餘、公資適格、左司議府皆難之。梁蒯公時為左丞、聞之曰、是曹伯啓者非士開乎。斯人負才望二十年、而尚齒簿書、倒可限耶。特允之。大德五年、進承務郎、常州路總管府推官。郡民趙友諒之妻江與同居湯氏子通、友諒殺湯而釋其妻。江父千夫長、素富俠、恥女見汚、誣埒酗酒而歿、實非以奸。偏賂當要、屬公信愛故人從容訪公、道其故、且以緡五萬為贄、顧如其請。公毅然曰、友諒固鉅凶、彼其嫂書爽服、往來章章者、不究其根、則亂倫者回容而償殺者非本罪、可乎。故人不敢復語。獄上、友諒竟以減死論。富室黃殺人、事覺、厚資其佃李亞羅誣服。公閱實正之、人服其明。宜興、無錫二州饑、推鞫専刑、不與它務、行省特檄公濟之民、以無

璘。十一年，陞奉訓大夫、河南行省左右司都事。至大三年，制授朝列大夫、台州路治中，未赴，拜西臺監察御史。詢部，必以學校教養程督為先務。徙冀寧，所司少抑之，即峨以贓私訐于憲治，聽者或不詰實，徑符應于罰。間有心察其冤，例以嫌不之省。公必研諦以情，兩造俱盡，乃覓之法。進朝散大夫、本臺都事，轉中順大夫，召入中臺都事。延祐三年，從中憲大夫、刑部侍郎。湖廣行省右丞裕嚕布哈前帥八番，忿絮猺散卒野鵠劉等桀驁難制，密搆土官，以兵掩誅其黨，因而剽及良民，牒訴紛踵，猺狃犴克斥。又新添及平伐猺賊交亂，西南以擾聞，命公偕兩臺御史、本省參政賈馴莅鞫之。行次沅州，道且梗，公曰：進非兵衛不可。彼諸酋部長萬一驚疑狙候，為患不細。令乞往新帥習著威名，若馳一分與之議，靡不有濟。衆然之，乃遣令監察御史楊鵬單騎諭之，果得要領以歸。上坐前帥擅興罪，餘悉以安。大同宣慰巨撲運嶺北糧，歲石以億計，實不副直，肆為欺罔，御史發之，贓

累鉅萬。朝廷數使督徵，皆反而游言，衆復遣公。其人死，公引喻其子弟曰：公適死無貫與其斬援以賂，曷若送官，第條汝父所賂者，移文扣之，顧不未宥汝負耶。受賂者聞之，率潛歸如數。朞月得五十萬緡，訖無可理者。列上與免，廷議韙之。轉通議大夫，出為真定路總管。路當孔要，諸王重臣往來驛頓，未始以供億漁擾其民。見戶代輸流亡之賦，工徒廩餼久不繼，悉除給之。拜大農丞，天下賦入鹽利逾半，而淮浙尤重。自初附以距延祐，增直十有闕倍。官鹽既貴，盜販蝟興，鹽四百斤闕　判貯兩席，滑商啗場吏贏加有半，由是前額虧懸，竈丁不勝楚毒。先置官撿校，終莫之革。四年，朝廷納李英之策，以英充兩浙運使，別撤公與行省試可以聞，乃罷掣製抗州、嘉興各為一倉，浙西諸場隸焉。紹興、溫、台各為一倉，浙東諸場隸焉。倉設常選監使、副使、監運冒官、售席索諸場一歲之莢比，初冬合竈，畢輸于倉闕　積之引商坐闕各郡州縣水客闕　定其估引二百緡有畸，

捐四之一以歸商、餘悉入官監運。場吏丹人增⑥損袋法、盜賣滿失、及各倉旬較月比、貨輸不及者有罰。如是法一而私鬻亦闕　多歸根、遂著令、迄今稱便。尋除闕　書侍御史、因言諸被枉赴愬、上中外臺司。令訟冤者一切莫問、非制也。闕　覆獄、實則直之、安則加論可也。于是羣議詳然、公尋亦去矣。拜福建廉訪使、未行、改右司郎中。數月、除山北廉使、召為集賢侍讀學士、俄拜侍御史、同刊定大元通制。出為浙西廉訪使。國子丞陳觀二子相繼沒、以書喚公曰、吾祖簡齋嘗守湖州、遺孫照在焉。照兩子、公為丐一以嗣我、他日死當不朽。未幾觀卒、公名照示、以觀書、且曰、周以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此意不可失也。照泣而從之。公資以牢幣、命子復亨同抵京師、觀卒有後。其誠以孚人類如此。平居每戒學者必以不欺為本、而以亥⑦廣適用為學、曰學不適用、猶不學也。又曰、學未融會、不可與言道。心未洞達、不可與計事。故臨政莅民、清勤不懈、既不闇畧吏文、而每事必本于經術心要。居家興寢夙夜、未嘗少肆。喻子弟以莊、飭僮僕以謹、祿入量出、禮儉自持、衣有三十年而無沉敗者。人語以謀生、若弗聞也。及卒、家無餘蓄、度惟琴書。所著詩文若干篇、號溪泉漫藁。初配李氏、攻苦內助、事舅姑稱孝、先公三十八年卒、追封魯郡夫人。生四子、寰亨、追封晉陵縣尹。貴亨、今臨江路儒學教授。謙亨、讀書早卒。泰亨、仕至福建鹽運使司經歷。二女、一適南臺掾史趙大同、一適餘杭巡檢張居仁。再配石盞氏、卒。今配石盞氏、其妹也、有淑德、恩以拊下、人未嘗窺其喜怒、累封魯郡太夫人。生二子、復亨、前侍儀通事舍人。履亨、西臺察院書吏。孫男八人、闕以公廕承事郎、江陰州判官。過祖闕　府令史。敬祖、天長縣儒學教諭。闕　敬祖勤于藝業、克配其嫡。榮祖闕　江浙行省。欽祖、弘祖、明祖、繼祖皆從學。女十人。曾孫男二人、曾、喜闕　女闕人。公生以乙卯年十二月三十日、卒以至順癸酉二月十六日、壽七十有九、葬以碭山縣孝第鄉之闕

中大夫、禮部尚書臣曹鑑奉勅撰。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知經筵事臣張起巖奉勅書。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臣王結奉勅篆額。

曹鑑撰《曹文貞公詩集》後錄

校記

①微：當作「徵」，見四庫本《道園學古録》。

②明：當作「民」，見右引書。

③正便：疑誤。

④據：疑誤。

⑤五十萬：《元史》卷一七六本傳作「五百萬」。

⑥丹人：當作「舟人」。《元史》作「船户」。

⑦亥廣：當作「眩廣」。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八

楊謙之　閻宏　蕭德孫　陳苑
孫辰龍　操貴持

楊府君墓誌銘

江南官簿大家、運統合一、諸①暨縣散、流降不復可考。或者謂聲聞詭激、德不稱名、馴致是理。味其語、淵乎有旨哉。箕疇叙五福、首次以富、終之以考終命、而祿位弗叙。若是、則尸祿位者、私善惡喜怒、鉤名挈譽、幸終其身、其禍可勝道哉。至治元年、余校文南宫、得一士、曰張純仁、廣信人也、調鄞縣丞。鄞為余里、會謁告歸、純仁踵門、以其舅氏之狀請銘。其②　氏為武夷楊氏。楊由侍讀學士徽之、翰林學士億顯。後有徙信之弋陽、今為弋陽人。其曾祖諱崧、祖元龍、考汝翼。妣三世曰李氏、程氏、江氏。考能詩、有集曰醉吟。李君明通叙之。君名謙之、字謙叔、嘗監麻汝鎮、後不復仕。其所從師曰謝公君直。純仁之祖教授君某、其事親、有誣其考以重罪、君愬角詣庭、直其冤。其居室銖黍克剏③、使善裕。其施于鄉、損粟直以濟饑、買田以助縣庠。其宅南有重巖水石、君能專美獨樂之。其娶熊氏、闢助迄成其家。子三、長昭德、次拱辰、先卒。季進德。孫男九、孫女六。曾孫一。其生在寶祐丙辰、卒以泰定元年正月某日、年六十有九。其葬、在武石山。覽所謂五福斯備者歟。其自號曰謙山、名、字與號若不相捨。益其為延永也大矣、是宜銘。銘曰、

世以祿夸、我弗企之。積小以高、莫或躓之。
我我長松、美蔭日疏。迄樂其全、弗僭弗踰。
武石之山、固爾體魄。爰廣基門、過者是式。

袁桷撰　《清容居士集》卷二八

奉議大夫廣州治中閻君墓誌銘

至大改元之明年、燧以學士承旨翰林。閻氏子然來自江西、拜且泣言、先人嘗以公金石之文獨高當代、故求曾王父醫隱君、王父尉渾之劉陽君與外王父金童子進士秦君道隆之墓、不于時人、三皆訪公。然不天思可銘先人墓者、敢越先志、他求人哉。敢泣血請。余感其言而序之。君之先、始家業之漆園。入金、由其五世祖遵卒令陳之宛丘。子仲徙西華、再徙洧川、生鑾。自是而下、再世則醫隱君瑀與劉陽君鼎吉。生君、諱宏、字子濟。弱不好弄、而嗜學。母氏歸學、亦挾書以從、不暫廢誦、鄉鄰異之。成童、嘗爲冬庠于農隙。得束修、皆用資已事師。聞士于有聲望他郡者、不遠數百里徒往、致拜就正、而知君莫如余先。至元戊子、辟直翰林、客鄧。君方增南陽醫學提舉劉君大亨、亦家鄧、始以其文爲贄、相過甚殷。余既以所得文法告之、及示其所注遺山集、余則曰、子有進道之資、而弊參天地贊化育精神于此耶。斯與箋爾雅蟲魚奚異。恐以是小知妨大受也。君亦不以余言爲逆、其聽而止。歸覲劉陽、時故翰林承旨徐公琰、持憲長沙、手所爲文以先。徐公奇之、荅詩以書。及參江西省政、引以爲掾。事資其謀、拔士子有學行者、進爲校官。會故翰林承旨瓠山王公構調廣、選于江西、省臣以君晨夕給事。元貞之元、詔修世祖實錄、士在外可與修者、聽其召入。瓠山爲侍講、用其薦、爲國史院編修官、將仕郎。凡是二百七十一之帙籤、皆其所書。滿考、進應奉翰林文字、官徵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上言中書、請加左丞崔斌封謚、以雪盜殺臣讎其忠讜之誣。時相多之、選掾中書。君不可、改承事郎、出檢校江西省。列曹諸掾簿書稽緩違失、皆聽以疏其事達省受罰、人無尤者。會朝廷遣宣撫四道、分行天下郡國、功罪皆聽升黜。今參河南省政陳公某至江西、雅知君、引以自佐。君言、貪贓固可汰、苟其人初未之知、子孫家人爲之、持憲諸臣必其服者、亦宜哀而伸之、使不廢棄終身。淸白固足尚、然亦有矯俗僥倖以干名者、未可遽以爲信、不覈其實而受其罔。此邵子所以見善未嘗急去也。陳公大然之。由事④比他道處事皆輕平、無怨家赴愬于朝者。大德乙巳、余參江西省政、君猶檢校。見其裒去矜寵、多識、敦信義理

之學、反躬而篤其行、溫然大雅君子、然後自驗嚮所期有進道資、言不失也。余以明年九月、以疾辭去。又明年、當十年五月十有一日、而君卒豫章寓舍、年五十二。貧無以殯、今平章議樞密事李世安罷左丞、休于家、買棺槀葬郭東門外。又明年、官奉議大夫、廣州路治中之制下、人一歎其不及拜命于生、一復嗟其賁九原也。平生不妄笑言、風度凝遠、望而知其爲有諸中者。遇士君子家法書名畫與古彝銘欵與一言一行之善、莫不筆之。雖家空匱、人或問之、揆義而取、不苟其得。其違已者、終身不忘。容齋卒東平、訃聞、君以其爲江西日、嘗薦徐孺子祠、故即是地爲位、立叙其情以哭之。又圖其像、求余爲贊、歲時以事。爲翰林日、其僕健而才、孤山愛其任事當意、遂借役之。終出檢校、不忍發口召還、竟死其家。與人交、不以合已而翕翕炎于始、不以逆已而悻悻叛于終、若泛愛然。心所與者、視其窮約、極其力可至以周之。洛人王君卿五十生子而妻死、謀求乳婦、困于無貲、從求貸假、遂質衆物以應其須。子幸不夭、贖法上章、寧用槐板。其友楊行簡贖以見歸。友人劉景溫孝而貧、事老母、凡百爲皆身之、爲買妾以給役使。其急赴義多此類。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姚氏、君則其出。繼妣白氏。妻秦氏、繼劉氏。二子、然以治中恩澤、尉龍興之新建。江西憲臣多其好學而文、願遣逐盜、用進其長以職官召爲驛吏季遷。男孫址。嗚呼。太史公傳夷齊、哀其餓死西山、引顏淵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以明天道無親、常與人善之非然。蓋天道遠、人以數十寒暑之身、不要其歸、固宜云爾。必如周太史繇陳公子完、非此其身在其子孫、驗于五世昌爲正卿、八世莫與之京者、始不膠于一定。姑置夷齊、顏子雖天嗇世、配饗孔子、至今諸孫五十餘代、猶襲其澤、復無所與。盜跖、柳下惠弟也、安知其子孫不一再世而微絶。其柳氏賢而傳之史者、又安知非下惠裔耶。畧古以求惟徵、而家宛邱而下、三世不仕、積將百年。尉瀏陽、秩纔九品、視古一命、顯而未著。至君之身、操觚牘于鑾坡、近貭從彙、爲天子私人。出又檢校江右之省、月旦爲清議所歸。顯方著矣、僅踰知命而卒。明年、而治中五品之制下、實古五命。雖未嘗一展驥足、其恩澤猶及子。然視

其王父、尉若異地、爲職則鈞。王父已是、然猶進未艾也。其大震耀、非然之身、在其子孫者、人亦孰得而必其世哉。由是以思、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信也。非歟、是爲銘。

姚燧撰《牧庵集》卷二九

故進士廬陵蕭君墓銘

鄉貢進士廬陵蕭濟美自狀其父俊民甫之行、而澄大母之孫姪何中以其書來爲之請銘。其狀曰、先君子諱德孫、經傳子史、九流百家無不貫通、下筆數千言、倚馬可待。平生所爲文號飾心集、時文不與編集。聖賢所言性理、濂洛而下議論分門考訂、名曰理要。討論山川形勢、古今封域、名曰地志沿革。詶詩自三百篇後、離騷無體不具、數則後諸家詩、名曰詩體家言。水之虎溪土俗願淺薄、科未興時、各素學規刹。先君子曰、蕭氏讀書餘二百年、詎可隳其家聲。雖是宗族子弟不易所守、剛直無私。然好稱人善、見人有過、與與善道、俾遷善而不自知。不諂交富貴、客來論文、危坐竟日。鄉俊秀從遊、得指授、文多可觀。處族和、交友信、居鄉義、教學者以孝弟爲本。祖修職郎、建昌南城丞諱正。父登仕郎諱珏。服父喪、哀毀踰禮。養母疾、三月不解帶。母壽八十一、二親既終、忌日號哭盡哀。事伯兄如事父、與弟同爨四十年無間言。弟先歿、長其孤、嫁其女。弟之子又歿、五年凡四喪、給其醫藥喪葬、雖貧不辭費。兄弟俱有文學、人稱虎溪二龍馬。賓興制下、欣然率諸少就試。既而歎、則曰命也。次科不復往。延祐庚申、濟美與貢、戒以毋矜毋怠。至治辛酉下第、則曰、此吾子進德機也。藏書千卷、及胡忠簡公、楊文節公、清江謝公、章公工尚書諸人翰墨數十年、常令愛護此家寶、欲以見先世受知於先正若是。書外無長物、而於利澹如也。身長七尺、重厚端嚴、鬚眉皓白、衣冠偉甚、有商山老人風。年七十二、無疾而逝、泰定丁卯九月朏也。將以明年某月某日妥厝於某鄉某原。濟美痛念先君子老於山林、懼至沈沒、泣述言行之槩、伏惟哀而銘之、則先君子爲不亡矣。先妣張氏、先十二年卒。

子二，濟美、專美。孫男六、女六。濟美之文章繼父業，名位不難致。然果欲立身顯親，與天地同久長，尚其索諸文章名位之外乎。而予之言又奚足恃。銘曰：

鳳彩虎彪，有鸞有彪。自樹兒卑，斯原千秋。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九

上饒陳先生墓誌銘

甚哉，學之不明也。宋淳熙間，陸文安公出，大發古聖賢之旨，時承流繼覺甚盛。而近世溺於訓詁詞章、科目雜藝尤甚，無肯道其學者。上饒陳先生幼業儒，不隨世祿祿，嘗遇異人授金丹術。既得陸氏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耶。又豈不足以勉吾之行耶。而他求也。於是盡求其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仲和、周可象所著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等書讀之，益喜益知益行。或病其違世所尚，先生曰：理則然爾。甚者譏非之，毀短之，朋排之，又甚者求欲危中之。先生曰：死不悔。從之遊者往往有省，由是人始知陸氏學。至順庚午十有二月既望以疾卒，得年七十有五。先生諱某，字立大。曾祖友諒，祖元慶。父一震，配鄭氏。子男一，曰善。女三，婿周良弼、段新、項謙。孫男三，曰穎、東、辰，辰為從子開先後。明年三月丁酉，殯邑東郭。又明年九月己酉，葬瑜山。先生剛方正大，於人情物理靡不通練。強禦無所畏，姦慝無所逃。浮沉里巷之間，而毅然以倡明古道為己任。患難困苦終其身，而拳拳於學術異同之辨。無十金之產，一命之貴，而有憂天下後世之心。嗚呼。若先生者，非所謂弘毅之君子也歟。其論著、其他言行、其所以啟迪學者之方，門人祝蕃述之備已。存雖不敏，亦受業於先生之門，謹摭其大者誌諸墓。李某為之銘曰：

學久荒，今則萌。困弗享，後有成，由先生。

李存撰《俟庵集》卷二四

故孫君墓碣銘

君諱辰龍，字君旂，姓孫氏。其先由婺之金華徙睦之桐廬，遂為其縣人。高祖顒，曾祖寶。祖濂，宋漕貢進士。父之

才承奉郎致仕。母方氏，贈孺人。三子：長潼發，咸淳戊辰進士第一，由衢州軍事判官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宋亡不仕，學者稱為盤峰先生。次堯龍，咸淳庚午鄉貢進士。次即君也。君資識穎敏，篤志問學，一門父兄自為師友，業咸期有以自見，而運去物改矣。至元丙子，國兵南伐，縣燬於兵，君攜家避地萬山中，草棲露宿，備嘗險艱。久之，乃與其兄歸復故宇，以養親。蜀名卿史公繩祖為取承奉公語語，扁其堂曰志樂。君事親以養志為先，不特服勞飲食而已。親有疾，憂形於色，食不下咽。故相留公夢炎告老南還，來訪君尋舊好，嘉其志行，嗟歎而去。居喪過哀，毀瘠成疾。二兄既先卒，君獨營窀事，無違禮，窀木拱矣，而孝思無忘，歲時祭掃，猶涕泣不已。教子以義方，律己悉用禮法，雖子姓來省，不冠不見也。然性剛介，人有不直，輒面直之。有以篋貯物寓君者，歲久且死，則物色而歸其家人，咸服其質實。至大間，部使者行部至縣，處以學職，滿考當得教官，辭不就。延祐初，科舉法行，人未之習。君教其鄉人子弟為之，皆知所取則。縣乘嘗修於先生而未就，君繼志續成之，後人故實得有所徵焉。晚歲屏絕家務，惟宴居默處，閒挾書史以自娛。暇則與朋舊相羊山水間，不復知有世事。因自號曰求心云。元統乙亥，君年八十，而十月九日乃其初度，親黨咸會宴勞，累日不倦。尋感疾不起，二十五日也。以其年月日葬縣北大隱阡先塋之次。娶王氏，後三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師道、師德。孫男五人，曾孫男三人。昔者先生娶將作大監朱公杰之女，久居義烏，與禕先大父石峽府君相友善。禕生也後，不及識先生，而君之孫紳屏與禕交，因以君銘為屬。惟春秋之所謂吉德，大易之所謂幽人，君實似之。沒世之後，其潛光逸迹，誠不宜使之泯泯無聞，乃為序述其志業行誼而繫之銘焉。銘曰：

孝於親，所以成其身；求諸心，所以復其真。既全既純，弗舒弗振。弗替有延，其在後之人。

王禕撰　《王忠文集》卷二四

元故從仕郎婺源州判官致仕操君墓志銘

操君饒之浮梁人、貴持名、子敬字也。宋贈朝奉大夫諱昇之之孫、朝奉大夫、太府寺丞、知武岡軍諱斗祥之子。寺丞公淳祐辛丑進士發身、陞朝典郡、諸子皆殖學績文、稱為名家。君其第五子也。年十七、以郡守之子試湖南轉運司、貢禮部。明年試入太學、充弟子員。皇元一天下、奉親隱處。⑤至已丑十月、父喪。癸巳、任安吉縣儒學教諭。大德丁酉、進餘干州儒學正。庚子、遷溧陽州儒學正。癸卯八月、母安人張氏喪。葬二親悉遵朱氏家禮。例應部注教授、內省為員多闕少、檄外省凡五十以下再與學正山長之任、理作教授月日。丁未、長信州路藍山書院。至治辛酉、勑授撫州路儒學教授。壬戌四月至官、越三年、泰定甲子移疾致仕、年未及、不許。力請再四、乃得請。丁卯、勑授從仕郎、婺源州判官致仕。至順庚午五月已巳卒、年七十四。君教授撫州時、余被旨趍京、識君于郡庠。卒之年十有一月、君之子希德衰服造吾門、纍纍然、戚戚然、謂先君嘗獲一面、去冬苦脾泄疾、今春加劇、正月猶彊出拜先祖考妣墓。生平喜玩易、善占筮。四月辛丑筮疾、遇乾之夬、曰、陽既亢矣、其能久乎、次月甲子再筮、遇同人之乾。畫卦訖、默默斂策而卧、自此絕筆。越六日旦、命昇就正寢、屏女侍、親友來省、一一答之、精神不亂。問所欲言、則曰、無可言者。日將晡、翛然而逝。不肖孤痛惟先君幼侍先祖宦遊、涉歷世故、備嘗艱險。事父母孝、侍兄弟友、厚睦族姻篤。嗜文學、質剛介、務實踐、不阿附、不奔競、見義必為、取友必端。游任學官、廉勤盡職。引年早退、日以教子若孫為急。年逾七十、考終歸全。茲卜十有二月壬申安厝于嘉禾山。諸孤無能顯揚、深懼先德泯墜、敢乞銘以示永遠。噫、余嚮昔一見子敬、固已嘉其敦謹。今聞諸其子、撥吾所見、尤信世胄而學不廢、文儒而行不瑕、其可銘也已。君娶許、繼方。子男六、希德、希先、希顏、希仁、希曾、希元。父命希先為季兄後、希曾奉宬丙實貢士。女適朱、適洪、適李。孫男若干。銘曰、

言行恂恂，質文彬彬。不忝其先，以啟其後人。

吴澄撰《吴文正集》卷八五

校記

①諸：四庫本《清容居士集》作「緒」。按，「緒墜牒散」，疑是。

②「其」字下闕文，右引書作「受」。

③㶸：當作「㓞」，見右引書。

④事：當作「是」，見右引書。

⑤「至」字下當脱「元」字。至元己丑爲至元二十六年。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九

倪景和　吳存　熊紹予　徐必茂
丘定夫　袁度

倪處士墓誌銘

白下有處士曰倪君景和、修于家、教于鄉。自其子若孫與其家之群從子弟、其鄉人子弟、從處士講說六藝四書、人人忻忻然如得美食甘寢。處士死、皆悵悵如有所失、如無所歸、皇皇焉如不可一朝夕。處士常語學者、孟子稱堯舜與人同、汝知所以同者乎、知此則知性矣。又曰、孟子距楊墨、不過闡先聖之道。佛者以其說鼓行於天下、垂二千年、儒者所憂、不當在我乎。又曰、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宋亡、惟廬陵文丞相一人而已。聞者悚然、不敢自名讀書爲士。其子存逵與余游、方將從處士求一日之益、而處士已矣。處士其先自金陵徙、歷宋崇寧、靖康至渡江百餘年、高科膴仕、知名者尤多。處士浸灌于其家學也深、故其論議絕去鄙俗、亦無倍道。其徒有楊景行者、爲延祐初科進士、歷官有守有爲。今爲宜黃縣尹、尤能其官。以處士族出學行、求銘於余。余謝不敏而再不獲、則告之曰、余不及與處士交際、其教學之詳、吾不能知。大者如此、他可略也。以是銘處士、可乎。景行復書曰、是足以銘吾師、聞於來世矣。處士諱某、字景和。曾大父諱可功、宋贈朝請郎。大父諱千齡、宋朝奉郎。父諱韶孫、宋咸淳庚午貢士。娶劉、子男一、齊慶、女二、婿某某。孫男四、曾孫男二。處士卒以至順辛未二月二十七日、年七十有五、葬鐵溪浮潭以十月十九日。有文集三十卷、講義十二卷、隨筆錄三十卷、藏於家。銘曰、

倪入春秋、自郳來始。去邑從人、見公羊氏。千乘者寬、爲漢御史。淮海其裔、金陵再徙。崇寧良翰、八行之名。靖康死孟、死扞京城。父曰師尹、子曰求已。倪氏世科、其盛於

此。均守南康。立身英偉。維二史君。蘇實輝赫。至於處士、成德道尊。南康群從、英德諸孫。世美其家。惟德之華。成教其鄉、于道之光。亦有才子、克濬其源。亦有進士、不辱其門。天將報之、俾厚其施。施常恨少、報豈曰小。斯銘斯墓、毋或傷其樹。嗚呼倪氏來來無止。

劉岳申撰《申齋集》卷九

吳仲退先生墓表

樂平劉耳嘗從其鄉先生吳氏仲退遊、來京師、累叩先生之學。耳曰。先生誠而樂、始足爲學。非誠不足以爲學。樂在心。心誠則樂。妄則不樂。有所媿則不樂。善學者誠心而得其樂也。一言動不可不誠。不誠不樂也。素爲之歎曰。嗟乎。斯不背於聖賢之旨矣。耳以先生之墓在鄱陽縣□□鄉□□原、未有文字刻諸石表。於是以屬素。按耳所述。先生諱存、仲退其字也。漢長沙文王之裔。王嘗讀書鄱陽鄡陽山下、子孫居之、號爲學堂里。蕃衍昌大、世多顯人。宋天聖二年進士仲官至提點□□刑獄。其後有曰得政者、徙執禮橋、是爲先生之高祖也。曾祖德榮、祖漢卿、工舉子業、樂善好施、鄉里稱爲長者。考翔龍、學於饒先生魯。先生生於寶祐五年二月、少力學有卓識。以童子試有司。鄉先生吳公中行、李公謹思皆折行輩內交、偶聲四駢。國初、部使者姚公燧、盧公摯、與屯公希魯行郡至鄱、皆勉之出仕、而先生不答。延祐初、設科取士、邑大夫三造請試、先生固辭。已而縣牒上府、無先生名、太守史公烜怪之曰。無吳先生名、何耶。知事劉衎往見、諭太守意、强起先生、卒以尙書中選。年五十有九矣。試禮部不利。諸公貴人交章薦用、先生以郎日去國。尋以恩授饒州路儒學正、既任、不及代而歸。嘯歌月澥翁上、自號月澥漁者。調寧國路儒學教授、年六十九矣。先生以老不欲往、請者狎至、乃往。憲使李公元成公珏一見、喜得師、尊禮極至。未幾、告引年、不許、乃大書吳某致仕於門、去之。明年、授將仕佐郎、饒州路鄱陽縣主簿致仕。又七年、江西行省鄉試聘爲主文。至元五年九月□□終於家、春秋八十有三。葬以至正五年十有二月□□。夫人劉氏、有賢行、哭先生成疾、後一年亦卒。子男廣、孫男櫟壽、桐壽、栴壽。曾孫男鑌。初、先生蚤孤、上有祖母、下而三弟四妹、世更力役繁重、下吏掊克、而先生家亦毀、猶委曲經營、授徒自給、畢弟妹婚嫁、不使一毫憂念及其祖母。祖母戒勿飲酒、遂終身不近杯勺。詔復致仕者家、先生迺倡義役、以田爲助。常言吾不必仕、願

爲國培植人才。故雖不久爲學官、而勸飭捐諭、作興鼓舞、學校大變。蓋先生之學得於齊夢龍氏、齊氏學於沈貴寶氏、沈氏學於董銖氏、董氏實師朱文公。所著有程朱易傳本義折衷若干卷、鄱陽續志新志若干卷、月湖詩藁若干卷、巴歌雜詠若干卷、行於世。嗚呼。後世欲求先生之學者、尙有考於斯文。

危素撰《危太樸文續集》卷四

靖逸處士熊公墓誌銘

集賢所號靖逸處士熊公、豫章豐城善源里人也、諱召子、字南翁。少豫章先生朋來十二歲。先生世與公連牆以居、後家郡中、先生每歸里、必舍公所、公至郡中、必舍先生所、兄弟自爲知己。公博覽載籍、好論古今事、如生其時。性抗直、辨是非枉直、如別黑、白。雖大官豪吏、一語失度、即面折、語琅琅不少衰、然卒如公言。人有言論失實、舉措無節、于名義或有所闕、必詬辱之、人亦莫之敢怨、退自悔艾而已、蓋皆出乎正也。故鄉之人倚之以爲安、視之以爲去就、雖紛爭辨訟、可一言而解。公早以儉勤起家、而以儉勤終身、不少易其常。後至元五年十有一月十六日卒、年八十三。將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富城鄉交陽之原、其諸孫請銘、系之曰、曾大父諱海、大父諱巽、父諱誠孫。娶雷氏、生子男二、雅先、十九年死盜。京先、五年以疾卒。女二、長適范希驥、次適范世隆。繼黃氏。孫男二、克愛、績。克愛早世、無子、以嗣祖爲之後。女六。曾孫男二、長即嗣祖、次普福。女二。玄孫男一、長壽。公之葬、實與子京同其兆云。嗚呼。余與公居相隣、世相好、情義之相與、殆未有過於吾二家者。然自余竊祿於朝、不相見者動十餘歲。余間每一書還、公必杖策詣門訪出處。余書中亦往往問公安否。蓋跡雖疏、而情則至親也。又聞余未還時、公數向人言、吾弟得與揭曼碩一見而死、吾不恨矣。吾當忍死待之。及余還、即買羊載酒、躬相慶勞。其喜見顏色、猶親子姪。不知余之不肖、何能得此於公也、其亦以先世之故與。公未沒前一日、余猶及坐公榻前、

相與劇論當世事、不知竟為永訣也、悲夫。銘曰、

鬱交陽兮窈深、結重雲兮慦陰。望君子兮不見、渺千古兮傷心。傷心兮何極、鄉誰歸兮里誰式。孫既子兮子又孫、承惠澤兮其無斁。

故安慶府同知徐府君墓表

揭傒斯撰 《文安集》卷一三

安慶府君徐氏諱必茂、字幼學、臨江清江縣人。父兵部侍郎諱卿孫、宋末名臣。奕祚訖録、無復有人間意、遁身野寺、越五載厭世。其得安全考終、脫然靡所繫累者、以府君為之子、能負荷家政、不以毫髮事攖親懷也。既畢父喪、一再受命、尉譚之長沙、簿汀之上杭。最後同知安慶、俱以養母不就職。母黃氏令人惟一女、最鍾愛、納文陞為壻、仕至集賢直學士。府君視妹夫不異同出、聚處一門、終始無纖隙。順悅母心、備殫其極。厚於所厚、推之及人、無一不厚。待凡子猶子、群從宗族雖疏猶親。母之黨二姓、妻之黨三姓、恤亡周存、敬尊矜賤惟均。侍郎所師暨知舊僚屬、已所師暨姻戚鄉里、凡其後嗣伶傳弗克自業、頗踣弗克自樹者、一一振德之。雖技術襍流踵門、亦歡愜而去。接人謙和恭謹、未嘗疾言遽色、如春陽之溫煦、如甘澍之膏潤、如萬頃陂池、汪洋莫測其涯涘。敦於倫紀、篤於恩義、有太過無不及。凶歲賑施、惻然猶己饑之之思、六行之實罔或缺一。自脩於家、不求知於時。翰林承旨王公構、儒學提舉鄭君陶孫素不輕許與、皆舉府君堪館閣之選。初娶提幹鄒君之女、再娶録判聶君之女、三娶同知全州總管府湯侯之女也。二子、鎰、鏞。居常嗜藥、多剛劑。至大庚戌、忽屏藥弗服。四月微病、丙辰遷坐、毋令人前、以辭永訣而逝、年五十三。其年十一月甲申、葬留墓原、舊有志銘矣。泰定乙丑十二月丙申、改葬族湖龍會山。鎰復徵文表新墓。惟府君之細行衆美、悉數之未可既、故為述其大節、以傳不朽焉。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六八

同知丘公墓誌銘

公諱定夫、字景游。宋故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定丘公諱㟦之四世孫也。文定起書生、奮巍科、躋膴仕、踐敭中外三十餘年、為宋名臣。公生長世家、能自拔流俗、無一點紈袴習。好學聰敏、行己孝恭、通物誠信、忠恕樂易、不吝不驕、出於自然、表裏如一、德人之容、望而可即也。早年有志事功、祖蔭補登仕郎。始赴銓曹、遭丁內外艱。會國有大故、服既闋、杜門不出。至元甲午、朝廷錄宋故官、勑授田州路總管府經歷。田左右枕江、蠻獠雜居、去家萬里、人勸公勿往、慨然曰、班定遠、馬新息何人哉。瘴烟蹤毒、生死命也。單騎而去、再考而歸。歸而指畫經行山川、跋說南中風俗、以為笑樂。氣貌勝常、無幾微不適意。再調同知武龍州事、猶欲之官、已而不果。公中年有髀腿之疾、在弘山時無恙、回後疾浸劇、醫藥弗瘳。久之、不良於行、或經月不踰外梱、因

自號為息軒。甲第一區、亙城東北隅、高明宏敞、累世同居、弗忍析。公天性友愛、兄揚州教授景唐、弟淞陽縣丞景南、三人相處無間言。親朋詣兄所、則弟具酒饌以從、參坐笑語、懽洽終日。弟有客、兄亦如之。一門之內怡怡如也。歲時朔望誕日、子姪甥壻男女長幼羣數十人、冠綏總角、佩玉紛悅、羅拜堂下、問安獻壽、舉觶酬酢、鄉人羨之。公弗善也。退入齋閣、屏去左右、焚香鼓琴、清淨自娛。生平不廣資產、不蓄珍玩、家務一不屑意。然時事更革、朝野動息、亦無不知。公學貫儒釋、晚年尤味禪悅、高僧野衲、延坐接膝、默參徑悟、莫窺其際。暨至屬纊、神思愈真。家人環泣、問所欲言、曰、吾何言哉。口頌佛號、趺坐而逝。將卜葬、諸子狀公行實、來求銘。謹按、丘氏世居豐陽、文定次子諱壽邁、宋太中大夫、司農卿、公曾祖也。祖諱汲、宋中奉大夫、知桂陽軍事。考諱必恭、宋承奉郎、知鎮江府金壇縣事。母夫人馮氏。公娶趙氏、繼胡氏、江氏。男五人、長聖、廣西路蒙古字學教授。次基、行宣政院宣政。

理、璵、瑾未仕。女六人、長慧明、適鈕遵孫。次妙淨、適趙德實。妙山、適袁天麟。妙現、適滿仲華、先卒。妙蓮、適何之植。妙雲、適趙元吉。孫男五人、長元鎮、次海實、廣智、普、龍樹。孫女五人、長淑靚、適鈕遵孫之子敬實。次圓通、適何之植之子普賢。端端、如如、引珠三人未出室。公生宋寶祐戊午之四月、卒以天歷己巳之正月、享年七十有二。是歲仲夏庚申、公葬日也。定山彌勒泉側、公葬所也。噫、公頎息、今息矣。銘曰、文定之友、伯恭欽夫、孫軒石湖、皆當代之名儒。今其後嗣弗競、而遺墟故第、泆煙衰草、淒涼乎衡湘之下、江潮之隅。惟公之傳、四世其昌、而五桂聯芳、又將送奮於亨衢。嗚呼休哉。吉人之符、種德有豐、豈其然乎。

陸文圭撰　《墻東類稿》卷一二

袁士常墓表銘

處士袁姓、諱度、字士常、齊之歷下人也。早失怙、事母孝、性獻介自信。家故貧、惟授徒資束脩養母。其名且隸兵籍、每及期當遣、徵需甚午、大姓有弗堪。君內安其親、外質錢傭人以行。苟弗給、即自往。夙嬰羸疾、恐生母憂、時時強為豐肆以示壯。主兵者聞而孝之、為之緩戍役。處俾尋教授營中。營密邇京師、凡留五年。或欲挽見要官、陽應卜日、迄以病辭。部使者上其賢、授河中教授。命下、因自謀河中距濟南為里二千、且路峻上、我能往、母能往乎。彼學無度或可、吾母無度則不可。遂不赴、辭歸鄉里。母夫人卒、重以哀毀、幾不救。服闋三年、早晏定省、出入告面惟謹。先是、妻孫卒、再室宋、又卒。其母以君年艾未後、欲以嫠而嘗子者繼之。君跪辭曰、母命度何敢違。然前輩謂娶失節者猶己失、奈何。母遂止。他日、又謂兹有賢女、第貧、恐汝難焉。對曰、度聞古人娶以德不以色。焉亮氏聘阿承女、當時識之、後世偉之。兒度雖無似、其志亦恒欲蹤跡古人、取之膺何傷。女為張氏、既歸、果以賢

淑聞。君嘗從先師舟軒李公學、師卒、救其行實請謚。又倡鄉士祠而像事于閔子廟側、其建祠所餘錢、則市田八畝、命其孫山衣食之。平昔耆性理學、自號約齋、務踐履、屏去世儒記問詞章習。時貢舉助興、寡諸生有意業文者、輒掊從他師、曰、豈以我故誤人子耶。尤長于講解、客瑞聲亮、微隱必析、聽之使人肅穆、若與聖賢接論。余嘗稱于當路者、一日、集學宮請講、再三辭以目疾。他日又請、又辭焉。余疑而問之、君曰、世俗供僧、猶且遜以上座、況傳聖賢之道、乃欲使我北面于彼可乎。其守正不撓、惟執以道自任如此。居嘗曰、士雖草野、爲國家心必不可一日忘。初聞盜殺右丞相拜珠、爲泣下終日、唏噓不食、若恨不能得其人、葅醢以快天下。士或可用、必走書居要者、贊拔猶已責。泰定四年春、秋七旬矣、始再授將仕佐郎、大都儒學提舉。未幾、寢疾、遂不起、實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考諱惟忠、字漢卿、有學殖、嘗監酒濟陽、後遂不仕。妣張氏。俱葬歷城西華山先塋。二子、季韓蚤世、長即君、以不後、後其弟之子名虎頭。二女、一適千夫長某、一適某氏。孫其一名童童、尚幼。張所出。初、君卒、冠衣拱手、冪飯所亂、盡其學道之力至此徵矣。余時山居、聞一日訃、始至、遂走哭之。門人李至爲具襄事、塋泣而言、先生之志之行、人多不及知、知又①詳無如公、若者其墓道之銘、公不爲筆、將孰託哉。余雪泣曰、君與余實同門、銘何敢辭。乃爲之銘曰、

富易爲善、而人弗踐、與貧奚殊。貧爲善難、力于踐言、貴有不如。廉以守己、孝以養母、宜與之孚。力疾從戎、櫛沐雨風、何忝乎儒帥。軫其寠遂、優以庶爲後範。撫人、見其辰、我見扭植、豹變寓夫辭辟、不屑、庶養或缺、匪官有淪。娶不以妻、維行雄臧、先哲是符。及親棄愛、告而如在、有恪旦晡。寧樂以冰、弗甘于孫、詎止警欬、心喪其師、請謚卜祠、又宅其孤。于國若世、孝孝靡置、至形于書。使夫有達、展厥事功、必世督濡。雖未遂彼、亦後奚餘、在我者舒。異時詞臣、或傳隱淪、其茲考諸。

張養浩撰（《歸田類稿》卷一三）

校記

①又：疑當作「之」。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

陳恕可　俞天民　曹毅　席郁
薛勉

陳如心墓志銘

公諱恕可、字行之、一字如心。惟陳氏由穎川居光州之固始。五代間有諱檝者、避地閩中、仕閩為太尉、子孫散處它郡。宋開寶初、諱春者從溫州遷台州。春與古靈先生襄皆太尉後。紹興中、公之高祖忠簡公始自台來會稽居焉。忠簡諱騤、仕至知樞密院事。曾祖諱恩孫、監西京中岳廟、贈金紫光祿大夫。祖諱綺、尚書戶部侍郎、以宣奉大夫、寶章閣待制致仕。考諱紹簡、奉直大夫、知英德軍府事。妣李氏、封宜人、參政莊簡公光之孫女也。公幼即雅飭、好讀書。年九歲、英德公卒于官、哀毀如成人、與母護喪以歸。甫禫、母又歿。大父憐其孤苦、鞠而教之、使受業陳賢先生、治尚書有聲。以祖廕補將仕郎。既而大父登法從、當仕孫京秩。公辭之曰、今改奉承務郎、則舊澤廢、夫恕可寧淹遲資、乞以京秩任從弟當可、為兩得也。大父喜而從之。咸淳十年中銓試、授迪功郎、泗州虹縣主簿。覃恩予從政郎。江南內附之後、頗樂閒曠、卜居錢塘西湖之上、與寓公遺老徜徉山水間、若將終身焉。至元二十七年、以故宋太學為西湖書院、行省起公為山長、主之、辭不就。憲使徐公琰來見、嘆曰、信哉、表師之有在也。强之而後就。元貞元年、以嘉興之崇德縣為州、公首被命、為州之儒學教授。後又為盧州路儒學教授、為衢州路江山縣主簿、為寶慶路總管府知事、為松江府上海縣丞。年六十八、告老、以承務郎、平江路吳縣尹致仕。公之來崇德也、學故縣學、委墮久弗治。公興學與新州稱、士論韙之。盧州廟學壞、則更作之、壯美最淮右。禮樂器不備、則為制金木竹石匏絲土革之物。學田為豪宗所有、則復之、得二十一頃有奇。憲使廉公希貢、荀公宗道皆禮重之。代歸、大夫士祖餞百里外不忍舍。

在江山時、有傳妖賊將入境、民驚走匿山谷中、僚吏亦且遁去。公曰、長民輕動、民將焉恃。乃獨坐于縣治、令索訛言者、得數人、撻于市、民恃以安。在寶慶時、惟執律令、治文書、不附上官、人服其操。上海舊徵酒課無法、貧民苦之。公視民田多寡爲賦、莫不以爲便。平生居官、惟職所當爲者爲之。不喜干拏于人、與同僚意不合則去。持家以約、御子弟嚴而恩、與人交久而益敬。嘗語其子曰、士貴立身、吾老矣、猶凜凜焉惟恐墜先訓也。學綜經史、達禮制、詩文醇正近古、小篆似吳興張有。謝事十餘年、不弛備讀。雖老見古法書名畫、猶能臨摹。時對湖上雨峰吟嘯自適、以越中故宅面完委山、自號完委居士、不忘鄉邦云。仍改至元之五年正月二十八日終、年八十二。臨絕、神情不撓。有哭公者曰、若人者、其生也循循焉、其死也休休焉。門生蔣震孫狀其行曰、公爲人清介、見世之黜陟榮辱、一不累其心。則其仕也、有元次山漫士之風。皆可謂能知公者矣。公娶山陰趙氏、故宋中大夫、

直祕閣時彌之孫女、先五十五年卒。繼杭蔣氏。子男六人、以成、佳兒、以軾、以瓛、以威、以儀。以成、佳兒早世。以威承公廕、今投吳縣胥口巡檢。女二人、皆先卒、壻而秦張文在。孫男二人、傳衎、傳衛。女四人。遺文有志言稾、餘學稾、完委永言、古今韋錄、複古篆韻、詞譜編目、樂府補題、藏于家。是年某月日、歸葬山陰縣承務鄉華嚴峯之原。以威等前期來請銘。昔公與旅論先世譜牒、蓋同出國始、故益敦同姓之好、又每愛旅所爲文。去年冬、來寓金曰、子能爲我爲文章乎。去則疾作且死、猶使人道前言。嗚呼。尚忍不銘公哉。宋亡六十餘年、故老盡矣、有志于史冊者、嘗慮其事之湮久而無徵也。公大臣家胄子孫、所聞既多、又從祖父在朝、身見前代儀章物度、與其政治得失之實、可得而考証焉。今又亡矣、君子于是益有文獻不足之嘆、而追感疇昔情好之啟、則又余之私悲也。銘曰、有舒有容、有斂其文。藹其風流、公侯子孫。或出或處、不喪厥守。有若瞻之、師保父母。老成無人、曷徵遺

聞。尚俟來者，視銘茲墳。

嘉興路儒學教授俞君墓誌銘

陳旅撰 《安雅堂集》卷一二

延祐科興，余往來塗學，幾亡誦絃聲。元統壬申，浙俞鎮伯貞以教授來塗，士稍集。然每試得士，又如未嘗廢業者。隣州縣往往亦嚮應。伯貞與余遊，間視余以其父嘉興教授壙志，請銘。廼伯貞以延祐丁巳魁鄉貢，至治癸亥，季弟鋭亦貢，皆家教也。俞氏以吳越睦州刺史綱世家汴，至宋殿中侍御宗古始家杭。曾祖宋迪功郎諱應龍，從兄樞密文惠公應符尉嘉興府崇德縣，始家縣南南津鄉通賢里。祖諱儒宗，考諱國梁，君諱天民，擅詞賦，尤工駢儷。至元丙子大疫，大父、父不幸俱至大故。祖母劉繼卒，君奉母梁夫人治喪，終喪而家事益治。始遷縣甘澤坊，為奉親教子地。①翰侍講學士鄧文源②善之，其久交也，君遣子鎮等從之學。家素寒而喜賓客，尤睦族姻，下帷友教諸弟子，以樂其貧。歷主一、永嘉兩書院長，以嘉興路儒學教授致仕。命未下而卒，至順庚午三月也，年七十有三。娶徐氏，先卒。子男五：鎮、楙、鈞、佳、鋭。楙、佳先卒。鋭衢州路儒學正。女三，婿葛瑛、陸其、揚祖。孫男四，女十二。往歲宋亡，故家世族多流落。君侍御樞密之後，能家教不墜，子孫興科，俱興身教可知已。鎮以至順癸酉合葬其考妣通賢故里。銘曰：

繇汴徙杭，繇杭徙越，遷國以亡，興家以勃。侍御之世，樞密之家，通賢里第，有韡棣華。惟志尹甫，教子世科。我碣其藏，華山其阿。

曾士弘墓誌銘

劉岳申撰 《申齋集》卷九

褒貶論春秋，解經者失之；作史者祖之，則益失其旨矣。宋祚歷三百餘年，經國之綱領，治迹之盛衰，實書以示後，其義自見。深文巧避，多出其子孫，而為國諱者掩而益彰，沿襲不決，何以傳信。吾友曾士弘甫深憂之，蒐摭遺逸，不替於昔時之議論，自成一家。其貫穿出入，年經

月緯、詸其私心、附以旁證、莫能逃遁。楠往歲亦嘗以是自任、故書燬廢不復敢。因微言曰、帝在房陵、豈乾侯之例邪。外大夫不書卒、書卒者其是邪。士弘甫撫掌大以愚言為然、嘗約吾二人當必任是事。嗚呼、士弘甫今往矣、以余之識闇志荒、不復能有成矣。士弘甫讀書目過即成誦、理財養兵禮樂刑政之損益、折衷於古經、而以通今所宜行者為之準。其見於用也、不早於簿領、而志足以展用。取於友也、盡其所長、覆護以捨短、故舉世一皆以為賢。奉親孝、事兄以恭、訓諸生專席廣說、耳聆心會、爭踵門受業、後卒致顯仕。初為郡史、燕公公楠為大司農、辟以自近。歷婺州純孝、慶元丈亭、廣德陳揚村、杭村巡檢、後入銓曹、復授陳揚村。揚村父老咸曰、是嘗攝吾里者矣、曾君善撫字、今年饑、必賑我、我何之。君諱毅、武惠王裔孫。五世祖某、從隆祐太后辟兵過廬陵、因家焉。曾祖某、祖某、父某有詩集六卷。祖妣鄒氏、妣羅氏、鄒氏以叔父某太學釋褐、恩封孺人。所為文若干卷、纂言行編曰鈞玄、凡五十六卷。疾革、命諸子曰、必返汝祖母故塋、吾魂氣無不之、得地即埋我。卒以至大三年四月某日、年五十有二。子男五人、汝霖今為兩浙轉運司書吏、汝舟、饒州、器資、宣州、皆以秀才舉、馳以醫業入仕、幼桐。孫女一、適劉某、先卒。孫男女七。嗚呼、人嘗恨位卑齟齬、媢上甚則冀功利以求進、名在罪籍不自悔。王公貴人持與奪生殺、身死無足稱道、較士弘所負所傳得失為何如也。先師禮部尚書王公應麟為文餞之曰、闕里高弟冉有用矛、樊遲為右、士弘為此官、文武同方之道也。侍講學士張公伯淳則曰、伯淳官慶元、士弘在慈溪、與之友、不敢吏朱雲也。汝霖、汝舟皆能世其學。泰定二年、汝舟以書抵余求銘、實不敢辭。銘曰、

勉也不食、我心孔悲、聿求王明、以策以馳。輪囷知闇、如山族雲、纂史闡名、不屑於文。緝墜紹緒、執筆是紀、年不稱德、傳世則偉。作銘允哀、以詔我同志。

袁桷撰 《清容居士集》卷二八

故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席公墓誌銘有序

延祐三年四月十又六日、宰相奏以前祕書監郎席公為輝州知州。越七日、御史大夫復奏以為監察御史。五年五月一日卒官。卒後五日、其妻元城縣君薛氏奉匶殯京城南。明年正月十一日、始以舟載歸其居大名路元城縣、將卜塟。前行、或其女奴僕公平生所為詩文記序銘頌藁、豢淵一篋來告曰、吾夫遂於學而嗇於用、其所著見、大略具是。吾婦人、不能悉凡外行。吾夫在時、雅幸知子、子為我考擇其尤灼灼者誌諸幽。妾雖新寡、未亡、將他日有以下見吾夫於地矣。贊哭且辭。既明年、其連郛君德夫實又以元城君之言來速銘。蓋贊始客京師、公方去官中祕書、偏居委巷、蓬茨一室、不能具几席、而種志確立、知古獨行君子。間一造之、坐譚亹亹、或時竟日不厭一茗、知其所學為有源委者。夫其養之充、則其發之碩遠無疑也、而心於是殆所謂天者不可信耶。公少學於翰林學士濮山先生胡公祗遹、時集賢學士雷公膺、翰林學士王公惲与胡公同稱文章家、公往來三公間、其醇然不離、則多得於胡公、而芳澤厭淵、皆其自致。屢困能亨、往往推極命義之微、以紓其抑塞。傳者以為是悠者之辭耳、宜乎公之窮而遂以不振也。公早以御史薦為殿中知班、御史中丞崔公嘗目之曰、是真讀書明理者。吾知其不回撓矣。尋辟掾太師淇陽王府、三考、當入流內銓、即試祕書監祕書郎。比

三載、其長言於朝曰、席某最宜於官、願自留不遷。於是復以為祕書郎。至大三年、

先皇帝方正位東宮、而

武宗皇帝在御、公為潛源書數千言、以貽兩府。其槩曰、正己而格

君謀、

國而任人、是在兩府。宰相、元氣也。臺臣、藥石也。元氣受病、則有藥石以輔之、彼此相維、而

君心可正、治道可成。識者多之。及為御史、首論選官之法、固欲循名而責實、察言而觀行。為執政大臣者、可不監其失而圖其終。又論興學所以立教、師道不嚴、蒙養不正、望其成功、難矣。會內廷臣有欲芽蘖為中執法者、一臺愕眙、不敢動。公獨抗章拄之、尋亦自悔心。延祐四年、畿輔久旱、春夏多霾風、和寧諸甸大雪盈丈、人畜死傷。公上言、應天惟以至誠、愛民莫如實惠。陰陽偏勝、理有致然。宜合近臣經事多而識慮審者雜議之、凡政令得失、民情休戚、咸得上聞、庶有以啓悟

宸衷、圖回

天意。他所論列尤多、皆精鑿剴直、或從或違、其効蓋可睹已。嘗曰、搜摘案牘、而逆日以計期會、深文以扶細碎、吾無能也。其徹於書如是、而况以吏事屬公者、莫不云然。嗚呼、亦惜其材御史矣。公諱郁、字士文、殁



時年六十。自承事郎三遷官、至階奉議大夫。其先太原人、中徙大名、今為大名人。祖諱珍、不仕。父諱榮、仕為將仕郎、衛輝路獲嘉縣主簿、卒、以公恩贈奉議大夫、大名路總管府治中、驍騎尉、封元城縣子。母楊氏、追封元城縣君。公之殁、蓋無主後、無一銖之貲、無一錙之土。始喪至葬、薛氏盡斥簪珥、鬻以供具。薛氏奉訓大夫、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諱均女也。其葬以七年某月某日、其域在大名縣安家莊。昔公受言於默山先生曰、士所以異於人者、以義理養心志、以學問養才能、以德養身、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政養民、以著述養萬世。又曰、盛極而衰、氣數之必然。故君子憂治安而惡盈滿、所以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蓋識之座右、惴惴乎懼一言之不售也。公所為文、在叢稿數百篇、貴將叙次傳之、姑述其世業齒年而系以銘。銘曰、

繄人有生、衆萬不齊。或坎而濆、或陷而顛。其人其天、孰全以歸。亦昌於言、而德不苑。尤兹與存、抑又何歎。有囊斯藏、有跡斯隳。式慰爾樊、銖以章之。

柳貫撰（《柳待制集》卷一〇）

故處士薛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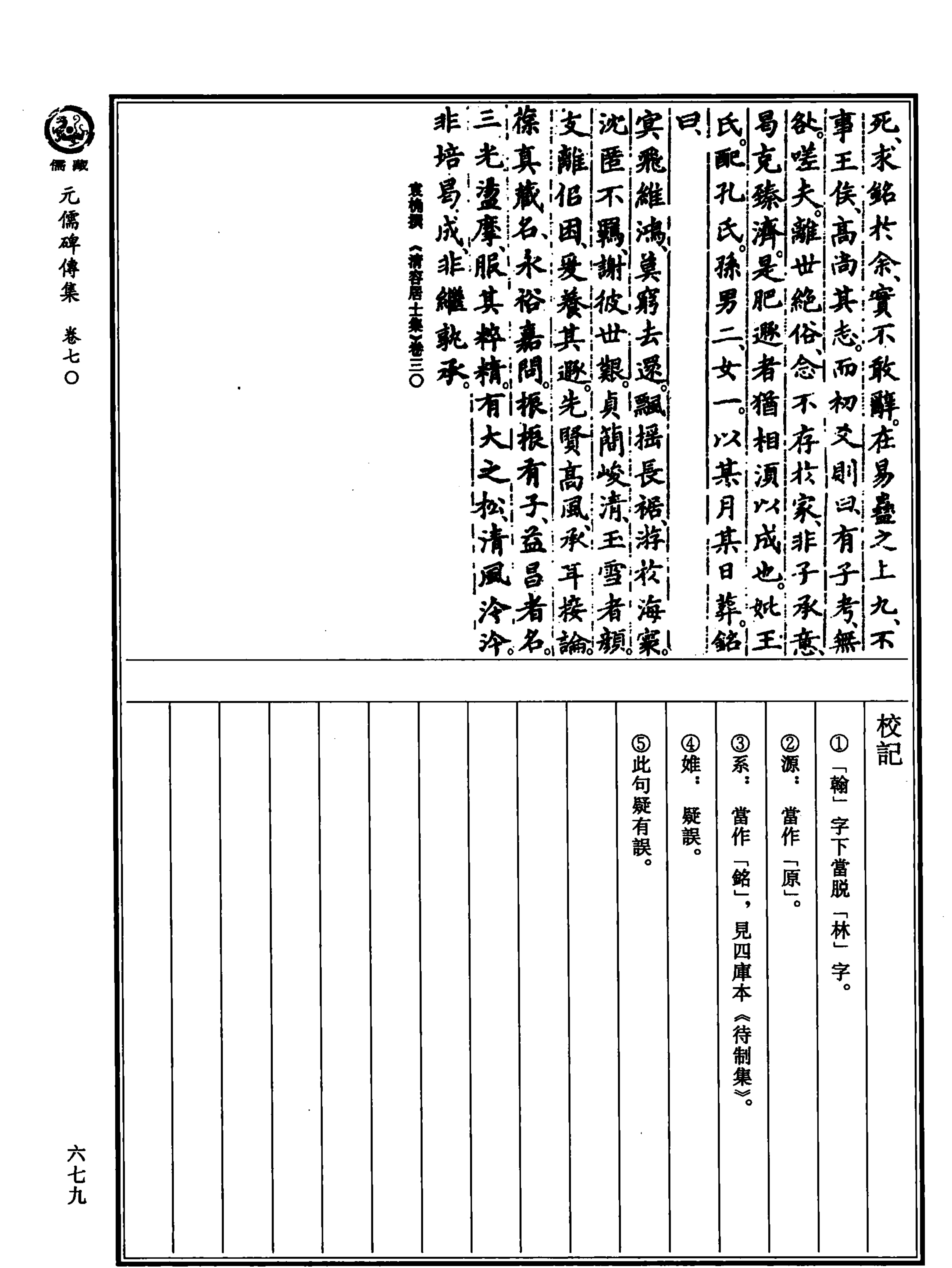
春秋時、薛視諸國為先封、子孫以國為氏。至唐適盛。河東之薛、在宋承義郎、殿前都校尉習者、處士其後也。處士諱勉、字方叔、世居信貴溪之仙浦里。曾大父子徵、迪功郎、知恩州南丹縣、兼主管勸農公事。大父琢、太學進士。父亨、靜一居士。世以文獻自持、與臨川之陸、鄱陽之湯、弋陽之謝諸名人交際往還。母王氏、有婦德。族方隆而宋祚訖。民積弗靖、推官軍躪蹂、由是鄉里凋敝、而薛族之貲產浸浸淪失。衆咸戚悅、獨處士恬不介意、謙成毀興衰於數、不以貧賤渝其樂。天稟純粹正直、待卑屬必端肅、見小人無戚斂、既不失我、亦不迕物。寄遠遊荆湖廣海間、雖沿邊溪洞亦至、倦而東歸。仙浦之南六七里曰宜陽方山、後擁諸峯、前羅明水、縈抱如玦。喜其地、遂徙居焉、扁其堂曰實善、予嘗為之銘。配孔氏、勤儉慈順。子二人、圭義、從開府張公隱老氏教中、質淑學篤、作詩清新不羣、文士競與為友。制授弘文裕德崇仁法師、充

大都崇真萬壽宮貳職，璽書游命長官觀⑮，非其好也。玄儀朴雅溫文，田州路儒學正。兄弟怡怡來親，而處士君卒矣。泰定丙寅四月望日也，享年六十有八。法師在京素相親厚，予既告老家居，總服來過，曰：吾父不幸以病終，玄義弗克予，大懼吾父之美泯泯不傳，斷一言刻諸墓石。予於處士，因其子而知其父之賢，不辭而為之銘。銘曰：褩褩其佛，恬處約。銘最其碁，潜亦灼。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八一

文清薛處士墓誌銘

孔子叙逸民，謂其求志達道，超然於塵垢之外，心若槁木，形若蟬蛻，動莫有跡，行莫可名。其混世也，物莫與俱，寘神內觀，返真潜虛，若是者，其近之矣。故昔之善晦匿者，草衣菲食，不導引以壽，養其天年，恣縱泉石，歷探遠杞，興至而若遺，擇幽絜以養其雅操，求於世，吾不得而見之矣。今得一人焉，曰處士薛君勉。薛君信州貴溪故儒家，自其曾大父子徹以儒科縣南丹，大父琢，父士亨繼業進士。君益以儒自勵，居鄉黨教授，名不斷彰，沖然有容，守約自裕，游湖湘，極交廣，返築室于宜陽，納幽擅勝，為堂曰寶善，以示子孫。泰定三年四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八。族黨姻戚咸會哭，曰：先生儒以紹傳，茲其為文也宜矣，固窮而無求，貽書以遺後，其得不謂之清乎。遂私謚之曰文清。子二：玄義、玄儀。玄義與余為方外交，在崇真宮數評議吾徒所當為事，詞章清峭，翰墨簡絜。每視之，嘗以為不可及。君既



死、求銘於余、實不敢辭。在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而初爻則曰、有子考、無咎。嗟夫。離世絶俗、念不存於家、非子承意曷克臻濟。是肥遯者猶相須以成也。妣王氏。配孔氏。孫男二、女一。以某月某日葬。銘曰、

冥飛維鴻、莫窮去還。飄揺長裾、游於海寰。沈匿不羈、謝彼世艱。貞簡峻清、玉雪者顔。支離佁困、愛養其遯。先賢高風、承耳接論。條真藏名、永裕嘉問。根根有子、益昌者名。三光盪摩、服其粹精。有大之松、清風泠泠。非培曷成、非繼孰承。

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卷三〇

校記

①「翰」字下當脫「林」字。

②源：當作「原」。

③系：當作「銘」，見四庫本《待制集》。

④娃：疑誤。

⑤此句疑有誤。